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八冊目次

古今振雅雲箋十卷

〔明〕徐渭輯
明末刻本

..... 一

皇明經濟文錄四十一卷（一）

〔明〕萬表輯
明嘉靖刻本

..... 二九三

古今振雅雲箋十卷

〔明〕徐渭輯

明末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振雅雲箋序

嵇叔夜曰人間多事堆
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
教傷義然則谷雲之箋

札阮瑜之簡書陳孟公
之口授十吏劉穆之之
旦得百函陸景披之而
耀眼魏操讀之而愈疾

固可與巖笥仙華同垂
珠璧金縢祕篆竝寫風
雲者也然而簡軼叢殘
墨渝紙弊枕中有記還
逐枕而戔音帷裏有書
亦隨帷而墮色鉛摘何
從殺青莫就遂使萬里
緘情詞慙鴻雁遠方寄

憶字媿鯉魚八行之札
竟劬勞于事義三歲之
字亦迤邐于理情曹公
之點竄殊自可疑般浩
之空函能無階釁雖洛
陽令之室未許投私而
石頭城之波真堪藏拙
欲以通千里之慇慇逢

寸心之亶亶將奚道乎
客有傳徐文長所刪尺
牘者余受而披之撮衆
想之菁華搜羣言之隱
赜芟煩夷亂事以羣分
剪漫削浮義緣類聚雖
復曹公秉筆亦增損之
爲難假令驚座吐辭竝

親疎之有意乃知稱竿
牘之小智不過以辨破
言而誦書記之翩翩實
乃因言會道是可騁千
載而通情懸百金而定
字矣予陶泓寡務紬素
多閑因爲序而傳之
賜進士第出身

國史檢討夷陵鐵菴文
安之書于玉堂之署



卷之一

輔國 賜齊侯命

周靈王 帝王書

輔國 告衛侯

周敬王 帝王書

義兵 漢諸侯王

漢高帝 帝王書

破賊 示臣下

漢光武 帝王書

親親 齊東平王恭

漢章帝 帝王書

誅操 答孫

昭烈皇帝 帝王書

立相 與荀彧

魏武帝 帝王書

長雅

用人 與荀彧

魏武帝 帝王書

徵辟 下荀司

宋高祖 帝王書

賜資 賜成融

齊高祖 帝王書

書法 答蕭子雲

梁武帝 帝王書

書法 與始興王

梁武帝 帝王書

追述 與蕭長

梁武帝 帝王書

彈基局 謝東宮賜

梁元帝 帝王書

齊師 謝東宮

梁元帝 帝王書

餉馬 答齊國

梁元帝 帝王書

餉馬 答齊國

梁元帝 帝王書

賜馬 謝晉安王

梁元帝 帝王書

辟邪子 錦白襦 謝東

梁元帝 帝王書

車轡 蛤蜊 謝齊

梁元帝 帝王書

休暇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帝王書

追述 答張勳

梁簡文帝 帝王書

和詩 答新蔡侯

梁簡文帝 帝王書

舞草 答南平王綽

梁簡文帝 帝王書

和受試詩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帝王書

長雅

上王義之書 答湘東

梁簡文帝 帝王書

遺賢 與庾勳

陳高祖 帝王書

遺賢 與庾勳

陳文帝 帝王書

師範 與彭城王勰

北魏高祖 帝王書

恤刑 與成陽王禧等

北魏高祖 帝王書

手書 與太子

北魏高祖 帝王書

奏捷 與東將軍邢

北魏世宗 帝王書

恤賢 與公卿

後周太祖 帝王書

射 賜齊李嘉

後周太祖 帝王書

軍政	歸賢居別辭	隋高祖	帝王書
法師	道賢林寺僧	隋高祖	帝王書
征伐	道文祥	隋煬帝	帝王書
道故	賜許紹	唐高祖	帝王書
賞諫	答薛敏	唐太宗	帝王書
慰惜	與叔父書	唐太宗	帝王書
直亮	賜李大亮	唐太宗	帝王書
傷悼	賜魏王泰	唐太宗	帝王書
志操	與王述和	唐太宗	帝王書
歸閒	勞解脫	唐玄宗	帝王書
賦扇	答張九齡	唐玄宗	帝王書
師保	賜高允	唐玄宗	帝王書
和戎	答匈奴冒頓	漢高祖	后妃書
止外封	上尊帝	明肅馬后	后妃書
賜養	賜周貴人	和熹鄧后	后妃書
納疏	答劉仁軌	唐武后	后妃書
辭世	別徽宗	宋明節皇后	后妃書
請辭侯		魯隱公	列侯書

交鄰	告隨人	吳王閻闔	列侯書
行成	請成起王	樊王夫差	列侯書
布衣交	與平野君	秦昭王	列侯書
曉諭	下諸和國中	劉慶	漢列侯書
讓國	與弟墨字仲公	丁鴻	漢列侯書
奉賢	答呂布辟張紇	孫策	吳列侯書
歸順	與王濬等	孫皓	吳列侯書
休暇	與何胤	梁蕭統	列侯書
風景	答湘東王	梁蕭統	列侯書
助贊	為明山賓下書	梁蕭統	列侯書
道德	與擊伯脫	司馬遷	漢列侯書
道德	報司馬子長	犖峻	漢列侯書
學問	與子琳	孔臧	漢列侯書
學問	答先主	劉巴	漢列侯書
文章	答張壯	陳琳	漢列侯書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學問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學問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學問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學問

太玄經 <small>與王子王</small>	張衡 <small>經史</small>
太玄 <small>與王子王</small>	韓愈 <small>經史</small>
重借階紀 <small>與陳叔達</small>	王績 <small>經史</small>
答借階紀 <small>答王績</small>	陳叔達 <small>經史</small>
文集	王羲之 <small>經史</small>
任相 <small>與王弘</small>	成梁 <small>經史</small>
相業 <small>上克隆王子良</small>	樂藹 <small>經史</small>
才能 <small>與江革</small>	任昉 <small>經史</small>
北使還 <small>與永豐侯</small>	劉孝儀 <small>經史</small>
王筠 <small>經史</small>	劉汝佳 <small>經史</small>
張次公 <small>經史</small>	胡伯始 <small>經史</small>
皮日休 <small>經史</small>	鄧志謨 <small>經史</small>
虞邦舉 <small>經史</small>	呂固南 <small>經史</small>
劉景心 <small>經史</small>	

此葉北大配補

北賦 <small>寄十兄</small>	劉汝佳 <small>經史</small>
預十 <small>與劉覺我</small>	王世燧 <small>經史</small>
應招 <small>答王養怡</small>	劉養驥 <small>經史</small>
侯爵 <small>與項一丈</small>	高子倫 <small>經史</small>
鄧試 <small>與王人</small>	湯顯祖 <small>經史</small>
會賦 <small>與王辛康</small>	徐樸 <small>經史</small>
贈試 <small>答吳長卿</small>	王彥登 <small>經史</small>
仕途 <small>上魏文帝</small>	王元昶 <small>經史</small>
解求 <small>與王觀</small>	甄孫 <small>經史</small>
諫贈 <small>與張普惠</small>	李弼 <small>經史</small>
先見 <small>與張廣蕭泰</small>	鬼谷子 <small>經史</small>
諫酒 <small>上魏太子</small>	李綱 <small>經史</small>
推重 <small>簡曰公著</small>	司馬光 <small>經史</small>
遣使 <small>與韓聖</small>	黃庭堅 <small>經史</small>
出使 <small>與何鑑</small>	孫觀 <small>經史</small>
仕途 <small>與名道</small>	許鼎臣 <small>經史</small>
書院 <small>謝應華</small>	楊慎 <small>經史</small>
政務 <small>東年大</small>	徐可球 <small>經史</small>

此葉北大配補

事類

同年

縣務

縣務

南雍

王庭相

吳應秋

譚世謙

劉養聘

馮夢禎

山東省

古今振雅堂箋卷之一

武林

徐

張嘉和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

昨太師以表

余命女環茲

敬之哉無廢

輔國

周敬王

盼以嘉命來

復顧祿次敬

追時敬王

義兵

天下共立義

江南大逆無

蔡關內兵收

王擊楚之殺

之東君之素

操幽梅無間巾可下碎石以扇扇之
 受奉帝賜
 賜齋賜永
 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遇爾盛饗亦虧朝
 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雖也是吾所著
 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展一量
 正王克稱代
 書法 答蕭子雲
 得所送飛白書綠屏風十疊冠六書而獨美都
 二蒙而擅奇作寫星區時圖易期非觀觸石已
 覺雲飛豈待金瑞便視輝翼聞諸衣帛前哲未
 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封王稱稱代齊梁
 書法 與始興王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
 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追述 與蕭子雲
 梁高祖
 獨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淡暑氣
 方隆恒保清善經蘭室則解疑疑樓九層妙選

良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
 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茲日雅與季文藻相
 輝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
 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歡心歷帝
 上書武帝第七子為魏文有湘東一曰之語遂
 諱老子百官或服以兵至尚
 彈碁局 謝東宮賜
 梁元帝
 絳本漸遊藝彌愧拂巾鳳時鷹揚信難擬擬鳥
 跋星懸曾何彭鄒蓮花未易玉屑不工錄邊之
 法庶造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于
 恒有錫聞于遂古季緒家賜即事可傳
 漢文帝自勞軍不得馳驅按書徐行至營
 春種 謝東宮春
 梁元帝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
 安色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玄雅吳
 館馬 齊濟南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裏陽地穴近來未易漢池
 木東遠訪情難情匹龍辦摩齊驥子河精曉采

假伏波之錯銅震象飛文笑東漢之刻玉加以
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銀轡光含日月經紫
紫綾色肥雙絲方強晉后恒集鄭國之駟更鄢
晉君惟餉蜀王之馬

餉馬 晉書

梁元帝

半汗而馳可以及口踏踏而蹀可以追風赤兔
之騰聲的顧之濟主陳王有紹霸之說班生有
纒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夢此費懷哉懷哉老生
不云乎雖有拱壁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

賜馬 謝晉安王

梁元帝

釋武愧仲都達家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頻名
馬之資故以取方驂友自正龍媒不待景公統
如齊書無勞馬援翻等漢鋼豈有滅沒黑龍連
翻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驥驥猶漢繼
土矧伊伏櫜彌結懷恩

辟邪子錦白福

梁元帝

伏以春辟邪子錦白福等者江波可濯豈藉戎

都之水登高爲盤取映鳳皇之炙至如鮮澤
統聲高趙數色方盤蒲光譬雲山試以照花合
燭銀之狀將持比月亂含璧之輝

車盤玲瓏

梁元帝

車盤味高食部名陳物志玲瓏聲重前論見珍
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當羽猶
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中藏即海鏡其腹字
微則小麗出拾食能則小繁不出於海化爲珍
休暇 各洲東

梁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都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蘆遊
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卧疾極成委弊不堪執
筆微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慙然失慮江
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病遣疾尋別有
信此無所仰

連述 答張繡

梁簡文帝

網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載矣春庭落景轉蕙承
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
命親賓乍動嚴駕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

天征掃拂。日昨聞鳩笛。遙聽樂旋。或解思懷然。
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篇翰。補綴庸音。窮目寫
心。因事而作。

和詩 谷新浦侯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下。行間珠玉。生于字裏。跨騶
曹左。合超潘陸。雙鬢同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
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素色。長門下泣。破粉
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
交并。

天一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舞草

谷南平王簡

梁簡文帝

濯龍之水。文扇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
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繁。筍綺爛霞。舒製雲母之
修。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和受試詩 谷南平王

梁簡文帝

時有效謝康樂。裏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故
巧。不可階。裏亦質。不宜慕玉。譚金銑反爲拙目。
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謔。陽春高而不和。
妙聲絕而不尋。危不精討。錙銖板量。文質有異。

巧拙終愧。醒妍是以。捫瑜懷玉之士。人鄭邦而
知退。章南翠屨之人。望閭鄉而歎息。

上王義之書 谷南平王

梁簡文帝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
城屏如瞻。星石不啻雲飛之散。何待曲厚之月。
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乍惜銅鈎。時懸篆案。
戰意之深。良不能已。

遺賢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喪亂已木。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

今朝廷維新。廣求美舊。豈可栖遲東上。獨善其
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選也。

遺賢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輪飛京許。具康時
弊。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
必願便爾假裝。且爲出都之計。惟遲披觀在于
茲日。

師範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震極位。乃中

臨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教仍執冲選難
違清紀存前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
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遠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
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
勵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恤刑

成威陽王

魏高祖

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
心夫和能操刀而使誅讎非傷讎之尤實授乃
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左傳未幾除乃

太子

太子

魏高祖

太子有美鑑不
使人學架焉

手書

魏高祖

汝第六父總清規總實與白雲俱潔服榮拾枝
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捷擢通邇每請朝經
括真丘錄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遠離何容仍屈
素業長嬰世網百年之後聽其辭彈拾見遂基
冲犯之性也魏朝魏王幼云等魏王幼之弟魏王
之冠

秦捷

文其將軍有堂

魏世宗

知大賊隄防威震賊庭淮外霖披徐方卷盛王
畧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比者宿
豫前殺淮陽嬰城凶狡備張規規王旅將軍忠
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連
誅之冠一朝殲滅長鯨大鯨千里折首殊勛茂
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辜勝荷角
勢不可遠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畧申威東南
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逸規度委之
高算又世宗馬元英等畧云將軍淵規內斷忠

荆蠻召虎之擇淮
滿區並廣如也
元一

恒舊

後周太祖

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
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
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
射賜卿書李述
後周太祖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
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李述當校顯見
為依就射之舉入寸
除太祖書而具之

軍政

隋高祖

中國威于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冠。旬日肅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遂藏前古罕聞其匠。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法師還雙林寺僧

隋高祖

敬問。發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法典。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漢副

文一 軍政 法論 臣

辛王

朕懷既利。益羣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旨宣往意。

征伐 通史辨

隋煬帝

將軍總戎。寒未。胡虜清塵。殊馬休兵。猶事較獵。足使李唐。慚勇。魏尚。規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盛舉。推轂治兵。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旅。望龍城而銜冠。盼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悅仰不遂。每一思此。我勢如何。

遺故

唐高祖

昔在子幹。同遊庠序。存前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罷岳州。渡遠之時。伯奇又同。戎旅安危。并屬累業。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公迫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義。好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綴懷士庶。亂合賓僚。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賞諫 各詳載

唐太宗

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

文一 遺故 賞諫 臣

辛王

兼乘。覓此來言。當以戒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明李兼乘即照也。

慰惜 與叔父書

唐太宗

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馳驅經畧。欽出襟抱。比雖疾苦。日與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見于幼小家徒。豈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銷撫。以慰吾懷。調新

直亮 隔李大亮

唐太宗

傷悼 題詞上卷

唐太宗

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
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云東觀石渠之中
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

志操 與正遠知

唐太宗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克粹屏棄塵座雜糅志虛玄
道邁前烈聲高自古昔在藩朝屢獲問道春言
風範無恙端寮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
不達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
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
引領

歸閑告解

唐玄宗

顧斯側景願言勇退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

脫屣歸閒拂衣高詠固可以激勵還俗律用庶
僚永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介
頤上壽也介壽八十歲期
壽九十歲頤壽一百歲

。駐。屬。在。外。方。...

唐玄宗

妙許之久矣然佳彼勁翻方茲利用與夫素稱
舊筭義不當也

師保

唐文宗

吾以元子幼冲切于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

天子

典忠孝之規日聞于耳特遵左右至于林園而
卿高蹈愉然屏絕進退復追令弟還吾詔書天
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公
章致煩爲愧

和我答句如丹柳

○漢高后

卑于不忘舞邑。賜之以青旂邑。恐惡退日自闕。
年老氣衰齒髮墜落行步失度。卑于過聽不足
以自污旂邑無罪。宜在見禁。竊有御車二乘。品
二級。以奉常駕。如會葬得共送。幸布日。免喪。

不足也。高后曰：吾所願之男，惟此也。來東
獻馬和親，按報書，乃萬里得乘連之遺，不無東
之德。

止外封上章帝

明肅馬后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專實之木，其根必
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
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承食則蒙御府餘貲。
斯豈不足而必當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
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報償數
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

之拳拳乎？吾素剛激，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

陰陽調和，連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
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馬后事帝母也。后兄馬
后父也。史稱忠孝。

于門時帝欲封馬后于貴人。
賜桑賜周焉。貴人

和熹鄧后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

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執義，靡所瞻仰。夙夜

承懷，感悼榮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

嘆。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玉青蓋車采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之華。

傳輪駟馬各一，賜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十疋，白
越四子端。

納疏答劉仁策

唐武后

吾后見噬于後代，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
愧感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動直之風，古
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固然靜而思之，是為龜
鏡。時后欲悉誅諸王，且武承嗣三思求為太子，
而欲昌宗易之。兄弟為承宗，令其誅俱及之。

辭世別報宗

宋明節皇后

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
天折，雖埋骨九泉，寔覺不離左右。宗廟之重，天
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
過有思念，溪欲忍死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
得少留寬痛之情，言不能盡。

請薛侯

魯隱公

君與薛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度之；寶有禮，主則擇之。周之示盟，異姓為後，寡
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侯商。君若辱賤寡人，則
願以際君為請。

請薛侯

魯隱公

君與薛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度之；寶有禮，主則擇之。周之示盟，異姓為後，寡
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侯商。君若辱賤寡人，則
願以際君為請。

願以際君為請。

願以際君為請。

願以際君為請。

願以際君為請。

願以際君為請。

願以際君為請。

願以際君為請。

吳王闔閭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辟
下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
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
之

行成請成趙王。

吳王夫差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遵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

之罪乎。

布衣交 與平原君

秦昭王

寡人。葦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曉諭
下清河國中

漢劉慶清河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旣以薄祐。早離顛復。屬遭

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云京師。

憂心忉忉。風夜屏營。未知所立。今官屬並居。將

在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賢

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息慢之罪

讓同 與弟盛字仲公

漢丁鴻

陽食經齊不顧恩義藉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
飯舍身被大病不任菲土前上疾狀願辭辭仲
公章痼不報迫切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
如述不瘳永歸溝經封上父憐其陽侯也沈富襲
報既盡父乃逃去友人上上書稱病滿國于朝不
堅同累書與上之徵焉行中後合白虎觀說五
班固皆與焉

奉賢 舊邑有碑頭坊一

孫策

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
君子所遊見珍何本州哉

歸順 與王游等

孫皓

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光人因時畧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聞芳倫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衝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達私署太常張華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休暇

梁蕭統

朱明在謝清風飛來。想攝得宜與時休適。耽
精義味玄理。息簫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
進。志與秋天就。高理與春泉。舉筆滋樂。可言手樂
可言平。方今泰階瑞平。天下無事。修日養父老
得從容。每鑄閱六經。泥濕百氏。既以自慰。且以
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應長。多慚過目。釋卷便
忘。是以索求之懷。于茲彌軫。故明太子

風景 答湘東王

梁蕭統

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北鶯鳴。和春泉生。臨
風至。陶嘉月而熙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
謝。白藏紀時。王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
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
千里。楓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
宴則畢以現露。

助貴 答明山賓下書

梁蕭統

明祭酒雖出樵太藩。擁旄推轂。珥金龍紫。而恒
事屢空。豈精宇未成。今送薄助。

道德 與弟伯康

司馬遷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
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
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伯陵字伯康。光人也。與太史令司馬遷共。隱于閼山。遂以著經之。

學峻 峻漢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
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

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

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懷仰從

容以送餘齒耳。楊云峻始終不仕。卒于所山。所

容以送餘齒耳。楊云峻始終不仕。卒于所山。所

告琳頃來。閑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析

行不息。善矣。人之進退。惟聞其志。取必以漸。勤

則得多。山澗至。泉石為之穿。竭至。弱木為之

韓宣其漸之致乎

學問 荅先生

劉巴

昔游荆北時涉師門紀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揚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冥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先生荅劉巴書

文章 荅張鈺

陳琳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于文章易爲

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謔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于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文章 與兄魏

陸雲

古今之能爲新聲絕曲者無有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現錄至于文體實不如今日

文章 與兄魏

陸雲

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

功力諱已定敬長誅意當聞與兄合雲久絕音于文章由前日見敦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差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

文章 與兄魏

陸雲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侍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做雲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兄皆

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一書云張公父子高雲兄文無疑又思三都之人也

文章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有長罪悔伏匿臨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紆泄幽鬱因取筆以書初章而編畧成數卷閣下以文章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于郛內不以此時露

其所為以希顧視是自棄也故歸近章合四十一篇倘以為有可采者當結錄其餘增凡庸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啟

文章 答友

柳宗元 唐

自孔氏以來茲道大暢家修入廟利精竭慮者幾千矣其間耗廢簡牘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簞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梨綺繡互攀日月乎率皆縱誕而不克踴躍而不進力殫思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

為難

文章 答賈秀才

孫樵 唐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家金以砂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額驪龍文章亦然

文章 與王南

曾鞏 宋

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至南豐又得黃軾復愛其文而吾子復以文見軾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于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

而已此鄙劣所望于三君也

文章 與張舍

楊慎 明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異招罪用之勇舍書壁云老境病廢難侵筆硯神前發願作詩文自今以始朝朝一盞夕燈一盞作在空僧行遲惟持履公空諸所有四字

文章 答張秀才

祝允明

大都欲改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鵠語侵人脚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

唐文無若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雖佳者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絕

跡毋今爾我而側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垠一案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文章 與盛道長

鄭大儒

作文不明旨是一瞎子看文不直筆亦是一瞎子吾社中當各具光明眼勿作瞎子輩

文章 答李太乙

湯賓尹

吾異夫今之為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

于舌則早吾直以三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益
早又塵壅之餘也何今之矯然自命豪者不差
人餘也

文章 卷八

宋宏道

文章一事知之甚難無才者不知有才未便知
無學者不知有學未便知有才有學人品稍浮
不知胸襟不空濶又不知不知者不知知者亦
不知知之難也特地說甚麼知說甚麼不知不
知者甚來出這樣人只不要理他便了

文章

後大司馬美周

汪道昆男

僕三服君文天下無完文矣君不見夫策驥操
刀者乎善承驥者之峻坂善操刀者之寬解而
長公之文向妙在鈴鍵輻輳之間也不有中丞
君公其孤注乎寬解若于云斧斤則以幸免
君因是日時有輸錢戲金乃蒙所有出之
謂之孤注也孤注也斯亦充矣
詞賦 楊雄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論能
諸千賦則能為之謬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遺習

者之門

辭賦 卷八

王僧孺

恨惠嘉音用獨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
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
倫譬享海島以醉膠嘉膳栖林欵以崇椒曾拱
荷非其實立有驚怖况復以一膠訴棄寶實灌
然豈復能使一荷可輕八厨斯引且登清漢乍
棄黃汚望影析文爭塗而獨其或蹲林卧石籍
丹班荆不遇田唆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

鳴相勞

美蓉合機

果然滿腹

寧有幡旗貴客車

馬大賓

著作 與傅眉

王敦

音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衛玠今復玉振于江
表不意永嘉之中復逢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
復絕倒
著作 與傅眉
周顒

賢子學業清標後驥之秀愛之懷豈知云已
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著作 李夢陽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清純論政體存重儒教
足以塞楊墨之流道齊孫孟子往氏每開卷未
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遇之乃今不及信
矣

著作 李夢陽

顧著作宋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足何情致
茂遠適如此沈謝何劉如精理意雜情體物備
詩人之旨後之傳者其失其源惟足下制其精

潘師聖之始關雎之賦于足下見之

著作 李夢陽

西選諸作矜持嚴整大而宋化立朝之作廊廟
冠冕俊拔典則遶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繁見
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著變化百出矣雖
唐宋調雜瑜瑕養然所謂于處一失者也

著作 李夢陽

足下龍卧滄江雲泡霧處丹經在握白日難
聞以其餘綜輯昔采俾左馬曹杜相顧失色云

人之上計也頃者秦水漸涸魚蝦可網足下其

歸田錄四帙奉教勘定了畢致先馳以獻僕身
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橫肆譏評點竄名作謬
擇明珠瑕指指完璧誠為萬罪夫栗然之色不以
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真也淵然之光不以擇亡
員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真璧幸無怒于妄

著作 李夢陽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
可遊適亦安往而不樂想近日著作益富天地
間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間便為千古點出無
恨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如生者不知何時
吟玉屑而讀瑤篇也

著作 李夢陽

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多益善八門五

<p>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馬鳴悠悠旌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萬確騶僕謂淮陰用制通東作鼎足視阿瞞及大耳兒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觀此意恐不竟許也</p> <p>易 否 虞 仲 翔</p>	<p>美非但會稽之竹箭梁丘以封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相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p> <p>孔 融 漢</p>	<p>多陳</p> <p>太易傳 典謝過明 鍾 惺 明</p> <p>譚友夏寄我太易傳是宇宙間一篇極奇極放膽極不怕事極出氣文字為太易出氣不必言矣黃玉社諸子虛負惡少年名只是怕事耳</p> <p>禮 典 阮 亭 等</p> <p>司馬越 晉</p> <p>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日幼學明可以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p>
--	--	--

<p>漢體之所安漢是以開晉禮客不如式瞻儀度諷調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見既無令淑之質不奉道德之風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書禮 典 李 文 嘉</p> <p>延 篤 漢</p>	<p>吾嘗味爽拂梳坐于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與僕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公</p> <p>樂于周</p> <p>爾雅 今茂慶軒藏</p> <p>楊 雄 漢</p>	<p>爾雅孔門遊夏之僑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p> <p>三九流之津涉六藝之幹幹學覽者之雅與雅解者之華苑可以博學不意多識與近丁爾雅</p> <p>經史 答陸 王 儉 齊</p> <p>體微遠實貫華籍豈可專據小玉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起邁前儒敘梁小書無依爾注存康畧范率由舊元此諸義</p>
--	--	--

並同雅論長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史與從弟

崔慰祖

嘗欲更注遂因二史採史漢所泥二百餘事尉能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一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檢

失一史

崔慰祖

崔慰祖

借老莊答恒生

班固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身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不結聖人之綱不麒麟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屬絆繁名聲之輻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攀既繁華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昭曜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道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王安石

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說則其為亂大夫

論非國語與呂通判

柳宗元

嘗讀國語其文勝而言麗好怪以反倫其道外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閱焉服膺呻吟者至北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將也

卷一

柳宗元

分勇不目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斥其不藏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卷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

楚詞與九卷

陸雲

嘗奉湯仲嘆九歌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消滯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種文此為宗矣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等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

者恐此文獨行于戰國常謂此曹語不好視
九歌正自可嘆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
和真元盛稱九辨意不愛甚

答借戰國策與李嶺

秦必晉

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千人自有經之
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人平居正復制孝經
肅陳德行杜漸防微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
于未萌豈不信耶咸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
之矢定公賢者見女樂而素朝事若此輩類焉

後漢書

卷一

不義戰國策

三

紀史

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
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
災發于言貌何戰國之禍權乎哉權借戰國策故云

類苑典列考

劉之遠

開書足下作類苑括總百家馳騁下載義以類
聚事以羣分述竹之妙楊班侍也抱此博物何
快如之吾嘗為之者榮觀之者逸足下已勞于
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黃帝素問與蕭雅主

范仲淹

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
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
服藥專于積氣養生之說也道書曰積氣成真
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
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必無信矣兒子致
疾出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解

佛經與達法

桓玄

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
響余有疑焉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

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棲照津宅明識雖托之以
存而其理天絕豈惟精麤之間固亦無受揚之
地滅之亦無害于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一
法類各皇太子示大法領蕭綸

意鋒鬱壯妙辨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妙五
時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併般若之妙源顯
無生之真諦必注八流意恩五忍能使六地震
動四花音雨折網蓋鑄開羅散翻高門洞啟不
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皇之瑞雖復長

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此此幾如

太玄經

唐老子王

張衡漢

乃者朝賀明日清太玄經云四百歲其與乎端
方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
世論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
之待能者

太玄典馬帝

韓愈唐

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
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于

竟來自楊子雲可嘆也

重借隋紀書

與陳叔達

王績唐

久承所撰隋紀結寫成畢第足下裁成國典哀
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賒諸好
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絨勝嚴其扇鑄天
平之望豈如是乎僕兄兄訪城書與著荷大業
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
揆思卒餘功收綴飄零尚存數快光自開皇之
始迄于大業之初歲生克黜竊之遺迹也大業

之侯言事聞然僕雖欲繼然無耳憑據以此尤

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罪三

中子之子即王王王王王

答借隋紀

陳叔達隋

頃辱芳翰索所撰隋紀雖承厚答慙然自失今
承來札詢責逾渙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絨勝致
詰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萬城有隋書
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事謹依高有結錄
馳送然以僕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蓋

王績

年一

三

魏史書

尸貴郡因雷美誘頗識大方惟隋氏之王三十

六年成敗否奉目所親親誠恩後之作者復習

向時之弊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寸卷驛詞

流離則愧于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謹特

略著以應清覽當積兼金以購照寬耳

文集

王羲之

比日尋有卿文集雖不能悉周編尋顧以為佳
者名固不虛序述書中所傳小有同異見釋一

一陽應正。舊。孫。能以共。公。意。同。可。試。連。敘。之。耶。服。日。無。為。想。不。忘。之。

任相與王弘

成 策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惟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氏之名。當今之頭。機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功實盛人莫之與侍。天道福謙宜有把。慎驛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變理。

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

相業上竟從王子

樂 藹

丞相冲粹表于天真。淵然殆平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權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獻算不追。感經奉車。恨百留滯。風稟名節。恩義軫軫。望遠結哀。標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望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斷。猶玉西州。鳩集所資。託。

中書侍郎劉繪營辦

才能與江革

任 昉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丁長途。驛驛于千里。

北使還與永豐侯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埃。暮宿客亭。晨炊渴舍。飄飄。辛苦。迄伯植鄉。難種軍化。頗慕中國。而屯幕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少。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宿。嘶旋放。

卷一 書 詩 賦 雜 文

三元 曹仲書

姪人獲蒲桃。歸舊里。少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持壺整盃。覆暇枕。每取朱顏。累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忠臣傳 公和東子

王 筠

孝實天經。忠為今德。百行攸先。一心靡惑。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僅為片言。臨淵見稱。文詞小道。執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翰林 史 賈 無 雲

劉汝佳 明

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鄧志漢

三

三倫侯
虞邦譽

虎子崖策馬赴朝新進士綴行而出卒華斤

2000年

參寥然

特出奇

三歲

—

元入

1

०

不能果

大英。

上 池

青島

白序心

...

1. **सर्वोच्च न्यायालय**

卷之五

侯勝

人情入策

此輩北人

此葉北大配補
高于崙

足下定于何日挂帆金陵王氣鬱蔥而君才如
芙蓉實鏗鏘射人乳甯鯨擲扶風雨而上卷

面少丰腴且寒矣轉矜秋期尚聆鶯鶯弟當戴

我思
孔融
慈惠
臨終
所教
義理
不刊
之書
我思
孔融
慈惠
臨終
所教
義理
不刊
之書

鄉試 典門人 湯顯祖

為主者志願遠之南聲何如今吾弟須速取龍頭
為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措大亦別無逐貧

法也龍頭梁顥年八十第狀元登第詩云

會試 與王孝康 徐榛

入燕應有佳況。不聞花底人喚。黎淳耶足下良。

快翠浮性厚絕跡青樓會試友人潛約妓呼
之淳口占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荒底喚茶
萍狀元本是天生定收進常衣人

然撰之曰于不遊青樓此妓何由知君姓名諸友笑

弟不律無靈場中或竟曳白耳。承况能入告。

生花。倘得酣睡。齊張杏仁。兄揮洒之餘也。尤賴

以謝下 同慶三帝御史中丞張衍男與入高第

仕途上類文

王和音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
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矜思見廢棄辟
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不爲此公憂矣之事
右者謂也而皆現漢傳引

辭求薦

趙郡李謐。號學守道。不問于時。常欲致言。但未
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

諫贈遺張晉惠

李 弼 魏

仕途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

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爭。雖問難鋒至。而應

對響出朱城之帶始縈昏門之柝纔警終使羣

居遠遜厥德。黜幽不見用。于一時固已傳美。

先見與張儀蘇秦不得贈太上公鬼谷子戰國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

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

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慳不畢輪。痛哉。

集 18—31

諫酒上

李綱

細老矣日過時流幸未就土許傳聖躬無以酬
恩請效愚直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
凡爲人子者務于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
受邪言妄生猜忌

推重

司馬光

比來物論譏誨叔愼然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
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先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
事付康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于誨叔矣

這使

黃庭堅

庭堅碌碌中秘書幸得鏡金置石室而歲來老
懶無復日新又衆口食食思得一江湖差遣使
老幼溫煖耳

出使

孫說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
今復有此命辱此隆冬秦軍車犯祁寒絕大漠
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觀雖老矣
猶及見功名之盛

許鼎臣

企仰斗光伊邇河潤盈盈一水雲樹與思嘗聞
昔人有之役之舟命千里之駕自詫佳事以
爲勝計若一命相屬奮飛無翅徒謹康于吏
議竟罔嗣其前修可奈何矣

書院

楊慎

修葺書院實出大君子之命使杜甫草堂無恙
春雨陶潛柳舍有與停雲登樞要而問布衣居
清塵而念濁水盛德至矣何可忘之

政務

徐可求

與足下別來便坐荆棘叢中曾不得閒著一飯
帖枕一眠不佞昔因翳翳何能奉曲此狀也
足下繡眼高居視若輩不啻井泥中矣

事煩

王庭柏

僕吏事旁午郵路風塵慘人容顏較之古人結
社掃軌悠悠泉石荒哉遐矣比來只覺世事淡
淡無味平生馳騁之態寂爾灰冷足將不爾然

此可與知者道也鴻飛處海角天涯相望
渺渺實生惆悵耳步作劉安八廣嶺行在奇其勢試之公野選詩旁午

弟看榜花先足下一善足下解組又占鄙人先
何退步急流者勇耶計足下家居梅雨過園林

而高槐茂柳翠色在衣裾間落日池上酌清風
天外來又安閒大羅天也梅花唐詩放詩家三

日他日富貴何能急漢中勇退耳
縣務奇劉覺表

譚世譜

年來紗帽礙人日對糧長作老家要持算狀回
想訪足下時生沉紅燭看過青山把秋長歌劇
談不了此會此景都向夢中相尋矣足下佳致
故自韻人別後益復想念何時聽清談飽玄旨
一解俗狀然強銅章墨綬墜人腰骨也足下倘
亦過我海澄雖一舉地猶能貯斗酒醉君丹霞
嶼中如何如何夢中相尋張鉞其高惠為友家
銅章墨綬縣令所佩○丹霞
在福建漳州府東南海中

縣務 答譚清湖

劉養聘

海澄園七閩勝地碧水丹山虛溪龍洞
人婆娑其中栽花理琴便自超然沒福人安能
望此時更向黃柳破底勢出頭來及早衙也快
活不可言不可言往荒棚遂留仙跡但一種野

人清供不能大饗客窮指大家風故應爾仁丈
數千里不忘故人猶殷殷念及聯床風雨光景
如昨役旋作數字為報不能備長語惟仁丈念
之江淹為浦城令嘗一碧水丹山千金難好○
被原 故散衡采太粗謂一縣今日切勿于黃綸

南雍 與盛叔永 馮夢禎

弟嘉平之望擁青璫南雍矣南中景象不寐而
栗即遊山飲酒騷人清事亦不敢為惟堪閉戶
讀書耳官舍景號虛曠背山臨池池又涉廣夏
間芙蓉盛開不減西方九品之樂惜不與足下
共之青璫王獻之夜卧齋中益人勝妙
之月青璫晉書高僧傳之益大覺道法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二

用人	與蕭瑄	蔣濟	漢人
用人	答蕭濟	衛臻	漢人
用人	答魏文帝	丁廙	漢人
用人	答呂布辟張松	孫策	吳人
用人	答華嚴辭東觀	孫皓	吳人
用人	與褚陶	孫皓	吳人
用人	與褚陶	張華	晉人
用人	與傅天虞	孫楚	晉人
取士	規男吏部尚書	劉京安	梁人
取士	與葛毗輩老師	李調鼎	明人
吏治	與劉靖之	應璩	漢人
吏治	與郡守書	袁徽	漢人
吏才	與魏故	顧榮	晉人
吏治	與支孝廉	魏校	明人
吏才	與詹秀才	凌約言	明人
吏才	與黃子元	徐獻忠	明人

吏才	與劉剛	吳國倫	明人
別駕	與州將	應亨	漢人
文行	上劉爽	母丘儉	漢人
仁賢	奏記州牧劉焉	秦安	漢人
才幹	與賈	王羲之	晉人
清真	與高顯	劉柳	五代
志節	與孫詵	羊希	明人
經國	遺楊欽	高潛	明人
相州	與樊衡	崔顥	唐人
荐士	與李國丞華亮	許以忠	明人
辭求荐	寄陸太學	林欲樞	明人
陳志	答王商	秦宓	蜀人
守志	答趙英才	陶弘景	梁人
素志	與殷無美	王世貞	明人
定志	與陳緒庵	何有章	明人
遠志	寄王泰如	祝世祿	明人
堅志	與孫少芝	金有利	明人
高志	與江運之	袁宏道	明人

高尚	高尚	貧素	清白	狂	狂	賢否	貧樂	清節	高尚	才略	謀略	高尚	高尚	成志	成志	高尚
典山游崇	答聖太子	減子松	減子松	答羅章子	答魚復侯	典王倫	答趙昂真	典吏部郎謝萬	典子	典姜維	司馬文王	典常寧	典郡辟	報黃光聖	典彭鳳儀	典山學士
蔣儼	何胤	徐勉	徐勉	宗測	宗測	謝朓	嵇茂齊	王羲之	陶潛	鍾會	王基	桓範	蔡邕	沈憇	何喬新	羅倫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規諷
典廣明	典中居理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典上土
陸遜	黃忠	張敞	朱穆	李固	楊終	李固	嚴光	王生	谷永	蘇武	洪時	宗臣	錢虞	吳國倫	王寵	蘇軾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二

武林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張嘉和起顧參訂

用人與衡準將濟漢

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
斯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太師呂望

用人各異衡準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
同拔野于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輕之舉開

用人不可拘
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武王伐紂觀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
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謙

用人參觀文等丁虞夏

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
輕于燕九不忽于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爵

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辨白

出公卿郭隗謂王曰有求千里馬者以千金

用人各異衡準

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

君子所游見珍何本州哉

用人各異衡準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
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更乞遷吳賢問之

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

者也當飛翰聘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
畸怪乃謙光厚自非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

勿復紛紛

用人各異衡準

大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

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祖取錄用之時也

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類月旦之誠可以厲俗明

教然恐未易行也漢汝南許劭與兄靖嚴論

二陸龍躍河江漢彥先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

嘗恐南金已盡而後得之于吾子故知廷州之

德不孤淵貨之寶不盡二

用人二

孫楚

驥驥不遺能于伯樂良寶不減難于下和是以
輝光夜射價運秦趙飛馳絕影終朝千里物尚
有之士亦宜然二

取士二

劉京安

殷周以卿璧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
又置中正諱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
十收六七而朝廷貢士上求其文不取其埋察

幸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材行
業空辯姓氏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

理未情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

反為停午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各行

哉二

取士二

李調鼎

師臺張鳳麟之觸于荆楚拔之前茅者悉卓識
之士奇姿瑰質鑒治一爐累望其氣皆不衫不
履殊有龍虎之狀真奇觀也維楚有材常無復

應

吏治二

入作制言出臨京任官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
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
必具無失時之關蠶桑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
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鄧家孤獨衆虞振之
實加之以明德幽微重之以秉憲不徒有可供
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背趙張三王之治未
足以方也二

三王二

吏治二

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從政處大亂之

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縣

旅之徒皆蒙其惠雖實融保河西易以加之官

導小關輒就習書傳瞻敬佐傳尤簡練精微吾

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

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

悉爭今欲條佐氏尚書長義上之

見一傳可耳
余才寡

工政則典

吏才
傳長虞為可隸。勤直忠果。劾按營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吏治
與支孝先

魏校

昔韋論父。維人農情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織。春蠶桑矣。而不知治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若與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篇養生汲汲。

吏才
與唐方才

凌約言

唐文海

別此方歸出
作其

士人之文。猶婦人之步乎。縮武蹶蹶。非不佳妙。終與輩感。曳足緩步。疾徐有節。逸態橫生。故趙王得西施。習步三月而後進之。于吳。嗚呼。為文至此。有不足當心為君王者哉。吾之為吏。亦猶是。然人徒見吾之望感。而不見吾之逸態。何如也。小刻奉覽。試觀吾步何如。趙王勾踐。州西施。于步于秋香。周鼎。范義。而進之于吳。于夫差。

吏才
與唐方才

徐獻忠

獻忠無狀。復有此行。鉛刀柔脆。猶望一割之試。

東唐開通
自在山林也

也。然趨易南枝。自有性靈。龜龜。聖終不換。我自在山林也。承以文言相送。情思太委曲。豈亦慰我哀寂耶。須登小卷。可成永好。南枝向東。易。

吏才
復莊別勅

吳國公

江上解。携烟雨相望。今遠在河嶽間矣。即車馬紛馳。案牘填委。豈能一食忘故人哉。惟登持書來。竟殊戀戀。慨然促膝。款語。乃其中有不諒之旨。則似有所安。而而未化。不然。僕不足稱益友也。僕誠非益友。少恐使故人不聳進乎。

別駕與別駕

應享

海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因遺時。山無逸。璞歸數日。思得一人。陳國有。未瑋字惠珙者。才識可以經手。治亂。樓時。可以勸厲。後進。享所服。聞而未嘗按。頗交言也。又宗。今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文行。別允。儉。

登喜。裴秀。主而岐。長。艱。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記。無。交。不。談。孝。友。著。于。鄉。黨。高。聲。

和書本
也即元
化之事

聞于遠近誠宜明助和鼎味咄咄大府
光昭盛化非徒子奇壯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
之美奇功而知名壯羅年十二止泰定漢

仁賢泰定漢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

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
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而前

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

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

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

區區貪陳所見即隋侯之珠也王義之

諸葛田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佳往為錢塘著績

又入僕府有以盡悉宰民之至也此微自託于

明德云臨安春富缺爾爾者君能請不僕心至

欲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共事異

常故乃耳須還告之明德而得

清真吳清真 柳五八

和書本
也即元
化之事

處士鴈門周續之清貞素思學劍淡弱冠便
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適榮華與錢業俱落情之

所慕嚴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

亮留愛是升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難味斯

和濯纓儒冠亦王猷遐緝藏文不知失在降賢

言懼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慶言

實王觀公云一日聲名遠天下清談

志節與孫說

足下同儔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

玄外孫特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乘錄不

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經國造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

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

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買生見錯之

偽雕蟲小技亦相如子雲之象今雖唐虞君世

後入盈朝然修大履者豈厥夫良材之貨也

修德新之才
文亦可其用

得志山澤亦
文亦可其用

夫相州者沈氏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獎衡年三十神清志遠才龍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畧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勅崇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鑒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登天朝衡因此特策勲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

卷二

馬華書

之門矣顯不勝區區達之左右俯伏階輝用增戰汗白面書生宋主運江藩王玄謀侯魏沈委之曰辨問數條問婢代與白面書生謀

薦士

許以忠

賢關桃李十倍宛岸披去風而騰茂者如織未測造物餘輝尚肯分照幽巖枯梗不耶追念老

師榮行時不消雖附職名餘障未獲執御前聖為罪計江城發當臥白面折長條以請並楚

教也不消敵門生管帶本乃五陵公子里駒也年青汗赤真足矜里浪者時當鼓棹門庭

卷二

瓜不忍離高堂不肖慰而饒之并介之函丈畢辭白髮而侍終帷者難老師為丈人舉也

進而試之謂魯鳥累百不如一鶴乎則造管止猶進許生有期月至從于蔡書曰此吾家子弟也

辭求薦齊陳太學

足下朱汗五花第自惜墮泥不渡耳故得阻其

驍騰而今僕緩煩耶大司成目如九方臯當求

足下千驥黃之外湖上之役假容刻數息歸對

兒女子依依床簀間安用翫舞如裁哉足下其

辛努力無徒事此為也情厚泥管王濟善解馬必是惜錙兩泥也解去乃渡

陳志客王南

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業

未足多也僕得睜背乎隄社之中誦顏氏之軍

賦詠原憲之達戶時期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

侍聽茲揆之悲吟察鶴鳴九臯安身為樂無

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猶則

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祿也何困苦之戚焉

泰

必

必

必

必

必

陶弘景

善惡未之能聞切松齋虎仙家日用

重刊

王世貞

僕副山東時故中丞吳峻伯嘗與諸賢酒間戲

矢一

志保書局

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中出卽滇蜀歐閩須盡

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

一乃告老耳。僕謂鄙念不及此。愿得二頃。陂四

園。庭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

右室貯美酒榜一小室具茶竈湯釜兼畜鮭脯

瓜菜間上二榻兩几請書少倦卽呼酒數行醉

輒假寐島傍維兩精艤客有問奇善屬咏者以

魚之來一 鮒 鮒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

調羹匙

噱笑而罷

卷一

定志何有章

四試春闈文星累闈九烈君不以綠汁染衣而

金天老燒又不以芙蓉鏡報佳兆榜中花不賺

[illegible]

老英雄耶。倘來春再落殼外。亦當覓一官爲來。

養計耳。解人自繁昌。匠者輒奮足下政聲尊堂。在宦所。想無恙。必能日登閣上。省刑。俾邑中大

理而足下得垂簾鼓琴乎盛治種桃李勝于河

陽豈獨無梅花。幸折一枝寄我。

彈指聲曰吾九烈君也彈汗染衣未幾因及第
芙蓉鏡李周遇一老妪曰庶君明年芙蓉鏡
下及第果中狀元蛇乃令天神也○縣志笑雖

唐人有下第詩太宗皇帝真長策
頭老英雄白頭○閩上省刑唐鄭善果爲太子母善氏

常坐關中聽善果處友有不可看佛具之
適志齊王參知祝世祿

[illegible][illegible]

金卷四

此乃元集
之樂

金卷五

金卷六

金卷七

歲月易過江山有待。輞川山水之奇，栗里田園之樂。東山絲竹之娛，各適其適。長者養之，嘗自撰新聲，昇之羯鼓。集奏青數輩于階下，白雲木住玄鶴且來，呼酒屬客。乃引官按微，總屬四絃。致斗露于孺枝，湧醴泉于瑤湫。不伎曾微惠，倪仰而雀飲焉。仙風冷冷生肝腸，至今若在鴈蕩兩峯間。顧以吏佐，僂頭白尾赤，意至人自有出世勝舉。如司空表聖布衣鵲杖赴邨社，以女奴管室自隨。與野老投壺六博為樂，識者高之。長者固闕其闕，謾爾寄聲，形留神往。輞川王維謝安扶妓事，栗里陶潛歷是絲竹，謝安期工之妻不廢絲竹，明是唐明皇獨鼓玉笛入音，領補

堅志 與孫少芝 金有利

僕瑣尾萬狀，緇袍無裏，頗如蘇季子黑貂裘。利心不舉，劉伯龍安為見笑哉。竊計食庫嚼蔬，猶勝于五斗長安者，以勝與人，也圭峯雄勝不亞閑風。僕雖乏濟勝具，而濟勝情則優也。屈足下携驚人詩去，嘯咏山巖，而搔首問青天，倘亦有東山之趣乎。謝公之辰，不一折矣。祇約

弟意欲往杭，無他，不過欲尋閒淡之方丈，遠闊關之佳人，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暖即歸計矣。第博士有何好，起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命下，即自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哉。所云事不敢勞兄，只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即現世情身而為說法，何如。現身說法，普門品經云：應以淨法應以居士身，而為說法云。

高志 張正學正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風基斯人而顛沛一出，青湖明之出為錢所驅，為倫之驅者，獨饒已乎。此長者所知也。已而速反

求宏道

服抱病幽谷及此星周人矣進無益千國退無益于已惟思選名山按幽谷澈流枕石卧雲餐霞以終餘年他無所願也昔北走燕南走閩周游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水之奇而東南巖巖最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無得于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蔬食菜羹芒鞋藜杖披蒙茸踞虎豹登亂龍遇會意處快飲數觴浩歌一曲大書翠壁之地所復如初以樂吾餘日不亦可乎去年一出正欲了此而所知親故

未亮素懷烹豚魚羔醉飽連日與氣纔騰塵襟已寒帳已南而復北席未暖而即行敢故達長者之命乎爲是故也乃屢厚禮稽顙拜嘉顏汗沛如伏惟諒察
成志 與彭鳳儀 何喬新
陳公甫出處自有淡意閑于列薦于朝寔好賢之篤也然使起而任事得無如魏桓之言乎志有不行得無作閭仲叔恨乎天下之實當爲天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公甫名獻章鎮正統

僕不事家人業世人每薄視之足下謂我文章氣節可庶幾遇知我哉私嘗銘之矣春間北上含淚分袂乞一官得霞披報非堂足矣乃者比春官即博一第自云幸矣對策大廷明天子旨由第三特賜第一顧此鴻恩致身莫報若不先犬馬填溝壑雲遊山水之約詎肯負足下耶
高尚 對原研 公字君典號少初官
人官至餘休多雙

申屠瞻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說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于邑以尚則長以德則賢
高尚 與常寧 申屠瞻見范滂志月計朝政曰處士精藏幸有若公之稱今之謂云
擊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于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倫比思請見于達廬之側厥途無由托思晨風
謀界 上司馬文王 王 基 謝

Ne 1

日

17

—

謝君

E

市

子思

我哭

八

石相。

符濟洲

之而未可以言但之所瞻應尺土聖志之所

符濟洲遙然揣而論之實山阿之不育者也相

司馬相如

字長卿工辭賦拜孝文閣令辟長徐

樂府亦名十家

指晉人父榮字文秀情字叔

公可舉山

兄崑山百姓借乘一人簞而衣耕而食不能事

王侯不見知已造時人聘遊說容與屠博之間

其歡其矣然舉世皆謂克為狂

克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

狂

宗 測 題

少有狂疾尋山釋藥遠來至此量廢而進松成

度形而衣薜蘿湫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狂

宗 測 題

性同鷗羽愛上山澗春愁松雲輕迷人路有若

狂者忽不知光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

限魚鳥慕哉

清白

徐 勉 某

吾清明門曉風刺窗邊流宣武寺既失西廂不

優方輒意謂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率怪時人

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闌

洞房

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懷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為天地物

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

今為天地物

物之與我相投幾何哉

貧素

徐 勉 某

家世清康故嘗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

言中年聊于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實又以

郊際開闢終可為宅倘獲應車致事實欲歌笑

于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膝陌交通果欲相屬雖云人外城闕客通凡為

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間言先物

後已然後可貴汝當勉勵見賢思齊不宜忽畧

以素日也非徒素日乃是素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

高尚

何 獻 某

服性愛山泉情為魚鳥而從鴈未柳入獸相營

兼年商賈慕荒徑榛梗就燕歌詠猶息丘經秀

本清源于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

孝之規不待困習猶留神亦經降意百代闡承

華而延儒雅掃黃闕而列文學胤無解顧之談

屢蒙薦飾匪南皮之舊每荷問存銜茲汚朽罔

知攸宜山南人皆居居若郡山時稱何氏三

高尚與田遂 蔣儼唐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

逸氣守林壑之遺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

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

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

顧榮芝蘭耳足下愛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

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

果何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敬

予始得見而出南山漢四皓居云南山四皓

高尚與田遂 王維唐

昔之高者曰許由摠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

于曠士宜入道者之門雖近有閑澹不肯把板

屈腰見賢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扣

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常一見督郵安食

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

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把板即手本

澹素與李公擇 蘇軾宋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

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

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

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高尚苦勝于重 王寵

僕家本酷徒生長屠市入則楣柱塞目出則蹄

足攝履呼籌推算之聲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

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

忘返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

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荒

下誰則知曉

恬淡 報 文化

吳川樓

執事應車杜門。懷志恬淡。每一瞻對。竊愧不能。
希高風。若快壺。麗江山。丹石有象。而無意。合情。
而不言。穆如清風。執事之謂矣。

泉石 與吳克齋

錢慶虞

近來想優游泉石。與熊翁酒父相爾汝。固自嘉。
適否則從新進後生。談天說劍。飛沉榮辱。在月。
旦間。抑亦盛德事也。

月旦 休南詩

宗臣

入山 報 助父

宗臣

弟紫霞念切。紅塵計疎。歸謝家君。偷遂五岳之。
志。則武夾天台之上。有月。適在焉。朝握黃庭暮。
餐綠雪。足下能早遂初服。則僕將遣白龍而候。
之。浮世粉華已盡耳。自即從白頭。守此亦何佳。
泥草木。同腐壯士耻之。故入知我。肯不迂其言。
之。過也。歸天。精壯報不盡區區。世路風塵。強。
飯。南。明。五。志。向。長。字。于。男。女。錄。要。早。遂。道。

洪時軍

人品 與鄭叔子

近來三朝開。如官途楊椒山。士林吳士奇。其人。
輩亦不多得。試擬之吾社。則盛伯子許之。若足。
下與弟則庭中一局棋。花下三杯酒。

詰責 報 李 廣

蘇 武 漢

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縛。不足。
為榮。況于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
不拘。素拒功名。雖前視息與下。無異。自使君服。

節死 難 苦 功 竹 帛 傳 名 千 代 茅 主 之 鋒 米 在 不

朽 不 亦 休 哉 嗟 乎 李 卿 事 已 去 矣 失 之 毫 釐 差

三 萬 一

人 品 書

之千里。將復何言。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
一。楊。慶。新。其。泉。將。會。城。對。強。朝。十。萬。之。眾。劉。洪。勝。
叔。大。近。斯。與。陳。兵。盡。矢。萬。人。無。十。鐵。漢。軍。敗。降。
詰責 與陳會余 依 承 決

足下以采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
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勸功。
昆山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可功。終更產。
還亦足以復馬門之聘。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

許思愚言馬門將明主知君潔白公不不畏不懼不命君以司察之位。慎君以奉使之能。今若不務循職而已。通欲以太古久遠之事臣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處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今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詞。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遇維維氏之高踪而慕下脊之末行用不管之無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丁胥志在存吳王惡之竊嫌陽死行。
 歲規合侯李固漢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侯字君房為大司使人。
 歲規上果李固漢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究之義纖微感樂轉引分決是以舊與不有失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存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朋羣臣無救護之節矣今將軍內

倚至尊外與國稱言重信著指獨無違宜加未救濟王公之難難語日善人有惠饑不及餐斯其時也中黃門使奉詔太尉王業美命至命自實固為奏詔商言之于帝事乃得釋楊終漢。
 歲規承馬廖詩云岐破素絲在所樂之上智下愚謂之不務中庸之流要在教化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輕狡無行之客視成盛性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漢履薄為戒。
 長石弟廣同字少潔辭雅等遇有行者之。
 歲規后弟廣趙康李固漢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榮氏迷繆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呼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哀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復何言李固志云吾欲扶持漢上不辭行天下不辭行人家獲得死便何哉。
 人口馬防博兄弟貴盛賓客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
 歲規后弟廣趙康李固漢

不...
 十...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
 憂也...
 戒子...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故而不檢則
 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必于賤帶。茲以
 自急。故能收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利性急故佩
 韋。以自定。戒子...
 州建從事觀採風聲。進無虞。風來儀之美。退無
 虞。鷁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焉。大司馬溫
 之志。入朝。歷命。夫為東海王。立會。王是為帝
 通溫。丞相。安日。未自。及。下。前。王。從。話
 明府欲臣前耶。師前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
 于功實。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
 訴所不用也。

鮮...
 范...
 亦...
 跡...
 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
 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光武自
 馬。子...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于此。轉窮困甚。思自
 放于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德左車
 第二牙。無故動。挂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
 分人顏色。兩鬢半白。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
 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于長久哉。以此忽忽
 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
 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看。當下可相就矣。
 野宜微 與王拱辰
 王安石 奉

<p>伏承屢求自佚聖主寬恩想必未遑高陽無祿 造詣豈勝企仰安石衰疾日積待重立國每荷 春秋但深感切不深論前竟果于自用有 命士大夫不識其志上為言書書詞召 法變祖宗法度天下苦之而神宗述而不知也 乞休 與上奏源 蘇 軾 未</p>	<p>人生悲樂過眼如夢苟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 上策也賦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 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籍紳 之遊樂如之何 宋哲宗召蘇軾見于便殿太皇 太后后日御今至此先帝意也先</p>	<p>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欲健可數合而喜與 賓客燕醺行不能里計而喜游涉今皆不復爾 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 矧其後雖未謀引去官况已素然矣 引退 蘇軾與少卿 林 俊</p>	<p>事盡身盡瘦每及歸前老眼相阻不知平生僅</p>
--	---	---	---------------------------

<p>此易退一小節茲出樂佚失去夫三月滿力請 骸骨即橋夜話當數夕我也 志休 與王元美 李攀龍</p>	<p>元美亦復入少年場平然後乃知不佞腰骨作 苦事竣當歸故山諸為君殿洞源倡首如何 志休 與于元美 李攀龍</p>	<p>僕雖偏癮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轄下也 元美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眾人述僕所御一 朱轡猶尚不免于流言胡為日蕭然磬折路傍 朱二 蘇 軾</p>	<p>早晚解綬去已決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 印不崇朝閉閣卧也燕趙南其殆千里人相食 盜賊嘯聚白日出舉人即那棄之間有老犬我 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于吏治服薄也足下 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為足下言耳 漢武 帝嘗時日今日為使使下下 宗 臣</p>
---	---	--	--

半途獨使我日折屢諸貴人前鬱鬱之懷誰與
爲語生非金石寧此候錄足下命我至甚何以
策我

請告 青同年張以爲

曾有吾

兄此行吾黨籍籍稱嘆不能已弟夢想久在山
林骨相不宜朝市區區之私何時自遂耳東望
不勝企戀

志休 與高天節

僕往一再至潭上頓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雲

長卷字之
最淡處側領玄論如飲懸崖寒澗而凌雪藕水
梨未嘗不冷然快爽也吏事牽人遽巡辭去一
別幽人家便被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不數
數叩柴荆尋幽賞也

志休 青十一月

劉汝佳

車較相摩腰肢欲折塵沙樓面雙眸倦開搔首
問青天不知長安樂弟總長安耶義和之輪
不輟而疾昨曾酒熟血片言中取食伯仲試取
贈之庶耶嫌耶簡談寡營人世共寶弟悔作法

之不涼矣 白登太華山性

志休 與皇甫二泉

袁宏道

抱贖之苦甚于抱病薄領之趣惡于藥餌不依
恨病不病耳但得長病即是閑人 弟云孔廣來
皆人廣薄領又夫還云流連
薄領書法曰領者即聲也

閑居 與陶隱居

沈約

先生慷慨流俗超然獨遠列覽羽帶總轡雲霞
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門憑星夕卧望日朝餐
而至理漢微暖然難親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厭

長卷字之
路若夫樓遲閑遠咀嚼瑤芝出入清都師友靈
聖從塵返跡無缺惟心

閑居 與潘彦明

薛軾

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座間東坡不可令荒
第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復致此意
閑居 與劉旦臨

閑居 與劉旦臨

汪遠昆

慨自都城一別數載于茲緬想故人宛其如昨
雲輪飛墜若把干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聞高
論也吾丈天才逸發利器一施塞謬方宜即遭

屏廢凡在交遊皆為駭訝吾丈乃曠達襟懷不吐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膺胸中壯哉壯哉天氣

澤暑願加珍攝不具

開居 奉 兼 雙 江

何良俊

復服膺明訓不敢妄有所圖且疾病日久僅存

皮骨若更稍緩是以軀冷薄一官也先生于當

路之前少賜吹噓得畢此生歸卧海上走受賜

多矣不然拂衣而去亦不難也

開居 奉 兼 雙 江

王 係

數年林卧與漁夫牧豎為羣寒蟬蟄易喉舌僅

存自今無能奮翻鼓翮雖奔年于吾丈而齒髮

漸凋少時躍馬揮戈之氣今推剝殆盡拔綠髮

釣五湖一探三詠可老我餘生矣親友促駕者

固迫僕但付之一笑耳

歸田 與 范 堯 夫

司馬光

久絕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挂慮

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故

事多所遺忘朝中士大夫百入中所識不過三

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允墜也又為

世修矣被以虛名不知其人實無所有上下青

重不輕如何應願望漢教督以所不及隨時示

諭勿復形跡此不敢望于他人者也

論 勿 復 形 跡 此 不 敢 望 于 他 人 者 也

歸田 與 范 堯 夫

蘇 軾

今日齋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

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茶兩片

食已可與道姬一啜也

歸田 奉 字 瑞 叔

蘇 軾

得罪以來淡自閉塞局舟卓犖放浪山水間與

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顧自喜漸不為

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

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

望本有癭石有疊厚有通以取新于人皆物之

病也

杜 門

天 祥

杜門近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聞命誤
 節湘羅笑人方猶增弓祠以安半載倘拜命
 春晝花陰狹窄飽卯亦五雲之餘陰也游羅亭
 楚悼王方壯王且任之上官大夫華嚴心書
 之漢于王王大志疎平懷王于惠遠之立令尹
 蘭伏上官大夫又起于王患逐之卒至相湖
 湖江殺死口珠璣且山夢文安崔然絕後驚
 杜門 答謝張表
 文天祥
 寒簷積雨判微無餘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天
 祥落落白雲間一嚼春綠自飯吾情浮世榮辱
 率付之山外癡情所蒙君言過矣晴田賦也

朱一

林下書

杜門 與物無涉

文天祥

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溪處借書沽酒外一壺
不以爲公私枕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扉其間
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
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矣

宋
遼

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篋而趨心
顛驚怖杵擊下上而無色澤近來衰孱益甚自
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

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
閑曠之地思謀茅茨桀桀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
一出衆事皆畢漢子名龍門子爲輸外學士承宣
杜門與鄰叔處方孝孺
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
輕重棄不爲佃菜棘盈囂家人報絕糧輒笑曰
古人有三句九食錡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
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
何因相與大矣而止孝孺名淵字希直

冬

21-0

林下書

吾不能用學博士耶光輔太平建文即位召爲翰林院文學士耶今輔漢文周鼎無恙
至建文潛通孝孺以乘姦見成祖初怒曰彼
不屈我乎制其古孝孺以血書燕賊遂放詩之
振開 尊余懋昭 王廷陳

校

王廷陳

疎懶從不
 爲人不爲
 皆然且以爲
 身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與詞賦小
 技亦無足煩其思惟行其綜寄也每引曲自適
 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
 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愧其放懷三阻
 之忠而過其洗智鴟夷之逝而汗其富舞景暈
 含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便

固固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
保愛性命白湖寨興漲則不舟雖好雲憐苦泝
險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略也子亦次筆之邪竹

士賢雖禍患既結山海向承王貳劉伶羅竹林
商賢乎桑牧之謂之陸之三關大夫皆以
陽夷即花佐佐建吳眉舟五湖焉南朱公
投閒與吳之伴

徐獻忠

足下高踪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正馳宵暮何意
忽來春鳥鳴千谷中流雲宿于烟下久無俗跡
况復虛懷春韭方萌槽聲亦沸客到卽醉醉卽

熟夢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投閒與李于鱗

宗臣

卧病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
逆艇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颺起中流白霧。
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

主帥壯哉黃權樓中吟
望箇江城五月落梅花
投閒若未承之
高叔嗣

金閨多宿持戟自遺。聖君流聲當世。使
侯夫得高枕丘中。進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

糴以奉親顏子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瘠烹
以享神沽魚燔而召友簋豆在戶桔槔空懸濁

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大指大有年美立
相親與茲也滿驤
卽酒醴卽正長歌卽擊七
室而歌鳴鳴康求之樂也

投聞 與王鳳洲

王道昆

投聞 與王感洲

汪道昆

足下坐窗中食烟霞沈澹調平若揭日月而太虛遊也暇則左招班馬右揖莊楊則又翻然在先秦兩漢之上矣俯視塵世紛華何

有識鄙人索居無聊俟入秋偕吳生訪足下登

庸令俗呼爲謫

無流渣

李自爲
高伯人
拔開
東唐劉川
馮南江
別來江湖風味何如。飢腹道真朝弄風月先生。

之志遂矣。他復何求。愚謂天生哲徒。不爲無意。恬養時暇。亦不爲無意。先生可以自信。第不肖

萬里達投不知分席請教更在何日也嘲弄風
道示吾再調度救後冰風弄月以時月程明
有吾與君之靈文王是時

主無嫌歸。栖岳。隆。雖不自願。追。臨。此。兩。生。上。則。飛。肉。宵。漢。次。則。就。骨。名。山。乃。為。了。事。文。先。

不能學。虞卿。二遷。窮。愁。著。書。而。衣。冠。落。跡。延。鼻。唾。龍。鍾。踏。老。鐵。故。紙。作。蠹。魚。書。蟲。也。

丘園 與楊太守

明公白。茅為屋。黃土為垣。青精為糧。夫耕婦織。冲夷澹泊。純如上皇。時蓋太。臣蕭然不具。寒暖。

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高。此豈有意于世用者。

丘園 與項明父

仁丈杖履日。尋于北湖。烟雨間。山林之樂。加于。廊廟之憂。百倍。不佞。單屨。且種種。月促。僕博五。

斗之。養。回視。仁丈。逍遙。物外。濁酒一杯。清琴數。弄。逸興。狎。宗。千霄。薄雲。真仙。凡隔矣。王。令。親。來。

喜得手。青池上。鳳毛。可計。翩翩。五色。矣。來。春。見。差南還。晤對不遠。不具。悉。日。全。是。如。此。種。種。矣。

丘園 與楊太守

君家父子。並有出世之度。清溪抱郭。流水當門。異鳥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鸝。白恰。與二三同。

心。晴。鞭。沙。精。細。草。米。決。明。于。脫。谷。撥。胡。麻。于。上。流。今。音。漁。人。見。人。必。以。為。桃。花。千。樹。下。吹。笙。客。

醉。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去。僕。宅。西。牛。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菰。茨。漿。繞。隄。難。就。蘆。葦。葦。

麥。花。跨。水。築。小。樓。一。閣。中。僅。可。坐。四。人。安。一。几。一。爐。四。面。開。窓。隔。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峯。

除上臨高城。飛閣下。近長江。巨波。科頭。相。就。便。同。其。中。薰。風。南。來。冷。然。颯。爽。手。金。壁。黃。庭。朗。誦。

數。過。當。座。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亦。何。必。鍊。身。日。觀。嵩。陽。之。嶺。也。海。上。距。十。洲。三。

丘園 與楊太守

君家父子。並有出世之度。清溪抱郭。流水當門。異鳥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鸝。白恰。與二三同。

心。晴。鞭。沙。精。細。草。米。決。明。于。脫。谷。撥。胡。麻。于。上。流。今。音。漁。人。見。人。必。以。為。桃。花。千。樹。下。吹。笙。客。

醉。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去。僕。宅。西。牛。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菰。茨。漿。繞。隄。難。就。蘆。葦。葦。

麥。花。跨。水。築。小。樓。一。閣。中。僅。可。坐。四。人。安。一。几。一。爐。四。面。開。窓。隔。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峯。

除上臨高城。飛閣下。近長江。巨波。科頭。相。就。便。同。其。中。薰。風。南。來。冷。然。颯。爽。手。金。壁。黃。庭。朗。誦。

數。過。當。座。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亦。何。必。鍊。身。日。觀。嵩。陽。之。嶺。也。海。上。距。十。洲。三。

鳥。咫尺。舊。稱。神。仙。不。死。之。鄉。乃。自。安。期。先。生。留。主。昌。早。鄉。亭。去。後。土。人。唱。魚。蝦。菜。麥。儉。父。爾。了。

無。足。與。語。性。命。大。道。者。獨。尊。公。高。朗。大。咆。玄。風。時。過。空。明。閣。劇。談。三。教。妙。理。尊。公。坐。堂。皇。鐸。鐸。

鐘。漢。退。食。臥。坐。便。是。苦。行。頭。陀。以。此。種。澹。州。吏。

丘園 與楊太守

君家父子。並有出世之度。清溪抱郭。流水當門。異鳥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鸝。白恰。與二三同。

心。晴。鞭。沙。精。細。草。米。決。明。于。脫。谷。撥。胡。麻。于。上。流。今。音。漁。人。見。人。必。以。為。桃。花。千。樹。下。吹。笙。客。

醉。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去。僕。宅。西。牛。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菰。茨。漿。繞。隄。難。就。蘆。葦。葦。

麥。花。跨。水。築。小。樓。一。閣。中。僅。可。坐。四。人。安。一。几。一。爐。四。面。開。窓。隔。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峯。

除上臨高城。飛閣下。近長江。巨波。科頭。相。就。便。同。其。中。薰。風。南。來。冷。然。颯。爽。手。金。壁。黃。庭。朗。誦。

應可規色史記中書明史

丘園典張洪勝

陳文燭

郭外草堂風景幽甚而沃開明公玄論所謂心如明鏡觸物朗然又謂暑月懷冰自有霜氣執掌中一念及之便入清涼世界矣韓愈詩王事

丘園各于見素

馮夢禎

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倦則偃臥涼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聖人其名曰佛

振雅堂名

起用各王

孔融漢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起用丁對

蕭秀榮

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庠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淡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掾飯青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任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塲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

井道喻意能同親侯致禮之蕭庶無辟雖二級

之嘆攻王詩龍山之石可以攻玉引引引引也

起用侯文父故贈于卜子夏碑體張良王

王誦魏

盧冠軍在此時役患奸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名義附

軍事代武字勳楊泰

董昭魏

吾與將軍聲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葉之艱難反之得郡冀佐之功超世無曠何其休哉方今羣凶得逞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

補必須眾賢以清王統誠非一人所能獨造心

腹四支實相特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

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

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推赤心西漢

降者意不自安劉秀乃乘機襲殺行部陳

治軍上馬文王

鄧艾魏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後以蔡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

人責鹽與治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蔣願渡之
 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今且
 厚劉禪以致孫休可封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
 其左右部有董卓塲為之官舍爵其子為公侯
 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賜以待吳
 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用兵 典諸葛亮

宋 續三國

和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還此天助也今
 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于前足下塞
 之于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人月地
 斷金 其利

行軍 典晉安王子勛 孫冲子 晉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
 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
 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座定矣 杜預 晉 中興 亮

勇界 典關雲長 諸葛亮

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烈斯蓋之徒
 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未若庸之絕倫逆聲也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于國當書勳竹帛
 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討奈何與賊臣
 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
 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天下此時不可失
 也 宋 新 典 諸葛亮

將才 典 諸葛亮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
 事既有勝義淡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
 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諸官親見主上 虞 加 張 如

能如 典 諸葛亮

慎事 典 諸葛亮

子禁等見獲退還歡嘆以為將軍之熱足以長
 世雖音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累度以尚
 茲幸徐晃等步騎駐關望麾落無懈勇也
 不思難恐增果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戰
 悍且戰捷之後常若輕敵方於拔衛軍陣備

呂 布 漢

電

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系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

出師封淮漢侯信擊魏破丁人持刀擗信起背
傷腰疾入趙至壁立漢赤轍乃止使婦人出買
水陣夾趙大戰俘走水士趙果空壁逐之水士
奔死戰趙軍還見赤轍大驚遂亂連漢軍取之

犒師 我諸君情

薛綜吳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

蘇然命將西征神策內長武師外震兵不染鏑

甲不沾汗元惡既夷種黨歸義蕩滌游山藪獻戎

十萬里無遺是也陸羽如既極究思又充軍用

羣條根莖化爲善神。魑魅更成虎士。雖言

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展之所致也

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

以謀功軼古人。飄翹前世主。上歎然達用。嘆息。

感四生之遺典思飭至之舊章故遺中臺近官

退至特開以於方巧以屬饒傷端狼顧卽狼顧

休兵 休兵 鼎友

大行皇帝本有過東園之計計未施行今公

1

1

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

覆之禍耶。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察此勢。

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

安親愛觀其妻端而滅之
出師與王濬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殊陵討累世之逆

冠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

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卷二 羊 武備

羽子隨風比句有通盤

10

10

1

求父母壽文	東友人	彭取友	明詠
求文壽外父	東友人	金有利	明詠
題像	東高僧	王釋登	明詠
求聯句	與友人	王兆雲	明詠
求聯句	與友人	俞安期	明詠
上友人父壽	東吳宗	程一枝	明詠
上友人母喪	東江亭	程一枝	明詠
友人父喪	東吳汝欽	程一枝	明詠
字法	與友人論草書	皇象	明詠
字法		王羲之	晉書
字法	上梁武帝論書	陶弘景	梁書
字法	上梁武帝論書	陶弘景	梁書
字法	答梁武帝	蕭子雲	梁書
字法	與友人	王紹宗	梁書
字法	與友人	米芾	宋書
字法	與趙子昂評書	鮮于樞	元書
字法	答鮮于伯機	趙孟頫	元書
索書	與文博士	陳文燭	明詩

索畫	與友人	張之象	明詩
畫	與君與太史	凌約言	明詩
畫松	與任五安	唐景陽	明詩
畫竹	與唐東園	祝世祿	明詩
畫秋色	與何侍御	祝世祿	明詩
畫扇	寄錢山人	俞紹	明詩
畫美人	與友人	唐寅	明詩
畫像	與友人	許以忠	明詩
畫山水	與友人	陳文燭	明詩
畫扇	求友人	王世貞	明詩
求畫	與顧道史	王世貞	明詩
求畫	與文衡山	宗臣	明詩
畫西湖	求友人	屠隆	明詩
畫竹	與文衡山	莊杲	明詩
畫扇	求友人	許以忠	明詩
謝詩扇	與劉莘父	王焯	明詩
謝詩扇	與項明父	釋慈山	明詩
求題扇	答李師	文徵明	明詩

東晉盛時		東晉盛時	
詩扇	答友人	許以忠	明詩西
詩扇	答友人	徐治登	明詩西
詩扇	答友人	張沛	明詩西
謝詩扇	答項明父	王三才	明詩西
詩扇	與項明父	陳繼儒	明詩西
謝箋翰	答莫後朋	顧汝紳	明詩西
序文	與裴程哲	屠隆	明詩西
題五	與孟雨	許以忠	明詩西
元日	邀同館	何洛文	明詩西
卷三 日五			
立春	邀楊昭吾	寧仕衛	明詩西
春宴	邀會友	許以忠	明詩西
元夕前一日	請友試	許應元	明詩西
元夕	邀友人	吳瑞芝	明詩西
元夕	邀友人	黃光宇	明詩西
遊春	東邵彦瞻	泰觀	明詩西
遊春	招友人	陳深	明詩西
春色	招友人	劉景心	明詩西
上巳	邀友人	吳守和	明詩西

東晉盛時		東晉盛時	
上巳	請王荆明	馮叔吉	明詩西
上巳	招友人	劉景心	明詩西
上巳	招友人	吳瑞芝	明詩西
春郊	邀友人	顧天峻	明詩西
暮春	與友人	高儀	明詩西
清明	與友人	楊衛吉	明詩西
暮春	與友人	吳寧野	明詩西
端午	請友人	徐禎卿	明詩西
端午	請友人	張靈	明詩西
卷二 月六			
龍舟	招友人	李應祿	明詩西
端午	邀友人	陳繼儒	明詩西
夏日	邀友人	陳沂	明詩西
避暑	與黃亮聖	孫輔	明詩西
避暑	東蔡北都	林泰華	明詩西
七夕	詰劉惟吾	江桂	明詩西
七夕	請周希元	鄧志謨	明詩西
七夕	東程仲木	程涓	明詩西
七夕	招友人	張一榜	明詩西

七夕	寄張孟雨	許以忠	明令
七夕	邀友人	屠隆	明令
秋思	與袁謙湖	柯景明	明令
秋色	與項明父	潘雲龍	明令
秋光	東王鶴齋	祝世祿	明令
秋容	邀戴士廉	王延陳	明令
秋夜	請諸同年	馮大受	明令
秋日飲山寺	邀友父	王穉登	明令
重九	請黃官房	湯顯祖	明令
重九	與項明父	王之策	明令
重九雨	邀友人	祝允明	明令
重九遊	邀友人	許以忠	明令
重九風雨	邀友人	王穉登	明令
至日	邀友人	張雲	明令
除夕	請友人守歲	史涇	明令
賞月	復汪虞仲	詹葛善	明令
賞月	召陳子嘉	凌洞初	明令
賞月	與黃慎齋	袁宗道	明令

賞中秋月	請袁慶善	許以忠	明令
賞中秋月	請友人	林澄源	明令
賞中秋月	前一日邀	陸德龍	明令
中秋夜餞	送章仲光	陸德龍	明令
中秋望夜	邀友	許以忠	明令
甘露	芬翟聖	庚翼	明令
春雨	東李使君	許以忠	明令
遇雨	與洪叔子	盛篋	明令
遇雨	東徐君任	虞邦舉	明令
遇雨	與戚將軍	徐藩	明令
遇雨	與何伯英	董志清	明令
久雨	東何兆文	鄧宗齡	明令
雨霽	寄虞青霞	張一中	明令
風雲	東王美儒	王煒	明令
賞雪	招友人	祝允明	明令
賞雪	謝孫二水	沈愷	明令
雪	請袁石齋	霽仕衡	明令
雪	報郭次父	陳文燭	明令

雪 宋徐賓閣

雪景 唐王半仙

雪詩 宋王太史

雪時受惠 答盧廣平

張 沛 明 天 文

鄒 鳴 雷 明 天 文

林 泰 華 明 天 文

劉 汝 佳 明 天 文

雪 卷之三

卷之三 月九

古今振雅雲英卷之三

武林 徐 渭 文 長

詩 報 王 芳

茂 苑 張 嘉 和 起 補 登

沈

覽示詩 青島麗則 聲和被紙 光影盈宇 變牙

嘗顧有餘 應孔翠華翔 豈不多愧 下情拙月 每

好新奇 燭然總至 惟與已盡 合昌昭發 蘭揮工

服克諸之 義寧止 至實思力 所該一 至乎此 嘆

服吟 研周流 戀念昔時 幼壯頗愛斯文 含咀之

間修焉 疲其不及 後迷誠非一人 擅美推能 意

歸吾子 選比開日 清觀乃中 孔翠孔翠 翠翠也

食其所 若月 等如芝蘭 玉樹 使其生 于庭 廣

陳子昂 唐

文章道喪五百年 漢魏風骨 晉宋莫傳 然而有

可證者 嘗觀齊梁詩 彩麗競繁 而典寄都絕 每

以永嘆 昨見明公 孤桐篇 骨氣端詩 音韻頗佳

有金石聲 遂用洗心 收厥發揮 幽鬱不圖 正始

之音復概于茲金石聲聲應運戶不完示以爲歌聲出金石又奇孫神作天台賦詞致甚工以

詩與章章詩與章章劉太真唐

顧著作來以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電

茂道逸如此波謝何劉如精理意緣情體物備

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極

溢始華之始關離之亂行足下況之在詩爲

詩與元德白居易唐

有郭飭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飭死有唐衢者見

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又十年來

因讀若此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

持耶詩有六義四始風以民修歌詩賦以陳事

小雅始以宗廟祭配爲六義關離爲風始爲四始

詩與劉處父歐陽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

相告介甫王安石詩與程文簡公

歐

柳湖陳之甘棠恩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

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誦讀且以多事商

殊所不暇秋涼必備素願得大詩榜之末亦大

幸矣之民懷棠樹不惡矣王安石

詩李商隱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恨得泰君詩

手不能捨某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婉麗與鮑

謝伯仲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目跋尚妨細讀

會集一觀肯可知也公奇泰君數口之不置吾

又復詩手之不捨然此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

笑我與公嗜好過乎素清即少遊也

而全體之詩蘇轍

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相若也子

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

亦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聞有作者

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爲輒誦詠終日譬如新

病瘡人口不復歌豈有歌者猶能手舞足蹈以

自懸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思取奇有以慰

我不必矜自口出也時長公東坡

一詩 答軍仲至

朱 嘉禾

放翁詩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

頃嘗愛其述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掣

不得全其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放翁也

詩 其蘇制件

文天祥 宋

風流比與部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意而不

俚鬼神闕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

木澤澤先價益倍章之謹頓首謝詩翰書

篇九成鈞鈞天榮之清越詩與子端出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窓淨室花

氣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

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比得荊州一詩

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陵厲中州恐不減吳張

但公不識耳其佳

詩 答凌雅德

詩 甲

厚惠尊前琳瑯在集得聆鳳笙子鈞天調中如

游月官精爽義越非烟火食人所能堪也且世

德作冰水鉢之傳不踰閭閻看山之藟當近美

矣飽德飽德劉天祥作謝樂水鉢五祖六祖傳

父山劉天祥作謝樂水鉢五祖六祖傳

父山劉天祥作謝樂水鉢五祖六祖傳

父山劉天祥作謝樂水鉢五祖六祖傳

午睡方醒使者奉函適至剖之顧不覺雲霞錯

映錦繡交垂使僕嚙之不獲握之有餘芳艸夢

藥官神游瑣島當是時候後雅生情松筠變色

矣使者返杼贊未聊緣僕山居無寶驛奉夜光

故當會心摩挲矣此謝山居無寶驛奉夜光

詩 與龍虎泉

瘴篇累服淡感記存小兒昨何居亭役累良多

愧未有以報耳執事遊詠湖山三竺二高之間

朝風弄月自以為人生之適足矣寧知海濱亦

有丹山赤水雲霓金裝耶詩題久矣倘肯乞山

陰之煙清當出園蔬香酒與執事一傾倒也惟

于若瀛

謝靈運詩：魚食五侯，不費魯元金。乃得明月三寸乎？著微露洗手披來十指色。映萬箇古上有千瓣蓮花知兄碧海珠吞者吐雲五色耳。暫賦

集先以蕭蕭洗手。柳子厚讀韓愈文。

詩典

曾榮正

一見若同生一別若異域情之所鍾若我輩羊
左之義范張之約又覺等閒也使歸但語呈政
相別無幾日相思可奈何自憐三迤裏空對自

雲多盤素留茶果
本家想許難應知
雪夜梅寒

與或來過目六歸未十日思不偏兄朝夕爲勞
書寄以見彼心也情之所鍾若我輩者惜日
以鍾致在我輩中半左之黃半角下左前極爲
死矣幸楚王賢往就之適遇而雪計不能俱全

大并來抄史公集入劉仲死劉聚至海爲上大夫并魏卿禮公伯樂春秋期通元伯元伯王翦卿典張元伯奉州京師秋期通元伯元伯王翦爲言以待母日子千里外期之著元伯日巨卿信巨卿果至

詩東程傳本

邵模

伯子青雲樓聯句鏗鏘平盛唐遺音哉余山客
巖童董卷石安得突出許大奇怪如此也

詩典守通

沈朝煥

空齋夜集殊愧尊雲乃博得明珠一襖耶春風懷袖披拂高雅矣舊刻數種附去塵覽魚目混

珠見玉神索不兩彷彿乎則恃一水蘊蘆中他

結難社地也

漢美之陳

目小玉見大玉神象李矣○羅社建五代時三
人爲支祭社以丹燈血盟日卿乘車我輩並他
日相送下車揖我步行卿
乘馬他日相送我當下

詩
卷
沈
玄
洲

劉汝佳

暫將巴曲引和陽春喜入牙絃調同流水山色

連雲見湖光帶月看氣韻差不墮中晚也詎意

足下道聲辭可漸撤而歸詞章毋俟宋曰久外

唐雅也巴南陽素來至下里巴人肩者數十
唐詩有盧中興耳孫楊子鼻祖始祖也耳中曉
孫也龍池蕭沈徐期云龍池聖龍龍已飛龍
武水曰宋人之樂曰也

詩與孫山甫

吳國倫

見答一章詞旨溫逸始非鄙薄所能承至于學
頭八絕意以象生而幸多無意無象處使人誦
之踴然如所云春風不到亦開花則妙悟甚也

一二君子不解妙悟謝公近以詩文為戒偶一
揮灑耳夫有意而成就與無意而作甚矣知言

難哉歲晏疾作擁雪高卧適蔣生辭去附謝教

文三

詩前

諸不一楊雪高卧安大雪中擁雪高卧
詩報亦決尹

鄧宗齡

雖垂之技可供覆藏乃以千門下之過探勤守
君之寵惠心口自語愧汗欲滿夫里有好誣者
撫茲技節為巴里之歌驟而聽之則再之則
倦三之則倦然則矣矧以當白雪陽春也則有
掩耳而走耳不肖三以巴里之調溫奏于秦
亦門下卧聽之時也伏惟垂鑒王楊雄云屬

詩聖人用之履耳

詩聖人用之履耳

雨後看晴峰更有一段翠微色足以豁醉時正
吟興已攜醉于木木亭中俟足下詩魔降且
呼山靈檢點花下落紅松梢滴翠以供詩中料

足下贈子與長歌十絕句大自氣色遺虛棉在
郡齋把玩不覺神爽謂足下海內獨步茂秦項

項本強十倍不及也知言哉至所贈子與文又
漢人以下不能矣攀龍則不以示虛也

李攀龍

祖暑之月蓋不佞祇役上郡道中忽謀自山東
來持元美報書及郵卒自隴西以小焉君所致

文三

詩前

元美遺僕書各至發之如見元美也詩凡十有
四章咄咄生色矣時攀龍披髮簪胡床高坐以
奉江湖太華之篇則幾霜自塞外來朔氣逼人

李攀龍

脫骨胡笳頓咽代馬嘶鳴也悲哉宜齊音故有

有龍方角之

騁生之風耶秦漢以還三千載乃有物如此
龍且歸矣許長史猶在人間得足下書輒馳示
攀龍云足下親管鮑直賢堅耳胡新胡人犬以
生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詩 與姜太公伯

張時藩

蘇州其勝國

夜來叨侍華筵高譚放飲倚醉豪吟歸來不覺
漏鼓三沉欠刻玩老伯送馮孝廉詩高古秀雅
卓絕詞場情共酒杯溪路入關山遠別離景象
盤露筆端尤為可法非漢子情者不能道此語

夜來

冬三詩

詩翰書

非馮生不能當此句若與唐詩全集今觀者不
知誰為唐人而誰為姜伯也

詩 東項明父

陳宗昇

夜來已苦而

昔鄭相國詩在滿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昨盧藩
之冷月寒霜風景當似不殊所得驚人句倒囊
而示之如何在新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上盧藩
順天有盧藩橋京師人也

詩 宋周二丈

曹爾頑

夜來飽飲郁厨至今齒牙間猶作蓮花氣二

八律唐之

殊絕當是盛唐入口吻杯酒間佳德播思神速
方寸腹中那得許許耶蘇善治精餘城云郭鳳
失近詩 東劉受我 虞邦卷
幾年劉先生噪我兩耳夢境往來都是荀子念
頭常欲買舟一通名字豈高軒過我又當面
錯過平日思量一見便覺有許多光景今卻如
此都不曉天意安排也歸來見案頭留刺大不
快活人冷淡情趣作得小詩一章寫意樂與意
何如空來問索居誰知題鳳字翻作剖魚書晚

夜來

冬三詩

詩翰書

徐海陽南樓

照懸孤榻秋風戀去津恩君不可見涼月夜窈
虛七歲能文章韓愈皇龍送遇之寶作高軒過
余居十及日苦難草而客居久矣題鳳字于門
而去康歸日

詩 與劉此郭

林世吉

夜來之

足下起車之暇獨橫綠筆高視詞壇拙江海之
雄思時風霜之麗澤俾製垂千古譽冠九區間
登金臺濯易水捋荆高而俯仰之當不念二三
子聚壘頭時矣

金有利

淑氣溫溫花鳥弄煙景矣足下登錦雲峯遺白
峯寺敗甌間春色而投句滿錦囊矣賞心固大
愉快哉第肯揭以示不佞否唐李賀自作詩
出遊難今吳叔儼

求詩 東主鳳洲

陳相

次公承惠山亭之作。至今夜光照我草堂。安得
明公摘毫。使雙壁並耀耶。佇望佇望。次公謂鳳洲弟麟洲

天

朱三

2000

1

1

1

10

寺山

三

酬詩 答友人

林秉翰

詠足下來詩鏘鏘之句比響金石試一朗誦當
令鬼神泣也步韻效顰乃瓊瓊蘇其藹耳僕畏
煩暑頗似吳牛喘月狀足下避炎館藏之松柏
蔭中二三知己日盤桓作阿朗飲樂矣樂矣事
復使林生向隅乎偏足下肯公樂地僕且脫巾
露憤欣欣然穠穠至矣北齊書金石有孫綽天台
賦成謂詩人法其詩
地當作金石聲口見神祇
與琴瑟相應龍視龍劍雙龍之聲
中常吳仲嬰見以爲用而亦宿

謝詩 荅友人

彭取第

走也。鄙，假家佳句，把讀回環。珠璣玉落矣。倘以
 公之寵靈，分鄒林之一枝，當拜首屬言以謝公
 之詩。識公其作數十奇語，以符鄙卽不佞，敢不
 嗣響哉。交與也。鄙，猶也。珠璣，玉也。如珠之落，無
 如玉屑之齊。齊，和。林，師。生。文如昆山片
 玉。桂林，一枝。拜首，屬言。見虔詩。
 謝詩各友人 貽取第

求題卷

表中道

155

余三

...

•

1

五

詩

卷一

家嚴詩卷昨承陳五岳老師咏矣獨未得先生

數師終是缺典。肯不靳珠玉。敢捧薪甕以請。珠

詩有咳唾落九天，雙風生珠玉。

集小書批也。一曰帝氣。冷赤清之。

東父女書。壹取友。

次達詹字時叟。心虛。茲有楠。歲並茂。圖爲家屬。

慈所製也序者記者賦者詩者亦既盈軸矣可

于君家兄弟，皆無一言之及耶。敢用拜懇于下。

執事惟不賜臨夷貊以珠玉則感高雅殷殷厚

矣。滿擬躬造。涇暑中。不欲爲龍藏矣。惟兄翁諒。

[illegible]

.....

之八千歲爲秋賦以珠玉即賜以珠玉之文也
求文書外父金有利

優之丈人翁年已耄矣欲求金桂持爲俯體足下倘不新如椽乎乞灑珠玉懷母以荒年穀而

自高其價也八十日連金庫古海業書如翠王與之秋竟然而奇眉哀蕭蕭皆謂所草荒年

爲荒年穀年王維泰庚元庚俱美才學世稱元康爲豐
題像東奇清

久不奉慈誨五蘊寒曾吾師道行日進生七寶

須彌上三三義開示羣迷直令河東獅子

吼也弟子行年五十老大無登牽纏諸妄莫能

解脫安得一參猊座耶善圓周生醫陋容紫衣

方笠作劣頭陀相弟子自作四句偈請君作贊

雜選如魚鱗尚欠吾師一轉語倘無新葛藤此

不住相布施也五蓮即五濁如色受想行識也
于吼于吼便要一掌打死與獅子爭是也解脫
門三解脫定慧相無礙
求聯句吳友人
王光雲

小構面城南隅雉堞足環龜峯從時竹樹翳然

河流繞其下直接江漢雖不及五家舊朝川亦

堪辱長者筆惟侯之維侯公少時萬物而雅自

求聯句友人
俞安期

僕構小軒數椽贈有聯云春興不關囑紅杏香

中詩酒野心無繫累白雲堆裏棋琴再求足下

短聯一字一珠先我遂導蓮龍古人索

上友人父壽簡吳宗文
程一技

尊翁杖于鄉諸客稱壽觴者蓋濟濟然在堂也

不佞屬有郡中之役無能從諸客後然頌禱之

私則已共之西向矣壽言一首肅使者奏之賓

有太夫人喪。是悲足下之貧。而莫克助。是是之
負足下者深矣。是欲托之長歌。聊泄哀哭。每一
提筆。寸心百折。不自知其怔忡。忡忡若此也。日
來強作哀章。言言從源中流。此卽使他人誦之。
靡不悲酸。矧足下乎。太夫人有知。必以是爲足
下心友矣。雖然。太夫人所不瞑于地下者。固日
夜急也。足下請禮之餘。與二三知交討論古今
而潤色之。以稱藝林之名。太夫人其瞑哉。願足
下毋忘此也。

友人父喪

東吳沈翁

程一技

秋抄試期鄱人日望偕足下鏖戰林陵夾勝聞
中歸爲尊翁酌酒上書斯願大快矣頃抵邑事
公已厭然人世鄱人愴然悲傷不自知涕之淫
淫下也老成凋謝鄉邦殄瘁痛矣痛矣矧足下
至性何堪此耶願足下順愛節哀以讀禮之後
出而拾青紫取脫封歸報尊公此尤孝之大者
專公其瞑哉卽日絮酒生芻走奠凡楚當爲一
大哭之

草書宜得精毫翬筆委曲宛轉不散
字法與友人論草書

字法

王羲之

澆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爲
卿陽升菴云右軍澆白妙絕今古今不可見矣
臨池之士亦不知澆白何體也惟唐順陵碑
文中有數字
可觀古貌

字法

謝弘景

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嘆息皆矜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墓林今論有云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昌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家見賜寔爲過幸又適少學鍾勢巧形容勝于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鍾鍾諒善書黃庭王羲之有韻詩經工勸下長

字法 又與吳武李論書 閻弘景 著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合
心之菱實。何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
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于天下。進藝方典。所懷
沉朽。不能仰鑽高深。自懷嘆慕。前未神筆三紙
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透
宛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
法。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
服。俯仰悅豫。不能以不敢。夾鍾鍾王。鍾王真
心。而此

字法 晉書武帝 蕭子雲 著

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于敬。多歷年所。年
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累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
許年來。始見教青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徹字
體。又以前之不及元常。猶于敬之不及逸少。
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于敬。全龍元常。遠爾
以來。自覺功進。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羲之字遠
少。獻之字子敬。草書。漢與有草

字法 與吳人 王紹宗 著

鄙夫書無二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
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
君。以不勝為故也。蓋虞被中畫腹。正與余同。陸
大郎世德明。虞君即吳世前俱善書也。
大郎十八。得士。中。懷。學。書。勤。也。

字法 與吳人 米芾 著

吾及何不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古
但少為蔡君謨脚手耳。又無索靖真跡。看其下
人古氣。艸書若不入晉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
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
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閣而下。但
可懸之酒肆。晉光尤可增惡也。何不易書草書。
法與舊王。米芾名。書。唐。人。亦。善。書。張。顛。名。加
亦善。草。書。高。閑。以。書。字。如。游。龍。懷。素。著。體
人。也。亦。善。書。
字法 與趙子昂 許書 鮮于樞 著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願逸時出

蘇軾山字法

法度之外惟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開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

即上人探茶前見山谷黃魯直號

字法與解于伯義

趙孟頫元

常州張治中有虞永興枕肘帖筆意清峭紹興

內府故物足為希代之寶吾兄伯幾不可不知

也自公枕肘來七八日未云世南呈凡十餘行

頃都下四大借閱因不肖嗟賞遂爾寶秘不爾

亦不甚愛可惜可惜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

長卷

聖平生僅此一種虞書耳虞永興即世南建業

高宗

索書洪文博士

陳文燭

尊公微仲墨妙重海內乃惟亦名蹟無公家隻

字在全石私心怪之即音人笑羅樹碑亦不存

尤可恨也偶得鄙作二記乞足下大書因異代

之李邕也宋刺史李邕記并書

索書與友人

張之象

動筆驚風雨落紙染雲烟足下蒼草中聖也僕

少微以絕字之在門而又

奉松楚顯伯英筆右軍手一揮而絕

即張芝也王羲之字伯英臨池學之池水盡黑

右軍神書之入謂其書如龍跳天門虎開鳳闕

蒼頭持圖未對之慷慨欲飛非先生神筆豈今

鄙人至此但恨俱已照眼若一時大發光怪忽

鳥上昇使鄙人又寥寥耳冊葉小景用墨有仙

氣對之如行桃花源中彼雙鬟赤脚者豈先生

耶塵心未盡不能辭家長游異日倘逢漁人

與當請乞大還丹矣

人行后路急建桃花源東岸漁人具之行

得一山山有小川若有光遂從口入土地平曠

屋舍儼然有田池桑竹之屬男女老幼如外

人見漁人驚問所從來具各之要作食問之

至酒食之數日辭去既出處處訪之尋復上不

得矣

蕭松

下足下懸置高齋醉著中從生涼不涼下如瀑

漱如玉其間有樹形若古松盤桓焉馬生涼

古人論畫作謂餘如篆伎如草葉如真節如漆
 石字法又謂如舞劍如爭道如墜石如垂藤如
 飛雀盤空神龍戲海玩足下所作字中有諸益
 中有字方苦澤暑一披覽之清風颯然至大是
 快人弟于斯學倍父面目或者諺刻之弟病比
 之海上逐臭之夫而神鑒如足下且從人壁間
 搜去豈臨平今謬為恭敬以重司馬長卿耶少
 明歸與濃于山色既承再命當為足下留之
 詩題上首逐臭之夫大日逐之不能合司馬長卿
 各臨平王孫章臨平今有至者酒通飲之
 卷二 贈友人 詩題上首 贈友人

畫秋色 與何仲卿 祝世祿
 秋色可人足下能蔡與點綴一小畫惠我齋壁
 乎世間清事最不受迫與不至且已與畫且已
 與興王子戲字夜訪紫日來
 與而朱與畫而逐何必見其
 畫扇 寄錢山人 俞紹
 兩扇俱得妙染僕臨風一拂忽忽雲氣滿人襟
 袖丹青也
 畫美人 與友人 唐寅
 足下斷絃時也乃乘我以左伯美欲圖美人以

不依為知心者不依于是檢芳辰還嬌條方始
 播筆然已點蒼陽額京兆眉添毫點點以供足
 下作真真叫免寂寞也一笑左伯美人能為
 事公主人日財合章簾下極其落公主顯後
 人傳為畫勝無京兆眉添毫點點以供足
 有司可委上卷之對以開房之內夫殊之私有
 畫勝之畫勝便後去其真真叫一上得夫人真
 畫像 與友人 許以忠
 承惠畫即懸之齋頭烟霧時生笙歌夜奏阿丈
 何大作怪向鈞天洞中竊來一幅仙圖耶恐六

丁神覓主使僕又寂寂無聊矣今天九天上神
 唐王遠知善易一日雷電中有神叱曰上幸命
 未人巴拔青
 立矣達知運
 畫山水 與友人 陳文燭
 山樓一圓懸之座右南浦寒雲西山明月時時
 照護蓋知摩詰凱之諸君子品流高潔故落筆
 有神足下畫有仙氣矣益增來家船之重焉
 王維字有川圖觀之顧長康也號虎頭晉古
 行期題曰
 家詩畫題

畫扇 求友人

王世貞

扇頭求畫落日池上附清風松下來其半乞元
春作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兩君不斬此
此扇何香洛陽紙子元春人名洛陽紙子見三

求畫 與顧述父

王世貞

足下丹青絕世不忝君家虎頭小圖長來屏風
統扇流傳者何啻千里一經供奉迷與洛陽側
理齊斷烟殘清寫江南還肯以片楮贈故人不
君家虎頭通史與顧說之同姓也側理吳人以
南齊爲號其理倒側館甚奇寫江南金主送面

求畫 與文衡山

宗臣

工往江南圖畫以歸題詩其上
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

畫西湖 求友人

屠隆

足下坐占西湖領翠風月綠水奏曲桃花佐
此造物者之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殆
慨然自穢矣可不繪圖惠我使開心目乎

畫竹 與文衡山

莊果

珍得夏仲昭畫竹每對之覺清風簌簌人及
誦黃山谷詩丹山老鳳駕湘城應向晴桃會裏
遇痛飲流雲三百觴春風滿面醉顏酡微慙足
下題此詩千竹端底仲昭竹山谷詩衡山書永
爲荒齋三絕其勿吝一揮爲禱夏仲昭名景雲
子孝標之野城皇女美哭之榮竹成班爲湘妃
竹詩後會東王公齊劉仙齊賀而王母亦獻
將莫皮寫詩獻東自第共尾書詩三絕

畫扇

許以忠

滿湘衡嶽之景弟雅慕之但貧不能往耳老丈
載入扇頭畫我不必裹屨三月糧而山水奇
觀都以附焉盡矣快哉湘衡湖南有瀟湘八景
市時處處以三景爲勝遊者三景而足
輕平沙落三里者宿春
展猶果然三月景景

謝詩扇 對平父

王學

一別一年來久問玄都觀裏桃花別後再開
少人壽幾何能無離合之感厚惠扇頭詩妙麗
清婉前掩庚鮑開板把讀如見其人

庚子八月朔詩人壽幾何與河之清

謝詩扇

與項明父

卷一

伏蕭扇頭大作。如寒潭皎月。半夜鐘聲。足使山

谷振響。藏之石室。永鎮伽藍。不減蘇公玉帶之

留也。蘇公玉帶。猶印住金山。中東城入方丈。見

尚四大用。作時。外。歸。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

四大本空。而欲子何處。生公。擬。山。門。乃。云

坐郎樓如斗人。而市語喧騰。盡烟彌漫。寒人耳

目。五中不勝。結。藉。師。臺。呼。從。事。洗。之。別。後。一

枕。郎。郭。形。神。飛。越。醒。作。一。詩。奉。謝。未。敢。遽。走。相

示。乃。辱。琅。函。重。以。扇。管。之。役。夫。崩。雲。垂。露。不。依

何。足。以。知。之。第。勉。承。尊。命。不。敢。掩。醜。以。為。佳。筵

汚。耳。主。臣。如。千。無。名。公。傳。室。大。于。斗。五。中。五

校。之。以。抗。從。此。事。如。願。店。生。送。則。要。好。清。河

及。夢。醒。黃。梁。飯。向。未。熟。耶

詩扇 東管漁隱

許以忠

劍下玄機。丈解悟得真矣。茲奉楚筵。請教幸雨我

藍亭真本。則捧掌上。盡心頭。受滋雙南也。劉

公孫大娘善舞。劍者。惟其法。因。善。金。也。兩

賜。公。孫。真。本。王。義。之。得。實。寶。費。兩。金。也。

詩扇 名友人

徐治登

承命書扇。臨池。擲。管。手。搖。心。情。足。下。以。此。委。之

僕。是。猶。問。道。于。盲。者。也。但。言。惡。句。不。堪。入。目。幸

一笑。而。置。之。高。閣。臨。池。曾。展。足。清。王。義。之。字。帖

詩扇 名友人

張沛

摘額之梓。徒令吳木。足下何土炭之嗜耶。辱委

書箋。誠亦問旨。然滿羅佳品。何俟不佞塗鴉之

之事哉。然命不可却。勉書效顰。則亦符布鼓于

雷門耳。土炭。初。子。厚。對。羣。雅。書。曰。凡。人。好。詞。工

之。不。得。則。大。成。坐。雅。堂。芬。詩。書。如。老。鴉。言。字

鼓。過。雷。門。猶。持。小。技。獻。于。大。方。之。門。也。

詩扇 名友人

王三才

讀過詩箋。僅書一響。香。柔。霏。霏。滿。口。何。又。富。雙

魚。也。謹。列。座。右。奉。為。紫。微。君。房。矣。一。響。元。帝。始

紫。微。云。雙。魚。古。樂。府。名。從。遠。方。來。道。我。雙。魚。無

魚。呼。童。河。魚。中。有。人。李。書。公。紫。微。君。房。神。符

中。令。同。臣。候。日。林。新。光。記。紫。微。君。房。不。畏。常。以

元夕前一日詩及試酒

非序煩從者耶。燦燦清暇。姑此前今。徐休和乎。

而耳熱後。必觀試燈。樓李落梅。是殆見吾新德。

機也。幸惠之無。今竟頭春。無賴。非序。薄具也。爆

四以敬。舉于。登占。一年之豐。○今徐。昔元。對

酒。後耳熱。已見。今登。勝于。舊餘。○耳熱。後。舊。解

李。天。意。落。謝。詞。試。燈。正月。十四。日。試。燈。○。樓。李。落

名。竟。頭。春。願。也。

元夕 遊友人

時屆元夕。板足下。會火樹下。且與拍掌。春風。痛

飲一斗。醉則上。紅橋。高歌一曲。引。炬。燭。開。廣。寒

官。隔。兩。廂。入。計。短。娥。必。許。日。二。足。下。今。秋。准。來

折。桂。茲。不。亦。大。快。乎。望。之。望。之。夕。子。安。廣。門。外

作。盤。洲。南。二十。丈。燃。燈。萬。盞。如。火。官。子。安。廣。門。外

炬。燭。月。也。廣。寒。宮。月。官。也。

折。桂。詞。宋。云。學。推。步。樂。官。

元夕 遊友人

火樹燦銀花。星橋開鐵鎖。良宵刻值千金。一年

好景難再。吾儕可無一樂乎。弟已具春。朱。換。斗

酒。請。移。玉。趾。醉。倒。芳。樽。毋。使。佳。節。笑。人。寂。寞。也。

遊春

春色逐兩。萬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

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席。不。賞。

遊春 遊友人

日。煥。風。恬。柳。眠。花。笑。春。光。如。許。使。人。雅。興。勃。勃

消。鴉。春。檻。相。與。沽。酒。杏。村。席。地。咆。飲。醉。卧。于。柳

茵。中。足。下。首。肯。否。否。村。唐。詩。借。問。酒。家。何。處。有

遊春 遊友人

中和令節。花香柳色。陽。春。洞。景。而。啼。鳥。且。嚶。嚶

和。鳴。詰。旦。出。遊。芳。徑。板。足。下。偕。行。足。下。尚。收。懶

春色。納。之。錦。囊。中。命。吳。童。背。而。歸。乎。唐。以。二。月

朔。為。中。和。節。以。青。囊。盛。百。粒。瓜。李。

樓。相。連。問。開。里。應。宜。春。酒。祭。句。幸。

上巳 遊友人

今節重三。春光告景。繁華花事已二分。即午令

吳。奴。單。樽。短。板。足。下。同。為。聯。茵。藉。草。之。遊。儻。儻

吳。守。和

吳。守。和

集 18—83

楊循吉

僕苦寂寥鋤榆火煮龍芽以邀足下話至漏淡

當街中燃燭以送也立俟立俟

龍芽殿陽公詩崔古未經三月雨龍芽先占一枝春街中燃燭迎昌宮河初過寒食一百六店

又連惟特教街中許

端午 請友沐

張
靈

翼日乃天中節也。門懸碧艾。戶繫靈符。料足下。

久三 廣明 延平

少。清。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開。辦。粵。省。新。學。堂。以。開。通。民。智。一。摺。奉。旨。著。該。部。議。奏。欽。此。

以俟。天中節，望陽也。門懸碧艾，端午取艾，藥之。

人不病疾，痛癢酒置蒲而飲，以辟邪。角黍，庶天

中者方食珍蘭五月五日煎蘭湯沐浴以禦災

端午赴友人招宴

今日孟嘗君生辰屈大夫忌日鄙人方讀史讀

上此慶孟嘗君生辰齊田嬰有妻端午月生子。

七止暑 要告其妻曰 夫之妻病 張之 四子兄弟

及長嬰兒之起曰吾令夫此子語摩之文相
曰若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兒曰五日
子云與戶齊不利於父父曰人生受命于天
子安命于戶戶必受命于戶高其戶可矣嬰
然然後父

宣爲孟嘗君屈大夫忌日。屈平爲東王大傳。上官大夫譏之。王赦之。江濱。平于五日投汨羅江。

而從痛飲詩
痛飲詩

端午遊人
陳繼儒

嗚咽音絳綈繫管葵榴
錦滿柳搖旌澤畔

一洗之鴨鵝也。月令五月鵝始鳴。緣鵝繫臂。五

澤畔二句。史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千載如見。史屈于千載。一人

宋王忠文公集

龍舟 遠方人

李應禎

昔。星子于五日被讎沉江。後人競渡。亦一哀事。

下不惟臨流問酒觀奪錦標仗高明平章世議

正其哀樂。雨。盧華觀競渡詩。報道是龍君不
信。果逐奪得歸。轉。後果及第。

夏日 選友人
陳沂

三伏酷暑困人極矣。僕素不喜趨炎。欲效劉表。

避暑幸鼓足下之清風颯然而至晝夜酣飲醉

則高臥北窓習爲羲皇上人袁紹于河朔避暑

畫夜關飲成河朔有避暑飲晉謝謝月清之
千北窓之下清風飄然而至自謂羨皇上人

避暑與費先登
孫輔

連日裴著思踏華顛窺玉井西向中原披萬里

長風與丈為壯遊以祛煩敵顧坐彈九伏龍爐

豈不令人靡靡折氣邪王莽等莽長恩宗幾少

避暑東蔡北游

祝融操術炎威燦燦逼人賴山中竹陰滿庭

白雲在榻每謀憇後欲板過效河朔諸于一竹

歌作逃暑飲知足下當不惜在響虎門也顯談

飛軒
江桂

重七日雲匹渡河占斷人間樂境奈何坐晚鶻

橋哉敬把江波微福佳客相與擁煙呼盧招涼

流酌亦作世界上暢快事勿令笑客于輩落莫

也鵲橋誰南子鳥鵲填河成波流歡呼盧為事

七夕請開希凡諸丈
鄧志謨

雙星雅會天上無樂事落落塵埃中幾人吟

蟬山鶴戲斗酒行樂屈足下一致夕止談風

月不顧作乞巧文也
山

日今夕止可止談風月不宜談事
山

項侍家大人度七夕仰見河漢祥生色挨邊

次謂牛女會于中天嘉樂可知矣相去咫尺而

遙美人一方側身東望參商倍憶明晨足下倘

不過代難有百會莫與價矣婦子牽針樓上

陳瓜果用享天孫擬剖之以待足下握手不易

足下屈指弟歸期尚在七夕弟欲重振壯懷拉

是夕傳陳本果遠公同從銀河旁觀仙子縱

能七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銀河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七夕得天巧披襟浪飲歡聚狂歌亦太快薄地

我則踏翻烏龍橋。不得牽牛以直擊碎文礪。
 石伏不浮拋梭以織足下吐狂奴故態。武
 石言人有定機至天河拾一石歸問屈平。君
 子可懷仁輔義。天孫子孫社談。喻古。朕無
 忘。故態也。

七夕遊友人
 今夕何夕。客中弓櫛足下河。原耽涼來共坐。喜
 野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子篇酬之也。

唐李隆

卷之三

甚望甚望
 仙道謂其弟第三女也均齊兒女
 牛王宮被召至期果去今俗云織女七夕會也
 秋思興表謝湖
 何景明

時下秋思漸住想高堂勝事種種殊絕碧梧翠
石環帶軒堦秘籍珍圖輝映几席每思吾兄風
采不覺形超神越也

秋色與項明父漸老三徑在夢風萌吳淞之思敢寄彭澤
落英滿袖餘香襲人爰焉自適曾不知

身之滯留也不謂仁兄同此幽慘遣我長抒一段清語足傳好事之口不但令東籬下增色分芳而已

三徑匪齊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張翰亦曾一掬見秋風起思歸詞朝飲水

鱸魚遂歸澤假亦陶潛事落矣東籬亦陶潛事

蕭子雲夕餐秋菊之落矣東籬亦陶潛事

秋光與王德霽

視世祿

大火西流涼風在樹兀坐齋頭刊落詩字之技情景蕭爽咄咄可人獨慙爲寒蟬給事無可藉于以咨明時耳

大火西流詩七月流火心星也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寒蟬給事諱遇老則明寒蟬給事諱

臨謙不事譚孝老入譚之喪彈給事云

詩今言

[illegible]

解鏡歸來。誅侯討谷。秋容隨地角。落。王延陳。連着
 赤落梧桐。翠餘匝。蘇轉。增憐。住不減。秋香兒
 琴聲益精。倘長構訪。一慰幽情。懷雖非子期。願
 一洗耳以聽也。悲秋宋玉賦悲秋賦而實兼
 秋夜清話司年馮大文
 清秋。盡高興。明月偏宜。廣庭輒有桂。臨以娛
 蘭。卸華。美鱗。瞻追想。李廣之風。把酒持蟹。暫向
 茂世之遊。以十三日為期。敢告從者。蘭溪居士臨

廣覺放日歸苑北... 王祥登

難乘享從者... 王祥登

遲則餘父輩... 王祥登

僕亦出兒曹... 王祥登

以覆酒... 王祥登

重九登高得在烟雨樓中... 王祥登

烏帽大快風心矣... 王祥登

月令家... 王祥登

可旁如... 王祥登

通精來更... 王祥登

左若勿... 王祥登

重九... 王祥登

九日之約... 王祥登

酒向秋風... 王祥登

大愉快哉... 王祥登

重九...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登高落帽... 王祥登

能鸞鸞獨抱... 王祥登

請午前來呼... 王祥登

林東... 王祥登

蘇東... 王祥登

若芝... 王祥登

重九登高... 王祥登

夜夢吾... 王祥登

下而獨集... 王祥登

已振衣于... 王祥登

動搖... 王祥登

即抱... 王祥登

于西王... 王祥登

重九風雨... 王祥登

空齋無... 王祥登

風雨近... 王祥登

家... 王祥登

所作... 王祥登

至日...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著雲節... 王祥登

舊曆正月十五日
今之正月十五日

偷敢治一簪聊以賀亞歲亦以慰旅懷車下之
塵敬爲一洗俟候 書至左傳唐公曰南至祝
以紅錦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晷封詩刺機
五款澤祥銀豆歲首穀多至日百傳寶實因小
會其儀亞于康朝故云亞歲米二句結出洗塵
除夕 遊友守貞 黃魯齋

足下試看火炬祈年儼神逐疫乃知光陰迅速
不覺又歲杪矣第今夕猶今歲明日遂明年敢
以一杯椒柏屈知已分歲大年新年吳中村嘉
以祈來年之發福神居官室區閑
中驚小兒于是除夕月制神事慶
時令書

賞月 從江處仲

詹萬善

河梁言展日漸沉西今人徘徊漢路悵悵恨不能
歸來月挂松梢鄰人携酒獨賞悠悠間鐘鳴
漏盡昔人云把酒還明月對影成三人弟親觀
矣無緣與給公共之歡歎三人希康對影成
賞月 招陳子嘉 凌洞初
晚涼垂釣得湖鰣一頭長可二尺斫脩甚甘也
青松落陰明月在樹此時令琴兒彈廣寒遊興
足下下箸其樂不可爲量何必甘脆腥醢然後

進口耶 食肉錢瑣云結下著處

宋宗道

過從之興都爲愛懶畏暑奪之可笑可笑足下
去志遂決耶果爾蓬蒿之徑手求俱遠花晨月
夕踽踽吳道哉言之悶悶十七夕月尚佳當衰
者以遲從者遊郭莊對芙蓉聽二宮士摩談大
是快事然須廿日以外可耳顧生如此骨相如
此危症恐多凶少吉奈何 蓬蒿徑張仲蔚傳李
從蓬蒿浪人時人笑也惟對真知之○字承
俱蓬蒿語字元卿會于竹下開三卷惟故人承
文書

中秋賞月 蕭家履孝父子

許以忠

此夜一輪真光明藏不得文若何以消之輒有
樽壘奉供夜坐膝前文若當共醉耳先明佛
羅漢阿是景缺昆尼漢口摩前文若陳定諸
湖淑使諸子行酒文若向少坐膝前時德星見
內有賢人果
中秋賞月 諸友人
林澄源
今夕萬里無雲滿輪桂魄皎然衆家燈也一樽
遇足下共吸清光幸足下坐待明月毋令明月

待足下也祇嘆祇嘆桂鬼月中有桂也

中秋賞月前一首選同社陸德龍

露湛高曼桂鬼尚虛一痕以需浸進此政好舒

燐熾訊天道益諒消息不獨謂先長安富家一

著耳諸君子幸早命從無在望舒後南風吹天

月望南前此望虛之望天道益諒南風吹天

中秋交錢章仲先北上陸德龍

月向今宵滿人從此會離言之能無悵悵離然

願明公流大地之光樹高天之業舉世界

鎮作之謂南風吹天月其月無一

祖為若家千秋葵輶耶辛即駕玉輪廣矣人且

亭亭入座夫一謂作與黃帝子舉行必有

道之祭師飲于側而後行祭師

中夜望夜選依許以忠

夜來銀漢聲未輪直上今夜月色更佳具手

酒邀月亦以邀君僕當來觀仙客嫌嫌勤辭建

且也水仙宮指海島水輪直上月

庚翼音一

甘露自古佳祥而填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

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耳近得一白鬼尚麗小且

養之并上李正封詩中云玉垂丹桂上珠箔

春雨東李使君許以忠

酥雨過園林花洗殘紅樹添嫩綠門下提詩筆

接之當有佳句滿縹緲矣何不令吳奴持下使

許生鼓舞門下春工乎蘇軾詩雲也

夜雨與洪叔子盧籤

夜雨蕭橋里夢回聞淅瀝聲暮想年前閣下時

不覺枕前淚與階前雨隔个閒窓滴到明也慘

人慘人謂淅瀝聲葉聲雨

遇雨東徐君在

風雨留人歸途見阻想君任目斷雲山飛殘風

竹都是夢中愁矣第欲衝泥過訪竟為驟風所

苦強就小詩馳上亦可解兄歸興不作愁霖賦

也暗念滄江暮長途阻夢天誰知離別後不使

看鞭先一徑封蘿雨孤亭亂竹烟如何成悵望

咫尺暮雲前曉風反手書看嶺口也建口愁來

鄧宗齡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雪中山色照芙蓉李太白詩雲橫九派浮黃鶴龍雪花照芙蓉李太白詩雲橫九派浮黃鶴龍雪花照芙蓉李太白詩雲橫九派浮黃鶴

賞雪 歲友人

祝允明

風樓長空光搖銀海寒林盡把玉粧成矣僕雅有蒲橋興起沈賈謫君期與醉吟安豐島岸毋

雪詩 宋王太丈

林華

雪之如竹葉
山公詩

以雪爲人
以雪爲人

雪詩
雪詩

燕山雪片大如席。不使自歸冷城。不見銀海者。
且十易羔裘矣。夜半從枕上。危聳巖谷折竹聲。
至起寒簾凝睇。見六花灑瑤萬頃堆瓊。瓊珠洞
心。令人應接不暇。乃朗吟唐人地疑明月夜。山
似白雲朝。詩輒驚喜欲狂。因令小鬟燒松煖酒。
連舉數白。捉管呵凍。綴成廿四韻。描之赫蹏素。
投煖閣。少引盧白。敢曰刻脂餞冰。將以博琤瑤
耳。
大如席李詩燕山雪花大如席六出轉詩外
傳神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盧伯莊詩爲
天支書

雪時受惠

劉汝佳

索居塞野抱膝長吟。方笑六花偏相知。而五馬
公爛焉投餐。則表安之固可起。范丹之釜不塵
矣。
范丹長吟諸葛亮隱于野中嘗抱膝爲梁父
吟吟五馬漢時朝臣出使以朝馬惟太守權
馬故曰五馬

古今振雅雪箋卷之三

三戒 <small>復友人</small>		愛敢 <small>谷紀和元</small>		持戒 <small>謝李通文</small>		自守 <small>與應嗣宗</small>		參悟		理會 <small>與曾太史</small>		器量 <small>與同姓</small>		破幻 <small>谷業教論</small>		貧樂 <small>與王百谷</small>		去俗 <small>與董玄宰</small>		假托 <small>與蘇唐天</small>		周急 <small>與高谷今</small>		資助 <small>谷學師</small>		知止 <small>與元山人</small>		方外 <small>谷葛雲岳</small>		樂事 <small>與蔡爾通</small>		樂事 <small>與陳觀察誤先</small>		樂事 <small>報友人</small>	
袁宏道 <small>明人</small>		洪時舉 <small>明人</small>		胡傑王 <small>明人</small>		屠隆 <small>明人</small>		袁宗道 <small>明人</small>		袁中道 <small>明人</small>		洪時舉 <small>明人</small>		薛應旂 <small>明人</small>		屠隆 <small>明人</small>		陳繼儒 <small>明人</small>		袁宏道 <small>明人</small>		孔融 <small>明人</small>		王焯 <small>明人</small>		祝世祿 <small>明人</small>		陶望齡 <small>明人</small>		蘇濟 <small>明人</small>		王穉登 <small>明人</small>		袁宏道 <small>明人</small>	

樂事	謝赴飲	樂事	與陳立甫	應世	與李安世帝	降志	與介石	賄賂	與黃虎聖	介行	與謝邵龍	介行	與安世	侯問	與侯侯	侯問	與張伯雨	侯問	與孔顯之	報復	與楊于同	報復	谷許君信	懸望	與李今公	懸望	與友人	懸望	與陳野廷	懸望	與及華岳	懸望	與徐子典	樂事	與陳立甫	樂事	與李安世帝	樂事	與謝赴飲		
袁宏道	明人	屠隆	明人	文天祥	宋人	倪瓚	元人	方傑	明人	袁聿修	明人	邢邵	明人	歐陽修	宋人	吳軫	元人	倪瓚	元人	許以忠	明人	祝世祿	明人	張沛	明人	郭子章	明人	屠隆	明人	王焯	明人	鄒大澤	明人	黃姬水	明人	樂事	與陳立甫	樂事	與李安世帝	樂事	與謝赴飲

憶別 與留充全	柳頤言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胡繼宗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虞邦譽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虞邦譽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張國綬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王世懋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張國綬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劉大受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盛篋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胡文煥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徐可球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吳應秋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宗臣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汪道昆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張國綬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宋秉輔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劉景心 明人
憶別 與渠不偏	許以忠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許以忠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黃履康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陳履吉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吳慶秋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汪道昆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黃甲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張壁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林鳴鳳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范汝梓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許以忠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劉善明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謝幾卿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張一中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趙志華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邵寶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黃甲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董應舉 明人
東別 與馬聚生	江仲庚 明人

公建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尚何憂哉
之去志不
及世不
論婚與弟

庚 謝吳

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
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觸類 芥索南

張天錫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觀
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毅之賢

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連

風風則惡凶殺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

仲仇 上序事下

孔雅主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

以表權時之制諫之揮亦軒冕既申私禮繁頭

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富世罪人宥而

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

孝子貴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解舊應具來由

未諱之報受仇

離合 離子 閻 姬復別

生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二領至宜檢看知吾合
悲賦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連大寶之德於
開恩許得相見一奉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省

勢必聚集會歡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
分離今復何禍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

離合 報母 宇文護

族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

憂戚貧愧神明需然之恩既以露沾愛敬之至

施及步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

錄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虔來期已應有且

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

山戴岳未足洗新

而立魯公已為武事部公卿為宗再執世宗

太師弄若君親式奉計殺之

廉麗 否友人 王廷陳

執事結侶張楚虛左為敬崇樹曲房綺席屢改
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官徵暗移義和既逝爾膏

我待之常情
非徒然也
是所不為也

是書金鑑
手寫年未
其而更而
理是天然

是書金鑑
手寫年未
其而更而
理是天然

詞經逸典押捺千有薄雲體靡獨施展還綵絕
依氣橫于四座餘歡底于霄輿新貴人靡麗之
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如阿房宮賦腐敗
幾題向心臨所盤盤焉困焉是也依何樂飛
後前之類絲肉管絃彈珠之屬義和連口落也
然絕無會以美難行酒因經減客載其銀燈從
容選以台主人生命坐各盡絕觀方始奉煙

達觀 與陳仲清
陳 璣 永

與仲清間異省已畢歲向仰引領未嘗一日不
在懷也老矣倦於遊聘俯仰自悼能不慨然大
觀者不越外遊係形者不能捨相情隨事遷豈

有終極人當自信所悟何在昇迷古人暮年每
事興關是非長短齊于一致仲清昔也氣盛或
以慨激為事吾所不取今亦老矣當盡合故懷

隨其所遇以時自樂觀流咏竹足以永日不言
之化并合無生又何在記于言述然後為得也

此懷萬萬非言可勝在痛察而已若未以為然
當以見謝無外

達觀 寄陳永年
陳若水 宋

領論良極欣感幽室靜坐終歲無與語者同遊

九書法脈
手寫年未
其而更而
理是天然

是書金鑑
手寫年未
其而更而
理是天然

是書金鑑
手寫年未
其而更而
理是天然

於娛樂之地有何人哉今覽處遊殊絕所
處室之集清風也人情悲集猶漏木之泣
終畢人之所屬然者有一大事不在世情
自古自今非長非短得此者未嘗得至此者
所至豈元生悲樂之所能還蹤靜觀聽之所
保歟今觀老兄所論因得之矣向之云云及
昔者之言已陳之迹今何在哉自是吾無言
何由會見以既此懷臨風引仰但有悵悵

達觀 寄陳永年
陳 璣 永

經由錫麓室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貴領受
夢泛雪蔽未徘徊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
知樞庭背府于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祇薪童
孺耳錫麓無錫已其山已無庭

慎術 與王懷中
羅洪先

我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濃鑄隙針芒元氣盡敗
江海之積洩于漏卮此更不可不省也其向背
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在自籌酌決而已

自遣 與陳約之
王懷中

領論良極欣感幽室靜坐終歲無與語者同遊

<p>日未定法</p>	<p>所製</p>	<p>品類</p>	<p>家藏書</p>	<p>宋孝宗</p>	<p>林希之文</p>
<p>醉辭難開口。渾如白頭翁。吾輩但遇餽飲。輒</p>	<p>世事難開口。渾如白頭翁。吾輩但遇餽飲。輒</p>	<p>仲之季。那能盡說耶。說罷。無從。伊。便。北。堂。上。</p>	<p>你然無能。當君家伯仲。好士任俠。古人言。到處</p>	<p>弟賴上儒耳。惟有一副。說體骨頭。不能逐時。便</p>	<p>早。以。還。耳。目。就。俗。庸。病。交。候。檢。方。服。食。發。解。 崇山。餞。飲。清。流。令。常。餐。精。誠。當。應。佳。可。進。一。盃。 耳。時。有。所。嘗。或。終。日。不。思。飯。氣。短。力。弱。欲。要。收。 精。吐。納。靜。坐。還。形。性。復。多。語。不。能。久。默。懶。般。不。 受。羈。束。俗。學。貼。貼。便。內。熱。意。噴。舟。指。耶。計。款。乃。 之。音。觸。聲。起。急。文。史。居。前。詞。賦。置。後。揖。讓。嫌。虛。 俯。仰。莊。屈。旅。泊。淒。涼。此。為。可。慰。耳。受。解。崇。山。餞。 記。崇。山。餞。旅。泊。淒。涼。此。為。可。慰。耳。受。解。崇。山。餞。 故。乃。音。觸。聲。起。急。文。史。居。前。詞。賦。置。後。揖。讓。嫌。虛。 屈。屈。于。</p>
<p>任俠</p>	<p>與賈明父</p>	<p>虞國儒</p>	<p>人事</p>	<p>人事</p>	<p>人事</p>

<p>今日二時</p>	<p>今日二時</p>	<p>今日二時</p>	<p>今日二時</p>	<p>今日二時</p>	<p>今日二時</p>
<p>貴取心冥境不買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垢</p>	<p>足于佳淮清渡。烟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p>	<p>動始不動。靜養者王。羅洪先</p>	<p>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p>	<p>有擾。類以靜除。欲其靜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p>	<p>仰被華。飭甚。懸。緒承歸來天目。得肆。開。居。差 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 素女之。降。虛。盡。軒。皇。之。國。勢。驛。復。考 集在阿。不為獨宿。弄玉下。學也。詩。兼。弄。之。瑞。玉 羅洪先</p>
<p>靜養</p>	<p>靜養</p>	<p>靜養</p>	<p>靜養</p>	<p>靜養</p>	<p>靜養</p>

自寓清虛內境煩實則幽居亦有屬禪足下以爲然不

靜養 東 項明父

馮曾樸

白雲司澄如秋水。閉門靜坐。無事懷懷。但靜中又起一段思想。難遣釋氏所謂魔也。欲持定力降之。未能先儒謂有心求靜。即動。良然。良然。白雲司澄。以雲和霜。霜刑部曰。白雲司澄。東 友人

靜養 東 友人

莊起元

每念河上公之靜爲漆園叟之逍遙。即欲拋

冬 日 集

人事

拙著放懷宇宙。返還赤子。初生離胞景象。絕不能曉。人間世一切試觀數年之後。名權利鎖。定不能制。釋開曠之夫矣。漆園叟。莊子爲漆園吏。有南華經。首以逍遙遊名

靜養 冬 太學

茅 坤

不虛堂

永憐病體。數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論良是。良是。待僕好著文辭。間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夾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于兄或少異。先儒嘗謂有心于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輩。與權獨而生胸中景象。亦可參照。故釋氏

有心求靜

不虛堂

愛蓮花。以其出于污泥而不滓。而足下以爲如何。達磨三十二觀之一。東武寺時入六觀。又爲初祖。至死爲五祖。慧能爲六祖。素履 與項孝廉 湯賓尹

演象所旁。草草低屋兩間。而無車馬之喧。僕偷開筆視其中。清泉在几。白雲滿榻。率其素履。得行蕭然。得疏食飲水樂也。兄夙負道氣。試策騎相過。生坐松根。蒲團論人論文。論于古。擊節蹈。雲 康 履 往 无 咎 雲 康 履 往 无 咎

掃塵 東 友人

王守仁

一儒塵字。昏了許多人。吾輩最忌此塵字。不去社名。可曰掃塵。已從心上塵。眼前塵。筆墨塵。世路塵。都要掃却。

出世 與汪子欽

祝世祿

素心空。應青鸞。頃改曰。日易下黃金。難成古德。有言生處要熱。熱處要生。昨黃卿謂弟生處。彌生熱處。彌熱弟子。是有淺思。焉性宗至難徹。疑挂一條。便隔千山。萬水。今信不忌疑。如何可當大休歇。漢子

出世 興沈氏

屠隆

此身長在蒲團而候鬼神遊萬里雖未卽到虛空粉碎撒手上臂而把捉提拈觸觸在我業P真見道之要妙不出乎混沌希夷金木間隔實惟情塵業識一空子母自戀大業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摸鼻孔遍身是汗矣。

出世初龍君起

屠隆

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場富以了事大英雄。橫
砥升沉顯晦安意聽之鉛槧文字竹帛功名。

1000

人

雲飛數耳何足以人吾璿臺梓府哉銘葉來于

出世

李贊

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

羞辱不到他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壓

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

弗是阿事作佛是阿等入而不可以世間情量揣

釋迦佛解宗初刻釋迦佛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出世 各處刊

夢神

不佞人歲後二毛益繁幾如一老翁獨心宗漸
有人處大抵一个知字千聖相傳不二法門明
眼人當下便能弄入又不得走難摩點舊路足
下政暇可細閱六祖壇經反復玩味自當有得
但如做體入口止酸澀時勿得吐却亦勿得作
不酸澀想光陰如雷轉眼百年大丈夫出世一
晷豈可被眼前空花瞞過足下吾老友故敢以
此說進且知足下世味甚淡定當不按劍吾言

上海出版

人事

也。不二法門。恒鴻漸開。無住禪師。無憶。無念。終
要三句法門。是。是三師曰。無憶。爲戒。無念
爲定。無要爲慧。非。非三。鄒陽曰。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暗投人。莫不揜劍相矜。無因至前也。

遺情

李贊

開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

行遊出從二三少年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

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朮丸矣及

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鎖開獨坐。

而讀我書也其踪跡如此豈誠遊人者哉如何

箕踞升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龍世上人

盟誓 東謝世

鄭大儒

接友不識眼前話。專說騰騰套語。是俗子本態。

往來顏貌。貴望賓主。是無辜背風氣。凡我同盟。

須了却此樣也。幸貴市。幸貴市。幸貴市。幸貴市。

之國出列子。勸勉。勸勉。勸勉。勸勉。

別來易伏臘者五。良宵勝聚。功課益復何似。吾。

輩取精造物。政不在遠。眼前足下。便自有十洲。

三島在。惠人不能取耳。造物局嘗有定主。裁能。

取者。即其主。願諸君子勿以主柄授人。伏臘。

之於故田家有。時伏臘之祭。十洲三島。十洲。

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入乃四海之中。有十。

洲三島。主柄授人。極福上。言入乃四海之中。有十。

受其。太阿實訓。以有。言入乃四海之中。有十。

期望。東胡。言入乃四海之中。有十。

首冬。一晤。歲云。少矣。弟以風馬牛之役。研食城。

南蘭若。蕭然有髮。頭陀。妻梅子鶴。與我周旋耳。

矣。同首故人。邀若河漢。西華書屋。想已落成。水。

面金我。揮毫北郭。朝霞。舉柱。秀西山。爽氣多。但。

有斐。供雅事。且呼。斗酒。助清歌。春來。會見。桃。

花。不雷。雨催。龍出。素宮。末二語。願為。仁兄。壬戌。

之識。伏几。呵凍。不悉。煩言。南。若。可也。杜詩。更。

妻。梅子。鶴。入。城。東。郭。上。三。十。年。妻。梅子。鶴。入。

中。參。軍。日。比。府。中。神。當。相。料。理。子。獻。初。不。否。

夏。高。親。以。子。往。想。云。山。朝。來。致。有。與。氣。耳。

三。月。水。謂。之。桃。花。水。激。發。興。方。雙。如。

男兒處世界。不能使天下笑。亦當使天下笑。若。

空袍幾文。具銅作轉丸。態不呆不聾。呼牛呼馬。

與此世界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初。牛。馬。之。以。牛。馬。之。以。牛。馬。之。以。牛。馬。之。以。

我以。馬。之。以。牛。馬。之。以。牛。馬。之。以。牛。馬。之。以。

三。戒。後。友。人。弟。讀。書。半。世。幾。喪。性。命。昨。晤。得。一。段。甚。有。益。又。

差。了。幾。句。子。曰。君。子。有。三。戒。果。然。睡。之。時。血。氣。

未。定。戒。之。在。想。動。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怒。及。

其久也血氣將衰戒之在勞持此戒十日半月
龍可拿虎可捉天不然今日當歸芍藥明日甘
草黃連何益哉

愛敢 答家初

洪時舉

弟生平有二愛兩不敢愛讀古今書史以壯學
識愛覽世間山水以飽襟懷愛與朋友園基以
作小戰場見野人有小憾當不敢作尋常觀圖
千秋之大事業不敢結目前苟見今責弟放于
禮法之外得毋從世態中認洪生乎

持戒 與李通文

胡懷玉

道者未嘗不持戒而以持戒爲道則非矣戒乃
衆之宗滅慈之本定慧之源也然心者乃戒之
網也心若未明我相俄與兩處招搖動成繁繞
終身持戒只成苦行外道吾輩今日之會非勢
利也蓋爲生死而來當念先陰迅速已事未明
毋高談以自持毋博會以徇情陳露已過請益
先知決擇身口陶鑄氣質庶不爲伽藍鬼見笑
否則鐵蛇入竹筒而說亦無救戒何益也請祝

參之

自守 與唐嗣宗

精 鑒

世人多皮相屠生狂謂是白香山李俱奉行家
本色雖而就之見其儼然真率不厭繩尺便大
失所望以爲不足與香山俱奉執虎子吾恒守
吾敢不學步邯鄲也足下余之皮相與人李子
下也吾五月披裘而釣而何子弟之真脫之
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也白香山白居易樂
天李德裕李自宇太白學步邯鄲班氏傳旨有
復失其故步速知歸而歸耳

參悟 答友人

袁宗道

公骨剛志強有擔荷此事之器官閒事簡有究
竟此事之思眞參眞悟是在茲日不佞畏怖生
死熱心參學今又十年老血壽至矣自救不暇
何能益公大都此事不從白已聰明得況從他
人言語得乎不佞雖欲益公萬萬不能已請自
參之

理會 與曹太史

袁中道

生死事甚不容易眼見識禪諸公大眼一來手

此書傳之小
無事之小
此書傳之小
無事之小

任脚脫如落湯鏟全不得力皆由生平學問
俱是口頭三昧世情實未放下責根實未斷足
故也弟此行自出頭路矣田宅給付妻兒新真
一婢子遣之出嫁入溪山中單單理會此事其
期以此月之初十成行念吾兄甚又不知胎期
在何日也

器量

洪時阜

纔讀得一句識得一字胸腔便容不下眼界便
輕視人終是一小家子何曾見大門第也願借

兄不可類此

破幻

薛應旂

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美戚美懼
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畢竟歸于盡耳所可
恃者惟此心真不愧于本初惟覺中酒然無所
望礙處可或為他日受用地也便中附此代晤
亮之

貧樂

東王百

屠陸

歲暮食貧端居寡營齋頭折紅梅一枝貯瓶水

此書傳之小
無事之小

以保處事細非特實與時不廢燈前笑語此中一
點靈明斷非猜猜者所能磨滅先生當信之無
以虞卿窮愁皮相故人也

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
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謂頑仙不如
才鬼耳

假托

袁宏道

住柳浪甚好與談兄話頭有看落不富貴場中
易相浸入眼前任運自化的是身妙是下人取
來是生死未到眼前信下大話似有滋味終日
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
鄉有嬰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迎呼婢曰為我
淨却酒注于簷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頃之主
人復呼婢曰注于洗却可急為某家送去餐兒
神色頓覺沮喪始知誤認以為有宴喜也此語
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漢

樂事 義人

袁宏道

病中無事客亦不來飯後散步城頭俯仰景色
應接不暇輕雲遠去最易徐來人聲四聚笑語
分明一日兩山條枝可數步倦歸來又月色溶
溶矣胸次悠然乃從而賦之賦曰世情貪自少
歲月病偏多倚欄看明月盈盈上石波南鄰好
友聞余之賦乃步月就予促膝談夜分而去
此亦因病得閒之樂也應接不暇王手散入山
空問鬼神之事然談笑自適不覺漸之而忘
事人

樂事 謝道

袁宏道

感宴不足謝獨攜手徘徊滿口肝腸大快也別
後歸家大中情兩手孤頭熱湯一盆解痒苦若
數杯解渴故作酒態冷妻兒女子棖腰擦背食
生至此自謂又不減機籌萬卷矣問仁兄昨來
亦有此樂否謝書為來手臨家積書數百日加
同假南
百城
樂事 典陳立浦
將迎酬應形神俱罷一毛一髮悉非我有長恐

不戒于風

撒手遂逃空虛達戶掩令井徑荒青苔滿今展

基絕園種邵平之瓜

門栽陶潛之柳曉起急呼

童子問山挑落

乎辛夷開來手抱寬灌花吟去

至絲絲網暗

不巾不履坐北窓披涼風焚好香

烹茗茗忽見

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床

枕一覺美睡

蕭然無夢即忘亦不離竹坪花場

之旁醒而起

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

梧妻李來

告語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

事有明日

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

意相共怡然

二六時中胸懷不挂一物從此修

煉推分任真

幾一朝得見自性即關提寬業

泡影空花

去我人矣將更事來無以出之日

相率新

子南有馬名曰索矯以羽為果而

相之以

髮繫之翼若鳳至若折柳破子死果非

不完也

所繫者熟也邵平瓜部平封東陵侯

來酒瓜

長安城東瓜有五種邵平瓜而潛

門自號

五柳先生

應世

與李黃推

厚知愛門

牆非一日之故風流雲散每一念此

文天祥

本

大山山時

大山山時

神爽飛馳明公當世人物卷翰山林四方暇望其一出方時多艱養綽忘食然見王茂弘固以為江左有管夷吾其有計日以俟鋒車耳區區趨實在中台之里如登杜門謝客雅意絕塵然後鶴必不我拒相望在近凝派神馳江左

降志與分石

倪瓚元

三

人事書

瓚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荆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疑然因歎那能役以憤憤從彼之漆漆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少抒其中心焉焉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壽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拈點數螺若芥

此字林目

舟泛泛杯水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奇止公政著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于當世真為之泣下沾襟也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原

方傑

大驚為何京兆不逮千里而來克襄大事其制行之高天下一人而已當自古人中求之若今則無爾也彼之父于子孫豈止今日生時感刻

宋日

人事書

盛德耶後當與世不朽矣榮歸白下無以為情建榮孔圖看快將敬羨愧不成禮也原亮原亮介行

老夫齒齒不及此敬承此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歐陽修

新歲瑞才不遠體何似湖園清曉香物向榮
然尚在遇吾必未欲會聚其如開適之趣幽靜
尤佳每苦紛勞但淡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
書相問畧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
以自久無音不敢奉怪也前蒙所贈明歸去來
消渴而好酒適音光前西窗道
八音通曉八音金石絲竹類也
候問 吳 軫元

憶三峯雪霽斗柄插卯倉皇分秋于洞泉石磴
間爾後萍寄錢塘春又仲矣仰惟宴坐南巖尚
友于古采芝服朮種竹栽桃山靈相其出入洞
錄進其班資去冬薄幸羽車暫出京口意或可
借眉叟真人一還武陵乃竟高蹈入林徒令悵
惘茲鶴使良復目致空兩倘有風郵以俟嘉信
吳軾字楚朋三峯處州麗水縣孝季舉孝雲出
洞泉仙家三山符籙上清錄出茅山靈寶錄出
洞泉山正一
候問 吉 德 帖 倪 瓚 元

吉德所臨風俗愈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屢候
多福僕樂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推哽塞

大不可言日月不給食踰兩月依依故鄉歸平
甚心奈何奈何以世緣言之悲嘆何能有已若
以法眼觀之則我此身誠亦無有此宗少文所
以三復至教方能遺哀耳裏事粗畢大山長林
之思此心已葦子虎家間矣宗少文附宗師也
肉親天恩豈勝法眼師承乎
候問 吳 軾元 許以忠

候問 吳 軾元 許以忠

曾問布衣耶南陽茲入北雲弟亦不問足下寒
濕推問太夫人持杖華仙郎力使勝尊家母乎
陳嫂胡姬烏雲髻為尊尊兒擾亂乎族閨玉女
桂枝而咏小山乎時弟病手捉筆如杵語難多
及於交之一日厚香之不痛泣日厚老矣力不
使兒痛事尊兒王衍牛安異
人日何物老能生此等尊兒
報復 東 佛 于 同 祝世祿

養承手尺僮僕裁復今亦不知作何語不佞蓋
故入乎足下不知足下亦故人乎我其不我故
人乎往者憶在都門傾蓋交情停杯瀾論斯誼

便是千古志今者同在三湘七澤之墟而道里遠
邈無從晤語安得壹公縮地符一吐稍側哉三
七澤地名壹公縮地符壹公仙人
也有縮地符解之千里可須臾而至

報復 寄詩 寄信

張沛

秋風判袂夜月登舟回首故人不可覺有衣帶之
隔矣江上觀芙蓉以練句覽鴈屬以敷詞張生
固吟思手叔子月落柔咽風來簾外叔子能不
生想乎張生盈盤此水脉脉此語耿耿此別
之隔陳後主荒苑隋文帝日豈可恨李太白詩
不松之子乃後陳月落柔頭杜子美詩李白詩
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風來簾外尚聞
動竹聲是王人來盈盤脉脉詩盈盤一水間脉
脉不勝

冬月

郭子章

應望別李令公
尋常官去只作尋常離別未有若我令公去結
首蒼頭攀轡辭職任三載餘玉堂常注米雪汲
鼎濡毫借天作紙寫不盡我公廉潔今日玉佩
聊天去祇恐留在丹輝鳳閣須念萬里蒼生仰
望如渴問山不語對水無言但看天邊日月清
光有意再來照我東湖

元嘉作水壘誠水壘也詩云王侯將相寧有種
肥遯空見底底當自守也王侯將相寧有種
詩云省中以見其志也王侯將相寧有種
王侯將相寧有種
王侯將相寧有種

應望東坡友人

惜

陵尸之別握手如割數觀日影河之委足為
千古淒涼姑蘇之別起隨竟日暮子即行差近
耳然僕以為舛舛之別漢千卿卿河也長別
也所見者別小遲則生情生恨豈不可見故恐
而斷之一麾輒往然而別後之恨又門可
王

應望東坡友人

王

驪駒在門返宗萬里雲山相尋雲乎蒼蒼人非
木石能不情神也哉幾欲奉衣河魴一泛秦淮
夜月而僕大旅病屢違念言不勝微誠以舟片
緒先生行矣西歸好音計在何吉漁陽出祖于
江之許山月相尋二何惜所為也百世
詩云東夏華南
柳廣前征幸得取道大君子之堂者進而飲

柳大澤

期于前歲也此修平製詩屬賦吟

憶別 詩 虞那舉

經年不得仁兄把臂夢境顛倒想還情琴酒孤
霞高寒恐山人去今棲霍然耶抑銷金帳底誰
味濃耶每登馬首欲南白門松竹喜有主人奈
何有岫悅掩雲關把還巖拂鳴湍猶是清影香
中張不偏耳佳稿弟刻數種詞壇中知有不偏

先生當不止一世雄也都侯時請教感謝學
士蒙得兌來類取雪水烹茶日竟家知此味
如日彼但銷金帳底低唱淡斟飲羊羔酒耳

張國綬

憶別 詩 不奉此式

張國綬

僕九日抵金陵郎隨仲父登雨花臺坐間黃花
綠酒草中白雲紅葉恨不能與足下共之未識
東籬戴酒亦念遠遊人否聊致一時景況頓成
千里漁書 東籬戴酒亦念遠遊人否聊致一時景況頓成
酒毛乃王叔也欣然共酌而止魚書樂府客從
遠方來青我買酒呼重到離魚中有友人王世茂
憶別 詩 虞那舉

別半禪間問都香每思投榻飛鷹坐沉紅燭
在夢中猶聽君家雪兒唱白芍也向言新秋過

斷恐離襟子不耐風日尚作北窓主人何時問
渡江臬僕已敝陽侯選舍待張先生破浪而來

矣此時移伴心來印我苦蘇飲我清泉不
可不使富貴人一嘗此味唱白芍恒溫香易散

士程曉秋日行云今世離襟子願到人家
願之以下清風徐來自謂養皇上人

憶別 詩 虞那舉

憶分秋時陰雲點淡垂柳依稀同自懷悵即今
紅杏終桃何異張生眼中血也引領南陌但見

張國綬

芳草萋萋未識王孫何日歸耶芳草生今妻妾
王孫遊今不歸又王孫詩

憶別 詩 虞那舉

把袂河梁利剌正難分去風引孤帆蘭桃迅舉

葉鼓蕭鼓中便成千里涕泗涓涓與江流爭漲

桃花潭水亦言淡矣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

手憶別 詩 虞那舉

千里風塵下年意氣天生俠骨自足千秋行將

盛 簪

別矣。設勞碌。嗜把酒。各天風雲在念。而不見。雖

憶別 友人

胡文煥

最。想。渡江。清光。漸遠。夜來。江水。添。一篙。皆不。住。

憶別 友人

徐可求

與足下。別來。便坐。荆。棘。叢中。曾不得。開。著。一飯。

帖。枕。一眠。不。依。昔。固。鬚。眉。何。能。奉。曲。此。狀。也。

人

事

足下。縮。眼。高。居。視。若。輩。不。啻。井。泥。中。矣。于。吾。有。

憶別 友人

吳應秋

別。足下。于。文。江。弟。登。舟。君。就。馬。矣。然。弟。以。滿。船。

別。恨。載。過。江。南。不。知。馬。上。行。人。亦。有。一。響。離。愁。

態。而。搔。首。嘆。西。風。也。佳。漢。之。約。弗。避。風。雨。君。須。

作。魏。文。侯。弟。亦。且。效。尾。生。矣。滿。船。別。恨。二。句。淚。

寫。將。離。恨。過。江。南。文。侯。與。弟。臣。飲。酒。而。天。雨。命。

宜。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身。自。歷。之。見。生。與。汝。

于。約。下。盡。情。水。主。南。不。

宗臣

雲。霜。摧。別。候。已。殘。春。歲。序。般。流。離。心。起。忽。憶。肝。

滄。洲。聚。首。風。雨。停。厄。謠。語。雄。談。千。古。一。快。打。塵。

忽。接。青。山。頓。遠。言。念。昔。遊。蕤。然。興。歎。春。波。正。淺。

天。集。漸。綠。足。下。向。所。振。賦。可。得。逮。章。乎。延。結。延。

結。美。商。花。初。出。之。名。

憶別 友人

慨。自。都。城。一。別。數。載。于。茲。緬。想。故。人。花。其。如。昨。

雲。翰。飛。塵。若。把。半。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華。高。

論。也。吾。丈。天。才。逸。發。利。器。一。施。塞。誇。方。宜。即。遭。

屏。廢。凡。在。交。遊。皆。為。駭。訝。吾。丈。乃。躋。達。襟。懷。吞。

吐。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蒂。胃。中。壯。哉。壯。哉。天。氣。

薄。暑。願。加。珍。攝。不。具。水。晶。宮。仙。境。也。亦。吐。雲。夢。

張國綬

杜宇聲長在君耳。小詩桂意動是經年。別渾如
脂息間。桃花仍爛熳。流水自潺湲。馳想尋常杏
棧。奇人未還。登樓遠望。愁恨滿南山。
宋秉軸

雙兒歲別。佳菊兩新。流聲休風。魯恭再續門下
水。樂素聲。河清雅望。雖日前平大州。乎將指日
二千石也。不奈循吏何。懸忠王。登若弟。白錦鳳
之夢。絕阿家如故。墨牡丹之無增。花叔依然北

風寒吼江川不異衣。帶遠潮情連東流。
冬月盡

別門下三度飛聲矣。青鳥自海上來詢及起居。
冬月盡

惟云喬梓數聲。華鵲上苑春風。只此二語足當泥水捷音。僕不
覺展之折齒。令。偉初將軍建順昌之旗。括天
山之羽。連征不。豈不翩翩然飛將哉。惟黃雨
洗。天兵煙埋。虜。而執訊。獲。從。鴨。綠。江。上。唱
凱歌。此千載一時也。望之。之。之。抄。伏。過。訪。尚。醉
我芙蓉樹下。青鳥。手。詩。音。為。海。上。來。今。朝。發。何
折。南。晉。謝。安。開。謝。安。破。符。堅。事。順。昌。之。旗。到。瑞
興。凡。木。葉。房。望。見。日。是。順。昌。旗。也。飛。將。軍
天兵。周。武。王。伐。紂。事。也。

驪駒在道。涕泗在裳。携手陽關。兩難判去。天涯
人。天涯。語。天涯。情。幾。吳。楚。相。距。難。越。千。里。古。稱
衡。山。多。馬。湘。水。多。魚。可。傳。寸。帛。與。尺。書。也。陽。春
白雪。自是楚人難調。足下時以寄我乎。弟亦向
吳。江。覓。楓。落。句。以。抵。足。下。矣。陽。春。無。故。人。出
天子。得。吳。足。下。事。子。乃。歸。武。武。弱。髮。並。白
東。別。後。猶。下。民。許。以。忠
春。去。上。林。鳥。殘。花。瘦。遊。心。日。漸。倦。矣。且。天。際。白

雲動吾歸興不得陪諸公杖屨幸為我酌山靈
妙笑許生俗也天際白雲秋江晚日皆親見
東別與馬生

別君侯歸倦而假寐從夢覓桐州中勢翳碧九
何君謂瀑布珠簾博君侯琬瑤宮以樓之藥珠
仙子藏為五城十二樓也相相然珠也連連然
五城仙人唐項結與授長生藥珠仙子十二樓
東別新體

東別新體

陳展吉

僕明日解纜矣丁月孤舟增我離處前路山川
青脉當盡寫以贈君諸君留羊酬囑時輒嘆心
陽山人僕離千里且神來也使者言旋北望彌
捨

踐行字能往蜀見任

吳應秋

足下成都之行計文旌到日芙蓉花正開恍然
在錦城中行也祖錢一樽聊壯行色正問足下
歸期果在寒梅吐白時乎抑亦待岷山上子規
啼也候之望之

成都其山出于雙樹寺
踐行與漢西史時
汪道昆

西郊祖席殊不盡也雖然銷覓殆非虛語南風
破浪儼若登仙明鑒將沂上流情鳥望望去矣
紹介部士微問檢惟時時加餐幸甚
歸上命公卿等致明道送之南風破浪即乘望
風披萬里懷登仙李唐都秦同舟而歸榮望
神仙焉

踐行與五月林

資甲

白居易留別佛光和尚云勞師送我下山行此
別何人談此情表已七旬師九十當知後會在
他生每誦之悵然吾兄子弟更復幾別忍自阿
漫去今夕村酒一意園蔬一孟期與兄譚昔人
有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
不及石尤風兄亦解此否石尤風天中記首尤
好遊經商于外尤力阻之不能止去後尤思念
世已遠或能忘時志曰我死必為逆風以阻
故日石尤風者難忘也
洗塵典彭見麟
張璧

則真其經年天澤一旦骨肉獲相保繁便是清
滿擬走候計渾暑遠回姑不敢以潤清操令叔
官況何似急願屬耳行處文選金屋引行莊兩
暑禮記玉潤若渾溫也

沈塵謝友人
文飾回自黃州赤壁之下風月必無恙而烟波
萬頃儼然蘇公作賦時足下徘徊覽眼錦囊中
寧不有佳句乎村驢一疋聊為助興足下亦必
分楚江月將歸人湖塵洗之錦囊中唐李賀
出遊今吳叔厚

此言其必有吟咏清句也
酒數瓶兼致舟中浮白遠望長安在春雲繡樹
間非小范子顏色乎小范子范杲知是州范杲
范杲子可與也范杲范杲也

贈禮送劉孝慶
昔司馬太史足跡半天下故學日以聞明公今
日壯遊欲步太史香塵乎歸來時眼底江山猶
頭風月當與俗輩平分也贈儀不勝敬獻從者

許以忠
范汝梓
范杲

司馬子長而遊清溪此詩放天下而用之勝
其半故學因而遊四大香塵芳瑞也劉善明秀

遊娛遺友在觀恩
昔時之遊於今遊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
逐清風于林杪追素月于園垂如何故人徂落
殆盡足下方擁苑北服吾割竹南劍相去千里
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謝農卿

遊娛各贈東王
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竹立仰
尋惠渥陪來遊宴泥桂梓乎清池席落英于曾

遊蘭香兼御利勝鏡集側聽餘論沐浴玄境
波之辯懸河不足譬香藻之辭屢矣無以區其
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田為遠更謂修

夜為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
秋矣美譽制庭前賦採秋之落英明李太白
漢文雖好如波清樹如
春英無河以河水劍應也

遊娛寄廣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浩歌
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河為烟水

近遊雲間返棹暑杳灼人一切謝客知已如仁

支不一掌家湖濱不笑人乎弟不敢以穠纖

閣者薄花湖濱聊候明信亦不煩光祿廚中酒

主人青衣如玉通携來明月下竹枝一曲弟出

蘇州若下共呼清之鼓柁西矣德風既吹日

可差于王公竹枝曲有竹枝詞鼓柁見屈原詞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昨走松楸聞了此一鬼土事追歸而速峯隱半

規矣朝來待酒醒過船輪借使人片時風日與

足下醉殘頭明月聽玉樹歌殘未肯歸顧不色

喜乎毋使弟徒有天際雲中想也松城枝葉也

山秋山菊日之半也玉樹即玉樹松城枝葉也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陵明社風可供我笑歌今宵不對大兄風月亦

成句設不有道我無勝公子細麟處士者弟仍

斗酒期大兄作風月主人庶幾秋興不索莫

也無勝公子松城枝葉也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索居山館近若春爾每聲啼鳥以驚心或對花

枝而泣洵悠悠舉服欲寫誰談故都白雲少緒

玄論以破愁城足下固素知夷吾者能為我携

琴一過乎白雲屋也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弟東山之十日有懷矣矧茲嬌景適逢良辰本

蕭秋荷飯羅汀芷蕙酒囊聚携筆矚展天開立

狂四壁籠蔥當不亞駁六驚子五城十二樓間

也曉展謝安石雪看履迹東山上則去前曲

諸子者見其自曉展謝安石雪看履迹東山上則去前曲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花吐芳園酒淡遙夕雖雨風時會未展汗漫之

遊而奇情心語沃澤遲延較之腹日高懸羣英

索照足用藥情情繁眺覽故不以此易彼也故

人宜重乃造物者亦復假此僕今且口濡心惟

顧公招携當不減西園清夜即百世下可想見

已西園清夜 期宴 東李 期宴 項桂芳

復與人曰近叔則如王由里仙界
招飲招洪叔子

平明宿酒醒遲新涼著人時
疎聲起視銀床大半沒梧葉足下可來共作悲

秋客也悲哉宋玉作悲秋賦首云
謝宴東華學士

後進小夫獲見顏色為幸何國屈體下棲優洽
過分始至之夕賓禮大備既而張宴華林之館

携妓臨春之閣穿曲房下消榻三雅既陳席鮮
遺藏初筵始微九華代照金支應不夜之輝玉

樹發長春之豔觴隨無算朱顏再駐固已目眩
神愉飽德飲醉者矣華外餘名賜來爾名下清

下法則懸之九華歷名金支燭名玉樹樂府名
長春曲名歡騰歡晉曰樂風公連交如飲露

自醉不覺

期起身辭少誤

山城荒寂執事下車惟几前山色枕上溪聲可
供左右而已其入秋病嗽兩月未平不為叔夜

之傲而寔有相如之清出村數里視為長途馳

吳維欽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王世德

候未能部哀孔林賜瑣消息計在冬仙于時草
宜梅放千山積雪當尊道玉璫一顧起揭衣被

共蒸陶樽假高人還追以重敵虛不知執事能
相會否宋治果舞走獻茶枕之助因布區區

清酒病渴理通請召遲則賜瑣來復安儲大
謝宴士叙取盡茶

邀飲邀諸心齊

一雨洗天驕陽退舍矣適往池亭上把荷風竹
露望金山爽氣飄飄然骨之秋仙幸庄人以厄

酒助興是份請足下追歡河朔飲也牙籤輒處
拱聽展聲漢劉松東紹于河朔遊身重更醉飲

日表謙辭尚書展展

謝宴東李將軍

王禪登

清酒在左促柱在右體簡有桂香生五內斜月
界漢龍善亂飛豈非淳于一石之時乎輒呈一

篇來謝清詞社教之示經云我若自涼倒看故
卿以下皆來之惟以照與之執連或說其富

謝宴士叙取盡茶

邀飲邀諸心齊

一雨洗天驕陽退舍矣適往池亭上把荷風竹
露望金山爽氣飄飄然骨之秋仙幸庄人以厄

酒助興是份請足下追歡河朔飲也牙籤輒處
拱聽展聲漢劉松東紹于河朔遊身重更醉飲

日表謙辭尚書展展

謝宴東李將軍

王禪登

清酒在左促柱在右體簡有桂香生五內斜月
界漢龍善亂飛豈非淳于一石之時乎輒呈一

篇來謝清詞社教之示經云我若自涼倒看故
卿以下皆來之惟以照與之執連或說其富

謝宴士叙取盡茶

邀飲邀諸心齊

一雨洗天驕陽退舍矣適往池亭上把荷風竹
露望金山爽氣飄飄然骨之秋仙幸庄人以厄

酒助興是份請足下追歡河朔飲也牙籤輒處
拱聽展聲漢劉松東紹于河朔遊身重更醉飲

日表謙辭尚書展展

謝宴東李將軍

而嶺上白雲更飄飄。賄之衣裾間矣。汎掃苔階
來則擁篲。武陵桃源。避秦人。壑前見。壑中虛。諸
葛孔明。原壑中。草廬釣天上。帝矣。

豹赴

頃歲沍寒極矣不謂猶及見命日春光也足下

能微服一週張生平張生尚能作方外之談
吹暖律也鶯企吹暖律柳絮吹殘暖
氣皆至草木盡生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四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五

嘯 父恒音郡

嘯 與袁玄伯

敘述 與袁伯常

相知 與李慰生

期望 與吳安節

觀世 與洪五明

寄訊 與江明卿兼

談心 與項孝康

世網 寄友人

涉世 寄友人

心快 與華先生

清興 與陳太歲

避賢 與唐一峯

人事 與郭南陽

知人 答友人

知我 東友人

袁崧 晉人

桓玄 晉人

徐重文 明人

王輝 明人

錢文存 明人

盛錢 明人

陸德龍 明人

陳繼儒 明人

袁宏道 明人

袁中道 明人

張滄江 明人

虞邦譽 明人

吳鍾岳 明人

湯顯祖 明人

楊守隨 明人

徐禎卿 明人

自述 與劉子

顏沛 復丘學士

謝颺 答北邙吳中漢

謝颺 答馬憲副

謝颺 與吳宗光功元

淡交 與毛別駕

勝交 與盛伯子

舊交 與傅茂才

傷悼 予樂永世

傷悼 與友人

慰予 與余次公

營葬 上叔父評事

營葬 誠子

謝弔 慰東友人

慰病 與蕭雲字

候病 與張君翰

候病 東謝叔會

病哉 東友人

徐禎卿 明人

羅倫 明人

鄧宗幹 明人

屠陸 明人

王禕 明人

錢文存 明人

洪時舉 明人

祝世祿 明人

任昉 明人

歐陽詢 唐

王禕 明人

柳開 唐

韋復 後周

汪道昆 明人

虞邦譽 明人

朱長春 明人

盛錢 明人

袁宏道 明人

生孫	賀友人	孔四可	明人物
羨得孫	與高一川	劉一初	明人物
子周歲	賀友人	楊循吉	明人物
羨子賢	東友人	劉景心	明人物
冠禮	賀友人	甯仕衛	明人物
新娶	賀友人	俞肇光	明人物
新捷畢姻	賀友人	魏大秀	明人物
父母雙壽	賀友人	湯顯祖	明人物
七上壽	賀友九芝	金有利	明人物
壽生子	賀友人	鄧志謀	明人物
第三子	賀友人	俞安期	明人物
第四子	賀友人	王世懋	明人物
第五子	賀友人	汪國楠	明人物
第五子	賀友人	甯仕衛	明人物
安生子	賀友人	陸象翁	明人物
寵生子	賀胡安峰	甯仕衛	明人物
生女	賀洪孝廉	汗道昆	明人物
生女	賀友人	陸象翁	明人物

七十壽	賀翁黃	甯仕衛	明人物
醫士六十	賀陳醫士	甯仕衛	明人物
六十母	賀友人	湯賓尹	明人物
壽友父母	賀孔伯郎	許以忠	明人物
高年	東友人	陳弘夫	明人物
高年	東友人	陸瞻南	明人物
子孫	東趙君	馮南斗	明人物
延師	清設館	俞誨	明人物
辭延師	東友人	連繼芳	明人物
請姻親	吳從先	吳從先	明人物
薦館師	東初金川	管大熱	明人物
薦許生	東上傅	王穉登	明人物
薦山人	東上傅	王穉登	明人物
薦就試	東林博士	王穉登	明人物
薦程生	東胡前川	甯仕衛	明人物
子侄應試	東裴公	王穉登	明人物
薦黃孝廉	東王元美	屠隆	明人物
延師	薦沈先生	林紹興	明人物

蔣莫生	東陽伊君	汪道昆	明人
蔣劉生	與張給諫	王穉登	明人
蔣貳守	與郭大參	王穉登	明人
蔣胡宗履	與王參知	王穉登	明人
蔣胡城之	與陳將軍	齊仕衛	明人
史考滿	與友人	曾省吾	明人
朱將軍	東兵部	王穉登	明人
張將軍	東兵部	王穉登	明人
蔣都尉	東上兵道	王穉登	明人
馬參軍	東友人	王穉登	明人
林丞善書	東友人	余翔	明人
丹青	東友人	沈自邪	明人
荇寫真	東友人	袁宏道	明人
荇星家	東友人	王穉登	明人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五目錄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五目錄

山陰白 武林 徐 渭文長舉 張嘉和走顧夢訂

蕭 各相 南郭

蕭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

用之彌覺其遠至矣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居

物之切發一往之清冷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

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微此一致大疑嘯歌所

初耶阮公之嘯蘇門之中和阮公之嘯蘇門之

古人蘇門之嘯蘇門之中和阮公之嘯蘇門之

久乃笑曰可更作蘇門之嘯蘇門之中和阮公之

上蕭有聲如鼓如琴如吹如擊各傳其聲而向人

也

論聊歌賦序詠消聲皆消清殊然則蕭為琴瑟

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旨既

不候多聽而通其致苟與蕭星以究清和之極

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樂而微一鼓五獸為之

解頰若人之興逸暫惟浮也哉

恒 玄 晉

徐重文

微有天幸而得交驩足下異日者叙述其平生以覺牖之微附在國士下風則幸且也史公欣執轡于異日不肯當吾世而遂得之則又幸矣賈傳君阿不受權太明相結竟囑事居魯欣以爲無辜以爲竊上漏下濕投歎不慚史公欣以爲難伯失傳子輝爲之投擲所欣慕焉

相知宋李蘭生

王
偉

足下與公極相知而轉與弟相知公極與弟相知而轉與足下相知舊所云然是以相知及相

卷五 叙述



知計可一蕘而渡也。乃公極有窮年之苦。足下亦有窮年之苦。不復從吏其間。語及錢刀之事。

故人累故人頼

義愛人

不惜頂踵爲時仲連其天性也公極澆第再申前懇幸早爲决所令山中有向隅之壯士兼達

之。續宗也。上

率并下

韓文英膏油以藥醫惟疏疏以窮年累故人劉
與叔客居安邑常貧日買豬肝一片看者或不
與安邑令殷吏常給之仲叔知數日仲叔以口
腹累安邑縣吏法仲連仲連向隅曰法固難

笑一人向隅而

附錄

則一境爲之不樂

期望 齊吳突前

錢文薦

明公世緣漸淡。道念滋濃。日夕攜仙人九節杖。而逍遙乎銅官玉女之間。卽謝太傅東山一壑不足數也。第恐太傅忘蒼生。蒼生不忘太傅。一旦安車在門。駟馬在途。銅官玉女。爭得長爲明公有耶。

東山一散謝安嘗大薄高風東山故甯上

望而有公輒望皆曰安不出當如蒼生何安
直在門漢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秉帛加璧駕
驪以迎申公安
直安穩之事也

三

觀世寄洪五明 盛錢

酒太狂跡太奇心太熱眼太空機鋒太冷貌太

不工。設遇遭阿聯行將與孔北海禰正平相見矣。

害之思殺實名著乃

薰風一別奄及歲寒。離牛渚石帆流波日接而
寄訊東江明卿并訊余皖源陸德龍

鳳臺爲咸親不備可嘆宛原鵠首以秋仲入估

八

蒼蒼洞庭林屋望三竺烟霞六橋楊柳直片草
可達壯遊哉東南名勝知以大載入奚囊此行
不減張博望來槎日也歸來眉峰衣帶想都是
天目西湖雲霞深澤幸以鄙意相聞無愧仙毫
寄我舊山名在太湖岸即臨湖岸處石觀山
名在鎮興大江中鎮望來槎張雲封博望侯嘗見海
上有浮槎焉乘之至一處宮殿殿前有一男子幸
牛飲一女陳後宮問何處其女但取一石與之
日歸問嚴君平可知蓋歸訪君平出石取之曰
此鐵女支機石也洞庭林屋靈巖處海在吳三
竺六橋天目
西湖俱在浙

淡心 與項孝廉

陳繼儒

茲來也第實以稿李為信臨海黃字耕所以了
獲日深山病道士祇堪與枯崖斷壁作觀顧心
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類皆
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虎之末顧
春來雪霰侵襲蘭足不出戶昨得望顏色并飽
燦花之論殊副願言湖光激澗新柳如髮青雀
紫鸞何處不得第扇戶方始徐以待之無已則
他日剪宋子京如椽之燭一傾家醴聽夜半鐘

世網彌天跳一網旋入一網甚而跳之不得入
網更深反不如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也大
抵削髮入山非無聊若計則雜人異態耳若箇
中吳能揮塵掃積山林即在几席下矣何必爾
世網寄友人 袁宏道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驟者有
局將終勢將贏而一者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
終局不錯一着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嚴
所爭者算有長短智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
內事也世間自有棋枰來展黑白未分要緊一
着子此一着子勘得明白好勝與不好勝總非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驟者有
局將終勢將贏而一者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
終局不錯一着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嚴
所爭者算有長短智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
內事也世間自有棋枰來展黑白未分要緊一
着子此一着子勘得明白好勝與不好勝總非

分

心快與事虎生

張江

唐元結心現有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我

算我目我口我耳山林之樂人皆知之自樂其

耳目口算人未必知也道遠往途目不隨人視

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難乎免

于今之世矣公樂道自重耳目口鼻自爲之主

寧不爲心快耶元結字大山唐州人避亂口樂

唐世文人荷及元結

清興與陳太茲

秋光漸逼祛我煩囂夜來雨洗長空月隱疎柳

吾兄池亭清涼主人清興十部十七日携玉川

數片來欲假君家僅青被我孤悶兄其稱竹以

待丹作酸措大逐客也惟青張芝和連體上賜

之牧輪理釣軒曰想黃律之竹影則茶無

閑處全茶取一境吻潤二境張開

遊露與唐一掃

解任歸來形神初定勢困未展且樊籠之翼正

逐林泉望城郭烟火亦徒避不敢近故此心

解任歸來形神初定勢困未展且樊籠之翼正

日三到門

意未能跨馬出梅溪徒耿耿耳

恩緣寢祖拔揚之聞殊非世上炎涼所有使

也感當何如東方謂也關東謂

人事與鄭爾康

李元冲此云門下滿腹人材無措手處弟云

治世人多事否則事多於人世際竟未知何

如也

友人偶傳到武夷風月歌知此老付託重矣五

翁格臥三十餘年如瀟龍石玉誰則知之

何病不知益足以見翁頗使落落宇宙無一二

知之者則月左券又將付之誰乎仙之求人

甚於人之求仙翁得託沒沒于中乎哉僕擬冬

餘坐光生光紫中一

開茂叔胸襟風華如先風雲月中生了一個月

明道語語八日竟在春風中

知我

在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僕何人敢

奉明海痛問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

本行特設
書局
大和
書局

二書
書局

三書
書局

四書
書局

五書
書局

六書
書局

七書
書局

八書
書局

九書
書局

十書
書局

何貴無邪耶而令大舉耳僕雖好小技亦非大
若忍以遭挫辱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
望有知我者亦當置我于名士間矣

自述與劉子

徐願卿

僕少時不解人好憎往往學吟咏擬古人賦謬
爲先輩所推獎而忤于時流排于俗吏羣羊逐
羣卒不能與時低徊方欲飽棧聖經周覽于傳
惟史記子虛之文以坐償宿心未易一二道者

順沛後上學士

羅倫

人生名業耳須富貴何時倫風慕斯人而順沛

一出昔淵明之出爲懷所舉爲倫舉者寧後已

乎遂賦歸去來辭居三徑不爲于樂

謝脫

謝宗餘

使者來也兩辱教旨情慄慄披之如敷衽談
赤心骨生京伏甚矣更拜重賜爲德無已走也
鄙遠綿才拙蒲池功疎健仔輕戲龍被容羣舉
止羞無終不似真若使里婦勸聲願能愈狀矣
不佞實似之敢自薦手足而使羊欣復笑人哉

奉謝扇頭二語以就風斤也以永好也匪談誠
也使我無失容者門下也

聖之說靡效而顯之也

之字帖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而顯之也

庚邦譽

花鳥竹石勝井道境一塵不起萬念皆空不知此際有何事纏有何情實更有何疾苦痛呻吟搔撓其中也弟貧處茅簷無長物幾卷圖書數竿修竹儘堪供狂生尚羊兄能過我當烹牛酒饗黃栗送春也餘未物主姓見王卷六上等語有黃栗送春二字無長物也

候病末張君給

朱長春

朱長春

漁父不入城市。庶不知城中耗。聯日聞長公親
藥。久聞乾槁。今當起矣。聯具數品。勸加餐。田野
中小。小盤蔬耳。愧非侯鯖。豈堪下箸。加餐。上有
有長相憶。侯鯖。獲獲。得食。長安。五侯。不相在。
不建。海。誰。其。問。豈。得。其。無。心。五。侯。家。說。致。奇。屈。
下。漢。哈。之。謂。之。五。侯。無。相。美。之。下。箸。
何。安。會。多。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假病東園叔會盛饗

朱宏道

不佞終年不起。寒荆及兒子忽疾瘳，小力又爲
瓦石所傷，昨夜來吹燈就枕，呻吟之聲如唱和。
雞耳因思中堂所奉雲長公，或亦及之。則此時
那有華陀先生，不覺大笑。兒子聞笑，詢其故，與
之語，亦笑。寒荆亦笑，小力不能忍，亦笑。諸云人
世難逢開口笑，今不以此竟笑幾無笑矣。謂云人
大笑，吾兄試聽之笑，不其相九條街內自月間
學後唐雜劇雲長斬顏良州司馬大歡之人入
林清公獨笑飲酒自若。元景曰：「明軍興，時人也。」
遺病與劉北郎。

弟病臥嵩華，寂寞似楊子雲。幸有明月高雲花
香鳥語，差足消窮愁耳。家裏子雲楊雄字子雲
守徒之宅。前楚大夫公
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
請病與楚辭讀。

李德裕 詹

又地窮人物情所盡，問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
遙道眞源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稻木漸榮。
灰炭稍煖。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賴者數

集 18—132

四藥物陳良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

敗至甚自料此生無復再望旋席臨紙涕絕木

怒前

吳武陵

上愿王叔文
之墓也

古稱一卅三十年子厚之謫十二年殆半世矣
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

世而怒人臣耶子厚第宗元序居廟宗得風
牛氏侍左右與王任王叔文第宗元劉禹錫等
專權用事章阜表請太子兼國又奏王叔文過
怒斥逐羣小憲宗

師位宗元等殿東

100

被護寄野子

王廷棟

有人是呀。

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樞。三人成虎。

士農工商

緩眉敢云見如行弄完壁而掀光于暇曠也

1

三人成虎。韓子鑿鑿。參以天子。實于鄰邦。謂

1

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

...

言而於虎今則驅遠于市讓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素絲悲墨子見鍊絲而悲爲其可以爲

1

窮途則哭而返○見妒齊陽書女無美惡人宮

1

奉壁入奉。卷土無意償城。期如乃詐語指取使。

譯人
趙樹

受謗 慰友人

主解登

足下望蜀乃徒得隄不能不失聲也僕猥瑣無

狀二三射工含不潔而蒙之喪氣且死晉段

謗之後忽奉溫獎甘澍而蘇惱壞不勝起色矣

五句不下半偈出見緣國博覽海榴一葉半葉

殷殷綴其間。但惜無人面相映。蜀廣光武曰。既得麗媛望面。

舍不索。諺云。含血噴天。先汚自口。半陽僧庵
名。人而相映。唐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

花相映紅人面

受謗 朱友人

許以忠

懷家蛾眉命薄。不得人寵久矣。何能復經妒婦。

之口乎忌才者紛紛而飾爲珠犀之謗雖然南

金因烈火而試其精于將遇盤根而顯其利則

今日之遺謫適爲足下增譽耳紅顏勝人多薄
命之珠犀之論馬援征交趾載薏苡一車歸或

旁具皆文犀明珠。以盤根處。謂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

受謗 慰友人
詹萬善

尺霧障天無虧於寸雲點日何損於明外人

Figure 1

[illegible]

吹美足介意不謂明公獨有是

請况

楊慎

得佳詞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望煙瘴雨中空谷足音不可得况大君子之好音下墜耶

謫還惟張叔大司業

吳國倫

國倫已被謫出而又不能補過貽唾士林負辱桑梓其矣昨謂還復入似下堂之婦未必自污

葉墨之軍海堪使戰遂令疑網暫撤逮殺在躬益堅嚮往之心不以遠適易慮茲所謂道言良

于拱壁而明規耀于燭龍也

視疾

聞伯明之疾終夜不安寢起聞斗璣賢人星且幸無恙意伯明枕上夢亦河中無水耶

後試借足下一視足下尚一舉玉趾焉

養病

王穉登

錄自山中伏讀明教乃知玉體不安由氣血失調之故雖未獲望顏色察脉候氣竊料醫師之言十得五六矣

虛以弱虛之陰當壯盛之大盛若欲容盛而易

養氣貴乎致柔養血貴乎主靜使靈室湛然外

旋屏息而後溫以湯劑補以刀圭可計日而愈

夫名實生之器孔子曰器則聚斂則散

明君以爲善善實無公于殿最

尊低連和罪疎音問痛意病必有根貴如拔主

此唯智者可與道也足下高明能深照膏肓而

善稱之旋當勿藥有喜至望至望

吾病

王穉登

一語

項對鴻臚君乃知公之灼艾也公神胎何故事
 此火攻不下策耶醫師之言如射覆不足憑慎
 病慎前陶令非意下涼藏能愈疾請拔機當之
 奮厥然而已不義皇之臥而役役疑人能令僕
 不撲解而笑哉神胎何灼艾為東漢王越參軍
 火攻下策則謂神胎是伯仁笑曰爾奴才不如弟
 而得重名譽燭火燭之伯仁笑曰爾奴才不如弟
 下策則謂陶令非意陶謂明為志澤令于依日
 開衣襟也疑人火攻
 九疑人氏取大烹飪
 戒怒勸友人病中

金大有

聞吾大病中時時移移于僕僕無損我之根
 于僕者多矣幸垂堂之戒勿以明月珠輕用
 彈雀也垂堂謂云于余之子坐不垂堂恐有所
 彈雀也傷明珠彈雀者所解者所欠者重也
 被訟

屠隆

別足下未幾時奈之何構鼠牙乎足下口無券
 言行無顧步青蓮上勝如一朶蓮花乃無良者
 猶索撫督之茲亦如犬耳于足下吳尤據鼠牙
 芳不之似面者芳言虛言也顧步青蓮也
 學師商中生唐東應即吹毛求疵流垢索廢也
 被盜 剽奪吏部

王輝

劉驥來始聞盜警不勝驚愕喃喃綠林無狀敢
 為暴於天官大夫之門民因弗愁而當事者復
 大索之知此賊當即以黨社鼓也而青蓮在席
 明月大珠在握先生幸可自解矣劉驥劉驥
 十八皆持兵械而問何人役者曰李博士其
 李博士久但為一篇李乃歸之李而通江上村
 李博士不家夜知劉驥時不用相違通江上村
 李博士不家夜知劉驥時不用相違通江上村
 被火 與孫允清

劉驥

計別後當坐對空尊日嚼杞菊豈不自苦奈何
 天復苦之燬傷屋廬爰及琴書近來落處何如
 行窩何安仙香郎君非儼若可廣及門之客幾
 人想揮毫吟灑不讓杜陵歌曉庖丁能無改乎
 被火 慰問太早

王輝登

久不遊梁谿以無足下在頃武林還聞高齋燬
 則大愕然視融氏不仁其哉奈何庾周公子公
 子義甚高無他長物弟恐以青蓮為池魚誠可
 惋惜足下六廟健屬揮毫角而上當橫絕四海
 人間阿堵何足競彼甄觀復顧之奚益耶僕詞

擡頭不得也。而今人士往往多向此邊走而于
訟事尤覺順利。二事切戒。切戒不然非吾徒也。

迎醫 與方雲南太醫

陳維敬

臥病矣。旬無端二豎子。且欲入膏肓。僕以為不
得神機。故必臥青松根也。幸足下出國手挽而
登之。再造鴻恩。蓋骨肉哉。蒙饒無厚謝。惟足下
恕其淺淺者。迹鑒見款款者。情則愛僕最矣。二
子入膏肓。在日侯病中見前。○神

薦賢 薦張君

汪道昆

敵友張君以岐黃術游淮海。願足下為北道主。

人足下稍濡沫之。勝蓬蒿干株耳。岐黃術黃

人與衆一石。取杏一石。有多取及盜之者。有虎

薦琴師 比友人

王穉登

計甥賴河潤不淺。所與父者。鄉君僕亞也。善五

絃。侯門有不好竿者。借公游揚。俾一曳。源其關

五絃琴也。解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侯門
不好竿者。王好竿者。有琴瑟而立。侯門者。琴瑟王
好竿者。子鼓瑟。瑟工如王之不好何。曳。源其關

薦琴師 比友人 王穉登

忽焉搖落。青蓮無恙。其病如昨。頭重然若牛山
濯濯耳。竹沙爾小阿蘭若。未就特僕疏于虞山
諸君。諸君悉善。知識得公一言。檀施山積。公勿
斯以三寸舌為。發刀幸甚。幸甚。如龜子然。牛
山濯濯。正于牛山之木。皆莫不。其也。發刀言其
從而致之。是以若彼濯濯。不。其也。

薦化疏 托友人

王穉登

張公子歌。仍托張公致之。公讀而慨然矣。公近

况想當佳林。棲。然與世若隔。不然持長。飲而

敬烏。烏豈憂其無魚乎。抑公五月披裘。意豈在

遺金也。僕之方外友。屈公。墨宗之寶。第一庵如

野人之。喝牛。盧。西山。爽氣。半在其。棚間。于。母錢
且。帶。然。聖者。境者。袖其子。以待。僕。授之。疏。而。叩
千。門。下。門。下。不。斷。齒。願。之餘。恐。其。鉢。盈。不。能。舉
矣。何。必。捐。康。傾。囊。乃。為。布。施。哉。烏。為。泰。歌。豐。○
家。子。孟。嘗。君。門。下。彈。琴。而。歌。日。長。缺。歸。來。手
餘。無。魚。○。五。月。披。裘。○。句。子。托。使。音。兒。老。者。手
月。披。裘。以。負。新。花。指。路。遺。失。之。金。今。拾。之。老。者
張。目。視。之。日。後。五。月。披。裘。而。道。拾。遺。者。耶。

集 18—138

丘兆麟

摩娑桂月十二度之團圓父母歡顏姻朋慶

果微將變淺之誠敬致長成之祿左手與右手

嘗知失忽而得土新至。歷有年。會其耆耄而

其製其志。○左手右。手二句。宋曾朴甫周蒙父
母到首。既了前觀其所取。彬左手取粗豆布于

提干戈餘無所取後爲宋名將○跨爹子聖父日跨竈以竈上有釜也爹與父同音○

內屬火丙神猶
言昭亮之意

劉景心

昨就周文字齋中識賢郎而齋郎聰穎奇特山

于常見者萬萬非所稱名家駒耶第汗血尚赤

侯以十年必一日千里吾且於濊洲境上索之

頭角巍然厥陽脩見而奇之曰異名家駒一日

千里者駟日行千里出汗管無心魔海仙界也
冠禮賀友人甯仕衛

離著三加行。履四責。最嘉事之重者。拙詩一首。

雅意彈冠輜儀一函聊侑簞客母曰成人之道

非威享之具

并曰三加。○四責責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友之道。○嘉事吉禮也。○輔音由輕也。佑

必重名而戒之

清聖人
命聖光

來之亂而亦取兆于青錢萬選也雖胡之爲愛

青蚊，便蟬而稍大，母于不護，取其母于，剖棄之。

先用于錢皆復飛歸輪迴不已。○花燭前語之
久。謂之副房花燭。○青錢萬選。唐張鷟對岑皆

甲第人謂驚文
辭猶青錢萬選

新捷畢姻

魏大秀

嘉人協瑞仙客乘龍畫宇春凍還羨錦標之官

寶意香煖共誇玉佩之華板月佳卽會姮娥步

青雲更逢下女更深燕笄乞賜春酒
徒冀李元禮俱娶太尉相叔女人謂但叔兩女

錦標唐盧肇黃頭同寒磬守獨陵題明年鑒

狀元及第進士擢翰林學士兼中書侍郎
是歲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乎大慙○月

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
遙有意定知丹桂近姮娥

父母雙壽 賀友人

湯顯祖

即晨河漢在界雙星在門瑞姬泰望龍女進幽
蒲菊新綠銀缸下紅階下琳衣堂上珠履盈門

音樂何羨洞天雙星瑞姬泰望龍女進幽
老宋王著臨贈水堂詩數臥地為小兒時

以說說○珠履盈堂君門下三千家皆朱履
七十壽賀寶九芝乃翁金有利

翁翁年跡老壽碧雲天上庚星炯然周知馬伏
波乃雙傑翁歲然蓋格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乃

君家故事稱觴者且歌此為寶氏慶乎僕戴星
就道不克登堂舉拜幸諒庚星李白應庚星而

軍馬按也年七十餘家報願時以示可用帝默
日翼錄哉是翁歌此歌登堂二句以相慶也

七十壽賀舒快登寶仕衛
翁春秋與楚丘止屹而行誼過之彼猶有宜達

心而翁不求也年尊德邵遠與山林以緩步准
王仗以軟飽准貳膳不貴其餘人品亦古來稀

哉此則僕之賀意何必登華堂與珠履襍還舉
既而後為祝耶翁宜留我青精之飯白虎之飭

館中近必過癸之蛇青乙商也此類其年與楚
丘先生相高王仗莫齡年七十者賜以玉杖

之飯詩語無對
醫士六十賀陳醫士
郭外御儒見種杏者如于閭之成曰願先生壽

通知先生遺花甲哉應養于國矣以仁壽之理
振之活世間一命者增海屋一籌先生所活不

可紀其年易可紀耶僕當假方朔之桃以詠長
生如舊音流著行遊也體未童奉治人病病

愈今體未一株也花甲六十年花甲子一壽
養于國應記六十花甲子一壽海屋一籌老

人日海木變桑田音無添一壽加一歲也方
朔王母指方朔云此兒已偷桃三千年結

事奉雲雲
六十母賀友人
久遊武林末繇問訊寓南而知母今年為歲六

十賓客盈庭也自愧不能與仙羣稱觴壽言一
首效封人三致祝惟鑒納是幸封人三致祝

封人日請祝聖人使
聖人富壽多男子
青友入母賀孔仙郎
真使來知太宜人壽域宏開弟愧血肉凡軀不

能從雲壑龍三偷阿母尾仙郎奉年從旁聽鈞
天樂談缺限也謹以人間物補獻瑞階倘不嫌

計以忠
許以忠

酸俗氣命從官納之弟也幸矣與縣弟○詩南山
所奏樂○聖臨王母與列仙宴于瑤池也

高年

東友人

陳弘夫

今尊翁春秋高矣髯皓然頂童然咳嗽如洪鐘
然假令與馬伏波比有尚可以投石而起距者
渭濱有魚何難持竿而往乎欣慰欣慰然尚
公簿寒叔歸時良士○馬伏波名援年七十餘
陳體弱時以示可用年日覺無幾是前○投石
超距軍中試力投不中不而解之超距驚王迎
而禮之補之
向父低與周

高年

東友人

陸瞻南

家大人去年尚矍鑠閱老莊黃庭年不停批看
徑上黃花亦不須扶鳩首自以為香山會上九
老可十豈知驥雖老去雄心在鶴自病來清骨
殘值此晚茲僕寧無端端攬乎扶鳩首老人以
鳩鳥不啻故也○香山會香山九老皆年高不
仕者胡果年八十九收八十八劉真八十七
節將八十五盧直八十三張海七十七白若易
七十四張養諤盧真二人未七十與會而不列
子孫東遊友
馮子南
足下有子如寶家龍諸孫又濟濟皆蘭芽每侍

八論之樂

今人有集
之悲

所居一則以
此一則以

長安六

長安六

問足下足下惟點頭如汾陽此荀門德星又聚

于趙門矣有不煩太史占望乎僕所以深羨足

下為神仙中人也貴家處師者氏五龍○汾陽

以父子遇陳寔是亦父子相邀太史秦徒星見

延師請設館

俞誨

春和景霽君子道亨寒門子姪才極驚凡性頗

馴習敢求王良造父為之鞭策以防泛駕計無

居文臺右者謹當練日以還草蔬首宿非所以

淹文士或得專意筆硯今不肖亦聞所未聞為

惠不淺不但淑諸子而已也王良造父俱善師

人遺父周穆王時與穆王入駿岡行天下者○

前諸策名詩縣中何所首首皆長鬚行年茂薄

辭延師東友人連繼芳

門下橋梓水玉師友一堂足勤太史之奏乃偃

然借明于愚蔭令下走厠師儒之列非其實矣

顧輿情心領當借此以定交盟藉曰某也師某

也弟視然惶愧推梓水玉言父子水清玉潤也

師友○太史奏即有叔事

師友○師儒師儒有德行者

清烟親

吳從先

不換寒素幣托霞草。不倣竊慰尚子之謀。某兒
 謬荷水清之庇。投瓊莫報。荷玉多慙。恪詹某日。
 薄治洞酌。汎掃花徑。仰屈蘭輶。少中山斗之餘。
 用敦潘楊之好。俯加惠肯。寵榮易勝。設其夜。
 皮至。清者。借托。言。幸結。清親。也。尚。子。之。謀。廣。
 事。勿。松。關。連。遂。五。嶺。名。山。不。如。所。終。以。水。清。音。
 荷。珍。美。丰。神。妻。父。樂。與。有。重。名。謀。者。以。為。父。翁。
 水。清。女。婿。王。洞。投。瓊。荷。玉。以。木。桃。報。之。以。
 瓊。約。福。忠。信。也。山。十。平。昔。仰。其。山。斗。之。望。也。
 潘。楊。台。協。德。宗。武。能。滿。岳。作。謀。文。云。指。三。葉。
 世。觀。之。恩。而。下。之。姑。子。之。仇。便。為。清。
 揭。之。陰。有。自。來。矣。見。二。姓。世。為。婚。姻。
 薦。館。師。東。漸。全。川。管。大。勳

春風披拂。暖入青連矣。令郎延何師。其學富綠
 緗。說。經。解。人。願。足。下。今。坐。西。席。渠。必。能。吐。胸。中。
 之。奇。飽。君。家。孟。益。耳。轉。細。磨。盡。數。世。南。頭。脚。
 運。五。品。以。上。子。第。工。書。者。手。書。結。寫。藏。之。還。序。
 五。文。人。才。子。名。益。于。綠。囊。廉。文。亦。翰。墨。當。于。細。
 既。錄。印。經。典。之。解。題。巨。術。說。書。能。解。人。願。于。西。
 由。致。其。身。于。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
 王。齊。辦。子。學。家。賈。子。司。馬。因。姓。謝。故。引。用。之。
 薦。許。生。東。江。伯。玉。司。馬。王。齊。登

適有一佳士欲買之白鶴社宛慶許君信茂才

儒俠也。腹中著書萬卷。而尤長于筆翰。字跡赫
 號。在。在。神。王。謹。介。之。藥。籠。其。司。馬。一。操。牛。耳。哉。
 佳。士。李。白。書。韓。州。云。一。聲。龍。門。馬。一。操。牛。耳。哉。
 白。鶴。社。曾。結。詩。會。名。一。聲。龍。門。馬。一。操。牛。耳。哉。
 為。東。海。王。越。參。軍。越。府。多。俊。與。就。在。其。中。常。自。
 神。王。介。之。藥。籠。引。運。也。藥。籠。唐。狄。仁。傑。諸。
 元。行。沖。曰。此。王。齊。藥。籠。中。無。不。可。日。無。也。
 操。牛。耳。將。汪。伯。玉。結。詩。社。會。長。故。曰。操。牛。耳。
 薦。山。人。東。王。侍。御。王。齊。登

廷尉公客如雲。最善游山人也。以其節俠不從
 以其詩。故其詩亦婉美足傳矣。既薦之使若。而
 復口授之。彈登。俾佐之以舌。然使君受士不亞
 結機公何假。彈登言得無蛇足哉。乃復附麗如
 此。誠不欲促廷尉耳。廷尉解作御又稱使君。
 有王生者。謂釋之曰。為我結機彈登之說。而結之
 蛇無足。有兩蛇者。添足此言多一事也。
 薦。就。試。東。林。博。士。王。齊。登

病久皮骨空存。跬步不能前。欲更造齋堂。披快
 風。聽高論。安可得哉。張甥思哲。腹中可稱經笥。
 乃晚就臺試。健獲高等。此不鍾鳴漏盡乎。幸門

下發植之尚可收之桑榆耳此傷寒足窮山出
無車指托致求朕以為從者藉抑所謂西鄰輪
祭薄則薄矣庶幾哉其誠可親也
寒暑滿堂有鶴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服之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然之經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先發便便五種皆同但愛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之答曰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日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
滿光可謂失之東隅者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此易既濟五爻之東隅者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薦生 宋胡前川 齊仕衛

足下開三三之德惟素是行郎君向學尋途
翻洛下才體味小宛者其似足下矣四方為龍
所交遊盡然士而朋如聖之俊未人搜羅
豈其翬之忘易乎其未嘗修刺而容成不逮者
年還宜既收之充府上一期克先生為足下樹
人計無如此得力非徒為翟無魚計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洛下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
公原而忘易其翬之忘易其翬之忘易其翬
丹性清高不常修刺而人容成不逮者

先生剛克○樹人帶子終身之計其如樹人
子姪應試東縣公 王輝登
渡江後臥病逆旅逆旅主人見其操觚出就縣試
輝登心戚然不勝賦箭輒以無曲無仰仰千使
君幸稍置前行無及并州快剪更虛臺下惠也
猶子無由亦稍能射發義不敢舍兄之子并以
為請五黍豚蹄而祝饗宴滿載蓋輝登方獲田
也乃遂廉諸臺下將無仰天掉劍而笑之乎
莊簡也○張清漢楊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
語問曰公何憂之其答曰悔無日輝先見之明

我非金全
猶懷老牛破墳之愛為吹寒○無典無四二
子名無由佳名○并州快剪更虛臺下惠也
忻然曰恨不帶并州快剪更虛臺下惠也
而去○射覆以物蓋于案下令脂粉之日賦
果可滿義○仰天掉劍而笑之乎莊簡也
兒之趙南牧黃金馬光輝仰天笑曰臣見道
旁者皆一勝金一玉酒視曰臣見道旁者皆
欲者皆乃益金登車馬往焉趙即發兵至
薦黃孝廉 東王鳳洲 屠隆
已卯孝廉黃君仲高年少有奇才為人如衛洗
馬潘懷邑而名理玉屑亦復不減茲非上公車
道經吳門生平慕王先生不啻卿雲列宿而紫

中有刺御李無因某敢為之介紹者法眼為一
 青以彼朗潤或金臺宮中掌書美香童子也一
 笑而沈其才貌官為流馬美千神。廣德元年
 漢李府以名自高上。有彼其本技者若為整
 龍門其美之因焉之御者曰今日得舞李君
 則以青眼勝之庸人則作白眼焉之
 延師 廣德元年 林紹興
 公家伯仲麟麟皆天上掌書仙幸之一門他日
 棟宇聯茂更當以一樹置湯敦崔琳家故事耳
 沈先生鍾重有餘不喜與人妄言足下母喪受
 投之雖然石鼓無聲也得桐木叩之田田然響
 矣是在足下善遇之何如一編置蓋津濟以
 張華日以蜀中之桐木刻為形聲之書有聲
 蕭莫生 東漢使君 汪道昆
 每饒客至江詩望瓜渚旌旄知是使君開府處
 轉太息盤盤一水隔也延韓雖隨所至當座乃
 使君窺其武庫便自歎僕曹丕哉詩盤盤一水隔
 士。關脈不閉語。延韓莫若字名堂。堂名水風
 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堂今日錦袍一騎。亦司制
 應杜而胸中無防不有。漢為杜。漢。漢。

先主劉玄德
 曰君才十倍曹丕
 薦劉生 與孫給事 王輝登
 一別三載飛鴻冥冥北望維楊徒增跨鶴之興
 其如腰纏素真何門下凌霜之質當鬱然逾茂
 郎君更復曉騰騰經之業奔擊二戴里門高大
 不知幾何能容定國驅車乎無也二十四橋明
 月寒雲而就之者如雲故敝親劉君亦以廟振
 往劉君負奇畫策以干諸侯黑髮幾衰矣夫
 茲遊得遇張公子不憂食無魚飯不者而但娶
 何處玉人吹簫聲吳公家人來色哉維揚揚州
 歷歷詩鳴鶴上揚州歷歷十萬買索莫言室中
 日檢指之姿經海海文同年而望盡白帝問之
 二漢漢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高次三句下完國日苦治獄多陰德可高門
 四今客如馬高年日苦治獄多陰德可高門
 十四橋詩云二十四橋明月夜。關張馮驩
 無彈劍而歌。墨客家真蘇秦說六國黑貂裘
 無馬。張公子漢成帝好徵行自解張公子。無
 也。家人來色劉生家食。王輝登
 薦二府 與郭參政
 袁郡丞官幾官五馬家仍四壁藏養一二人兵

冠無以田間人妄于闢外事為越組武更還
 三五年如此君憐肉何憐程不該為西宮御
 南中山中身處為樂事強強強強強強強
 為樂不能及遠彈冠王吉出仕友人貢馬彈
 冠自愛心越強冠子危人雖不治危史不越
 張將軍東兵道
 五月遇張將軍附一札劍縱中矣將軍名將種
 五車六籍文武並用其才視侯故當十倍曹不
 足下欲用會稽之箭請從此君箭而羽之
 王裒登
 蔣都尉基三吳名將也儒才英稱藉甚人口五
 七言近體婉秀有致可稱長城謹介之明公明
 公請收其策但有一匠芙蓉鐔幸斷地出之猛

今夜夜冲斗牛間也呵祈皇恐世廟太宗稱之
 里長城又唐系日對長卿自謂五言長城
 冲斗牛間也呵祈皇恐世廟太宗稱之
 馬參軍
 友人參軍馬榮故恭敬公猶子也丘墳充腹行
 誼貞孤議產于弟身自食貧官舍如僧不將妻
 子兼旬一肉并日一蔬取下肅然展接弊政誠
 宜卷之九列以勵素絲羔羊之風老王生貧且
 賤無避嫌側頭向公子剖心明皇嗣獨不能乎
 王裒登
 然非門下諒王生慙人安敢吐此言血墳充腹
 與八索九丘之書滿腹不將不信也三墳五
 公下死也諒王生慙人安敢吐此言血墳充腹
 上書武臣諒王生慙人安敢吐此言血墳充腹
 林丞善書為友人
 余翔
 聞人林丞與不佞有史館之舊其人厚交而廉
 取諸公皆爭為推轂今者薄遊薰沐而薦之鈴
 叩此丞善書不減章仲將伏冀精試之俾獲
 以宗輪為未報何敢忘明公之大造哉三述
 敬以策之○東竹將

古今振雅堂

卷之六

仙與友人	東方朔	仙家
仙與王僧達	丘珍孫	仙家
仙各丘珍孫	王僧達	仙家
仙答朝士	陶弘景	仙家
仙別蘇林	滑子	仙家
仙與太極宮像	姜叔茂	仙家
仙示許長史	右英王夫人	仙家
仙答許長史	中茅君	仙家
仙告右英王夫人	許穆	仙家
仙奉謝太史	楊羲	仙家
仙將昇化別親故	謝自然	仙家
仙東吳少卿	王世貞	仙家
仙與曾觀岩	屠隆	仙家
仙與冲虎法師	鄧志謨	仙家
仙上朝史張範	費文淵	仙家
仙與僧遠	蕭子良	仙家

古今振雅堂

卷之六

禪答僧法雲	沈約	禪林
禪答僧法雲	章獻	禪林
禪答僧法雲	王泰	禪林
禪答僧法雲	曹景宗	禪林
禪答王融	佛國澄	禪林
禪與鳩摩羅什	佛國澄	禪林
禪與周顒	智林道人	禪林
禪上梁武帝	傅大士	禪林
禪答西域智洗	玄奘	禪林
禪上唐高宗	玄奘	禪林
禪召主覺大師山尼	朗禪師	禪林
禪答謝靈運	玄覺	禪林
禪東湛師	王焯	禪林
禪寄徐八石	虞邦譽	禪林
禪與吳磧山	萬士和	禪林
禪與李卓吾	袁宗道	禪林
禪答無碍講師	袁中道	禪林
禪與信山上人	汪道昆	禪林

富春山	東晉	石鼓山	東晉謝靈運	西陵峽	南齊	浮山	南齊	螺磯	東晉	采石山	後晉	龍山	北齊	赤壁	招友人	陽羨山	東晉	雨花臺	寄陳不昧	柏岩二山	東江文學	匡廬山	東齊	大雷山	東齊	楞伽山	寄友人	峴山	後李司	崆峒山	東金君房	山中	與楊煉			
程子游	明	沈	愷	屠	蔭	李	穎	劉一初	明	許以忠	明	顧汝紳	明	陳大用	明	陸	欽	明	張國綬	明	范中民	明	陳純	明	許以忠	明	唐寅	明	鄒矩	明	袁	明	蘇	明	陸	明

山中 <small>寄四弟</small>		山中 <small>寄五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六弟</small>		山中 <small>寄七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八弟</small>		山中 <small>寄九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一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二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三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四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五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六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七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八弟</small>		山中 <small>寄十九弟</small>		山中 <small>寄二十弟</small>			
袁中道		何夢星		湯賓尹		袁中道		王守仁		劉肩吾		錢文薦		虞邦舉		邵		錢文薦		許相卿		袁宗道		袁中道		虞邦舉		魏		王獻之		魏		屠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六目錄

珍珠泉	東唐伯顏	高希章	明
太湖	東唐伯顏	徐頤卿	明
洛陽泉	東宋金龜	張時微	明
濠梁	東唐觀瀾	徐棣	明
湖南	東唐觀瀾	丁惟瞻	明
臨溪	東唐觀瀾	陳筌	明
晉溪	東唐觀瀾	凌約言	明
觀瀑亭	東友人	泰菱	明
康王谷泉	東友人	費宏	明
蘭谿	東宋元岡	莊起元	明
澄水	東宋元岡	莊起元	明
湖上	東宋元岡	章玄	明
曲淵	東宋元岡	顧汝神	明
鳳皇池	東宋元岡	祝允明	明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六

武林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張嘉和起龍參訂

仙與友人

不可使塵網名鞭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

島相期拾瑤草谷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長洲之中有十洲五洲人跡希絕之地

所居○瑤華東方朔十洲記云出瀛洲○輕舉

天行○瑤華東方朔十洲記云出瀛洲○輕舉

仙與友人

安道入昌門千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

乃可暫致不宜久翳君當思還其高步成其羽

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

即張子房辟影也○冷然不頭五城之一○羽化即

赤壁賦遺世而羽化而登仙也

立羽化而登仙也

立羽化而登仙也

立羽化而登仙也

立羽化而登仙也

立羽化而登仙也

立羽化而登仙也

立羽化而登仙也

卷之五

褚先生從白雲者矣古之逸人或留慮見孫武
使華陰成市而此子靈然唯勝松石介于孤峯
絕嶺者積數十載故要其來此莫慰日夜比
談計芝桂訪群龍若已窺烟成臨濤洲夫知君
欲見之願當由譬曹松石與松石為朋侶○芝
仙卷朝士 陶弘景

至哉嘉訊豈衆生所樹雖然試言之凡質係所
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
則是靈是鬼其非釋老合佛法所攝亦難亦合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仙道所依合間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鍊鍊之事
極感變之理通也當焚植以為器之時是土而
異于土雖燦未燒過濕就燒而末熟不久尚
毀大力既足永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
今為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登其神以和
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縛衆法共通無礙無滯
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
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素修道進學漸階無
窮教功令滿亦畢家滅矣美道南有別本也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吾師承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
三一三百年中祠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
開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岳休息洞玄
藥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戲川瀆吐精丘陵
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
六合無所繫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宴樂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中仙不求葦蓬今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
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子別子勸勸之相慶
室也京龍白京黃精二藥名○五岳東岳泰山
○八海東海南海北海西海之外又有南海
○王接金闕神宮寶室在焉○六丁神將也凡時
日五丁卯丁未丁酉丁巳丁亥各有司值焉
仙與太極宮傳 姜叔茂

仙示清長史

右英王夫人

虛和可守雄清虛可守雄夫清虛者單景獨往也君終宮中能仰飛空同上雲玄之涯否道易聞而慮不重書易得而慮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肩也我亦無咎于不能為有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治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似欲銜之也願令守學守學老子知其難守其難為空同山名皆帝問道于廣成子在空中同山曰毋勞爾形服靈圖精故千二百歲而形未衰矣各許長史中茅君

卷六

中茅君

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誇過世跡超登清虛何玄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已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爾開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開圖東遊玄洲不為選絕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謂言實于心良可敬矣倭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闢內真是以雲車靈輦相適猶遐更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左聖池右翠外環以瀛水九重非輪不可到仙台布美王夫人許穆

穆惟恐言沉淪離俗流塵塵罪異年長終

日積幸遇玄運發啟其命披散氣霧朗然建其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虎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何以堪荷風興策勵不敢怠情願順俯注言不自憚許穆入華陽洞自隔塵塵行已今日東盼雲漢渚先言昭伏想玄宮融和所蒞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構感消滅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

卷六

揚義

之感變無窮矣若前隔後頻頻想夢所見諸惠手跡為信既感冥通第德之厚倏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班記所夢密室八風者終風明晨風赤練然白帝白相聖帝諸光龍寶帝含雅經總攝太微垣為六天三元上元中元下元仙將昇化別觀故謝自然青諸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

之後與有善緣早會南原之郡即與相見
王清聖境上清
王世貞
仙吳少參

開時寶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緒洞天
些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遠乃知寒海內
自有一種富貴神仙也公爾身想是玉皇香案
吏耳天有三十六洞天
仙典曾觀紫

屠隆

隆隱矣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于

朱一仙

主無媒歸樓岱岳陰雖不肖願追踪此兩生上
則飛肉霄漢大則脫骨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
不能學虞卿史遷游終著書齒髮禿落吻涎昇
唾龍鐘蹒跚老錯故紙作靈魚書蟲也安期生
是項那人世世見之計已千年徐洪客與劉
文靜氣知李氏會與李靖性李氏長得大
下從迷
居廟上
道與冲虛法師
鄧志謨
別玄關三越春矣僕亟問交契火鼎曾種之熟
乎僕又問新火候收露芽作餅義許紐竹胎作

廟又幾許他日過訪吾師以此成僕廟紫非平
與五侯勝也安期生與許穆入茅陽洞修道王
玉醴金漿安期生與許穆入茅陽洞修道王
未盡是所以梨棗不生也○露芽茶也○竹胎
五侯廟五侯馬縣前見
禪上刺史張從

費文淵

道汪法師議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
難拔近章榮州道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會
日非宜鄱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
賴豈可水失其珠山忘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使

四章有憑也
蕭子良

通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滑山樹美四海餐
風弟子闡昧謬衆師範方欲仰稟神化開洗煩
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山
出美言僧家一場白雲三閭茅尾○四海雲風
寺僧家一鉢千家食事身萬里遊○其僕法其
禪答僧法堂
沈約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愕近約
法師殿內亦蒙教答一本恩受頂戴尋覽忘疲

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業弘于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船航弟子亦自復論微席疑數比展具以呈也孔釋孔子與釋家

禪 恭僧法雲

章 叔泉

至理虛寂其時經詩言有以無言無實有妙于老談精于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主上道拈字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無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折臣下導諺既深訓誨方洽凡性有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誦誦垢容

雲消特兼權行法師果漢青緣因會今法離五

二二

慈而入八解去三解而就一乘復得預查德音彌足欣讚惠名沾及哉佩定漢山玉洞中玉諸群衆皆得印上帝救命等雲消是使疾垢周師者之私加雲散于衆生也五慈惠慈愛大慈是上慈是上慈方一乘釋家三乘小乘

王 泰柔

一日曲蒙謙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遲促不近人情重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微引孝道發揚冥致僅當

事誦永社除惡... 人壽與五鹿居同... 以五鹿居連... 禪 恭僧法雲

曹景宗 勞

在告所宜答神滅教理周萬古有也三世六趣長途于此永悟五道恒寂晚若榮蒙自非鑒窮八解照符十號排開逸俗安得如此未佩青紳敢遵寢食法師識喻有境學詣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雲樹環用忘所疾三世過去世

三六

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值越既爰願而游性重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我何羨之十遠齡耶耶想斯理久以得之為獲明來信耳

佛圖澄 果

去得姚右軍昔具承德問仁者葉日殊域越

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領承懷賣來
透則一日九馳徒情狀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
望途望其勢行夫梅恒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
光曜則東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于絕代龍樹
檀子前踪今往比量本裁願登高坐爲着
之須重譯而譯解其言語文字也○摩尼實
係十二部之一也

禪與周鼎

智林道人

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

卷二

禪林

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嘆喜無與共之年少
兄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嘗法
集感時能漢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畧是
無一貧道捉塵尾末四十餘載願見宗錄唯此
途白然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
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投塵尾與法
至住公曰此至佳那獨在法暢法暢曰塵尾不
來貪者不與故得在塵尾之長凡有所施以
者故以塵之尾揮之長取其義也

禪上表式

傳大士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敬世善
薩今欲修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界以虛
懷爲本不著爲宗下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
界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
其下善界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
稟六齊令孝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懇懷故
遣弟子傳聯馳焉○雙林樹下聖訓云如來昔前
于雙樹間托背而臥後之國繪者爲此像
禪杏西城智光

支 笑唐

慈舊法長至蒙問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推
割不能已已若海舟沉天人眼滅法師夙承雅
訓蚤升堂室翠綠之情實難可處奈何奈何願
自甚抑昔大覺潛跡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
彌多聞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大任其事唯
願清詞妙辨共四海而恒流扁智莊嚴與五山
而永久○雙林寺也有五蓋生不常月今夏常
見後以名體○大覺三十二祖之祖迦葉三
又前之弟商那和後三十二祖之三優婆塞多
護持諸無能則提聲也

玄奘

禪上唐高僧

玄奘

玄奘少來願得專精教義。惟于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托處禪門。澄心定水。滴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淵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榮豐茂。蘿薜清虛。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等寺。皆跨枕巖。經紫帶林。衆佛事尊。嚴房宇。閑遙。卽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皈依。以修禪觀。兩疏朝士尚解歸海。巢許俗人猶知栖箕。玄奘出家爲法。翻滯寰中。清風激人念

之增愧。四禪初禪有華。須伺二禪。坐專惟伺三。見思惟誦。兼命精進。方便給定。○少林如監。三藏菩提留支。但解經名。○巢許巢父許由。患于其山。巢父洗牛。許由不受。上流飲之。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抵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巾。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異菓。弄身御游。猿嘯長吹。遠近皆聽。鉅頭當枕。和草爲簾。世上嵯峨。競爭人我。心地迷方。乃知斯偏有寸陰。願垂相訪。

玄奘少來願得專精教義。惟于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托處禪門。澄心定水。滴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淵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榮豐茂。蘿薜清虛。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等寺。皆跨枕巖。經紫帶林。衆佛事尊。嚴房宇。閑遙。卽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皈依。以修禪觀。兩疏朝士尚解歸海。巢許俗人猶知栖箕。玄奘出家爲法。翻滯寰中。清風激人念

玄奘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何如。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井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聞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繁道。誠合如之。

王焯

恭承嘉惠。不戒醒酬。意者趙州和尚。雲門老子。亦具深母婆心。哀王孫而投之餐耶。卽扳過邸。共吟意雲。并耳青蓮。快論也。趙州和尚。南泉。所到來意。趙州答云。庭前柏子樹。○南泉。王孫。信。微。則爲。趙。雲。庭。前。柏。子。樹。○南。泉。王。孫。信。微。則。爲。趙。雲。庭。前。柏。子。樹。○南。泉。王。孫。信。微。則。爲。趙。雲。庭。前。柏。子。樹。

弟向來公案似覺了了。近日斟酌一番。雖做得一瓶一鉢。家風云何。案此娑婆世界。不免料理。

空者且不易得而况絕學無爲者哉

龍爲六神作不才功。德不道之參。不計六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修遺處典張伯雨

天三十三天

虞集元

承今福真便向江東西名山縱遊此最上奇事
惟在勇爲仙真神人即未便居天上要亦不肯
末塵中汨汨山水勝處多所恒遊願吾伯雨早
有玄遇某俗緣未了此事但輸一籌先耳俗緣未了某俗緣未了此事但輸一籌先耳
所緣緣法和合爲因緣又大事即心心數法又有
譯佛經典鳩摩羅什佛圖澄梁

日有涼氣此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

還本國情以悵然先牽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
欲便相諮求若不傳不處衆恨何言今頓畧問
數十條事與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
大難要欲取決于君耳

講佛經典

鳩摩羅什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富商體裁以入絃爲義
凡親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爲貴經
中偈誦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
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

經也

金剛經奇龍君

袁中道

聞近來持金剛經且談悟禪理此是千古英雄
歸根一着子不然即功高天下名震一世終歸
塵落大慧云但熱惱過時則誦金剛如偈語
便是一貼清涼散也况漢入之者乎入悟之法
大畧具大慧中舉二語錄中若不于無義語中
逼拶一番只成文字依通非到家消息也請自
參之大慧名慧通祖十八賢之首晉住廬山
東林寺有白蓮池同修淨土號曰白蓮社

山川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人雲清流見底兩岸
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
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寔是欲界之仙
都有康樂以來殊復有與其奇者康樂名雲逵
山水吳均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
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
高山皆土夾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邐爭高直指

新溪

十百成峯泉水激石石冷作响好易相鳴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成韻程輪昔勝咸窺谷忘逐矣當陽縣有連富

新溪

竹千竿青蘿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月

下飛泉落子簷間紅欄白蓮羅生池砌每一

狂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

以終老江台父山麓茅坡勝華岳秀客左龍

山水與吳尚書

衡欽合千城隅一河一清如濟如河百里

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見勢交下有嚴千陵

方千之隱茅葦峯四來翠盈軒窓東北日鳥龍

崔嵬如岱西浦日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

下飛泉落子簷間紅欄白蓮羅生池砌每一

狂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

以終老江台父山麓茅坡勝華岳秀客左龍

山水與吳尚書

衡欽合千城隅一河一清如濟如河百里

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見勢交下有嚴千陵

方千之隱茅葦峯四來翠盈軒窓東北日鳥龍

崔嵬如岱西浦日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

下飛泉落子簷間紅欄白蓮羅生池砌每一

狂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

以終老江台父山麓茅坡勝華岳秀客左龍

山水與吳尚書

衡欽合千城隅一河一清如濟如河百里

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見勢交下有嚴千陵

方千之隱茅葦峯四來翠盈軒窓東北日鳥龍

崔嵬如岱西浦日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

下飛泉落子簷間紅欄白蓮羅生池砌每一

狂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

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覺好一个浪
與底張鍋相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
遊也今山在江中北江中一名得山南
東頭陀于此雷山得金銀石五江南絕
山水與旅石小
臨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高要情思超然獨
獨一翁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履
一快洞心該目之觀以為恨也索詩輒牽課上
呈幸一讀置之謝字崇已同山勢多延
山川與旅石小

虎丘山者吳嶽之神秀者也雖後峻極異于九
大隱嶠殊于太乙矜帶城傍獨越眾嶺控繞川
澤頗絕萃萃若其峯崖刻削窮造化之理絕
澗有冥若鬼神之勢珍木靈艸瑞林瓊葉
會走獸表麋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托
臺雲起寶利星懸自非玉牀開闢金精蘊
其神怪若此者乎欲發見有自虎牀其十
山川若保都沈炯五代

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寫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
層臺山向水波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
五之靈草焉冬桂夏柏長蘂松竹靈源秘洞
御超絕遠溯淡巖交羅戶穴三江中江自城山
入江北江自漢入江五湖太湖瀟湘洞庭
湖丹陽湖太湖九龍武夷也洞庭亦九龍
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俎閣下遂為東南一
偉人矣少間當操豚蹄壺酒為歲寒軒賀其始
有主人也
山川與旅石小

層臺山向水波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
五之靈草焉冬桂夏柏長蘂松竹靈源秘洞
御超絕遠溯淡巖交羅戶穴三江中江自城山
入江北江自漢入江五湖太湖瀟湘洞庭
湖丹陽湖太湖九龍武夷也洞庭亦九龍
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俎閣下遂為東南一
偉人矣少間當操豚蹄壺酒為歲寒軒賀其始
有主人也
山川與旅石小

西麓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
縣城堞外四面皆山也五臺尤靈怪而長松喬
木高仰森嚴如龍鳳肩輿以行樹杪也六月須
挾纒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
辟塞之地土器延閣然後南還耳足行在山西
郡所轄曰潞安縣即魏郡之雲中而西有雲中山
雲中山在大同府之雲州一州之鎮
山川與旅石小

西麓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
縣城堞外四面皆山也五臺尤靈怪而長松喬
木高仰森嚴如龍鳳肩輿以行樹杪也六月須
挾纒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
辟塞之地土器延閣然後南還耳足行在山西
郡所轄曰潞安縣即魏郡之雲中而西有雲中山
雲中山在大同府之雲州一州之鎮
山川與旅石小

此以島名村爲花名
屬島山在浙江樂清縣山
頭一鄉十里許水不涸濟

華山新王意
不佞已至華山絕
陳文燭
奇玉女洗面

仙山靈掌安知非吾兄顏色耶稍晴下山通州

申當謁吾兄矣絕頂寒甚擁被草草當發吾兄一笑玉女仙掌西幸樓太平山石壁直上如掌度日月盈虧者日遠花明星王女三峯前仙

南華與歸給濟
南華之約仙舟至濠溪登岸入山二十五里遙

遊山還具可逍遙鄰人且從陸先爲掃石焚香

謹教山靈待候松門也仙舟郭林宗與李膺同

仙舟運送徐徐而行山靈意謂乃假山靈之意以發之

後應謂欲去孔德頌乃假山靈之意以發之

終南山後顧世叔
陳雲浦

使宦此聊足自遣終南當戶難舉如碧笋左蒸

退食時秀色紛墜塵凡身遠窺入厨孤枕夢聞

驚峯兩壁也終南虛業用隱終南山隱病無別

承曉日讀其數隱以多素

天台典余見田
蘇濬

入天台風景殊絕坐石梁問不覺天風下墜

令人冷冷欲仙抵赤城踏似敝屣窮處無別如

飲陽春亦難客一快也天台道清湖上應台星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五子之天

武夷風景領袖八閩距足下所遊不甚遠隔

倘獲南翔選足下共仰武夷君一葉一轉唱

歌九曲慢亭在上曹孫在旁懸崖寒澗冷

牙間當不讓華嵩太和也武夷爲第十六洞天

山碧水曉巖怪石朝暮雲霞變態萬狀風景

千東南光勝靈修莫不武夷又刻仙傳靈鑑二

神降于此自稱爲武夷君

三
山川

洞庭西山
袁宏道

大人至吳住四越月不見素臺字近發舟西

矣弟在此無可樂者獨近日勤而放舟五

湖信宿縹緲峯頂遍觀七十二之勝差覺得

意遊龍洞觀無幾居士舊述不勝瘳瘳洞深六

七里聞山中道士云至格凡處別是一洞天弟

無靈威丈人手段又積潦滿洞不敢輒入躊躇

而歸返舟靈巖暗館蛙故址其山不甚高而幽

奇甲于吳中虎丘不堪作奴且其中多跡梁遜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出處之蹤

則歌聲曉曉事以惟其勢忽一相思願往帆

子抵石城越浦江中晴曉三日夜渡淮不

懷遠日前矣思惟慨昔為齋頭十日之飲獨不

得清大潘二爾兄相于唱也九葉在青藜舊

人自藥似運更今名○此頃利暗啞啞吟于

頭山為城郭萬堯云石城虎踞○石城西麓石

于謂莊子前看謂于後看皆唱唱也

燕子磯 張翰翔

秋色漸佳尊鱸正美同丈涉江采夫客共醉燕

子磯頭亦勝遊也○燕子磯屬天府大江之濱

金山 東江明島 江 淮

通來淮源肅承及溫聞足下金山之遊不得相

從杖屨蕭華茲山得觀名賢瑛翰留題千古起

色遂許渾諸人為落水羅漢矣新作與慰遠人

金山遊友人 許以忠

金焦對峙甘露中分屢氣結樓曉光罩海遊一

日勝為一日聊仙矣第山靈無緣未經足下品

題于欲買小舟再共溫之何如金山三山雄峙大

江之中無山孤

富春山 東晉 程子濤

項過富春山下維舟徘徊登臺長嘯薄暮清風

響巖明月窺人喁喁此音安能為淡有哉恨不

携吾弟來與各星相掛談也富春山一名嚴陵

峰巒嶺嶺大江即子陵釣臺處○山清風奇絕

武勝子陵謂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余是

寒容星犯帝座甚然武武曰斯與故人同耳

石鼓山 東晉 謝康十泉 沈 愷

不鼓之遊風景殊紀不似人間塵界及登仰高

樓俯仰瀟湘天光一碧風帆隱見如入畫圖執

事以雨霽高入而史隱于此不知君似瀟湘

湘似君耶小許見意真不能滿公一笑吏同聊

附此并致謝私石鼓山在陝西華昌府代亮

則天大兩學大興有兵亮此石鼓山不鼓耳

知必在荒歷峰十石湖諸峰之中耳

西陵峽 無與盡美 屠 隆

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荆南山川最勝處足

下賢豪入山靈傳杖屨使陽臺之神通刺使君

稱部下女子亦入生快事也夷陵三峽之一自

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許山水行而林水

茂茂茂三峽無餘餘皆行皆問之莫不難仕

羅浮山與子美 李頎

羅浮山色海島潮聲。足下遊過以歸。眼睜肺腑。和與司馬子長。休弟心羨之。何日過我玄風。洞裏生談百粵形勝。俾不依街遊于各叢林中。羅浮山在潯州府南。界在潯中。不為洪水所浸。遠望如浮。上有峯巒。尤為奇絕。

羅浮山 劉一初

羅浮在望。精微可登。當午。米迎蔡戟。助防其難。酒能詩狂。頻空天地。勿俾山靈笑我輩俗吏也。羅浮在潯州府南。界在潯中。不為洪水所浸。遠望如浮。上有峯巒。尤為奇絕。

羅浮山在潯州府南。界在潯中。不為洪水所浸。遠望如浮。上有峯巒。尤為奇絕。

采石山 許以忠

五日泛采石。妖風雲起。拍浪排空。舟中人膽落。波心相對泣。下食謂肉。墓江魚矣。吾獨勘破生。死關頭。不作微蒼狀。惟長揖李謫仙。朗吟一律。真其神。獲果得安流。以逝也。采石山太齊。與崔宗之。月采石。崔宗之。月采石。崔宗之。月采石。

崔宗之。月采石。崔宗之。月采石。崔宗之。月采石。

龍山 顧汝紳

昨招龍山之遊。綺筵霞燦。佳士雲從。乘之曠和。助喚山靈獻。如奇峰說石。參差曙伏。如送如迎。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山光水色。氣味萬千。樓宇空曠。若別有洞天也。雖雲巖赤壁。豈是過耶。且良辰美景。賢士佳賓。合併四美。勝哉斯遊。可謂不負佳期矣。法宮仙仗。洗盡更酌。錯脫交酬。通與開襟。飲焉無量。既而夕陽在山。人影參差。翩然下來。散步郊墟。依然興味。爰步虛堂。壁頭以記其勝。得鍾字錄去。呈謝辛老。其為正之。羅浮山一在南直太平府一。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然興味爰步虛堂。壁頭以記其勝。得鍾字錄去。呈謝辛老。其為正之。羅浮山一在南直太平府一。

然興味爰步虛堂。壁頭以記其勝。得鍾字錄去。呈謝辛老。其為正之。羅浮山一在南直太平府一。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然興味爰步虛堂。壁頭以記其勝。得鍾字錄去。呈謝辛老。其為正之。羅浮山一在南直太平府一。

然興味爰步虛堂。壁頭以記其勝。得鍾字錄去。呈謝辛老。其為正之。羅浮山一在南直太平府一。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登而眺之

然興味爰步虛堂。壁頭以記其勝。得鍾字錄去。呈謝辛老。其為正之。羅浮山一在南直太平府一。

天花漸淡山秀色勝過兩州歸
勝不使操蛇之神笑人無取
張國綬

天共傾侯者嶺山有數十
則皆飛蓋神聖惟其一通
西省飛蓋神聖惟其一通
味香張漢

雨花臺 奇不遠社

僕九日抵金陵即隨仲父公由花臺坐閣黃花
綠酒望中白雲紅葉恨不能與足下共之未識
求離載酒亦念遠遊人否聊致一時景况頓成

下里魚書 兩點金在金陵地方東麓
正吟味開見白來人勢酒至乃王弘也與共
醉而去○區書樂府呼童到鰲魚中有大素畫

柏山東峙 嶺山西踞兩地相間蓋咫尺耳以足
下東道主而鄙人舍客館數日曾不一見得無
貽山靈笑乎早起登東刺藤窺足下先聲至

矣乃鄙人影暫在蒼松翠竹間足下合當念及

在廬山 吳震百林太年 陳純

昨讀足下寄明卿書悉在爐之勝今人勃勃欲
生羽翰且得一慰仰止千里片帆當不讓山陰
之興也足下以為然歟 江西南康縣西此山

七八結廬于此故名臺嶺九峯紫雲閣開五
百餘里江右巨鎮通書第八洞天○山在瑞興
縣者山陰道上也

大雷山 邀友人 許以忠

大雷山水奇勝非足下何以當此安得勝不轉
為根稂哉青鞋爲衣服盡窮雪竇之奇令雲霞
五色前曲伏頭足下毋擅一丘今桃花迷客

山在台州太平 沙山皆其一

一寫畫 楞伽山 蒼白隱隱山人 唐寅

日來病軀不勝酷暑暫避楞伽山感山靈護我
披以涼風神情鼓舞遂捉筆伸紙凡上方塔茶

磨嶼郊臺石湖剡字林木盡收之尺幅中而
威之勢賴山靈以敵之適足下賜金壇萬壽
也楞伽之靈仁丈之惠交迫而來何以堪之僕
以所圖尺幅相報而懷感之懷惟表緒以

陸漢

●●●●●

朱子

美山

一、

山中

表申道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聞歲經數卷倦
卽生亭上看西山一帶埤藍設色天然一幅米
家墨氣午後閒煮乳簾聽泉嚼神日以美健百
病不挂吾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
更新奇來往數日烟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米家
宋希賢海岳外史風神俊逸好談成癖至不與
人同也尋特妙繪墨態無山水世傳以爲至寶
山中東馬栗生
春來花發山椒柳眠池岸望天陂池其間差以

送月亦區區成山出。一掃東山此水落。美酒
強風烟。晤言何日。三起三眠。○燕池育張芝
書。臨池學書。池水竭也。
書。黑黑者死。筆沈竭也。
來伯子

山中
朱伯子

湯賓尹

別期動離四五旬聚散那可
知僕兒意氣近且
破山中數竿木魚磨磨殆盡胸中烏有矣伯子
近況何似烏有莊子另有先生
山中寄夏道甫 表申道

今才知

1964

水

書差有李亮翁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令
道甫見之清秋策馬一來同往鹿苑爲妙也但
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足慧心人決可與言山
水之妙者一笑一笑山中極宜火爆竹每放一
爆則响半日始息千萬窅百十個齊來至禱
神輿趨去西方山中指人具足餘見之即病
甚第以竹者大中學起有聲則響過去今效此
諸名山與黃宗憲
王守仁
到家即欲與白仁成屬影之約親友牽絆弗能

集 18—171

伏承足下妙論非玄柱下史即空祇樹園風塵

然有雄塵絕俗之意不啻皓月懸空可仰而不可攀也今且早發難輿禹亢登天台步騭岩以

嘆門虎丘之上而蘆焉然後李氏之故

盧訪陽羨之遺迹固知名山大川幽人隱士

屬管領下矣。壯遊哉。僕猶臥遼中。無以自表。

而不從孔子遠去者非顧舍踐同好也恒願守

召金馬門附于歲星之誼。庶幾闕江湖二美並

山水青

具不益快哉千載奇觀乎否則上之不能辟世

次之不能玩世。豈成其爲報足下。
柱下史老聃

脈樹焉。佛家。○嚴灘。天台。屬宕。虎丘。陽羨。五山。

如日碧瑤如月長一尺二寸又薄

西泠
孫子書
錢文薦

京塵中漫漈歲月。郢奏在前而弗獲屬和是自

外于大方也。可勝抱愧。西湖境致。不敢自誇。水

此洞庭則遷浩森山比參嶺則遷崔嵬然而洞

庭參嶺山水不能兼也。西湖兼之矣。彼爲巨觀。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而此爲幽賞自香山蘇眉山所爲忻喜而欲狂

看吾兄得之酒興詩情當有信裏時庸詎如弟

日逐逐紅塵作牛馬走已耶。內蘭新之杭州府城西周三十里漢

時金牛見湖中人言聖明之瑞稱聖明湖蘇軾
守郡上言西湖有不可廢者五乃禁長堤以便

行者又名蘇公堤。○參嶺即風笠嶺。○
白香山即居易蘇眉山即東坡俱爲杭州守龍。

西湖與趙秀才
許相卿

西湖勝遊形羈神往豈惟足下怪地主之闕供

湖山之雲亦將瞥眼鄙夫之寒盟耶秋闈得雋

解后有阻積懷候把予盡之

不實 山本書

西湖南
麥宗道

弟以病得休。佳。愧。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于。燈。

節○前○後○扶○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

脾道遙林莽歆枕巖衽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

九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否

牛通兩谷國先是關尹望見西來紫氣日應有

我人通之舞老于
以道德經五千言

西湖
泰中道

昨遊湖快甚弟生平于漆園文謫仙詩米家字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	0	1	4	9	16	25	36	49	64	81	100	121	144	169	196	225	256	289	324	361	400	441	484	529	576	625	676	729	784	841	900	961	1024	1089	1156	1225	1296	1369	1444	1521	1600	1681	1764	1849	1936	2025	2116	2209	2304	2401	2500	2601	2704	2809	2916	3025	3136	3249	3364	3481	3600	3721	3844	3969	4096	4225	4356	4489	4624	4761	4900	5041	5184	5329	5476	5625	5776	5929	6084	6241	6400	6561	6724	6889	7056	7225	7396	7569	7744	7921	8100	8281	8464	8649	8836	9025	9216	9409	9604	9801	10000

有是司馬子
許海潮
遊與有東坡
之上

可人不疑得
如此

我雅堂主人

九州之地便
日無點者一
朝天子

即之神飛性逸忽不自知其舞蹈若一至西湖
便覺有進于此者大約如大禪師入定時了無
邊際下一語形容不得俗論追勝遊者必歸蘇
公弟恨不能將此輩卽置之火辟只此一語不
知將古今多少人品活埋沒豈可以口舌之
過輕貸之卽一至庸人來此地湖神自能開豁
其心胸悠然有會何必定要姓蘇若作意姓蘇
便是姓張姓李矣昨有客亦執此俗論侃侃胡
言故并及之非自與也卷四文莊問雪茶謝更
作南洋真經論仙詩

莫愁湖與孫玉梅
白下片帆又刺忙人榜矣回首故人渺在雲外
不知莫愁湖上能消得幾行愁也應天府西南有三山吳越朝在三山門外故名
故處莫愁家此故名

大興縣鄭希大

初八日鼓櫓橫絕大江秦汴船渡淮過此則天
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道利故民竊甚于吾鄉
沿途每技士夫好爲奇禮而少真率自笑吾輩

魏校

卷之六 西語 吳楚勇 七
三 山水書

李白賀知章稱爲謫
朱芾字元章風神俊
有仙氣。○朱家子
成一家筆法追古云

莫愁湖 與孫玉梅
虞邦譽

白下片帆又刺忙人榜矣回首故人渺在雲外。

不知莫愁湖上能消得幾回愁也

鼓盧莫愁家此故名

大
魏校

初八日鼓枻橫絕大江。奈汴船渡淮。過此則天

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道利故民窮甚于吾鄉。

沿途毋挂士夫好爲青臚而少真率自笑吾輩

嶺折腰人難諧俗出既無補于時而屑屑往來
 江山相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相傷而撫
 孤松也

縣○南北分長江楊子江○淮秦淮也在上元
北也○折腰南望明辨彭澤今不肯折腰五季
之權松滋明辨宋
歸處孤松而盛桓也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不暇言遊覽若不及
鑑湖 昔遊黃起甫
魏校
山水清

繼湖風月無恙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弟多病
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氣氤家

願開拓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涯。滯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曰。達人大觀無。

物不可狂言何如錢湖在紹興府西南一名錢湖初漢太守馬臻築塘時語

八九其淳管中養不芥孝○達人大觀云何買
漁鰥賦云達人大觀兮無物不可
又鵬賦子達人大觀兮具其材

浮海與李使君

陸

足下同之文浮海朝大上可得見聖燈佛光否

揚帆采石華拉席拾海月壯遊自佳恨僕不得

同行然開室焚香修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領潮

音胸中故不乏溟渤矣海上初回便入山尋石

念隆草足下游興勃勃如此使宗少文終愧尚

平子病足不能走陪神爽為飛聖燈佛定苦理

歌者見之○三觀遊去本水現在○潮音南

大頭如洪鐘湖中亦常現光○宗少文名炳曰

老病後名山惟對遊耳○尚平姓向字平子云

珍珠泉與曹見舊

高希章

大江之游有泉曰珍珠景之名自泉得也飛瀑

潺湲從地穴中湧出殊不異康王谷水簾飛泉

也丈能駕一葉從我遊乎我且令小奚醺百甕

露之○江濱也○珍珠泉泉水噴漱如珍珠浮

不第清遠寺東壁有聚洲圖季卿指曰安

新竹葉作舟置園上令季卿登之覺波湧起

龍山山翁舟行而餘子家更便登舟浪連青

太湖東山館記

徐禎卿

曩候足下遊虎山橋而不意駕往錫山止與微

仲同行時月映長流波紋綠微如鱗波中一鱗

一月如貫珠者豈許非天造非地設非人為現

成一種空靈身想誠古今未有奇觀也次日放

舟胥口沽若下鼓櫓于太湖中兩人飽飲豪吟

甫初更皎然一輪吐于烟樹間正爾意興鼓舞

見一舟突至以為漁船也不慮無微下酒矣乃

致人泊舟竟拉予舟而西也遍顧舟中大笑而

去始知為佳客微仲笑曰不速之賓去矣一

驚一息愈為豪電洗更酌字夜將半仍返棹

胥口但舟中少伯虎一人詩狂酒興減却七分

宴店小二家就睡此七分俟來月越足下補足

何如微仲又謂山字也而盧六知字也又字

洛陽泉與朱宏憲

僕今日乘舟洛陽泉明日宿太華頂上必期仙

舫來不來當遣海若揚大颶吹十大塵擁足下

案前今足下不得省簿書急期會也洛陽泉在

擊振林谷誠山中之一偉觀也足下聞之得毋
步視我錫山乎本日亭廷部時為本郡中後山

康王谷泉東人 貴宏

春初過鎮江登金山飲其泉而甘之再過常州

登慈山亦飲其泉止之至抵家終津津不忘

下懷也乃憶郡康王谷泉因謂郡尊遂折屐

齒其上王禹偁云康王谷為天下第一水康高

三百五十大汲之即愈月其味不敗僕帶得數

罐分其半與足下嘗之幸足下辨其混雜全山

蘭江靈洞得仙仗臨況至今猶發香氣未散

不知此勝遊何時得續也即淺水在蘭陰下生

流也盧王蘭洞 蘭洞蕭淡潤有三月日白雪中

日崇霞下日湯雪○臨况則發傳第乃幸青

漱水與茶元四 莊起元

漱不問廣要津薦紳先生人何途之從而台

大紫氣久騰于玄池清風風掃千巖離去秋錦

旋幸獲依光日月今春赴關弗遑慰望雲霓豈

謂行李之往來不能作東道主耶非雙鳬竟從

空中飛下九重也恨可知已滋溪金華府城南

海陵東○紫雲閣○西至蘭縣界路過

有真人渡東遇老子騎青牛過關西之著道體

不棄高足先據要路○行李往來二句左傳

往來共其國之○雙鳬王喬事

湖上與張幼子

章玄

足下結廬湖上秋水蒹葭以為鄰青山在戶明

也結廬詩蒹葭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此

為文固令有病病如司馬相如

故人聚首殊慰曠懷遐想高居小橋曲澗梅竹

交加羣鷗侶鴈日與昆玉徜徉其中亦人間仙

境也忻羨追陪笑語頻爾忘歸何時了却浮名

一追香山洛社之流風哉宋南語云人非康處

唐白居易集詩云病者九人為香山九老白

謨爲會○洛社宋富顯致仕蔡樂天九未會
集洛中名公卿爲青美高謝或彥博席汝言劉
九王尚泰酒行已王撰言趙丙楚建中
張明張熾王振辰司馬九十三人爲會

鳳皇池湖新喻尹祝允明

風塵方息。卽混行厨。未及云謝。以足下文成五

彩。謂宜上舉九千。乃于新喻寄一枝耶。僕所幸

于足下。以有鳳皇池在耳。一云鳳皇丹禁裏銜

出茶泥。書則在禁地。一云過崑崙飲砥柱。濯弱

水宿丹穴。則又在方外。而貴治乃有之耶。僕欲

借臺役列至一遊。并吟嘯于虎殿吟峯。以續贊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鳳之故。轍還轅宮鼓舞階輝以謝。行厨歸仙所

走雲雙卷之六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七

薊門

東王十訓

王煒

明邑里

長安

典蔡謫忠

蘇濬

明邑里

燕臺

典趙水西

顧汝紳

明邑里

金陵

典蔡不備

馬孟禎

明邑里

都門

典張潤苞

劉汝佳

明邑里

遊白門

典李興

許以忠

明都邑

雲間

典項孝康

程夢熊

明都邑

武陵

別友人

洪時舉

明都邑

新安

東廬山人

丁惟宣

明都邑

武城

貢友人馬令

楊儒吉

明都邑

成都

饒李勉心往蜀

吳應秋

明都邑

鄖陽

朱方司徒采山

汪道昆

明都邑

名聞

謝東宮李開

張繼

明都邑

名聞

答朱太常

劉汝佳

明都邑

名聞

答王大司寇元

董份

明都邑

名聞

朱彭光祿鳳爾

張沛

明都邑

振雅雲箋

卷之八

宋七月二

樓居

典李于歸清何

汪道昆

明都邑

小樓

東范太史

吳維嶽

明都邑

聚文樓

典蔡子山昆

顧汝紳

明都邑

樓飲

典呂玉繩

屠隆

明都邑

樓詩

復顧中丞

袁衷

明都邑

小樓居

東江虞仲

詹萬善

明都邑

新第

典郭在客

孫觀

明都邑

修寺院

典陸彦父

陳繼儒

明都邑

禪房飲

邀友蘇泮

王穉登

明都邑

禪關

典宋瑛上人

皮邦譽

明都邑

山寺

別友人

張沛

明都邑

登舟

典吳樂道

王問

明都邑

泛舟

復張不素

祝世祿

明都邑

泛舟

東諸鳳林

孔四可

明都邑

泛舟

典楊東源

陸深

明都邑

泛舟

東徐子典

林太華

明都邑

泛舟

典王會泉

凌約言

明都邑

移竹

謝友人

陸德龍

明都邑

求竹	與李將軍	劉大受	明	花木
求竹	與友人	詹萬善	明	花木
種竹	寄靈巖上人	袁中道	明	花木
送梅	東王百谷	王文煥	明	花木
送梅	送友人	王穉登	明	花木
賞梅	與梁太尹	吳霽棠	明	花木
賞梅	與天仲虛	程一枝	明	花木
賞梅	與項明父	馬燁如	明	花木
杏花	與血與臺	馮應箕	明	花木
牡丹	招程當吉	張國綬	明	花木
牡丹	與清聖	吳學相	明	花木
牡丹	與友人	余肇光	明	花木
牡丹	與張望陽	顧汝紳	明	花木
牡丹	與清文會	馮應箕	明	花木
黃芍藥	與孫海泰	顧汝紳	明	花木
西番蓮	與孫海川	顧汝紳	明	花木
荷花	與友人	丁心淵	明	花木
賞荷	請友人泛湖遊	屠隆	明	花木

謝賞荷	與秋元佑	徐觀瀾	明	花木
賞荷	與劉穀初	陸如海	明	花木
柳	乞友人樹枝	詹萬善	明	花木
柳	送友人樹枝	張質孚	明	花木
柳	與張未菴樹枝	寧仕衡	明	花木
薔薇	與友人	丁輔	明	花木
蕉	與友人	陳繼儒	明	花木
七姊妹	邀友人	楊循吉	明	花木
玉簪蘭	送友人	祝允明	明	花木
茉莉	送友人	徐願卿	明	花木
送桂	東友人赴鄉試	沈周	明	花木
送丹桂	東皇甫詩公	蔡羽	明	花木
賞桂	與徐眉銳	邢參	明	花木
九日送菊	與鍾縣	曹振	明	花木
兔菊	與張雲麓	顧汝紳	明	花木
兔菊	東魏端山	顧汝紳	明	花木
求菊	與孫介夫	程潮	明	花木
求菊	東友人	張沛	明	花木

鮮賞菊	東陳侍特	曹學佺	明
乞花	與吳秀卿	王士琪	明
芙蓉	與葉閣吳山人	花水	
馬	與鍾顯	曹	明
馬	謝漢宰王瑞	劉孝儀	明
馳馬	東並信子	洪時舉	明
車牛	謝益與王始	劉孝儀	明
送鹿	東友人	楊循吉	明
虎	寄友人	馬文炯	明
羊	謝少保楊東里	陳	明
見犬	與談雨晴	張	明
送犬	東韓公望	樓	明
送貓	送李哲年丈	劉昇心	明
鸚鵡	饋吳信甫	姚弘謨	明
鸛	送朱新岸	楊循吉	明
聽鶯	東友人	何有章	明
鶯鶯	送友人	吳之球	明
受鶯	謝友人		

索鶯	東友人張重	史古明	明
惠鳥	東蔡林屋	祝允明	明
野鳥	謝友人	王義之	明
白鵬	東友人	慎懋官	明
送雞	謝其面子	鄭大儒	明
送雞	賀皇前表兄	黃魯曾	明
享雉	謝友人	錢同愛	明
白鶩	送友人	連繼芳	明
送雁	與王長倩	陳益祥	明
惠魚	謝友人	寧仕衡	明
謝魚	東張幾盤	張一中	明
送魚	與張不偏	張慈達	明
金魚	謝友人	史經	明
金魚	送友人	唐寅	明
石首魚	送友人	王寵	明
鯰魚		蔡羽	明
鯰魚		謝玄	明
蟹	東友人	費元祿	明

鳧蟹 與施主供

寧仕衛 明族

蟹 友人

唐寅 明族

蛸炸 谷趙皆皆

王十朋 宋族

車登蛤蚧 謝資

蕭繹 宋族

淨饌

劉孝威 明族

膳肉 謝學師

王焯 明族

海味 謝友人

連綴芳 明族

牛腩 與李養靜

劉麟 明族

雞餅 送吳長卿

王應登 明族

水雞蒸餅 謝友人

盧柳南 明族

磁甌魚鮓 謝友人

何承寵 明族

酒蟹 謝友人

丁翰 明族

鹿脯 送友人

余寅 明族

羊胙 送友人

鄧志謨 明族

豚蹄 謝友人

張靈 明族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七日終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七日

武林 徐渭文長墓輯

薊門 宋王十朋

公韓且北矣薊門烟樹之色黃金郭隱之臺依

柳在望而公以寶刀霜劍臨之萬戶侯之封聊

于此卜之也燕昭王築黃金臺師事郭隗○萬

戶侯封李白上韓州刺史以不

用封萬戶侯恒願一識韓州刺史

長安 與秦誠忠

蘇濟

憶長安把臂西山殘雪色色依人擊筑呼盧為

高陽生領袖彼時風景真不知塵世春袂者一

別淮陰遂分南北舉杯北望直欲起荆卿漸離

于地下而無從也足下得無同此念耶西山夢

府西大雪初霽下峯萬錢樓幸安等苦園書然

○琴阮呼盧高漸離與荆卿友善嘗飲燕市中

酒開漸離擊筑和而歌

詞是悲懷白虹為之貫日

顧汝紳

燕臺久客手輒遙遊每擬修候苦無便風往鍾

鬱想昨聞旋旆再出望餘漢欲躬買素淪落寒

大目。自移石山于西游。越船門。遂

寒之不得去有目望于此力學而得其
面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學自此水澤其
掌徒號在○附首陽則至

武城賀安為令 楊栢吉

聞年丈將治政武城僕不止苑爾而笑且喜而
不棄邑中君子小方切何慕不知榮行定在
何日擬足下一蒞任即利刃一揮陽穀再奏比
休愛人易使之風令僕于小春間過訪問政則
聞三異人境則贈三善并着河陽一縣花也外
籩儀不勝幸應納之何是民禁夜作以防

食儲水百姓以為便承日康政度來何慕不
大民安堵昔無三異焉理不入境化及會歡重
于有仁心○三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
信而虎矣至其民日明察以斷矣

足下成都之往計文莊到日夫容花正開恍然
在錦城中行也祖饌一樽聊壯行色且問足下
歸期果在寒梅吐白時乎抑亦待暇山上子規
啼也候之望之錦城蜀道艱難夫容花滿城
城山嶺岷山連亘千里青城山上子規聲聲
天少時仙都會之府子規壯字也嗚呼甚悲詞

吳應秋

郎陽東司後方采山 汪道昆
召補郎陽雖安石雅志不忘東山然清論方
御才賢薈起亦千載會觀也何可負之矧郎陽

當荆襄死鄧秦梁之會僕固嘗從事其間翁此
行則漢水益漢太嶽增重矣倘念鄙人故崇展
平生稗席之庶幾不負吾夢寐故都赤子云
郎陽湖廣所屬○安石東山清安素有東山之
癖每欲效以遊○為起易曰故茅海以業荊
襄死○秦梁漢水太嶽州縣之山水也
俱屬湖廣○和廣指民于和廣之交也
名園 謝東官資

性愛山水頗樂開闢雖後服膺竟則情野闊
至于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肯願卜居幽僻

屏絕喧塵傍山臨流而郊負郭而王義陸海臥
號一金涇渭土膏桑條所競徒居好時必待使
越之柴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
湖修成千頃右臨長薄清潯百初前逼通陌朝
夕爽塏後望鐘阜表裏相霞每勝春迎夏花升
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雅戶牖不異登臨
升降增輝已窮歷覽 堂門庚戌歲仲夏月居

所生門曰覽門門觀關關如果類也○故推
荆州牧也

名園 谷季太常

劉汝佳

名園佳麗風播人耳。鴈一咏明公自足千古。
雄快安所藉邪星手添修五鳳樓乎。顧不佞生
有幽癖誦諸平頭習池名勝宛然在目恨不即
着接蹤從懸齒低徊其間故不覺技癢率爾施
命殊自忘其醜增佳山水一胡虛也。藉手在傳
以雅。○添夢五鳳樓六帖華清與弟泊首有文
辭酒語人日子兄為文賢經懶草舍聯避風雨
子之文是造五鳳樓乎。滿園人奇。蜀笑。題
老兒得此全堂用助技藝。出遊山公出何許。酒
高陽池時。財能騎馬。白校。來。鄭。皮。故
有最善何技。疾之句。謂人有技藝不能自足。如
之乃。康也。出。示。客。笑。口。胡。虛。而。笑。曰。燕。石。也。
名園 谷季太常
昨覽名園奪天工。極人巧。如奕秋布子。歷歷妙
趣。所最難者從城郭中得大地。足以施開壘。展
凌架。列峯迴峙。迴溪分流。皇西移二峰于人間。

引九曲于席下也。而幸升簾。追飛蓋。笙吹前
導。伶伎後隨。出入洞天。宛轉丘壑。亦何異之。桃
水之源。迷天台之路。恍然樂也。已而發長嘯于
林表。聆玄言于庭中。月吟藏經心。游蘭國。青牛
將度。白馬欲鳴。臨發躊躇。又突然失矣。僕雖衰
鶴未。即蒙露露。亦何能亂登高之作。虛授簡之
命。有開。膏如教奉上也。○舊典則洞明有足矣。以
桃源水。即晉武陵捕魚。前注。○迷天台。故漢
永平中。劉晨阮肇二人。採藥于天台。山失故道。
漢詩。二女理歸食。以胡麻飯。求去。指示之。至家
已七世矣。○青牛。漢老子騎清淨。度函谷關。○

白馬。鳴。佛。雲。三。藏。師。以。白。馬。駛。經。于。天。竺。國。
○授簡。宋。王。與。相。如。等。遊。于。龜。園。饒。而。雪。下。披
顧。先生。賦。之。
名園 彭厚泉光輝

僕有佳客自白門來。聞宅上名開。大勝金谷。欲
借無邊光景。以聘詩懷。酒興求教。山靈吐五彩
以待使知。吾鄉春色不讓白門佳麗也。此想
樓東李下。贈席向。○汪道昆
日坐竟。隔。情。况。寥。廓。思。足。下。樓。后。披。襟。霄。漢。揮
手。雲。烟。下。視。塵。寰。量。朝。曉。堦。石。不。手。綠。陰。遍。野。黃

寫依林花去儘使數點雪竟不能散伐木以聚我
 餓江東渭北之懸暮雲春樹之想此情不與鄒
 人殊也明日烹佳舌焚龍涎與足下道達南阜
 舞字絕倒何如竟無師與極竟爾言居之區也
 雙口擊鏡詩必之洋洋可以樂饒丁下房馬雙
 二句詩論此亦入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
 重與細論北入在
 吉茶名龍涎香名

吳維嶽

頃攜面南山小樓五楹階簷流泉牖通遠翠
弄琴書頗足怡老吾又榮遷取道桐川而歸

不

野火燒

—

品類

旆一顧拾蕨淪茗劇談抵宿其樂何如錄拙詩
 數首蓋幸易味體裁者惟吾丈教之蜀川蒙州府桐廬程

聚文樓 與蔡斗山昆玉

顧汝輔

昔者含聚文樓東南盡美金鷗薦爽玉宇生涼
燕生從容傾領高論兼之步月臨江漁歌互答
明礪皎浴波走金蛇此景此懷誠奇遇矣追維
景物之俱熙可無高詞之品賞緬懷佳勝爰贊
理詞輒云瓦缶之音用博金石之韻得惠專哉

鹿足以勝事也幸教記云寶主自東南之
 銀河萬影秋後風日金鴈玉宇詞懷記○
 雜金辭芳澤光
 樓飲與吳玉籍
 厝隆

屠隆

先上把酒謝公樓烟雨溟濛河山迴合飛瀑滅
人水冷風颯人游翠公隱囊紗袖道人白氈黃
繡襦青鞵野上下千古欲空六幕猶臨昏黑下
山而設榻精舍一鐙焚焚繡佛爲鄰伊蒲作供
祭餉秘檢鼎薰異香主人易輕衫躡文屨膚神

卷十

۱۲۹

雙清玉山朝照微言名理雪霏載冰足樓平于
解醒洗馬杜口而李淑溫潤之氣漸來夢人夜
分就寢則天空禪家雨聲瀟瀟在地篠間曉起
推窓獨鳥窺門琴塵飲潤白雲晶晶冒前指侯
共清言移點數日徘徊神骨蕭爽如在閬風瑤
水上也謝公債在宣城朝暉爲太宇時所建
立精舍育蘭猶運有石壁精舍宋文公劉武
侯精舍王伊齊好之後漢王映湖以綠窗墨
部伊清采門之標近玉山朝照樓人于
俊吳日近則如近玉山朝照樓人于
下向尚也洗馬衙外也山照見仙院也

師門前竹石故無恙想青眼其開倦則聽松
間瀑布雲外鐘聲聞弄神關宗旨也樂甚樂甚

山寺

張沖

煙霞法界水月樓臺不依片停其中虛無成性

即不厭其疎寂也香焚難舌饌進伊蒲日繼二

三比丘談小品不覺蓮花朵朵開向舌端矣足

下倚能光照不依毋他爲供當淪虎丘一茗以

俟耳水月比大士菴院必稱水月○居停宋真

主人勿後言○香焚難舌饌進伊蒲日繼二

三比丘談小品不覺蓮花朵朵開向舌端矣足

下倚能光照不依毋他爲供當淪虎丘一茗以

俟耳水月比大士菴院必稱水月○居停宋真

主人勿後言○香焚難舌饌進伊蒲日繼二

三比丘談小品不覺蓮花朵朵開向舌端矣足

下倚能光照不依毋他爲供當淪虎丘一茗以

俟耳水月比大士菴院必稱水月○居停宋真

主人勿後言○香焚難舌饌進伊蒲日繼二

三比丘談小品不覺蓮花朵朵開向舌端矣足

下倚能光照不依毋他爲供當淪虎丘一茗以

俟耳水月比大士菴院必稱水月○居停宋真

主人勿後言○香焚難舌饌進伊蒲日繼二

三比丘談小品不覺蓮花朵朵開向舌端矣足

下倚能光照不依毋他爲供當淪虎丘一茗以

俟耳水月比大士菴院必稱水月○居停宋真

主人勿後言○香焚難舌饌進伊蒲日繼二

三比丘談小品不覺蓮花朵朵開向舌端矣足

詩能滿此否幸早圖毋使臨期索邇成逼迫也

上毛韓○風伯土風之神南師司雨之神○江

○主人即吳興實也

○錄錄○張不棄

泛舟

蒲節鼓棹而南一路安瀾麥秋加穩酒脫詩卷

咄咄可人意態稍倦半掩蓬窓納南薰千枕單

聽中流之棹歌蓋新從長安車馬塵中來而得

此受享不啻仙凡之隔如何不自怡愉耶役返

卒卒具狀

蒲節五月五日俗尚以菖蒲泛酒○

參秋月令百穀以生焉○

泛舟

別足下泛舟湖心山月入簾水樹玲瓏身遂在

圖圖開素月泛天竺妙香清梵聲徹耳足清

人思足下此時何如寄百尺樓中多古書法帖

不敢不借觀以洗俗眼也○

陳元龍○海之士氣未備論天下龍無主客

如小人不與與自上下上之問耶

干地何但上尺床之問耶

泛舟 與楊東陽

陸 漢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同泛何如。昨至

湖石。數林。西堂。漆却一估。露現。新涼。能遇我信

宿留。千。紫。梨。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

中。無。事。老。人。夫。○信。宿。制。即。下。夜。之。飲。也。

泛舟 與徐子與 林太華

昨別後。即取道。帳亭。兩黃冠。導入。青雀。舫中。被

千嶂之晴霞。弄九溪之紫碧。放歌倚櫓。飄飄欲

仙。第恨不奉金鳥來同登。一吐驚人語。俾十三

真人。翳芝相迎。以標千古奇談。低今山靈快快

耳。貴冠。唐李淳風之父名。務仕。隋為丞令。後妻

上官入道。遂為道士。號黃冠子。故今稱道士曰

黃冠。○黃冠。結晉陶侃等。晉賊王。黃真。以黃冠

小舟得脫。○金馬。即玉趾。晉王。黃真。品扶。龍人

○真人。解黃冠道士之流。

泛舟 與王會泉 凌約言

夜來酩酊登舟。遂不能叩關為恨。九秋三五。此

宵最良。不覺故態復出。耳揮手而東。觀榜人擊

汰。長烟皓魄。與波先上下。如入水壺。鼓室恨不

留。遏雲歌。飛鳬鳥。憑虛而登。聞風之臺也。九秋

時明月三五夜。乃十五之夜也。○情人對月正

王喬鳥。葉令。無朝。帝先有。雲。飛至云。

移竹 謝友人 陸德龍

霖雨過山除。翠篠雲根。分榮名。檻不幾。解谷小

園。我。來。廢。化。龍。昨。請。君。過。我。把。酒。焚。香。看。此。君

上。青。霄。也。○爾。自。大。夏。之。西。流。論。之。今。取。竹。于。嶺

谷。吹。之。以。黃。鐘。之。官。是。為。律。本。心。化。龍。對。長。房

役。竹。枝。于。葛。藤。祇。之。竟。化。龍。而。去。○此。君。王。敬

之。實。居。空。宅。何。可。一。月。無。此。君。

求竹 與李鼎軍 劉太受

昨過君侯。貝葉齋。見修竹成林。夜來清隱。便

吾夢。竟。倘。不。斷。數。本。分。我。王。李。齊。前。則。清。風。徐

來。咄。然。如。數。部。鼓。吹。彷彿。聽。君。侯。清。嘯。也。○此

君。多。用。貝。葉。書。之。詩。爾。將。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日。我。以。此。官。商。部。鼓。吹。清。嘯。到。瑞。雲。湖。騎。所

圓。聚。月。登。簾。清。嘯。吹。聲。也。湖。騎。樓。梁。而。退。

求竹 東坡詩云。無竹令人俗。渭川千畝。七賢六逸。重

東坡詩云。無竹令人俗。渭川千畝。七賢六逸。重

此。久。矣。山。房。曾。無。數。竿。願。惠。一。二。俾。結。栖。鳳。化

龍。緣。鄙。人。翹。首。懸。遲。○東。坡。云。無。竹。令。人。瘦。○



任香月所○玉人裴帶安容甚美當將

星世界都成禍素鳴泉祝礦作高漸離擊筑聲

在山白鹿
大則此山也
小兒

僕不敢自享欲與故人共之毋以黃山白鹿為
漢大而今磨此立乎此非下察而其之曰故舊者
能使其妻執敬如此非見大也少合于家○黃
新樂學苑制和歌○黃山黃帝廟中酒醉
三十二峰二十四溪一十八洞黃帝廟中酒醉
子浮丘公煉丹于此○白岳山在休寧一名齊
晉人目此為小門石室球藥泉香爐峰皆靈境也
○玄曆漢班彪王命論云大孫連么廣前不及
位乎么齊微小也
賞梅與項明父

賞梅與項明父

馬禪如

昨遊靈谷殘雪尚凝寒梅花含芳未吐侯盛放

冬一書

元水書

時當邀道駕一醉暗香疎影開弟且預具琅玕
葉三百片待足下瀟臺也琅玕亦竹有琅玕葉

杏花與任康臺

馮應箕

日照風柔杏花開處頗如碎錦坊于中且有青
帝也明日邀足下携鳳村春色解絕醉飲索佳

句充錦囊亦一煥快事也足下將為詩豪乎抑

為書癖乎二三知己翹首龍橋碎錦坊裝度我

杏百林各其處為碎錦坊○青帝酒樓有文

酒○醉飲賀知章見李白時為謫仙人以金龜換

取負之街得佳句則納之囊中

牡丹

張國毅

南園牡丹盛開紅白掩映僕欲以詩酒佐之敢

邀足下同享此富貴足下慎毋作無福人幸此

月氏叔愛蓮說有云自李唐世世人

甚愛牡丹又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

牡丹遊黃苑聖宣

天香盛開帶雨爭妍主人未敢私賞倘座上有

黃逸史則名花名士壯麗應增百倍也已命青

衣萼春韭為餽伴昨惠水珍大放瓊頭春粲足

下呼盧于陰白堂前天香李王封牡丹詩國色

史黃苑聖宣與能詩○青衣二創青衣未重子

也電青員然而屬之也漢郭林宗有友人慕其

相訪眉兩眉春並作飲以飲之○大

壯丹過友人賞

近開小苑漫植姚黃計醫士俗耳詎敢誇富貴

哉迺不意焉然遂鑑其間則朝酬夜染以承花

王雅意者此其時也故特展闌杆烹茗茗選足

下帶笑看之族黃西京雜記花之奇有姚家黃

花中之俗病耳○花王魏思公曰醫士歸軒以

唐開元時禁中初植牡丹四本乃與唐帝笑沉

香分前會花園明皇召貴妃就賞伶李白作詩

牡丹 新張堂開
顧汝紳

來論春明景淑牡丹正開。挈我尋芳具見高况。

竊惜金谷名園輕肥擁列出門看花者悉皆洛陽公子姓也。侈靡徵逐。赫炫閭里。豈知韓令功

成一朝萎落自達觀視之不遑繁華一過服耳。

有自人意。想昔鵲分。蝶寺。羣芳。起對庭花。窻草。

我一共觀之亦足以消雅況奚必盡名園遂肯

第一 竹 7 二 志未

遊也哉羣芳詩細數落花因生久滿羣芳得歸遲又歷日羣芳泐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所

玉飾之極其勝麗曰庭花寶甌宋周茂叔庭中

意思一般也。
用牡丹辭諸大會
馮應箕

紫山之會招不佞入社中不佢豈敢攢眉綠足

下等綽約花神鄧生姚家黃李生魏家紫宋生

亦楊家一捻紅燒芳園靡豔弄春華又何必伸

麻蓬青苗初發黃楚句而口脂有手印于花上
米歲花開有指印述帝名爲

[illegible]

黃芍藥 與芍藥同 顧汝紳

春中得聚首晤言甚慰。曠想嗣是不賡顏色殊

重企念向辱見許黃芍藥此係廣陵佳種時值

秋分得志栽植則幽巷疎籬添我十分春色矣
侯來年芳節得發金帶圍膏效韓魏公故事開

醒屈公暢飲于翻堵日影之下其爲喜慰當何

如金華國交相輝映公歸事壯烈務諸鎮其親榮
敵豎他郡莫比其紅蕖黃腰者譬金帶面無
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宋韓琦守廣陵

日郡國芳華盛開得金帶則四糸公乃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爲郡伴王安石爲幕官皆在選而缺其一花已盛公謂今日有遇客卽使當

朱一鵬集 西齋集

寒菜菔陳太傅升之來明日建
開宴折花揮麝後四人皆為首相

西番蓮 其華如馬 顧汝紳

[illegible]

蒼頭邑中來帶得池藕西番蓮用敢分獻少助

詩懷潤玉。魂鑒存之。西香蓮一莖四花並蒂。或所花並蒂一名千葉蓮。

名觀音蓮開必向開
辦小不類荷花大鯉
行乙與友人

也。蓮已試紅粧矣。追太液之仙舟。訪濂溪之故

卷之六

跡兄之音必想與弟同之也。太康月天寶進孝太
與處于其舟進實指地謂左右日何似我解語
花也。○漢周茂叔性喜遊以爲此汚泥而吐
清氣者此
建誠堂

賁街門前友人泛湖遊賞 屠 隆

湖水微綠。芙蓉盛開。天假一夕。六合朗霽。雲物
且爲吾曲。作五色期足下共賞之。宋書大明八
年宜太后廢
前後數日。光及五色。雲方散。四
王人見其形。雲在松上如車蓋

謝宮持荷 與致元祿 徐觀瀾

昨者飲荷花池館。老槐蔽炎日。綠水隔紅塵。身
恍然在水晶宮也。歸來時暑氣盡消。衣裾間且
融融淨。翠色矣。敬謝主人。水晶宮。唐盧杞嘗將
子以此水晶宮也。有女

陸如海
暴叩記室左圖書。右子史。儼然一石渠也。別來
不知作何狀。意劉郎夜坐時。或有太乙老人。吹
青黍而助文光耶。小池蓮花已開。清香襲人。願
稱花中君子。足下光霽如濠溪。肯臨池一飯乎。
然僕有金龜已付之金昌矣。坎之

青黍則向秋
青黍則向秋

乙星化爲老人。故要識大星之曰上帝以子
之。○金龜。唐寶和章見李白補遺
爲仙。人乃解舍龜。漢酒市中飲之大醉
柳 乞友人物投 屠 隆

客歲館錦里。常遊遊拂林中。見雪花漫天。銀
滾地。令人終日流連。今其歸山。蕭蕭不覺神馳。君
家翠簷不減隋堤。敢分數株。揮之高閣。以待不
時之玩。其賜聯生如葉之張。許升頭。其長松
板。引河。築街。道。植以楊
柳。名曰隋堤。一千二百里
柳 送友人初投 張質平

雲霄雲可玩。可玩小蠻耳。日中搖情。風中舞態。
亦足以助文思。敢分一二。植侍華庭。來春北上
河畔。贈行與同志者共之。去書。去書。可。可。可。
白雲。白雲。白雲。白雲。白雲。白雲。白雲。白雲。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柳。
客日從隋堤過。聽琴。陰中黃鵠聲。嘯方悟陶先。

主富日有意及賄君家刻徑起腰合烟作雪豈
 獨樂自私通用索幾枝分種門前如對君家
 少年風流也若日九烈君彈汗了非所然先
 形號日人柳一日三起三題漢晚中有物樂如人
 作帝飛○合烟詞云柳風流可受似張磨少下時○九烈
 君彈汗李因未第時行古柳樹下聞有彈指
 矣科第吳銀木美果及第○非所然非所室也
 舊微與友人
 寒家舊微甚多東山不歸林花無主不識曾試
 紅粧否弟欲携之而來落見之婦人尚羞對乎
 故園之物色故以奉兄傳家寶藏
 蕉葉詩足破暑恨耕碧易殘當此今作綠衣郎
 咏之綠衣郎王荆公詩云綠衣郎
 七姊妹送友人
 春和景明百花爛熳明午遊足下于小園離座
 無王者而君子摘簪大夫張蓋三姊妹終四妹
 嬌娜亦良會也相與放寬頭春莫顧八姨二喬
 楊循吉

相如幸早來春和景明百花爛熳明午遊足下于小園離座
 夫始皇封五松為大夫○三姊妹終四妹
 人○二有曹將軍孫公二女日犬喬小喬造銅
 雀臺以居詞云銅雀臺二喬
 玉鮫蘭送友人
 侯選天台歷赤城抵玉京洞蓋第六洞天得游
 于此誠三生之一快也偶于洞中石壁間清流
 一泓清香自人覓之有臨溪一帝地許叢蘭生
 焉遂獲山靈之有而網之野分植數盆此時對
 之即想足下途中因水陸不便乎已售人識者
 以為魚鮫蘭今以一盆奉之齋頭少展蘭味之
 詎勝以僕穢而不之聲也台州天台山道書
 千大周八百里上有石梁廣不盈尺長數十丈
 下臨絕澗瑤瑤玉關洞旁林森如雲其石可
 名勝○赤城山石皆赤色壁立如城○王京道
 在赤城右許遠隱此亦多金堂石室所藏石床
 第六洞天也○魚鮫蘭蘭質空
 深如海月中魚鮫取微片作燈
 萊莉送友人
 丈處庭葵五色爛然雲錦知傾心求赤盟之有
 素非愛繁華也茲來萊莉一本雪膚淡質殊不

堪屋家升第... 此君早晚准法用
 菲葉指... 花大而肥如雞毛浸水恐
 太湖耳... 庭中色香俱備
 公廟碑... 葉心裏裏花向
 日開故也... 葉心裏裏花向
 參差似... 葉心裏裏花向
 送桂 宋友人赴郡試 沈周
 爲擾佳矣因以三噴報足下此桂結子月中香
 飄雲外微枝植高軒中秋花處先折其第一枝
 何如三噴庭桂花開三噴早秋一噴色嫩黃花
 合色香沈清冽三噴中一噴色嫩黃花
 且謂花差大三噴末秋開色嫩黃花
 雲外第一枝士人中元香詩云月中桂高華
 第一枝又詩仙鶴舞池波雲志折得高枝第一
 一花又詩能言獨能先報折得天香第一枝
 送丹桂 宋友人赴郡試 蔡羽
 小園丹桂數本歸自四明初來盛八即花經今
 三載花必茂盛敢以五株奉土上令郎三位賓興
 南國吟看弄飛所謂雪簪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如寶燕山故事謹以此爲先兆云四明山莊
 于大周二百里南郭小溪入則欄東四明由
 僻絕白水人則歸西則歸南則歸東則歸人則歸

昨劇飲高齋被食餘快甚感甚足下檻間兩
 桂日夕薰蒸香生五內恍疑身在廣寒宮中也
 僕雖大醉而歸尚爾鼻孔馥馥襟袖盈盈茲特
 申謝并乞折獎枝惠我詩云天香萬里傳豈不
 吝此一方也連日大雨屋之三角俱傾謫所得
 句呈上求正足下必有咏桂佳篇亦幸示我
 宮月官也后界名月于萬王母界界而吞
 之苑廣寒身入于月官爲嫦娥月官寒通人故
 之樹劉侯令其入桂吳名明厚仙有通令位
 佳花試問嫦娥更有無
 九日送菊 曹操漢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爲陽數而日月並懸
 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
 律中無射言草木凋落無有附地而生惟芳菊
 粉然獨菲非夫合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

孰能如此故屈平悲母舟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護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史記註書無所前無後無此用事陽春無悲修名之不立飲水南之陸全餐秋菊之落英○主祖姓嚴名經夏數米以酒餘康等食月之術

見菊與張靈應

顧汝紳

今秋花事僕計閱者不下百數如足下名園輝煌菊鬱可當東南一面矣但淡藏寶愛以造物爲已私視古人得一花石遂見良朋共忻賞者

天一清

三

不倖矣僕不揣欲破禁求種非敢與富貴客國繁華爭雄長也本草謂菊能解煩明目僕固利其落英食之耳足下其惠我幾種何如

其落英食之耳足下其惠我幾種何如

顧汝紳

昔淵明三徑黃花自娛僕謂秋風蕭瑟宋玉增悲物色關瑯料非春事可匹陶之愛不過托物寄興耳菊何足以慶稱哉昨過佳園翠葉黃英

星羅雲布色色可愛竊爲足下羨之僕有膏齊

閑地一方荒蕪極區欲乞佳徑以藉餘芬倘分惠我本則不惟使僕俯仰花神消融俗慮而來雅疎落更添一段秋容矣荷鋤以待幸惠來僅

求菊與鄭介夫

程潮

足下隱湖上折節聞徵君鄙人坐對南山願合徵君佳興足下何不携之而來使鄙人得三益

黃願開徑以埃陶徵君指菊也香周周明愛菊

求菊與友人

張沛

凄凄旅邸坐對無賴煩辱足下諾惠簪菊平分秋色夢待花神者數數也幸發二種黃白爭妍

香風當戶弟即左執盤右持新釀松榮桑君

以諸公勝懷登高採菊溫酒賦詩其風流端不

在陶彭澤之下第果俗皆各其名不使獨傷其
遇蕭然悲咽風雨來無能赴文酒之召若大

之好我至矣異日肉祖以謝登高李白詩九月
陽○渡酒東坡赤壁賦酒滿江○宜河則
明○為彭澤令賦歸主朱辭○肉祖以謝登高
王侯彭澤伯肉祖主朱辭○肉祖以謝登高
主其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乞花 吳秀朋

秀卿久不聞問不知作何狀意將為尋越乎處
庭幽花其苦香想大放僕欲與以清芬特求一
本倘肯分惠之僕以君子重其人亦將以君子

琴士

愛其花必不令不加培植化而之蕭矣也
新獲其友日何為可免此苦其友曰家學三
十則可以連矣其友曰力學十五年為同戚公
此篇文也言君子之不幸小人之為焉

琴士

故鄉芙蓉嶺多棠實下秋江之上從人浮來未
有睹也昨詣府公車遊繞見山麓溪岸芙蓉
數株恍疑夢寐移役駐蹕憐把入舟來喜不自

勝沽酒賞之漫賦四絕錄止請正僕公有與繪
而廣之何如

馬 其 德 等
得所送馬甚應其意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
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
適富耳史記蕭何鎮守關中

馬 清 崇 王 昭
出自冀北來從東道僊越雨驂同八駿循坂
且屬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委不假幽并之策
一顧冀北之野馬車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其良無取之導無留良馬無不識矣

劉孝儀

人 顧 周 王 得 入 駟 馬 周 行 天 下 口 則 樂 王 則
善 御 伯 樂 相 馬 昌 黎 云 伯 樂 一 顧 價 增 三 倍 且
循 坂 河 岸 也 長 楸 山 路 也 幽 關 州 美 并 州 也 鳴
集 昌 黎 樂 能 策 之 不 取 其 道 鳴 之 不 能 通 其 意
驛 馬 東 漢 伯 子

盧 循 演 駟 宜 徒 備 赤 肩 宵 夜 乎 當 熱 試 于 杏
村 十 里 成 春 風 得 意 時 好 揚 鞭 看 花 也 驛 馬
特 鳴 全 驥 莫 口 索 難 漢 王 奔 既 暴 速 矣 宗 等 將
註 之 志 其 與 秦 風 得 意
本 服 得 意 意 對 秦 風 得 意
馬 蹄 疾 一 日 行 過 長 安 花

車 牛 謝 始 與 王 昭
下 官 安 于 驛 屬 習 以 成 性 棄 堅 驅 駿 未 所 屑 心

劉孝儀

人日晤別忽又燈宵懷念懷念寒家乏司夜之

虎蒼頭云兄家駝大孕子甚多乞慮一二乳哺
之使窓前吠花影與鐵馬相和鳴亦足以助衝
門岑寂耳搏飯引來毋驚回顧至空衙門之下
公傳飯二司一士人守惜舍讀書竟其大僧覺
訟之有司有司使作賊同縣云搏飯引來喜轉
轉引之尾索御李去驚同縣云之鳴
有司聞至二縣大實云不之之鳴
送大東韓公望張官

知不一異天 進大

雖藤理之疾不治將溘矣感謝感謝公下欲得
公家盧還之公家非貢公家也然亦未爲青殿
白望黃耳桃花只恐異日香僕過高軒聞雲中
追吠以我爲非其主也香然秋來七賢太子泥
扁扁也見齊桓侯曰然有疾在陰理不治治
京畿大名韓盧公望姓韓故大名青殿傾似百
白望黃耳桃花只恐異日香僕過高軒聞雲中
使香繁大雙至家觀花天吹雲中弄其王
劉敬上仙成瑞鳴日上天吹雲中弄其王

君家新侯牙籤萬卷識學海青倉也。况相俸。昌

誰謂其無牙乎此鳥圖家貴不可不畜僕有新
 孕者二分一以奉兄後日得子猶必念僕也
 都僕唐書相李德裕封侯因是李德裕家知
 顧又唐史云京聚書四部下經書山房式史書
 漢昨京師人謂何休爲學源○書者後漢書
 虎先傳寫漢方積石爲倉以藏書豈非書倉
 ○相傳寫漢方自積石倉以藏書豈非書倉
 傳寫來手自校于涇陽之知聖教驚及借人

卷一百一十五

優自京邸回得一綠衣使者能言巧舌是此禽
 中番夫諫獻齋頭聊供清玩雖云不及鳳皇然
 午膳時喚醒黑甜或可以當朱宗雞也蘇老使
 道事字余典楊崇業妻通舟萬象義者官前所
 爲綠衣使者禽中番夫漢文帝登林虎園上林
 園上林射禽戲鴻雁不能對帝始對帝虎園上

帝欲升為上林令張衡之曰陛下以鴻臚為
 何如人上曰長者韓口哉○宋宗雖宋處宗意
 下養雞能言與宗談玄理宗雖是文章益大進
 鶴 送朱約道 姚弘謨
 弟任六安客有送二鶴者相對坐哺破岑寂未
 幾將以公香南發舍豹屋先生山池幽雅獨關
 此禽龍以贈之鶴既得所地復增勝致兩適也
 此禽翰稍長輒作飛騰狀主人可謂視之排伴
 高蹈小詩附往送暉小亭嘉樹林傍龍贈爾雙
 胎禽不緣毛羽借清玩政以幽閑伴素琴霧起
 振表雲金 宋二鶴 清堂 三六 飛禽書
 聯詞山豹應月明增助水龍吟相看勿作池邊
 物知有凌霄萬里心高蹈○山豹隱隱俱妻毛
 關南山有文豹等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
 水而成文章○水龍吟詞曲名○愛實世說人
 有處支道林雙鶴者林鍾其羽翮仰視悲鳴林
 日既有美實之姿何情為人作耳目玩弄翻美
 友之 送鶴 吳友人 楊循吉
 小園垂楊挂綠文杏呈紅對此春光陡起我友
 聲之思適有金衣公子春過而臨我卿之姓黃
 名點字倉庚出谷遷喬而來談吐如簫流聲百

轉細領之皆俗耳矧錄詩腸鼓吹也足下寂寞
 案窓子焉獨處得無有離索之感耶幸即飛玉
 一聽公子好音一賞映階春色謹拂席以俟
 東晉公卿詩莊衍文杏百林名之曰碎錦坊○
 元暉詩選其鳴夫求其友聲○金衣公子聞
 出谷還香公卿○前賢一名黃鸝一名黃鸝
 還于香水○如鸞百轉皆鸞鳴之聲也○俗耳
 任鸞二句唐戴題春日鶯雙語鼓吹君間之日
 好吉春色二句北詩賦踏踏
 鸞 送友人 何有章
 小池中有匹鳥不繡而有文常並翼戲碧波蓋
 突然韓朋鬼也不依機心忽明棄已羅而致之
 獻之足下以供清玩不繡而有文詩此其跡出
 王季其美反紫朋自從我與王登臺自投臺下
 遠者于事曰願以晨連韓氏合璧王恕令埋
 坑忽有伴水生二珠上探虎子下拔連于上有
 此志鳴人謂此禽乃韓朋夫婦精爽所化者
 受驚 謝友人 吳之球
 雪翎紅掌忽爾來自山陰拙筆無功此物奚宜
 至哉僕恐蹈陳已之矯謹拜君賜漢自汗顏
 紅掌鴨黃王詩白毛浮綠水紅掌花清波○山
 陰下渡之篇山陰道士高唐庭經道士以鸞贈

足下文彩英英當為世用僕獲生雄二首備極

文彩夏麗秋飛江聲春潤乃足下之先兆也幸

鑒越衆來獻之忱為荷多矣羽中旌旌五色其

聖雲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日三吾國之寶者日天

享雄 越友人于益往物之

童子獲野田一會大似魯雞雖陳寶也得之未

克雄祠雖華蟲也得之未必繪象堪克吾庸之

上庖已宰之為釜中流矣弟念足下不敢遽嘆

幸登來 陳寶雄祠秦穆公時原倉人獨地得具

童子日此名為瑞常在地食死人福後日童

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雄者伯陳倉人乃給

公公大將果得其雌化為石置之河渭之間至

古人之美山龍華王作籍以五彩影施于五色

克吾庸之上庖○釜中流瑞常見雄雞日有嘉

之令行七步成○詩指庭中豆鼓為雄于建日

而詩已大矣 太急行七步畢 白鷺送友人 連繼芳

錢同覽

連繼芳

謹以西雛物色馳獻用修已諾斯物羽毛已具

雲路其世武也僕公子御風而行果當效羽異

于天上其翻翩然背負青天也豈惟神雖王而

弗善哉西風而行然亦也旬有五日而返○青

負青天莊子大鵬擊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連南溪也○神聖王而弗善乎澤鄉十步一

笑百步一飲不顧高子

送鴈 與王長倩

送去鴈乃空弦而墮者惟吾長倩能伶其落

羽也或不以不善鳴哀故獻雖然既辱敗字下

矣春翻而退舉之惟君鵠以青墨常亦惟君不

翻而退舉漢高祖主人日殺其不鳴者○養其

羽翻成歲浚瀨觀如錦○劉勰漁也大日蕭小

音 惠魚 諸夫人 南有之嘉非同郊舊受言惠之何須歌長鏡也

陳益祥

審仕衛

樂嘗鮮味感劇佳情南有之嘉詩經南有嘉魚

國○歌長賦馬驥為五言君客彈缺歌食惠魚

謝魚 東張煥然 張一中

暖浪翻紅巨鱗呈瑞九奇于得弟漫為書敬熱

卷之六

而染指光彩爛然何幸天池神物乃為俎豆生
 色耶。素省左傳宋子公食指謂子家曰必嘗
 不名同之遠告以故少頃福熱公福享諸巨而
 公及二子公怒乃以指來于燕中書之而出
 名為賜燕運則將從于南溟南溟者天也為其
 送魚與張不偏
 偶殺絲絲獲茲巨鱗江之鱖河之魛都不可識
 敬以獻知味者鼎俎之饌張翰因秋風起思
 知味易牙古之知味者
 金魚謝友人

史 標

卷之七

金 魚

水 族

承惠錦鱗珠色爛然其龍朱點翠傳粉塗黃固
 為佳絕至于馴而可狎實今情無毛嬌麗妹一
 見也果出自羣穴中渡龍門點額而還者耶僕
 臨盆而觀頓起濛上之樂欣謝欣謝毛嬌麗妹
 毛嬌麗妹天下之天也魚見之而渡入焉見
 之而高麗○羣穴中二句龍雖出羣穴三月
 上之樂子與惠麗遊于濛上之日樂黃魚
 平惠子曰子非我不知魚之樂哉
 金魚送友人
 唐 寅

僕欲以五色牡丹獻足下但牡丹花一時而不

卷之八

能四時能有色而不能變波羅滌滌魚四十尾
 奉上紅者當狀元紅白腰者當玉腰樓紅腰者
 當金腰樓辨頭一點紅者當一捻紅花白者當
 玉樓子淡紅者當玉樓春玳瑁者當綠珊瑚足
 下請置之沉香亭前不禁咏清平調酌七寶盃
 也幸笑而受之狀元紅猶多而淡紅而出眾花
 一捻紅猶貴而不起樓子黃白間之如金玉色
 上有指印紅蓮帝名焉一捻紅玉樓子白花
 起樓高樓蓮前也玉樓春十葉淡紅紅多態
 三句唐明皇沉香亭前賞花李白進清平詞
 三章清新俊逸太真持玻璃七
 廣漢州蒲萄酒美酒家真
 石首魚送友人

卷之九

王 寵

水 族

家童海上回獲饒頗富供食之不盡賣之不售
 妻之可惜然肉厚而味美故未獻之主人今日
 池中可罷垂輪也饒魚之味不盡三句向新
 是入獻魚于王故曰今日左右食之不盡賣之
 不售者仁人之情故未獻之左右食之不盡
 味美子賤為厚父幸得行當饒人曰肉厚而
 二馬大校輪丁解迎而視之者陽鰓也其魚
 肉厚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之者陽鰓也其魚
 魚也肉厚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之者陽鰓也其魚

王問之乃疑短鱸魚一詩云前却短地鱸魚
門盛丞相從此方知有主人

昨舟臨震澤漁人獻我數鱸然魚鮮也不堪供

勿懸置岸上祭奉憫可也震澤太湖尚清魚賈

前雅曰魚之小者曰鯽○鯽則廉潔成性不食腐

封節國公○使庖人目魚鱸之曹掾大會賓客

盆釣之須火數鱸出盆中使庖人目金持竿臨

美津可受帝欲取之不得待中徐臺山曰微嘗

鱸魚不避死可以此誘之乃爾叔作兩鱸魚焉

里岸上祭奉憫可也震澤太湖尚清魚賈

謝玄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

固山下大有鱸魚甘出釣得四十九枚北

江南北丁縣長江東武進費元祿

蟹至秋冬之交丹膏流液為酒味佳登之詞家

蓋楚辭之體憶宋人滿腹霜肥以饒貯真清

歲大千杯不覺失笑因拈筆成詩曰散髮青天
下雙盤手自持金膏丹鼎液玉骨海風吹只合

娛南客寧忘寄島夷一壺清醑罷為誦楚騷詩

美盤屈原所作離騷○雙盤手自持單卓

左手持盤右手持酒杯以為一生之樂事

覓盤與施玉衡 蕭仕衡

幾平生事付之持盤已耳景值愜貴更動余輪

芒之想特遣孔方兄就君覓也君其惠余介士

勸余加餐予甚母謂此夫不熟爾雅者而以謬

騷誤怪黃詩按切音黃慶正虎○輸芒八月曆

騷誤怪黃詩按切音黃慶正虎○輸芒八月曆

唐寅

僕經枯魚之肆見被旗獲劍橫行湖海如郭索

者漁父搶之為累囚矣請我于足下如足下惡

其剛勇則解其甲獻其饌食其肉可也倘足下

情其無勝則克君子之度勿飲小人之心僕側

耳以聞金鼓執鞭待之禁色日吾失我字

我無所為吾得升斗之米然若耳君

趙野風味不惟勝無腸公子自可章江君珪杜
臨食必起故鄉之思但不能如張翰勇決耳遂
家分脫以養吾老寒愧感俱不少也道山石界
輒納還本致之悠然閣可與南山俱入眼劉子

耶能與虎鬪一虎不如龍大
無勝公子傳也江兒若瑞性
起思故鄉身雖遠山石果孔
亭慈平爲博士與五經諸儒
天祿閣中夜有老以淋清寒
車餐蛤蜊調羹
車餐味高食奇名陳物志吟
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
在龍潤珠胎形隨月城車餐

之果餅兼髓乳漿芭蕉棗華盤流其茲旨實生
 藤獻牛牧飯出龍官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
 爲上藥有碧落之衆形如文蛤二日吐入水
 海波臣族皆爲波臣西王母化爲瑤日仙
 海波臣族皆爲波臣西王母化爲瑤日仙
 爲上藥有碧落之衆形如文蛤二日吐入水
 淨無
 劉孝威梁

藤獻牛乳飯出龍官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芭蔗橘攤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王世長者羞彼微味一角仙人耻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兼五世末者世世淡泊口不談珍羞美味舉一角仙人有偷口念咒語珍羞美味舉

振雅堂

朱

費

壽

一書

拜嘉膳餽僕卽正席先嘗東方生編貝津津不
減休儒服矣謝謝膳肉孟子于肅肉不至○正席
胡也編貝儒也休儒優人也休儒形矩善談諧
武帝多有賜臣東方謂曰休儒飽欲更飽初儒
欲死笑

海味謝友人

連體芳

芳嚴人也五內胷知有山有野藪而已辱拜海
錯之惠東海波臣一旦突入山谷遊蕩蘭腸臆
何當囊括山海如此嚴人山谷之人○五內五
臟也○山有野藪藪之

膳肉

王樽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八

紙墨筆 答王

蕭子良

文器用

紙 送友人

李東陽

文器用

毛邊白鹿

顧汝紳

文器用

燈墨

顧汝紳

文器用

送墨

汪道昆

文器用

湘妃筆牀

王弘澤

文器用

筆 送王

吳道森

文器用

筆 謝友人

程 清

文器用

借筆

劉集虛

文器用

筆筒

金時祥

文器用

硯 送友人

汪道昆

文器用

硯 謝友人

唐 寅

文器用

字帖

許以忠

文器用

琴 送友人

唐 寅

文器用

借琴

孫 樸

文器用

琴絃

黃道日

文器用

聽琴

楊師道

文器用

彈琴

齊仕衛

文器用

彈琴

王廷陳

文器用

送詩扇

王穉登

文器用

謝詩扇

魏允中

文器用

送詩扇

王兆聖

文器用

惠扇

劉大受

文器用

惠扇

許以忠

文器用

塵尾

康 海

文器用

劍

張 華

文器用

惠劍

曹 誥

文器用

惠劍

許以忠

文器用

刀

楊循吉

文器用

弓

徐有貞

文器用

矢

張天錫

文器用

書

韓 雍

文器用

玉珖硯

王世貞

文器用

送簪帶

建壯衡

文器用

長壽堂		冬八目三	
王張	謝友人	劉汝紳	明用器
鐵如意	送友人	劉大受	明用器
林草	謝友人	韓仕衛	明用器
枕	謝友人	許以忠	明用器
簞	謝友人	王穉登	明用器
鏡	謝友人	胡永驚	明用器
鏡	謝友人	泰嘉樺	明用器
寶燈雪	與杜給諫	俞啟相	明用器
實燈雪	與杜給諫	項良芳	明用器
燈		王穉登	明用器
香	送友人	寧仕衛	明用器
香	謝友人	吳山	明用器
刻文爆竹	答友人	張沛	明用器
曆	謝友人	俞肇相	明用器
曆	謝友人	王穉登	明用器
炭	謝友人	王穉登	明用器
炭	謝友人	許以忠	明用器
玉盃	謝友人	東明古	明用器

長壽堂		冬八目四	
圖書	謝友人	顧汝紳	明用器
鼎爐	送友人	楊循吉	明用器
石磨	東友人	張靈	明用器
象版	送友人	王世貞	明用器
奔基	謝友人	劉柔心	明用器
對弈	謝友人	劉柔心	明用器
桴清	謝友人	馮應箕	明用器
楸局	謝友人	陳維敬	明用器
傘	謝友人	邢參	明用器
冠巾	謝友人	寧仕衛	明用器
網巾	謝友人	顧汝紳	明用器
帽鈴	謝友人	俞肇相	明用器
刺耳	謝友人	許以忠	明用器
蘭布	謝友人	王穉登	明用器
絨巾	謝友人	王穉登	明用器
草布	謝友人	寧仕衛	明用器
醉衣	謝友人	汪鳴鶴	明用器
汗衣	謝友人	汪道昆	明用器

惠梅子	謝友人	董份	明
桃子	送友人	俞安期	明
李子	送友人	楊循吉	明
杏	送友人	許以忠	明
杏	謝友人	劉大受	明
梅	謝友人	王華登	明
楊梅	送程仲永	程東溟	明
荔枝	東友人	俞啓相	明
藕	謝友人	凌約言	明
棗	與蕭廷潤	蘇軾	明
棗	送友人	寧仕衡	明
菱茨實	送友人	沈周	明
瓜	送友人	俞大寶	明
瓜	謝友人	張鑑	明
柿	謝友人	祝允明	明
梨	送友人	錢同愛	明
梨	送友人	戴冠	明
橘	子送友人	趙周曾	明

橘	子送友人	郭維積	明
橘	謝友人	徐紹曾	明
餅	子送友人	尚幹	明
柑	謝友人	陳與郊	明
甘蔗	送友人	楊循吉	明
白果	送王性之	程敏政	明
菜	東辦上人	寧仕衡	明
韭	東辦上人	陳文燭	明
蔗	送友人		

惠顧謝友人

劉大受

佳筵洵美。別足下半。對屋梁。暗見。君顏色。今見君。團圓。月又閃。燦。我懷。第慚涼德。何以堪之。星梁。皓。月也。子。是前。好。志。取。行。涼。德。言。薄。也。

惠顧謝友人

桃葉同心。捐惠蓬。即五。字。百。金。不。與。易。也。且。瑞。翻。飛。錫。則。徑。寸。驪。珠。十。尺。紅。珊。瑚。爛。然。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桃葉同心。捐惠蓬。即五。字。百。金。不。與。易。也。且。瑞。翻。飛。錫。則。徑。寸。驪。珠。十。尺。紅。珊。瑚。爛。然。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允。許。生。縱。貪。無。錐。卓。亦。得。與。富。家。翁。關。寶。貝。

人

雞犬直。爾。萬。松。風。鳴。地。雞。半。巖。花。雨。散。天。香。

因。置。之。壁。而。拜。見。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家。物。持。取。而。散。此。足。下。所。賜。如。足。下。也。陳。顯。

二州○郡邑鄭連貞之先驅漢霍去病爲驃騎

駁金縢本有謚以奉君君謚廟之辨曰此碎却

湘石家選橫街耳三清手巾教之具令
名花石范石胡特絲襪狀各朝元只有教仙
府曰老馬伏轡志在千里細上某年壯心不故
以如意簪往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名李錦法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莫情少年時花堪折時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宜心耳更出美四以纖如意碎之極之現
五尺高者十數餘株

枕簟送友人

韓仕衛

嶺南客歸遺我一枕一簟龍具中何以文為轉
貢足下款玳瑁任教黑龍展琅玕何嫌仙夢雅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王禪登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枕簟

胡承蒼

子諫莊子曰。勢王則非力。勢之利乎。力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必勝哉。能無聖而巳矣。

荷浦 謝文

鴻應

客密岑寂落花與啼鳥惹人狂飲共賭荷浦舒
 族況第集翠之表通天之帶僕之此尤物倘戰
 北柳解下金龜也祇埃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因指所去紫雲後令飲仁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此人所去紫雲後令飲仁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近事云嚴猶公聚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命一人歌一出公聚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解下金龜唐賀知章見李白呼為兩仙人解金
 與之飲

宋八

卷八

微 陳本安字

陳維敬

昨與足下臨棋局三戰三北僕失志足下寧不
 為驕兵乎遂欲志復前擊少洩平城之憤吾想
 義旅一舉蘇南無王庭矣倘如堅壁即以中
 遺之 雲云 蘇南無王庭矣 倘如堅壁 即以中
 帝北朝軍于其北日中城之憤義高祖高
 物故亦教萬是後何奴以速通而事而無王庭矣
 余晨來友人 邢參
 早間俗務速出以爲未必即雨王中途淋雨而
 下暫寄一居亭簷下彼不顧冒苦衷而以為面

生雖借紙筆猶快恍僕念足下有傾蓋之雅

湖之量走童乞假傘枝倚客而却之也惟兄倘

諒而予之也亦惟兄倘使快而沾雨者候而沾

潤亦惟兄 諒者孔子之對焉 惟予之對焉 惟予之對焉

沾衣欲濕杏花雨 沾衣欲濕杏花雨 沾衣欲濕杏花雨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不仗未三十便告頌風 纔冬即冒絮髮耗不

歸者累日吾丈頻冠冕之足紫絨巾念于黃綿

襖也戴之無教 以冠冕也 黃綿襖 玉露何

步有妙下

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道達鬼其間乃
更足以杜點風景而不失其為質且陋也且夫
恒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習俗
之外者豈足多諫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
所常用者為獻正伯之以辨不然亦願兄受之
而以界之賸僕之用可也
甚厚宜不悅少君知其意乃悉歸之始則雖更
者短衣與宜共挽虎車歸鄉里野公始提提更
修通

果然得謝皇太子書

張 續 景

慶眉展長以僕寒侵東郭乃選思足下效孺子
而進之願足下高步青雲
至之義中自如○效孺子○至日百官獻履
行雪中自如○效孺子○至日百官獻履
上老人坐地膝下命良曰孺子進履良延跪而
加之足約日早至授良兵法授佐漢得天下封
云且喜青雲生足下
鞋謝友人
僕徒風塵未能脫脚方自分覺是地者舒履之
達賴青雲我孺子濯足納之惟不步趨於大
賢之門下是恩
雲集首黃還天送與○履○古
雲集首黃還天送與○履○古

通

碩兒驚足學行耶郭猶局乎故步乃平紵履
之惠當今柔亦步亦趨于太岳之前一舉足而
不敢忘矣
者未得彷彿又失其故步焉知而歸○步
步亦趨莊子云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絕塵而奔曰一舉足而不顧忘反每由

紗帳

許以忠

酒間解衣相贈不啻沛公須臾何故當情
則拜嘉衣則完趙若以陳三為嫌則罪之罪者
也幸原之
也幸原之沛公漢高帝解衣范光聯沛公解
衣與韓信解衣與范光聯沛公解衣與韓信
趙王時如完趙歸趙○陳三陳三陳三陳三
如天時如完趙歸趙○陳三陳三陳三陳三
求而死
斑衣約友人
問者酷吏作若得過求志堂習習清風生兩腋

五色絲綵
十五色綵
五色絲綵

矣後擬佳公子驕驕有食牛氣足下書史有
我第族郎蕭然愧無弄五色絲綵爲佳公子紫
足耳他日容從三輔來尚國縫一班衣作老萊
兆計骨肉雅詠當爲不使少寬假也
去縣史清風來故人
太史公曰下原清風來故人
今觀生于子通五色絲綵名曰五色絲綵
三輔北山子通五色絲綵名曰五色絲綵
寒光老萊子通五色絲綵名曰五色絲綵
許以忠

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猗未能適體嚴水
在節朔賦結字吹綸愧緩扶續懸溫但勤非伏
衆思重夜履道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愧進
退在顏果然仰輝然似猴而差大行則大者前
自利而死仁義也出共州蠻界其虎皮能割若
三也相問而流席出大行山大如頗能割若
而乃其虎皮能割若三也相問而流席出大行
即能也本名形似能足似虎爲俗堅中而
嚴冰期處皆隆冬之景
茶謝友人惠
杜甫

仙老之惠雅愛鍛鍊清乳棒來喜閱月圓三百
片枯腸搜盡愧無文字五千言汗顏領謝清乳
茶序荆州王果寺有乳蕉玉泉文海其水邊有
者州名仙三首片成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
首開月圓三百片成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
有文五千言汗顏領謝清乳

望仙芽如金蓮孤問枯腸肝衙作苦擬當附在
後乘乃竟勞特使耶讀教開裏便自清風習習
瓦瓶大爵快可知已承開枯腸清風習習
茶謝王弘濟惠

茶以寒食前爲佳茲奉一函乃清明先兩日採
者雖不敢方紫茸香鬱而矣然新桂蘇蘭玉露
煮出味逾紅霞色奪青瑤七悅之後俾涼沁詩
脾甘濡詞吟亦復咄咄可人也者
合煮茶之極佳者
五箇中頂上清茶其茶係武夷茶山有
可祛病三兩可換茶三兩可換茶三兩可換茶

天池茶
名毛別
有清玉之色

承惠天池佳茗客有盧仝之癖者不待嗽七
兩勝轉臂生風共稱玉亭翁勝玉川子多矣

承茶歌錄之楚頭以志遙憶
天池吳中虎丘天

武夷茶
淵王歷中
陸德龍

望仙標殊渴不謂顧渚雲龍武夷山色片片從
天際霽來幾芳飲德不已沁人腸胃乎時更欲

向吾家桑亭翁索經爲報顧猶以爲詮之也而

不敢顧渚有松江產茶極佳
或武夷茶尤著

又號東關子杜門者或行吟磨野或辦茶
方應選

項自武夷旋雲窩主人饋僕香茗不下驚雷笑
僕恐足下蒙吟不報再類相如今奴轉貢記室

乞嘉以活火取一就以潤詩喉何如
雲窩主人

雲窩主人
雲窩主人

雲窩主人
雲窩主人

雲窩主人
雲窩主人

武夷茶
何有章

題首驚筆念故人在天際矣承示華翰且頒新
茗龍芽奇品敢不拜嘉於是躍而言曰利茲摘

效家頂露帶香分破建溪春故人愛我者最矣

九頃以謝
龍井茶
許相卿

溪谷少便無縣數相問得書良慰龍井揀芽渴
吻所須料電泉然无錯小沸長吸神飄飄便欲

仙去侯歸禁懶都不屑斷斷矣
龍井地名揀芽

揀芽分
五侯七貴
朱遺題

古語云
雪茶
建友人

貧家不能供客
朱遺題

凡勝情不淺
朱遺題

否見而興
朱遺題

此味不短
朱遺題

雪茶
許以忠

帳外梅花爐焚柏子
朱遺題

清華閣外雙色日共出

劉大受

索酒與商希事

劉大受

雨花臺故林陵佳麗地上臨莽莽下眺長江一

騎金城宛如圖畫山川花鳥在在色飛文能大

開離離醉弟使弟酬以六朝烟草間手在金陵臺

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六朝京吳

梁府陳

北窓高臥政爾相相足下授我以醉

惠酒謝友人

劉大受

陰時飛散華雨厥風生便欲仙主作義皇上人

北窓高臥政爾相相足下授我以醉

水與候兵

歲早炎燭日益道况云何彼中計乏凌陰謹以

歲水少許馳戲擬公清介可置王壺與轅下威

洵足生寒暑路也鼓炎痛也鼓炎痛也鼓炎痛也

永冲冲二之日歸于素也王壺又古詩一片

永心在

井水

飲暖苦茗思得列泉兄家井深之良可以用

須求王明無同粟故則受福多矣易九三井渫

同樂或在下民井水大不生語言故樂如水大

精雨杜門從者惜見言之慨然昔蘇子詩云豈

是聞詔解忘味邇水三月食無鹽其旨蓋自有

為不謂君于海濱身親見之嘗戲而題曰坡翁

曾道非忘味何為三月食無鹽天意若教甘淡

治故將大任試窮酸道厚以鹽見惠不覺及此

午後有興望過一談以慰難索開知解忘味

降大任丁是人是人本文應為舉于魚鹽之中何

不依株守金馬碌碌行除不脫老拙大本色

以乞米之苦不免時作你儒之羨無足為故人

道者仁兄倘不遐遺時惠德音以洗塵俗之腸

如何陳宇列于宋人有碑于川者見尼摩祥

方知待謝金馬門像偶東方期對武章口作

處方三人第一樓梁臣九人第一樓梁臣

陳益典

走素性畏俗無竹居昨友人借我于茂林修竹之園鋪張野席為送春之遊放歌付置不覺醉而長起倘爾添倒渴思承海飲得荷蕨作湯一解雁華昔慈披老云字可食無肉不可若無竹我愛食其萌清風時清腹常滿而嘉焉今欲見蘇十羹試一嘗之仰惟公家園中琅玕玉樹

然森立足以消俗慮而助清修班永公子不取屈也乃于龍孫中奉乞一二作我良醫呼重混金須祈報慰有崇山與茂林修竹又有清

竹之園鋪張野席為送春之遊放歌付置不覺醉而長起倘爾添倒渴思承海飲得荷蕨作湯一解雁華昔慈披老云字可食無肉不可若無竹我愛食其萌清風時清腹常滿而嘉焉今欲見蘇十羹試一嘗之仰惟公家園中琅玕玉樹然森立足以消俗慮而助清修班永公子不取屈也乃于龍孫中奉乞一二作我良醫呼重混金須祈報慰有崇山與茂林修竹又有清

小同朱櫻不甚繁多然已懸綴紫葉而瑩可愛何足下不過我一啖耶僕恐滿遂不至便為金馬仙客痛去矣僕因不能大陳宴席奏樂至膜附歸兩籠謹前一盤奉上古賦云占芳歲百花之首充薦乃果果之先驥珠透微璫珞色桐子句圖琥珀光然不帶金馬仙客痛去矣僕因不能大陳宴席奏樂至膜

批把者友人謂書亞巴承惠琵琶開查視之具形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不知古來司馬淚于澤陽明妃怨于塞上皆為一嘆之需耳今後竟之當于楊柳曉風梧桐秋雨之際也因古一言批把不足這琵琶只為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批把者友人謂書亞巴承惠琵琶開查視之具形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不知古來司馬淚于澤陽明妃怨于塞上皆為一嘆之需耳今後竟之當于楊柳曉風梧桐秋雨之際也因古一言批把不足這琵琶只為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送梅子 友人
小園梅子味堪止渴。敢摘枝頭。幾顆奉足下。出
調羹手一嘗之。毋以寒酸笑我也。止渴。自擇軍
水。傳令日。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而無
內。謂和坊。在。謂。皆。期。

應梅子 友人
雨旋紅。露凝青。頻忽家分惠。口未食。而津溢
矣。但僕。燒非調羹手。祇負足下賜也。青梅詩。誰
天馬。關。胎。一。沐。展。盤。中。落。落。詩。中。云。

桃實正熟。僕食而甘之。足下道骨不殊。曼倩敬
似數枚。愧非細核。紫文幸。母日是。啖我以餘者。
曼倩。東方朔也。正。傳。謂。武。帝。此。兄。三。偷。桃。矣。
細核。紫文。東。京。雜。記。上。林。有。細。核。桃。紫。文。提。其。
啖我以餘。子。報。與。衛。重。公。遊。果。園。食。桃。而。其。
以其。餘。啖。公。公。日。愛。我。後。其。日。而。念。我。云。云。

李子 友人
林梅初歇。固李又。有。獻。齋。頭。故。不。致。安。豐。
鑽核。枝。俯。足。下。試。羅。之。齒。牙。間。當。官。商。叶。韻。煩。
渴。滑。消。也。者。幸。勿。以。非。上。道。旁。物。棄。之。安。豐。狀。

俞安期
桃實正熟。僕食而甘之。足下道骨不殊。曼倩敬
似數枚。愧非細核。紫文幸。母日是。啖我以餘者。
曼倩。東方朔也。正。傳。謂。武。帝。此。兄。三。偷。桃。矣。
細核。紫文。東。京。雜。記。上。林。有。細。核。桃。紫。文。提。其。
啖我以餘。子。報。與。衛。重。公。遊。果。園。食。桃。而。其。
以其。餘。啖。公。公。日。愛。我。後。其。日。而。念。我。云。云。

其。種。必。欲。其。樹。下。有。家。有。樹。李。實。之。人。得
大。口。中。有。上。陳。仲。子。非。上。有。青。梅。相。如。有。類
通。道。旁。李。出。陳。仲。子。非。上。有。青。梅。相。如。有。類
杏。送。友人
許。以。忠

出。增。有。果。殊。勝。童。林。敬。具。少。許。奉。獻。足。下。試。嘗
異。日。走。馬。長。安。杏。園。讌。集。者。於。此。種。之。矣。匪。諛
匪。諛。出。地。詩。一。枝。和。杏。出。地。來。口。童。林。至。奉。諸
林。走。馬。長。安。狀。元。及。弟。德。街。南。之。馬。長。安
長。安。京。師。也。詩。云。一。色。杏。花。紅。吐。皇。狀。元。歸。法
士。及。第。即。赴。環。林。宴。

杏子佳甚。其種想自日邊來者。耶。且取數于三
意。以。三。元。兆。我。乎。嚙。之。瑋。津。清。煩。香。散。兩。願。不
欲。向。曲。江。宴。上。啖。宮。體。也。謝。謝。日。邊。詩。天。上。君
曲。江。宴。上。啖。宮。體。也。謝。謝。日。邊。詩。天。上。君
楊。梅。謝。友人
王。穉。登

玉肌半醉。生紅粟。墨。散。深。紫。棠。楊。梅。之。美。
與。荔。枝。並。驅。忽。家。水。惠。兒。童。其。鼓。舞。戲。羣。而
食。之。饒。若。冷。瓊。珠。而。服。丹。砂。潤。潤。然。水。釋。矣。

王穉登
玉肌半醉。生紅粟。墨。散。深。紫。棠。楊。梅。之。美。
與。荔。枝。並。驅。忽。家。水。惠。兒。童。其。鼓。舞。戲。羣。而
食。之。饒。若。冷。瓊。珠。而。服。丹。砂。潤。潤。然。水。釋。矣。

程東溟

荔枝

俞啓椿

小呂王環衛太道

•

昨賣大如斗亦如

人譜

丁永裕出外學道

與諸唐友

斯可况也敢

衣數秤口

九枚

才良君

地大爲

物不能各各另具惟均分是也
應受歌何處。奉宮轉號始皇時宮中有菱花
山在傍日消潤由才基上醉。均分勝平分也

瓜送友人
俞大寶

東陵佳品敬獻文臺用潤杜甫吟喉且解長卿

病渴大惟知在東陵泰陵侯種瓜長安城東

青門瓜。杜甫詩
杜于美工于詩

瓜謝友人
張靈

酷暑蒸人思燉煌之味良切卒然惠及僕不逮

剖而浮之碧泉密滋水瀉。澱沁齒牙。涼生胸腹

矣。何異從仙人掌上吸金莖露也。今而後可免

大納履田間哉。浮之碧泉。魏晉不浮。甘瓜于

清泉。仙人掌上句。漢武帝作金莖柱。高十丈

之。以冀長生。仙掌承露。聖承露水和汪眉飲

間。俗謠。瓜田不納履

柿謝友人
祝允明

承惠啓。燃火鏡煌煌。丹囊奕奕。足下不吝分甘

僕得香生喉吻。胸中赫赫爲之頃消。魏之瓊瑤

何以報也。分其王養之與謝萬。萬頃東遊。還修

何。東來。冷處。散榮華。諸子。臨。孫。遊。修。

其間有。之。以。銀。目。前。耳。
梨。送。友。人。

錢同愛

家園快果已熟。味頗甘腴。雖名百果之宗。終不

及真定所產者。然啖之能消心熱。不可以爲五

臟刀斧而却之。幸笑留。快果本草名梨也。百

邪小名梨者。戲曰。快何如梨。數谷曰梨。百果之

宗。體阿。梨。此。武。后。患。此。梨。香。消。心。熱。梨。之

此。何。念。五。臟。刀。斧。字。建。梨。出。鎮。山。順。道。人。進

西山。進。食。數。梨。須。餘。曰。梨。爲。五。臟。刀。斧。不。宜。多

食。一。梨。笑。曰。五。臟。刀。斧。不。宜。多。食。梨。也。

梨。送。友。人。

戴冠

足下筆陣在邇。但浮暑蒸人。請以含消三元以

應三場。咀嚼之。若吞丹藥而吐白鳳者。彼爲百

果宗契。爲萬人敵。相比也。勿儲以爲甕中醞。可

以。丹。藥。一。卷。當。吞。之。曰。白。鳳。梨。少。時。夢。人

仲。實。家。梨。園。盛。生。忽。一。歲。感。而。路。不。可。售。以。數

清。冷。之。無。有。因。醉。所。藏。梨。化。而。爲。水。

日來尊體已康泰耶。但小愈之後。飲食宜節。起

一五之糖
糖一校抵生
以當半位

甘蔗 蔬 蔬 蔬

楊僊吉

唐書

前者授齊頭水菱園果謝謝侯有故人遠來餽我以飴蔗名曰紫袍玉帶蔗未尚悉其所從產一見便憶足下分獻義堂餽倒食之當漸入佳境也自足其土人同其故俗之月漸入佳境

白果 蔬 蔬 蔬

宵仕衛

銀杏告秋外堅確而肉純白可掬也奉一函于足下倘以山谷之爐炙之當有清脾之助白果大者

宋書

馬銀杏告秋熟也○掬採也○山谷之爐黃山各詩醉龍江爐鴨鵝銀杏葉如鴨鵝狀○前得白菓熟食之可以清脾

菜 菜 菜 菜

程敏政

承惠佳菜又於禪榻間餐漸成有髮僧矣况落莫之懷常食不過菜上人餘慨然心也常食不

五入云人苦
食之可飽
常食不飽

菜鍾乳者論于蔬菜中不亞菹菜菹之腸胃可少此請分數十本與僕手自執之異日若一

菜 菜 菜 菜

宵仕衛

菜鍾乳者論于蔬菜中不亞菹菜菹之腸胃可少此請分數十本與僕手自執之異日若一

食十八種傳君榮施矣且日所夜剪好作炊以款君也如何果鍾乳非性溫故名○鍾指初生帶紅○食十八種鍾乳李崇龜尚書公正食生

蔬 蔬 蔬 蔬

陳文燭

足下厭厭肥甘爰屑野簋適童子樛嫩敬獻之應者以西山滋味清而且美足下清風尚為陳生加一餐乎朕即敬也伯夷叔齊隱居及武王伐紂逃之首陽史記云空彼西山而食之

宋書

振雅雲箋卷之八終

謝斌	與王義	羅一中	明用
雪阻	與何吾	王輝	明用
詩酒	與劉太宰	吳仁度	明用
謝惠	各王百	毛文煥	明用
達人	與吳崑	艾穆	明用
秋郊	與友人	張沛	明用
館期	與孫大夫	許以忠	明用
同心	與李滄州	顧汝紳	明用
夜情	與陸覺	顧汝紳	明用
取籍	與約空	羅洪先	明用
脫網	與萬慶	羅洪先	明用
告歸	與河南	崔銑	明用
告表	與程宗烈	崔銑	明用
敘款	與程克勤	陸簡	明用
謝惠	與馬太	陸簡	明用
陳惘	與徐道	蔡夢齊	明用
陳惘	與范亮卿	錢士蒼	明用
訊問	與方子	鄧宗齡	明用

凶世	與趙	戴耀	明用
知己	與東	王輝	明用
日新	與江伯	虞邦	明用
道欽	與徐君	黃士俊	明用
推薦	各王中	黃志清	明用
念別	與金弘	吳淳夫	明用
游揚	與汪伯	王世貞	明用
聞問	與徐子	宗臣	明用
期約	與徐	王兆雲	明用
奕合	與徐	歐陽	明用
誤執	與東	萬恭	明用
一鍵	與蘇	何有章	明用
意氣	與王	歐大任	明用
見知	與黃	張明	明用
識登	與友人	張明	明用
製作	與張	李言恭	明用
清白	與王	王序	明用
文書	與陳	鄧宗齡	明用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九目錄終

傳友	與謝文舞	吳國倫
從師	與謝文舞	何有章
晉接	與謝文舞	林有潤
訂正	與謝文舞	金有利
誦述	東王父母	王煒
別况	與謝文舞	馮應箕
寄懷	東高先生	房隆
風節	與謝文舞	王煒
不遇	與謝文舞	李孟白
虛館	與謝文舞	王尚志
謝病	與謝文舞	陳文燭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九	武林徐渭文長纂輯
禁漁	茂苑張嘉和起頑參訂
外間萬頃江湖掩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	王胡之
一輪下一笠皆嘗其漁器不輸十疋皆不游故	
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枻而	
歌滄浪也	
父老海濱	
蘇軾	
白鶴茅新居成當從天俸求四色果木太犬則	
難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	
石脾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治有風不動無風	
獨振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	
蘇軾	

六、五、四、三、二、一

近聞小人輒竄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
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服觀之何嘗蚊蠅一
笑可也頃大布頭士當道之貌俗眼小人之
哭致忘出口接言之者膚耳

懷舊。

何景明

海內朋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
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
下子鉉伏竄于海濱有愛國傷人之思而罕無
亡殄殍之嘆乎先生乃復欲償世自遂于憤

文
人

程矣恐不免于褊心之譏而或謬于進退之道

也作木。程一。枝字。○戴吉李夢陽字。○德涵康

作人 東葉歷

鍾于淳

龍在與敵治接壤久募長者高風未得一掇衣

門卜以簿書故五十困人若此哉聞貴庠一經

整頓賢書大振。至人巧奪天工。信然山城望之。

人急豈弟作人誰念卽鄰村奚罕耶是必願

將可直教馬。聖命若也。不如此。三歲定。

道邑。不車。帶。黑。道。道。誰。何。高。生。郊。迎。幸。饗。。

辱而臨之豈勝大廳不次乎折腰爲舞今食休

100

天



排

1
 2
 3
 4
 5

不覺

魯子西山松
如太古蕭

普

○出之
服誇言
然言文
臨之見
行而
我
爾
天
有
○
懷
操
○
子

直境直隸 柳守益

假若金華百萬書堆續道味幽殊亦有增損

耳武將則金甲車之類○海書文臣劉日事册

應房
卷本
通意

曹園執手後幸得息肩睹田園蒼陌鄉鄰親舊
恍然如一夢覺第宦途歷落幾三十年夢則放

一舟于江海間東西飄搖未知所止一旦落帆停棹復故處足矣固不敢復計歸時爲逆爲順

也亢陽酷暑今歲為甚回吏索書揮汗作神不

適意 南李性真 王世貞

跌宕書史游戲翰墨誠不知老之將至况一官

哉蘇軾詩三味也○游
紙情與高判史 交約言

懸魚休問正爾嘉賜乃速歸腰返溯舊草寂家
豈督御喚陶子不折腰耶不折腰而賦歸乃所
以見陶子矣五柳扶疎更不惜脫巾灑酒日與
高陽之徒尋壑經丘以高蹈風塵之外其放情
舒眸方將神遊八極視當途子之執掌可以超
然適也不食幣之璧後丞後丞後丞後丞後丞
承而面退○督郵喚陶子五柳固潛為彭澤令
會督郵下吏白當來帶見潛笑曰豈為五斗米

折腰耶解印綬去職歸去來辭○五柳同清
酒脫中以渡之○高陽徒山簡策陽陽酒徒○當
晉家池上輒醉客高陽池自號高陽酒徒○當
○張字詩王事執掌

志遊 宵李安明 錢文薦
昭陽一別恍然隔世仍欲與故人攜手酒泛扁
舟同醉百花洲中不復得也封疆伊阻會晤無
由一再通音信外便如河漢隔矣次兄官永嘉
雁岩龍湫咫尺可到即山靈亦屢屢相邀而雁
緣綠渚丘壑綠波投杖渴飲竟作酣睡龍湫未

臨從夢中呼醒矣近者如此見小山八公章

又遠在淮海者哉百花洲吳王遊玩處在姑蘇
上有大龍潭小龍潭日不暇遊王島五千丈巖
風旋轉變態百出○披枝蔓披蔓長房得壹公
錦竹杖探之皆變化為龍去○小山八公八公
子劉安招隱詩曰昔淮南王招懷天下俊傑南
十八公之徒各分造詞賦以類扣從或稱大山
或稱小山小公之曲
桂樹叢生今山之曲
清艷 與王張范

吾輩今日在世譬則雪中之梅雖藏清艷已開
疎英苟非堅剛吐白柯以驅寒臘轉春風哉茲
別未十再晤萬里相知如在堂替亦惟一念真
意不肯馳耳清豐陳英來廣平梅花
賦清香潛襲蝶笑暗香

舊遊 與劉伶州 林 燮
龍山之宴回首猶昨當日實謂此惟可常十年
間吾輩聚散猶浮雲泛梗而兄乃豪雅其地真
昔人所榮當時匹馬客今日郡人迎者也遙想
公餘登眺仰攀崇山俯瞰長河對茲永夏茂林
交映群鳥嚶嚶撫勝景感舊遊當亦念鳴昔之
同袍也龍山宴相繼九日懷後佐于龍山風吹
參軍孟集舊雨新知

升車命去。○要時詩曰。○何池詩。○

情懷 本王孟備

陳紫峰

別後情懷可知。無庸更言。濃淡矣。大都江南舊稱佳處。登龍。虎。足。以發。見。朱。崔。易。云。亦能生感。江。風。進。清。淮。月。與。明。條。然。寵。辱。忘。而。繫本去。然。則。可。以。養。心。而。陰。益。其。能。于。政。者。豈。必專在。書。哉。龍。嶠。虎。踞。陶。亥。日。辨。發。龍。嶠。虎。踞。其卷。王。謝。居。比。子。弟。皆。稱。易。衣。即。故。名。

煙霞 本徐孟蘭

屠隆

欽之出門後。僕在。家。簫。樓。前。種。樹。花。木。漸。以。成林。終。日。生。對。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來。略。去。禮。法。盤。礴。清。陰。弟。此。中。絕。少。玄。曠。士。不。敢。作。分別。相。隨。意。語。言。即。世。俗。人。來。不。與。譚。世。俗。事。論點。煙。霞。討。求。松。桂。榮。雖。不。盡。解。勿。以。相。強。有。偶及。市。朝。事。急。以。自。塵。尾。揮。去。不。令。灑。乃。心。以。故身在。城。郭。何。異。桃。花。源。矣。會。心。處。古。人。云。會。心唐。田。海。若。隱。其。山。玄。宗。帝。老。閑。日。歸。處。其。事。有部。定。對。日。臣。所。謂。吳。所。謂。黃。州。隱。士。也。

政聲 本朱在侯

洪時舉

向未到芝嶺之先。一日。馬上。清。風。對。面。郁。火。來。已。知。明。公。之。清。政。強。矣。及。李。友。回。得。所。寄。寶廣。溪。知。明。公。厚。我。但。不。肯。愧。非。出。色。人。物。何。緣掛。在。明。公。口。頭。又。何。象。附。在。明。公。東。上。未。敢。云多用。翁。不。若。飽。學。士。比。亦。洪。生。素。志。也。豈。筆。硯不。酬。我。以。朱。紫。而。竟。以。饑。寒。相。謝。哉。年。來。困。迹。

漁樵 醉心花鳥圖 係一爐火神仙耳

寶康陳

漁。樵。醉。心。花。鳥。圖。係。一。爐。火。神。仙。耳。寶。康。陳。女。人。有。文。章。善。者。按。人。片。版。人。皆。寶。之。什。景。以藏。性。斯。客。每。飲。取。客。贈。接。井。中。○。朱。紫。仕。宦。服圖書。不。及。不。偏。陳。春。先王。君。揚。圖。書。入。荒。谷。頓。令。輪。臺。餘。香。從。春。風。隱隱。襲。人。霍。士。人。當。無。侯。國。門。之。懸。而。後。知。珍。重也。門。題。品。不。滿。者。召。張。泰。來。重。能。謝。者。也。田。有。能。增。城。字。都。千。金。卒。重。能。謝。者。也。薛。餘。東。李。中。唐。羅。洪。先附。詩。餘。應。何。不。費。之。以。為。山。中。舞。蹈。之。助。免

所論皇明名公翰藻序似當得海內詞年先
 此盛矣僕如學語新舊冷吟調舌花邊柳外可
 耳惡得奏諸九天鳳蕭之側重其蓋旋也勉經
 以進藉為請教地耳名公尺牘也也蓋謂既事
 清資公曰東望想
 蓋滿前得一文裝
 而馬與黃心字
 金有利
 足下回永春之馬宛矣逼真江都王草能獨步
 茂第恐異物神化而張僧繇非金陵壁上物也
 矣矣松楚一握求國故人于壁摩摩雁一封書
 倘足下不新名筆酒翰墨茲賜價富不減于
 蘇林詩乎江都王名號焉馬按牧詩云爾初
 借展張僧繇阿蘭于金陵寺壁不點睛一日
 照之須臾風雨大作畫壁墜而去其不點睛者
 則解之矣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
 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
 足下日在彼病而壁下之書亦不點睛者
 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
 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蘇林詩曰

為濟例計朝孟晉差不俗耳價比美交海應酬
 頓減昔時出自蘭省門庭寂然書日無刺噪聲
 大可焚香讀書困是僕蘭線省事之效亦以子
 雲官冷鮑昭才盡名位不足奈老時人耳足不
 可為我賀矣
 何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奈何法曰聲以愛其○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色無技難隱○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傳德也○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道也○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知後知如高○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古則後者○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又則去方中○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仁不令洲有○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也何自為美○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上賦黃郎○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笑之則快○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四對四三○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分之受賜○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進多不勝○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自又待肉○紹初一書名而○可為我賀矣

廣文清集倘不忘舊履之舊羊○八行現近況
 足矣奈何以秋相如義無可受者王海與故又
 別無以為贈之以不祥不佞不足以為當廷丹
 之故人而欲主丹足下以為賢于今之遊藝者

<p>卷九 歌行 贊</p>	<p>石而實常雲而卧也 雲而實常雲而卧也 雲而實常雲而卧也</p>	<p>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p>	<p>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p>
<p>讀和孝并白雲樓賦 讀和孝并白雲樓賦 讀和孝并白雲樓賦</p>	<p>石而實常雲而卧也 石而實常雲而卧也 石而實常雲而卧也</p>	<p>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p>	<p>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p>

<p>卷九 歌行 贊</p>	<p>石而實常雲而卧也 石而實常雲而卧也 石而實常雲而卧也</p>	<p>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p>	<p>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p>
<p>讀和孝并白雲樓賦 讀和孝并白雲樓賦 讀和孝并白雲樓賦</p>	<p>石而實常雲而卧也 石而實常雲而卧也 石而實常雲而卧也</p>	<p>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 歌行二首 酷似太白</p>	<p>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 不絕以聖德</p>

<p>鹿水間也 比在焉天 從江郎洞 中望鰲頭 雲橫月出 則王君車</p>	<p>往從江郎 洞中望鰲 頭雲橫月 出則王君 車</p>	<p>比在焉天 從江郎洞 中望鰲頭 雲橫月出 則王君車</p>	<p>往從江郎 洞中望鰲 頭雲橫月 出則王君 車</p>	<p>比在焉天 從江郎洞 中望鰲頭 雲橫月出 則王君車</p>	<p>往從江郎 洞中望鰲 頭雲橫月 出則王君 車</p>	<p>比在焉天 從江郎洞 中望鰲頭 雲橫月出 則王君車</p>	<p>往從江郎 洞中望鰲 頭雲橫月 出則王君 車</p>	<p>比在焉天 從江郎洞 中望鰲頭 雲橫月出 則王君車</p>	<p>往從江郎 洞中望鰲 頭雲橫月 出則王君 車</p>	<p>比在焉天 從江郎洞 中望鰲頭 雲橫月出 則王君車</p>	<p>往從江郎 洞中望鰲 頭雲橫月 出則王君 車</p>	<p>比在焉天 從江郎洞 中望鰲頭 雲橫月出 則王君車</p>	<p>往從江郎 洞中望鰲 頭雲橫月 出則王君 車</p>
--	--	---	--	---	--	---	--	---	--	---	--	---	--

<p>唐伯虎風流人夢詞歌足冷人解 賤賦誌非願</p>	<p>訂正與陳伯楚</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p>賤賦誌非願</p>
--------------------------------	---------------	--------------	--------------	--------------	--------------	--------------	--------------	--------------	--------------	--------------	--------------	--------------	--------------

門有規海見河坊懷澤泉生河命河等

長安花。一朝被僕看盡也。歸來長憶。尻馬連翩。

色以待品題安姚鼐小詩集曰姚鼐厚韻
 更記平原君稱劉渾之佳公子也
 花唐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長安
 雪阻與何吾御
 滿頭風雪打回顛似孟襄陽滿橋驢背曾帶一枝春到否即欲躬依泥途阻之笑稍與即圖就數或仁兄乘興出郭一為洗塵一洗醜禍亦可也潘岳詩孟浩然是清高風雪中驢也
 無所不備詩人江府
 詩酒典衛太宰

吳仁度

吳仁度

昨二三已飲畢酒于河亭驢山春色半落几
 延外適內朗遂頗然醉也方惡甚不能以辭而
 車騎儼然臨之重以佳句不佞橫按書無一字
 敢當惟刺腹藏之已耳卷頤口授火書
 次橫按思夫朝上官卷頤大匠口授書以下
 宗橫按思夫朝上官卷頤大匠口授書以下
 謝惠王毛文煥
 永日抱病伏枕空林中且無車轍馬跡惟有蟬
 聲松影一破寂寥耳忽尋繹翰墨特茶器急掃

吳仁度

吳仁度

梧桐樹底煮金消泉注之七碗吸露便覺憑虛
 欲仙矣七碗茶全茶飲七碗不渴也
 如英而七碗茶全茶飲七碗不渴也
 達人與達人與達人與
 佳句倫然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達人與達人與達人與
 子可白眼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置大身子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突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工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時挑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劇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想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我達人達人與達人與
 張沛

通達法門	一山清隱錄	自快語	雜錄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也秋後往復書中不妨重下刀斧頑梗數想人	吾終身消受不盡處乃吾終身幹官不擇機	有遠處乃知易言日新大約近來從缺一路	而于家路中混擾一月又覺乍客乍朋並存	自開教後舟中終日所然若出樊籠竟	不達也何日扁舟文水上邂逅聚談聞在	量使人若此今世無有望半顆堅塊心	易視而上下相孚此誠近世所難得者	過暑養病之需言幣太隆厚非分所堪敢

今上	以史事	起僕于田間	是冬入朝	六月	月	日	時	分
今上以史事起僕于田間是冬入朝六月	之至	民寒士則愚老武同大慶末由南請不勝愧	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缺心更如惠手	也自	飯一蔬一榻一葛所玩古易語語亭下	十餘	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治一命家子	願能承當不知畏懼到得大了未後還

<p>後世流 不意一 日</p>	<p>南日為 風不消</p>	<p>向來華翰訊陳人緬惟大雅則魂鈴搖而淚 欲下何時再晤傾倒此段肝膈也不佞兩識 邦時雖未久顧所據舟于士民者則最真末 去後士民作何話語耳劉生旋附此為候 青雲不負生平為望故境 海客人安海 之游士地也 陳炯明 東海有兩司馬也而賢不肖半時藉蕙 往識張司馬天驕如神龍顧于明公未 有摘</p>	<p>本報 卷之 三</p>	<p>數戰然如望蜀蓋半心藏之者吸半寸兩 公之懸問亦有汪生也將無由故輩護 叔之營羊臺而私于不肖猶可以潤巧 接書敬誦字。明月幾欲割腹乎不肖之 南公甚愧于智氏之國士而僅托于絮 白馬素車之下風此其事等足多乎聞 貴則慚怖欲死異時或以叔故而獲 公即不肖之自幸不減半識張司馬 字云 公即不肖之自幸不減半識張司馬 字云 公即不肖之自幸不減半識張司馬 字云</p>
--------------------------	--------------------	---	------------------------	---

[illegible]

卷之五

塞光

六

念舊情故
不覺之定情
更故
從、平書理
石散中事
絕于海者
海水之意

道人一別翻首西方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捧君麒麟毛種、高山崑崙不以勢行不以威
鏖哉伏波將軍手足下有此神王父於衆哉天
倫也不按無他位倆日營赤刃役缺脫衣休
猶羞滌無奈缺窮神何亟欲文送之腹且甚
蜀坎耻爲知己者一遺頌命題搜索拈腸歷三
聖太乙老人不以青霞光助興良苦此難幸
筆就布數過雪門不勝揣、耳

細說詩話
王荊公集
附錄

前書報問諱雅蕩開說雲氣肅函中矣丹砂
 二 敬本門亦太師即國文墓銘至○色
 七 也相此無得誇堂中 輝灑上克萬種
 推 敬以子書子夜品既馬生山
 薦 皆有司之研而黎春銀○前左
 永 開爲說而學有所云斯覺唐虞
 嘉 海經祖○神先作書云○無山
 王 海寧及海下又○空可馬○痛
 中 布而之無說叩首恐用建時祭
 玉 經者銘述焉爾蘭泰海年夏曰
 雲 近者華章道而光臨○十六黃余
 氣 雲格曰門之也○智賢十公雙
 肅 門城母漢清曰興輝錄二朱裡
 函 一門持王籍我割一歲諸國
 中 無有布華杖太師既至聖公矣
 矣 督大數諸賦○提看第五編無
 丹 一紐運東火老堂○口○對雲
 砂 署名書平以人天運靈雲字高
 大 大門門王爲開談爾爾錄月矣

卷九 雜著

美

三

[illegible]

之意知公之欲勾漏我也聞者積病十旬不善
飯而不嘗康禍軍索頭遺糝醫師罪二豎甚
亡嘗或者乃辟穀乎則豈公之大造哉表叔李
君指士也少攻二南聲籍甚數上公車輒罷
髮且短矣而淪于一尉雞肋之味幾何不忍舍
去傷哉實耳然政得永嘉則有公之二天庶幾
可著恐其猶有蓬之心在乞公護親之日飽南
溪之流一石使其肝腸滌清他無望于永嘉也
海山在樂清縣東有泉甲天下景數非一○
山出渾茫萬洪蒼蒼萬其金便跨煙以折

一者送江頭：柳依人竟不能折綠
 一把繫住西遊騎恨足下一去蜀都竟成
 念別
 吳漢夫
 夢酒銷肉淡從也暮日之願
 日典書畫中赤○之居未至以○
 飲飲為之發松野下至至以○
 酒飲驚則金子飲波之公示可
 秘人州有口遊強之上亭可持
 恩日訓味酬五子不膏二用軍
 也人史乃胎○房可之聖○通
 明皆自白主二功達下子二轉
 日有故友薄南成之若日監
 按一人戎機詩謝不我使曹顯
 事天清嚴終經病為何良景七
 公牧河曹日七碑藥醫醫公十
 注往公夫公○數不至也歲歲
 也守年無飽餽至日需桑而
 送二紀還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正天○二○實○人○不○之○賢
 善善善二之祿問入事為上一醫
 家口飲天無入事為上一醫

黃鶴豈欲訪杜公草堂覓相如琴臺且登錦堂
城覽峨眉歸竹之勝乃快耳不然能無越今乎
王印漢理縣有譜一旦受蜂蠆毒解組而歸印
漢不自惜縉紳先生以公道不白惜墨之民
以慈父失去惜甚足下屬印漢葭莩望知之
否鴻便附書坎係二結戀故思不於勝邑君
如未信請看刻漢藤有如湘妃廟前竹也足下
覽坎倘然而咏越鳥南枝則握手有期矣抑後
客白雲千黃色想○黃識李詩黃岳一老不復
吟越鳥南枝于楚

此葉北大配補

蕭州公得明公何異推主得永叔也今五望于
 解辦南粵授首而明公從容還善其間且以餘
 力駿為鏡歌鼓吹揚翔昭代之盛如操太常縱
 橫燕然山石固千載一時也偶有一佳物欲貢

[illegible]

止業士大酉市

家故事不肖所望春待詔金馬門如漢武賦公
 等安在何相見之嘆自今日矣別論謹領悉見
 鴻便致之諸爾面盡代前不傷其代大匠斷者
 老子山教燕疾川澤納洩國君含垢○山數藏匿
 孔球常令草謀表以寸其難空有才筆未肯晚
 齒牙餘論○說文止史揚指勿應其成無惜
 父奇之曰惜也○相繼當謂人曰此見弱齒未
 伯樂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謂人曰此見弱齒未
 番為孫章太公幸所接見惟設一榻待徐釋來
 等安在二句主父○特詔金馬門東方朔事○歡公
 奏天子召見三人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嘆也
 本手
 告封
 耶中
 譚統 賦陳兩湖
 萬恭
 承示瑤篇舟中揮汗讀之一日而竟采百氏之
 精華括還固之學旨如彼吸精納而規影響者
 何啻千里百里已哉已細寫成篇藏之篋笥擬
 之惡聚結緣也僕樛餘之質久宜丘壑乃復轉
 徙而南慚負益甚當還觀老親以圖進止念典
 高賢相違無復班荆之日不能不依依耳向許
 雄文正賴以解膚陋不識肯終教否惟執事命

之如錫百朋夫臨指不任慘慘百其百家也○
 國典漢史○受禮○聖學○射果人皆醉
 何不痛其言而結○輕梓校才之惡者莊子
 李杜是也○後而南莊子遺遠海運則其無
 無○班固左傳楚伍相與聲子相善聲子如置
 遇之○鄭都陽相與食而復食而復食而復食
 錫是○地室而共食也○百朋○美王之價詩百朋之
 綰絕 與薛如圭
 何有章
 舟風無音頻仰卿雲于天際青牛有迹敬瞻紫
 于函關鄙人于足下綰絕不忘如此也足下
 有今于又有令孫陸榮且祿如也正宜琴一曲
 酒一壺葛巾野服飄飄然作羲皇上人願乃求
 田間令役焉如蟻蟻轉九不休將欲為彭聃
 耶試挽鏡窺之雙鬢有秋色矣劉仙郎一去許
 如雲遠山眉黛半為憶情人而損足下往白下
 見劉郎當以此情達之毋使薄倖相如忍文君
 歌白頭吟也攬期伊邇冷嗣舉淮陰赤幘角藝
 文場三戰三捷不察而知者沒陽江山尚聽好
 音子丹鳳無音倚倚有北風街者○青牛紫氣光
 子丹鳳無音倚倚有北風街者○青牛紫氣光

士所以類性扼折而忽致青雲非一人伸屈之
常或亦具履有心入之神靈所變化耳尺七
○知顧德代爲燕說齊先說洋干兒日人有青
駿馬者欲賣之此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
馬過伯樂則爲之勞拂其毛而顧之信也故云
○勞拂其毛○半此半視也一毛抑揚子被一毛
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言
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在漢得天下封淮陰
侯○李白知郭汾陽李白爲郭子儀將相才俊
者三十餘年封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
青雲晉邑難以罪人秦改姓名爲張解爲秦相
須賈使秦雖衣出典之卿賈曰范一寒
至此平乃解袍施衣之人相府賈問之人曰此
我相張君也須賈謂罪曰不意君致
青雲之上不放復讀天下之書云云
識璧答友人
弟每舉唐蕭穎士性躁戾虐使其僕杜亮亮頗
死不去日吾愛其才耳輒中夜起立曰嗟乎乃
使此人作僕今日諸公作貴人耶此人若爲帝
必能恨不同時若作相必能舉管庫之士七十
家若隱逸必能與王類因以成名者其衆若
作女子亦必能香琴夜添靴拂畫窗因戲爲之

第曰凡今之人皆然而此有嫉羨斯不如矣
雲爾爲如是則爾我全無以爲此亦殊難
爲足下輩頌言雖然唯足下知弟不肯代他
人作賦也○周琴夜與卓文君聞司馬相如鼓琴
素侍相如紅樓說見李靖而見越公有半儀樂公
退傅云公謂其高至其爲者承寵三出差官手
親銅針送
製作者張勿于
李言恭
吳之多才自振古已然至若足下咀英華于具
區激芳聞于異代製作之富綜覽之博殆揖雲
而凌還矣石湖拳寄之佳正賴正生以重廷尉
何足下反以爲重耶稱愧稱愧今足下長謝佔
俾心印義文且道遙于百氏之圖蓋暇塵世爲
裏壤矣不佞勿類竹素今忽三紀竟未識夫樊
離足下不爲謂其迷途示以趨向乃謂海內向
風草間結想不佞吳足以堪之承惠新刻種種
妙絕常奉之以爲法程顧封君翩翩風采應益
凡之當退三舍獨慚不佞無以企陳思之萬一
耳

不俟刺髮受青其間當世之賢豪長春即如海

內有明公不曾楚望又稍長而精誦明公之文

想見其行誼辟易宅心以為當世而有屈宋

董賈其人和奈何交臂而失之千秋天不棄不

依得珠寸管而獲交于立父立父不以爲不自

而難就之蓋明公儼然丈人行也子雲之門履

滿戶外而不依無由着跡其間又何祇顏以稱

觀于古昔者中原七子清風穆如而羽翼中興

之業則明公爲詞壇獨擅司寇公矯矯神王信

和不孤三山佳處寔借色于詞人留都得此于

錦京寔天之未喪斯文也不依停舟江干望清

光伊邇越超不敢前敬以疎之恩布于左右伏

惟台察辭易吟心醫藥之類○屈屈原未宋玉

田子方篇頭同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

趨身與交臂絕應而曰履手其履矣夫人行也

致事于門漢天戶外楊子雲校書天麟閣開芳

字在履滿月死○中庚七王麟閣王鳳漢李

李雲來在道昆從中行吳國倫○金山

之業則明公爲詞壇獨擅司寇公矯矯神王信

和不孤三山佳處寔借色于詞人留都得此于

錦京寔天之未喪斯文也不依停舟江干望清

光伊邇越超不敢前敬以疎之恩布于左右伏

惟台察辭易吟心醫藥之類○屈屈原未宋玉

同附玉奇理數行想當微塵方冀就惠有諒

之與奈鼎樹園不及弁山阿落居黎營感時思

友傷白雪之鮮和暗晨星之易稀即魚鳥缺人

舟石佐酒然可以託述而不足以怡神此伯牙

絕絃野人捐金所以爲千古長懷執事蓋有志

焉而能忘情于斯乎○司理前推也○詩集王子

然忽憶舊遠遊時在劉溪便神小舟語之既造

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

見安道耶遂字安道○白雲舞和宋玉對楚王

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場面抑若不遇數人而已

其前同年文當其盛時伯牙談琴鍾子期知造

子期死伯牙絕絃不復鼓以世無知音者也

從師與詞文對 何有章

佛日重光幽扇洞微足下飯依庫肝膽死者之

見已登起幾華天桑舍弟問難者一歲纔出角

式皆然無得譬之學步邯鄲者仍匍匐耳又安

壘進之南也來春并擬北窗春風中事不容二

聖乎然舍弟今爲周旋矣○天第四爲光幸二十

天兩皆神見亮○李步事無誤氏微得音有學

之與奈鼎樹園不及弁山阿落居黎營感時思

友傷白雪之鮮和暗晨星之易稀即魚鳥缺人

舟石佐酒然可以託述而不足以怡神此伯牙

絕絃野人捐金所以爲千古長懷執事蓋有志

見明道先生語道南矣○未屬人一生者先處
日尤臨在屋中坐第一個月
晉按與周鳳野

高開連雲僕曳裾者數四豈敢掉乞鄰尾哉惟
以公家人文辭儀儀風師師欲象其休光耳公
竟不鄙拉讓明而登之堂焉幸矣前以惡書唐
突自忘其驢之繫足下今又見索將謂其有恨
冷句耶抑亦昌歎之嘆矣來韻示教向容繼續

道安漢書九月第一區者韻詩長安甲第高入
雲漢家亦在案將軍○度廣古文何王之門不
通用書

可見長篇子○神名都尾解文振尾而乞餽○
拉便明在傳晉叔向通明也執其手而與之
之言而後故向曰必顯明也執其手而與之
之唐突晉周顯少有重名唐亮曰諸公咸以君
方樂廣顯口何乃列無無唐亮曰諸公咸以君
野人點無顯有數語入山虎見顯然大物也
龍一鳴虎大駭以爲日盜已往來觀之竟無異
能補近顯顯之虎日投止此耳顯果斷其
喉盡其內而去之顯亦作明詩作恒澤吳江
之句○然發古詩吟成五個字然斷數望現

金有利

明公鼓吹五經士林慕二誠實區中泰山蒼穹
上北斗也僕仰高風寸心常赤弟未獲北面耳
家體貌完備快足下當明公不嫌報類分溫

亦本有坊子僕子僕家雖乏瑣報亦當錄之
此心誠愚不才也實錄次五經華重復錄左
錄次○奉山即學者仰如泰山○三梅二兄仁錄
錄次○氏之親友周爲唐肅仁基曰扶公之賢壯
千以有一人而已○溫溫者人有請老姬之禮
千歸漢其後遂改爲溫父吃之是不猶以陶爲
陰平○魯鳥抱朴子云字之陽有溫爲魚官
帝馬虎○金無歸目黎子祖問史金復專以爲
云三承漢河子夏曰已亥渡河也及之果樂
誦道 誠王父母 王 焯

恭惟師臺最善榮滿會代邑父老子弟祝頌款
語殊悔不能宣揚德意然書江南北之民婦人
孺子無不知有清官王爺也者何俟老健振之
沾沾爲造物私慈不肖穉嬰風木之悲忽感強
陽之疾沉寢伏枕幾殆矣數日內稍有生色始
信身爲苦本生是悲胎古之至人黃冠入道反
于清虛所以遠于陰陽之寇不肖蓋有志焉而
轉苦于塵錄之難斷也蒙委王將軍文草率報
命非敢不工庭毫緒焉技止至耳役旋附布諸
笑不承 最善榮滿會代邑父老子弟祝頌款

語殊悔不能宣揚德意然書江南北之民婦人
孺子無不知有清官王爺也者何俟老健振之
沾沾爲造物私慈不肖穉嬰風木之悲忽感強
陽之疾沉寢伏枕幾殆矣數日內稍有生色始
信身爲苦本生是悲胎古之至人黃冠入道反
于清虛所以遠于陰陽之寇不肖蓋有志焉而
轉苦于塵錄之難斷也蒙委王將軍文草率報
命非敢不工庭毫緒焉技止至耳役旋附布諸
笑不承 最善榮滿會代邑父老子弟祝頌款

則足下于瑣瑣陽關一調總總故思眼中淚意
中人心中恨哉頃者愁緒索寞綵毫無句綠綺
無言惟孤枕上有憶君夢耳僕今歲不辰薄日
別况典官初五馮應箕

不參強半斃于駱陽躬親鉅刃殊不似昔年穠
穠時即使日晝粥如肴文不支半歲耳妻子能
無喻饑哉雖然通黃河者閭九里有屬嗣佳公
子者在必不使僕有菜色也陽關一謂王維詩
渭城朝雨浥輕塵
寒舍青青物色新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
無故人使人以爲歸關而三疊唱之絲毫江
海夢人投五里軍由是文藻日富故云絲毫江
白詩彩毫香試飲沈香云絲文君新寡好音求
白詩彩毫香試飲沈香云絲文君新寡好音求
獨從戶間視之相如有菜色絲文君新寡好音求
爲之掩門乃夜有菜色絲文君新寡好音求
不辰不逢時也乃夜有菜色絲文君新寡好音求
也向書再貢註列宋曰乃夜有菜色絲文君新寡好音求

江上一別又復素秋大寒水落陵茗載道年華
逝波令我髮短佇立淮酒遙望哲人中心悵而
果不敏每有疑于天人之際小星託之永默孝
標所以繫息先生修文砥行之謂何而落莫于
霜謂有天平時時作客酬緼向人感深五中某

爲史氏。無能爲先生備。晨熈徒有拳拳風雨如
晦。難鳴不已。數來教門下。日夜祇懼。罔敢以涼
德情。乘成命。顧黔驢之質。爲技幾何。世途九折。
難可策足。是某之。所大懼也。先生何以教之母
夫人。萬福。大兄讀書甚楚。王璜黃流。今年從何
人投易也。率爾紙書。有懷不悉。慶符前于香林
夏盛冬寒。小星召南小星之詩乃應文達御
于君見星而往。往通知某命有貴德而不致悲御
孝想漢劉琨也。最忌太息也。王璜請齊舍
某也。謝麟來也。最忌太息也。王璜請齊舍
父。客何所爲。答曰。爲先生其貧猶有一副紙

王 醇

恭聞委蛇行曹神者華胄非台卽諫計在彈指
罷飲羊者不知幾閨減聲樂者不知幾家此得
志于騎者之所爲山中霍食之士慰爲不寐舉
手加額而已方今國是藩然叛亂如甲乙桀虓
爭床第問事刺刺不休非兄丈一出獨秉風裁
主持朝議天下事何時底極所謂平網復入方

成朝廷者也。又飲孔子在魯推行相事沈猶宗以楊終爲中書侍郎密奏爲門下侍郎並同方章要關之職。帝下詔。令齊王五日一朝。相賀子儀上蔡蒼不飽。甲乙婦。給實王。敬入宮。見如娘。娘不肯飽。口李娘。授入方成朝廷。李景曰。綱之相也。以吳王。借逆人。上以修政。獲衆爲己任。失和守之。其罪。借逆人。上以修政。獲衆爲等。外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正謂此也。

不遇。藏文吏部。

李孟白。

趵突清泉年來止如覆盂近漸躍起而台駕適
至山水固知待人也函擬并荆暢會方在杜門
未能如期不獨喪地之禮而肩隄間負此良友

矣。傷舉與舉子相善聲子如晉趙之鄭師並刺
相與食而言復故。員此。及晉周顯以表故
王導及王敦收殺之導後。從中書見譚表泣
而死。幽冥之中貴此良友

虛館。

王尚志

淫森廢頓貢斧竟幻爲空囊見天邊鴻雁來賓
吾兄弟經年契闊眞人而不如鳥矣城中館多
不就此時有促之遠遊者東驚西馳雖不決于
一定但聚散不能料必恐鵲鴿又作伯勞啼春
才綠波芳草亦何裊裊耶貢斧易服伯勞得其實
矣鵲鴿詩謂鵲在

兄急難醵水助焉則拯有急難
 意以此水有救難之功也作急惡
 之鳥春水綠萍紅藻扶救也青水
 綠萍草也何○萍草萋萋詩有萋
 王孫之句

謝病 答鄧環丘憲副

司鼎臣

第凌鷲瑣尾病骨皮離弗任續羽徒懷激石卽
以斗山在望仰止夙殷亦且班荆之未遇也則
慙歉可知也昨辱龍顧正伏第喘息有失倒屣
茲因無臺臺留至再暫爾勉出他日容中前請
惟是一承顏討剗徑生笑蒙尊脫敢不拜嘉命

之辱卒泐附謝臨臺主臣
堪尼詩理今始知
 支離其形者未必支離其
德之王○支離莊子
 帝位諸党皆登和拉
德○續編晉趙王倫
 車既役亦加爵位每例會
列大封其餘同謀反
 日邪不足狗尾續○漱石
孫楚與王濟語誤解
 漱石枕流其所以漱石欲
不可解乎楚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
獨其齒○伏第病于
 床綯也○劉展工聚有才名
蔡歷
 聞其至側展以迎○幸清
草率也

古今振雅雲箋卷九

詩經

通用音

之辱卒泐附謝臨臺主臣
 支離其形者未必支離其
 帝位諸党皆登和拉
 車既役亦加爵位每例會
 日邪不足狗尾續○漱石
 漱石枕流其所以漱石欲
 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
 床綯也○劉展工聚有才名
 聞其至側展以迎○幸清

古今雅雅集

卷之十

感謝

東郭知吾先生

陳王誥

通用

契借

與張大理

丘時可

通用

抒懷

與許費勿左未

錢春

通用

知遇

與劉寧撰孝康

劉汝佳

通用

詩債

與張不倫

王三德

通用

期約

與張不倫

王焯

通用

酬和

答李大憲

錢文薦

通用

自適

答金孟章

錢文薦

通用

失意

寄孫子京

劉汝佳

通用

傾蓋

寄馬玄六別駕

錢文薦

通用

仕死

報何邨州

劉汝佳

通用

豪氣

答朱仲事

盛錢

通用

鍾情

與張不倫

曾崇正

通用

賦詩

與陳仲信

虞邦泰

通用

鵲兒

與許費翁

虞邦泰

通用

贈近

東郭知吾

王焯

通用

慰病

與黃顯

虞邦泰

通用

折衝

東何天玉

王焯

通用

舊約

與郭大來

錢文薦

通用

林居

與王百歲

屠隆

通用

談心

與黃顯卿

劉汝佳

通用

介節

與屠養蒙

屠隆

通用

謝宴

答黃顯

王廷相

通用

詩文

答顏茂齊論

錢文薦

通用

讀詩

與馬用昭

屠隆

通用

遊寓

寄李孟白

袁中道

通用

想念

與吳仲文

屠隆

通用

廬居

寄孔令君

袁中道

通用

文名

寄馬君常

董其昌

通用

訂遊

東友人

袁宏道

通用

山居

與八舅

袁中道

通用

談苑

東刺史胡孝駿

錢謙益

通用

序言

答宮詹鍾文之

胡震亨

通用

期望

與郭津

莊起元

通用

會晤與友人

陳仁錫明

軫時與王介子

劉日果明

應世與林廣文

祝世祿明

順逆寄李開之

袁黃明

歷覽報李惟寅

史繼志明

論文與友人

黃汝亨明

閒曠寄劉受夫

李際春明

世外答陳山人

汪道昆明

世態東洪五明

鄭大儒明

題額與王侯訓

朱國禎明

錄羽與趙簡夫

徐重文明

置妓與黃君軒

何有章明

妓家與月報劉惟孝

孔四可明

置田東朱佐虎

屠隆明

談兵與趙新軍

鄭大儒明

氣化與友人

范應期明

辭戲與文文

袁宗道明

辭戲與文文

袁宗道明

辭戲與文文

袁宗道明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十目錄

考終

陳蓮子明

古今雅集箋卷之十

武林徐渭文長墓前

茂苑張嘉和起顧參訂

感謝 蘇耶知吾先生

陳王節

先生精神龍馬談笑聲風海內名流思賢負禮
懇求一窺司綠之門不可得不肖何人辱左右
者適館校餐能不潆潆愧汗今天下世路峰巒
人情浪駭繁主組則貌沈淪掘地珠則橫臍腫
其有識饒子子一言遂忘才忘分如先生者無
有哉就此折節一念其品已在秦漢前頭弟恐
雍齒且侯而碧落之下願為元禮御者人人有
荀子肺腸矣序文擲教何果車馬費庭不自能
無驚怖然不肖不知文止覺捧讀時水怪天琴
爛焉在掌而瓊鈴綺偶之聲又津津從齒牙出
噫觀止矣竊憶先生著作之富不知盈幾金匱
由一臂而真圖池之傾不肖是有饑渴望焉正
浪北來苦無一筆以丐先生揮灑不肖南旋向
西登鄉橋環覽并携長江巨河之水以來敬讀

先生獨池中求最嚴腹而去其

司馬門李膺為司隸掾尉有重名性簡亢寡交
獲選有升其堂者下授之登龍門○通解按案詩
通子之館分還下授之登龍門○通解按案詩
叔向曰必誠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一言不
子如不言吾樂失子矣○雍齒曰侯漢高帝居
洛陽南宮望見諸將生少中獨請上問漢高帝
何反耳曰此屬不能盡封又恐過失又諸相聚
雍齒曰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通解按案詩
秘書藏之金匱石室○元禮與李膺字元禮
矣○荀子肺腸矣序文擲教何果車馬費庭不自
馬戰庭莊子何其樂騰足以車馬樂場焉以鐘
鼓也○說止矣李札論樂雖甚盛德其以加
千此矣觀止矣若君他樂音不取清也見左傳
子以為玉振之言而後以為妙道之行也○等
通解按案詩
獎借 與張大理
丘時可
望蜀言旋畏途想當與人情相似磊落之舉際
此光景誠何能堪然宦海浮沉從難自主弟有
把定義命兩字靜聽造化分付耳如何如何弟
行矣折柳河橋座上有張鴻臚不偏是第真逆
友俠骨天成漢思川注阻其錦池染翰道奴顏

不作寒暄語

類此君當以片言增重矣意與半璧不能巧作
寒暄語統新鑒原易勝贈藏折柳河橋詩和浦
柳色倍清遠矣莫連友託下札于與子梨子
末四人相視而笑莫通于心遂相與為友臨
流張芝善書下義之臨池學之池水盡黑如
以爲命言善書勝之也

不惟尚類不亦爲也

錢香

弟維嵩之仰匪伊朝夕蓋不意叨同舟于越國
幸接翼于鄰封庶幾乎一杆積條也閱省報而

天

通用類

所待相如之
類此

復不勝肝衡東眺矣聊倩江魚少旌廉蔭非不
知鵬運垂天而榆枋而若失所恃難堪除地想
車豈以無嫌耳細高詩高維敬駿于天樂
其李膺同舟而濟特人以爲登仙之冠王吉
薛王臨在侯員高彈冠言主冠上之席以待其
應也鵬運垂天而化爲鳥其有爲鵬運之大
不知其幾千里也然而乘其翼若垂天之翼
鳥也運轉于南溟云云無量東天之雲
時三人爲席築壇以月蟬白大觀血口
出相達鳥也月蟬下事書美步行若飛
類此

不作寒暄語

遇者乎當其落也不知有遇也屢落而屢不
遇勿論人其可爲慰即自不省慰于何居第
而顧其舌吻內猶存顧其圓青萍雖隱而光閃
閃未竟蝕時而和歌時而起舞醉後耳熱淋漓
酣暢興又未嘗不居然豪耳

張儀遊楚不遇歸問妻曰親吾舌在否妻曰在
日舌在足矣

青萍和歌刺刺與高漸離奏飲燕市荆軻
慨而歌新聲舉和之起寒瀾激中夜幽

通類

筆力雄健

一面而熟語而哭一語而別俱是不可知不
可必之風夜耳錢塘湖上天竺峰頭十里松風
六橋烟雨莫憂常平分秋色伴首補子之
索詩債矣詩債清修家富漢以助腹腹上
所逐名談地之談些時在杭城東小吳故
臺而從從得句歸置囊中

王三德

別約與不

王煥

清頭風雪打回歸似孟襄陽橋橫背曾帶一

枝春到否即欲躬候泥途阻之疾稍美即圖就

教或仁兄乘輿出郭一爲洗塵一澆餽礪亦可

也下月日一枝春一澆餽礪亦可

枝春一澆餽礪亦可

酬和

錢文薦

聞者望氣東南有美乃不意青牛已到關口則

胡不紆車作信宿而竟舍之主豈宜城九

便能朝老君行轅耶今雖俗何至作華陰而孔

弟恐門下學張果先生所騎者似驢非驢法本

一收便飄然作故紙何絲縈之維之以永今朝

手誦七夕見寄詩覺雲陽微雲疎雨之句猶

恍脫適經家牘欲和未能奈何東南有美王

有東南之美王

信宿一

月日一

久意遊一

問何人自一

七一

歸家無貲買山幸先隴旁尚餘隙地其地遙控

玄湖近倚青壁蒼蒼石上時或抱膝長吟但覺

莽莽修竹一一作琅玕聲相應和當此之時雖

漆園所稱逍遙遊無以適此斥鴳一枝聊亦自

足客詎知人間世何物爲溪鳴何物爲海騰乎

聞吾兄衣綵歸此自天倫樂事暇時携杖登叱

羊峰計峰頭白石磊磊具在業經仙人點化年

代雖隔靈氣富存吾兄試持驚人詩叩之必能

羣然响答何爲寂寂不一示弟也洞茅微其比

苦者差勝然猶在虎丘龍泓下若吾鄉朱溪產

葛洪丹井昨者最稱佳絕從無人物色之而近

耗羅高君一鑒賞里中好事家比于三神山靈

藥乃有涉海以求之者然其葉微粗其味微厚

恐亦不能與虎丘龍泓爭雄長也惟吾兄品之

詩兩尊人詩從王生請詩成戲語王生此寥寥

矣乃勝後忽忽若忘此真無心海際宜足下引
 以爲侶而沙邊柳之石上盟之也尼山丈還郡
 正值牛山登眺把酒酌黃花亦復念彭澤令折
 腰狀否念之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見南
 山即見弟矣幸爲引滿盡一大白傾蓋孔子之
 道微蓋而語終日甚相親也○分金管鮑管仲
 與鮑叔牙爲友叔牙得金與仲分之仲牙曰吾如
 因時當與鮑叔牙分財利多自與鮑叔牙不以我
 爲貪知我貪也○志在高山于期曰美哉今若
 錢子期善聽伯○志在高山于期曰美哉今若
 伯牙終身在流水○期曰洋洋然若江河于期死
 伯牙碎琴在房梁猶疑照顏色○胸中有鳥聲

余少時夢五色文鳥自後文章明顯○筆底
 有花李白當夢筆生花文思益進○醉阿和家
 日知聽河○期機莊子醉梅技指言旁技也○
 無雙氏葛天氏五音紀備載○醉阿和家江表
 傷懷昔以年長數海周瑞折節不與醉阿和表
 自服服而觀重乃告人曰與阿和公理文如飲醉
 醉不覺自醉瑞字公瑜○無心海歸列子海上
 之之子御鸛鳥五百數其父曰取來美死之公
 曰之海上鸛鳥無不數○牛山登眺縣公明
 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若何去此而死也樂
 丘墓亦從而泣吳子獨笑于旁公問故對曰一
 子從而泣是謂悲也國所以獨笑者折腰同清
 爲就澤余謂宋景公問三帥曰吾欲壽而不
 五手折壽○宋景公問三帥曰吾欲壽而不
 仕兄和何州○劉汝佳

門下才幹勝於向者則即今一而面者
 里或今日廟諱所須乃勝與人十五載僅得二
 州如斗大而猶不勝其餉餉實刀無色朱顏漸
 凋迢迢萬里何爲者明公無意羅浮乎僕不敢
 以星之昭昭加月之發發僅和璞受別夜光接
 劍心非死灰誰能鬱鬱久堪此土且當路人以
 不專之心重之忌者之口白衣蒼狗從古而然
 公不習視殺青乎曾參投杆于阿母不疑償金
 于同舍三言市虎二朝千城金石銷堅山川失
 險良足深畏故欲燃犀照鬼益苦相逼以玉抵
 鵲終見無當彭澤之綬東門之冠彼豈惡此而
 逃母亦時事所激憤激有不能平者耳明公大
 造潘潘忘明公子一郡尸祝千秋鐘鼎榮名有
 托壯志匪虛兼之玉璽著山幸甚無恙菱衡祖
 具祥荔河裁而又紫勑充庭爾誅人掌二頭上
 進賢何足免率公當健作朝華斯之耳僕想行
 與天下事弟生來犯公如于公莫也耐生非智
 障侯自財母然其意之勝而以青爲馬之笑也

我公歸安。東山先生。謝安高臥。東山皆曰。安
百不。出。資。如。蒼。生。何。○環。諸。記。行。篇。有一
古。詩。上。有。加。保
飯。下。有。長。相。是
清。通。誠。明。學。可

王 焯

首冬一語。靈云抄矣。翁以風牛馬之役。研食
南。蘭。若。蕭。然。有。髮。頭。陀。妻。梅。子。鶴。與。我。周。旋。耳
矣。回。首。故。人。邈。若。河。漢。西。峰。書。室。想。已。做。成。水
遠。東。城。山。橫。北。郭。一。佳。主。人。難。卷。其。中。何。減。百
城。偶。占。一。律。奉。寄。性。癖。脫。佳。嚴。僧。阿。詠。茹。菜。空

而金教揮毫北郭朝書。舉往笏西山。爽氣多。但
有雙柑供雅事。且呼斗酒助清歌。春來會見桃
花水。雷雨催龍出素高。未二句。願為仁兄壬戌
之歲。伏幾所。不悉。願言。蘭若寺名。杜詩。更
○妻。梅。子。鶴。林。通。性。話。漢。西。湖。上。三。十。年。安
梅。子。鶴。足。迹。未。嘗。入。城。市。臨。湖。獨。坐。三。十。年。安
李。益。讀。香。盤。架。手。自。明。削。乃。數。日。雖。有。百。城。何
益。也。○杜。翁。西。山。王。子。猷。為。恒。溫。參。軍。日。此
府。中。對。面。對。門。子。猷。初。不。答。直。品。更。以。手。敲
杜。翁。云。西。山。朝。來。有。爽。氣。耳。○要。州。半。焉。賦
作。若。雙。柑。子。酒。人。問。何。之。曰。桃。花。水
○桃。花。水。三。月。朝。之。桃。花。水
對。滿。與。黃。雲。字

花鳥竹石。靡非通境。一塵不起。萬念皆空。不知
此際。有何牽纏。有何情愛。更有何疾苦。痛神。騷
擾。其中也。第貧處。未免。驚長物。裝卷圖書。數竿
修竹。儘堪供狂生。向年。凡能通我。當索斗酒。聽
黃栗。逢春也。餘求之。恭以筆。送。遂。生。薦。上。說。大
人。蜀。錦。中。雅。圖。景。數。卷。上。閱。其。清。節。過。人。以
為。他。客。使。○向。年。遊。玩。也。○斗。酒
折衝。誠。何。天。玉

王 焯

城南福地。靈丘當選。龍德里門。為第一。而一旦
為何先生所有。復得名。望。韻士。充初。其中。始知
東南風雅。及數千年。掌故之權。有所總萃。與山
靈競爽。項以舍弟。因緣。風契。得。屬。其中。藉。闢。里
之。容。令人。肅。聞。請。綴。說。勸。之。語。令人。壯。讀。奇。畫
以武編。聞。芳。人。如。唐。耶。者。令人。談。而。且。夕。矣
澄潭。泛。月。畫。舫。飛。花。風。薦。涼。連。衣。襟。座。此。樂
何。復。更。何。人。解。○通。酒。泛。之。而。不。能。去。也
因。信。門。下。之。力。舉。起。戎。行。生。聚。訓。練。歲。可

天鼓鼓地酒如泉客如雲此以告者過也然
 侯清士實不欲學楚國灌園人漢刻自虞白昏
 山歌舞下離眼中脫手萬緣立去正道李青蓮
 日維金屏如花人千金散盡無家可歸二女嫁
 與田夫壽端明風流一世所至樓船蕭鼓爛醉
 西漢食肉則瘦食蔬則肥垂老廢子母錢市得
 草屋數間因愁傷感夜哭立還其券而端明主
 死客舍中僕每念數公潸然隕涕敬之慕之千
 秋而下願為執鞭近代士大夫口吐清言身兼
 職行遠舍萬頃囊中阿堵丘山矣而布衣草食
 食一雞子分作三朝暑天至臭惡尚不忍棄去
 一朝燭付金錢遠庖兩旋抱持而顧與子孫
 無當一鄰僕既貧到骨又不欲指肩向屠沽兒
 故忻然日開口而笑世人見其如此不以為家
 有王陽丹砂則以為癡老不解事僕都不問也
 家有一錢與親朋周生為清雅與到或口誣下
 曲少年在傍聽鼓吹笙暢甚詰朝洗盥厨無
 炊矣跡述若此而此中靈明日以湛然以此

了世差亦不惡海內交知愛我情我知我俱未
 盡不欲世人今得物色之而足下聰明絕世想
 定觀破我寒日敢遂私布之客如雲王勃滕王
 友如雲漢刻自處極溫讀雅園傳賴清生勝
 吳能作史漢刻自處極溫讀雅園傳賴清生勝
 妻于面在吾輩為之其數所欣慕焉阿堵王
 夫每不發言錢見錢呼妻曰舉此阿堵物去青
 堆猶言屏側貧到骨杜詩已新微求貧到骨
 更思成馬淡沽中開口而笑莊子人上壽百
 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死憂憂慮其中
 里曲宋玉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獨鼓後漢兩衡有才名者徐歆見之驚不肯見
 接以其才不從殺之章其善揚歆召為鼓吹會
 國音節諸吏過清冷嚴其故吏更清者年厚餘
 之腹至衡子是先祖天大釋故服裸體而立除
 取半車較面者復修設顏色不使操數日不
 欲辱衡及厚服吹笙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
 乃隨千富春江業釣諸天下傷色之
 談心與黃荆卿劉汝佳
 敬荷有三公願弟與何郎各占其一然弟願秋
 臨甚不逮何郎每一造之軒傲幽遠更翳然林
 木禽鳥親人竟日座談飄飄忘倦此時恨不得三
 昨促膝揮麈翩翩此中筆王屑而壓天花耳豈
 大向備此以容病更而曉情臭味固宜伴之餘

宋生牧叟之遇既又勞我執事結侶張筵虛左
爲敬崇黼曲房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
宮徵脂粉義和阮逝蘭膏詞輝遠興相倚千霄
薄雲霞廢詞弛履遺纓絕俠氣溢于四坐餘懼
並于斯與斯貴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
所希也咏風宋玉賦楚襄王與宋玉遊于蘭臺
風入與美人共之耶乃排雲大王之雄風此
耳賦雪相如賦梁王與相如鄒陽之章廷生爲
楚國卿而零露于夜蘭于司馬伯顯公堂公
寡人賦之虛左候賓年七十五上門聖公
子無足聞其風虛左以迎引爲上客蘭青陵
代興隨情以興集左樂苑楚莊王醉平陽段

通川類

而牙剛暴縱人立而啼其聲于于鳴咽不能有所啓發足下又焉取之僕初治古文辭從瑯琊入後稍厭之乃始引伸觸長以至千窮極變幻之趣譬之百舌一感春氣亦不自識其聲之百轉而未敢以自信也近示鄧建武建武謂僕之文發源有史厲今而時時闢入鄉耶至其風骨高邁文質綢繆則仲舉自在夫僕之從鄉耶人舊矣近思寒士雖微不可棄窮居而依廣厦幸忘貧四照問聊結茅茨少遂棲息鄉耶門下經

十年未嘗過而問焉乃足下果僕謂才無所不出氣無所不疏料無所不收而境無所不備態又無所不極即國朝作者如瑯琊猶不能不三舍而避也不亦舉言過情哉若僕之稱詩其言曰少陵磨一人若坐少陵于一室之上必當居首青蓮次之高岑王子之輩又次之其餘以次鵬坐坐位不及者青衿侍酒而已我輩于此中不可不占一坐位即不然亦須坐兩座中與何李輩共聆鐘磬管絃之盛若眉山上法少陵下法昌黎而又不肯隅坐乃向堂廳外構軒而南面之徒輩有宋一代之文人而聽我德焉鼓奏胡笳以自爲雄快可耳其實堂上堂下一切鑾鐙之音叩之杳如也座下諸公去堂上堂下既已遠遠而又嫌胡笳胡笳頗近我輩乃張絳錦手立四通八達之衢而呼號之曰大丈夫寧爲雞口毋爲牛後吾不能隅坐而聽談笑矣歸復期徒歌徒勞而已石公聽而慨然乃爲言曰堂廳外席地而寬若眉山已構一軒據首而而樂和鼓

之樂物必有聽數必有倚徒歌徒勞不若共唱共和是將有待而與者也于是乃以首位讓鬼怪顧悅之文長而身爲之亞樂工抱器而進姑將觀焉弟所奏多楚國之巫音巴西之妍唱輕薄少年不知其爲子聲而害于德也聽而忘倦溺而不止竟將與天下而習爲濫聲則羊舌大夫所稱公室其卑乎君之明兆衰矣僕生平不屑爲唐以下詩兩座中當有坐位久而升堂亦未可必然而逆知其非門牆外入矣其所聞必

堂上堂下之音亦逆知其非戎樂非濫聲矣足下感年其爲詩微未窮其涯際第恐認石公爲眉山又認眉山爲少陵而究且認凡侍二公之側者無一而不爲少陵眉山則上林所稱秋髮之唱靡麗嫵媚君子弗聽也足下其肯甘爲俳優否乎足下許僕詩後更該瞻愧非其入然謂僕或境多于意氣銳于思夫詩惟情境兩端著詩者情中有境境中有情思以補之氣以貫之總歸一致而已情可與境對境不可與氣對思

詩小性情托
則爲仁孝

此性情之
所托

宋孝
卷一

此性情之
所托

宋孝
卷一

與意有二名無二義而分言之不衆支離歟
乃詩本性情僕童而習之暗首勿廢僕所惡正
惡夫非性情而托之乎性情者也顧惟奴有惟
娛之性情窮苦有窮苦之性情然亦有處惟娛
而反抑鬱處窮苦而反恬愉者則亦性情之變
而未可強人之性情皆如我之性情也必謂惟
娛之音難工愁苦之辭易好竊意人之性情喜
而爲笑哀而爲哭其工者好者發于自然亦發
于不得不然非有強也而必指何者爲易何者
爲難則世有能爲哭而不能爲笑者哉僕奉
國而皆爲華周祀梁之妻哭聲非不振厲然而
其氣委其節促其音往而不返則亦亡國之徵
而已若詩之豐蔀猶草木之有花過陽和而盛
遇寒沍而衰亦物之性情與時道不相刺謬者
也如憐衰而厭盛則足下所處必水崖必東壑
而所聞必落葉墮葉之聲然後快于心暢于志
歟足下盛稱少陵詩謂流離三峽二瀼間其村
亦愈練以出境亦愈助以發是也但謂少陵詩

卷一

宋孝

通明類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宋孝

必窮而後工則有如少陵而不窮又不流離三
峽二瀼其詩遂見拙乎少陵處天寶初其所涉
歷非樂遊之園卽慈恩之塔不然則亦駢馬將
軍之亭榭也其所酬贈非舊儒之章左丞卽高
才之李秘書監等而上之則又開府之奇舒特
進之汝陽王是皆赫赫奕奕者也而其所交遊
往來非豪飲之八仙卽風流之四娘時或逢遇
之而態若濃意若遠則又覽國泰固之麗人而
繡羅衣裳照耀暮春者也當是時亦甲白鹽之
景未經于目捧檄東漢黎黎之事未經于手少
陵縱欲冥搜安所得餽措大之語而梅之故詩
至少陵窮同工不窮亦工未可以始末岐也顧
何李攻擊往復皆數百言乃舍後登岸空同能
辨云擬議以成變化大復不能辨也非不能辨
詩之變化猶大海然擬議者涉海之筏耳搭筏
而登則折葦而渡洪波宜不神異然可樂望之
當世哉大復從擬議人依然後中人也特泗水
既久歷三神山金殿樓閣雖未能至猶恍惚觀

宋孝

宋孝

通明類

之否者終爲望洋而已足下見大海茫茫恐聞
波而入尾閤驟難返棹率而候得亭下見一陸
路而通之嗟嗟有是路也僕何惜不竭藏以從
第夢填壑無禽碎木無岸僕已從澎湃中信風
揚帆而足下猶爲覓路客不幾此岸自彼岸彼
岸自彼岸歟大復問此必當懊悔捨後猶恐足
下有牙後慧而更能辦大復之所不能辦僕請
開壘耳以駭極鈍伎大鼓不然無徒曉曉爲
也補遺才力有後漢明人語曰後來領袖有
雲秀謝子後復泰康謝曰曰謝事

爲雞口毋爲牛後以大王之言擊口雖小猶能
有牛後之名猶爲大王羞之言擊口雖小猶能
進食牛後雖大乃出棄者羊舌大夫昔有壘
羊舌者事晉近聞向家棄羊頭而都豈能有三
國者成異之遂以羊舌爲氏指人國號充武
薛駁秀之口指大折羊爲氏指人國號充武
家屢西顧也自梁父乃得道強生而無望洋
莊子河伯至北海望門闕而歎曰吾嘗以天下
之無窮也非至北海之門闕而歎曰吾嘗以天
方之衆洋水廣貌又犀狀如牛尾闊水所遊處
名歸處曰犀水爲之謂之被岸云云被岸黑一
三毛行江海水爲之謂之被岸云云被岸黑一
多此言登彼岸誰和之地謂之大者大鴨和之
小鴨

讀詩 屠隆

人此作而流播未遠索莫其聲何若今其詩具在安知後世無賞乎足下能知二三君子詩選傳之取孤桐灰滅中此中郎之識也微足下僕老死不見二三君子聞袁舍人亦佳品悵未見其回今足下比鄰朱汝修輩中人也五岳東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中郎識其間當開閣下有碑樓閣曰中郎識也乃取而視之東佳欄閣而爲哭聲是清亮其後尚無因名者哭聲遊寓客李孟字長民袁中道

大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創為清溪時情洞空神
非入境到此觀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道月自
信于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境界
非愚劣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也已
矣已矣胸大符泰耳目清淨豈非福耶二三月
內此中山色泉聲更富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
興當指乳窟以待伊蒲餐○聯榻即餘下膝
山中之獨○乳窟也
談苑 蘇州大胡序錄 錢謙益

談苑之序虛首簡以待者數年于此矣郵筒遠
來忽得惠賜長跼捧讀同環再三譬諸郵雲下
垂河漢倒流耳自駭掉心神眩惑已乃披尋經
緯分學嚴理則見其銘治經典非能千史日光
玉潔雲詭波湧疏其淹通既慮周而藻密叩以
沉寂亦味深而志隱信可謂後勁潛滋並舉餘
廣者矣先人有幸當歌舉于九京小子何知有
銜感于沒世且後諸子雲蒼曰玄之尚白定諸
子政亦云者以殺青聊賦短章敬謝明德伏惟

亮察不盡願言
九京即九原
子政亦云者以殺青聊賦短章敬謝明德伏惟
談苑序 胡震亨
太公談苑一編愛史部諸家而最其長洵千古
奇撰必傳無疑一序心許久之今始得脫稿則
史之日奪于冗家之日更奪于煩也然六朝文
敲琢亦大不易茂生兄坐道見不肖磨瑩狀想
能道之政不欲草草相塞嘔出一點血謝數年
積諸愆目便索潤華物分玉堂草麻之牛耳矣

笑刻成乞賜全帙三分兒輩咸聚為幸
心許南
制營高龍尼視友人欲之而不言蓋亦心許之
友人不告而去乃從步追及還之○玉堂不周
之為學士家傳酒席進止數更東顧王第聖
之為學士中人尚宗師書玉堂二大字賜之
為勳苑盛舉○草麻杜牧贈張道士詩輸外道
老道歸力破餘塵清淨無餘物六經處
太宗用黃
麻符諱書
太公期望 與郭孝廉
足下懷龍驤豹變之猷晨風來鵬搏之界瞬息
之間興雲起霧驟時之現漸溪岸霄斯明廷所
為幹股微軀是所望於即有也頃者西湖宛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亦遂桃天之歡。今北道翔翔。行杏林之色。
 且也榮登龍榜。喜近鯉庭。身上蓬瀛。光映玉樓。
 芳景。勝依紫彩。惟應金屋。良宵。第以五斗之吏。
 際三載之期。走馬長安。快觀風麟之客。擎杯御
 花共酌。桃李之春。樂事非遙。賞心伊邇。茲有鴻
 羽之便。情寄燕札之音。雖片蓂微毛。殊不忝享。
 而橋梓厚誼。或蒙德馨。拜使遠將。可勝翹企。元
 再拜。聖化為鵬。青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鸞鶴莊子
 與書。作。脫。脫。脫。目。錦。里。永。樂。而。歸。賀。聖
 謂之。歸。里。○。婉。婉。對。婉。今。樂。分。婉。婉。惜。美。好。貌
 云。十。通。明。類。

會晤 復吳國 其且由吳 陳仁錫
 僕蘇吳之鄙。亦嘗有心讀天下書。相天下士。自
 晨至昏。無一刻弛。如是者二十五年。今四十矣。
 不知吾丈何緣契合。在二千里。過江涉山。詢所
 未嘗見之人。非天作之合乎。聆令弟超期。無一
 毫俗氣。弟不幸中途遇風。惠物失亡。無遺。止存
 付下文六百首。可見文章光怪。風不能奪。也。
 然已心領矣。握手何時。明月清風。須索為我。而
 人時時雁羽。前天下士。史記毛遂。定從于楚。歸
 遂以遂為上客。尤怪。音。張。華。見。斗。牛。之。謂。常
 有。常。氣。開。當。然。以。實。錄。之。精。也。華。即。補。等。豐
 故。今。與。焉。得。一。石。兩。中。有。寶。劍。二。故。有。劉。題
 曰。龍。泉。一。口。太。所。是。久。斗。牛。間。氣。不。復。有。題
 即。應。風。
 軫時 寄王子介子 劉日采
 靈山之業。遂得引。雖負為重。而後山之為靈。昭
 昭在宇宙。開然不。然。非。枯。枯。子。介。子。序。靈。山。喜
 靈山之靈。得介子。凡耳。由是而相。朋切交。勵
 于征邁之途者。未有窮期也。方今兩步孔。聚。生

卷之三

表

不可不

民多故肉食者憂如充耳一二時計切之士
尚不免踴躍躡躡買太傅之長太息焉維其已
哉生平塊塊思一向知己前傾側而道之云遠
促席無從有願言永懷而已鴻便附致耿耿惠
之嗣音紆我流思錄左傳晉將伐齊更來乞
公先叔以言伐齊取陽郭欲微蒯于州公乞
交而免獨之詩國步孔艱全句出詩并裏如
毛耳易繼其已願言則饒肉食肉食者安能
與雀食者謀不踴躍躡躡而食肉者不踴躍
地蓋厚不敢不踴躍躡躡而食肉者不踴躍
其滿已也塊塊王孝伯問王太白阮籍何如
項以酒澆之塊塊氣不平也

我輩人應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
世眼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都下面談郭中手
就似有不平等在夫出處亦大矣隨緣盡心于
人未必無所清見不可飄然作避世之士未
脫不然情景不遠身心為仇不火自焦無繩自
縛未有其樂且先茹其苦矣足下無羨弟第又
有第六苦求如曩者浮沉疊序中日長無事披

應世與林廣文

祝世祥

卷之三

表

不可不

要北憲下拋書而悅者一段風味更不可得足
下此日不應歎首肯謂關于輕生厭薄心也且世
不可避如魚之在水無之非是青白之眼原在
山林即朝市政不加多元來世界無病病生于
人之心以情儲境何俗不雅以境移情何雅不
俗幸托肝胆之交不敢為貌語如何如何楊子
同不難以司理折節足下真我輩人世舉青白
青白眼以白舉代禮法之士穩康以酒至則見
青眼水炭與人不合日水炭結林曰往往若
水炭之不相合止若下陶潛等言首肯則千
後之今為學官請日上圖圖照見先生盤盤
通明顏

偶出和成閣選館之報計足下此時方挾策呻
吟佔俾沉酣于菰藉之林願陶洗雅靈以清其
源完養元氣以培其流浸淫六經以深其旨趣
操絲千史以盡其變化不可溢亦不可厭亦不
可溺勿失本領可也衆人皆謂處順易處逆難
僕謂處逆易處順難相拂拂之日欲不得逞
志不敢肆稍知收斂儘可里德改行孟氏生

順逆青馬開之

袁黃

夢思之記

夢思之記蓋深達世故者其福祿現前種種解

意開之目

意開之目登第來勤苦向道觀昔就專虛度下

問視昔孰切

問視昔孰切世情俗味視昔就熟平日所聞規

誨之語與

誨之語與稱頌之語孰多羅念庵亦近世之豪

傑也自謂

傑也自謂二十年胸中有一狀元終遺不去開

之胸懷坦

之胸懷坦然素無物累近得母為會元所累去

應世科第

應世科第應益人毛髮事而豪傑坐是往往担

關一生可

關一生可懼也俗儒記今之教者嘲其仙學多

蓋不曉文

蓋不曉文但尋詞所視簡之文俗儒嘲其仙學多

則博塞以

則博塞以遊

策書簡也

策書簡也

歷時兄

歷時兄報李龍賓

史繼志

史繼志

西江之役

西江之役私計往來所經溪山之勝應接之下

得好景

得好景頗邇去年冬登文殊塔觀瀑布此時飛

雪滿空

雪滿空千山俱白蕭然凌虛遐想如身在瓊樓

玉宇高處

玉宇高處矣今秋度九江過虎溪三喚處停驂

少憩呼肩

少憩呼肩輿自折秋風至陽三十六峰之巔巔

有寺曰天

有寺曰天池名之得佳泉也坐僧從柯杪來邀

宿許之因

宿許之因得縱觀若壑如文殊臺晚望白雲下

分翻為

分翻為銀店佛手岩顯仙亭大柳手離落最密

東聲潺湲

東聲潺湲平道直馳進八十里種有栗有茶有

此境界

此境界不知在佳嶽頂上遊也夜宿上方片月

印池四

印池四無點雲霧夜半披衣行吟中庭萬籟

俱寂忽

俱寂忽聞野鶴警露寒蟬響秋空晴谷應聲碧落

欲墮今

欲墮今人神游赤城左手招顯仙右手招正氏

兄弟飄

兄弟飄飄欲御天風而飛去矣詎不快哉復遇

南康續

南康續開先之遊上白鹿洞拜先聖夫子像浴

洞登朋

洞登朋來亭望五老峯青人天際諸峯點翠珍

拱若諸

拱若諸孫然白鹿之勝茲亭擅之矣洞主留之

不可明

不可明日促舟過彭蠡作歸計道經齊雲山下

齋心禮

齋心禮玄信宿岩上雖未門諸勝似隔塵寰終

不若廬

不若廬山之觀之大也風雲一二月抵家冥

會萬景

會萬景恍若依廬自有愧無像切廬山靈耳知

門下雅

門下雅抱在山腰讀此書放懷矣竟不知選

勝探幽

勝探幽此略語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頭誇之

頭誇之傲發五侯也玉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笑與與仙九江府城南道遠山是道未
通虎溪一日送陶淵明歸隱不覺已過虎溪
人大笑而別○此氏兄名陶時莊客兄弟七人
結廬隱于廬山上○白鹿洞在王老峰下唐李
物與兄涉此洞中書卷一曰鹿鹿名○五老峰
在廬山上形如五老李曰樂星其下○技藝頗
真于云老杜哀鄭廣詩有蒼龍何拔康之
句言人有拔稅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

論文與友人臨場

黃汝亨

近與諸公談稅贈一光明服藥方蓋虞主司服
力不同而勸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
劑一曰托神凡議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
覽者触眼便豁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

一制法

今一

論文

通明

通明

一制法

要同想也破題入題處猶是空青一點一日通
氣凡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
不打口吃不聲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
之帆一息千里也起綴遇接處猶是金針一度
一日現色凡落句下字皆服前通用古人文法

及今名家短俏俊拔之詞頓挫鏗鏘之韵句陳
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囁強今責者如聞清夜鐘
如搏赤城霞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
摘題中字而揚題外韵折猶勝琥珀散總之以

又論

清心爲君道與爲佐神藥爲水煎者通微
反是即有沉深精義絕妙好辭鬱滯不伸長漫
不掉吾又不見吾美好而適以蒙主司之疑反
自撮一料毒藥昏瘴之藥子主司無預也攻以
此方爲同病相憐之助在青藥有耶藥能發
筆書錄出從君君與把金針教與人○赤城霞
赤城山在天台山石宮赤色與朝霞相映壁立
如城霞起而見標

開曠寄劉曼哉

李際春

一制法

今一

開曠

通明

酒主人幸不索莫會幾何時而去也指浮山
祇餘令君三日香耳別來無意出山近又有蜀
葵之轉此段光景都付之一場春夢雖四壯追
魂隴右終當教飲國男子也足下放情白鳥見
句青山真踞一榻無長官拘束胸舒數竿無薄
書聒噪真是天上人物風塵更面孔何可令若
輩人見之佳郎公有聲膠序天祿閣中目作卯
金子勁學僕向聞其文已有食牛氣春風馬蹄
不日看遍長安花也匪伎匪伎儼人促任去急

車中提筆草草寄此并謝花箋
云。三日書前或有文名。劉季和言曰。荷令君至人家。處密三時。香。一場春夢東坡年。謫僊。馬路達。一四時。曰。學士。向來都是一場春。國男子。便爭先。云。以。則金子勳。劉向。夢。天。諱。開。如。金。子。好。學。今。我。下。下。之。春。意。馬。除。疾。一。日。有。道。長。安。風。得。

世外客誰知人

汪道昆

汪道昆

八年隱吳市。掩關高坐。如神如帝。而今趨蹌公
府。鋤矜容。下營目低眉。捷齒日視人。頰笑竹休

通用表

特南漢南官
賴外尤甚
索乃耳

一 山人之樂

康良可羞也市中無良茗無上藥無佳魚無肥蟹無踞齏無危鵠猶有庖牛腥豕不墮鷹口日以苦菜下飯如終南頭陀然令人腸枯所賴室中侍子盛鬢曼腰作吳歌相慰勞差能度日耳爲問七十老翁曰何所樂有帛盈箱有稻登塲霜橘露葵黃雀紫蟹四脰之醢三白之酎齋厨不乏而日與鵲髮姪抱子弄孫說桑麻課機杆其亦足樂乎江南之叟與嶺外之官試令擇地而處當不以復易此韓昭侯有解左

右面戴之。顧侯曰。吾聞舅主愛一甥一笑。今特
豈特頻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弄璋。漢馬后曰。
吾舍館弄孫。送
我餘年足矣。

鄭大儒

世態悲笑一切皆同獨不伎與足下俱異耳足
不好攻玄事不伎喜爲奇談足下不顧鄉人誚
不伎弗怪鄉人惡唯日醉飲花間浪吟野市輕
重不在世人聲價豈關榮辱蜉蝣情態弟以二
笑付之

料辦朝生面墓元
者諺蜉蝣獨聞

懸想 與王儲部

朱國禎

表
相

凡數月漸望金山并

通所慎

樹次第入眼尤悵然南國山川與門下及諸公
巍巍標格也京口鎮江府吳
時置京口鎮

題額

徐重文

巴蜀也新子魯曰從今莫問西來雁縱有風
翰不到川高伯宗曰此去蓬春多舉雁莫言巫
峽是天涯二君何才質乎所謂大則須彌小則
芥子偕意立言惟在興懷偶合區區事實無暇
計耳必尋真較實知人爾說夢矣足下以爲然

平利賢子有與其利者曰十利之利能殺人
有與其利者曰十利之利能殺人
如其人無以應云云

銀羽 與趙蘭夫

何有章

秋鴻落落不 宜惟足下失魄即知已如不佞
亦將悲黑貂也家大人去年幸無恙雖頗
亡性種如銀羽能如廉將軍善飯猶喜開黃廷
乃今歲舉步索鳩首不勝其憊日在曉賊吾安
得魯公戈耶大庭西席伯高諸丈掖舍弟而坐
之舍弟出巢之雛羽翼未捷越雞健那奈不勝

六十一

何然有足下者在筆不可作丈人峰平春寒烈
指筆不能借草草塗鴉耳黑貂裘微史益奉入
如毛種種毛頂髮也左傳盧蒲日全髮
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郭開還報趙王曰
將軍者尚善飯索鳩首也屬不明刻形
於杖自取老人不問之義魯公戈魯公與
韓壽固能之矣蓋越雞小魯雞大也
置妓與王君梁軒 屠 隆
菊花開金瓣時與足下刊秋逾時未幾又堪寄
梅枝哉足下結好猶難看哥羅其首珍珠陪其

三

服文綉華其體概不以金屋貯之僕獨笑足下
得燕石而以紅綃什襲之矣歲華云暮扣足下
之履收子錢幾何有如燕丘乎弟好今蒼頭奴
貯之勿使其化彼蝴蝶翩翩然繞花叢也可
令屋貯漢武帝藏特長公主問曰見欲得其婦
不曰阿嬌好否答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什襲宋人有得燕石者以爲寶以紅綃什襲
黃白蝴蝶往觀胡盧而笑此蝴蝶唐禁苑中
張之皆庫中金玉錢

妓家賞月 報劉雅芳

孔四可

昨同知己者既月美人家爲路花輕香隨風主

六十一

恍惚向嬌嬌弄仙桂也乃令琴兒彈出廣寒
樂矣獨劉郎不在未免悵然 嬌嬌后羿妻食
置田 載朱仕侯 鄭大儒
今親負郭數丘願賣與先生何憂餘不償乎當
知半畝容身門外是非已絕一犁在手龍頭花
鳥都閑特進買田之說先生可取爲林下計
蘇李如有買郭田二頃
宜能佩六國印乎
議兵 與施將軍 范應期
鴻賢將軍談兵若聚米爲山勝皆在目中黃金

印君家物君還自取之宜可令他人兒竊入腰
闔裁聚木爲山焉棲于武帝前聚木爲山陳其
形勢乃曰勝皆在我目中矣○黃全印願
值之日頻年衣履取黃全印如平大應之肘後

袁宗道

今日雨後生軒前忽見桃花下菌子如手大
 默溫熱變化之速五穀蔬果非煖非雨則不
 生不獨一菌也溫熱生也至于人身從煖觸
 因精液成亦溫熱所化耳本無條有與菌異
 夫以忽然溫熱所化之軀遇忽然溫熱所化之

物彼此俱命彼此俱性安在我有情彼無情也
舉似足下以爲何如黃子雨後無語而生者顧
兼夕死以比人也聚葬無
多時也賈誼此之謂
當時夕死此之謂
辭賦與文文起
袁宏道

時成 男 方丈

袁宏道

聞有戲急欲食三分板銅作一巨封肩強來親
矣但恐猶兄結請先生點三元四德的大老來唐
突人乃止耳銘中宦宦兄弟須早歸不則取罰
膏大登三百文母悔唐大周覽有重名陳亮曾
曰何乃刻畫無題去矣西日諸君成江泥乃樂無戲

考終

今兄竟爲泉下客矣。天下書畫諸君。迄今猶生幾何。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至終時。便無主張。亦可悲也。巴未由奔馳。爲此紙。惟亮存。知及。漢蘇續。西太。陳兄子。受爲。少不。致。即日。同。具。一日。廣。謂。受。日。知。足。不。厚。知。止。致。政。都。人。榮。之。

古今振雅堂藏書卷十

通用類

此藥北大配補

皇明經濟文錄四十一卷（一）

〔明〕萬表輯

明嘉靖刻本

蘇州市圖書館藏

皇明經濟文錄序

經濟文錄者錄

國朝經濟之文也初得微刻前武選郎中黃君訓所集名臣經濟錄錄其若干篇次得前廣西僉事章君傑所錄其若干篇十三省錄錄其若干篇聞此亦黃君所集殆未刻之半也并錄後歲所輯漕賑錄又若干篇亦已成書近

今卷中

得大名新刻疏義輯略今督學浙江副使阮公鶚所集又錄其若干篇合四帙以成復續采群集以並之視初稍備矣凡先臣訐謀湖慮忠言嘉猷久而無弊者則錄之達權處變安危定亂保扶社稷者則錄之老成謀識深達

國體曲當時宜不愆舊章則錄之言由

深衷事專此主犯顏無諱者則錄之論事必原始詳夫沿革之因可備徵考者則錄之議論劉切深究時弊有所建明者則錄之言悉民隱而處置或未一一盡當者亦錄之若夫繁詞泛論不切機宜或論事瑣屑非關大體無裨經濟者皆略焉然此但錄所睹記者耳門類則承黃君之舊而少

今卷中

為減併末增兩直隸九邊十三省類分三十有一卷總四十有一名經濟文錄云仰惟我

太祖

成祖

神衷睿略屈用群策鑒酌律代審量時宜損益就中審覈立法誠萬世不可易者也

列聖相承以至

今上勵精求治剔弊扶靈又特命儒臣

纂修

大明會典所以祗重舊章固歷千萬年弗替也夫法者達斯道以康濟乎斯世斯民者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然道於堯舜至矣苟非仁政則澤不下究而經濟之學可少

人非錄序

三

乎哉士生斯世其致君堯舜之術當

不外典章以求之爾是故

祖宗之法即堯舜之法也舍

祖宗之法而別求所謂堯舜之法皆妄也

且凡物之製也有體裁焉久而或弊

備治以存之可也因其弊而去之易

之以美材弗善也為非其體也太典

章乃

國家之元氣典章具存而

國家之元氣完矣雖

歷代沿革之不同諸臣議論之勳慤惟

以復其舊而已故茲錄者皆以發明

夫典章者也或曰有治人無治法此

抑末耳是不知所謂治人者以其知

治法也不知治法而謂之治人可乎

蓋用法以為治猶用規矩以為方圓

人非錄序

四

若因是而廣之以會夫全體之大適

夫通變之宜如庖丁之目無全牛而

天下自無不解之牛矣其於邦家不

猶視諸掌乎表自病歸不敢自逸幸

親諸君之成書稍加選畧惟不徇名

以遺實不後事以先文不重位以輕

野不持我以求說庶幾有焉然嘗商

確於前武選郎中王君歲郵尹曾君

承芳集既成今浙大憲潘公思見而
取焉乃量出節省公費付統郡戴守
曲君入繩梓之復以兵事中阻左方
伯游公居敵復樂成之志固同爾表
昔自弱冠先後奉役漕事一十五載
允得於聞見之稔者稍有識記質於
王曾戴子咸謂是不可不備也因併
附於末云

入錄卷八

一

嘉靖甲寅歲夏四月鑒吳南京中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四
明萬表叙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一目錄

開國

陶安傳錄

劉基行狀錄

論中原檄

上太祖治要十二條

大庖西上封事

萬言書

辛卯書省對

黃守生

宋濂

桂芳良

解縉

葉居升

許士廉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一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目錄

保治上

夏原吉傳錄

于謙行狀錄

題正心謹始以臨繼述事

題弼安修德事

漢府之文一

趙府之文二

王振之變一

王振之變二

王振之變三

王振之變四

石亨之變一

石亨之變二

石亨之變三

曹吉祥之變

陳治之變

題爲許處准身以圖善後事

胡濙神道碑錄

正朝廷

王鏊

于冕

馬文昇

姚夔

楊士奇

楊士奇

劉定之

李賢

李賢

李賢

祝允明

李賢

李賢

李賢

劉王

汪鏐

李賢

丘希

肅風紀登治道二事

馬文昇

彭韶狀畧

宋端儀

譚學聰政事

楊守陳

正大經教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民財空虛疏

何塘

地震疏

馬文升

應天以實疏

賀欽

陳言時政疏

余珊

急除大逆以禦大亂疏

林俊

慶幸討賊未緩禍作疏

林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目錄

保治中

養聖躬勸諭政倖義疏

章綸

再上時政疏

商輅

用直

何景明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王

永保天命疏畧

李文祥

保治疏

陳音

聖駕出外經值疏畧

靳貢

應詔封事疏畧

鄒智

欽崇天道疏畧

郭智

應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遇災脩政疏畧

曹璘

奉勅陳言疏

鄒鉉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吳敏

修政彌災疏畧

范珠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陳言疏

姜洪

八事疏

毛鳳韶

聖躬疏

保懋

乞罷齋醮違者疏

永保天命疏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論裁革中官疏

張

王恕

吳鑑

汪循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目錄

保治下

詩法對

詔初即位事宜草

題赦官官以光聖德疏

親政篇

劉大夏言行錄

章綸碑錄

楊士奇傳錄

楊榮傳錄

本賢行狀錄

乞宥官官去權姦以彰聖德疏

李紹賢志

扶植固本疏

秘錄

論時政疏

吳其南事

崇德以制財用

應部上書稿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目錄

楊士奇

楊士奇

儲備

王鑑

尹直

王直

王直

程敏政

王守仁

舒芬

林俊

李夢陽

黃華

余子俊

胡世寧

李夢陽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五目錄

吏部

災異陳言疏

馬文昇

敘官制

丘濬

論當立史官

王鏊

論內閣官制

王璉

減省官員事

商輅

薦林聰兼吏科

商輅

薦舉陳獻章疏

彭韶

嚴考覈以正士風

胡世寧

論選舉

李堂

公銓選之法

丘濬

論官制一

王鏊

論官制二

王璉

重宮諫之任

丘濬

重宮諫之任二

丘濬

明通政之職

丘濬

題公老事

張寧

擇民之老

丘濬

題泰和自樂詩

喬紹

議修兩藩河官不當陞職奏狀

王恕

議勸事林進願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

王恕

修史職以備國史議

何鼎

信任老臣以慎政疏

安奎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珣

考課議

王璉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簡侍從之臣

丘濬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五目錄終

皇明經世文錄卷之六目錄

戶部上	從制上齊畧	楊庶
太為黃冊事		楊庶
周恆巨行錄		楊庶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貢賦之常二		丘濬
戶部財賦		丘濬
市糧之令		丘濬
桐楮之幣一		丘濬
桐楮之幣二		丘濬
論食貨		王鏊
論理財		李堂
鈔關禁革題例		梁材
杭州其新開題名記		何瑭
廣文奏		楊海
慈民之窮		丘濬
慈民之窮二		丘濬
慈民之窮三		丘濬
山澤之利		丘濬

題招撫流移旗貢外議事	商
論均田	羅欽順
屯營之田	丘濬
折收俸糧事	彭韶
論糧米俸米	王瓊
定實支以別親疎	徐恪
請復常平疏	林俊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畧	席書
裁革冗員節冗弊奏	張文
災異陳言	倪岳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論邊屯	王鏊
論屯種	孫原貞
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廣屯種	胡世寧
賑屯田以裕宗室	徐恪
定經制以裕國用	李承勛
定糧米疏	林俊
叙淮閩志後	

景河渠以借規則

阮鶚

皇明經濟文錄卷六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目錄

戶部下

鹽法對錄

李東陽

鹽法議

王瓊

鹽法疏

何孟春

處置鹽法事宜疏

陸深

鹽法疏

周用

淮鹽利弊議

霍韜

進鹽場圖詩疏畧

彭韶

集群議大脩邊政以當邊儲事

梁材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應 詔陳言疏

王朝用

讀鹽鐵論

方孝孺

茶法

楊士奇

漕轉之宜

丘濬

漕運之宜

丘濬

國朝運法互變

邵寶

止扣解羨餘疏

楊宏

論漕運積債之害

葉蘭

漕例疏

王燾

廷軍順帝土宜不許官司擾害奏

臧厥

議消任以平收放

阮鶚

奏處大患船糧疏

議處銀修造船隻以濟全運并議折銀疏

論海運

論糧運

論糧運

論糧運輕齋

論太倉餘米

論運法

論議

劉天和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目錄

禮部上

禮儀之節

王朝之禮

王朝之禮

章服錄

請行慶成宴疏

糾失儀疏

組熙聖事

論東宮官

講學篇

請復經筵疏

宗人府題名記

傳奉單

漢輔等預防閑以保全

宗室疏

餘西王宜以軍政署疏

定例王宜有併行勘事

恭國奏議

簡閱之教

設學校以宣教一

丘濬

丘濬

丘濬

宋濂

唐卓

張寧

薛瑄

王鏊

王鏊

湯爵

孫清

倪岳

馬文昇

汪鉉

汪鉉

彭韶

丘濬

丘濬

設祭儀八之敘二	丘濬
科舉疏	丘濬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制科議	王鏊
非漢呂元辟書疏	范永登
論元祚書	楊廉
諸元史附志	楊廉
曆象之法	丘濬
論正統己巳曆	丘正
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經言待賓之禮	丘濬
夾帟疏	韓文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止災異疏	倪岳
增軍國體疏	余子俊
請鄉進獻疏	韓文
止取番僧疏	倪岳
病痼陳言早獻餘忠疏	胡世寧

明經濟文錄卷之八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九目錄	禮部下
論郊社	黃潤玉
宗廟享祀之禮	丘濬
廟制疏	倪岳
題得儀事	楊守陳
題陵廟疏	鍾夔
重陵寢斥邪佞以安宗社疏	胡世寧
題齋正祀典事	馬文昇
正祀典疏	倪岳
考正祀典事	程敷政
內外郡祀之禮	丘濬
許瑄從祀議	震福
免立五岳廟碑疏	劉羽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病痼陳言早獻餘忠疏	胡世寧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九目錄終

皇朝經濟文錄卷之十目錄

兵部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上御長事

李賢

論西北備邊事宜

董越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陳

諫調遣軍入衛

李東陽

論用兵便宜狀

夏良勝

軍伍之制

丘濬

官林之衛

丘濬

守邊固圉之畧

丘濬

列屯邊戍之制

丘濬

邊倉之機一

丘濬

邊倉之機二

丘濬

馬政之機三

丘濬

器械之利一

丘濬

器械之利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三

丘濬

武備疏

楊士奇

參不當與虜講和疏

于謙

改撥官軍疏

馬文升

預防賊虜奸謀疏

馬文昇

皇朝經濟文錄卷之十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一目錄

兵部

總論邊務

建置五關營疏

清理軍伍事

計處清軍事宜

修武備以防不虞事

令修廷臣計贖贖方畧以絕大患

議減造軍器

為預定安邊事

議行武舉疏

推廣料材事

防邊警息事

添提督以振軍旅

獎懲功次疏

議御史馮世國治奏狀

錄遺功以昭勸典疏

正功罪明賞罰以伸邊將掣抑事

預修武備疏

丘濬

于謙

王

王

馬文昇

馬文昇

馬文昇

倪岳

于謙

劉大夏

余子俊

余子俊

王璉

王憲

王恕

曹瑋

曹瑋

散處夷人疏

達官奏舍

李賢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一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目錄

兵部

備邊履歷

于謙

備邊疏

黃仕儒

邊計事

于謙

邊計疏

趙仲

邊議八事疏

王登

備處兵機疏

楊一清

條陳戰中便益以圖禦虜實効疏

劉天和

計處民壯事

王瓊

整肅兵以制點虜抑貪功以撫疲民事

王瓊

論將兵

樊深

論義勇

樊深

論賞功

樊深

條陳邊政疏

李承勛

金元梓疏

李承勛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目錄

兵部

陝西馬政

劉大夏

遼東馬政

凌相

牧馬之政

丘濬

馬政議

李堂

陝西馬政

楊一清

會議審察馬匹

馬文昇

題馬政利病

儲巖

論馬政

孫原貞

題為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宇

馬政四事疏

儲巖

條陳武備以防不虞疏

儲巖

題復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昇

種馬監政事

錢概

救為繁以裕馬政事

謝汝儀

議處牧放馬匹疏

謝汝儀

思患預防疏

周用

條陳國器事宜疏

王廷相

修模制鑄步策

丘濬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三

	皇明經世文錄卷之十四目錄	刑部
罪大明律表	論擬國公案事狀	趙利斷勇疏
速達朝章	制刑獄具	恤青災之教
題律例事宜	題私開倉放糧收封告後賒錢報事	講明白意疏
定罪今詞	諭律	訟劉聲罪狀
申明刑罰條	王法守疏	論說內有財物不預解家疏
明德義民	題律例事宜	題律例事宜
何喬新 林俊 馬文昇 王恕 放英 白潯 黑三果	宋源 一 解釋 何喬新 赦吳 丘潯 丘潯 王恕 林俊	白潯 丘潯 丘潯 王恕 林俊 馬文昇 王恕 放英 白潯 黑三果

皇明律彙疏

進平南秋條疏

分別情罪輕重疏

獻俘疏

誅大逆以彰天討疏

題會所創收山等朝疏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四目錄

劉至
張翰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五目錄

工部上

治河議

議開河修塘狀

論治河

題定計議以祛河患疏

漕河圖志叙

漕河圖考

勅修河道功完碑畧

奏管河官不許別項差委

徐州通北上下牌座

南莊廟祀記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通濟河碑畧

安濟治木之碑

濟河記

題開河通濟河碑記

真武廟河功完之碑

固安堤記

重開通惠河疏

宋濂

王恕

丘濬

徐恪

陸鈺

徐有貞

陳銳

陳琬

劉大昇

楊士奇

徐溥

石登

李賢

劉健

楊傑

吳璠

駁引河沁水	鄒魯
壇城堤記畧	商輅
疏鑿桑林寺泉源記	湯節
理河事宜	周用
山東泉源畧	陳銳
潯輝墩橋河	楊茂
治河六柳	劉天和
論黃河	
論漕河	
論渦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六目錄	工部下
治河始末	楊旦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璵
儀真縣復通濟開記畧	王夔
儀真縣新建攔潮開記	楊一清
常州府重建犇牛開記	王璵
定海儀瓜二港	韓章
遵化廠夫料奏	
易州山脈志畧	戴銳
蕪湖分司題名記畧	邵寶
應詔陳蘇民困以弭天變事	龔輝
採運而說	蔣珪
欽奉勅諭事	胡世寧
乞韓氏田事	林俊
淞寧府用瑄瑤疏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六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七目錄

南直隸

南直隸圖叙

南畝

保治安民事

周文襄公年譜後記

蘇淞水利

淞江水利

江南水利

淞山水利

均稅額

公孫疏

思齋堂記畧

爲要志軍情事

爲說報賊情事

遵明旨陳民隱以救災荒議

俱覽惡以安人心疏

爲議處重兵以安地方事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財賦重地乞修水利以厚民生以裕國用疏

桂華

王瓊

余子俊

顧清

鍾澤

楊慎吉

張汝弼

黃紹

彭韶

王瓊

王瓊

胡世寧

孫楚

趙錦

趙錦

趙錦

趙錦

趙錦

淮大二衛名錄

呂光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七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八目錄

北直隸

北直隸圖序

京畿

論京都

北都形勝

京輔之屯

乞恩分給地土等事

遵化巡撫行院題名記

北平馬驛

復運池田

為傳奉事

為修舉近郊武備事

為水患當暫設在備寺官預防盜賊事

賑賑

賑賑

賑賑

賑賑

賑賑

嚴防衛以慎儲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八目錄終

桂寧

王瓊

丘濬

丘濬

彭韶

彭韶

彭韶

彭韶

彭韶

王瓊

王瓊

王瓊

錢樞

錢樞

錢樞

錢樞

錢樞

阮鵬

浙江

浙江圖敘

溫處地方議

重修捍海塘記

幸湖閘記

浙江金華向成傳

衢州賊始末

為處置地方強賊以安民心事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以弭後患疏

借倭章宜

白話王客論倭奴首獻書

與元右齊論海道書

桂寧

魏驥

魏驥

魏驥

張指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九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

江西

江西圖叙

江西

為捷音事

乞委官清理田糧疏

地方利害疏

申明營制疏

議江西地方疏

平江西洞賤捷音疏

江西捷音疏

計處地方疏

贛州鹽稅

究亂源以正國法核功次以快人心事

為地方事

乞全

恩信以處降賊疏

南昌乞免民糧差疏

為捷音事

王璵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福建

福建圖叙

地方民情

監軍府各

叙平上杭賊衆始末

為展置官員以安地方事

為急報賊情事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王璵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湖廣

湖廣圖叙

欽軍征守事

爲提督事

撫治荆襄處治地方奏狀

別州抽分議

軍時守以靖地方

題爲建言地方重務事

處置流民疏

處置地方官員疏

爲地方緊急職情事

鄧陽

征勦

陽修堤疏

太和山香錢

解火

桂寧

王瓊

王恕

徐恪

徐恪

原傑

王學慶

王瓊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河南

河南圖叙

爲地方事

爲陳惠惻以保安地方事

地方事

修政弭災事

一節起運以充歲支

桂寧

王瓊

王瓊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徐恪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陝西

陝西國叙

急缺運送以濟軍需奏

復鹽所以便軍民疏

平寇軍事

地方事宜

請復金牌舊制疏

增種馬疏

邊方馬政利病疏

為建寧邊情嚴設備以安地方事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邊防議

論河套

處置地方事

桂萼

王克封

馬文昇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王瓊

王瓊

王瓊

楊一清

王瓊

葛錄

項忠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山東

山東國叙

臨運併事

重慶

臨運

臨運

山東巡撫

為存留三備官員以安地方事

為申明利病撫安軍民事

為陳廣地方以保障生靈事

復內閣書伯書

為乞恩宥服舊規處置大校以蘇軍困事

為乞

為修舉馬政事

桂萼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山西

山西圖叙

桂寧

山西

王瓊

為捷音事

王瓊

為捷音事

王瓊

軍務事

于謙

處置地文事

余子俊

軍務事

于謙

潞州

清理糧儲積弊事

新修河東鹽池林門垣障記

韓文

陳愚思效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

胡松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六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四川

四川圖叙

桂寧

四川

王瓊

為捷音事

王瓊

處置夷情事

于謙

四川事宜議

王廷相

撫處夷情以安地方疏

胡世寧

藍鄧捷音

林俊

大壩捷音

林俊

邊情事

于謙

諸夷

田汝成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七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廣東

廣東國文

廣東部縣

廣東陸軍

鹽司

西南物產圖

鹽法

嶺南家對叙

邊情事

地方軍務事

島海賊等事

諸夷

桂寧

王都

白昂

于謙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廣西

廣西國文

進平南獻俘露布

軍務疏

兩江事宜

南寧事宜

平南張公止屠海州

土官

土官

罷任行撫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地方疏

田州府

龍州

馮祥州

思明府

御土夷

石弩

斷藤峽

桂寧

梁輔

余子俊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楊守

明經文錄卷之二十九目錄終

三十一

明經文錄卷之三十目錄

雲南

雲南圖叙

格古典以備採酌事

與督理華都書

題高除六害以理地方事

雲南

木邦宣慰司

交趾

定興王平安安南錄

外夷侯伯地方事

綱甸奏文三道

雲南藩府

請罷麗川之征奏

靖遠伯王公葉赫略

百夷傳

自民威以重威命

虎賁路務事

陳言撫安苗匪事

題帖奏

桂萼

嚴嵩

田汝成

田汝成

黃佑

金子俊

彭時

錢古訓

劉球

王

停其舉平因官疏
為病故官員事

孫仁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貴州

貴州副叔

懷柔邊人事

貴州宣慰使司

平遠碑

寫提首事

貴州宣慰司

恩州宣慰司

梧州宣慰司

清平衛

都勻府

諸夷

條陳亡部軍宜疏

桂芳

于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李承勛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一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九邊通考

堡基

長城

論邊備

經略總考

北胡

比虜盤衰

番夷總考

豐財用材

賦稅

丘濬

丘濬

魏煥

魏煥

魏煥

魏煥

魏煥

李永助

孫世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三目錄

遼東

遼東經略

遼東鎮

遼東保障

遼東邊防

遼東經略

為廣崇同化求計陞職事

陳言邊務事

遼東勦撫

義州營堡記

論遼東省不必展

邊務

遼東據險破邊城疏畧

陳言邊務疏

遼東防邊疏

撫按東夷大畧

傳報警賊情事

為計處頃情以靖地方事

議處待建州事宜

許論

魏煥

魏煥

魏煥

魏煥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賀欽

于謙

李永助

李永助

于謙

馬文昇

王瓊

王瓊

王瓊

為激變地方事

題為擒斬叛賊以安地方事

劉都督江事迹

朝鮮國始末

與元主書

獎諭朝鮮

賜高麗王書

諭遼東牛將

諭故元遼王勃

王丞相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三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薊州

薊州鎮

薊州保障

薊州邊務

薊州營畧

薊州鎮

邊務事

邊情事

邊儲事

高麗

竊料賊情酌軍馬糧餉餉事

預防邊患事

罷關稅

大學考

大學三術

諸種

元良哈

正德十年朵顏夷人始末

魏煥

魏煥

魏煥

魏煥

許論

王瓊

于謙

彭韶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打金鐵

遊倫

宣大車朝

李乘

王瓊

褚寶

論學

皇明經濟文錄卷二十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六目錄

大同

大同論

大同保障

大同邊夷

大同經畧

檢邊戡事

大同修徵稅糧疏

軍餉事

復修邊防事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事

預備邊防事

為陳言邊務預防虜患事

許義等撫大同畧

雲中紀變

為獲獲功事

雲中紀變

擬上明前政疏

許論

魏煥

魏煥

魏煥

于謙

史道

于謙

王瓊

孫元中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六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七目錄

三關

三關鎮

三關保障

三關邊夷

三關經畧

邊務事

邊關缺軍防事

為調撥官軍事

為慎重邊疆以保地方事

為添築城堡遷入屯兵事

魏煥

魏煥

魏煥

魏煥

于謙

項忠

項忠

張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七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八目錄

榆林

榆林鎮

榆林保障

榆林邊夷

榆林經界

榆林軍

三邊四鎮圖叙

分布策應事宜

歷年諸捷

屯禦疏

邊情事

召募軍伍議

榆林緊關二事

延綏救荒事宜疏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大庾什全乞 詩虞何正教得草以濟緊急支用疏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客兵疏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八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九目錄

寧夏

寧夏保障

寧夏邊夷

寧夏鎮

經理平定邊防保固邊場事

為邊務事

為官多軍少酌量裁革事

為邊務事

為邊務事

為調集各路軍馬防禦邊防疏

報捷疏

朔方天塹東關門記

朔方天塹西關門記

朔方天塹北關門記

魏煥

魏煥

魏煥

許論

楊一清

于謙

李承勛

李承勛

楊一清

王越

齊之驥

齊之驥

齊之驥

齊之驥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九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十目錄

甘肅

甘肅鎮

魏煥

甘肅保障

魏煥

甘肅邊夷

魏煥

甘肅總考

甘肅鎮

許論

哈密分廣

郭紳

西域設署與復

馬文昇

西域夷事跡

王瓊

議處夷情以固邊防疏

馬文昇

預防夷事

馬文昇

遵祖法以處外夷疏

胡世寧

吐魯番夷情

桂亨

甘肅邊夷

桂亨

議吐魯番入貢事

李永簡

會議事件

李永簡

議處哈密事宜疏

李永簡

夷情疏

霍韜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十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十一目錄

固原

固原鎮

魏煥

固原保障

魏煥

固原邊夷

魏煥

固原總考

固原鎮

魏煥

創設固原

固原增兵

環縣

楊經

平虜凱旋詩序

馬文昇

重建靖虜衛打箭井城記

楊勉

為訪輯東以經邊務事

何遷

為議處更調借

楊一清

為整理邊務以

余子俊

為添設邊備

為開設所分事

車戰議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十一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一

開國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陶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首輩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王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黃壽生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嘗會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之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攘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使何孫耶且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

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直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耳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俚家人葉性朱祐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上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過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昔務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 上嘗省政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驚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下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士誠自守庸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樞機觀其入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將將價廉而破軍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大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
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趙鼎
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
爲丞相未幾而廣洋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憾嘗謂人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
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
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論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率
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人主
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遠人志
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
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
兄至以弟收兄妻子悉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
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
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荒失君臣之道又加
以宰相專權當臺戢然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是雖

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
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晉天運循環中原氣
盛德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
有數寇忘中國祖宗之姓及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
僞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異若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
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上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
爲衆所推率師渡江是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並瀟兩澤皆臣民版圖
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
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威命罔敢自
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應
民人未知反爲我督軍城北走陷胡元深故先諭告兵至
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驅我者未安於中國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
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
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
國之人撫養無異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芳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仁至尊
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
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臣遠
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
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齊
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
廣其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
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
諷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業三五年間中州富庶以

論衡卷之五

五

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
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
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
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
以待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
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機之煩或相感觸則
意念之起如重轡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
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太

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
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
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
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
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
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
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
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
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儒於朝望視朝之
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

論衡卷之六

六

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
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
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
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
職固常不能盡知其入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
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
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
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錄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
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
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

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
獄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
愼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
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
釋之平定國董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
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
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
國器育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
後入學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
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
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
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關邊要害小利斯爲下失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
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
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盡起以唐太宗之明
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
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
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失何勞動
至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
以防禦俟其寒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

自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
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
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滿成農圃蓄十或
以徵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今有司盡心求訪果有
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關其自新之路許其効
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
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迩言樂取
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
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
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
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使察
院州縣正官朝 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當
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
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
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
司因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惟今出惟行不宣數改刑期于無刑寧失不經故今
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
至今將二十載無常言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嗟

下當教臣云世不絕賢儔此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
書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聞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
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家獨而惡者未必家
獨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其奸逆矣未聞 詔
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弟榮泰息始終如一者
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
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首尊有無及之數是非私意使
然也存養之功須更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
天性素嚴或差于急文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
臣見 陛下好觀說死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
竊惟其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
所取不經且多談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
出元之陰氏邵微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鬼國寒士抄
輯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
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訴唐虞夏商周孔之華
吳下及閩閩燕洛之佳葩校實指明隨言類別以備勸戒
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
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雲駘尤差
宜及昔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

金明經書

九

同治

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永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皋蓋傳說箕子於太
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類會
子思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
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類路魯曾孔鯉配一先歷代之因仍
迄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親寧
但宣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
閣之隆太常非俗祭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
優俾於變之民下遷於汚巧易章幸闕尊天子之貴不近
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
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服職定久任法
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
資貨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
夷之地勿貪得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
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逆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
鬼巫破滌祀者凡具載細縣彌德法外之威刑未幸京城
之工終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文非惟薄不修
母今逮禁六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哲授民作
章但伸待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攷
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計唐

金明經書

十一

同治

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亦望者自序行星展之次卿
觀術察革合運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旨兼控則股肱
肅而萬事皆肅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問想則哀志應而
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奉養于長天畏鬼神
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華孽干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
心者猶未至也近年以來臺網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
重爲能事以問因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
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劫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
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等但曰除奸
每聞上有敕旨則嚴禁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
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勦勞之
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
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
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
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
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入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
易而或家愛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
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拔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
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
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

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莫
賢趨而或布于朝省駸歷清華推埋盛悍之夫闔茸下愚
之輩朝攝刀鐃暮擁冠裳左牽產篋右結組符刷復之戚
衆綉錦幾負販之儲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詢
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筆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
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
俚謗鬻勝官人次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若無賢否之分
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重舉錯舉方八議之條
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賢喜怒爲生殺
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
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
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
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
也應故事立虛文套惡二字無獲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棹
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
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
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戒之復之爲民表
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皆進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
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
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甚或盈也奸惡得

以侵欺其款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更
經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
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
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
有前日之稅糧望晉不爲皇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
幸去而稅存或賸辦以當役後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
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賣地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
重此大害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若若行
均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請之以漸至有九年
之食無難者臣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

西漢書卷一百一

十三

曰土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
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
不暇謀責育不暇聞武備寧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
衆但敕有司以甘盤章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
乎謀之以弓弩教民兵習之以立義開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學校以延天下之俊人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
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
不登罰弗及嗣遐坐起於奉去擊殘本於偽善今之爲善
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西克

之罪止於流竄故極縣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
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定之于不義則又
何取夫節義哉此化源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故實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
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
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
而今內外百司播楚嚴管甚於奴隸至是柔懦之徒蕩無
廉耻之節擊攀曲踞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
肌膚不保其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
罪惡解官管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
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量
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
舉惟 陛下幸垂鑒焉

西漢書卷一百一

十四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
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
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
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
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
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

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音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余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修所謂大才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豈也漢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宗室同則爲列國大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過帶數十城而後侯之以割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此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三皆景帝之

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言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遂相權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貽禍患立生授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禍有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左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徽樂滅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

治於民之肌膚而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成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真則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始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常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文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城府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萬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足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責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

刑之政而後有困囹圄虛之效此非可以廢法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鸞指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有傳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士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播弄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括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絕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墮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等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等者息宋程顥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入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惡如莠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染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

將舍其所長損其所短而寬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則棄其所長爲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必錄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其仕之者則修身寡欲遵律法一入子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無廉耻或事指冠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有平濫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嘗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輿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國邑朝廷非所以奉承宗廟意也近今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省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仕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權衡敵壘則擄掠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窺山谷如狐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氣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爲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騷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濟於他所朝廷計之復業而求歸

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今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遷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說言驚動死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鄙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驅而遷之我安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昔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濫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宅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過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年于茲

假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王上切切以民俗澆濁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事改已敝而後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水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靡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澆濁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

卷一百一十五

廿一

是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慎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矣石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

州縣下一文帖里申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蔣次第早務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彈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意司分部接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

卷一百一十五

廿一

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贖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閑章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夾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士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

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
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
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退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
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
臣恐此輩未諳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
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
顏回耿弇鄧禹者固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
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
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豈有幾人足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
太速之過也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
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養至治故立中書
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
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舞不軌之
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比朋選於群邪害害政治
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
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章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部

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
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
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宜况創制立法天子
之事既出 聖裁實爲典章但慮 陛下下一日萬幾勞神
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
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選制禮作樂之
數則奏 請裁決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
權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

保治上

夏原吉傳錄

王鑒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
施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生治且
命部御史俞某辦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會役
兵民甚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營目爲之
赤盛者或持蓋至曰某皆赤體暑日中吾何忍求涼夫運
漕修浚潮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
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遂
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
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
使富貴專錢以阻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
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樑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
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
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
察院大理寺事諡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
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宸前參決機務退
至政事堂即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

奏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宮公見
便殿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安民安衆決機務咸當朕心
公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群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
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免芻糧採辦金銀課稅
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者多云建都北
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昔科道亦云不
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昔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
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
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
午門前問衆皆啜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
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歷掌執便公對以賞費
千一昔有限歷費千後日無窮乃陞充功餘督班賽西域
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暴化而來宜示以君臣
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
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
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咲
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爾候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
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

生我公叱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人通譯無彰
上統長沙有通譯者公曰謀出於彼君臣何與臣敢以百
口保之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時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
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書方賓國諒曰公但來吾自言
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
青屨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
乃命公整邊諸於口北宿糧每盜遠併籍輸家命綿承官
立取公回至則方起旅理儲錄衣促之公曰姑錄畢此下
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大
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動遠界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
太孫彞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
彞步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
意頗解猶繫之 駕至榆木川不擇顧左右曰夏原吉愛
我八月計至 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
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 皇已質天公伏地哭不能
起 上命起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遣詔何敢
出 駕回 命賜御厨饌各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於
東南我征疲於清遠宜幸南京火葬民困 上曰朕意亦
然遂以詔修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免有賦役罷西洋寶
雲商交趾採辦金寶者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毋朝罪

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 德運前或能至便也西議政務
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只問公
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是其可否得
取 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主移也交趾請降 廷議
疑其詐也夏欲與兵討之公曰兵疲矣當知難伏于身示
濟則憂不測已濟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
惟毒之攻心腹肉虛役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
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假兵息民天下賴之
于謹行狀錄 于冕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
上將親帥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鄭瑄上言 皇上宗廟社
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驛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啓行留
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俄所騎至 王師敗績
死者填委滿壑為諸蓋覆世所無之奇禍也 上北狩報
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終日不與虜俱生 太后命 鄭
王監國是日晝謀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 王方攝朝
余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等附張意頗不平衆怒
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譟譟班
行雜亂無復 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前降 于今

群臣立班勿擅動命紅蓋將軍明以擊二內寺期至死

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悉聖訓不明後進言曰

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亦須候奉太后行誅未晚

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表節定廷 朝書過午刻矣公冠袖

皆製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跪公手謂曰今日

事起倉卒賴公以定健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

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陸兵部尚書公以 變亂未回大

敗重至若前日為從失律者一燈宵覺則今日被堅臨陣

有何所畏懼迺上章劾學武臣顧興祖等文臣王佐等

王公法司議罪以聞時 親藩有上章願赴 關勤王者

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冲幼未能遽理萬機

邸王年長 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貴方

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 王

弟泣固辭 太后復降旨 王不得已即位遙尊 英廟

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朝綱

始肅法今始行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遺氣滿志得將有

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標隨征

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招募官舍餘丁義勇

起集附近民夫更募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練神機等營

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嚴晝夜併工成造

攻戰器具京城九門要害處急令都督操練等統軍士出

城守護列營操練提督威遠總兵中御史等官王紘等

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公城門外居民廣若迫其脅從則敵

勢愈張定今兵馬固踰諸邊城內居住通州驛上等倉

糧不可計其本在官諸人受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

計無便於此者大原厚府 處為嚴虞驛往來剽掠者請

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 國家多事必須輯和衆庶固

守城池緊關人馬互為感應一切開闢樓櫓臺臺礮務

在挑修添固不許虛糜糜至於選用人材尤為當今急

務文臣如軒輊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

師凡軍旅之重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 上深

嘉納悉施行之曾邊報給釋詔言萬端待講徐瑾妄言占

象倡議開遷以避之車聞 六宮與三三大臣復依違其

間公憫哭于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社稷咸

在此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在此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

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時事可監矣 上是公言堅持

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東自來樂以求承平日久俱在城

外堆積以致百萬計邇上奏大馬草東料豆亦置倉場於

野外公一聞屢寇臨關公等進兵馬司官縱火焚燒

一面奏 聞或謂事已急不可救公曰事有緩權今寇在

目前若少縱待 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畧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開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胄軍德勝門外開闢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重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期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計蓋我難從以起釁端廷議海內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足爲十日既望詢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有萬計也先大沮皆遁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昇

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救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學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竊後太甲高宗爲商今主伊尹傳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豈有以也况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應皆天變之大皆 上天仁愛人君之意

此正法古修德順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難常也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固定退朝之後爲機之設節臨纂修以開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諸臣或誦說大學衍義或讀諸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辯析冀爲道心誠爲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則是以公決萬機蓋事重有不能難矣仍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聖旨益隆其老養於 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民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心禁之而害其人珍禽奇獸之貢必却之而棄其孽大政事之變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問而後用於緣邊將略不特降 勅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勅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爲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 賜其寬宥大臣爲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爲之優隆左右舉一人之善必究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無信而任用之浮疎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駁之大臣之中察其忠長者委任之不貳使使者罷逐之無疑於 母后之愛其加賞者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當節賞實而不至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至太

借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妄竊雖不心修建於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皆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方暫免踏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衙衛衙門官廳或完錢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而我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少損矣

題祖災修德事

姚襄

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肯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聖天與祖宗之意則自有特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震妃以下皆有開維之德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不思思宗社之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常均溥特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為天下大幸然此事自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庫府金銀絲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為重大勤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

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民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為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斷痛自反省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舊故事御文章教習心讀經義與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承祖宗之遺訓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祖規如此而天豈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敢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久預外事便成輕重臣伏願陛下臨御歲久深察事體宜及此肯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遵職守立為定制以備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弊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今約之德者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又詔鎮守內臣外臣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切惟天順年間無事之貴今遇災荒乃奢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今則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獻之資豈有出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真獻

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米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造方多事內郡派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養堂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志願勞別使人有所奮激若多焉行之則人就不思阿順矣公圖日後之思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盡者也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侍從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

漢府之變

楊士奇

仁宗憲天夏忠靖公受 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重務命公裁處公悉謀急迎 駕還京 駕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密命公留佐 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其能對 上不悅駕至京公起曰近見 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惠公等得君勢治不利子已也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見冠頓首曰臣不才致受此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與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蹇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言

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監不可失也臣願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遠且有詞宜老甲船支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揚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地上晉公罪人既得大赦恩賞賜公關者三人掖公朝奏出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致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

趙府之變

楊士奇

都督王瑜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驛其私戚所不便簡王昔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奸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官軍晏 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獲粉而尸其謀者公獨家高以正也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曰此天機間然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爲覆轍覆祀計高不聽高怒而應其泄也謀害之遂詣 關入罪 上覽之初疑其詐諺曰豈應有是反屢詰難衆爲公危公詞色不少挫

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陸公遼衛衛千戶後賢等皆伏
降召遠又陸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官
等必關白勿誤

王振之變一

劉定之

昔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驅逐胡元通歸朔漠其
末帝妥權帖木兒既殂太祖以其嘗臨天下益爲順帝
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觀類世數
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宜宗皇帝時者名普
花此稱爲可汗而彼自稱不知意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
故其臣亦悉用故將相稱號稱丞相二人曰和寧阿王
廣台曰順寧王脫懽嘗遣使者朝貢朝廷賜以詔書亦
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也先悉有二
人部屬其號爲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也先妹
以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桀驁不恭
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以其子結
嫺于帝室通事皆私許也先進馬爲聘儀朝廷不知
也答詔無許嫺意也先規忽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
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汝邊報日至遣騎馬都尉井源等四

各率兵萬人出禦源等既行可禮監太監王振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瑄等率兵朝
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鄭王居守每旦於
闕左門西面受誓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鄭
至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
府井源等報敗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庸營當
南大作援惡之乃勸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
遣朱瑄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雙騎回是日駕至土
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懷來振輜重千
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
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
以求和爲言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
移營順聖以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先奔逸勢莫能止
虜騎環擊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
衆裸袒相踐踏死蔽野塞川宦豎虎賁大被體如蟬上
與親兵衆馬六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免者達
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渴得達關上虜舉我輜重惟取
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寶廣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
十六日上在虜營手書遣人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
金帛懷來城關不可入總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

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有官傳閣下頗聞取報私相告訐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騰殘破體血汚沒猶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賞黃金珠玉褒寵既足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闕下命鄒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直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皇太后詔天下立皇子見澤爲皇太子又數日千謙等強弑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千萬言請既畢王請以自有處置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即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於此決不但已也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國門衆擁護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今旨且退衆會欲弑英英懼言今籍沒振遺指揮爲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勸辭辭色稍遜給事王竑捧順頭衆爭欲之竑踏搗衆頭刻而斃或就脫順擊出眼血流順門前衆忿怒求內使毛王等二人英使人捧出亦擊殺之由三死陳於東安門軍士猶爭鬪不已陳鑑等奉今旨籍獲宅并其黨彭傳濟內使陳台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廷兵噪罵之今旨嚴諭百官各回班肅拜謝而出明日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

宮城內外凡數處車堂遠闊擬于寢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王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座馬數萬匹衛山子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鎗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駕死于虜林尤凶悍嫖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雲同出見獻莽龍袍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驗我情爲難測且嚴爲備安飲酒上醉酒飲訖薄令括城中摘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伯兒莊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火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上下居千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見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羊等獻來獻二十九日皇太后命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率衆詣文華殿請王出見辭讓不允衆言祖宗神器不可虛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之

乃扭拜山呼而出

王振之變二

本賈

正統三年天下休養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若無私愛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九思白干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求太監王振欲專而不救也尋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言有何事 王振即以私開其某日中官某以某事來議如進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既者等王振等之曰思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王振之變三

李賢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屢見振暑不驚懼凶狠愈甚且謹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徙動白毛過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徙東流於海寧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數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啟上生刺探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煙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急甚日報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機 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朔罷使 王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奏退以待三與

封郎中趙欽謂辱倡厥 駕不可出自千家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其不順至龍虎臺禮管方一鼓即塵霧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子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幸慶六軍衣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挫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誅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聞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軍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僞戶滿路寇亦開壁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淋漓人畜驚懼益甚及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官府報至遣成國公率兵五萬迎之有勇無謀冒入錦兒郭敬冠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還未勝至土木明日已時今關太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還原今遠移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

凡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等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賣他以此感馬價既定又某人這使臣去反說是良說計惑了意管官人說吳良不思來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謂也又說買一節此鐵錫正在所東到京師馬餘銀一錠者銀一錠使臣去買止與一錠以此爭鬧而買錫者照例不買皇帝如何得知如前朝人問使臣買馬價以便不肯賣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前朝既定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錠前做兩錠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在也先曰者這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是說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輩乎吃過者急住便刺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會殺他是下頭人自殺又曰爾家今日和好如初早出就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皇帝回去還做不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差聲當初如何來答曰差讓位于鮮今日兄讓位于弟正

與差聲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遠着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要他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受賄了若空手迎云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於史書備細寫上着高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這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發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歌奏樂酒也先曰都御史坐皇上皇曰大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君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還獵射獲一麋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苦衷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干言辭應對不賢有以疎動觀聽陰折

虎惡而聞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憐憫遂留以索利千
再四安肯一旦慨然肯肯無疑以何乘輿於不可出之
境前代若晉若宋較等潛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味
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石亨之變一

祝允明

秦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北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
爲矣蓋圖之徐元王親等悅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徐
有貞曰太上皇帝嘗者出宮非以遊殿爲亦子故耳今
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

石亨之變二

王

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
日夜後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覓步乾
氣壓下附軌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
信聞已而軌云今廣騎都尉蔡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
爲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皆肯之蔡密語
蔡密語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
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聽是共遂往會軌亨吉祥王
揚等陳其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起兵千人
直衝宮中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執此止之有貞分
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鎮說有貞取鑰授

并軌等其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執行軌顧
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細密
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
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
垣壞門啓城中諸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
呼軌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
燭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稅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
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
還密通屬軍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官武士以推
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體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升座鐘鼓齊鳴群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
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
哥做好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
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
仍命兼筆蓋殿太學士掌文淵閣事

石亨之變二

李賢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荊閣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
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兼懷正人之多不
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恭侍龍袍捲
納照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

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社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道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朕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父撥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二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是不種其謀及於爾等若此至我職非爾爲之而何爾等朕職兩城有功朕自當厚賞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日忽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虎代李文樹舉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拒臨滑決高郵之隈以絕餽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襄河一道各議公其地而還三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

童

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的亨時遠無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還位露刃以待

石亨之變三

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千諫與中官王誠等欲取 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清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 駕爲功敘王文于議等

并貶謫陳循等十數人亨封忠國公軾封太平侯乃固寵擅權召選官爵貴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爲人皆失望于勳天象學出星變日彗彗數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以豐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虎賁尉張維部督性貪食燕初立邊功大肆克掠謀鎮大同還入朝 朝廷量其不實使人檢察果皆虛許置處於云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省之未幾家人傳說他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性舍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保澤入城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員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衆姪俱得大官又寶官鬻爵賄賂無厭 上聞不憚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

馬昂懷寧伯孫鑑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
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鑑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
孫鑑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
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進果宅前遇果方出斬其首碎其尸
蓋果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
之事所最恨者尤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
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
聞錦衣衛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
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
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拔用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
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尋李學士手曰毋
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
被遠吳諸賊反欲相殺據果頭示予曰詢爲此人激變不
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即請
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向
書王朝處借紙筆寫本成予拉翔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予今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
昂得翔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長安門入令披
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翔等復解之忽有孫鑑令官軍
襲而圍之予乃待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

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
臺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而投本進入請急宣聖
旨有從者罔治以安反制之心然後謂示天下而寬恤之
思一切不急之務悉暫停罷與民休息言皆已正典刑蓋
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
除門既闕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變之其禍不可勝言
幸而被殺受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
福也

陳治忽明忠佞跡

劉王

臣等近畿竊聞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
遊又聞內閣太學士劉德謝還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
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
聖朝臨終顧託之曰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
其巧爲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
氣惑聰明妨政理爲損多矣願命大臣以輔導爲職謹
而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思於彼而思於
此御遊遊之樂無輔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墮
深之計此誠大罪人欽此上之戒國治亂安危之
機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爲魯司
寇而定公會季孫于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

或諸侯有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獻駁上丞相申
言其名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古人政
繁於戲弄之臣如此也蓋于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違乎
之罪違乎所謂逢君也又曰當君者好君也若劉德謝遠
之止依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頌則聖德日茂逢君者
違則國事日廢不可不謹抑臣有深憂于此 陛下
方前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
多開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乎必將遠近驚駭
使倖愈親忠忘之事不聞諍諍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
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甚若白虹貫日雷
震殿廷等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
厭繁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
肆夫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
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昵
就遠遼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遠而棄其轡車將傾而令其
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聚君子持之而
不足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
佞益隆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
以聞 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入歸與之重念
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璠

金瓶梅詞話卷三

元

洪武

等禁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太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
可禮行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遠遊完養神氣消心謹學
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
永固 陛下壽同千軒義名齊乎堯舜誠 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題爲計處淨身以圖後事 汪鉉
看得順天等府宛平等縣軍民等籍淨身男子王堂等三
千五百一十五名連名奏稱各無糧處乞要收用一節爲
照古者大刑有五其一曰官而成周酒人漿人醴人染人
之射類用爵等蓋先王不忍以罪棄棄人而復收恤之以
藉用其力我 朝內府監局掌以中人悉如周典而自官
禁例至以不孝論死其欲保全人道正先王以生道殺人
之意但宣德正統以來宦臣收入漸多及 武宗之世日
益昌熾錦衣王食之榮上擬王者爲之爺姪者往往坐獲
封拜而蒼頭厮養亦復紆金衣紫是以閭閻小民朵頤富
貴往往自殘形體以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戶者幾萬人歲
糜月糧不可勝計奉遇 皇上御極裁革殆盡數年以來
饑寒死亡日漸凋耗即今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王堂
等私自淨身雖於禁例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
王府功臣之家既不敢犯法私用民間又不敢違禁隱

金瓶梅詞話卷三

三十一

朱大烈

所以致上無憂者之圖下無衣食之計流落復得來餘切
其者眩僮穿垣以圖口腹及其求食不得則又糾朋聚
計號街衢擊鼓排闥控訴苦楚 皇上蓋嘗數下驅逐
今示之極刑旋去旋來敢不畏死是豈得已之怕哉巨
子見 皇上嚴爲此禁雖守不終正以監先年極禁旋
收之弊不爲目前苟且姑息之政於以保全人道於以消
患憂深慮遠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乃今復奉 明
旨擬收用豈 皇上之得已哉是蓋 天地好生之德
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獲其澤耳但今日
此與前日之禁似相背馳未免復野生年旋禁旋收之
人見令之不信無所畏憚則觀觀實貴之念未免復萌
殘害形體之事自不容已殆恐今日收用一千則明日
向復增淨身一千矣今日收用一萬則明日民間又
見身一萬矣令之不信雖咬釘嚼鐵無補也且該部
所見在者不過三四十人今數幾至一萬以萬人而
於一處升斗之糧不足以濟其欲勢之所至將若之
得源源而來有不可限量有哉古人有云螻蛇一蟻
士臣群謁蓋言足朋以避毒也若姑息一手則其毒
及於一身不可救藥矣伏望 皇上深恩遠慮斷自
不 勅下該部從長計處設爲良法以散其家不

不徐務使令之必行禁之必止消禍於方萌弭患於未形
斯爲善後之圖 大聖人至仁至善之施也

胡漢神道碑錄

李賢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未幾改元以奉對簿
旨特陞戶科都給事中分益感戴憂心五年丁亥
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心腹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
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陽老
實者方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之人以故雖窮遠下邑
無不到學校士子聞公名慕之訓竟日不釋凡名宿
道板公客接者自以爲榮在湖湘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
卯內艱乞終制不允冬十月進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
浙江諸州縣按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襄還朝時 車駕
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 上財不出聞公至喜
而起召公入見曰侍者謂胡先生來朕見說便是胡先生
亦笑然起乃大笑且慰勞之曰卿驍馳良苦賜坐與語凡
所歷山川道里郡邑善惡民情休戚以至所見保國安民
之策悉爲朕說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
退下而數矣先是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 國時有飛
語 上謂公爲公性察之公至日親察所行七事皆誠
仁宗皇帝乃是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也 仁

廟嗣位之初特給詔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
曾有密願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監祭酒之官南宮
幾閱章奏見公所主事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而
公上疏矣

正朝廷

丘濬

自古帝王必求善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早辭
以諍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聞以盡之和顏悅色
以受之小心密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
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責而下詔以
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爲事對之制使人久得以自
逆或設登聞之鼓使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
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
勸之傳曰與王實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
子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
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
是也夫如是則直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
下之賢愚民生之休戚皆罔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慮
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
亡之患矣昔聖子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
言諫諍而不聽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壅遏而

上通此患之大者焉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
必至於危亡也故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
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
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寬之善言者言言之非者無罪
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
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
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肅風紀益治道二事

馬文昇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其惟我 太祖 太宗四夷八蠻罔
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
飲所以畏威感恩樂其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
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
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期望見辭賜酒飯甚
猶菲薄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
堪用酒多提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
不舉筋且朵頤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
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識天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
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
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
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

第雖小關係甚重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承辦年開事例

及欽奉 累朝奏案 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

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朝覲見解酒飯務要照例先年定

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茶蔬俱堪食用酒

亦不許提水今後除筵宴外其 午門外夷人酒食仍令

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酌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

將光祿寺官并局員等拿奏察問如此庶使儀制有道而

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用以蘇民困切惟爲國莫先於

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節用之道必自 內府減省始

如蒙乞 勅禮部工三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以來

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鷄鵝及

雜柴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某年濫若干通查明

目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惠誠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 皇上自今

凡日用度賞賜更加撙節靡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

則 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因爲小蘇矣

宣詔狀

弘治三年春是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弊時政得失詔

言軍民利病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終篇又言臣復隨

千 朝竊念日臻尊常類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

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 朝惟講經年急務如

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

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

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

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

大臣明旨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

亦同議可否重體既定就行口奏諸 旨奉行次日備本

備報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

革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聽各

官先行傳議於下候至一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

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

正亦自可見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

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

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 天王

之羽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

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

道於內有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關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齊於外者傳而爲致治之綱者也

臣昔恭官僚伏觀 陛下震然端拱明簡經書未嘗降一
睿問以窮究聖賢之真旨而臣肅然進退更陳諫誥未嘗
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而危微之辨何自而明
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
克究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
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德何由而
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本而已至於諸司之
經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官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廷之
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頌言何由聞之
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
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直而
易矯如果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
日之所昇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
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
所聽信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
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而執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
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
講學當每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
雅之儒臣等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懇賜
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待班諸臣佐之而罷

鮮詳釋勞引曲諭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凡聖
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
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
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
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
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本皆當聚之 文華殿日輪內
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
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本或
有可疑與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則然寡而
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天萬機閒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
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
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覺自必務
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
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
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 奉天
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
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暑節口奏 陛
下詢其事情條列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官各
請正官各有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而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
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
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遷事各
求其當而無苟且讓若未當則許諫官殿正必得至當駭
一之論 陛下更寧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連者召內閣大
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
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
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
夷之情狀俱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聽行之其
詭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暴狂者則容恕之舉納不能
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
以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
矣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餘詢岳達
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辭臣
面議但知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卿 午門以應故事
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謂言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
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正大經微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先於親親其體群臣則次
之尊尊睦之典隆於九族篤天叙也四體之念同乎百僚

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目成廢敵之患
武教多廢關之責臣工危疑驚擾蓋歷因之親愛不決於
宗族好惡每決於猜疑雖欲擴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爲者
此九經之相爲流通並行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
備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無寧事宜寧及寧府軍民變取
該兵部題奉 欽依施行續據寧王奏稱胡世寧奸詐
詩離間親親都察院具題奉 欽依批辭來京問理臣於
此得以仰窺 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疑曰 陛
下不爲迂狂而俯賜施行豈以副使人臣也且自奇其司
行其言庸以體其心暨乃寧王撥拾爲言 陛下以爲嫌

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

甲十一

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 陛下之遇寧王
寧王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重書褒美之類其陰重之極
相與之深相孚之厚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狂
喪心何爲此言彼要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忌而過者抑
亦知 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在
寧王之微乃爲羅織之厄伏念 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除
其害而寧王之言 詔令御史提解來京夫何公
文治隆四月裕慶寧王復上在邊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
於此亦搜杆矣痛痛右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

是皆過之不久則世重上之罪不滿人致之不重則親從之心
二獻是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重焉能北走胡南
走越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
見天日而甘心受命也臣願陛下詳察之求裕之臣聞
寧王之事先該江西給事中徐文傳論其威勢曰寧王行
大彭王因懲創恩欲判廢該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提
督民開勳指本府名目被奪者不知復由傳聞者以爲真
的王亦曰詞非是言事有指實自乞請罰以示宗藩大抵
人言皆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不忍矣臣按胡世寧
之奏所謂盜賊殘餘乾其流災官民失業賑恤無備王府
之儲有過及聞聞莊田之所遺民久立寒三司官員多被
銓吏問刑本吏舉奏成案實難辦及於外府驛擾逼及於
窮瘁徐文傳之奏長史司之感寧王之自言革跡禍
雖內外一轍但寧王指爲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爲臣僚
輔弼之非法司官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奪者不知根
由傳聞者以爲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
欺寧王之私派毒之苦誰其攻之是故世寧在陛下則
爲忘在寧王則爲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裁朝廷則其
言而防微則爲達權具三管而獲獲焉臣愚之所未
惟皇祖有離二親王之刑蓋懼夫小人之言新

竊竊朝廷抗扼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或寧王
總總遠避嫌疑仰遵祖訓及文皇帝意寧王
廷伸大義以紓人心庶幾親愛當肯盡於宗藩其非離
一也彰彰明其前案俞允綸翰渙頒戒諭孔恭親王
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恤二哉若曰懷樂政公濟
出自朝廷詞氣之間抑揚固爲太過即其區區一念
大抵防微杜漸導主庶民消星大腹腫之憂恒強幹
柄枝之計固在聖明洞察矣使其妖言誹謗雷震之
下安所於逃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詳切乎寧王若能
因言自省則於賢仁有加譴光無損朝廷降重之恩君
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而顧爲是言言者在王所者
懼發竊其私而禍之速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始爲是
言耳親其無元阿魯圖所言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
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真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宗所建外臺也言縱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
引而置諸危法也哉即如其言則是上損國威下
損宗廟之難堪之辨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
也夫以聖如陛下而任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
言而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朝廷紀綱何猜新
之火斷不敢言之集銷錄鑒敵之患既成猜嫌之隙必至

所謂親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爲用而相爲厲皆矣伏望
皇上正政理之經廓私仁之量曲垂寬宥有此孤愚將世
室釋之詔獄俯加甄用講處奏內應行事件追究沉匿旨
意公文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 朝廷爲天潢之派藩
府隆朝宗之心則九經幸與三無致頌矣

民財空虛疏

何塘

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
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
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者即行誅殺以
快小民之心既製爲 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
爲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
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
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難犯死罪准其收贖蓋
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
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
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 蠶蠶之下賄賂公行郡縣
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蜂起
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於正德六年奏言先
次 勸諭大臣令其守廉潔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

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贓滿貫以上俱籍沒其產輕則爲
民重則充軍軍職代職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
知懼民困可蘇 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言臣言苛刻
難以施行臣竊謂貴人以難能之事才有有限不可勉強
若一槩加罪則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
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非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
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也似不爲苛刻論者之意不
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
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過不才監司一筆勾之
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死公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
見之公私大小則不迥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
才候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爲姑息而不加重法哉夫貪官
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
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
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驚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持
使薄歛以勸百姓爲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爲治不能不
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仰惟 國朝使民
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諸夫水夫馬
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

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新修築修河修倉
料接通站夫鋪天開天濶天之類因事編會蓋有不可
勝數者 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蓋課本課金
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
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
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物料光祿寺廚料太
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生派蓋有不
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竊以雜派
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以寬民利便
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量做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後
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兩
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二丁計數編夫俱准前
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候年次第舉行不
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天通融備濟大差遠者由銀近者
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
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 國初
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銀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
徵收買差人解送係 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
課錢徵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等項裁減如此則民

財力省民困可蘇而 國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昔孔子
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度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
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民食自
然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
之虞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
臣下建言欲令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
開墾之人類多貪難不能自給久亦一處人稀地僻新集
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
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
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
志非假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 勅該部選擇通
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 勅書令其查撥本處
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佚鄉無地之人
凡墾荒農墾種子賑給俱動文官錢處置仍兼管訓諭所
收錢聽其文用至分行催督許今設立老人管理從便
賞給三年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邊移遺欠糧
等項 臣等謹將仍留勸農六年之後奏功大成超與陞授否
者 臣等謹將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墾三
年之間地僻而狹窄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

宜有盡心民皆盡力地利盡闢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地震疏

馬文昇

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故今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國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而聚木出將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現則邑縣南近陝西華陰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縣相連黃河關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陰黃河必爲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先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

國史綱目卷之三

聖主

密邇正月朔日地震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夷伏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除加修省外照得即今比廬小王子部落日衆稍兵數其酋首大節者英雄桀驁往往以詐計欺我官軍近年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衄速通陝山或自相警報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藉我之技巧恐終爲中國之大患也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不虞成風虜寇猖獗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

彌災之日伏望 陛下祇畏變異脩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雲謀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輒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餽歲民之艱窘悉予蠲免有礙之地每清履視 朝日奏臺一次內官早取回旨以蘇軍民之困以備三邊之急仍乞 勅差官致祭西嶽西鎮之神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爲賑恤墳塋之資及將所屬一應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方悉從舉行鎮撫總兵馬修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虛有憂犬効留溫切之 詔矣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果無虛歲即今年爲尤其自春抵夏或風霍亂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殆則恒陰而火霜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外差天之降災甚於此得非人事不修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政乃先出災言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頃者禮部尚書姚襄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 給音授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之日隆隆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爲懼率群臣豫

三日以答天譴此又 陛下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
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
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無應
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耶不然則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
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地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
變也甚矣而 世下方日遊樂無從叫哀對地鼓而震天
其爲戲豫也耶何以加之而所爲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
詩又云天之方孽無有極焉天之方以無然泄泄言人臣

不可不致謹於天也以此今日觀之天之難而應也甚矣
而在廷大臣以及繼後乃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
順懼忤 聖情 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
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詩諄之節其意
意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
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應而感之之
心有未實故耳伏望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
絕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旨躬求言之 詔傳格天之
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以克
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取爲無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

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正天倫繫本
支也必實謹其分而薄恩澤之施 經筵之講學所以明
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志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
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群臣及覆轡道
而實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
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悉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
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
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 詔
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聞其悔過自新
之途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
將來之公務其責不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咎焉不勉
惡官積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厲其餘如是則君臣
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

除群奸以消天變疏

韓文

伏觀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今夕當自昨秋來視 朝漸
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劉瑾等輩造巧僞淫
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
前或導高案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嫖舞無復禮體日遊
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常地氣
靡寧言皇星變挑今秋筆者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六極雖

竊嗣未建萬一選最稱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盡粉蕓
誰何補於事平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
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爲夜夜之遊恣
無厭之飲竊觀古關忠諫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
之變是其明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終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睿斷斷割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
百僚將此輩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
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豈獨文危情出迫切不勝戴
深俟命之至

急除大逆以禦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養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
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
適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
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
以挽回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
太祖奮起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宗憂勤以保天下至難
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將 嚴
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

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
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尙任劉
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而欺
腹誅而目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子紀奉柄自古奸
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
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
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
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
曰兩皇帝 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衆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

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
向僂立鴻臚寺鳴各官叩頭而 跪奏下某部與某 勅
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鳴向東作揖故謂 陛
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
倡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今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
至尊也天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
豈有紛爭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 朝者之間得受諸臣
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待謂之將矣

國家成法制於太祖遵守於太宗至精密也劉瑾
而論更之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臣不能庇
溫宗耶太臣權於孝宗至當也劉瑾惡溫宗而損
大夏最賢稱最大輔能遠馬文井韓文榜一
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數華亦以受死僅一林
是明不足我孝宗故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為天子
經制於一權臣不能庇其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
時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臣不能庇其母耶故
事孝太子未舉果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
遠也劉瑾諂問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於孤立中外
人心無不為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欲視
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
種害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王葉陛下
下同漢高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為害陛下尊為天
子容制於一權臣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受愛皇親受
之此種呼呵也唯無異市見重索其金陛下尊為天子
容制於一權臣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顯則親
戚長等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
害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

回話勒聞住勒半休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
身發兄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勳戚之心內
閣心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
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
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越
忍心理禍以決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賜尋事職財
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禮諫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董行者
也劉瑾敗群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軍印又
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立
聚之間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
起艱難或由勳舊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
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又未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
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搗手犯禁
官校連絡觸限無分如龍舟競渡勢習俗也則張大其事
竟籍其家服器過侈是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
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
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於
內庫非欲為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
為屋易足也劉瑾蓋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

屯駐兵馬何處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
璽嘗言西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憂馬之多如
是耶中外傳聞劉璽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
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同祭掃爲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璽
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璽之致兩耳謀
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璽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
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璽指差查盤剽削匪靖之致臣則
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璽指差勘事剽削匪靖之致
湖南盜賊之起由劉璽兩案計處備荒空銀十數萬兩剽
削匪靖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
由劉璽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夫由等蠻賊之起由劉璽之
流楊友及剽削匪靖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
寇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璽多方誅求剽削匪靖之致而
前日官軍亂滇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
明以劉璽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爲言是劉璽即
未自及遍天下人已義及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
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
毀謂亂起 孝宗至頌之 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剽革姦
孽豈不思 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

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璽
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爲君者諱
孝宗諱不及德當曲諱况誠 聖治敢詆而毀之耶且劉
璽善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盜謀拖欠自有官指
寃戶今却追巡撫巡撫在道回家借宿糧舍自有杖罪正
律今却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
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
一十等耶公罪罰及爲死贖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
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
劉璽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
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遺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
官盡平生而易節靖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
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璽處
事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
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陛
下火鑒顏色將臣奏面請 兩宮面質 皇親府部文武
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
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
璽素不相識無嫌怨劉璽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
幸免前年校無名奏 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由家及

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
是受 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 宗社將危而
不之救者在洪鷹起統統泰洪王鳳凰王章章爲鳳安祿
山爲鳳巢卿果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繫天下公論
忘 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下御審乾剛大義割愛公虞
劉璣以 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慶臣以謝劉璣則
大逆以去大亂可平

慶幸計賊水綏福祚

林俊

恭爲慶幸計賊水綏福祚 福祚事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
璣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 天地 祖宗臣

民之情爲我 明萬萬年至計臣極喜慶幸 祖宗在

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璣無
故獨朋黨之說戕賊大臣繼發言官受城同類擢劉璣繼
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解於山古無是甚也比
聞遣 崇王之國修 行宮致 陛下外綏臣撫心出涕
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之未長親王一
位不之國宋仁宗文宗未有子驪司馬光憂爲第臣之
言宋宗室之賢養之官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
民忠效猶慮主人之孤立况 陛下爲華英民物之主賊
黨宗室之孤立耶 崇王已之國賊璣猶循司馬光要冀

先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梓 宗室一二位十餘
歲之賢養之 別宮在 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
子侯 皇太子誕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爲 皇太子已長尚未 遣 崇王之國
今 皇太子未生賊璣容徑遣 崇王之國耶其陰謀逆

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爾亦寒心况賊璣舉
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親矣也庶

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
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非過慮也夫

物貴者誨盜况 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
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官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
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

心况賊璣舉此等事耶臣竊憂物變終夜不得睡起草一
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

人可託齋 進無一人可託爲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
續所聞令教諭范府騰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

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履 宸憂憂倖倖並賊隨上此奏又不
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靈符及形逆跡若是

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

求此微爲 國家大幸然徐思之所危亦至矣固不待不
目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寧賊國楊思勳亂春秋
綱目書之謂功出闕寺國爲無人今賊漢謀逆 國勢如
千鈞一髮舉 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宰內三一人也
幸一未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
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不如宋容不有早
言其計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
臣僻遠不知求請討瑾之後會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
宗擢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 別宮常請 陛下
撤行宮回 內宮倚 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
消弭禍後潛爲其未然是求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宋固
不學宜未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
武大臣有缺與三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言不以前是之腹
心等託謹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
之腹心等託謹而致亂顧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
人定之兼託保無瑾者是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
言之引爲鑑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
一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寵者易爲禍當
若何紀限人心者可壽信乎周官六卿分機而百官統
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與周

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
弊之靖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
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
聞吏部取擢一清當矣其德或失舉正賊瑾之當官矣有
二黨魁賄失刑夫高戶部其如韓文許進爲 內閣其如
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難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
不引忠亮端謹不可用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
弗正亂何時用耶 皇朝大臣不忍加罪 累朝厚恩
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 新主父復回適替逆賊以亂
人國晚 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賊於既往生未宜
失賊也誰爲 陛下查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
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
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憂長慮遠而慎微時
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 孝宗舊人修復 孝宗
舊治正二黨魁與容升而網漏者則 聖德日允 聖政
日清 天位日固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未以昌
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奏隨本上 進非欲銜事
後之贊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間老病踈遠
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
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懼而易意矣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臣幼叨士籍長國鄉書荷卒成於璧水愧之報於清室常
慮生有忝於 明時而死無關於後世所以爲懷念者莫
大乎之時帝在富庶幾致刑措使以爲不臣等不微
實諷以病瘼且難爲之涕泣况今民食尠師師困
心內病風邪外侵夫此不理之成望矣臣生耳且
如哉臣無諱之才有諱之心懷此耿耿十年不
踪跡疏賤無階 上達願以會談來京伏聞建
運生坊上勞 宵旰之憂下費廟堂之議其意固在
遷於此有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而死有餘矣故臣言

臣等謹言

卷二

之而取諫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視默玩視之罪也
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萬分一有可以補
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議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
濟乏者臣竊以爲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
卒之具未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下之
無出於意料之外設有不虞易以備之况州郡之吏
固有素此以射利者人士騰言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
敢言是何異剗心頭之肉以醫陛下之瘡竊爲 陛下不
取也至於內帑之藏數亦有明儲蓄之議蓋亦未始無如
謹宜措置間可施行要亦巧取於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

臣等謹言

卷二

也且財之生於天地者無窮而出於人力者有限先王之
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
地即古之地今之民亦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於西
北而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
臣愚以爲地有遺利應舉而不舉民有餘力宜務而不務
此其本之失也夫齊民之土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傳以
給軍國者乎臣嘗憐其過之荒沙漠漫彌望丘墟間有樹
藝亦多園莽而不精緩急而不時至於京畿之閒亦復如
是往往爲之傷心歎曰撫掌深嘆計此度之雖邊郡應屯
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
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硤磽之地荒失於小民
而屯田壞矣務食多者失於鹵莽因賦稅者一切拋荒而
農業廢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
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事商者危人不
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於此千金之產置棄
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滿開闢以取息日出其產置以
經營傳不待知者亦夫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
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
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
失利害固有不能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取

一於農務力其本大爲一勞永逸之圖治邊郡則做屯充國屯田收事無以足資農民耕塞下之議亦酌指邊大臣通王是之爲通軍民之信者總其事選京官之諷兄羽達幹理情察者分督其軍段果按邊郡其官則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於農衆所餘則以時計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坐作擊刺之法以農之勤怠核其習之工拙會歲收之帳縮以爲刑賞仍於要要之處列屯之外高懸旌旗以旌爲威往來之所交通順道交通植樹六畜耕種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卒攻交通植樹則人便於往來而騎難於馳突又公卿外廣植榆棘稍布於邊以俟隨方禦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半於外發邊郡之卒攻於內內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計哉臣竊攷之輕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威儀官通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不耗錢又不爲害邊患之以爲其要也事務一而兩得廢後人臣持其職中國遠坐耗俄傾之聞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公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且以東南之法權宜示之必得如漢趙過方信臣國初之陳倫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寬於賦之額居

卷之三

六十三

止而作者使隨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直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廩食之費田家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歸其舊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蹙矣至於京畿之地尤在當急白茅黃菁悉皆汰棄昔年陳集嘗議瀕海之地募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於近畿之地募人耕藝一歲之收可得萬根有餘萬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計區爲屯度之以里緣之以垣環屯呈列周廬基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廣於是寬賦稅以紓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國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爲之密則必實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云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種者亦僅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又况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倚之重者槁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

卷之三

六十四

之事固未可專委之氣力也其苦心無而更張之此亦其
時矣伏望 陛下傳朕辭嚴靈斷 宸衷請舉一隅之地
小小試之或要而邊隅之遠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
者經畫區分而又益求策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
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庶幾可見矣如曰常言冗熟
難於信用巨室難併難於清復因循苟且難於振作雖黃
疑似難於拆衷則非臣所敢知也臣幸疎賤干瀆 天威
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

保治中

養 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章綸

一養 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於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奏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徵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天地 祖宗 社稷副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聲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豈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勸論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迥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畢娶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咻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商誥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熙泰之和感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 大誥育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義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客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淳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柯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

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
帝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
太宗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帷與
主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
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
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
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
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 皇
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爲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
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
尊奉 陛下也 陛下尊之爲 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
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
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
二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
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
吉以巨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
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
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老敬勤

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爲 皇后
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 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
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
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
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
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
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
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官廷萬姓蒙戴而歡聲
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
矣

再上時政疏

商輅

臣嘗聚政事之當與皇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
弊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
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
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官糈皇勞飭荒何以賑濟故
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爲本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
君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
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棄之務一切停止玩
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欣慕近年廣西雲南等
處有異苛花異草珍禽奇獸珍琇寶器珍玩物蓋此物

必取於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
必一待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况水陸萬里
天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侮
更有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
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
又失中國威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臣聞宋蘇軾有曰天
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
臣不敢遠引前代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
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祗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
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用
心即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
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
言豈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仰望明 詔在廷
文武群臣凡政治得失悉陳以聞著者俯賜聽納不著者
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繆戾妖孽滋興可不
慎與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
師或值災變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利之心豈與古者虞舜
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

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皆囑明官
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官權刑憲者不知
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令寃死於刑獄者
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達
還諸練刑名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
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實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
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
簞破緩工之仁建臺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茲者修建東
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隱禦內外之意既
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
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興作緩急
除城樓城垣所當違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
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艱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
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
一兩或兩半若輪納本色上下山城屢轉溝壑不勝勞苦
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
何以堪近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戶部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歲可勾幾時之用該
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增補此比較也田
子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指引招商上

將股裡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起運收貯或將在官贖銀兩運赴彼處起時收糴糧草人食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如遼東弁山海關薊寧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遙邇往年桑額三衛爲我悲離雖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北三衛既被肅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週年點閱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牛備等官赴公無事之時將各邊
營垣口逐一檢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兵分工併力深
溝塹築以爲緩久整點烟墩修葺臺圍以便哨望其有城
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士農俱要即時修
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
警應用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
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以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
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
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輒旋猝興輟運不繼
從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

礦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爲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何景明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究不生

漢書卷之六十三

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聞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諛諂至譏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聞言語舉夫視聽聞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宦庭客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動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麾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憂而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爲馬群臣已無敢言

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其教言叛叔
通乃跪對而出迨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
人故內以逐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
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喜嘗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而害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養季桓子而孔子
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饒成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
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內有惑
聽之譏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爲晉
逐宮之奇魯爲齊逐孔子戎爲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
知賢聖才智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
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復察非其職不食不
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
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
矣故孔子不與女樂并容於魯魯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
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文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
士則必去諂佞遠貨色矣夫諂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
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王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
則辭枉並進言路一塞則廢政日廢治理所關匪直細故

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各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銓輕則該部擬授重則
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陛下即位之初
勵精圖治章傳業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
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瑋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
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
以之而通州分年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
帝王致治祖宗立法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
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奉銓衡之職率
是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貪祿之初兵部科
道猶各盡言舉之曾幾何時胡震鍾其故習而向之爭者
遂不復爭可見聖志稍移則群心益靡駸駸之勢將譴
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况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
虞跳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於衆以求
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爲人臣雖不知然觀其賁
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遇
估勢以肆其威剌軍以償其利存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
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觀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
之下萬一有大奸惡紘千事權阻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
今以爲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

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
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厯以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於
何有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
仁堅等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止
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還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
日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永保天命疏略

李文祥

臣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恭贊萬機任
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屬貴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
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實罰任其喜怒禍福
聽其轉移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
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謗謫遠逐風逐
野寒心道路側目羣臣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蟻疽釋
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陛下審訪渠魁明彰國憲擇
忠諫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議治
惟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
取儉黜奢惡勸懲之方貴賤異等威之辨故國制
尊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獨已私不恤國憲家積有
者雖重罪必因寬答貧窮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鉅鉅惠

及奸究之雄養成傾頹之俗紀綱盡廢僥倖滿蒙家僭
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苛政淫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
敢廢職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敢
玩矣權法一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尊法
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燕喜千亂臣竊聞致仕同
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王事林
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才識論其全德
客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願陛下起竑等置之
公輔俊等列諸諫垣且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補且人
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家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
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欲至故局促轄下之駒偃息籠中
之鳥豈不思奮顧此勞形亦知過於尸素每託辭於待等
益八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不免有我之累能
如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舊斯爲下品伏願陛下明照
臣等公寮群寮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逆天
之愆者小臣則速罷去大臣則宜速歸少勵士風庶彰
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恩恩感其良心終始驅策
以圖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況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
方朔諛諧之臣以武帝爲君乃謂論字文化是商之侯

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通勉忠良之列入皆含冤惟其
致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則位不乏才官
多德况古昔聖王應諫諍不自求諫諍官之縱非其情
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遠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
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舉朝莫不驚駭伏願 陛
下再頒 溫詔廣求直言不更奸謀影 聖德使彼知
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抑示懲於已往庶事
警將來且今官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
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
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喜其
意諒靜無隱者褒其直而弗責其非敢謀可採者獎其情
而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挫於衆口大率君子之
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
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憤無怨讎豈不目誤率爾狂
懇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老休戚義實相關隱隱設
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鑕歷盡愚衷

保治疏

陳善

一日奏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誠誠者誠學之功莫要
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亦好問好察之曰
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 經筵以勤 然臣竊恐

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
盡其願 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

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庶及搜求經史有疑輒問
務使 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
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

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 國家養士百年
于茲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

是可為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
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養病
翰林院脩撰羅倫編脩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

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
醇正所養元大巨願 陛下起李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

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章寄之書諫則賢才得用而
治效日臻矣

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廣治以庶從諫弗弗弗教業由
隆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絃口不言者以言官者有損斥
之弊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徵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

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
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悖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
無虛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

曰陶與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
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
隆貴與濫溢臣願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
自今有請建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
側則妖妄可絕
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聖駕出外經宿跡畧

漸貴

日者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回不知福幸何
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口籍籍使臣等
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天子出
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

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

法至為詳備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處從者何

人

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
幸意而往援援塵埃中萬一章馬蹶之虞奸盜竊發之
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天神協相未無
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棄
而坐陛下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還不
為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切天資英邁洞洞不

之事變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群小貢獻
希寵之徒倡引事端惑感聰聰陛下偶未深恩而遽從
之上累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專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
但事秘密非臣等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往端拱穆清以
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聖尊
早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秉持剛斷之德以
解臣民之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應詔封事疏畧

鄒智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且東南先芒
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
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積行臣官黜遠
左道根究浮濫裁抑冗員肅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
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無
遺誠宜其克享天心而壽星卿雲昭回乎齊漢之表矣
詎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
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
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與華所當
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
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聖旨路物論異然故陛下

餘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人所
言與之所當重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言八人
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
舉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與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
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衡門當自夫衡門始臣請述漢時源
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
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
欲弊之革不可得已君上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待已臣
知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上
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
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
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
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倉生此弊所當
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俸以絕
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
仕尚書王恕說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
寢大森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太疑世之所謂君子
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老開明朝政必爲之苛肅紀
綱必振風俗必導天下之賢必振拔而來天下之邪必望
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倉生此利所當舉者也臣願陛

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
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
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
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
宗嘗任陳俊卿劉黻矣一關於陳源甘井則不得以盡其
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掎角而玄宗之朝政不
經實似道丁大全與聶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
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
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
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

欽崇天道疏畧

大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
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
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
一二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
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而竊竊其進身之
術多由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朕薄矣主於議事之貴
又察察唯唯若不能然必和悅悅若不敢然甘於模稜

然伴食友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
滿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其疎懷奸
諛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臣夷簡竊然非力圖後効則
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左氣有重望則不次擢
之故能比敵契丹西臣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
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孰爲
真鍊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
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
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
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
懸悟爲美以應對提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
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述若鸚鵡間有以忠義激之
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
言出而禍隨隨之其誰吾聽鳴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
欲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沆之
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
或論對或非昔召對接之以溫顏缺之以厚語使得展盡
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

然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
王制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
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
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諂
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
新德顧劄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視其權他
如章懋之直虎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
或疎之於部屬或置之於霄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
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
下鑄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駿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
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
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愛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忌之也遠故其
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
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議
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誰能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舊
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過臺鼎非賢之干內侍之倚
外倚之爲將廣內倚之爲總樞人幾工倚之以作計度
淫巧法主佛千倚之以出入雲霧鎮國秉昌年倚之以

然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
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
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
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
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未
審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
之侍臣之進講也指其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
復研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
亦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
願陛下撥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
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則所
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
舉而已哉

應 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近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初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
臣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泣泣
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感激涕淚至然自初
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道宣者倍義
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

道甚遠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
今災起之憂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易明而
轉移之機極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夫災禍
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救何及臣上願天意下究人
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皆在今日陛下
欲圖理興化政茲易輟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
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古亂亡事理必然方
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生機者事苟巧實不情者
習多邀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聚以民生已困寇孽不
自兵馬弛憊財力益竭外僉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
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
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聖躬卑
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輦不得過謁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借
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用馬馳騁
之場不如廣展細術之上冀伏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議
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者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
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爲忌陛下尤宜早爲
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下得保首領義既不
失恩亦有終其不美乎夫國事繫於實臣大臣大臣願

臣謂大臣奉事宣使即此是作在深淵學率
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讀之辭上裁則制度不舉功
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富以我斷行貽千進無耻
天官有併爲龍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舊俊則名節明而仕
官無後嚴督庶官以戒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族富
之安不妄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大言荷
心而長進耳 陛下若以 聖躬大言荷
則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與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
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而道過極指極時事爲切
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
所相去遠甚故戒之後必有餘樂言亮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
務勤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矣九重
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
而而不爲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作
周文感于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効 陛下深惟感悟情
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南閩守成之
業亦何足取哉

遇災脩政疏客

曹麟

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茂地靈天怒不寧

陽弊剝之氣即在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 太祖高
帝創舉之前門重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竊者積陰
所成電於金陵門而 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
俠分明官人有序平由重疊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
信道不篤或譏夫倡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
狂夫發怒 祖宗根本陵寢之地宜宜有此大變乎浙江
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倉益起兵
戈之憂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
天監又奏白晝太白牛辰歲星守己臣愚以爲陰盛陽微
之兆官臣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譴異以感悟 聖衷
者豈不至哉況今胡虜奔衝備苗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
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慈愛
慈聖宋景壽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負草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昔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
在陰險雖脩省之詔屢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爲四
方不可慮而蕭牆之禍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
疾不可不治然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遵殷服素
撤樂器 諸學不倦永言孝思宸極好求直言簡輟臣擇
近知時天之意急兵戍之誅如是則庶幾其可矣

如金石使謫官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
為馬指馬為鷩人亦不復敢言之矣曾子玉居門達於
朝里 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
奸慝隱伏奸宄狡循之徒何由得聞其情狀乎臣伏觀
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定養他人之子鬪鬪火
者更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即古時內刑之意所以重絕
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寵貴立致放鴿子
知錫滅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而寵者未可勝數
大有疾而大治世所羞尤無疾乎有罪而寵兩王不忍先
罰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
或乘鈞衡或參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家主上以自恣
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
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實
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倣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
固附處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為上天示戒災異屢出
有皆由於此輩夫國家養賢將以為用也內官內使以攝
除為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 天子端拱
於上臣僚奔走於下是也今 陛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
臣則刑人不近竟託言而股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 祖宗成法政事俱回 淵衷裁去親近儒臣

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牢門傳令不得干預 國政
批罷 王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
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 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
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違縱容者如此嚴
人不戢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甘涼以及大
同宣府西北一帶騎馬慶生邊報旦至肅靖關前哨官進
官實覷中國其小王子吃甲思蘭哈爾等頗為惡毒非
續緣邊總見數千餘里萬一亟國相依倚角為害甚非
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為之計臣恐臨時空無及臣聞鄰
近軍民慣見邊賊形狀亦習知所為心胆既大心無退怯
乞 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
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充者一如合
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為什伍隨操有警
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
之議者勸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
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為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勞
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備何所
不給又況京營軍馬素不曾戰長其驕勢而不敵前馬
雖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和柔邊人給與馬匹
等項以資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驕驕入兵不得已而計

北之師京營止宜挑選精猛官軍令老練總管統之以往
下處縣幾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
盡水旱相承家無餘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與田拆屋賣
房等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壯者相聚爲
盜矣乞 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弱貧
難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報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
得戶部收貯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十萬兩古
人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
用誠可懼也買值云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何以相
恤卒然遇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饒正今日之謂矣
乞 勅該部查算並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
各處倉庫賊前并積年未克吏與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
兩請 勅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過年拖欠錢糧星夜催
解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
未儘解到腹程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口外解運前去務足
三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
夫以食足兵強固可殄滅殘虐而範取之道要在將帥得
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在公論欽宜臣又訪得降
級總兵計寧勇而有謀積績連事伏乞 皇上聖鑒前過

聖明備文錄

北一

奉 勅陳言疏

郭緯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縣火 勅諭文武
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
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
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
失所然竊上與上天眷懷速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
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
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慶 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爲子
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比
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
艱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
需無藝搭越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

四庫全書

三

相繼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將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養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肯農虞廢棄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未皮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督吏橫征本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載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料派動至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飲鈔通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

鹽運司詳請大案卷二

三十一

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以進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役徒誑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破

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訴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炎暑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從之處房屋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未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者也貪官污吏滿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定其入養治之計誅求賁取至無限晉州縣官吏應答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爲承應及其遠也即加譴毀以爲不肯辦事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懼利下如上有同交易貪污風成恬不爲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謫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屬人民飢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簞糲子以爲食西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沛道路賣妻鬻女以求苟活民窮財罄如此而猶役不休征歛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數萬餘人口食糜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耕種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蠹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

鹽運司詳請大案卷二

三十一

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統管役將行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任科掣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朝廷嚴令天下有司纖段足鑄銅錢還內官貴姓外蕃及西北買馬牧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耗費中國庫藏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有禁令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下散與人民蓋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使鬻賣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計今遠旦胡人入中國賜以鞍馬奇矢居至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覷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亦與豈肯肯主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不以不察也今直使之來朝之後即遣還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至生員乞乞卑丁侍養因而使羅崇亮輩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帝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回不行分理一舉盡釋之矣此

皆有虧治體難以告訓將來至於官商兩利之理亦宜思之無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司獄官於罪有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宜重加洗使之自當爲京官者則降出于外勿違舊職除科賦一切征歛科需不急之務悉之停罷飭集之民則今所在有司發南藏寶或官廩不敷則勒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今皆廢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必先脩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耻思樂善子孫相承益敷息而無爭奪變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而附不爲他國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外人細思有以說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拘禁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實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

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亦可以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官金
縣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
災虐害之政則災多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修錫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 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彌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牛禦之臣則公其脩繕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養於無為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復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虞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後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悚懼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吳祿

臣愚伏聞本年正月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懼憂虞之至以 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燬壞其為災變未有若是之大者臣嘗考之往史災變不重主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意商人君脩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以實則一誠感格可以轉災為祥若徒虛文則反為災天而適激其怒恐將來之變更有臣下所不忍言者恭聞 陛下果能祗畏天

變悔悟方切頒脩省之令下求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災消變之道其盛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遵逢欽承德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言戒格 九廟者有言孝奉 兩宮者有言早朝晏罷者有言 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 皇儲者有言疏遠義子者有言接儒臣以講治道者有言出省僧以屏紀異端者有言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以謹外防者凡此皆今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出此數者而諸臣一一為 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陛下當此憂勤惕勵之餘正處仁遷義之日 聖德之所

以隆替世道之所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得失其機端在於此正宜過災而懼痛加脩省既往者之莫及與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凡諸臣忠言激論即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庶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彌矣夫何脩省之令雖頒而脩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除戒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外竊聞視朝尚至日昃而遲日之免尚復如舊也講筵尚未也燕而通宵之戲尚復如昨也 皇儲尚未聞建也義子尚未聞遠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中市尚未聞禁革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

人言不足卸平抑亦諸臣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不
以動 聖聽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加上之疏節奉

前古早朝深居朕自處治選等項已言成規邊兵只照
前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動光蓋 陛下不欲
聞諸臣逆鱗之言而有此一肯權應之旨至所謂常理舊
制則臣未敢以為然也夫開墾乃市井之事於有識見之
士尚未肯為兒於萬乘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
普僧乃夷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元於大禁之
內而曰 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操之於前僧官之令似
乎有背求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
欲挽回天意如此而欲消彌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為
陛下言之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
格 九廟也孝奉 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選
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市也遠邊兵
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者而別
求所謂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

條政齋災疏畧

范球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
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
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何

以之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亦
忠允義代不乏人而昔君每加焚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失
可者難以容暴我 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
有薄罪刑獄乃其餘事 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
以名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虛序俯
邊幅極進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
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青鯁
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肯舉實果輕有如釋之一斥而夫
者乎事佛果侈有如歸愈之諛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
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

登明閣奏文疏畧

王六

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於胥吏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
亦將如是而默然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
漸靡至此可謂太息臣請 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
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
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平允足
以酬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
之聖是舉裴度之賢亦為今之棄人夫夫既因言選官必
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
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徒設
然選用既精而直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

稍侵權貴輕則善變之加重則狂行之入甚者遂請返荒
寬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矣我之能好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證明我之能惡諫者之溺泄彰我
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威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
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資於採納如此則賢如此納
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惡惡不去忠
賢不進刑賞不消與錯不八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
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數於市曹以正今日妄上之罪

一復者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異刑尚有老成人言
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

金明雜錄卷之三

四十九

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族之屬事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
留非特專寵者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吏部尚書李
乘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等領高明李侃歷仕年久
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
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觀其狀猷施果超出於流輩果無
愧於古人但聞其 命下之日趣裝即歸豈不顧惜將捐
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不意於乘翰有厚顏於鍾鼎惟
念子孫之計殊愆差惡之心之病侵尋強目支持乞哀權
肯冀後客留省事雖應歸光仁官同肯留從末即棄斯土
林仰冀時論攸歸名下必無虛上之誅王孟其時代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
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
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 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過事情以防壘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如綸其出如緯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
有耳畢聞可以箴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
臣同心翊贊戒救之言權崇法度之施使其闕而不傳則
苦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
我 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姦
諛無從為計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違遏

金明雜錄卷之三

四十一

情亦決洽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
得以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群下瞶瞶瘡痍面
牆而立實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四方
是非獨蔽於目前若以為抄謄旁人則各官自有捧牘執
輪之徒未嘗言己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 朝廷必無
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由
將恐小人乘此為離蔽之計肆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
上之聰明其愚亦非小也臣請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
聽各衙門官更於午門前五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公
至正之道不為瑣屑較計之私事既無壘情亦復通誠裨

聯化理之一端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庶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即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嫌莫若乎今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將正或三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吏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雖往有司者必催辦錢穀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府州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官先其窮選之速選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受一奉十拾獲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成之撫字輕不爲公署重其於吏選每三年新觀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三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全其去取進退每徇於方面所止之一言其間善於奉承者貪墨甚爲公清最爲廉潔不忍失於阿附者髮髯微白即日爲老疾錢穀少者遂排爲罷軟部院既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重舊吏辦主石俱弊矣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苛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能以教養斯民

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卧治人非聖賢守長可用甲以累而黜代甲者復毒益滋乙以蓋而免繼乙者能鍾尤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 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素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傳防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獲旌之恐後若民竊盜聚賭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循良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靈之職嚴賊盜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尚寬仁政從簡易闕言路以通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面之寄夙夜戰兢思無稍懈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自檢學本迂疎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垂採擇庶稍消淺竊惟京邊之所需者草束也然徵收之費多出民間洪武年間每糧一石五斗該草一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斗一束

已倍其徵又多撥京場交納緣草東高秋動如山積
莫能遠運而里役徵收只得佳折布絹等物赴京附近州
縣買納名為輕賣實則重歛及至收買或遇旱草少價
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復遠重徵多致通負有司受
遲誤之罪里役徭挾併之苦積歲不究惟冀蠲免民艱若
此深可憂也及照山東民納草東鹽糧相向伏乞於河間
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立馬房草場等處牧養馬
匹量存 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
送二處又於武驤左營 日衛分撥官軍以為牧養量撥草
東料草河南於大名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為民便
至若北京儲積運實重而水利為急然有未嘗至其地
審其勢但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
如金龍口接黃河水建堤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永泰年
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能運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軍夫
勞役未有寧息蓋以歲時荒歉流徙相疊今欲以此大工
未免一舉動致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沙泥深陷難以開
深黃河水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先遭運河內落處尤在
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通矣乞將所用
軍夫只於見在數內撥取此外邊戶暫為蠲息則斯民可
少甦矣然貧民固所當恤而富民亦所當求樂年間嘗

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等處等府起取富戶發順天府
大興宛平二縣定安縣二關住坐富家其有在逃物故
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於科差之
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污濁為弊多端在逃者各隱
不解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報而多方買放以致富
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 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止終本身勾詳此等人犯到衛
不係勾丁未充軍役人數實緣網住官有之捏故脫免者
有之虛備軍伍不得實用乞 勅法司將例該充軍人犯
有係官吏及親長大戶堪充富戶者連累房家小起發安
定德勝二關終身充富戶辦納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當
依例發還其原食富戶先今病故者悉免食補庶為民便
至於商稅雖為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為之禁
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尤為路費所
在如張家莊宣課司關稅亦不為過但巡欄生事或徇私
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
箱籠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鈔者有之或因而
被盜失所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
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廣濟橋亦然今後至文明等
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稅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為困乎乞

定施行凡與販商貨物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不得攔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亦庶乎未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爲古者闢市議而不征非聖朝所宜有也

陳言疏

美宗

臣家先帝拔擢得罪言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言政無一言上答國恩尸祿曠官愛漸切至盡心補過夙夜不寧不幸先帝棄養萬國蒙恩遠聞皇上留發尊極又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快慰以思見遂以復召用知梁芳陳嘉常與奸邪謀事俱各斥逐李致者等左道

金明聖宗本紀卷三

四十五

管收罪不容誅皆謂成遠方施欽等醫藥肅清班皆刑掌官職又禁養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毒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皇上威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贊聖明

一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開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蔽奸宄不生禍亂

不作若君皇諫臣杜二則奸邪志家蔽聰明養成禍患以表天下故大德告嗣即位之初先明四日達四聰高宗宅憂亮陰之後傳說告以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撥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伏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往往被撻殿庭或貶斥邊荒天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豈肯違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爲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任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遂加斥逐聞者駭傷臣謂此宋非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明主何爲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指人口也伏望皇上鑒覆甯水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愷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對章進呈大事面諭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聚眾對經筵講官不肯允宜咨訪則

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悚庶政允釐矣

一辯邪正夫國家治道不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屏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不昔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觀皇上即位未久水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其其數輩中外目為邪黨戶祿曠官曾無寸補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誅亦當罷其政柄放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

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德高深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錫綸修張元預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景金事章懋許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鐸子大節給事中王徽王鏊蕭羅賢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貞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亨廣龍驤勇義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陳恩雖稱官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著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悉撫直諫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

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太祖高皇帝命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性者陛下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斯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陛下遠稽近上選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主繫銜日侍齋室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愈健好學皆得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求天下之是也通者陛下詔聖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不定國是而以今平已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已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擢天地無私之德廣天地文泰之情列內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華廣詩聰明

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
之衆皆以爲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衆皆以爲不賢而後
退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一人苟有罪不以貴近
而不罰協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大和則人心悅而天意
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備天下之治亂道者陛下下
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
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陛下稍加釐正蓋以示
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從以故各官畏
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盛德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令聖心

金明遺事卷三

三十一

致蒙謫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
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相府之易則愈
加作典賞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
不銳意取旨自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關無人不畏而
察蔽之患絕朝廷之勢尊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
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陛下起用言官極諫
之臣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聖德雖充軍爲民
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爲德文既久陛下亦必推是心
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而遠在邊
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陛下又莫不

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情可達是前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爲甚切則其言爲獨苦且情爲
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也况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
婦惟恐不獲肯獨不念於此哉代惟推大率以及人本
情而爲治推無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軍者發回
爲民爲民者冠帶關住人望所係肯酌而用之使各遂臣
子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
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平九牧莫保
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陛下詔置冗官山谷愚民亦
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鎮

金明遺事卷三

三十一

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
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
倉市船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陛下總攬權綱深
念衆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
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兄安
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省者軍糧則扣
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鵷鷺附群姦分枝四出
麥輒有司益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陛下獨斷不
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船
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陛下仁惠之治佳時河南

川陝之民一遇饑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公矣 陛下發大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 惟各鈔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爲可 患也然又恐有限之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 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實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 分魚利其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益利其急又苦於各 衙門之禁革故每益一斤直銀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 錢糧猶且停免而此等侵奪民利至此不亦有損於 聖 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爲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 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斥已形之患固 所當舉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 國家之患在西北 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 非非游惰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衆則輸錢之苦而 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伎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 臣願 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 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曹粉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 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今赴官防牛事 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庫其 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機案 切身則養亂待豈萬一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矣此

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 之民廣召博募選其豪勇訓練於弓馬者使抵充民壯 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今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 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 饑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 力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憂而西北之勢固 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 陛下勅令各官備舉職 臣竊以職者一之者其如農事而已故漢置八政食貨爲 先周置農桑爲最久此明驗也我 國家設官田使又 添設勸墾之官水利食事等官若之總綱一責於郡縣 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其鄙 言事者諂其子以致出政不脩而生民之困蔽至於今極 矣變而通之此其首也 臣願 陛下詔農官各布政司 額內專任安政總管如農無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 各以勸農爲衙門有方備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 易於是久任之選焉 聖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 簡之郡守缺臺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 則久任者安於國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 詔有司 諱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移盡地力應倍格者次第保明 申奏量寬推恩其不能者申明 國初事例刑罰如此則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戒不虞以保聖躬

孫應

駕幸大報恩寺脩齋數日不闢入城區區惶惶之

十六日晚旋蹕行宮惟憚間息又傳聞皇上仍欲臨幸

諸處臣備員六科諫諍職也又惡言而終默默哉誠

以齋醮之事非帝王所宜層層致之居非帝王所宜處况

意外之患尤不可以不防言者寧寧誠行大學士

士奇諫曰陛下尊居九重慈寧聖體微公幽隱萬一

有免夫怨卒竊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果獲至一盜乃嘗

結約候車駕之王泉寺作亂者宜廟乃歎曰士奇言

不虛自是不復微行夫姦謀叵測在宜廟太平之昔尚

不不免况今以震濤大亂之後師旅擾攘之肯顧不可以

及此乎且舍大內不居而御某所已非防微杜漸

適又可舍督府而歷萬僧寺及諸處耶此非獨臣之所

憂父雖閭巷小民亦無不憂之也伏願皇上軫垂堂之

憂念危重之威端處行宮無事輕出以受臣下之朝以

俾侍從之獻如此則宗祖幸甚天下幸甚

乞罷齋醮違音

張

乞罷齋醮違音

張

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今僧道建設齋醮此固皇上

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

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慈祉則

心誠道得允令眷眷而禮部尚書魏學濂等乃於各衙門飲

會財物收辦莊香約以至則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手

業彼者焉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

願其福也則當勤以修德善頌其壽也則當勤以去惡懲

顯天一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

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

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承天命者今乃不能盡

所當為徒以辦香入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

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

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

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之害仁義故辭而

闕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國之人靡然相

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聖聖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

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英宗廟皇

帝當徵臣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

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

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風先帝之本心

也因循至今實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偏強與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務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以古昔聖賢正當道之心鑑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勅諭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燈香於寺觀處可以扶名教正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畧

黃瓚

竊以重斂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並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第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糧鈔管關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內外來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較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事重亦多而非一人之所能事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勢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其官一也官多則供應寔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猶缺於用其宜省二也屋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其守總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按賬者繁僕御騎從相望於途而騁過衙門日不暇給其宜省四也十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百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石用銀八九十兩而往繁官而死歿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南通江淮西巨驛魏宮使使往來之費固費日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路五六而富商大賈苦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遷貿易之所日見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宜省者七也況山東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復求於他狼俱不支無可爲謀矣其因果何所止乎夫民之困也政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爲盜不可得也爲盜不已欲其不相率而爲亂亦不可得也臣惟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迫糶將幾萬民流移動至千百近者曠賊繼竊於淄青魯馬之徒復

以爲於賓諸臣以欲爲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爲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則去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

永保天命疏

王恕

邇聞刑部王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過直冒干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蔽爲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當以林俊等爲戒植盡全身今時死而後復生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爲遊說也實爲國家天下言之耳况今之晉外而遙隨路屬跳梁軍士暴虐而靡懈羣荒尤甚民饑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調謀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肯綮何與土木之工爲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

聖訓錄卷之三

五十一

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于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小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後建佛法之居於王城之側遷徙人民數

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蓋安土重遷人之性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心安得平帑藏之費所以備丘荒也今以爲建佛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獨林俊言之是能盡忠於陛下而不爲身家計也人言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蔽言之者今言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倘有讒佞之害政奸邪之誤國誰侵言之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陛下收雷霆之怒解嚴密之網使林俊之軀慰天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四夷向化皇圖以之而鞏固天命以之而永保矣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鍔

臣伏見王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奉御史湯鴻任儀美給劉選繆樞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於外臣前處遠不知朝廷之上以爲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爲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遠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依棄豈而不惜豈有由也然臣正

宗社後猶不足以言其本然也。又無言其
以將遠去思見。陛下而無出是故一著在直以附傳言
之義行古之道也。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臣近日伏聞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奏題本開坐軍容安
寧二局添設管軍內官上請 裁減舊奉行 詔書內事
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及今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間來
着臣愚以爲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 明詔既
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
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着王者承天號令明知日月信如四
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
不移况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 詔書頒示天
下官據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逾三
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
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
非出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
官濫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
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援以 天子私臣勢可
以彼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尤
大此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

卷之三

六十一

自來矣。先帝修德禪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
崩逝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
王繼文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美之稱
爲達孝且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陛下承之 先
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
已爲之事承 先帝未行之志自有 祖宗之法度則內
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守官禁服御之需未嘗干
預 朝廷之政且載 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 陛下舍
此不查而今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 英宗皇帝
英廟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 祖宗法度添設中
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等奸臣肆行不軌 聖澤蒙塵懷
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監而不
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 二命既下大臣妻孥承順不暇
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
失於不信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
或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
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議其重而與友之可也及之
力也誠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爲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誠
之不早及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常讀史至唐天寶之
亂朱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首禍初未形無

卷之三

六十一

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懷讓而樂
宴安臣奸貪而事豪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
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
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
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
必謹攝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尚節
儉治比成康曹山猶以過秦爲誦賈誼爲之痛哭仁宗恭
儉仁恕君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爲比蘇軾爲之深悲二
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爲過而嘉納之卒隆平之利成英詔
之名凡此皆君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相得上下交脩以
成治安之明驗也况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而
自陛下即位以來陰雨凄凄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
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爲男陰爲女陽爲君子陰
爲小人陽爲中國陰爲夷狄陽爲發生陰爲肅殺陽爲慶
賞陰爲刑戮陽爲和悅陰爲悲慘故天之道晴日恒多陰
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及常必
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十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
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危於無形禍亂生於
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臣困於下目擊心惟當不寧

卷之三

五

處必也戰兢惕厲屬僚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
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泰誠
有望於陛下與失法家拂士也陛下春秋方茂初試
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僅命于外側聞先
帝官軍晏駕之時親屬輔臣之手而託以陛下今少師
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
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
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之使殿與之講論
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弊群臣章疏必躬省覽
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
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况
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民志乎臣願陛
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尼於近昵詔
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續成先帝之志光復
祖宗之舊別督憲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
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爲之君垂萬
世永無疆之緒然後陛下爲不負先帝所託此微臣
輸大馬之忠而圖報稱於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
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
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後貴

卷之三

五

格轉選可致當貴顯乃不避已諸瘡蛇頭般處尾尾然若搬山之蟻撲燈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願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 堂上三員上為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官顯欲自處漢唐宋之下臣實耻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千刑惟欲博 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忘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為孔孟之徒所原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習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大馬之忠以國新報者此也臣臨楮不勝憤激戰兢惕厲之至

卷之三

六十一

急除姦惡以安 宗社以謝天下人心疏 孫懋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為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邀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切照都督朱彬本以嚴維之官而為懷陰邪之念自竊進用以後專事從神導非或游行馳驅意欲貨利凡可以盡歡 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近年間陛下聖德為彬所累者多矣况優倍寵恩愈肆無忌乃於去年又導 陛下幸南海子再幸功德寺又再幸昌平等處加以漸遠日以漸久游樂無節輕發 至尊流四海

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輪奏竊恐言未竟臣已獲罪敗心易慮自為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 陛下自庇蔽之事 聖駕出居席廟入無大臣一人保護置 陛下于然獨處於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於我 朝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 聖駕既臨京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賊深入應州等處臨之交戰六日六夜使官軍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杳集幾何不貽往哉然昔王振之挾 英廟猶以胡虜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 陛下不知何所為哉是誠 禁氣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於振也且 聖駕在外數月萬機叢委 兩宮遙奉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蜂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 皇天眷命之有歸 朝廷法度之具在 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 陛下之罪人實 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為 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諺者嘗曰客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為巧言以為行止自白 陛下故問 聖聽夫 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茲何可謂之問他幸而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邪在 陛下之臣亦多

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焉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人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爲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苞藏禍心爾彬之罪固有不可得而逃矣陛下於此宜亦不欲後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官當此權姦稔惡之秋正憂國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歎禍亂已成噫臍何及臣之罪則又浮於彬矣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爲陛下言之且當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舉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慎勿姑息大哉皇言所以爲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勅錦衣衛將朱彬等送法司按鞠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爲姦惡之戒仍乞陛下自今伊始端居九重親理萬幾無事輕出以重過舉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初政第二劄

霍韶

臣聞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數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爲非非也大臣惟擇大主刑獄錢穀而已言大臣知刑獄然獄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規風化矣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賢

霍韶奏文錄卷三

一七三

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家有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庸夫昔也所費所出下有倍於昔者千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難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興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乎官

霍韶奏文錄卷三

一七四

添辟冗政紛多門盡有以處之乎次召兵部問之曰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雜象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冗愈極糧食無措益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祖宗朝天下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宗藩內宦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益有以處之乎次召工

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
上所需幾何各監局所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
何茶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
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蓋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
決大辟幾何情實著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昔者
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椎冤死不有萬於此者乎民無
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冤國本攸係豈有以處之乎是故
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天千金之家一人
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爲二百金之
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
然二百金之家限以圖存其不整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爲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
費不立整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爲二百
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爲千金之家也存乎人
者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 祖
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千
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戡獲也軍士猶夫守家

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
宗之舊猶辨窮終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未流之患以適夫
未流之制奈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
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
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夫
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
之猶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廢業一年乃亮有濟夫今不圖
後無及矣今繼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六部
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儆節之思自不能
已矣內臣數歲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
夫目前之急國家得宏久大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亦能日慎一日心由此正繁由此寧天理常存邪佞
退聽克已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勤致
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功之盛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

保治下

詩法對

楊士奇

永樂七年贊書王汝玉每目於文華後殿道詠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是爲尚矣後來如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雲龍辭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向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嫖意於文事則無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詞不足爲也詔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所重不在作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待其餘事於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殿下文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詔初即位事宜草

楊士奇

伏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在朝

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將今合行事宜開具謹題請

旨

今皇上即位之初必須整軍政以壯國威宜敕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各官操練提督以備非常并敕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謹守備遇寇生發相機剿擒

南京雖有內官監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彼備禦然係國家根本之地今常特賜勅諭使之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心更宜老成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臣切見南京戶部尚書黃福

不盡忠實

老成忠直敢請勅令黃福就彼參贊軍務仍勅王

貴通李隆等凡一應軍務俱與黃福計議俾當然後施行庶幾根本堅固事無疎失并勅南京內外衙門今後非奉勅旨不許擅自差人出擾害軍民

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吳亮在彼提督漕運并鎮守合無行頒勅諭令其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去年旱災人民缺乏無藉之徒嘯聚爲非不可不防合無分委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妥取回京用

南京直隸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隸徑抵南京沿河等處
屢有強盜出沒殺傷人命劫掠財物此等兇徒積久則
勢盛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合無 勅襄城伯李隆
等銓委的當廉幹頭目并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
合無 勅差錦衣衛指揮劉源馬順及公正御史分領
的當官校緝捕務要盜賊等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內外見有強盜搶劫合無 勅錦衣衛及五城
兵馬司嚴督官校五兵分巡地方嚴加緝捕但各地方
今後人民有被搶劫者請將所報

一陝西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開平各處各執軍馬操

備今瓦剌強寇恐此寇侵邊欲請 勅諭邊將及守
邊頭目凡缺馬之處許於本處行太僕寺及苑馬寺關
用仍開數案 聞其西營等處進 貢馬匹除上等好
馬令進來京中等下等馬悉留邊上給軍騎操亦具
數付進貢之人奏 聞以憑給與馬價

一瓦剌之寇既滅阿魯台其勢力盛至三四月草青之時
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陝西見調在京操備官軍合無
今兵部同英國公等一同計議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
賊寇以便調用如馬軍無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
操

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聞總兵官黔國
公沐歲年老多疾其第都督同知沐昂見雲南都司
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特輔黔國公撫綏邊夷鎮靖邊境

一陝西臨洮都督會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目本官
去年朝 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撫綏夷人謹守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在假公營私挾制官府欺騙平人
瞞昧 朝廷如比先薦養兄及養庶人謀反行事官校
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賈

免却將有讐爭及冤抑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時
恐禍及已但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之分辯只將
打招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亦量
減校尉庶使平人少冤

一官員冗濫廉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官員合
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縣及鹽運司行太僕寺苑
馬寺今草稅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
察但有廉勤愛民者在甯老病聞章貪酷者起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員缺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除授前去
盡心輔導庶得各王遵守禮法

一近蒙 恩詔寬恤軍民其在京內外衙門正當上體

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頒 勅令內外各衙

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 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虛費錢糧無益於事合無

量留供應外其餘放回原籍與民一體當金

題放言官以光聖德

儲曜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洋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
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
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江外而軍民莫不私屬竊嘆以
為龐洋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

可惜者 皇上之威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

有所損爾仰惟 聖明自達聰用言聽諫狂

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

古帝王所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反因其言事

一有不當舉六科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洋等有以自取

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

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

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 皇上惜也且洋等建言亦其職

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 詞失於婉曲然原其

心蓋仰賴 聖明在上素有以聽

言是以隨事納忠

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

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

言官必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 謬者

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人

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予以扶

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

氣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

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

世厚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洋等下獄科道一空辦事

置印臺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

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忠慮

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

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

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

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噴實深恐人懷戰懼豈其更言

貞觀六年陝縣丞黃甫德奏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

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

心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

今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竊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

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

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

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賈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

將懷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今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

今空言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初引過命弋謙仍稱朝奉今百官言毋以謙爲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

是二所當祖述意重者也今寵洋等不職事體縶綬下儆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觀天地之量寬宥定之威沛

洪熙朝不日而赦之則豈惟洋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

向者六十一之三十六萬萬姓之興莫不歌詠聖德惟祈交

追隨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

章之美其可以二休祖宗而自觀之治有不足言者

然

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

親政篇

王荃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

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下一體所以爲泰

上之情達而不得下敷下之情達而不得上達雖有

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

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

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

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當朝於奉天門

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堂陸陸威儀赫奕御史糾儀

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待視之謝恩見辭端

端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

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而無由言也愚以爲欲

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

外爲外朝謂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

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

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

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

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皆

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制

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朝堂則坐而視朝蓋古之視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太慶殿賜宴別於宸殿或集英殿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充宰執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嘉慶基承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解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宥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諍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還法聖祖近法孝宗裁剝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等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大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兄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瞭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無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劉大夏言行錄

公爲兵部郎中時中官用事獻取安南策以中旨索衆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使者家數被撻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言尚書余公子俊沮之遂寢寢朝鮮使者爲建州廣邀劫請改貢途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路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也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鳴綠江抵前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變後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其生見公以爲異謂辭謝之然猶迫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爲福遷奉政奉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空乏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謀于鎮巡首選衛所宣政官而擢其尤者督糧水寨兵造器械

若干艘緩急異用算會計儲立收支法募設一館以察之
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皆以公
以戶侍 簡命經畫總行周司徒經謂公曰上上草半
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副取
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遠
侯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曰多講究遂得其要一
日揭榜通衢云其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畿
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糴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
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有方
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
續運至自公此法既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
即欲收糴無處得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
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壬戌陞兵部尚書
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謙謀出兵圖之密言
于 上乃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金仗 朝
廷威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
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太宗令將領兵遠有不逮且
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
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循似得策 上

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
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
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還糧江
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備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
窮 上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問策公對
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
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
奏入 上可遂 勅京營都指揮戴繼任其事乃有造
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在外可到必此曹
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及修 清寧宮有 旨下兵
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
利而爲此也即上 旨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
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工爲事李意
減去人夫即謂言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
也近日劉某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過旨勉勵尚辭之未
已若切責責下彼將以不職回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
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
公所減之數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畿甸四五月無雨公
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 開具弊端公陳十事

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於私役
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
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
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冬處鎮守太監貪婪八
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干勢要十曰蔡
德彰直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公爲兵部尚書
蔡德彰公爲左都御史 孝廟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
治己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
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開朝親日文官避嫌有附戶
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役有以賄賂過也
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也
快懷懷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自還文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
登門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 先朝李汝省
可爲奏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收有私私害物者比
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科
舉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
之可否付之府部內各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
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孝
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

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
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
學士劉健當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
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
奏事公至跪 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
避數文地俟奏畢復來侍 駕一日公對公事畢欲起
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
與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
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
上天性聰明某與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
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其省有與老
大賄賂跡跡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
然何敢蔽賢也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人
之違者 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
繼有 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事若何公頓首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
德無天之德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閣處晚且語言三長
然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錢開左右當作何處
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召錦衣衛提以釋之朕前知此輩
言欲得旨下便令重責以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朕前

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除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
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竟舜之仁也刑
部尚書閔珪獄重獄件 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
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
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
爲天子臯陶爲士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
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
刑部所擬無改光祿寺之設供養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
吏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
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實已不足用
乃責令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買累市井賒借弘治辛
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益起因以前事執
奏曰光祿日辦阜而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
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跡上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
民乃駐後光祿卿艾瑛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寺銀八十
餘萬言稱仁人之言其利博此之謂歟弘治甲子北邊總
兵官缺有云某者求類近戚以情干于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邪諸
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 旨傳奉尚

書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受一帖子公啓觀之乃硃
書其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既命兵部推舉只
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
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復劾
取回他日公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既事
矣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
不聽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
貴近左右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麟
衣元寶之賜迥出諸大臣之上 賜語有麻廟英資湖湘
間氣之褒乙丑五月 孝廟寢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
在兵部議章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有
官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 今上將
及攝太監竇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
夏建白遂允特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
害公者倡言云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璫因潘南曹
著毛德兵說欲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
校悉公千戶遷某至憲知公貧難以酒器爲贖從堅部不
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案者教公行賂爲求生計公
曰如此而死惟累一身種貧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朝堂屠左都御史矯曰檢律劉
尚書無死罪瑄曰克軍罪亦無罪法司比附字無有撫取
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克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
以公出獄為喜買驢置車故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
受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第泣士女攜佳餚
進果食亦有焚香齋禱公生還者已巳四月到配所即
買地為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子以待公曰吾仕
宦目不能為子孫乞得一官今克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
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雷殺天寧夏直隸叛亂肆
赦天下公得釋歸八月瑾誅後公原官致仕公之為人
明談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寬直不阿如汲
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為是固
先民之道就也

章綸碑錄

尹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
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南宮跡隔嫌隙滋明災異存泰人心
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司郎中特陳修德弭
災十二事一長天戒二任癸理三養 聖躬四節幸御五
務儉六勤諭政七敦崇義八恤實九重名爵十章巡
撫十一擢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

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後臣不可侮厥福後宮
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甚者裁別謂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
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文冊封為臣子是
天下之父也 主以 天位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
下之至尊也如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羣臣朝見于
延安門以敘尊卑之道而又復舊 皇居于中宮以正天
下之母儀後舊 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
倫義為而和氣克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願上忤 旨下
公歸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 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
完膚瘡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
行進之懼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
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言請復 儲伏于 闕庭
因命杖公與同杖至百公幾絕復懸禁錮愈嚴了無懟悔
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官首錄公忠出
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楊士奇傳錄

王直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為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
解纒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八處其

客落陞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權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修其職饒州朱季友歎所著書斥瀛洛關閭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僞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攢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悞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不悞足矣 上曰諺先賢毀正道治之何拘常例也遣行人押至友還饒州會布政使司及府縣等官與其鄉士人明論其罪而答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

不盡悉燬其所著書

十九

除惡不可不盡悉燬其所著書是六年冬以巡行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詩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嵩私與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拿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 國家大體當用詩言 上喜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由敗事由是益厚禮於公明年 車駕巡行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皇太子監國黃淮與公職轉運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 車駕久其所行果何如公以孝敬對 上使言其言對曰凡有事 宗廟祭物祭畢皆親閱去年將時享時氣作書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違祭左右請遣代

不盡悉燬其所著書

二十

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于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且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官力抹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上留皇太子滿蒙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 皇太子孫往迎 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浮議籍籍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 皇太孫前行啓曰出外有封章自事非即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皇太子有所與以

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今問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輿即進納 上即取付 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女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 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遂備請臺臣明且釋服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此創蓋洪武中有 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縉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速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參義兼取二說明且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且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豈忍易主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掌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觀官領之少薊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貳官領老馬餘領多寡有差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間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言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費與民間豈肯肯言之乎三月日復奏曰公行此今天下賢者誰復肯肯

蓋虧損十馬必責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何爲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文言六部已督朝觀官領馬所領多士驕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於道路臣恐將來速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今之失非小 上曰偶忘之言當即批出不與也午刻 上御思審門召公論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言策畫皆念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言馬不便 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今有不便惟容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實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弋謙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至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以衆言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知故公文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公諱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愕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

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葉珠
崖前史爲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慨此
事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書遂英公文方回
及邵平請今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使察舉務取廉公
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
併坐學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
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
愚不通請今六部都察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庶民中有
文學才行卓然出眾智謀才勇精於武武者亦且察舉唐
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選用

【金明縣志文錄卷四】

三十一

上曰舜舜餘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
餘犯者十第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時有言方宦官及府
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
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
年以前舊意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
二非不盡錄公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
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祖
宗諸君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

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
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
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
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
允即不得除授因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
保造爲謗語專欲廢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
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
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
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 四朝大恩慚無

【金明縣志文錄卷四】

三十二

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
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議公處心公正論事必
當大體常決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權譖毀而非辜者必
盡誠爲之伸解有忠貪邪不佞者必正言其不可用 三
朝文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賢每語同列曰天下
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
厚薄皆當從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
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諷與不
識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謗愈夥不恤
也

楊榮傳錄

王直

公幼聰悟絕倫喜讀書講說當時太奇之事大父母父
母盡孝敬處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
志朝之公卿大臣道達安者皆重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
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爲編修 太宗卽位選儒臣六七十
人內閣典辭命而公在焉陞修撰尋陞侍讀古今列女
傳 仁宗皇帝正儲位以公爲諭德兼侍讀 太宗嘉其
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
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之三品服 上恢弘遠畧
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
畫皆稱 旨且言其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 上
悅永樂七年嘗從 幸北京適聞母喪奪情以行時何福
守甘肅言虜酋上花等率衆來趨 詔公與福議所以處
之者既還又 命持節至軍封福爲寧遠侯且命過寧夏
與寧夏侯陳懋勉邊務賜奏便宜十事 上嘉納之從征
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
之虞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題而度價粟賴以全
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
將爲邊患 勅豐城侯李彬討之令公往經畧時草枯水
涸士馬不可動公遽奏小醜無能爲不足以動大軍遂止

而疾者亦復屢附寧夏報虜入寇 上以問公公對曰寧
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
之政和有寇二千餘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
衣食剽掠求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爲莫若招撫便從
之果順服 太宗屢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
之決機發策亦使參預眷待與公侯等 上嘗語公曰東
宮歷事久開於政務朕恐悉以軍國事委之何如公對曰
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車駕還
至臨水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 上崩公
與左右中貴人奉欽如禮以去京尚遠戒勿發喪整軍旅
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 太行遺命
仁宗卽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計議修素行之 仁
宗崩 宣宗爲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
德州由是益任公亦益盡力高廟及公力贊親征及累
出巡邊公皆從 今上卽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
有大事衆取決焉 累朝眷遇恩賜之隆則後不可計雖
元勳世戚不過也公祗事 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
每四鼓起候朝雖風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餐嘗
追慕而後返初修 高廟實錄其後 三朝史事皆公與
總裁紀載詳盡而不華京閭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請

卷者九其文施於 國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諸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 顧開與董等并皆能通事且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至計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英宗後位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爲己功竊弄威權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員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誠處之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官授何官

李賢與弼之書

元一

朱淵

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諡德專輔 書官爲宜與弼固辭 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遠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 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竟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過中官衛送居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遊微驛然 上悟其非命公無可任巡按者蓋都御史李秉衡劉白圭王宇陳英皆公所薦一時罷相俱人景泰間三年一度付數萬是歲如朔聚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更若爲今計

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因問公迺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推問何故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食貴非爲 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密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離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裁省與民休息所致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徇國不避讎怨莫敢發言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虛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于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主之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救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 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咸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待公謂曰其等迫於饑饉

不得已爲此請入蹕以申救公曰爾既殺讐讐終能止戈
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蹕乃知公在其善既脫于難 上
急召公入公手蹕曰逆賊就擒此非小慶宜 詔天下不
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
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
黜學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十
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有內直將軍趙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
役特復之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想不已公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
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議等官 賜祭改葬
以雪幽枉 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接其功以迎 駕奪門
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湯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
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滿朝有寒息有識
者至今以爲難惟成化初言者歷試中人之更謂不可使
與國政得備外而或各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
甘寧之變冀錫之禍諸君獨不知之 內帑奏之金用
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公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爲兩
必湧貴閭閻兩誼更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

國用衆以爲便松潘羌叛亂 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
下公曰三司額額奉制自不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
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 上
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彰 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若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
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鏡等上言時事
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鏡所言之當理
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 雷霆之怒有但以鏡
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者宜嘉納施行如其未
善亦宜包容隱護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荷
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矣有
論則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長生疑懼臣切惜之
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
其無愛 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鏡等罪之則
非惟無補於 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
之 陛下聰明超邁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東迫
萬 差云官校督東過嚴玩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

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
吉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
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雍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儻言
實罪伏觀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
條故敢昧死爲陛下下一言伏惟俯垂有察不勝干冒戰
慄之至

李紹賢志

舒芬

崇德死予瘡甚伏褥不能走哭哭于家勸侍者曰子亦弱
喘餘寬其毋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
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房壽僧易惟一二僕之手二
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歎事將虞中奔往視則棺
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巡祀
休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浙江洋湖議登太嶽太和
且備中土繁麗人情幽憫懼變測將相大臣多從諫之
予鄉同年夏芳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筆草約風諸小臣
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予乃率館中同年先入跪
兵部舊伯固陸汝亭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跪涕
下太宰陸公沮之晴時夏子中萬次信過予扼腕嘆曰

予因選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匹夫之志今其可奪
二子是夕遂於五馬道疏入且以告舊同志明日吏部張
元承等刑部路天爵等疏俱入文明日禮部姜夢章等兵
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
醫士徐奎以醫諫車駕還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
氣震怒以責羣臣員食膝萬潮陳九川徐奎下錦衣衛
獄以舒芬侵行廢姜熊孫鳳陸係等百有七人疏午時
外至二十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筆之也諸臣待罪
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璽等俱下獄明日同普寧
等六人亦疏午時外立日楷奎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
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疏
五日時復有金善衡指撞張英以是爲憂故明效言車
駕出必不利乃肉袒獻刃于寶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
京震駭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溢內海子自不了橋高四
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斷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時
前打三十爲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
已卯是夕月食命重璽等六人午時前打五十徐奎邊
遠克寬其餘爲民林大齡司欽差廷璽打五十降三級調
外任其餘打四十降二級時死於獄者員外郎陸汝亭王
三

獻行人孟子孔劉平甫李德卿詹敏之與吾恩德蓋十一人而詹履未起者尚多也夫有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子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爲大宰沮則于中汝信之舉且援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繼死而我獲生西也是役也雖士氣少衰嘉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立也自正德戊辰九月秋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喜會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於戲予與崇德有此六者烏得不慟哉

扶植

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與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糧食野燕入禁繁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播擾茂卒本忠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向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三草自當元期泰閣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甚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

輕國重地而不言天物極則變皇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破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而不可緩者也乃者大率千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稅輸賦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責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國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款問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履能等官分責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降封積蓄官爲履車裝運兼陸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僥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聽納之至意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說計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繇本一儉樸小人市井無賴素者假借邪術欺誑楚府及至其敗採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在京師多方賁謀誣索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輒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示昌寺僧細思之 陛下聰明濟聖

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

二婦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喻 陛下

下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起三邁五之資銷唐靈武之轍 聖澤且日損矣

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日且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

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

品無是理顧有大宰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

罪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

幻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

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

授陰很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顧之者動

遭竄逐欺罔如趙鼎者倭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

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貴山積尚名不

足所在風擾汪直竟能過乃從津進繼曉陰求益寺虛耗

內財飛語外間謂其立意不肯爲是彼 陛下逼脇只得

屈從是長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大臣善則稱君

過則隨已今梁芳欲文已好而以過繼 陛下即此一事

已下矣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

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爲身危

之 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

戰非官官無私私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種

奸臣抗可否是猶蠲蠲山幾起火已不可言智失然臣惟

牛司耕大司守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

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

交流謂人主深居 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

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

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飲食幾方繼曉之肉卒之不

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何惜首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

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

後世謂臣等何如人乘聖主官必議矣臣等恐將及 陛

下矣惟 陛下聖明神聰覽奏許而必行之幸甚

一 臣等謝罪上無言

一 臣等謝罪上無言

祝錄

李夢陽

上初即位青宮舊屬等日導 上御馬廐免舞角抵新

毒萬機時號八虎而段數貴倖雖舊屬以端愆斥不信用

會段坐病免死於是尸部尚書韓文苑朝退對屬吏言觀

泣淚數行下以聞故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

其國休戚使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

諸閣下之則矣夫三老者 顧命臣也聞持諫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聖誦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

更力易爲難事可濟也韓公於是持持第第教然改

曰善卿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計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
踴躍響應公乃大喜退召夢陽令具草具韓公讀
而笑之曰是公可之文上弗省也不可多覽弗覽也
而王右方亦言昌陽也雖屬而無阿亦應惠其蘭榜初聞
議韓公言不自下諸閣者素寤相對涕泣諸大臣耶文
人亦是上達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道者三而
閣議遂不旨下而道者八人中一人也顧衡曰閣議是
明旨若言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備也既入左
掖廷書院書院者韓公曰公跪言何韓公於是故
也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監而收王岳堯崇諷南京尋殺
二人于途已而連斥劉謝二老傾獨惡重李而韓公輩詞
詞咸援李散矣聞閣議時傳管堆崇謝亦盡奪之因
休獨李未聞言得悲雷云

論時政疏

黃肇

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當道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
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叩評之武義郎中華以其事出
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藉寵擅權無敢及之者蓋獨疏六
事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
璉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師之手至是將殆然無餘矣
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忤
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
之晚矣誠舉國治六事於今爲至急者爲陛下陳之其
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
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派連
廷臣無乃動之過乎論臣勸諫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
不能諱其言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靜給
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言以資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開通為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奸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為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豈為匹夫而不可得者

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畋畋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遽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隨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然而幸官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乃至晉陽勦眾州縣驛然至使民間一犬一豚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臣指掌為億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兩江巡狩之命兩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涕奔亡哀怨而不忍言即今江淮之譏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養愛養尤恐不支況文重以慶之其何不戒而為空賦速離為死亡也誠意難窺伺待時而發慶生在內則欲離無處慶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管仲大臣用事上官親臨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伊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事愛陛下之心哉彼彼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率性在事之非翩然悔悟下衣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用巡撫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矣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

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國成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
居事未有不干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疑弄
威權貪圖厚利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
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泥虎狼傲誕無人臣
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
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
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
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
戒其六曰建儲戴寧閣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
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
懸子無所於奇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
道也 陛下徒知牧豎義子而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
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始固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
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其檢出宣示 皇親勲舊及
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則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
養於官中以繫四海之望待紀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

外藩如此則遺孽有人國本以固貴宗社無虞之
惟 聖明其望焉軍機處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顯出
一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
得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真之死乃下詔徵廷議五日故百
餘除名陸竟死聖體極修慶幸得延以詩遺弟曰不用次
諒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爲死不悔也

災異陳言事

余子俊

切照去年以來陝西山西河南大旱饑民相食并正旦災
異迭見星變有聲臣等條陳數事請旨 聖裁
一自古遇災必汰冗官照得在京各衙門文職官員已有
諸司職掌額設等數近年以來額外添設數多及傳奉陞
授大小帶俸官員并爲經薦等項冠帶食糧儒士匠官
通計有二十餘員名其條陳皇慈等項俱取辦於民不可
勝數伏觀正統四年 勅諭爲因水災照永樂年間事例
將各衙門多餘官員放回聽用方今百姓饑荒糧運艱難
比之于昔災異尤其合無通行各衙門照諸司職掌額設
官員存留辦事多餘官事并傳奉大小帶俸冗官及食糧
儒士照例悉送吏部寄名放回原籍候本衙門有缺挨次
掣取任用其匠官除精過藝業者量爲存留若老弱殘疾
藝業不通者一體裁革 以上吏部官事

一天下司府州縣稅糧比先年開歲徵過於歲用幾倍所以存留本處起運兩京及各邊倉庫常有贏餘不聞告急近年以來宗室盛官爵益多災傷益重供奉上用不足京軍布花不足外夷貢賜表裏不足官待厨料不足此等大端率仰給于內庫京官俸糧折色不足京民賑濟不足食糧邊方軍餉本色不足此等急務皆取辦於京倉如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四處水次倉糧年例應該漕運官軍支運七十萬石以足京儲四百萬石之數及兩京水路亦藉此以備非常已是三年無有支運只得加重兌納即今內庫金銀錢紗絹布等項所積之數不為甚多京倉料

豈止穀一年之上支用在外官軍俸月等糧并布花之類多有半年全無況山東河南宗支奏稱缺食派民住無定所且稅糧本色歲徵僅敷歲用所剩不多其內外百官俸糧官軍俸糧軍士布花之類發難支若不及早計慮臨期三難支源伏望 皇上留心崇儉凡倉庫錢糧除上用及額設官員俸糧并功賞之外非 祖宗朝百職用者一切變情如此則國用可足又安長治重在于此多處

歲儲救災等項重事不輕開中其與販私鹽雖 皇恩感

臨月犯亦不輕開中其與販私鹽雖 皇恩感

討以致利有所歸凡遇開中無人報納誤事不小自今以始務須專一存留在官以備供邊救荒等項之用但有恃恩奏計者許戶部指實奏行科道官一體糾舉治以重罪若係內外官員臨期發落仍以罷職緣由開奏定奪

一在京不係額設官員止支食米一石

一在京各倉內官非正統年間舊有者取回

一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護國寺三處番僧僧有京給下程館夫等共應稍惟 祖宗時因其來朝留之京師加以館穀所以風示番夷使知 朝廷之意圖靖地方而已然先年法王不過一員佛子國師數亦不多易于供應

見今三處番僧不下千員法王已有七人國師禪師無慮數十况法王佛子大國師例給金印其用度擬於王者中間多有軍民因見番僧可以躲避差徭各令子弟從學番教非惟夏變于夷其弊實甚糧餉合無將三寺番僧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查勘果係邊夷的于何年月日來貢留京住坐有情願回還原籍者所司照例發遣有係中國軍民投託者許其自首回俗教有不行首告者或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發邊遠衛分充軍如此則詐冒少革而供應少省矣

一淨土人已自覺元明禁因是前項僧者俱得收用

各倣倣若不嚴加懲治誠恐將來無有紀極照得各處王府缺少內使煩瀆 聖聽合無將前項克軍爲民脫逃來京及新淨身每日赴部告擾乞 勅司禮監量發各王府使用者惟復本部管其原係克軍爲民者徑送各該衙門仍押發原衛原籍官司責令收管着役如有逃脫赴部告收者照例發遣本部仍將原衛原籍該官吏叅問重罪其新淨身者俱照例發遣衛克軍今後敢有淨身者送去法司照依先次 聖旨榜例問斷庶使人知警懼不致有傷天地和氣以上禮部官事

聖明聖旨

聖一

一軍職必有擒斬功次方陞一級今查得成化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奉欽陞軍職八百有餘每員月支俸糧一石歲支絹布季支銀兩不等其指揮都指揮又有民食是隸辦納崇薪銀兩所費無算此實弊政之大者合無將此等官員除勦厥陰救軍功并額設員數不動外其餘各冠帶關佐候有員缺該部具奏銓補內係匠藝醫藥不可缺者月支糧一石照舊供事今後非因軍功陳乞軍職伏乞 聖明留意裁處庶使名器崇重少息奔競之風

一各處鎮守監倉守備等項內外官員除邊情緊急去處不動外其餘腹裏地面別無重大事情又不係正統年間原有之數合無查照取回

聖明聖旨

聖一

一邊方虜寇謀狡計難以輕測猝東擊西當預爲備近來邊將過警張大虜勢擅請禁兵且京軍先期而去則費食糧草待報而行又緩不濟事切照各處沿邊俱有總兵鎮守等官設法勦捕今不專責其成功而輒從其告急遂爲發兵援援地方虛耗糧草偶爾遇敵則擒斬多屬於邊軍而功次盡歸於權要合無行令大同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各將所管官旗軍人從公揀選精壯平惜價贖之人立爲隊伍如或數少就于官目壯軍之家募選精銳合餘募成爲數時加操練一遇警急止令本處將官調遣見領軍馬相機勦殺如果虜勢重大遠力難支方許議奏命將其往邊官軍亦宜重加優恤有功一體陞賞如或各邊將帥玩寇失機必依常例誅戮無赦如此則賞罰明信而將士用命以上兵部官事

一刑加有罪法貴得中且如兩法司錦衣衛鎮撫司鞫問罪囚察其原詞則其虛實依招定罪一遵常例但人真僞不一狡黠多端雖藉貌而審言豈能盡得其情實間有一二稱訴冤枉者所司爲因事有成案詞無添滿難以全信其枉及又有奏奉 欽依止是依招擬罪者故深究未雪良民受誣合無今後法司凡遇一應擬犯鞫問及奏送擬罪人犯情實當者俱照 欽依候如案枉并情有可疑

者亦與辯理具奏發落毋拘成案其干礙原開官員悉罷之

之不問不許妄加參究庶刑獄得平而人無冤抑

一朝廷設官分職皆有定設總兵鎮守本為地方近來政

務不加多而官職日增地方本無事而鎮守濫設蓋生一

事則有一事之害添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其間有等鎮守

等官藤靡請 勅許令四品五品以下官員徑自拿問緣

五品以上官員得有奏 請今許拿問非惟有違 舊制

況其欲自調問實欲揚揚威權陰受私賄為弊九甚巨等

又伏觀大順八年正月內 詔書一欽浙江江西福建陝

西臨清鎮守內外官員 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其各處鎮

守內官正統年間原有若提鎮守原無者即便回京不

許稽延欽此欽遵伏望 皇上仍依前詔將各處鎮守等

官酌量地方緩急量為去留其應留仍舊鎮守者務令字

分行事安靖地方所有原請 勅書即便奏繳如此則舊

制不違而民惠可息 以上刑部等

一查得九年設立直隸太平府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

三處抽分廠抽分本值等科專為成就光祿寺供應器皿

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粮船以省百姓辦辦之苦近年

以來南北兩京監局不察原設抽分之意往往差官前去

各廠坐守印烙起取日用供給沿途搜運軍民勞擾不可

勝言令無行移南京監局如過文書到日即便轉行差去

內官起程回京原取木植等項除已運外其未運者存留

在廠堆架若益本廠差人看守違例繳報倘後缺用另行

定奪 以上工部等

一每年恭遇 節旦各處總兵副總等官俱進貢馬匹中

間賢智者自行出辦其不才者借此為名以一千十冠戴

軍粮甚至有將在官馬匹竊取應用者及夾帶私自馬匹

二三十匹赴京供人情買賄非惟沿途糜費粮草逼迫

官司及至到京又費 內帑之財給與賞賜無益于上有

損于下合無行令各處總兵等官今後各處恭遇 節旦

止許照例進表不必進貢馬匹作弊害人 以上都察院

一各處軍民人等為因家鄉戶婚田土鬪毆等項小事官

府到斷不明不得已赴京伸訴本無別情奈被在京才發

差官之徒及鄉里辦事為事等項差官吏往往往稅棍在

家令其賄物百般教唆妄稱原來本狀情輕難以施行愚

民無知聽其唆誘妄將鄉里京官并設資大戶偏袒虛詞

呈請上京欺誑 朝廷及至差官勸問實少虛多其差去

差官自有存心公正處差大體者事得明白良善無冤

民不為同進京不能指實者往往大加索語以致差官

無辜受累事得明白其差官親屬等處亦宜從寬

經旬累月破家蕩產者有之累死人命不敢聲言者有之
又有誣告無干人命因而被禁慘死傷至平人骸骨有之
之似此刁風實傷和氣乞 勅法司嚴加簡理除禁告得
實奏請 聖斷其誣証不實務要追拿教唆等語之人至
問明白從重發落如此則良善不被凌辱衙門不致浸
刁風欽息無辜得以申冤 以上通政司官事

一近年以來內外間刑衙門遇有囚犯不論情之輕重事
之大小在內則五城兵馬司等衙門在外則行府衛州縣
屬等衙門委官體勘以致貪鄙官吏交通賄賂互相容隱
以曲爲直以是爲非耽延日久淹禁罪囚有一年二年不
完者有三五年不結者中間干連無辜之人累死于獄者
不可勝計不無有傷和氣召致災異及致勘報原問衙門
亦不分曲直是非照依原來結保問擬罪名所以人多稱
冤事無杜絕合無今後除人命強盜真情應該檢發及田
土應該勘勘者照舊檢驗踏勘外其餘一應詞訟止許行
提緊關人犯作急親自問斷果要子証之人亦就行均面
審省令知罪不許一縣監禁行勘庶無淹禁而人免冤
抑以上大理寺官事

自明紀事文錄卷四

五十一

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財
崇節儉以制財用 胡世寧

復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
宣財皆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亦可也夫何近
日 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一年之積州縣貧
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憂贍養散官已行
古吏亂苟且之法矣不可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
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嘗
城關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
之租而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餘在手
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
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基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

明倫彙編家範典

五十一

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
舊無增而 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
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領選之厚其所費
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
得之民者之何而不解財者之何而不墮也此事草臣屢
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祖法之外人無執法之
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爲重以邊務之困
急爲念以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
之則逃民之憂故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爲撙節時
時戶部二三計通者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 國初舊

額加添若干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親戚之家各守禮法各盡節儉各爲國惜財各爲已惜親至公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都黜陟之權以轉移於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日遂矣

應 詔上書稿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謏言善聞謏言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特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謏言之臣而患

臣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

至三

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心朴實不識忌諱觀事權情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鑒石而解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鑒石非規名也於是導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無以加矣飭躬勤勵延聞者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謏言未聞懷懷焉若將失之欲爲但不自察也

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愚常備萬有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治百姓不愛福何也意者病與憂約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變譬之身也欲身之安其如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憂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矣不安也矣不利也矣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異也哉夫易學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異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推陛下於察哀憐時時觀瞻焉二病一日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元氣者其幾無其形譬之木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元氣之病也元氣之病者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曰唯唯不吐詞則曰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奏則必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言非此道者訕譏不復之有言行知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之虛言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

不喜人言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見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禮土未廢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狠貪其

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輒聞勅親見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威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危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諒于此時拔廉直忠賢斥無恥大臣進蘆蕪之佐則必諛諂而為安祿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為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其為無恥之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而小人退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有一切開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治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

幾數十年耳。持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一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幾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鞭弓刀不金也。騎士則露背馬。又旅置教戰。年大壯。數不減於。則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重。豪勢多佔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管其家。老弱出而應。無其食之者。增而甲之者。異也。曰。兵害者。死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請。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過用其。飲其人。率富家而氣驕。夫內官者。陰從而復食者也。故富家氣驕。之入而罕之以陰。後復食之。徒攻其等。可證言哉。且夫錦衣衛。瓜不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團營兵之精也。內官之肉兵。其羞之。陛下乃何。而不察之。與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惟功。今團營。北總。諸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執其。託官也。乃遂布列要地。為瓜牙乎。諺不有之曰。能者不伐。將折斧柯。增權不獲。燎原奈何。言乎。也。陛下試於此時。倉在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軍團。官把提。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託官。官自官者。聽。但罷。光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派。所謂鎖匙於未形計。

也。二曰民害。夫民害有臣以。而民貧又食。還在位。恩不下派也。巨闕。惟賢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日百姓賢者。百不一二。愚者。十常七八。然又若無賴。而有司者不之。郎也。飲之不問。食富也。沒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馬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極貧。極貧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女。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子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適者不遠。君者。綿綬而牽連。則必有無辜。無辜之冤。故曰。民害者。重飲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薄。馬今油。纓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實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料派必又倍矣。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嗚呼。民日貧而飲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因警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量在。恩不下派者。此也。三曰庄場農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宗。饒。

無賴北提按獻主使謂非其日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
非其日率即賜 皇親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
有乃輒送白金其日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斷伐其樹木
是使百年土著之民流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
舉家駭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
豐賁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棄赤子動搖基本如
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嗚呼亦甚矣昔魯廢焚孔子見之
但曰傷人乎豈貴人賤馬也今鉅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
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
太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遺官矣百在連年坐勾攝轉相
牽聯妨實本業耽閑其生理男不乘犁女不上機賣男鬻
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
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自往候官之理設有
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佔之爲己有也今
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
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亦爲此耶夫
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
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
刺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護養內事理以前四司
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爲便 六浙六六漸

一日置之漸夫置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
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廢財而無功曠日
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
譏以自解是故倉庫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
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芻也於
是殆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更有吃運之例吃運
而又不足於是乞 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
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
虧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
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
德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
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
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此彼左右侍臣
孰非造寺者也動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
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
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察
寺觀等 勅給費給量之是迫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
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舍貨入而盈私室矣
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
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

有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
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生固無食矣今盜而得
食即死不猶踰於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
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窘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
踰於追緊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視自憐心以
予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千重追緊
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
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
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皆
臣庶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
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峭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
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
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
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
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又審今整
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虞夫安不忘危霸者之要有備
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
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
有大患者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
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王而

臣等謹將文錄奏

卷一

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此也又曰爵人于
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置捐百萬之費而
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
其父者授其子黜其祖者陞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
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聽者既陞其子孫則有
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平不足以觀實
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
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親微影露
陛下踐祥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遂之去矣而蔭
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
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之別薰蕕同器陛下若
謂天下之大何憚此一官則所謂弊俗之蕪繁縷之惜者
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
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奸
與玩爲之大也夫奸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
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
竊其而逃蓋法者天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
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
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義者犯人王禮擅
捨吏德貨物損辱國體傷風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放

臣等謹將文錄奏

卷一

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弊政弊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惡也夫惡長大於刑惡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誅也王有不私長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足五後且不謂巨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諉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佛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虐虐乎

世武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高宗事佛甚謹然年文武從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諸君若陛下若止也此又詔其廢地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求於此而爲之也未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相任道士 陛下敦重之知神事爲真人又法王僧子等並有白入食衣錦 陛下亦祇詔曰僧道不得作諸事有惑人心當堂天言四海調雨 陛下神心肅穆不戒於前也今後道者臣故知有諉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諉之心入雖若鋪草不盡反爲其勢 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爲之也天諉者必曰此神又其法蓋不

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離弊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水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今日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懷恩以爲 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攷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最度田畝之等則又不使之輸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漸且有日矣夫下督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固利而賊民也今人田土擅持人房豎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索商賈而又占據驛路橫行江河張打賞旗勢如真虎此謂之不許可乎曾則陵陵則遇大遇則法行且今創目而視切齒而談說非飲恨于壽寧侯也夫則貴則傷必繫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鎮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亦杜漸而防之道也初 詔下懇切憂陽

感泣已嘆曰真詔哉於是衆稱此奏正體也
袖而過邊傳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曰王袖而曰有物
乎有必諫草耳予爲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
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跡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可
乎然瞬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金行詣王氏筮得田獲
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跡入不報
也以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陽送詔獄乃於是
是知張氏有本辨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太息王訓毋
后謂疏末張以斥后也掌詔獄年城問壽寧胡不花其
事實初璽子曰應對耳城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初夢陽對

不置明倫彙編

卷三十一

焉獄成半城參之其累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果云
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憂言大臣姑從輕罰
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取上廣
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是武高郵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鈺往見一近侍問會閣羣其自綾褶子出
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未乾也問鈺以褶子泣曰此爺
爺口鼻中血也鈺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絕時閣員之自
寢出云已聞杖淚謂鈺曰怎更得此聖明皇帝鈺叩之
聞日前李夢陽事知否鈺曰不知聞日上初無恙壽寧草
逼何金夫人又曰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信官人每

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
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
無非爲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章入李夢陽由是
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
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次以爲此等皇帝能更得否
言詔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
會上召我言閣事因逮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
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遷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頗大
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
錦衣衛渠檢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
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爲光
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攬盤云攬盤者供近侍宴者也
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
趕辦攬盤十餘盤驚愕辦久久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
出幾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嘆
於見金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攬盤否璞何
由而知也閹曰昨夜上蓋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
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一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閹
曰上和解二張耳爲奉主事璞叩詳細聞不答而予因
記德錄云百戶郭勳曰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迎還出遊 上獨召大張促
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子始不
甚信今以艾公言實之符矣

明經濟文錄卷之五

吏部

災異陳言疏

馬文昇

竊進以通選法仰惟我皇上以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經選者不得金用前將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亦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耳實貢生自年一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應選不過六七年吏部爲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港帶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老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固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請各各生員實錄作算有分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璠化選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職督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多糧運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入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擇學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拔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有老志在學窮家道者難免

於人授官到任債至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應請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惟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縣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況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爲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該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若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倉糧凡遇兵荒如果發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許奏聞生員上納銀糧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壅滯官便得其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敘官制

丘濬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銓衡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舊兼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稽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輦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皆經度衡都水屯田四司設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得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

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勸懲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開牒終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擅專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勒奉將犯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二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 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 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幸無專擅之禍上受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

皇明祖訓卷五

三一

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若持默運之入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祖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八人偕居內閣更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謀議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審防患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論當立史官

王鏊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重狐齊南史皆以史官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

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一

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鑄頭亦遠在 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獨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論內閣官制

王鏊

宋子華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妄獨任成亂禦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情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

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
身爲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盧世基朱弁
等任用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爲不然吾恐君上
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
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難有
賢君而爲姦臣家蔽亂政亡國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
哉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歷丞相用六卿無偏
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
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嘗
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翰林大學士其職不

五

五

鼎代草詞今然并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事面
奏 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後送給科類
爲奉到 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爲口舌達內
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宮西宮命
劉純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薛士奇七人在閣辦事
參贊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嘗與奉坊官先朝舊
修等事惟翰林院之無內閣掌官之說也知弘治十二年
在修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庶子學士奉

六

六

歐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
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
書進呈蓋奉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
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况永樂間胡廣
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
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謂 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
前于翰林院寫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
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
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陳士奇爲禮部侍郎
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
少傅兼龍身殿大學士文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
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
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起陞委任不可以
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
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
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
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
尊可見矣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便雜流出身在內閣
書數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進士亦以年資陞
至尚書蓋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

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與受內閣之旨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減省官員事

商略

一貴州湖廣先因苗寇猖獗欽差保定伯梁珪方都御史王來并參將等官統領官軍往彼征勦即今賊勢已息地方稍寧而總兵等官在彼久住軍馬繁多供給艱難况聞四川湖廣之民僑運糧餉不勝疲敝乞勅該部將梁珪等取回彼處止令都督方瑛陳文照依原奉事理調度二處官軍往來撫捕相機守戢其貴州方面并府州縣流官俱額外添設之數俱乞取回庶得少甦民困

一臨清不過一縣地方先蒙欽差平江伯陳豫往彼鎮守築立城垣開設衛分操練軍馬即今已有次第切應彼處巡按巡河管關官糧收鈔收等項御史主事等官常不下七八員不無官多民接乞勅該部將陳豫取回止令本衛指揮等官照例操守巡按御史經過提督實屬便益臣又照得直隸真定保定二府既有僉都御史祝暹在巡撫兼守備倒馬關其易州鎮守又有參贊軍務僉都御史陳泰近聞祝暹患病未痊合無陳泰不妨兼署照節節事例就令巡撫真定保定及提督紫荆倒馬關將祝

選取回定奪庶得責任歸一

一正統年間各布政司地方俱添設僉事一員軍管屯田而南北直隸亦各添設僉事於河南按察司帶俸令其提督順天并鳳陽等府屯種種河南按察司與直隸有司無相統屬行事之際不無掣肘誤事今後南北直隸屯田合無照提督學校事例另設御史官理復令一處清寫御史帶管將見在僉事章去庶使便於行事

薦林聰兼吏科疏

商略

臣竊照見任春芳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累曾推服今任司直郎固是美職但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於閑散之地况今吏科都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乞降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恩出於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員多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給事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係得無品秩仍舊於事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間之誼謂陛下誠於求言善於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不美哉

薦林聰兼吏科疏

並部

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楚屨不足以介吾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用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窮窮經要洞達事務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諸輩踐履愈覺純熟老蒼者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顧於醇儒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為害之實也伏見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禡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官俸奏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禡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切 應德風動士類矣

嚴考覈以正士風

胡世寧

臣惟士風之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商清談而亂亂立致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泰養由於因循廉節地趨趨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潔為無識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寬濫和光為忠厚其辭皆言諱所及心志所向不曰從官則曰成家其有諱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聚怨群言百口排

野望明倫彙編

卷五

十

五

斥不曰生事則曰奸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遲以為醫舍事故回還周轉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要譽嗾其甚者或本意於惜民反誘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謀事及奉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失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至巡撫下至州縣皆不暇為國忠謀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難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有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已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厯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部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長諛譽之人凡遇京官出外巡視之日其有徇私獨托公事倚勢索賄鄉里者默以名黜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寺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勤勤廉退抑邪說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曲為諂媚者必行顯陟以厲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宦

遠道干譽爲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
武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族誤被誦官者又許公論薦揚
仍照原資不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起正而真士
輩出能爲國家任事矣

論選舉

李堂

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聖祖
神武自天群臣之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成非不
至也乃值於胡汪辟於大詔故違退削賞威柄於朝
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塞公至郭黃繼銓
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還吏

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選

上

爲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選除咸以撫巡旌異之奏
爲主故巡察之權與於正統之保舉然爲人之精濫純駁
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
部虛察青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
則慨然行之矣究如制時論倉然近年逆瑾專政刻筆過
情遂不敢舉旌異之奏然賢否之歸吏部憑撫巡撫巡選
所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爾雅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
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者焉然後
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參衆審獨爲選物司命

者置區區法制條格爲淺末者所覲測哉

公銓選之法

丘濬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
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遵選則是資格
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
年出身不得釋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群千百人之
才品而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
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論選之吾恐其智
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詐冒
諸托于求邪務繁盛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
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
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
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
警衆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
警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
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
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
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
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
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商書侍郎以下

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竊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殊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文萬世所當遵守而不

論官制一

王鏊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爲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特有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今僕乃歷六司尚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論官制二

王璣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歲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上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

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五年方得換次取選往往衰頹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遷去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異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實平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金行不悖矣

重臺議之任一

丘濬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臣按御史大夫則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臺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祖宗設都御史六員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是政憲臺是則朝廷耳目之

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祖宗設官不以諛諂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屬其責於科道呼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明通政司之職

丘濬

臣按納言即通政司也昔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獲敵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於事者權好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

豫聞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祖宗此訓則非惟職任之修舉而輔成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題公差事

張寧

切惟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公幹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為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託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困憊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至之者不辭易於取寬若管轄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為是官者將坐無為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奉特旨者仍而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受一毫治罪庶使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奸而人不苛求矣

擇民之長

丘濬

臣按黃帝四監廣漢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畧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 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各二員管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將金立謂之三司治省既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舉文武並用治體相維關給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詳且密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巡按其地臨邊則奉命大臣以鎮守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庸廢民無宿怨而禍患不作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蓋金華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 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爲訪詢遇有員缺隨即選用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爲任遇遷或以提等起權文於院用之後貴以實效果有不能即有旌

異聞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劣貪鄙之徒不顧其一之失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政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 仁聖加之意爲天下生民不勝大幸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穎

查得已故安昌伯錢承宗妻王氏奉養嘉靖四年夫故男錢維圻襲爵五年十二月亦故絕要將族長男錢繼垣承襲前爵本部議得 祖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削平僭亂大 社稷者不授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八人然皆輔佐二聖以軍功平定天下其豐功茂績藏在天府歷歷可考未有以戚里故而得與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錄幸昭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張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故我 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孫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或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例於張昶矣又其後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濫莫知紀極於是有一門而公侯金拜者有一時而金封侯伯者有見第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資無量轉相承襲祿米歲增 國用愈竭大爵貴者天

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閱八月
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
通藝業造作有方之人亦豈無揀選月日修合藥餌善辦
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河隄之功不及 山陵
三分之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昔嘗
山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
失輕重况目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
例請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
不爲新政之累所嫌則使潘俊等只可量加賞賚以酬其
勞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題奉 聖旨潘俊等不陞陞
都加典賞賜欽此

議食事林准願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 王恕
看得聖南按察司食事林准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
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置親無人可托乞更覓于本處
或附近府縣學校教授教諭以便養母一節情實可矜况
本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得已哉合無俯順其情授以
附近地方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便養親親終仍除
公事職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爲臣下忠孝之勸
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授直隸常州府學教授
修史職以備國典職 何瑋

伏以自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八
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訓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觀內外百
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糧日支廩給
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謹考古王朝列國皆有
史官掌修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
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
象之間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
子兼記註凡 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約猶水火也不知廢陞始於
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自以無所考據又慮人微
言輕徒爲哂哂既而念聖賢相述百廢皆舉擇言而從不
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 孝宗皇帝薨葬萬國哀慕方切
豈敢圖此方今 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 祖宗所
已行修史職於久廢 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盡置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
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
紙尾書其官某人記載之屬權以待纂述史職既修 國
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致遺亡下則儉夫
小人畏懼謹戒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虛設之官私
則使人臣免棄養之愧事體其便或請館閣之地所以儲

舉其才不必授以職守臣竊謂舉才之道當先之問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不問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暇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踈暗是於修職之中實得養才之意臣愚不勝悚慙

信任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御惟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漢高祖品次繼元員一時仕路頓清宿弊盡革中外咸曰此聖天子綜新之美政垂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日之內率多變更且雜流之徒廉恥素無奔競慣熟謂傳乞固可行官過激革即該

聖明皇帝

三

盡出不若營謀吏部訪取之名可爲長久保身之計致令太監王端等題稱書象缺人謀蒙選用又將革去李鼎等六名通今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陛下終未命允使大臣之輩垂首喪氣謂掣肘而難行冗食之徒依社頑城率奪祿而得計臣愚以爲吏部者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既退後進則吏部爲徒設矣大臣者陛下股肱心膂之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爲備員矣詔旨者朝廷鼓舞辭下之術朝更夕改則詔旨爲虛文矣矧詔旨一出而諸輩字所以治上下之情者在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凡繼世之君必領詔旨以繫人心然必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使臣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此陛下拘綱實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願可徇左右交通之情進既熟冗濫之徒與詔旨自相背戾故昔人謂南山可掘而此判不可移陛下忍令詔旨反一判之不若哉且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旨其與電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聖明之朝亦容有此如李鼎等亦係招收人臣之數豈叨修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書案瑣案一藝之微不啻何以克稱聖心而有回天之力如此且吏部奉明詔裁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鼎等六名奸計得行臣恐僻門一開後即爲例如御藥房欲援引裁革之醫士則曰修和缺人乞要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革之人匠則曰造作缺人乞要查取不知陛下何以處之方今朝政多關選舉事孔殷災異頻仍府庫空竭陛下自即位以來未見召一大臣訪一大政顧乃於不急務冗濫之徒皆責吏部以訪尋文責吏部以送考使此輩不獨一時苟祿以容身直欲後來名正而言順雖老臣謫言果進不恤也詔旨緊閣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論不恤不恤也然天下之事致譁於短顧惡解克有終以陛下新正之初謹始之際施爲如此其欲終之盛美治之有成也難矣痛惟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

世道整頓紀綱遵守成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
朝野著龜則此乃具事 陛下于老成臣屬文見之論列
尚且置之不信拒之不從如此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
人哉臣聞狐疑之心有來焉誠之口待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近日文昇執奏前事至於旬日留中不出臣仰
測淵衷欲從文見之論則拂左右懇乞之私欲遂左右
之私又非大公至正之道以故憂轉卒從前 旨遲遲而
出耳使事事如此將公舉小舉志難路公行嗣至主威不
振于上政柄潛移于下新政之累孰大于此况裁革冗員
雖係吏部之職掌舉正欺弊實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
緘默爲 陛下激切言之伏惟 聖明俯納臣言收回成
命將李鼎吳一併等仍邊 詔旨罷黜爲民庶弊源永塞
政體不虧上有以彰 聖明德言之美下有以塞老臣報
國之心不勝幸甚

推陞太常寺官

王有

切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即有虞所謂秩宗成周
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非學冠 森森通禮樂而老成
清慎者不足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得原任
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鍾繼道政司左春議陳鼎
工部侍郎司郎中本堂俱各堪任奉 旨太常寺堂上

內推兩員來看 給音一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刻銜太
常清議之著少卿舊職實爲收宜其儲陳鼎李堂又皆
發身科甲學行亦優擢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於此簡用
而必於堂上推舉切見太常寺堂上官正途者少難充者
多宜爲援引各舉其說其不爲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者幾
希傳曰太常實樂之司非儒者弗勝兄幸永趙權宗等黃
冠羽服道家者流背棄天常虧損名教置此清選實有未
宜於 郊祀大典豈知指益縱使音律諸通儒文習熟則
亦樂工舞師協律養禮之末技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禮
樂而當此夷夏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正道乞將
所推少卿員缺仍於儒臣內 簡命一員以克其任不勝
惶悚激切之至

考課議

王璜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今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即
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過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
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
限公務許今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
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今就任便職待朝 親定黜陟如

此朝 親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黜過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籍畝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獄內惠苦實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統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簡其更都察院仍舊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臣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

御史府記

三

三

已巳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議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爵綬之既而有勅令臣其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迫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發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流弊先皇帝憂民之苦有所更革而未暇今

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得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憂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礙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羣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國治之責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爲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兩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矣可哉臣幸

統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簡侍從之臣

丘濬

三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自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朝罷中書舍人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舊制文之官也我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書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童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設官豈有深意必得未素通儒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端如柳公權所云者

（一）然不汙 王言耳苟粗識偏學而學術無業者尚不
以當此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國朝律例卷五

二九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五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六

戶部上

後湖志序畧

楊廉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于後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駕以比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不然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保定之類何為而不之京師而必之南京乎蓋後湖之廣闊遠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于其上由是而冊于其間誠天造而地設者也其為圖籍萬年之計殆無出於此矣

奏為黃冊事

楊廉

祖宗舊例藏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多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籍冊之獨全於後湖也今日一旦令其抄騰使人測知後湖之屋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猶可惟是見今如永樂年間已不全十之二三如洪武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鄉某里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為軍者得以肆其

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違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錯而不定矣此臣所謂意外之患者此也至若人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定是改換其都畜多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

以清軍曰某人次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祖名字不同也某籍本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民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辨之辨之之術須從其民戶而查之假如某人之先誠於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為新立至誠於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為新立夫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夫矣今若止抄黃冊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爲清軍哉此臣所謂無益者是也伏望聖明下臣

所言勅該衙門計議果見抄冊之爲無益而夾有所害則斷然止之不許更絕等而別生事端也戶部尚書葉淇

等後題准其所言本部行移兩京戶部轉行各冊官員今後後湖黃冊不許將縣州縣全冊查抄果有一戶二戶軍民籍冊不明解人前來投查者止許抄查本戶田糧軍民丁產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戶以

周忱言行錄

宣德間公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銀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言云蘇松民

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拖欠公乃使大小戶一
例加耗官降斛斗先是欠糧長往往私造斛斗大入小
出公於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
印給與糧長收據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
萬石公同知府沈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團局收
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有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
團編團聚一處推糧一人總之名曰總役定與加耗總徵
平米上國每國設糧頭團戶各一名官收支立撥運文簿
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
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加三兩清
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單立綱運文簿應其剽淺等項
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美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
今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今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
餘今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清糶將逐年撥運剩米運入以
備賑濟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馬打造淺船民
則自行顧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
瑄議奏軍民今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今衛所
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支與平米一石五
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
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如與過

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
加六五升視豐歉廣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
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版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
搬入收貯聽候交兌事日累支餘米顧人看守民間馬草
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
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
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
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飯買納人皆便北京文武職
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
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
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米定崑山華慶折納
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移重三斤換解領布到
官率因紗麗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解布疋斤重
紗麗其價及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輕重務在充
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走運馬
匹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
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版收貯遇
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飲之患遂見
正統初淮楊堪被吏盜銀數千金奉詔覈視乃奏令
蘇州等府將發剩餘米每縣量沒一二萬石以補州各

塩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灶戶將私塩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稍聚民得食米安生

上丁賴之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

五

五

五

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垂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一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其典實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罰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錢之以

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月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

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資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備情事已即休所謂竭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更不能以為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為可與同日語哉

六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權稅之害尤甚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涸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云之稅遇有水

早疾厲不免與貸補欠况使代悅人倍出平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以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蓋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

西華縣志卷之七

七

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退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異散亡產無跡跡具聞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禁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戶部財賦

國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既有常額實有常經公私所爲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

地田食塩錢鈔稅課塩課類料果品廚料蠟茶燈草蒲杖塩斤局稅門攤各有成額成化弘治以前各邊軍謚自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邊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二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調者邊防爲最商舖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

西華縣志卷之七

七

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所給太倉有增無減及修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糧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賣放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金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

還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三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益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疋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十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 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市糴之令

丘濬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船爲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罰仍禁金銀銅鐵男女文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行海外諸番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銅楮之幣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經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糜惟錢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而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頴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轉彼亦不爲矣况冒禁

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圯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或爲當千或爲綖眼經綖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銖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遂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爲惜乎世道所由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矣市肆流行而通情者有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有字號則新律非無罰禁也而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小廢真而售賈涌涌皆然卒莫加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

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爲銅本孔頭此說則
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信皆草天下之宿
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
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周平號所製錢名其面加識
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
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
又今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通以細紋
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
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丘濬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行既
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筆偽鑄之策
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
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
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鑄禁悉
禁民間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明府宣德正統以後錢
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
鈔廢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爲物製之書非
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

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
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
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
相兼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
四用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二文皆爛而
有一貫字者一文通 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極自加
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
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
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詭之患商出途實居市
皆無折閱之虧矣

論食貨

王整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九三十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
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
商稅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二萬九千餘兩兩
淮遼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冬處稅銀折徵共一百
三十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
車折數三十三萬餘兩歲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
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
二十萬兩官運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
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一萬 若

有聲息繁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三二十萬 聖且千
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
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
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
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
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
名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
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
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
餉各省缺廩條歲漕之數歲用正糧九四百萬石內兌運
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
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兌
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
年議四倉所收今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兌充名為改兌
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
六百石以是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
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填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填
每石加六斗六升外倉化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
鳳陽南京不在其內 歲七萬石河南歲三十一萬

萬石浙江六十萬石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臘一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
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絳紗羅皮張等料成化
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
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八小黃門二十
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十員外置千
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十餘
其稱黃者輒拜三品列戟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
一百八十人為定員 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為額後增
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輩三萬一
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
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論理財

李堂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為輕足為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
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
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微有常矣而奢兌寬減 詔旨
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窮流而竭其源非圖計之當憂
哉且國用所資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

也勇士旗拔之乞 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奈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蠲免矣而貢充者不罪通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假矣而成違者即回庫藏查盤矣而細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債之網盤糧者指厥爲數盜章者號火爲奸而壟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閹夫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勅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清賈死罪悉從雜犯收贖豈 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議蘇明允者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肯盡言以甘罪歟

欽開禁革題例

果材

己得靖靖四年爲應 詔陳言以裨 聖政以回天變事該本部置立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欽開委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扇行留本開備照一扇奉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因奉 諭旨時獎以裨 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楊雲龍該本部議行各鈔開委官同文書到日爲始於附近州縣內行英位二官一員同同檢欽人役查收錢鈔不必另刷紙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令將收過錢鈔賬目各役爲簿主報王事查覓在案欽此

將文簿二扇即時親筆於前件項下照數填註明白錢鈔照常發府州縣收貯至終解部類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三扇應行留備照解部俱照舊施行如此而猶有不飭廉隅不惜名檢者是謂衣冠之盜聽本部指實參行吏部不待考察即時罷黜以示懲戒至於皂隸門子書筆等項聽各該有司審編照常額送從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議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充當及各項作弊由徑自拿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美裁薪米并自用物件不得一槩混抽等因嘉靖七年本部題奉 聖旨是各鈔開收受商稅船料雖稽考嚴密而宿弊不能盡除差去官員亦多苛刻取盈往來多怨今後務差老成肅靜的去嚴加開防覺察如再有貪鄙不惜行檢的你部裡便本行吏部不待考察就行罷黜欽此又爲改收權稅以便商民以濟 國用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魏有本題該本部議擬合無行令各該鈔開委官主事將經過軍民船隻應納錢鈔自嘉靖八年十月初一日爲始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五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領寫成錠轉發各該附近府州縣官庫收貯按季差委巡收人役依限解部轉送內府承運庫收貯等因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瑋

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脈民命皆係于此。故君子盡心焉。太古之時，上之用度甚節，故取於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漸繁，故取於民之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畧可知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縱。今民猶未甚病也。陸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于官，農商之稅不止什一，而其事商賈者則既稅其貨，又算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鑷，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與其取於農不若取於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爲盡善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國朝之於商賈，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近代而爲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商賈咸輻輳焉。其征稅船貨之出入往年止以有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剋之虞，迺於弘治六年始請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邇歲代去，然賄賂賦也，近則汚人，故士之廉潔自好者多以厭任爲嫌，稍失慎防，則往往至屈物議。嘉靖二年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命至武以爲應，君感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皆避嫌不迎，將安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迺令稅課司局商稅及比新開船稅之所入皆寄於杭州府庫，已惟典其籍而均稽焉。恭徵傳征而稅入視

往歲加倍，閱者金謂將廢革矣。故能致此同聲贊之君聞之，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藏歸在商船之旁，歲近歲比方道梗，商賈皆率千浙故稅入最廉，若不察其然，遂以是歲爲率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且疏其故陳於當道，閱者以君言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察之甲申之春，君以瓜期將屆，念惟古人一登眺遊覽之適，猶或題名以致感於後，况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人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所徵乎？迺繕案牘詢故老得監臨於此者凡若干人，皆勒于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瑋爲文以述其意。瑋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鑒於此也夫！

預備倉奏

楊導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饑者，蓋預有脩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皇上高皇帝懷德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通倉之廢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欽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修築官江

近河損壞隄岸以修水旱耕農甚便官為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平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年今春畿內郡縣陂塘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較晚今無倉亦無存皆仰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安提作規矩大起土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騙官府其原開限種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為私已池塘養魚者有還養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為甚雖聞間有完廢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

四庫全書

十九

及貯堤蓄泄水利去歲或有損壞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參議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不及此舉雖若其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上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州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歲暫且停止候後不登熟舉行其見今豐熟主虞恐有司遵依洪武年例不修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含有損壞者即於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放前外放後有侵盜者概究明白奉令路清完足亦見其罪不許妄稱不干之人塘築若有侵盜証佐明白而不照贖價者准土豪又

官糧論非有司仍將舊有諸價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損壞者於農閒時月用人修理占陂塘私用者犯在故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追之旨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開墾墾修之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且實奏開墾之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土豪外凡收成豐稔之虞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銀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糶發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羅實數奏開郡縣官者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差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

四庫全書

二十

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開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朕差官有實蹟是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六部都察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慈民之窮一

丘濬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為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於此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

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
官爲贍養婦人月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
三分之一尋又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今曰凡
孤寡孤獨每月米一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
司官常加體察院而若之於律曰凡孤寡孤獨及廢疾之
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
養者杖七十三應給衣糧而官吏敢藏者以監守自盜論
不特乎此其後又以中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一政所先
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錄案孤獨廢疾無依之徒收入養
濟院官如有恤合得衣糧按月依期支給毋令有所遇有
疾病醫藥治源噫 列聖相承養政施仁莫先於斯凡痼
疾痼疾必由飭馬可憐仁之至而養之莫矣臣初以謂京城
百萬軍民所聚無主之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
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計管官司取牌里籍以然後得與
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輒旬月彼無告者豈能堪此爲
今之計乞 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
食之人即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族究有無親屬產業
職業者責之官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
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
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愍民之窮二

丘濬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
京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食日支
米給錢以收養之我 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
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粟熟以食貧乏之人每寺日
支米三石 恩至渥也 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食有費然
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
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入烟曠集去處每日差部
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寺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
官兵沿街趨召給與木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
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
肅清雖然此事關繫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樞而使疲瘵
殘疾之人扶老携幼重負悲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
通衢之側 蠶轂之下耳目所及尚乃如此何以視四達
之剽贍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 聖明降賜勅諭榜文
於通衢付其善於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創闢悲號
于道路者生以違例之罪

愍民之窮三

丘濬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爲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
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爲藏死之具而使之得

所藏有不得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一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 勅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山澤之利

丘濬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士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藏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

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發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絕乎

十三

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遷故雖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澤涸成窪昇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亦其少焉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耗

養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墾墾置官今內臣以守之之意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開而其間尤不能無參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憂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禁聚者禁聚之可禦墾者墾墾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年爲因之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赴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北直并真保定等處軍民被寇驚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在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在在外年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徙各以萬計近聞有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難州地方及京系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匿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

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救災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屬地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于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乞 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應開列當遵照本部節次奏准

李理明白開無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種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通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以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植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貸借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特勅課候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上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案勾

臣隨所施設合新附之戶籍增槽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緣係招撫流移填實宗嚴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論均田

羅欽順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導遺愛人之言千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瓘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屯營之田

丘濬

臣按處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金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處集此策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開浙濱海州縣其陸運糧食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應差酌量置買是然

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章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諒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有賄成而不可為其事遂後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太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澆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關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海仰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清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度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

澤既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舊貫通河法截斷河

十七

橫開

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如蓋廢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食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

所資矣

折收條陳事

彭韶

切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為多迨年戶部止將秋報

正數今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裡盡行起身次年八月九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為艱苦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頃於此時齊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約計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糧買米過穀粟相並食用其南京俸缺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文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解銀為便伏望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勞稍與蘇自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俸米除留一二石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堪減省而官

員俸糧亦不虧損矣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太宗靖難後遂皆罷罷不許末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俱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王子多至二三千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又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於鎮國等將軍年十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蠲禮部會官議備倉事件郎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求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及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高賈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

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鈔二十貫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定實支以別親疏

徐恪

臣於去年八月曾奏均俸祿以節糜費大畧以爲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國初之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王等儀賓食祿之家乃一俟於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况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俸祿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實全支今查得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年無支如郡王儀賓與將軍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伍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又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家子孫養者餘附屬有餘果作實王家榮幸已極祿以百計亦厚况陵葬之末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亦過多欲將各府郡王縣主郡丞縣丞等官祿得一年祿米比照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支

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王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
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等一體中半兼支誠以
經費不足利害所關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 朝廷驚
念親親使疏不踰視祿不繼當補庫元費以補缺乏既而
廷臣議擬戶部查行奏蒙 皇上特賜 俞允有識聞之
咸以為慶意謂此議必將累多益寡朝上夕行今又數月
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 國之計亦有
重輕今 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賦有限祿俸日增在
民者既不可額外加徵在官者又不即數中哀益更數拾
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於今節省已為太晚若更遲疑則
雖四海之富經賦所入豈能供此無窮之元費哉况 周
府各 郡王教授出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
之本邑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邑者雖已省令布政司
經呈 部未經畫一合再借陳乞 勅該部檢臣前奏合
無將各處王府郡王以下并儀賓本色折色祿米斟酌時
宜若為定例通行各布政司經依施行所貴輕重適宜支
別有節一歲之間元費之省不下二十萬石稍以歲月
數其可量况又推之以篤 恩惠感可不惟小補代乞
聖裁

請從常平疏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
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為命者穀穀不積則民實王而
死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 撫臣奏稱備倉穀湖
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
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
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
冒領適長市道之奸抵斗追還竟諸里老之計公催稍急
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已得停止以致數縮千官有出而
無入約糴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還非鬼神伊何能
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
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始未稟論試以有司言之六
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
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
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
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差盡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
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為況今法日以弊難開
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葉是不務則今年
宜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
炮之復災痛之而無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
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

△白 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賄納銀之例又妨正體
彼輩之法冠帶尚義個可行其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
控扼楚蜀關廣襟設 金陵要地人民稠密之餘 垂仁
加卹 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
除開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貧餘老疾監生
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遺棄父祖各縣納銀七十兩者授
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百二十
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二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
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糧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
亦用加之禮貌毋妄嚴罰毋輕差遣使絕隳轡於順從
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各蓋堅
不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比間口外爲民遠達尤軍囚
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台治奸無益事實乞 勅法
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杜計 盜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
以上因事念年執操寬 盜盜人勞安不創發原情
稍輕不係巨惡亦審得 盜盜人納銀一千石或七八百
五六百石者其自贖免處 盜盜人首十人致死律
雖不 盜盜人首十人致死律 盜盜人首十人致死律
拘捕本罪之外地其家道勤自至百石一百石以磨刀
家俱由撫巡 盜盜人首十人致死律 盜盜人首十人致死律

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贖罰工價逐旋存積爲取
數定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
里則積二萬石糧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方領買上上
六百石欠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
冒領優費卑厥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
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
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杜正開報貧
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
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
不必發糴仍別查私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鐵民稻
穀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厥收受審實極貧倍
加賑糴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其孤獨無歸委難自
經今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役一石
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千石爲則
冬該掌印有司考滿釐定殿是軍職管軍酌取去留所實
上下相資入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
勸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皇佑三義蓋一
義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樞是義倉之略社中富民任
其捐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餘
一分春借秋還轉相周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者

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虞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
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為急項伏惟 聖鑒留意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畧

席書

竊謂 君出祿以待臣臣旦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
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其救獨何忍哉臣日
夜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通給考
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煩
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
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
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
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
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
中縣減二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欵目條行
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
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
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中起至夏熟為止以四箇月爲
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
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數外
并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

凡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
發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
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
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不致
虛費法簡直而發獎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
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
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
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
天下舍此而欲將今見在銀兩實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
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
萬萬決無能矣

裁革冗食節冗書奏

張文

該總督糧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太
銀兩蕩然一空畧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先年各處
採鹿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者納粟者有軍職納
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鹽稅者有給度牒僧道者有
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富室者有各循例行之雖是
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蓋權弊端之便於而於治者不
耳豈惟我 朝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言是考之而史可見

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枚是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
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本
以祕府帶以姓然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器君子亦無
如之何也近日都御史楊一清等奏及納粟之例太監素
文等徵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禔謂禁例不必拘戶部謂
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亦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蓄藏
充牣亘古莫及耳平取之不竭而一旦空之迷
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州縣田賦之於民也而民窮財
盡取之隣國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隣乎儆之前

公明堂清光緒九年

三十七

各例也而又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吾人
人殊難適從哉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近
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置何一人有所獻納耶總理財
賦閩戶曹之職而經制 國用均之爲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生財
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法某某人可法接近日之故典
某某可行或采摭陳言或重校遺策但求明白區畫
俾當道意見各出不必盡言而盡聖意大所宜畫一旦沃
無捧溺之勢較則事不致 期以倍勝之舉也出於戶之
有庶供用有賴而於卒丁之益薄矣其財無不其之節用

近年冗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合無 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
禮部於光祿寺司禮監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
又 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
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山陝各邊 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齊靡遊宴
崇貴戚近幸無名之費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
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
強矣否則雖以足少爲累是縻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
乏古人有言 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

公明堂清光緒九年

王六

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古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
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該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車
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
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
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
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
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
京衛官軍俸養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 內府成造寶玩

等項正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
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
本部題准俱送大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
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亦不下二百餘
萬大何近年以來前項預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
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過於常數姑
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
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年例外運送過四
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
糧草缺乏鎮巡等官餉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
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
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分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
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岩廟倒馬等處
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
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儲備等項之用一歲之間
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權例
歲用之外又加至四百餘萬矣然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
而不竭臣等竊聞沿海不能管駕冠鄉林不能供野火
其勢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狂寇害之時加以兵
荒之相仍與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

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
古下迄唐宋遠撙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財
貨置入為節以勤儉愛惜為本以奢靡妄費為戒蓋因生
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撙節於平日何以克濟千臨時然
撙節之道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陛下天命至重
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為天下先倘將臣等議擬
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幾手轉指以為豐存縮以為
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之至
一裁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
監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
裁革仍復貪緣希圖照舊當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
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為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
而足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光祿寺近年科徵雞鵝等項厨
料通行查革但保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典國奢靡
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絺集皂裘為帷幄中人之產罷露臺
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皇上體念民窮財
竭風俗僭侈特勅文武百官不得僭用黃紫三色及
軍民下賤不得衣羅綾綺縠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
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為陛下躬行儉約其收

必肇於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度之極，守恭儉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庠臧之官物，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 勅司禮監 御用等監 凡百 上用 應馬服餉器用 玩好屏去 進巧務從朴素，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矣。母乞 勅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進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 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用亦常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運糧解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官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膳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備其三以爲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通貢日甚，以及土木迭興，齋醮作數，戚貴臣屬宴不特堂席遊賞，皆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印必不惟吝儲蓄之多，始以大者言之。如 內承

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

弘治十四年

運庫自奉奉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毅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等項，俱數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處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公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草料之例。近京開墾，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後一年吃虧何及。合無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數，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 上用物，一律及 王府賞賚等，不得用金。

非 聖且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 舊制
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撥齋醮賞賜
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
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
衙門作急查奏會奉 旨裁革者悉從原 旨存留者照
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後 祖
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
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
有未宜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慮未必皆當今後
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
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省應戶部逐一查出奏
請施行

奏呈聖訓

卷六

吳異陳言

倪岳

一遵復 舊制照得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
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虞 祖
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倘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
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誤餘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
隻亦未見留難並通判等官職卑貴重上受巡撫巡按分
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犯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
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

出巡課欽其間聚訟不齊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
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
誅求率皆借名入已無可查盤况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
處巡撫官稅為賓客巡按官待以顏顏是以肆無忌憚莫
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棄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願 聖明俯察民隱
特 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 舊制仍 勅巡撫等官時
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
幾人心快悅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奏呈聖訓

卷六

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
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
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
石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
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
緞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
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
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辦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
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
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

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逐年支運過錢糧并各歲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過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未嘗入之賦或以停歲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煩繁若不早為慮置誠恐將來艱事非細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瘵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餘而無患如蒙乞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會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益費大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實實內虛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勉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運司官平之用糧米在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兩旁草料如何經營可以省撫轄之費運香黃蠟以何平為中制可行而不難取布疋稅受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款又

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俾當開立前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論邊屯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處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告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接趙克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荒廢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懷慶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兵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下費之利外有守禦之隆唐元和中和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便給米糧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募募人爲十五屯屯五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筑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緣此又近章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論屯種

孫原貞

天下軍衛諸屯所軍士屯田收成比較子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二人之用

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辦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是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十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為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民間租稅不足餉餉欲倉庫充實其可得乎

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一曰召佃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墾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

卷一百一十五

軍士

一軍之名或路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放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鈎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蕪頌又慮驚遠執貧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商數記之地而倍五十畝之稅幾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擬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佃之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議定奪臣等查承兌見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侵三年承兌方許改納恐為有見家本院備劉到職切推前項荒田近聞遠達則不便於全

領荒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誤而不敢佃即今勸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千三百三十九十七畝此其耕闢乞賜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生畝股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年稅糧以為牛俱種十之費俟三年成功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得過戶復業亦不許告單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侵業之軍則承為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額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

一曰通查得南京和陽等衛糧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稅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俟見今勸得各衛拋荒田地酌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租稅每年俱係各戶包種如連成之際應憑恩代賠至薄收之年儘可自完本戶錢糧該官量與子為人賠納此項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祿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量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

縱得豐年亦無賸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開支之望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倫劉劉劉劉劉惟各官所任之俸已係在官全役以之准抵通起撥補恐亦未安合無照各生分發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數增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餘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國報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懲儆人補完否則各官之俸

卷之六

一

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得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蝕屯軍屯軍既窮未竟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為愈也如家之購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萬徵應得屯田之則有三三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銀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銀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恒 先朝末年朔歲田

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段莽極目不勝凄涼此項無徵換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過亡愈多逃亡賠補又擾相困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兌候年晝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輪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兌以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倫劉劉劉劉劉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

卷之六

三

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田成効一體徵收切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年會經總督南京京操備右副都御史抗撫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冊荒田若干頃畝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度科所缺額撥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厘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與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冊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冊冊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

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者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夫食無照依都御史杭某等官所議將前項墾江田畝悉為除診比較荒田俱減作反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厘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零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墾作五升三合五勺共墾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類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己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

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墾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惜力極難則墾通家等科人未必願征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本得紅牌事例承佃軍田由戶內各餘侵領每戶領戶以來久衛故軍始田等被軍官戶內各餘侵領每戶領戶出十畝二十畝者有一碗舊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復稅最為作契合從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畝以上每三畝者着領又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一畝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

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行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優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廢應盡可清矣

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一曰儲賑濟臣世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校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之苦為最其苦者莫如各項軍校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賴糧於公半賴種子播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贖家之用一遭凶歉輒便流移查得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運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疊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緣本衙門自無積蓄饑荒之際欲類借貧勢固難為是以奉聽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別無別處至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為各屯設立倉庫將本衙門一應閒遺詞訟駁罪罰糧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倉需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單倉散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別徑斗級看守人役謀議誣誣率廢不行臣看待各衛屯所俱經應天府等州縣之官具奉命以來開過屯罰紙米賄罪等項價銀然價銀丁分為率除八分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餘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駐紮尚有

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迄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市價收買好穀并原價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贖罰終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倉若遇大荒之年審實極倉軍餘各就地地方倉庫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庫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贖罰紙到贖罪穀石數多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存留以脩屯田賑濟如此則補穀亦增賑貸有賴屯軍不致過三矣

廣屯種

五十二

江

一日廣屯江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陵捍禦江流只靠沿隄栽插楊柳湖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通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嘉靖八年已經奉 命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潮尤爲洪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爲困苦臣查得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定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軍難以包賠極貧之戶未

定營房虧工價賠前銀若不亟爲分豁誠恐隱稅不繼二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勘踏果係坍沒量爲分豁額糧則一國課不虧窮軍亦裕矣

廣屯種

胡世寧

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取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敘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現今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兵軍舍盡力開墾求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 予南方詢彼克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傭賁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

廣屯田以祿

宗室

徐恪

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贍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况監生於先年之因循食之於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 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 皇明祖訓 親王 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

衛所也田事體相同亦所以資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
非爲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日繁從億日多而田
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爲應相繼奏陳要
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覈實還
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入盜費侵佔屯田俱
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蒙古軍二衛
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
給卷冊可查今周府并原武遂平許城永寧汝陽鎮
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附近軍民種植
納粮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
觀之各郡王皆出周府當其分封之初糧米定於
朝廷而在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憑何給授而能分與
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
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查
如失固有節節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恩分給却
又以此子有况王府糧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
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蠲免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
辦今得該府莊田包占官山縣民人土地該納稅粮准
作本府糧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敵府前項莊田軍
糧相同者以輕則起科應差熟本撥諸人情似亦頗便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倉事督同長史
等官將各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
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敵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
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軍國年將軍中尉都主等儀賓
餘下歲派存留粮部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累坐各官若
粮有增減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降如此則王府不失
所有而無分擾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憂
朝廷於農養之典親親之恩文兩得而無遺矣

定經制以裕國用

李承勛

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爲實政既不量
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雖然而收泛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
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倍凶荒故三
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養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
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
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
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適查一歲天下稅粮所入
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若干首西京次各邊各省直隸
各府每歲所入所出總若干其數分爲二目徵則權用三
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倍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
則會九卿於堂上料通省倉食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

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而約之至於聚多益寡之道檢此補彼又莊臨時通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出入總數撥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 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年有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年歲災傷蠲免若干并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壘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母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義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卷之六

軍七

定祿米疏

林俊

題為定祿米以蘇民困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巡視衙門批老人徐本潤等呈稱得生派江西各 親王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六錢 郡王府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三錢 恩信本處米價每石上該銀四錢五分實難辦納近例親王祿米中巡官督同長史而平收受 郡王祿米有司倉司便及雜情願 親王祿米折銀一兩 郡王將軍祿米折銀八錢布政司交納轉解等因又問刑條例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管押人等干預撥充折收

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發邊遠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查察節次題 准事例立法非不周詳焉戒非不明切但 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懼而不能阻違巡撫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害無所控愬又申明前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參劾開發務臻實効等因題 准脩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參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却稱每石收銀一兩六錢或一兩三錢見米時價止銀四錢五分據呈却稱每石願納銀一兩及八錢以一兩六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 親王祿米歲額一萬石歲支三萬五千五百五十石有零以一兩三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零是 郡王將軍祿米歲額一千石歲支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有零誠為大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難行奸弊未盡其江西各 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 准宣益三府 殿下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 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訴之門官校諸忌迹嫌難施彈壓之力以故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就重而捨輕度以事情豈真得已其欲由布政司轉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臣又聞 親王用

費重大委與郡王將軍不同伏望聖明篤念親情俯
隨民意特勅府部從長計議將准寧盈三府祿米并
郡王將軍祿米酌量等第定額上取聖裁著爲常則俗
行江西布政司近年徵收是在銀兩等庫或每季或每月
長史司給印信領伏差官前來領造各府官攬量爲選
撥別用名缺暫且停補庶事無掣肘民得簡便若必拘本
色恐似虛文再令送收恐仍前弊緣係定祿米以蘇民困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叙准關忘後

准開權舟初未有志近有而亦未備今志則創於元岡馬
于增損裁定於敏齋喻子潤歸於北潭熊子而志始成矣
志成而制置之詳輸權之則應約之規駁歷之蹟紀述之
文居然可考也夫國有經費經費不足而佐以商舟之權
非得已也若又從而錙求錄校以取盈焉豈士君子體
國子民之心哉是故執事要求必以其政謹即宜惠存乎
其人得其人而政斯舉矣故曰理財之道必先用人喻子
之志正已格物不煩其今而正不致錄法以爲教是
以程致商然商民戴之頌揚於途余適督辦工部集聞
其事果不在人乎其果不在人乎由是而知喻子之關
志爲可傳也已仰惟國制開稅輸欽初行欽法以便民

用尋征折銀非制然於國月三六今便銀鈔仍舊制
也論者以比年諸邊比屬繹繹三六今便銀鈔仍舊制
諸關稅之入曾未足支乃復鑄錢鑄幣之無用非計也
且錢鈔之法卒未能通以便民用而轉展未適又歸於
販家估客抑獨何哉或曰銀羊存禮權利用非所宜言
惟當國計者知所取裁矣因喻子之請叙諸末簡云

量河渠以備規則

阮鶚

臣惟天津以北一帶河道本爲漕運而設專官近年以來
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於起剝在民船則苦於拘掣在運
官則但於肩破在軍士則減其差餘上下相蔽彼此互爭
臣前親歷河西移地方詳加經理稍便軍民緣是推類以
盡其餘而凡事之未便者審機度勢似不容不變通而以
時措之也故今年四月以來臨清衛糧船淺阻於天津以
北地方不能前進臣恐遲慢糧運隨差經歷層層嗚呼等呈
知工部管河郎中荆應春切責委官胡亮齊華華調撥提
獎入夫分派各淺設法挑濬始得既通但臣思今年如此
來歲可知今後舍無責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會同總倉
御史親詣各淺地方督率人夫逐一整理務使不致一
處淺阻不阻而起則若遲是此謂時疏導以資河漕之分
合或者其可行也船之輕重係於水之淺深而河漕之分

京因之臣會同戶部鈔門主事華舜欽議於河西務及通
州石壩土壩各植木爲標上刻等級名曰水則令無行令
委官華富李仲泰將水則三等印發各運道行即水則之
淺深知起剝之多寡或剝或否可坐而定而冒破者無所
用其計矣此則立標準以順水勢之淺深或者其可行也
軍船起剝不得已借用民船均留日久則費月日多臣計
其工力與其食用知會戶部員外郎程珪行令各運自挑
花淺起者二兩二錢自楊村起者一兩九錢自河西務起
者一兩三錢自王家擺渡起者一兩自里二四以此起者
六錢五分自張扒正以此起者五錢五分自郝家移以此
起者四錢五分自中心橋以此起者三錢五分若運船直
抵石土二壩者免其脚價則拘留者庶乎其不擾矣此則
量難淺以議船價之多寡或者其可行也水次允運期限
不獨當嚴於運官尤當嚴於有司蓋運官違限監兌者查
叅之而有司違限則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臣欲刻之印信
交單責令運官執赴水次會同有司某日運船抵水次
某日有司分派糧石花名某日較解某日採米晒揚損折
若干加潤若干某日開兌某日兌完公同填給運官投文
之日送臣查考以便量情察治庶完糧不違其期而經
臣傳之罰不得偏累運官矣此則置長單以稽有司之違

速或者其可行也督理倉場等官歲選官攢以供書簿
經題請未嘗舉行以故其進也百法鑽求其既也任意
盤據違例生姦莫此爲甚臣於今年二月會同總督衙門
將應該書辦人員彌封考選照數圖撥已經遵例一年一
換外但竊思臣職提督倉場兼理河道而漕政銀庫俱應
關防兼以交代不一駁之事簡而任久者不同自今爲始
合無照依巡書期限每三年一換庶事體之習熟有恒而
更替之期限有定俟事生姦或可免矣此則准巡書以定
書辦之久近或者其可行也倉場官攢冗員太多則束手
而冗食乏者大衆但臣謂既定裁書官難臣欲於通倉守
支之人凡每歲坐放剩有正糧二十石以下者准照京倉
事例盤於見年代放而支者即日起送以省冗濫蓋粒
米之來苦備千狀而坐食之冗歲費萬餘爲國惜財者雖
小不可忽也此則勤交盤以限官攢之去留或者其可行
也至於均驗給以普賞鈔之恩臣欲令運官預領於鈔關
不許踰年官封必驗於東廳然後給散庶幾足而家給官
旗不至于尅減可也公體察以黜白糧之困臣欲於部運
之官得効其貪於挾詐之黨得禁其惡庶幾至而速完糧
戶不至於破亡可也扣輕彌以免借貸之苦運官自河西
務起剝既畢將官銀扣於鈔關船戶至張家灣卸糧而

以當官領其餉價是軍免先時以借資民不過時以守候
免預給以免凍阻之患則糧米呈樣之時即驗票齊集
一有欠空之日即散軍上麥餘是船不候而先回軍待
以小資兵磨擊斛以資發動之需是元糧有正斛起程
一斛今後合無每船令漕運衙門給與擊斛一張每年
一該部奏官不許仍舊收勒如此則軍民加餘之資費米
銀之弊可以免矣清軍伍以杜規避之資費軍買求
一俟告差偏累資糧今後合無各官給領羨餘之日就
一併起臣等稽查中間果有老幼貧難之人即舉行文除然
如此則資費差費之私盜米樹善之惡可以免矣凡若此
者皆臣之責也而河道則屬之巡鹽御史事權既限於職
率則舉措不免於艱難如蒙 勅下該部將臣言再加詳
議擇其有便於軍民經久可行者載入議單以便遵守以
轉行部察院將天津以北一帶河道分屬於巡倉御史官
以以便責成庶幾法隨時而益詳弊不生於簡畧職以專
而益勵政不壞於因循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戶部下

鹽法對錄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陵閣臣徒等因奏曰
今國帑不元府縣無蓄是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
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皆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
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治法尤重今已壞盡全邊關
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
不肯上納臣徒等因奏曰奏討之弊 上曰亦計亦只是
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
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
徒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塩法氣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
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
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改奏矣臣徒因奏曰臣聞 國初
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靖馬者敗私茶數百觔 太祖皇帝
曰我幾行一法乃首壞之速宜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動
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言耳因
言塩法須整理臣徒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則
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塩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

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
通套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
稱慶知上意屬精思治如此

鹽法議

王瑋

一曰重邊儲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關中塩稅務量被處未
便量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 成憲
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粮草于邊耳處
化中始有各邊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
舊例議未及行既後國庫空乏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雖
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皆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
候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
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歷沿邊糧買之規守運司納
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
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撫御史馬允中
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棄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
難如是耶或者謂以運司關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
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糴不勞而利亦廣乞中
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邊各邊重議再舉之後商人赴中自
有成効此整理塩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
多就於彼適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餘

而虜患無虞矣

二曰定勘合據洪武中將茶盜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章並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派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賣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監發賣承辦中還部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監發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

三

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未竟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違法之太甚哉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之處吏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未寫鹽引數目俱用印蓋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刺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全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稅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塩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應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登派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並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關前件派塩下場記派訖二字支塩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派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塩法冊籍計撥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覈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量奸弊其有暇日不

如原委兼官如此則塩課肅清邊儲無虞矣

鹽法疏

何孟春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塩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幾水面鹽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靈州府屬二縣亦有塩池額課御史王惟要於沁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舊額課史所有塩池而無額課除鎮夷塩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塩池數多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 勅榜一清即其已放廣爲水國庫項塩池若是計引重煩不知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兩陽乾澤之間制多寡

鹽法疏

五一

又

嚴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塩既定可計課銀每一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且追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邊高鎮番地方塩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可略代道黑河等處土塩小塩各加禁約不許與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開發族說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處置鹽法事宜疏

陸深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最吸危聲載道問之皆云禁鹽奪其利也臣謹按塩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儲之需於國計甚便然使 朝廷禁鹽

而不下商賈畏禁而不入則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

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倉廩以辦稅置倉以收鹽運官以范販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奮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公家邊絕寒轉輸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自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承辦波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文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目混珠幸苦如此今以禁鹽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任察其間憑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微俸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竊懼焉

鹽法疏

六一

仰准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新情 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權塩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塩法之端有二焉其一則通丁若於兼井其二則今日勢要之便利是也然於兩浙又爲不同大抵兩淮之塩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塩法者多私販而通丁之害則一而已矣

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晒土為圓煮圓成鹽以鹽納官然後運賣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稅費固必有其場今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觀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侵竈丁之場蕩而盡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為常以殺人為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亟矣為易處苛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害可空矣

淮長蘆之塩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非法意臣以

七十一

小

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塩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非法意臣以為與其壞天下之太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在故得傳俗而論之伏候進止

鹽法疏

周用

照得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運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

江分司嚴設私塩既行徒黨日衆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恭張騰近日王班頭童琦童達王棟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塩繼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營救雖旋剿除禍根終在厚其所自實由聚散取塩失今不為之計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塩貨流通餘塩皆下落使塩徒解散方為有益緣各塩場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松江分司塩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石浦東東浦清浦黃浦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內除清浦天賜兩場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鈔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

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

今

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場無徵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秋糧內扣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前項塩課俱係竈丁出辦餘塩却許鹽易商領無徵課銀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塩亦不許領食食用餘塩既不許賣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者不為相權販何以存法凡諸塩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塩宜禁其實商鹽示禁不容私塩未嘗不通然商鹽之禁官自禁之私塩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目為利在官不

入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製各例名利在縱容不帶又
追退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捕役其實濫漏影射居多故
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巡捕私租一向通同作弊其賣家
戶俱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遏蓋法至此豈惟商鹽不
通併商鹽亦俱變為私鹽各處私犯擅從相聚為害難以
處置所以處置之方專在處置餘鹽且鹽丁煎鹽等課即
是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鹽丁辦課
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弊况鹽貨實出天地自然之利鹽
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理實有不堪為今之計莫若將
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鹽戶
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脩
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
人入場收買實令總催比併各處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
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紀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連運課銀
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貨出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
停運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過課銀一先隨即開報運司并
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鹽丁自行發賣或轉賣陸路
有挑背負并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
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
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

臣等謹將大略奏上

九一

容平買必不營求來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
不肯法聚眾與販販前項越境准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目
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法若無毫礙亦可與嘉興
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鹽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
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款如或鹽貨流通價值低賤仍聽鹽
丁免納折色但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在商開
中以實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
有不同如洪武年間鹽課工本在官文給隨其多少但屬
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後餘鹽亦有本場收貯給與
米麥之例彼時禁鹽私鹽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
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既不
出於官鹽丁餘鹽又不為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
寬但餘鹽火無委棄之理鹽徒火有聚眾之勢官司決
難主通縱之獎地方次第難免擾攘之急立法之始本以惠
民足國未流之弊遂至爭民施虐誠為可慮伏惟詳議早
見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臣等謹將大略奏上

十

准鹽利弊議

霍福

切謂立法須公而漸行法漸嚴而安然入吾通變通之權
乃可久而無弊安預民數十萬家荒蕪無暇專取私法
以有官司不敢追問近年待來往來而劫此際不

必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
畀餘糧復不能變通欽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望
而不為變故鹽法愈壞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
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提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
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米舉年間每塩一
引輸邊粟二千五百石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米
禁以前准鹽開中歲無定額米舉以後歲定七十萬引復
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
糧乃給引曰年場歲文常年鹽也有年數十年老死而不
待支者今兄弟妻三代之支之今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
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塩也此居貨固
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塩一引准納銀叁
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今客商若無見塩許本場買補夫
曰本場買補即開餘塩私買之禁矣故發商借官引以影
私塩然商人竈戶得以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塩惟私塩
愈行則官塩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淮塩課許納折色之
引可考也私治正德年間或好推泰討或勸戚恩賜皆給
引自貢餘塩故法雖大壞而塩亦平賤復有各年開有
未盡塩名曰零塩釋製監堆積所在名曰所塩所塩要
報中倍影私塩以重正額故正德以前塩價雖平而正額

日損自御史秦楚奏革所塩秤平銀每三百斤作為小
引稅銀壹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全奏減塩價每塩一
引納銀八錢庶幾通中今之議者復謂鹽也過天皆不知
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米舉年
間納粟二千五百石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
貴商役取利銀二錢年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
身三路支塩勞費殆不啻矣計准塩一引需用銀二兩有
奇矣商人轉販後以市則則塩價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
正塩運其則私塩盛行私塩愈行則正塩愈滯亦乃其所
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
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
上策消變通欽法欽法重則錢法均而塩法行矣今若立
法使鈔一貫值錢十文電丁得為實利則額塩一大引給
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塩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
文各場餘塩盡屬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
塩七十萬引餘塩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
例一引輸邊粟二千五百石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
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弘治時例一引納銀八分
兼富於國尤可也蓋私塩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塩不
禁自止矣私塩塞正課派行邊備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

中使司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
三百引正額納過額二斗五升餘鹽納過額二斗聽與寬
戶價買入云云今自客商借官引影私私鹽寬戶不辦驗官
引輒帶餘鹽者各罰私鹽律設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
引兵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近年大包之弊
率近年勒借米麥之弊率塩場積年驛客商之弊二邊
連廣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過塩
商納稅即與此弊云云許納本色糧糴折色俾商無
久滯凡領年所以爲商人害阻壞塩法者悉與革絕復選
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理塩法俾自舉用運
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塩勿得久滯凡積
年爲商人害阻壞塩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
都御史並謀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休
戚邊方應裏共爲一心兩部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
事行以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
勸募農政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
如無策並武初給鹽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鹽戶者甚
厚而鹽一引給工米鈔二貫五百文復免丁雜差所以
爲鹽丁者甚厚竊謀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蓋
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爲鹽戶上以總利權

而均其施天下食鹽之利寬戶與餘鹽之滯其法極善
自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來餘鹽者絞
販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寬戶空腹以死不然
即又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於人豪矣
法大而窮者一也寬戶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
區復十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
遺罪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
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窩窩窩刻取二錢遞上科
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幾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
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墜越
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濫正課愈墜雖絞刑治之不可禁
遏況有贖刑之今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
之今蓋開寬路示之趣失則私鹽如何不益濫正課如何
不益墜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
無算自須民拔刃旅而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
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
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
惟射鹽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很死
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
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

反向塩徒丐塩充食矣舊徒千百日挾刀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該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塩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逆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累以迭生出不得已激生他變將詳察之則情可哀憫將緩縱之則積弊愈甚揭發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夫之藥而弱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塩利指注河意也治塩利不究與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雅纂三津懷衛引爲險壞鑿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派浚其於土厚其隄防則愈凌愈急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塩

法事例叢瑣無益塩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

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

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輒成功虛費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塩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益邊地不闢不收久之效而坐致治安則兩淮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言實効此兩淮利源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矣

進塩場圖詩序

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養輪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

以救陳民事爲先故有書鄧風乞賑以進者有進農耒耕織國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匱乏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謀臣今近役官場始識其弊遂嚴然全寄心力雖有分業金瘡湯火救貧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三級言難以盡言小屋數椽不敵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食此苦也山溪激漫人偷物踐飲守無人

不守無入此言新之也

十六

午汗如雨陰寒結露亦必爲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有未足後者又來此微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塩抵償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於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仰慰雖困往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塩場景物事情卷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美冊上進庶幾目擊心驚之迹臣不勝願幸上至

集群議大修邊政以實邊儲事

梁材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德洪武年間每引輪粟二千五升官徵薄而商利厚塩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之

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換於照文三分存積越欠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今雖題准准監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窩窩之弊監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官糧衙門則有例外勒借私增斗頭多收大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各場官攬取索常例刁證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勒令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責效一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充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

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

十七

而成運司監課以時而掣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釋掣但不為常例勿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糧等官務以屯種為事清弊為先使商有利無害飛稅未便而來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湧之價自平則餘監之利可無賴矣等因又為計處監課以裕國儲軍該戶科都給事中蔡經題稱國家開設監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者以為咎在餘監納價以致明中無商但監法之壞不特餘監一事昔年土卒衆多屯田不墾屯種有收米較價賤時或關中上納無

難遇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值騰湧糧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兩淮糧價增三六錢而搭二長蘆又難支給至於餘監納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畫以利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無今後將派去准監照原價保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監糧今折銀上納如遇年晝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若秤掣餘監立為耗撥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則將正監釋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監價銀至萬元年巡監御史覈金奏准事例量為輕減酌為中制若欲盡革餘監惟開正課然此自今伊

始貴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利大收屯種之利數年之

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洪武年間每監

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引輸米二千五百石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年以來漸增增至四錢准監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歲歲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減監照近年事例監二百斤准納銀八錢准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為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監數多無過正引斤數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監隨時

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未料望未登
之光亦不許令種實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者多解此
者少收多不為功以不為嫌准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
酌先令而為之中制准每引減去一錢別准每引減去
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合將甘肅准鹽
量減一錢五分浙省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河准二鹽不必
搭配別處這鎮亦免搭二商自便起其長蘆准價原定二
錢山東准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未
餘謀可無盈溢損價可安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
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考覈之宜耳遠方缺乏糧食商人

奏請蠲免鹽課

奏請蠲免鹽課

難於上達尤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圖省
飛輓之意則法有賒而猶待待也田修舉必須數年之後
又如益給事中奏總所官倉然終廢而不舉可乎也田之
壞久矣墾復不修此備廢弛荒廢輕犯殘我不苗固有有
可耕之田而不墾新種者矣糧價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
傷家無米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
明冊籍不清又有為官豪勢要乘機而使欺占沒者矣今
欲大加整頓為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裏急之則
生變緩之則長奸况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
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是貴尤在乎專

任巡撫合無各另請 初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
官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旗幹官員專理其事
備查光年近日事體艱難酌區處提綱舉領詳條逃件着實
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佔者理侵欺尤須修築屯堡遇警
有備嚴謹烽堠量為防護毋致虜探使得盡力農畝以底
秋成徵收糧草即其所入自可足邊官屯官員勤能者旌
賞怠墮者黜罰每歲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與舉
屯政事宜如開墾荒田若干清出勢佔若干追出侵欺若
干徵退糧草若干麥黍等項各若干蠲勸邊官吏若干逐
一具本奏聞 初本部查考通總分別等第 上請以

奏請蠲免鹽課

奏請蠲免鹽課

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効旦夕勢亦難行亦要酌
量時勢舉行有漸以二三年間務使屯政興修邊儲有備
又何憂者引鹽之利歲夫鹽利屯田均為濟邊二者常相
須而不可偏廢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
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商
免其附帶所以剝餘鹽之滋使所以隨宜至於興舉屯政
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
不待正數引鹽之利自有充實豐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
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奉 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你
每既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又為再議鹽法題一衆論以

高經久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必盡收餘
在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販一以贖貧電一以寬商
一舉而四利興焉但戶部舊本俱未及此等因本
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力大臣一員云云
准并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事管懷理先等處
處要見餘鹽或盡開運或就使解送孰為有益
目或另立照票孰為可行某運司餘鹽運地若干
收某運司餘鹽運定若干價方為便商等因題奉
這這法係足邊急務 祖宗具有成法近軍全被內外
要官員通同奸商買官賣官以致阻壞流弊甚你
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
務要與利除害禁禁弊端使一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
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該經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地方都御史馬卿會同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鶴人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曾鼎會同巡撫都御史周金唐會同
監察御史鄭坤郭圻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昂會同
巡按監察御史姜潤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盧瓚等議
覆前來該本部議照得 朝廷設鹽課開中本以助邊通
年以來水旱頻仍邊陲多事加以通負微解不全供億缺
乏每每告給 內帑所以都給事等官管懷理等情未詳

議各盡所長無非但寬通商裕邊保 國之意但理
在隨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 國初籠丁歲給工本
以資歲用商人無不官與鈔錠糴糧中納了畢還官各處
籠丁將煎剩餘鹽交帶出塲及私鹽貨賣者依今則似難
行矣正統十三年將煎剩餘米收買籠丁餘鹽每二百斤
為一引給與糧米一石崇泰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
送回還附搭赴饒其鹽運所收貯俱作存積一教以備開
中弘治二年令文官商收買籠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
今亦俱難行矣正引又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遇私販以
通官鹽乃 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
經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籠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倍收
餘鹽則旱澇難濟而邊引不先於壅滯正鹽例有引目餘
鹽夾帶者較若再增制則於 祖制有違餘鹽原無照票
總在正鹽包中若又另立則與引目相背官為收買守煎
守鹽不若聽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查數開邊竊恐天時
人事不同將來難繼准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
徑解邊錄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講大畧
相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欲其仍舊宜議嚴禁夾帶嚴繳
退引占窩守引緩罰納教私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
鹽法有補既該各該官會題前來合行移咨各該巡撫都

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撫各該監察御史除兩浙
河東等處其照舊遵行外其兩淮協勦合依各官所議
每包共計五百五十觔內二百八十五觔連包索爲正引
原定價銀六錢五分一錢該銀五錢內二百六十五觔爲
餘盈准兩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六錢五分
准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五錢兩浙每正包一
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觔原定價銀四錢近減五分該
銀三錢五分餘盈連銀二百觔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
錢杭州批驗所四錢紹興批驗所四錢溫州批驗所二錢
長蘆山東共計四百三十觔內二百五十觔爲正引長蘆定
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觔連包索爲餘盈
長蘆兩製鹽所銀三錢北製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
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
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
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
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報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運
司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寸兩險遠止開准浙二糧准
其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分每引該
銀三錢其餘各處如開准進路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
如開浙鹽路以山東亦不必更搭

致顧役失此以上正餘盈觔各該巡按巡撫御史嚴禁各
商格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依律問罪就
將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當鹽單日將引告繳所
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察司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
咨各同府里分若干該繳引若干未繳至三千引之
上將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
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
中如無郎中去處行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
其實在糧草若干方准准此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
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
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
夾加查究干碍內外人員一併參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
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即類行
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盜抵贖等銀照依每引三釐扣算
預行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
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
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項該帶餘盈外但有數外夾帶
盈虧仍照前議問罪追償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
勘合已完商人到邊違限或因喪疾等事故者聽巡鹽
御史審勘是實准與分豁若有規避照舊罰數上倉以備

順治七年長蘆山東領運務總德二倉虛故運使宋敏建議令商人就近納稅以通一時之變既而竟莫能行所提前項引鹽相應照舊開報中私鹽不禁則官緝不行律例昭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該撫按官行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拿獲到官查照律例從重發落若有不行用心巡緝及受財縱放等項情弊一經查得即行參奏從嚴治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引有零內除水腳運丁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兩折納價銀解部見在運丁實辦并召商買補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觔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銀四十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兩兩新運司額鹽四十萬引有零每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包帶餘鹽二百觔嘉興杭州紹興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銀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觔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包帶餘鹽運包索二百二十五觔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銀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三錢山東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

百二十四觔每引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運包索二百二十五觔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致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電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致致齟齬不合以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為旺前其餘月分為衰開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地運司難於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就延商電兩因本部合再通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勒勒取盈如各場勤煎電丁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設法區處或今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

秤量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限以程期俱赴
逆司上納解部以備各處支用違者問罪監追完日發著
等因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一各場鹽戶多有銀蒼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
縣倉鹽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
小問刑衙門若有礙開徒罪以上鹽戶并一應千磚塩法
司事內囚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未贖罪者俱發所在
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發賣價銀送場貴令
官攬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取收貯俱申巡鹽

御史會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窶秋成照數還官

一各場俱有見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余有無知官
橫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額
牌解冊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
四五兩者龜催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為重害令
巡鹽御史不時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暗將田糧訛寄以圖監
免又有乘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竈丁數名其
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竈戶該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
以上俱各通免優免其餘全課益丁每丁貼銀弘丁三丁

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
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根及家強隱匿差役就將
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若詭寄者依律問罪
田糧改正

應 詔陳言疏

王朝用

竊惟天下之財賦益出于東南而權利尤為裕民之厚資
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為備邊之急務故以
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輸誠為等過至計但引額原
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役者
其勢有六敵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兩

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王八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
而壯丁亦不其充足額鹽尚有四十田萬有零近來民間
生齒漸繁而竈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
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
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後者一也先年歲半折價解
京者以有窮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於辦價况
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
時優恤小竈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
解京者折價而行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盡以電
丁便千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於闢支無守候之難每

七、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貳
其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
文留運司額運數發邊關中就將前價一體給客收買
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盪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
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計其餘盪價銀計
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
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
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
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運以歲月一時過
期緊急豈能濟事惟此盪根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
速如音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
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
除完納稅糧之外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竈盪既減半折解
則納剩餘盪立可聽其消化而不為變通之計哉當此之
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於犯法此
其販之徒接踵而至登還之船成駁而來其勢有不得不
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於官則歸於私若官引不足而
又禁私販是禁忍寒不食滋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為人
擅獲則又陷於法網大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
四也各處行盪地方近來盪價高貴則由于上納價值

之重一則由于昭陽、信陽之火故利之所任人必趨之雖
以嚴加禁治一旦遲難止息大抵源頭清此盛則彼
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竈丁之所獲各處
官盪足以備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
其謀哉不惟盪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然而自止矣此其
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
鹽御史有奏開販餘盪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援引私
囚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措宜但厚利所在
多為勢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嚴禁治墓近因執法者
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要為名是矣
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官復
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墜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
辭避託有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
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
實國課不致於缺小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
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信銀到部者
名為空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盪折納價
銀在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發邊關中前
項價銀聽候商人賣就勘合倉欵比對相同一體支領實
補銀錢仍照例嚴禁腰裏及京師不得開引以杜弊端則

地方幸甚

讀鹽鐵論

方孝孺

笑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即位賢良文學願罷
鹽鐵均輸官桑弘羊罕難之宜罷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
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傳萬乎無財也
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
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
有猛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貨腐朽至不可較武帝之天
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見一歲之
租宜其富矣而及惠帝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
管繕以靡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聚寶蓄貨擬
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也而文
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其苛者
故一變而彌元元之價不然漢祚可復幾哉此書也其於
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茶法

楊士奇

應天府批驗茶引所宜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清批驗茶引
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運引累催不
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
照茶商路引其目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與嗜

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退
繳引難矣况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
例批驗縱有茶帶引更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傳
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
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
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荊州
府四川成都府保寧府蒙州府嘉定府瀘州雅州等處俱
係產茶地方相去遠近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
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產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
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
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遙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
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况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
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
三所却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與販茶
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
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
銀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
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呈入社本
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辦茶商路

引果無詐偽即將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實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鈔造引仍具數圍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送合于上司轉繳本部查考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十文照茶一百觔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元照茶六十觔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銀一貫中夾紙一張

卷之三

三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盜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與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觔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往賣去處賣單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歇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實與無引由客商與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

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白紙

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三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一賣茶去處赴官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茶茶葉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蓋引紙每張納銀一貫

漕糧之宜一

丘藩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皆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

卷之三

三

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是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吳所造販糧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滿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入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藥茶之說今日尚有米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弊者蓋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

一十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古今長運於窄狹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漕官軍隨船舉借糧運無有已時所以使者正坐刻淺之弊所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改漕是之法所運之米皆以靈應遇河淺處暫昇舡上運過而後昇舡舟或分載小舡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小舡而沉溺撈而出之亦全失縱有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粟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言漕船中宜加之輕板上護以竹篾笠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殼再造並加大之可也然則宋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大業以布爲之可用數年何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蓋其所費比所散失亦鉅省矣

漕運之宜二

丘濬

臣按漕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後伯以迄宋雖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高宗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人命羅盤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直沽天津轉運有中渠之運不專於海道也

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新財賦每歲所辦糧兌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東港今在蘇州府入海至海門縣外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常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甚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達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艱輟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入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二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缺省河漕視陸運之費有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有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之勞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率率之費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於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

爲意外之慮寧通慮而無不慮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燕
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臂則人
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爲遠
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
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聚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
海一帶蘇州松江三府而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
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飯米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
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
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
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
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蒿以料角定鑿針
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
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
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丁逐一次第
踏視海混有無行舟諸道泊岸沙石多寡洲渚遠近
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通則則
迴避盡圖且本以爲海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若夫占視風候之說又於此氏華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
月明察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則止則
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

此可保萬全末無沉溺之患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
以爲決然可行也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
爲勞蓋不極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廢於是乎有僦運而
海運乃罷遞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僦運之初皆支運也既
而諸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
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
焉其弊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
君子重之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
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
俱有數見歲運條下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 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
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水運

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
粒并黃河漕運永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

數少年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法以專備事不屆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權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淮揚徐等處度募一百一十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

聖太倉歲糧蘇州浙江改發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交收各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浮過始罷運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完通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六萬石通糧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蘄州倉收

因三兌運
先是運河民運多失農月承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成出

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銀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底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

做此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所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止扣解羨餘疏

楊宏

漕運糧餉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齊銀兩先年俱以起運各官軍收掌裏多益寡隨便吃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等累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皆強凌逼公然奪去真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稍裝盛以章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

困遇家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赦漕運官軍

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駐息前項輕

資仍舊盛轄印封至通州將處查算額印文用焚餘扣

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并

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

正接優費及到京倉交納掛籌便如往年法立於彼而禁

生於此欠糧却於陸總扣算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

濟銀兩以爲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爲發運使

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餉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駭

之耀卿曰此公家蠶繅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奏以爲

市蠶錢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修用用所親

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

自是京者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失米載

是冊惟 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 朝

廷之財言顧此完根餘銀以爲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

帝建隆初歲也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

今三三中間豈無冗兵剩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

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地

收於緩急之手運於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

而 能裁損有賴所得多也矧輕輓原係耗米以備

餽顧水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
今欲算計秋毫無遺餘舍耀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
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取恐所得不足以當國將來人
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
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

論漕運積債之害

董蘭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至積
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根不設分償債主經手官旗受債
主逼討膳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膳大
者益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

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盛況船糧不得勒報開豁

借債買糧陪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

虧折借債買糧陪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重大

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陪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

脚費輕齎不足借債陪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已事

假以在脚買糧爲由詎借債負遺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

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

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遺累見在

運官或自縊身死如東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廢身

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

區處設法改採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延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蘆在備李沆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還官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奈無乞 勅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有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其上下納鹽本費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似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陪償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矧今漕運復損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兇數多及有司官員侵蝕於催徵恒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聞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飢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過家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

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以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竹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况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類人牽挽中間忍饑餓者不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衛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額軍及進倉使用并買席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費使用頗增高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是白添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 勅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車逐廢矣迄今該省追思徒與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使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晒場太草或以易換違窩索纒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滋謗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銀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十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鈔貫值

錢儘數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穀一飽之需總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採加木一節先年屢嘗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可以少濟探之事體此亦相應如家乞勅戶部計議令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候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齎短少迹已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還債還不分償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券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款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管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拍賣奏奉以從重議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者為定例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

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邵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僑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輒搬至京待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題正軍千名補操却還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撥還軍開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遼洋把總內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並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方於空閑衛所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敷各于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掣迴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遼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充兌本色運赴通州倉

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蘇州交納若連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缺補代運如此漕運情寬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舊實納總納結之利最為利便蘇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兩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課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官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候其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兩直隸水次交兌在船裝運儀其船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軍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督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首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關前去兩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得與在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米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提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

兩總所管衛分酌兵加添廣使率均平運軍應息矣
運軍船帶土貨不許官司稽察奏 威鳳
查得洪熙元年節該欽奉 勅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兼勞晝夜不息既有盤費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朕甚憫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官軍合運 勅諭順帶土貨以為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 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為因流賊生殺阻截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在事例許令運軍帶土宜貨物以備修船剋沒等項支費你部莫違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 朝廷優恤運軍之興至詳至切為臣下者正宜遵奉奉行奈何近年所司罔肯體恤運船但帶柴米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求索虐害漕流活累乞終不憚制至於空船回遠又假以盤費為由苛虐拘留三五日或十數日動取執結不容放行雖微茶葉煙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將官軍行衣衣鞋公然挾制立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非一日切以盤之得利惟在瓜儀如准揚發察理固相應今德州臨清東昌等處處搜盤況彼處地迫早寒關

多年年回船東阻獨滿於斯如蒙乞 勅該部再將前
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軍利淺守東盡費之資不許違
例阻當發賣若官軍棄機不將運船裝載滿載客貨妨誤
運運者重發仍照例進充折數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
帶私鹽聽准揚官司依法搜盤懲治施行

議消耗以平收放

阮鵠

臣大觀 大明律內開載凡各倉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
自行舉平斛交收作數支銷使令准除折耗但有附餘錢
糧道軍實報官明白正收作數此 祖宗成法歷代遵

金明卷之七

五

守並無拘定附餘數目何也蓋以倉廩之坐落者其地形
之燥濕不同風之生息其蠹耗之多寡不一故附餘之
報必臨時從實計算不能一槩拘定而遂緣以爲例也迨
至正德年間管倉人具請於內臣比時放糧一廩適有附
餘米四百八十石伊遂就爲定規以例其餘更不便論其
支剩實數之多寡也後雖更設官買辦皆襲承說未經
裁正戶自提督倉務以來竊照議單內事理凡京倉收糧
加耗則例兌運者每石七升改兌者每石四升支運者每
石一夫一平適離加算每正款一石大約加耗不過六升
是以七八年之久而一廩之米方得支盡則是每米一石

在版每年折耗米不過七合有零又况重鼠之蠹耗暑濕
之蒸滯正糧不致虧折亦已幸矣又欲於陸升耗糧之內
省存四升求足四百八十石之數若非神運鬼輸何能取
足是以放糧之時必須低窪斛面以克附餘至於收糧之
際又欲告增斛面以備折耗各執一端互相爭競而漕運
官軍尤被留難以致往往欠負厥補夫以倉庫錢糧平收
平放乃 祖宗成法載在律例所當遵行者也乃至增減
斛面以克附餘則徇私意稔宿弊而損 朝廷公平正大
之體者莫此爲甚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裁正凡有附餘
隨其多寡盡實報官作正支銷不許拘定則例其漕運人
員許其親自行舉平斛交收不許踴斛淋夫其支放月糧
軍士照依較勘斗斛唱名給散不許短少升合當事諸臣
敢有仍蹈前弊致壞成法容臣等指實奏奏如此則政令
一而上有道揆奸弊祛而下有法守矣

奏處大患船根源

竊照臣糧以渾方積病弱誤蒙 聖明簡用方未獲任
即遭此大患漂失糧米數多淹死官軍臣聞不勝驚惶
食兼廢無以自安除待罪外臣查得漕運議單內一款
漕糧米所在官司奏到之日一面行巡按御史嚴密勘報
一面先將運到糧米照例就將兌運京糧減除通倉上

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
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是割鐵兩平收受若
通州倉缺版不必減除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
石免晒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晒折米五升并耗
米七升共一十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晒及通倉所
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又一欵自嘉靖二十二
年為始漕運糧米漂流船根照舊奏勘處諭其官軍侵盜
費用照舊奏提外其過共開遇風浪難渡等項船存糧米
漂失多寡者初審該幫官旗衆証相同若果漂流損失不
係官軍侵盜者就將該幫官旗應給美餘銀兩查算扣失

京餉總辦奏稿七

至一

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米折糧應用如該
幫官旗羨餘銀算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衛該總運內扣
除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如扣補餘剩照舊給軍等因節該
戶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為照前項漂流
糧米委係非常水患衝滾無存節經巡倉御史委差多官
勘明奏奉所據前項糧米除大河等衛事獲旗甲趙向老
等六船係船存根漂各將撈獲濕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
交納其餘漂失糧米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開
淺碰撞船存根漂多寡事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
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算損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

恭該倉庫收文應用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其潘真等二十
四船係全漂流無存正糧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
四勺相應遵照全船漂流減撥京糧通倉上納事例處納
改令免晒以省脚耗陪補竊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糧
漂事例分別甚明具報議單非臣所敢擅擬再照各總官
員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為因衛公石壩稽誤遲報其破
患四總軍船雖納先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
三箇月日尚未發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千餘缺單
未計將來之事誠當與前所據淹沒官軍各越千里之程
身為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糧漂失不知去向實為可
憫即今京城內外因患漂沒之家俱蒙 聖恩垂恤萬好
惟願歲沾 天澤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重計乞
初該部將前項漂流糧米并各該官旗查照節年漂流事
例以為處發軍船而還亟圖下年全運之計其淹故官軍
漂例令各該衛所查出今年應支俸糧并羨餘銀兩全給
以備存恤以洵 皇上視之仁蠅蟻群生不勝仰戴鴻
庥幸甚

京餉總辦奏稿七

至一

議處欽銀條造船隻以濟全運并議折銀疏
議查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間有折色衛所
百五十百員人變至七百餘石敵船重載洩水疲卒

去報隨路報患如寧波衛指揮顧松一帶大患船八隻失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不計委實錢糧可惜追陪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爲今之計必將先年原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內量行補造二百隻撥浙江下江二總缺船等所領需裝運火藥重艱該銀二萬兩并給縣周應補總年例餉銀一萬一千兩係十分監製該銀缺火即今十月以發急爲議處修造已遲萬一誤事獲罪何及臣查嘉靖初年補造軍故運船俱借運司餘盈銀兩應用前項或係選用不可惜支查得每年糧運解貯太倉銀庫扣省等項銀兩俱係漕運錢糧似應查發修造以濟全運然此數亦有限若以後俱是全運未免不繼尚宜別圖料銀修造以爲經久之圖臣按思舊例漕運報斛四百萬石不得虧欠議單內一款倘有災傷等項停免於計近府分撥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漕運官就臨德二倉照數又還撥補務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爲災傷停免而

臣等謹將災傷卷七

卷一

言大災傷例當停免然恐虧國計且以臨德二倉糧米文運有限故准折銀往年蓋於災傷停免之中以爲減折非無折銀坐虧國計故減存料銀自漕運以來之所無有修造淺船一向所需置有自昔相承之法愚以爲望其之追莫要於本折通融互用如飢飽寒溫各適其日

臣等謹將災傷卷七

卷一

然之宜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理蓋得其理則贏大其理則屈無他道也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則取民所有而民不爲困京儲大本以充雖連年全運繁苦劇費在所不惜遇奏災傷或應停免者量減折色以存國計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爲用於國計亦不可無若俱運本色臣恐後之財力勞費雖繼而公私所傷亦多未可爲一定經久之法也臣又嘗竊計漕運報斛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并修造淺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文放京軍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爲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文公家所獲之利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不愈於凶年重困吾民以取盈者乎候至米貴之年放支則軍需實濟京師之米價亦平而鼓舞者衆矣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有則不至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踊亦惟因時調停損益而已原非缺一之法今於本折出納實需常平原承未備蓋無不適其自然之宜以裕國用非專於節運之勞徇民之欲者也臣今會議至京正舊運方集來運接始之時適遇明告因災條陳之日特陳修造缺乏之由併獻一得之愚乞勅戶部將前項銀兩早爲查處給發亟令先修造以濟

下年全運併將裁折事宜再爲從長定議上 請以爲經久之圖不勝幸甚

論海運

選爲 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達於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漸米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及後言若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米之海也必欲爲事與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播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遠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驕船皆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額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論漕運

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然河道接運原只一事其事雖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該部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關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勅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漕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官河

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軍機歸一先年遇有河決事體重大則專 勅大臣一員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遇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爲定員其職掌黃河於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部中洪關主事亦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 勅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畔長堤并各該堤所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即前度防先水源可以開通分發并可築壑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枝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 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初也近今歲奉 勅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汛管泉管閘部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官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與疏濬添廣並此 勅亦爲近年黃河邊變不常衝淤漕河以有是命其官專爲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每歲還京會議往迴在臺河道比主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托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諒後更不起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漕運

道奉 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爲三豈特岐而爲二竟成仇讐凡運船上開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閘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論糧運

今大倉即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平之虞宋築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于此柴運入海以達宜沽宋崇寧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糧今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鎮江廬鳳淮揚糧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糧送濰寧倉交收今裡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交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交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糧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爲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今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額船裝運經年往復多欠歲月未幾米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船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船領運今漸所出

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宣統七年以右參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方交兌請將州縣各於附近水次蓋設倉廠領兌不費者令南京并江北衛所不下壩軍船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艚領兌兗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交兌東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兌沂州等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類多倣此民糧仍有送納淮陰臨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歲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納令南京并江北官軍額民船於江南水次交兌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江船費復地遠近有差至是兌運變而爲長運矣至長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漢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雇便置倉轉相運古今稱倉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然亦無論此者 國初於水次准徐臨德天津黃倉正爲轉運之計又相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事可以屯兵實聚此意故只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守備等官是也歷朝積益海運變爲轉運轉運變爲兌運兌運又變而爲長運蓋因時便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之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

瓜州水次而請倉之 張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

厥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軍得
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
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頗允往復江河多淤
一二千里之程字淺阻東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
天津增置倉廩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過淺及東則寓各
倉然而又有觀望寄倉故爲遲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
年東阻數多又有復瓜淮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
人懼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百里之
運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幫而進往
返萬里兼以修船船隻實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
路之難若督率火艘未有不東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
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即時交兌
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酢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
以客禮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
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動指刁難之弊焉勸捐不已便有爭
訟爭訟不已便有打鬧打鬧不已便有人命屢年間辱遠
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權穀濕潤之弊焉漸有開
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舉眾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扶
老病飢民誣賴之弊焉漸有誣申捏告全告之弊焉卒端
日起好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價然

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冗運官不相見困甚有令各鋪戶
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拘治歇家不得容留安
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方
爲之請允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兌者元不以國家糧運
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但謂糧運延期虧折掛欠
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
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應存軍國大計
者又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
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於有司也雖奉專 勅亦只求
有司體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論糧米好惡逼軍交
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其徇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
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
色濕潤倉場等狃不及晒揚以一石爲準明折多少爲準
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清例一本以
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定奪之將何以服人
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晒二日揚一日方收登有不晒
揚於交兌之日而晒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謂日
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不嚴交兌之
期公濕潤之增禁困窮等弊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又
豈特字淺東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譬如人之

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體聽命而聽命於心者若目爲目而耳爲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文雖其體又誰其體而又可以圖存也哉

論糧運輕齋

糧運輕齋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五糧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五糧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江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齊額單起程則易爲用後以漕中米價低昂不一而具實又需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齋就於兌兌之時文領運單此一六二六三六之稱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悉全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遠近聞之爭往成化一年改淮徐宿德泗會文運糧七十萬石由東河兩直隸馬運西

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必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令於兌運時將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文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空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價虛立文約逼奉輕齋而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請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移之說以革逼奉之弊而把總募欵遂因貪緣緣封查軍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欵雖即以贖收而後之捐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歲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借借陪費賄客不可勝言欵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漕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於官是則正耗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茶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糧每石一

厘則謂之厘見錢及至吏胥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役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賒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見錢其經歷倉樁往年各衙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法於京其弊猶貪作法於倉與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去參將只選倉御史命同通州坐糧員外驢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倉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又別准南河起剥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在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從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艱者豈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票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紐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忽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時濟中糶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群哄嚷官亦無平之何爲弊一至於此而旗甲之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之困而還亦微矣愚謂倉額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

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資之以耐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使不能勝糾群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驢封查算者乃以給衆軍爲公給旗甲爲弊舉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論太倉餘米

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厥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據印手級照依欠數多寡實治有差數外間有剩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文銷節年於倉中隱地掘窖埋之彼主收者日苛剝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叙初督倉場見餘米藏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太司徒僉奉果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文銷主收放者法應奪也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軍復棄之不敢作備也周乃貯之空廩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從今總督臬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廩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費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文銷然或缺少亦止於實治而已不

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當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際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成化元年令將萊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估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久長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寬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爲收受糧斛事奉欽依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爲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予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一進倉便稅交納常有餘剩土米解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際平收則軍運運敵雖有舊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繫爲害者大耳此只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等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論運法

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其封識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欄頭扶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等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記之餘則共利火則共償其虧額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兌無虛會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

而運於是乎與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衆則惟任擇一毫利害石不相聞甚至一船皆顧情無藉之夫以數百石之米付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自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符人尚不可得况綱司旗卒乎雖有嚴實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日敝而不可復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七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

禮部上

禮儀之節

立藩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爲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爲治者皆謂之政務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華書院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纂欽定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掌禮大臣著爲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遠守亦仰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王朝之禮

立藩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祖

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同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侍者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欽銀次鴻臚宣奏藩府過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進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惠恩辭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轎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或奉天門或率如此至于午後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庶幾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接班放仗入閣等名目或失於粗畧或失於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准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等

平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合官者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故事傍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言後來因以爲當然者亦或有之切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過考諸書者可考也乞 勅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 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隱括節濶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未爲定制云

王朝之禮二

丘濬

臣按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 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司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 上飲訖乃退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爵臣則解其二每歲

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賀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赦免筵可也惟 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齎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露醇酒飽德之恩諸命禮官舉行之

章服議

宋濂

欽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采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禮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歲法天而成章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是也宋不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衮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統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目亦不能道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

雲朵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爲文章上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欽備其果有愧乎無嫌乎若不待知者而後大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蕭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修靡之習迫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風於家以示差降飾圖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昔惟衣未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爲旒前後遠延見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王爲七星旁施犀羆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鉉備舉以爲言則群起效其訛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去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爲正

請行慶成宴疏

唐卓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順於此乎在則大祀成誠禮不可廢者一皇上因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爲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養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祖宗之所詳定而番世守也豈可偶

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遽廢而不舉哉自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幸隔災變頻仍可追觀也一皇上升潛鑒經百段惟新敬天事神靈觀祭谷今臨邛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前此妨於國邸今將委於歲時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會見是仍迭氣今日豈以有禮爲宜天禮有大者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則雖其爲禮體也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竊集隨無所識考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第之詩則因祭畢而宴後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言其書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故郊義不可以德澤本治年穀不登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應禱當爲實不實郊禮畢必宴乘宸殿郊則應安於樂景佑不以准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畫拱之待才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不可郊而宴也切見江注告災

陛下惻然惻然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其爲民亦至矣矣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況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樂暑晴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業之禮先昭太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 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覲觀神人介嘏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村失儀疏

張寧

臣聞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爲不禮和罪而不能懼者幾乎怙終皆禮者敗常怙終者無忌有犯於此難違於刑切照定遠伯石虎本以疎庸夙承叙蔭頃由微績超至大官德感生成已過莠茅之分恩深養益虛懷大馬之勞奈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適因有疾 皇上特以慈仁聽行調理視同休戚不肯朝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覲當加敬而不忘又禮拜於外朝令侍班於中禁豈意本官處身不檢致令悞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禮畢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 皇上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切聞古之人臣見君若過路竊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乎文閣諸侯朝王稍有失儀或肉袒告罪豈若明知有犯

而敢怙終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昭 國典

緝熙 聖學事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使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胄討除奸寇猶且校戈講藝爲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義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剴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難也近者漢比驪房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後講學之耶平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擇通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導導古今明練治體者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書詩尚書

春秋諸史則實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諍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諍官之職既脩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庶政之方亦有資於聖心 聖德日明予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效予以機夷庸則脩軍政以簡將師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議學有資於成大功哉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論東宮官

王荃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遠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則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祈寒暑

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諫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諫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諫何也曰長長也然則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校尚書於棖榮及爲天子矣執贄而饋執爵而酌唐劉洎奏文本馬周過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祕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前楫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文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晝夜直才俊之士文律讀時時賜宣賦詩尚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書學臣等伏觀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時將所好務爲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異君臣之儀教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讀之暇宴

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折柳隨事諫止官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外家監護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貞觀中選太子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計

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廣賢辭謝儀儀官僚講讀當依

做議庭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參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論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時以殊禮朝賀雖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

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東宮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太本堂設答拜位於堂中三師賓客論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降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坐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講學篇

王臺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肇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然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散春秋月分日不退三三之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堂至期講訖給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以有獲惟學遠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邇者邇其志如有不能教者敎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洛子群臣曰學有緒懸於光明時時相親庶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明德行者其群臣若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下殿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常精一之學焉天下之大

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祕之際自非選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祖宗間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草中投戈講藝馬融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省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自親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親善是爲常事亦有日講翰林侍從日講直學中以脩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 詔至天下皆出 御製唐詩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議論 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外每觀宋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古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歷哲自天春秋鼎盛誠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得學於 便殿之側復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太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嘉獎有暇時造中屏去法從特齊 天庖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藝賦墨雜詩文之

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意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昃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 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請復經筵疏

湯鼎

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剴劘治道 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爲第一事誠我 國家之令典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今奉大寶矣務精專侍從之官既置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錫幣仍降 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思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殿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士雖日講讀一過隨即掩卷雖日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息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渥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 陛下講學之勤莫不

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爲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知吏部侍郎楊守陳按察司副使龍紀鳳陽壽州知州劉傑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爲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爲君者之急務爲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恕復以時將盛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遵 祖宗之故事獨接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爲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爲 陛下講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間言行適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 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爲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窺見 陛下將有見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且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聞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吾輩下矣恕不能友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遽下令 數日天周洪謨丘

澄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 陛下怠豫而廢講學之功畧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 陛下擢任之隆繼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爲而故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 陛下不亦大乎 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費此臣所以盡言爲 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 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蠹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無厭尚未盡肅四夷尚未盡服正 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 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 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爲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 聖學以圖治理而答天命之眷顧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可比隆湯武匹休 祖宗並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至睦宗親族之事制以 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左右宗人階

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凡 王牒冰凍支廢親疎立嫡詩名章蔡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之首載在 祖訓及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可備考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今宗人正宗人諸員皆洪熙宣德間 皇親武定侯郭玘專署府事正統三年始建府治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南革去行在二字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掌之自是遂定制矣

傳事

倪岳

弘治八年七月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大皇太后

年高念叔

一七一

聖旨欲得一見便駕粉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 朝廷事必須上稔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濤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霽斗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轉

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草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大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自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士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 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竊慮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 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免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寢 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養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能欽此後復奉 旨免王來

選輔導預防開以保全 宗室疏 馬文昇

勿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爲重爲嚴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放廢之武庚以叛流言以

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怨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爲候其惡深舉兵代之如克常人春秋議之一則事于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怨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古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感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選達才職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城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世至全

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大者在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悉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保辜屬或族屬等情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過總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難聞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當當異謀而恣淫不道者有強掠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自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宮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於人鞍馬全無徙步於市雖有糧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緣差官行動事多不虛因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况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於朝廷若使府設輔導外官內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鎮巡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昔嚴治於已敗而不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勅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勅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謹肅者具奏補缺務賜向去以後有

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隔室其 郡王府每府給監內使二名專掌閹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書件讀教授乞 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諷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為不合禮度者教授 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 藩王具奏情輕者降 勅切責若干官閹重事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 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其 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王於書堂內誦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誦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為者各府 郡王自行禁治若 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為不法之事會本署實具奏上 請區處其 藩王府選用英職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不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 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恭奏長史教授降調違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

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詎哄財物入擅入王府教誘為非者事發後違違充軍色長依律問罪革去官事保全 宗室其過於此臣切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為不盡事發容之則違 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條陳事宜以重修直職

汪鏞

一議 請封查得見行事例凡 宗室將軍中尉一應子女俱候十五歲選婚其有年歲不同或庶出生冊入府來歷不明通行嚴勘所據前例遵行又但近來各府長史多有不遵法守任意遷延或有使用不敷常求未及則子女年歲過例方與類請乞恩其奏內下文又多年月不同毋氏錯誤至於應婚夫人姓氏表本到無結或結至經本互相背馳延緩以致查駁之間動經手歲送便 聖明濯濯而不流 宗室至親德職失所感傷和氣關係非輕候 命下行今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將軍中尉子女元年歲已及即與具奏 請婚若奏內來文或年歲少差毋氏未的本部一面駁行查勘一面聽令選擇應婚子女一併開具奏報若過期不行奏請夫人奏結不齊候至三月以上者俱聽本部查考仍出牌該府長史等官究問則法今嚴明文移簡便而婚配亦不失時矣

一禁奸弊訪得合 王府差來內使僑寓官校人等俱是
積年光棍熟知詭騙關節一蒙 王府差遣乞 恩等項
即便設計詭受金帛數多任意花銷使用或又攸買土產
往來買賣填實表文箱扛分外需索人夫接運以致累擾
驛傳及至到京先投積年高戶竄探禁止然後覓名朝見
或入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月往往用計營求打點各王
府不知本部凡遇合行事理自有八道一應公務自有事
例期限非書吏人等所能預力合候 命下移各都察院
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各處王府長史司咨王知會今後
但遇有公事奏理不得聽信差來人役多費金帛稱來京
使用打點亦不許本役私帶銀兩貨物其批文務要定限
月日遠近銷繳到京之日徑報入會同館安歇事完即回
但有潛住日久并往京各色人役容令安歇通同作弊者
許嚴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司訪拿俱各指實奏送注
司問以詭騙打點相應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禁約則形
跡無礙而弊源可息矣

一便關領照得各 王府將軍以下應得冠服筆件已該
本部議處題 准嘉靖六年正月以後授封者行令各該
布政司給錢造辦外嘉靖五年十二月以前授封未開
給者其器物非一監局所造關領非一時可齊是以各府

差人往還勞費日甚差來人役守候日久又有將關領出
金銀線段等項任意花費無從查考遠使 朝廷有成造
之費而該府無受惠之實相應擬處合候 命下本部將
見在各王府差來人役責限回還仍行各該布政司轉行
長史教校咨王知會 一俟查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該
府將軍中尉夫人等及都縣鄉君儀賓一應宗室除已關
領外其餘未領并先年遺下寄關物件逐一開具名位應
得冠服等項件數造冊印鈐限嘉靖十二年春季類奏之
別資送赴部赴 內府查數查會明白陸續造完待本年
各府冊封之日將前項物件領出給與副使順帶該府其
不係冊封府分應該關領者責令該府所差 聖節冬至
慶賀人員順賞前去該府俱各逐一交割仍令各該長史
教授將王將收過錢糧數目給散過名位造冊奏繳以憑
查考節年工部行造物件係是內府各監局造辦本部無
憑查催仍乞 勅各監局查照該部履行一一造辦給領
如有延緩一體查出奏究則各府無守候之難而 恩惠
實歸矣

一杜請乞照得 王府孝行等事舊例止應請 勅獎獎勵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 曾府奏鎮國將軍陽謀陽德
孝行可嘉欲自脩工料各建坊門乞 賜坊名以旌之

特恩賜名自此始開旌表之端而親王郡王將軍妃與夫人遂往往援引前例請乞不已切惟朝廷于庶民之家凡有節孝等行賜之旌表所以表其宅里以致特異于齊民之意至於天下王府則皆朱垣戟戶有不俟于旌表而後異者况朝廷降勅獎勵益以親親之懿特形天語之褒非宗室孰能當此故累朝以來宗室善行止是焉勅獎勵不立牌坊所以崇重宗室辨別貴賤立法最有意義且天潢之裔孰非懿德若使有所表異分別既殊則淑慝互形亦非敦睦大同之道也况宗藩日行樂善無窮若不斷之於今切恐將來無有紀極合無通行

宗室善行

宗室

議處除已往外今後各王府如有節孝等事及卓異行跡親郡王或撫按官查奏前事本部俱照舊例請勅獎勵仍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不許奏請建立牌坊則體統正而風教同矣

一定條例查得神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前多官奉

詔會議定王府條例十七條及本部節年應推事例不一俱遵行已久但見行條例載在刑書節年條例載於刑部雖經屢次申明不過就事論事以故各宗枝不能周知事例惟務營求本部事例日煩難於檢閱殊為未便合候命下各臣等將王府見行條例及節年應推事例編成書

帙請下廷臣集議如何可行具奏刊刻成書本部遵照施行仍乞備賜各王府宗室使皆便於誦閱有所遵守本部別項條例可行事件亦各臣等逐一抄謄編纂一體刊刻遵奉則朝廷貞明之法恪慎不移有司畫一之規奉行惟謹由是法守易循而奸弊不作矣

一議王謚臣等看得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必有謚號以表其行禮制俱於乞恩祭葬之時即賜以謚弘治年間唐王泰准九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本府親王及奉奉長史等官各嚴勘善惡事蹟至日度其賢否方賜以謚至今通行遵守但各王乞

恩祭葬到部方與行文各該衙門嚴勘事蹟回報至日題

請諭號填滿銘旌前去始得安葬且如四川蜀府廣西靖

江王府俱路途遙遠文移往返動經逾年差去掌行喪禮禮儀行人在彼守候喪畢方得回還以致往往乞恩寬限其有司供應之繁本差耗延之久未免耗費財力多生怨怒矧各王府親王郡王棺木暴露動經歲年亦足以上下和氣深為不便今後但遇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小府一面行移各該衙門嚴勘平生行實不必候本部行文微自具結呈部以憑題請庶宗室體魄早獲安妥而事簡便久遠可行矣

一懷遠人照得我 朝典圖一統四夷威廣厚往來
有定制頃自正德年間來貪官得弊緣此爲市所收設正
布絹棉絮紙簿不堪服用或人往往投遞書文鳴冤不平
輒稱 先朝賞賜甚厚今日賞賜太薄雖節經本部題請
行移工部并該監局衙門查處去後但所費者仍舊不堪
無以壓服夷心專重國體所係甚大合無 勅令工部再
照前勅申明轉行各該織造地方巡按衙門應解段疋之
時行委的當官員有驗務要經結堅穩堪以進用者方許
起解若各處解到者仍復偷紩紙簿退回經該官匠定行
提問收納之際經該衙門不許動指常例貽害小民凡遇
各夷到館奉 旨給賞關領該監無得推調薄薄以致夷
人久住致生怨嗟務使厚賞速歸庶足以感興四夷向服
之情而悻戾之心消失

一處貢馬照得天下各 王府凡遇 聖旨來至正旦并
謝 恩慶賀例該有馬進貢本部先准御馬監奏爲進貢
馬疋不堪廐牧預書以省虛費 國計事奉 欽依務要
到部辨看毛齒堪中方行送監驗收已經通行三四年矣信
各王府享 上之誠雖同而遠近貧富不一加以差來人
很多保積年貳領價到京旋買或領馬中途要易事完回
府又稱雜費若干百計侵剋間有不甚驗退者未免行移

貴倫該府是利歸奸人罪坐宗親是非事體合無行移各
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應進貢馬匹須用印烙鈐記
仍將毛色齒歲尺寸備書冊一本長史司印封送部以
憑對冊看驗即與轉送該監收交毋得冒濫難勘十分求
全以拂 朝廷親親之情如或馬匹毛齒參差與原造青
冊不同即是差來人役作鑿定行究治如此庶 國體全
而 宗藩仰德矣

一蘇民困切見全陝累歲傷災加以師旅氏不聊生而歲
派牲口之數必有所不能辦者得免浸淫連年節自所
剩銀兩積貯頗多合無將陝西兵荒地方嘉靖十二年分
牲口暫行蠲免一二年就將前項餘銀補用則上既不缺
該寺僧物之用而下亦可少寬一方民力矣

定親王繼封併行勘事

汪錄

恭奉王表檄奏稱 晉王知祥亮通無嗣該取切近宗枝
倫序相應之人承繼奉奏等官不由奏請輒將新九瑞和
土長子新瑞瑞府內徵承王嗣兄瑞和王尚有次子新
瑞瑞府內之爵以繼晉王上嗣及晉王繼妃王氏奏稱
夫王亮通絕嗣乞要將瑞和王知燭妻尚氏庶生長子新
瑞封晉王爵位及撫長史司申稱恭奉王教授奉本
王欲要將親枝郡王新瑞府事各一節爲照 親王無嗣

俱以倫序應及之人襲封王爵係是定制查得 唐成王
薨逝無嗣其弟文城恭靖王肅錡生長子文城王
字溫襲封 唐王次子字潛等俱封王不得襲封
王爵藩恭王嫡長孫胤禔病故絕嗣以恭王長弟次枝靈
川榮懿王銓錄所生嫡長孫恭裕王勛潛所生長子靈川
王胤移承繼藩王其弟胤模今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
爵蓋 累朝舊例凡親王絕嗣例得襲封若郡王入繼親
王封爵其本枝郡王不得復請繼封其次子亦止封鎮國
將軍蓋重繼統不重繼嗣也故 國朝以來並無令長立
次之例及查得晉靖王所生六子嫡第一子表榮今傳知
煒堯絕其嫡第二子表繼生新化王知煒已故廢生二子
新塋新塋其長子新塋倫序相應及查得新塋見年一十
七歲近該晉王知煒類奏請封為新化王本部已經行准
宗人府查報去後未經題 諭今該晉王薨故例該新塋
襲封合無先將新塋以新化王長子請 勅一道令其主
喪管理晉王府事務服期之日本府另行奏請遣官 冊
封為晉王庶於倫緒相應與制臺合拜察崇奉王表樣先
冊新塋年幼欲以郡王管理府事及又推保新塋前來是
欲以新塋仍襲封新化王爵以新塋襲繼晉王封爵實與
朝廷典禮不合查無以郡王次子繼封親王等例難以准

從但查得本部收貯該府造報 王驍冊內開稱新化瑞
和王知煒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母姬蘇氏嫡生及查
安慶冊內開稱瑞和王位下妻尚氏先於弘治十五年二
月十七日娶到太原府陽曲縣民尚賢長女入府正德十
三年正月十一日庶生第一子 請名新塋今據冊開新
化瑞和王所娶新塋母尚氏入府年月和某彼時知煒年
方六歲不應便立妻膝專屬未明相應查勘及榮澤王又
稱晉府承奉等官不由奏請將新塋擅喚府內以承王
嗣若果是實則專擅之罪法亦難容合候 命下通行巡
撫按官查勘務見新塋生母尚氏入府來歷的係何年月
日見今年歲若干其奏報冊籍有無差誤逐一開具明白
取具該府宗室人等結狀回報前來以憑本部覆請 定
奪施行其該府內外輔導長使等官如有擅權縱肆擾亂
生事者一併參奏仍行長史司及輔導內外等官欽遵
明命警聽長子新塋約束但新塋父知煒娶妻尚氏年月
未經勘明伏請 聖裁惟復別有定奪嘉靖十二年二月
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新塋襲繼晉王府事尚氏
還着撫按官查他入府年月明白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藩國表禮議 彭韶
伏見 祖宗以來凡 親王郡王薨逝皆禮等祭各遣使

臣致祭于國所以盡親親之恩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爲宜今宗枝蕃衍吉凶事殷而使臣臣終終於道似乎侈矣此後藩國官員皆得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禮本應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至若祖宗以來凡王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官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隅官員遺今宗婦最多而各首宗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復遣內臣以益之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正妃之喪有鎮守處即以本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墳塋無違揆之事勢誠爲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兼修選擇益得卹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墳之際事成位定不勞餘力而猶且敬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墳之際只令本土之官提調於卹典固無相妨其文武大臣得蒙恩與造墳者無論夫婦先後下故亦與兼遣後遇安葬本家祇自開墳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直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

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羅許存仁爲博士以文學事四年陸太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儒許謙之孫謙示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讀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臣按太學之教所以養天下賢才使之講學也切磨琢磨以成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徒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比年考校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願尚以爲教之以爭夫何士于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過經者居止義學志廣聖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正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

史策及判語二年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純終者無分版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筆難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閏月所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議書者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而下以爲激勵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昔年同學書則輟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齊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原令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過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地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觀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禮場無筆儲蓄日充乞勅所司申明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科舉議

丘源

自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

大道理天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爲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勾稽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寬舉子以所不知用題已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傾於綱領體單處反忽略焉以此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

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飯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年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折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差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亨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已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予之故紛章疊奏煩瀆 聰明祗爲私謀不恤 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曄爲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開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無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如何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舉殿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大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不孝公然爲其子舉才稱屬於朝

廷之上哉即使有才而屈道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倍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不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舉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茲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舉若挾下其所存所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冬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可苟求而真才斯出矣

制科議

王鑒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審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經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

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
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
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
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
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
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
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
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士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
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之取出入經
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傳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

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

王

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
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自宜其究其餘經史付之度
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
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雖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
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
間主司所重確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
重則策論可無幾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
難於變夫古之通經者其意謂耳今也割裂策論穿鑿
支離以希合主司之小窮乎用力莫有底止偶得科且舉
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

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
難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假者其途稍狹
不能盡天下之才耳然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
制科之類必垂通諸經博洽于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
官皆得應之其甲校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題
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筆於學雖有官者亦趨然
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
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
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誤
易也

簡閱之教

丘濬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養舍之制在秋
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戴
太常蓋一歲四歲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
中軍居其一我國家凡百禮制皆自典典興於軍禮所謂
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帥習坐作
進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前下得官講究周禮及漢唐
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
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鑒

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正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廣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又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一十二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性而不返之誤

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

三四

編緝成而天不假之年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嗣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聲更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奧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勝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煥燼之餘而臣師李元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奉奉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愚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治道之污隆終無以考驗矣乃騰寫上獻如蒙乞 勅廷臣再加詳議如

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論元聲書

楊庶

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日之黃鍾三寸二月之太呂增六分由太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圓十一日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蓋黃鍾之於太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局然實各有至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呂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審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

所謂喉舌齒唇之聲發官商角徵羽之音此書之要一
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
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等之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
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
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
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
呂增二分奇南呂至鍾增四分奇鍾至應鍾增二分
奇應鍾至黃鐘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差之
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
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四十
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
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
後以漸而升而律及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
後以漸而降而律及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皆馳之
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善之得其得
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官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
鐘一差諸誤所必至者而不候於言也應實見欽人鮑泰
希止差天心復更書以明曆六歷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
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總書所排第氣
之次皆有定刻中氣之次亦皆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

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
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
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
亦可以推算矣書以今曆與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
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定守
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案嘗改也曆自漢以
來亦皆不得其傳書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
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夔和之盛舉惜無以
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
堂為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綴纂舉例然不
過為二家之註腳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康於平書見一
班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
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我不宜
讀元史曆志
楊燕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攷自漢至元九十四餘曆漢與
四百餘年更三造唐與三百餘年更七造宋與三百
餘年更十八造曆本朝大統曆宋用元授時曆自洪武
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
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者精明

曆理又精悉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爲簡便項山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攷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從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甚其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鑒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曆象之法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合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久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百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千五百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一十六

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曆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伏惟聖明審神聽察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子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曆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惟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爲五官司曆子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爲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曰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無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甲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畢爲晝夜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

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以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乎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歔歔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搖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爲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議矣

改曆元章宣

鄭善夫

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本年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劉臣前往觀象臺會同欽天監官生人等考驗其初虧後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一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宜

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緣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九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朧朔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朔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失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夏曆元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雖小之變亦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蹉躓朧朔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童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溥孫覿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

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厯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數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國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厯元可更也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鞞韃曰回回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精通者

金明集卷之六

呈五

得聯名千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且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窮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夷情疏

韓文

伏考西域諸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大天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未討番文除

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第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面類無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爲國主孰爲部領今次勅書回賜之間若一舉且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是入貢之國而彼國亦無須君臣之辨失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釐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凡物雖微自當如例給賞來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

金明集卷之六

附六

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安得不懾服乎今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輒非前代比況列聖在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太山之勢何所不壓而最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舉稱王號情潰天朝按諸國無二主之義貴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伏惟請勅一道發明華夏君臣之大義備述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方各得其宜斯爲聖王德茂之上策矣

乞傳遣使西域疏

毛紀

切照爲思藏地方僻在西番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
語言休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
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命
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撓我邊圉而
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今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
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及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
明鑑仰惟 陛下仁聖神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官懋學經
德既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
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 天朝衣
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
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
此其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
眩惑之說上瀆 聖聽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
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
事人員撥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
也雖曰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
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
人民困苦盜賊生孽廣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
空虛而四川等處屢遭旱患甫平松藩之警繼至疥癩滿
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弊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

多方探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
光武閉王關以謝西域之貢千石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
七制之賢君也而況不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
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
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止夷貢疏

倪岳

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
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
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養之物俱係 內帑之財帛百
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
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
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
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
切爲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次繼
踵復來今若不爲豫廢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廢既然
各處倣效以 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
益歸者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明帝王不寶遠物故
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有千里馬獻者下
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後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
亦嘗降 勅諭止朝貢曰龜海貢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

首領明誥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權擬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帶回本年七月內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事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於異世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徽馬罕所進獅子夏行起送臣等仰覩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爲言客其到京則所經道途播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循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甘肅驗放起送耶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未嘗許人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人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溫差人糜費財帛終無窮已且又今其習知海道原意外之虞耶今各處地方不旱相仍人民窮困顧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勿無用臣等愚見深爲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說買之妄裁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

體訪隨其所在司府以爲宴餞給與以旅費其意歡甚其原來船隻以便擇駕回旋以帖服其心仍請勅一道曉諭所黑王謂衛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覲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脩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城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猓獐表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

增重國體疏

余于俊

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開設衛所及宣慰官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并舉朝貢各有限期實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官會伴送前來各求覲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專務誘取間有不與者輒行交還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爲詞說以動其心代爲番文奏達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爲撫諭略其罪責非惟無以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等愚之通事之說本爲傳譯四夷

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爲加增亦不可曲爲減省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但無稽實案可究治乞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回勘覈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卽給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爲追究代手何人及所得何物將來路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於夷人姑有之罪論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審之要俱各稽查無遺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重而外人敬服矣

請却進獻疏

韓文

朝鮮國王李瑒奏將獲到海產三連差陪臣崔景禮等送赴京進獻等因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照例賞賜外照得成化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該朝鮮國王李瑒差陪臣金末需等赴京進獻白鶴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趙瑄等進海青三連今次又差陪臣崔景禮等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節奉 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所產物件欽此欽遵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一次進貢禽鳥雖曰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 朝廷所尚者珍

禽奇獸故巧取頻貢希求厚賞况綠禽鳥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宜予禁止非惟彼國不知 詔書禁絕貢獻之意抑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探厚取又將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審曰不寶異物則遠人格合無請 勅一道責付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瑒謂爾敬奉 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鶴海青等物不必進來如此誠足以彰 皇上盛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榮慕保却貢獻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止取番傳疏

倪岳

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泰傳奉 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部掌科事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等道監察御史陳敷等俱題爲糾劾事內開法王領占竹等但以西藏腥羶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王食席費錢糧前據役詞運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飾儀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隆賞之榮名曰祝延實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望 聖主一斷乾綱調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問正其別等因本部議擬據奏節該奉 聖旨是這番僧及漢人習教教目滋隆實

茲耗錢糧年久數多本當先治但遇重饒他都依除幸錢
事追奉恩次諭勅印信儀仗並該還官物件便發還去欽
此欽遵續據太慈恩寺住坐僧僧領占班着爾等各告係
四川陝西等處光相等寺管事僧僧有本寺國師領占竹
等先年進貢來京在大慈恩寺住坐奉例發還回還緣
領占竹等先來京俱有馬匹船隻原係給脚力等項乞爲轉
行應付等因本部已經題准行移兵部將領占竹等並
與應付船隻原給送還原土本寺住坐外及查得近該禮
科左給事中夏昂題爲應制陳言條有軍內一件遵制命
內開教坊額外樂官并番僧及漢人習教的俱已奉旨
降革近日輒有奏討復職者不長國法故違制命如此伏
願皇上獨斷乾綱急頒海禁通行各該衙門今後如有
希求請托故違制命者務要嚴加懲治以杜將來等因
具題該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聖旨是欽此又經通行
欽遵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國師領占竹先因進貢來京
欽留大慈恩寺住坐累陞至法王名號禮叩恩賞等爲
第一伏遇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惡深重該科道官
糾劾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欽依是荷其罪從輕降
革職事發還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
京本部查無行取番僧國師事例必須創定而行事有未

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萬遠動輒萬里之程使其陸路而
來則經由陝西河南等布政司及北直隸順德等府若從
水路而來則經由湖廣江西山東等布政司及兩江蘇地
方所至虔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至京驚駭耳目據
捷驛通勢所必至况當時太慈恩寺等奉旨并陸續奏
留國師番僧人等不下百十餘人未必自乞還之領占竹
一人之用而同時還回四川陝西等處國師番僧人等及
至二百餘人倘或當緣效尤乘機干違律門復開殆難杜
塞則於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
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愚誠輕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
行取庶可絕小人觀觥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謹舊例以便出入跪

據提督會同館主章張鑒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
前車竊照本國祖識禮義主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
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迨至于今百有
餘年敬謹循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禁鎖閉館門
迨有稟奉公幹戶許通事一二員刻其出入着令館太常
牌管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肅威
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聖旨會同館安歇一
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

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等到會同館宣
諭 聖旨因通行禁鎖將朝鮮使臣并禁令後依舊出入
即令撤去榜文又該弘治十三年五月間有會同館安歇
女直早哈殺死一級夷人兵部奉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
朝鮮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并本國一體防禁禮部主
事劉綱陳言奏本查得先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
義敬事 朝廷比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
防禁近該兵部等衙門會議禁約將前項事例一舉革去
以致提督官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今無仍照前項舊例
朝鮮人員令其自行實實深為便益奉 聖旨是欽此本
國使臣出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即中無
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陪臣鄭允讓等
前赴京師將前項節奉 欽依事理告吏部備自行出入
吏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部移文知會
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已不遵約束愈覺妄莫申省貼此
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陳不能自默
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便舊哉其拘閑與否亦非有他虧
益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尤瞻禮儀考
唐文如黃家遷化大有開益此實致嚴奉之至德發事大
之盛誠俾我返服采荷寵鑒稽遲萬世與之匹休而在先

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
非違十分畏謹即目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
囚禁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 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
舊例許自出入以示 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
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查照舊
例待遇以禮於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於一應貨實聽其
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該管
官員始行一舉約束加嚴而使臣頗聞禮義安於他處夷
使不同 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不防具有舊例所據
蘇先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并呈稱欲觀游無間尤瞻
禮義考實文物黃家遷化固見其仰慕 上國之誠但遠
人衣服既殊易惟 國禁亦須曲為之處合候 命下每
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於附近市
衢觀游本部仍領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
防衛之意其隨從人 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
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 上國之法矣嘉靖十三年閏二
月初九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

禮部下

論郊社

黃潤王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祇萬物天爵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教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之土也。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禘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官司極。及按泰誓云類于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又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立之文。即祭法王爲群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左社。禮也。別無此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壝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王廣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宗廟

丘濬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日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其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稱禘祫嘗者。春祠則禘祭。夏秋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祠後歲五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親祭畢。即遷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禘廟之主各得以侑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禘秋之嘗。又之蒸。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首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視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禘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祇似始祖。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足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

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二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翼宣三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祧其中遇行禘禮則諸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塲大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祧祖之心矣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天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亦未畧得其彷彿矣

廟制疏

倪岳

初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具位情文具稱

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統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

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祖孝穆慈惠恭恪莊信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具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文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穆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平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平周則宋以禧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禧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禧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不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宗皇帝龍馭上賓遂脩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始祖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其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

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 懿祖皇
帝神主義當奉桃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故古者爽室之
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祇况古有禘祫謂合祧廟與未
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禘祫者合也今亦
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
享禘祫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禘於禮有加近該
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憲宗純
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於廟外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
帝神主安奉于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
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
司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世謂姜嫄也是帝嚳之
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
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首薦新上食並同太廟於春奉過 幸恭慈慈
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特享奉慈如太
廟奉先殿之儀仍乞 勅奉遷宮於附葬某日暫奉神主
於 茂陵祫饗以同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升祔 太
廟禮畢然後起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祭服出城
奉迎自 大明門進入就起別廟安奉初儀以是祭將平

情文庶幾咸合早禮典題奉 聖旨你每既考論明白特
議欽此欽遵後於 奉先殿之東別開殿一殿仍扁曰奉
慈殿以奉安神主云
題禮儀事 楊牛陳
往者欽家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升祔太廟當是九廟祧
遷之制命文武大臣卜筮等會議是恩無諫以爲當據
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
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
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
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 仁祖
及 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
祧主而行禘祫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 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
而思之竊以爲聖書九廟備或可從若 德祖不祧以爲
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
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
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爰之顓頊
既帝而緜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於之始世曰契周之始祖
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此古不遷漢及魏

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祖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祖其高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祀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祀與不遷之意矣故總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祀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益為獻祖并諡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穆宗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疑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

宣簡廟不預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

七

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德懿祖仁四祖亦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祧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祧以配天也太宗廟位乃尊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異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為始祖實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后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特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下居東面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哉必有得而遷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幸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宗之事是明證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

宣簡廟不預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

八

大廟而祫祭則德祖居南面之位而太祖居

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遠祚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感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議定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蓋亦謂其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前室曰稷曰契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繫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特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王將安奠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王無所謂下祔子孫者說祖之說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僭以宋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祧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祧今四時之外實多歲祧一祭故會議以歲祧特享爲祧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祧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於歷代群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從者臣復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廟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僖祖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遠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理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前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幸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時請下前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祧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言前祀祖宗則曰祖

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常庶安君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後之先世自當譽以沂黃帝諸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為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傳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焉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王來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于后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

王有天下述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為太祖稷契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為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讓者僖祖雖為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太祖示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特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為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創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算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為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

十一

十一

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為不可則特為僖祖立室凡殿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事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為寧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援而進之以為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為禘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為帝者始祖若僖祖神王則宜尊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常衣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為太祖請瘞太上主於殿園親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為太祖請遷處十主於園邑晉則范宣慕讓辭臣皆謂宣帝為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王唐則張齊賢謂景帝為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王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當請藏王爽

室而時出以享於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
朱語略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
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為
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
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而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
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
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禹氏不郊
而商太王受命之初立觀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
而知則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
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

金剛經卷第九

十一

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祖
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祔禘之日四祖皆降而
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
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終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
亦未安矣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
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
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
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
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其雖郊縣於
一豈不廟縣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商耳漢

以高帝功大而為太祖文帝德盛而為太宗降歷觀昔無
不以有功者為祖有德者為宗豈終之稽古未詳歟若謂
四祖降而合食為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
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
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
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為太祖矣終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
毀之廟而又號為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
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館事王
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終之此議豈其平心也哉
眾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謙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
大倫詎能遽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
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為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
於是遷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
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
異祧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祫僖公春秋譏其違祀宋
禘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
古也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祧太祖有功不遷餘皆
遷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為
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尊於太祖而必遷毀誠合古禮

此漢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雖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矣變古者非安石其誰若祝王之惑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矣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裕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

卷之九

十五

實矣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收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本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六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開群賢哉夫祖初宗憲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統宗義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世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行之殷周製榘本非后王祖宗所可變而應之之同一

卷之九

十五

空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黃宗憲奏太常寺丞王普皆請祀僖祖而裕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興五年宗憲則位大常少卿曹三復言如舊案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祠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故禮憲不違之論諸祀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虞聖王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真皇之主皆被藏焉過裕則即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皆援鍾陳曹氏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于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功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止殿而以別殿始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裕祭則又設席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前而別祭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達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卑之又群廟之主裕於太廟四祖之主裕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

不可之三也如曰歲主於天與殷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二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袷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使兩廟咸當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爵傍徨踴躍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至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頗欲黜其所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如生存之昔乎蓋識者之為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其然乎禮始封於鄆而不為已自廟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後定文武之興又何當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則禮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所德之大小有無哉哉周人雖以

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德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不必東向於袷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竟若以僖祖祧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載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皆各祭其廟則所伸之以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竊以為群議皆外逆而難通不若遠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束向之為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曰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殿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蔽毀廟之主前豈仍載未毀廟之主廟則為尊尊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為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為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王無感皆

合祭於廟無所謂受禘別享而不得合祭者豈復有一
如其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

德祖而意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
四祖疑於受禘傍徨踟躕恐未必然蓋嘗言祖有功宗有
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
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
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是於經書皆有明文而功
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
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諸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

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

推則則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貫之言而未必終

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
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唐祖之
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首附安石者惟元
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謂其體違情
而力爭之後世重秦王晉數人亦皆謂其違經戾古而請
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
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意亦自言尊太
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即人心也尊太祖既

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
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
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
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貶
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喜接安石故事又謂更貶
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
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如生存之
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
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
敬有不敬者豈豈太祖生存之貴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

不由后稷則豈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

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

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
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甚前所謂祖功宗德罔矣之說何
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
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經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
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蓋乃以祖有
功爲文王無乃失其首歟又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諉今
朱熹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於其東向則諸賢詳議
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焉端臨亦當議此未能詳也謂

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
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言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
其可以明斷但考之誼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
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一時之見偶
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詳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
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抵牾而一篇之
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寬之論而可信從言哉今之議
者徒以喜爲大儒其意實寬而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
從之併爲一談半不可破甚者或謂祀首廟之王則爲無
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父廟等其祀其王而不毀

十一

十一

不墜乃遷居別殿且享於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
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賢以阿
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
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
後儒或更任夫之言聖人猶擇焉若未當理安可必從
且喜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喜而不從孔子哉蓋
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喜小帖云喜配爲此語續詩得元
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蓋喜配祀僖
矣介甫以爲不當挑順以下挑可矣何者太祖祀僖祖爲
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僖祖無功於世也然以

元言之則英雄以待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於祖德
二謂靈芝之無德醴泉無源物豈皆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
不盡出於此入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
行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僞爲詳頤之議論素與
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
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
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
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
德文曰七世之廟復由後厚流尤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

十一

十一

也亦有言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圍皆不過王
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
祀報乙亞圍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耶然則復立僖祖
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遠聖樂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
也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言或如喜所謂若非記者之
說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心
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唐或魏高堂隆輩恭讓唐
宗晉惠宗司馬光等勸讓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
數百餘人前後讓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
相合爲足以見其爲人心之同哉言者或以下數十人

以愚不肖而無我祖之人獨安石其願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意不考孔子之言蓋常玄成等數百人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顧安得而判之且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意而於劉子曰信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地庶其爲功德豆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敎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信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

十一

也臣按意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信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信祖功德爲盛何其言之不一耶且顧所謂天下之基本意所謂萬生神孫之功德豈獨信祖有之顧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三聖子且朝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信祖當祀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宜祀宣祖而太祖奉懷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然不據祖考之室蓋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后王之公議皆安施耶意考韓文考異於祐拾遺考下曰今世輔公室意獻也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

十一

十一

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皆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室室自爲享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比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出而所祫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及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首即祫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於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真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今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遷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脩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祀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意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祭耳意謂享自爲享不相降厭則諸廟皆享不當太祖而七蓋當首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尊祖出而太祖

甲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居西向。太祖尊也。豈尊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尊為常祭甚衆而太祖所降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尊列昭穆故尊為合祭甚衆而太祖所降之祭至少也。至如嘉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帝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以契稷為太祖。豈有向者故尊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虞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為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尊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獻祖。此俞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意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王當始初室百世不遷。如嘉之說。其意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稱祫議與建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嘉惟王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歸文而遂以己意

為愈之本。為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親安石與嘉之議。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為始祖也。較然哉。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殿。祫禮行於前廟。豈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達哉。

題 陵廟疏

姚燾

昨日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奉稱。太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蒙聖旨命禮部會同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奉。上賜允納者。臣竊以為人至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繫焉。不可不慎也。太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榮之和。未嘗有廢。人始進至

矣。皇上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踊，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在先帝嘗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并定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令其禮全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稱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稱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感。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州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以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豈暇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毋有過，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

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目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文中亮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為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土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該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祀，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曾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

之同乎兄

言等服子追復恭讓徽號悔莫及自嘆曰

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兄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

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子孫倍度理人羣則是不合羣

則非祠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

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

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之心亦無不如此人

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

威逼之不能復惟禮義統而感之表而率之何膏膠漆之

堅也何膏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離散如隄潰水

決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及復開論

皇太后次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欲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

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 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咸降

臣等不勝幸甚

重 陵寢斥邪佞以安 宗社疏 胡世寧

臣頃因言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聞察

小臣違其抑佞安圖起用因兄 陛下孝思純篤追慕

臣等已乘機上言 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

勝憂傷謹此事利害關係關係誠恐 聖心至孝為國

動 朝政移尊臣感而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

臣愚義圖死報不忿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為

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 廟祀之禮不化深

虞 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為 宗社

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為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不

欲進聞繼聞 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

未卒敢將前本附上伏願 聖明俯賜採納蓋臣前奏深

辭追崇之為禮者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葬

之宜慎者亦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成 陛下之大孝所

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 皇上一身 宗廟社稷之王也

四海垂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荷於 陛下之身者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一則

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斷則木之榮枯未可知 士

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

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遠遊九疑焉安邑而亦崩於南

巡遠葬會稽其相去國師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不敬遷故

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不絕此其較

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意謂不可言此其所當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妣於今 皇後衣冠豈不備

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 太后我 太祖配天大孝豈不

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登極然亦曰慮澤山川靈氣使體

不安姑積土厚封備 山陵之制而已見於 皇陵之大
畧可考也此我 仁祖之陵既隆 太祖創大業而已
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隆我 太祖享國
日久子孫萬世爲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陵比於 皇陵
已隆 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
氣而隆我 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爲帝王可也昔人
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 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
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大者隆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
之在安陸者永爲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况查安陸
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 梓宮陸行在途未免
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
可到此皆 聖母 聖心憑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
而可輕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爲子孫長久
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造地設山
川大聚完美可爲帝王宅兆者舉天下蓋不多也故我
太祖初定 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識者數百 太宗下藏
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建國正討往來閱歷山川數
千年而後得宜易能也有如奉迎 梓宮至京一昔難得
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三司恐以慢慢爲罪而遷就附
會以未全吉之地爲吉而誤 國六事將如之何臣謂

陛下孝思誠切或違奉 聖母太后懿德至情以欲遷葬
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
如 天壽山北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庶遂
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知彼邪佞之言輕率一
二年於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
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爲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
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爲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
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爲其國非忠實也臣前疏
妄言今日急務以 孝親爲大以保民爲本而保民圖治
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土風而變俗體以蓋被
祖宗之舊而使 皇考 聖母不崇以至親至尊之號而
受 陛下之朝享則爲卑臨尊於禮爲不順於心爲不安
此 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之正
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 陵寢已安不宜輕動 聖號
已定不宜再更 明詔已頒不宜數易 聖孝已遂別無
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聖慕言不已臣願 陛
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進君臣協恭以任賢圖
治保民爲事以求固 宗社於萬年此誠今日急務也

題麗正祀典事

馬文昇

建考帝舜紹堯之後二十有二州封十二山五岳山必

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暨無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濱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濱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濱之神亦在蒲州濟濱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峯之說不知祭暨無閭山於何處蓋未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北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啓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親真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嘗釐正追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亦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此

祭於此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僊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濱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直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直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裕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葺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且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石堅廟以垂永久

正祀並疏

倪岳

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太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身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嘗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去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以下事佛新謹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餘死臺城事佛求而乃更得憐出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高宗嘗曰王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親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偕居吳天上帝之上哉出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宗教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庭羅仁宗社千載之下可為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貳世譏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過年以來九週萬壽千秋等節來 欽依修建古科好事或遇慶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 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領天官祭告三清二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公議應離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 北極中天星王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今 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 國朝

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公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 大明於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之文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詭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王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生日故 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神威德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說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 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功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公億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

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筆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
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
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
新之 勅賜文昌宮額殿以三月朔三日爲帝君誕生之
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寶重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
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
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
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合拆毀

金州縣志卷九

三十七

高元年於靈峰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
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徽寧中加封三天扶
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
相傳皆有封號迨入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
封秩正一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
大德靈顯宮告祭又按宋外伯溫聞見錄建宏二十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相韓玄特各賜學士號建宏二十
年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 醪酒
大抵蜀道中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建宏二十五年中

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
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爲天師誕辰自宜其
子孫祭下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 聖鑒 大小青龍
之神護按碑記言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
秘魔寺一日二至十來拜于前盧納之游蕩新供奉雖寒暑
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兩期言訖即委身
龍潭頃更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
號曰感應禪師遣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
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 國朝皇德中勅建大圓通
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

金州縣志卷九

三十八

建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
致雲雨故 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
有神蛇其名曰蟪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
之累無異焉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皇累祭告祈禱杳無應
驗則此亦非蟪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
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
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王簿茅山
池有小青龍如鼉以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
不惑後亦不聞 此二蛇之怪正此類也所有前
項春秋祭告之神伏乞 聖鑒 西山之神謹焚圖

志東嶽尊之泰山今在山東齊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
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
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
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令京師朝陽
門外亦有東嶽廟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
地為宮奉祀東嶽齊天仁聖帝 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
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嶽鎮海濱以其
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
內而嶽首已有常祭况嶽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
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藉之祀典煩瀆無稽合當罷
免 此經佑聖真君謚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其武
神也 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
經云武經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改之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
曰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
康天子也至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
以道秘旨遣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
日昇昇上霄命往鎮北方被頭跣足建皇纛玄旗繞樹
玄武之位則此道受命之靈為誕妄再考 國朝印
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助之

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大宗文皇帝肅結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長陽武
當山谷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
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
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道
內官陳善齋性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
豈期陳善齋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一則發帑 聖聽靡
費 內帑下則撿擾道路虐害生民又奏請重修京師
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及其間邪輩邪術遂使香火之
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 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
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 鼎朝崇奉
之禮固不可廢但未以一人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
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依南京洪武
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
遣太常寺官祭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
類頻年齋送不無太繁現已有內外官員領 勅在彼一
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
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白綿布二十四疋潤白罕布
二十四疋祀神油蠟香柱三萬七千八百四十斤雖經遠
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令民力億敷亦宜量為裁革庶自

合行湖廣巡撫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違
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替而
國用少節矣 崇恩直君隆恩直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
崇恩直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嘗從盧靖
大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等傳學道法素有靈驗而隆
恩直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
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自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
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火德觀封薩真人爲崇恩直君王
靈官爲隆恩直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直君左曰崇恩殿右
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通年四季更
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
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直君
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官議之
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
其法之所自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皆傳會之
說涉諺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 欽差克
軍顧丘顯綸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有無
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 景朝創建一皆離便殿所
有刑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官袍服宜令本十二持

并遣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
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 勅內
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 國用不
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 金闕上帝三闕上
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
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王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
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誥封懿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
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 御製諡文云 太宗
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瘳百藥罔效或有言
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闢地廟宇命有
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
加封金闕真人王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王闕
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修宮宇進號金
闕崇福真君王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修號曰九
天金闕總管聖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位曰九
月初朔望并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直君誕辰皆有祭
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官已有反介冠大
二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五十六冠冠衣服
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紅服十年一次更換

化^七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
有功千閭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亦
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
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
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憐疑可知至袍服等件在京更換
焚化差違內官引性福建齋送道路搖擻害人民不可
勝言今議得廟之創造既始千閭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
于閭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
望等項祭祀及省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
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

禮部議奏

禮部

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
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中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
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而換如法及貯不必焚化直待散
壞之日方許奏請重創將不堪者照舊焚其在福建者
亦同此例但遇有敕修者聽令布政司轉屬就彼處置修
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承爲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
袍服貢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
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王闕元君謹接徐仙真錄
及國朝御製碑文神之神母者即二真君之父母金闕

王闕元君有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廟忠武真
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閻氏助善慈航
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明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
真應仙妃閻氏恭靖仙妃繼父進封其父爲真君成化二
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王慈惠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
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王闕妃天房聖
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
金闕王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曰禮應之
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處乃五代時誤
國事權私王殊無功德祇以報功豈宜置及况父母并妃
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
者爲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

禮部議奏

禮部

京師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
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
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
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缺甚重其
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
京師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
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

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於天下
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
聖旨是修建齋醮違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廟靈
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
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
用冠袍六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內外群祀之禮

江華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王焉
其下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
有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
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
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
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
前代及無統者異矣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
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齊義韓
世忠岳飛張俊木華黎隱傅懋仁傅木赤老溫伯顏凡三
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
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蓋惟取立純德鉅功列位而通祀

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考正祀典事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
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 時祀之更代則
已有功德于一方者 一方祀之輪流則已無猶欲以斷一
豈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蓋
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
而已必得文與行並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
禮義者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
先師臨之神不顧歟將使典範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
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
爲關係豈特一豈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
祀諸賢多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
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陣于政作臣考之于書按之
於心不敢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 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從祀孔子
朝廷蓋嘗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法疏謂經
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門
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以馬融等行之至今不
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

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郎官南
郡太守以貪濁免官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
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妻殺忠臣李固作西第
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梁冀備子一身五經
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世坐於孔子之
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皆
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侯救之獲
免所著洪範五行傳甚多致使其子經世之微言流爲
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
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廙與何晏倡爲清
談所誣易專祖老莊而莊審追究晝室之亂以爲王何之
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辨詁一書黜周王魯人註
風角等書班之千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嚴聖爲
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擅信武勳之而自免後爲博士致
武於朝及子賓客爲參軍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
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賊賊子爲賊徒
可謂世盛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實是時昭爲魏之勢
已成肅爲世臣封關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
自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書責以齊其惡苦好人仗
已乃其過之小者在預所善亦止有三氏世傳其真不

節亦無可稱如字襄陽則數魏遷洛中貴要給人曰曜其
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遷之議盡殺江陵之
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
小而議者謂能守其經傳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
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
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
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
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言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
數祀之今當理歷大明之德易用程朱論田朱子書用蔡
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較而不正之人使安
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詩讀其
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
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好誦淫邪貪墨狂妄之迹將自
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之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
勝言者矣至於鄭玄虞翻鄭玄服虔范滂五人雖若無過
然其所行亦未能以寬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
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
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號爵罷祀庶幾

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若漢初

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

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

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

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察秦冉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損三人

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夫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

疏申損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

也今廟庭從祀申損封之侯侯在東廡中當封臨川侯在

西廡中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察趙子路以沮孔子乃

聖門之蕤廢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

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損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

愚以爲申損申黨位號其存其一公伯察秦冉何何蘧瑗

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

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衡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

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

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點楊雄進賢

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

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

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

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

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

大約以爲儒經而不得比于荀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

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

若若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

之粹者而知其非僞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

高似仲舒而本不及不及矣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

道諸端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

此觀古今士趨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

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迄今人以

爲風則通臣家傳之士也今童輩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

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

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

約以爲少述者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

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專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如胡瑗張載邵雍等學有得以給式朱子小學書亦備

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
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
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而于宣聖之廟其爲關
典與矣况宋端平二賢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
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
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追有德于教于學者
死則爲祭祖祭于黼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過瑗兩入
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豈得
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
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
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下節之所以爲學者不過
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
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
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然諸賢於其室之中必
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
嘗封顏無繇祀國公諡文穆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邦
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
祠中祠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顏無繇曾點曾水侯孔

經邦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又
竊觀聖學大傳十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
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
程南百職兼濬周子于慶祿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
從遊朱子之父輩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受之昔以
朱子記其父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嗣以下附王安石
浙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
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珙獻靖公朱松從祀啓
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
文矣

薛瑄從祀議

霍韶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
化者也漢儒則追擬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
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
顥歐陽脩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行足以
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
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
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如漢儒蒐輯遺經
實自聖師王歿而後聖道之衰雖不如唐儒宋儒
疏註闡明道經觀其諸著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

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爲實似之類悟弗及韓愈陰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賤貧不移其介身爲世師言爲世訓動爲世式斯而彌彰抑而彌光非其誠積素之素不能也故曰我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讓度讓隆或高明超邁而冠於佛老陰翊邪說明發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六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著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免立五岳廟碑疏

劉琬

竊惟唐虞三代五岳視三公國寶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三碑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義號不一至我太祖高皇帝以爲岳鎮海濱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可加濫禮不經其此爲其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德正詔書所謂禮也非祖宗之意况神不享非禮故孔子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祖宗不立者惡繁濫故也今莫若每岳鎮海

濱各頒賜一勅今有司歲時修理祠廟牆垣俱具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火之需載在勅內今永久遵行庶廣朝廷以禮求之意

諸廟祀二忠疏

黃相

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開崇報帝王之盛典表章於統緒所以激勵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厥宅皆此意也我國家以風教爲本以綱常爲治自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于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鷄鳴山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聞如漢紀信生於西元楚於梁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葬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市皆秉其所生之地而殉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爲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稹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議奏奉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陞秩而諡之天聖崇於華表渥恩賁于泉壤使陳瓚陳文龍生而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不夙夜祗承上命切照文龍當朱季爲閩廣宣慰使使北軍入廣文龍以一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

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交捷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瑑亦龍叔也元唆都攻興化瑑以義民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瑑率其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瑑被執唆都欲降之瑑曰吾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何奴求活耶唆都大怒車裂以殉

遵 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曾

臣謹自古代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入統既成之後必隆贊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其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也開闢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議及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祭祭祀以致該部請乞多官會議不敢違抑之者以稱伊祖與祭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俱建等物故名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也

臣惟皇祖來說曾以歟之論雖其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五月己未命功臣廟於鷄鳴山六月丙寅會成遂高功列祀凡三十一人命禮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謂胡公海濱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瑄勝芳成皆已死於復神於下蓋蔣子文等廟今後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政元始卒享祀非功

武十六年雲南既平大年論功以大將額川侯傅友德進封額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繫成王稱許爵其功臣及備碑誥陳桓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致勦擒今勦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參事恒封皆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宣廟之定制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宣廟之功而助誤以爲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陽鳳志英益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益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益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勦皆泛引以爲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常規永安未除之先凡有十三人其已死度永安前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增祀而全達當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告皇祖親定即古諸祖從享祭於太廟之義定之廟宜重尤重英祖廟且不與而又欲型其配享豈不尤哉也哉夫英功累至侯爵非不大又以許青孝左

是之德爲世所仰而勦今日之祇奉恭領出而飲饒慎審好陛下賢且頃能奏大禮大獄諸臣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爲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情雖輕而於我開國之大典禮所關則重况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皇帝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則身當龍虎風雲之會日擊乾坤再造之真跡聖賢附之榮榮乎於平若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相識之力雖俱不貢於山海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出於化什靈黃之外如西漢元功之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之二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桓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別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組其配享六王以下十向六人合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行取於死事而常男皆不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人以上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焉國用一德興華高崇良吳頌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節功雖今配享九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合通海張德勝得與廟祀桑世傑雖當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化之妙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言故今位列六之

間尚不可輕以移易况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前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 開國亦當俯首欽避况後以甫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察其緣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慕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家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忤忤於非儼之旁則助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盪以全終臣節而 國朝之大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及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違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違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憲得謚者考其行狀擬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擬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擬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宋崇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嘗出 恩賜臣竊謂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以後有惡得謚者未 賜之先先下敕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

托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援哉 國家救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功夫豈細哉

病癰陳言畢獻給忠疏

胡世寧

臣向以久病成癰陳情乞休荷蒙 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 恩刻骨竊圖調理奈衰朽之極病癰已深醫療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覲 天顏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既死猶以死諫况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瀆 詞皇上 備 採納臣昔於 陛下踐祚之初輒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 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遇因 大禮之議群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詞愈甚 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訓朝野聞之肅然震懼 聖武彰矣然臣竊有憂之故中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勇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大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昭著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巳若震之太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震矣故說者曰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則則發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群臣有罪下之司憲責問非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好不能感俊不能移所

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善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肯不堪善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主上本心寔由群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輒朴行於殿廷刑辱上於士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之表也臣願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庶書以遠覆受

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其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實緣結托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

聖明諭旨

五十一

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二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之皆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之皆非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賜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過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皇上總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而躬致廟享尊崇聖母為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陛下之事皇考聖母已無于臣父之失皇考聖母受陛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聖謨下詔以來人心允懽天意眷孚已致風調雨順時

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卒治之應災眚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者登正兩考之失追改

有舊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

然猶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聖祖遺訓倫序當立

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聖祖遺訓倫序當立

擁期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未戴實承孝宗敬皇帝

聖治之隆臣知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

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

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疑怨亦以此意釋群臣之固

惑而省其愚忠要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

默治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

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

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

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為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

下養也雖尊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此

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遇

喪八音是聲之宗堯匪徒為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

民之心不忍忘也我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

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為權奸所誤天下與宗

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

旦得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 孝宗而聰
明英武尤似古先哲主天下翕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
雖聞遇天災流行百姓寧饑死而不忍怨詈時統紛更群
臣寧自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
遽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遠謂 孝宗無
父非惟 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德時爲
大順父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習宜而其事之應革必順
人心縱今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群臣所執雖
若爲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
乎陛下而乃念議者之創論不合道 陛下之用人無
才至於激烈之過而飛哭干 廷已則非禮不能無罪矣
其體度遷嚴本以利國而群臣不悅言動多言幾度再三
歸論以口舌代斧斤此般以卒遷而商道復興度爲商令
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群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王之
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聽信任以
其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 天永命於萬年 陛下
爲世之幸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

兵部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上黨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詩以言諸胡賢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君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消消不墜將成江河毫末不消遂成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詩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稔稔生於丘隴未始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宋樂以來往往以陸夷之幾旬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棄鷁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鄉導者

此其已然之效可爲明鑑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禍害今況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循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久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今度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遍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鈐撥於巡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頻聚征採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奮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海之阿使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當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知習性自然殊別其是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

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觀之自六月
化遠認并州爲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思恩報之心忠君親
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舉指六日真如
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驚變之變
之志方疆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卒而我
弱彼疆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去留此等之事
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來之郭纂師豈非後世
之求鑑黃仲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鑄
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
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事蓋有合於唐人不用番將爲
正將之意大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
無所疑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
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
者也

上禦戎事

李賢

臣觀今日之拒馬不止能拒馬不能避箭快牌止能避箭
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
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有堅鉅奴深入寇地見單于兵
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馬先驅
馬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其弓馬

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
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
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
且使火鎗者須要遞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
然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
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聽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佔地五步
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十六
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城內藏軍馬糧草輜
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
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兄此時
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
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遠將出師可以橫
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之退敵驅之出境使
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

論西北備邊事宜

董越

邊將各邊諸將多 祖宗勦關舊臣其遇敵火機臨危致
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
日久威信素著人樂爲用今父老子繼惟齊集是習而結
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固恆表欣啓樂此其一也兼時

上師薄伐雖六軍龜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者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輕怯禮不耐寒視風沙刮面輒震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鬪輒為所輕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之每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軍軍餉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豈能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費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有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求成侯薛顥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兄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貴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器器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踈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至蓋將之得人在乎諸將之制馭在乎黜

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執或有之而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為尅今無事之時正當防勵在 廷諸將以訪求各處有智勇略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優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者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知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夫如漢得一本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為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其一曰增上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效死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輩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 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上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觀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雖亦皆或集俗行老弱皆皆恐出戰比至元惡咸擒醜虜誅縛大率皆出其機導計效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

等處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漠水深火欲直

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上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撫其勇悍者臨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變頻賊嘗輕之乞增兵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秦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半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未遠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未定邊爲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遽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飲就也糧斷無可能置營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指去河西不遠其間屯之所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爲曠或見有屯戍其

臨於民者次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犒犒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套雖號倡獫狁春深水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已有可耕處所宜今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營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賢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朝廷未嘗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言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轡遂使員貪之風由之稍消臣愚以爲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實以逮至必

論者乃得論功冒獲者一切不與枉權貴幕下之私作
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實於法不為已甚
有則肆赦而寬其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
用矣昔漢文帝赦一親尚而雲中以冀唐高祖謂李靖使
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
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
於控制不隱於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
則之善操子奪之機又在乎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
無意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圖爾猷淮夷卒覆此之謂
也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仁慶虜酋毛里孩倡僣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
犯既而阿羅出學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效效尤蟠結據
八十年之間大為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
紮腹裏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輅於榆林者若狐
出塞塞安邊定邊諸路輅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與武高樓
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進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進
則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雖災疾行長驅
入遠有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童孺
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察以

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弱怯
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於我者得衣食之原據於彼者得窟穴之固所以任其
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遠使之進復重利退無後憂而
勢日甚乃者上厯九重之憂持旄九伐之討既選精兵
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剽除靡平少酬委託也柰
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扁或安行以返乃所主
將帥以優待於朝行犒帛與金以充初於私室其軍旅
動輒報捷首賜予濫施官警輕授然究其資品殺傷我之
士卒悉狃而勿聞報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
彼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奪
而還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所請
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
骸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
可恨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况京營之兵素
為驕怯平居不習夫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敵
之用臨陣退縮及虜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
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不願乃輕於出禦以潰天威
所謂十鈞之弩不以鼷鼠較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
保其必中哉益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宜

府亦違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
濟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
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特人心
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塞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
虛兵家之算精銳既耗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又
有警彼未可難有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
聞之石城十旬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
軍務一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粟之費日
頗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騎轉粟之役仰聞而西
徙步千里夫進而要供公輓而子荷道路艱難并落安
華而至也東窮百錢斗米倍且不幸遇賊身已殉矣他尚
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輦輦之不足則有預徵嗎
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上而預徵也豈宜無戰
乃至重權宜之法則令民輸粟以滿官然獨權官私親
故多爲困窮難挽之而倉吏無升合之入立閭中之法則
令民輸粟而給塩引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上占歲有
之而民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法日沮而邊備漸
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警蹙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
山西河南之民輸粟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
而多銀子賸粟日少而民則其苦矣而不知邊於邊

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
價實則使尅軍儲故朝廷有糜粟之虞士卒無飽食之
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人米一升馬
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遠新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
城豈能俱給哉而與牛者陸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
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文給之數皆公以營私罔而上而漏下
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備之之道兵力敝
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
者乎及採之建白者之策寥寥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
同紛紛不一故據檀軍之圖肆宵旰之見者率謂復受降
之故陰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復此之倚角
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
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補兵於塞外以爲之助
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蕪之地轉運爲累餉餉爲難或
行營當人心驚駭軍食多絕遠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守而
陷萬一有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
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奪得成武掃盪腥膻
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靖矣是不善也然帝王之
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邊安爲公敵敵重則行節復進

於乘危而履險徵幸於萬一遷報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
深入則不可拔況其間地方千里緇亘無際既無城郭
之固亦無委積之守欲要往來遷延以罷我於驅馳或掩
乘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
割失主將之機蹈覆轍之轍心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
功者請欲東顧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逐平
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圉
固圉耳今若是將使我伏跪至生心養鯨爲之垣墉遺孽
鮮不可盡過噫於是豈多是未可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
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葉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
延綏則兵民可以直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才上皆受
於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改今日之
害卒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
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
拯此實崇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
乙非卒竟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妄取焉臣所尤不肖者徒
以白面之書生諄司戎兵之大計以堯中之小見驛筆下
之浮辭謂詢謀僉僉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
則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拾樞矣義若向之國倭西戎
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譏制南夷遠信附藩

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
之體惟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弛於
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
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
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收功也多日重將權
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
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訓練以立兵
紀而規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
數者聽其言若迂疎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
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
也哉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古
武臣在不合將臣意在無權昔郡子儀潰於相州雖以
度之師無可爲力而武將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死
命成敗之跡皆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將之衆戎自閭以
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
之意一遇緊急有新調者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覓免或
通申文移於軍前以遲延彼望彼此可以召援豈不難哉
又況制於監臨之人養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
戎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
依按試而舉動愾然於廟算往往不免於依違是以由者

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
無專一之權裁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
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
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
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
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
得人虜寇而西遠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
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易而得以施運動之力
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閹闔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
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
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使之總制
之權閹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
聽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奪三軍之視
聽而非時之誦說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以禮四夷
之視聽而非時之僭詐違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充
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甯其小過推赤心
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
棄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
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彰威運久而益震上下相諄心
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驍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

倚爲長城而虜之進退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言
侮以自以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禦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
所以濟物務虎聲所以懾敵昔虞淵之在武都日增兵龜
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鵠門不事補廬惟設烽火示之以怯
兵家之軍各有便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
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靈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
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
郭宮遠居民星散中允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况又二
邊城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金花
馬地烽火必歷靈武高樓經往遶南朔城不下七八百里
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牧畜備野廣騎卒至
一空無遺往此皆然可爲太息臣謂當閑暇之時相度居
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
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安久於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
地擇其險阻之宜築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翰或可
如大同宣府新雁擺壘以爲險要至於城臺亦宜增廣或
便宜取近或添置今密處寇將卒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
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
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虛實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

城堡倚角又恐其敵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其三所謂募民壯去者兵以弭患而有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矣邊境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遺書以未皆藉民爲兵番土述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其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爲兵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重養兵之役若夫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性因職守不足復調

甘肅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

甘肅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

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則紛紛歸則第日供芻糧歲費膏膏檣屋庫木賄重屬卒之職此故也臣謂城壁之中兵固有當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逼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虞氣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內或有疾渴則罷遣而復於試戰之間則其物力資差既切於已父子妻子梅係其心用以禦寇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勾補或戚其家

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愈點恐合家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費以米之明之以大

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絕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壠熟於操捕勁弩棄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奔騰饑饉延蔓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當備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途城堡分隸以居

房屋需用官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利歛悉與

房屋需用官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利歛悉與

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守禦既壯腹心之處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與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根柢不澁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開謀以立兵紀而規賊情者蓋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師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祿實難薄而人心

知威者令皆出於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
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
功臣皆斷於朝廷而非諧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
功臣武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表之賜照然春
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算偶然哉近者毀譽不
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進者累叨世及之榮
歸償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
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難者而
功已成而後祿罪重而先誅以恩則無可
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而可成哉又
守邊之要規避爲先苟得其術微情靡適故曰明君
將勳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
衆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
沿邊所用規避之人以夜爲日視食如夷或遠探賊營或
深入賊壘遠反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過莫能測是以
衆人畏之而不敢近收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操縱
計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
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敗事
既不知旁之情實則幾無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
邊將之切近宜兼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

採乎辭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藉乎輿
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鑒
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言望效有罪
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表裏無所容
所稽矣尤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
今以待規避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畢於今處
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敵守亦可以預計或却營於彼以
其候或堅壁於此以避其鋒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
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
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
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
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
率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
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師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
以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
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乏國恩金勝之策能忍以
其蹙至追怒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遠以游兵而防竊取
萬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且夕賊將
然用實抵穀治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計之

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
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
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求米之耳
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
非有參易於古其路皆存貴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
初歲漕山更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
漕河王漕百萬石隋文帝特治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
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平暴難鄉人尋隋斷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辛濟河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一二百萬石其後劉季通難鄉之路悉漕江淮之米

高麗書卷之五

五

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羅卿與是爲首
馬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行饒沃策因人惟兵凶而流移地
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爲農
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官變而通之使
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
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
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
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
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
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

而虜不能爲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
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錢有三門於
津龍門之陰然皆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蘆船木筏皆
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豈必令運貯榆林及保
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豈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
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
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
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
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游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
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
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 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
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
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
運亦當悉加通漕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
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
可致矣也田經數於實漕運亦復於古上無虧民國有
利 陛下欲有所爲隨時所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
區區一方之弊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計用之不足如
今日者乎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傑

臣竊以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肉食肉酪以利傳生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鳥遷爲行而可比歲以來虜騎獨據西北之民近遠者苦於驅探內郡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雖然上帶震虜下當深恩之矣西北二邊境上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武備勢方不敵欲守則刳腹軍繼且其來如從風去如我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使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秉其機北虜之

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守要隘臣按漢元朝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

金明正書卷十

三十一

仁厚鑒參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絕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心降境虜心腹亦須棄虜空虛追兵搜刮按漢道短阻河

臣也此誠要隘之地其可失乎

一足徵餉夫千里錫糧士有怨色故曰難守

曰先必積穀充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吏奪既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躪之虞必有穡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

難邊張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遠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

金明正書卷十

三十二

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

其國予敵也故勳賞可將則將之以不威而嫌行伍可

將則將之以不威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陳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

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賞有功罰威不迪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

上功之際有殺敵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鬪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陷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勅憲臣嚴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敵捕虜斬首若干具以獻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擄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雖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為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為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彘輒張皇賊勢飛警告急朝廷必為之命將出師以授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始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聞弓矢戰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將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追天之未陰雨猷彼京士綢繆牆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命重將一人守一固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微明紀律遠斥填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獲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遁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

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為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遣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修中國之形勢自此設麗屢稔惡不悅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歲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同至閣議公力辨以為不可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倡亂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為勞擾亦難持久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伴閑四遠未第驚疑三事不敢輕議如謂聖駕雲往在邇欲比常加意繕練見兵部奏見在邊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警帶調邊軍近京駐劄軍畢之日仍令還鎮戍事體穩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議兵部始以為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未協

宣府邊軍

主一

臣等謹將此意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公等乃具題本極
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雖必勝
恐損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
免密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勢佔住房產害民
初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
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俾恩恃愛做親寬
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
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遼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
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根草一外必
用行粮布衣之外必須膏糝非緊急不得已之時
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
至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
處是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寇兇報等日
之北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
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
便小計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希輔導之
職若謂誤委顧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
而臣等獨當誤 闕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
明 天恩 憐人言積求至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

也

論刑兵便宜狀

新製火柴有名竹筒者用竹一竿如椶大通數節間圍以鐵以火藥其鑿子沙石崔吉和而擊之故則火燭一彈可移動可持久彼實其蔽我處其明也唐雎髮創見亦難於經夜海濱山立特此猶能定縱成功以茲陸野攻取皆爲有用之具也

軍伍之制

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率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漢兵制諸事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皆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爲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澤一行都司爲五橋內外衛凡若干處其子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每一百戶所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戒隊伍此則 本

朝軍伍之制也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創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官禁之術

丘濬

臣按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瓜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兼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守邊固圉之畧

丘濬

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禁戍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騁于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處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近便地接與草場及在官地如數遠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罰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放軍例就便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其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在

損者乃責其陪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察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政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微亦因之以壯固矣

列屯遣戍之制

丘濬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焉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總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家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侮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及後使邊兵之害國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齒獲機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

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
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
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
每調一千則備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幸長京軍之
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過盜之機一

丘濬

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晃仲約度不能禦令當
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
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獨之欲誅

富弼欲誅仲約

范仲淹

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諸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也
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
郭可爲所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
其徒手而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部生
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
在未軍之先而不在臨軍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故而
爲之關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
開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
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

過盜之機二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
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
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
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軍之時一旦敢爲亂首爲
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失民之不逞者可也
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
是以賞善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
相誘脅幸事成或得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由
是盜賊並起而元亡矣豈但元哉宋有詩云仕途捷徑無
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速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

富弼欲誅仲約

范仲淹

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降首某某一名不
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有其罪量加以
賞誘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賞亂之誅則禍亂之原
塞矣

過盜之機三

丘濬

臣按自古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嚴要
謹當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
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重乎兵者果伏盜賊
而已夫平盜賊與懷柔之術皆資於罰則矣伏之其甲馬如
雲矢石如雨牛羊膏腴不絕其便計而數其

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遂戰以折其氣蓋賊則不然蓋
阻是焉槍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應
則獸趣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
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
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
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仗之術異也
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百一
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
賊之起必有巢穴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甚難前畧不知計
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
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僥倖下氣以甘饒寒之辱孰若標
擄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
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言既已服其辜矣而乃革
之更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謀目則往往窮支堂而治之
迫脇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鎗金木束
手而就斃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
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
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父兄矣
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及為所敗養以器械甲兵其勢遂
張大迨其後也復調官軍徵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

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器械之利一

丘壽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需以弩
為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驍騎之
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
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
臨當習弩言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飽弩負弩
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文傳者不
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
矣蓋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弩然以臣觀
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廣惟弓矢一事今我既開弓矢又
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廢之長兵一而我之長
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枝
已絕之於百步之外矣

器械之利二

丘壽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者
皆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種之名然或燭木
箭以發未始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炮礮礮
為之硝之名見於本草然其方論中已用為礮
是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

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礮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
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中唐所謂礮者礮石
也礮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
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
管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
之製用銅或鐵爲其如前同狀中實以藥而以石于其
口旁連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
然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世
礮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
礮聲聞而矢即至矣宋樂東平南交安人所製者尤巧命

【發明礮機之始】

三十五

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
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機始於
明助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礮火
各國至中國獻天祚 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三
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
說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且爲鳴呼則天
有此至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器用
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之避就其
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特一具臨
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

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戶
人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揮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爲實藥書遞以進專俾一
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遞就則發無不中者矣
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
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
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賞功之格一

丘壽

按陸贄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令如今
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
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
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能
三爲焉蓋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制以
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三
男歲賜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
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羈
而按據言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派官世官
則以重賞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
下至於無官者因其材器以任事則終其身
而不得世官之內則五軍都督鎗衣衛指揮使在內

揮及派官是也。雖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朝宗蓋得此意矣。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貴而他途求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貴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雖制當歸五部給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必得之而人譏之固不足以爲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失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者且不可況無能乎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孫乎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臣按祖宗立爲武職事必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

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期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矣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稍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弔難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於

金明縣文獻卷十

卷十

金明縣文獻卷十

卷十

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祿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行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厲其即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不惟形之言者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特警飭之使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律文有曰凡內

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管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兄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番戍之言也誠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番戍之意則武臣益知所俱無有不慕忠守法者矣

武備疏

楊士奇

通變宜民之道於軍伍補役之事尤為切要者亦惟遠近適宜而已切見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伍者彼此不服水上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相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接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性被累非但獲罪亦不免於死望而不知者深為可憫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備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在此固為弗宜在彼且之守禦然之勢勢夫豈可哉伏觀太宗皇帝令旨北京人民官在冬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得後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當若在北京衛分

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宣德二年內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赴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在附近衛所管倉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新收撥緣社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入桂兵部奏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邊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管倉收撥當軍又奉聖旨慶慶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撥此旨祖宗成憲豈非武中有犯死罪者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為難治有罪此等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非若色是補後者皆非犯死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在附近衛所操備此太宗皇帝之仁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發陝西西靖慶衛又以廣西缺軍命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邊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為衛收撥亦是仰體祖宗之仁也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害不念下人之艱苦太甚體國憂民之義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

附近衛所帶管收探報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氣若夫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追軍欲行起發者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極邊衛加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滿其有缺之後復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分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而國家急務亦無不宜矣

參不當與虜講和疏

于謙

兵部爲陳言邊務事竊守大同參將都督僉事許貴奏乞勅在廷內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更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齎勅與賊假以和好爲詞暫示休兵照舊修繕墩臺廣積糧儲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陳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爲詞則是致臣就乞諫之勿爲誤國等因節該奉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竊該道北走回軍除陳旺等說稱與參內使一人通草五十八人去迎太上皇帝

因本部參係軍事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欽依虜情誑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今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行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一節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可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求寧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熱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謂實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勢緊我兵推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延迄及乎世祖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遼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地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則不得已降尊就卑其爲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同而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之計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蓄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而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恩啓其求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忠奇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不出大羊之下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改撥官軍疏

馬文昇

本部議得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鎮操守以四處論之已是不均其中都留守司獨撥秋班山東都司獨撥春班以兩班論之又似不均既該軍人楊上三等合詞具告合無行移開營自弘治五年為始先將河南都司春班大寧都司秋班輪赴該鎮操守一年至次年却令大寧都司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輪赴一年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輪流赴鎮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兩年一輪兩班俱過周而復始未為違守又查得戶部等衙門會議都御史唐珣奏稱原派黃花鎮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規期徑赴黃花鎮交班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各鎮先擬事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查該鎮官軍不必到營徑赴該鎮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班不到及到班在外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經通行欽遵今國公朱奉等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鎮秋班官軍輪該河南都司撥發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備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八百四十七員名要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荊關等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本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永樂宣德等年在五軍三千神機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初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為一鎮操練專備征調天順初年仍散歸三大營至成化年間各營軍馬號令不

齊年遇邊方有警乃時取撥不定恐致誤事因官言之議於各營內選取在京并在外官軍共一十七萬總在一處分為十二營操備又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為團營凡遇各邊有警就便調遣前去不許別差蓋內以護衛宸居外以預防邊患若重取輕撥本弱投其慮不為不速其勢不為不重但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萬之數而五營欠少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今又無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又於團營內借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去為因離衛不遠率多在處又因關實邊關大臣具奏暫於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河南都司撥發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致團營數少欲候到足撥去緣公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警本鎮備禦若再於團營內撥去萬一遇方有警又恐調遣不敷況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奉進軍而今既該各官會奏前來若不排置處置未免兩相妨誤合無行移五軍總兵等官於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撥發一千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春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守遇而復始二年清日仍令河南并大寧都司照前輪流定撥

補送朕京營武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昇

嘗思往年三衛達士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志營在某處報知今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則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住來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境優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緩察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被朵顏為彼

○宣府總兵官孫安

四十一

嚮導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割草或留虜衆在於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千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番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密聚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乞 勅兵部一面於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前至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密雲各營巡邏截令知兵武臣督領操候一面選官人

賊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

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小掠如果東行即將所定三處軍馬死便啓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詐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復虜羅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空掠不敢馳騁秋分之後必肆掠奪得下班官軍休息已久兵部宜奏遣居守二員分放前去將德州三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提調操子及將月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士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

○宣府總兵官孫安

四十二

俱在本城定州衛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巡緝若大同宣府聲急應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發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之若太勇俱在東路出發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剿殺知東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下不令下班留之以資京師如邊方無大警急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遂散以應調遣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批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并房重取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

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瑄大名知府李瓚俱已
操練足堪調用經年數年忽致廢弛萬一賊勢倡亂無復
維持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
方爲示師之接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皇朝經濟文錄卷之十

金部纂次錄卷十

四七

兵部

總論邊務

丘濬

竊莫大於遼金元莫弱於我朝而始盛於今日蓋我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遊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由北伐之馭三半其建於是輩素無曉陞存喘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蓋倍蓰矣故曰唐莫弱於我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嚙漸迫關平與和京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節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累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不甚焉蓋聚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狽風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驅肉聯馬額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熾既運得利心益歡而官囊者從從然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二十餘二十萬益於中國雖遠近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收慮不為而計則又非之幾豈能外寧低饑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之乎

之邊備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則所謂最可愛者曰誰能與之曰惟我聖天子能與之何以能與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與之何以與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遠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於腹裡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以授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缺既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謂慎巡撫之選夫軍久症而後感惠治事之練而後漸量獨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朝廷將焉用彼也遑事因循而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者者不選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選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何可得也曩為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兒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願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

感其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得至
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等爲巡撫三年以內
有領地方無慮者加陞侍郎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
不守臺部其有失機誤事者改軍之云如元朝制經
得未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自愛其地而幸其成方大
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是受者不謂聖王之外顧
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如哉
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戒夫天下所須在武職陳光
遠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乎年信嘉備討之說以致武職
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綸旬而德意撫按以是
點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敢
死之氣爲害非淺况鑿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
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試怒蛙室垣直恭謹之士拘無從
容文雅之是尚廣得斯袍之士充膺鷹揚之任矣夫是之
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錄此以影
選無怪白丁快除服名而希求進用豈有輪彭之民在此
之內就被使使掛白使無可用之地邊方警無援援
最多衙印登壇從來未聞不若罷去民人上許武官應選
仍分邊方腹裡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數以資科

勿偏重浮詞以遠驍勇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
知豈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裡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是
之謂慎武舉又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
戶不與將不與墮人心阻遏賢路乎莫若選千百戶等皆
爲推薦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
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朝軍機去重選
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套規避任情遞
擢將臣固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
云戰死官軍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
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倉
寬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然此弊官罰何
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由嚴敗軍之法更
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取隱則傲算之下
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
矢激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爲論者孰不知巡
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
至於此若非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資必
謂一洗積習之弊則在言官講講朝廷諄諄而因循之
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之何哉語云恨本
在朝廷此知要言也故附於後以見臣于期望之心

馬耳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
每二萬人爲一營并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
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千又立把總都指
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
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親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
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
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
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
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
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
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
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
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
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
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千五千人隨機應敵其平
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
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
輩之人易以斯舍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

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
將各營之人逐漸聯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
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克再
裝遙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
敵我軍列陣外用遠用遠護持滿以待賊若來擊堅陣不
動先以弓箭對敵神銳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
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炮火銃飛鎗
火箭弓矢齊發若勢文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
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破步軍用團牌腰刀一
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
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
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謹當用心設法
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由嚴號令務使
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國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
急調用以取國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
步官軍無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
使之耳目慣熟步履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尤致臨敵
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
固又有戰軍應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
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

而求况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立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 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卹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為調用這等不負朕委托之重欽此

為清理軍伍事

王瓊

查得先該本部奏奪得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下一萬六七千名較其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本部屢奏前蒙 勅各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監察御史挨提奏報然勾軍官旗多有隱蔽挾詐往往東潛西躲以致查與不除官府恨其掩覆百姓懼其苦害從有勾軍虛名而無補伍實効已經會議奉 聖旨令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無人勾軍止前通年逃故等項軍丁姓名實址造冊送部轉奏清勾今則監察御史十七員分定地方清理宣德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本部官奏節該奉 英宗皇帝聖旨是近近年

水旱飢荒百姓逃移遠未盡復案待明年秋成後着去欽此已經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并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欽遵去後今照天下都司衛所通年逃故等項軍士數多遇警調用不敷今內外衛所糾該勾逃故軍名實址造冊陸續到部即日秋成欲照先奉 欽依事理將原保清軍監察御史陳穀等分定地方請 勅前去着落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各委官一員分提嚴督所屬州縣將冊內坐去軍人照名勾實補伍庶為允當今將清軍合行事宜欲便備榜就令監察御史帶去通行曉諭禁約未敢擅便開坐內一件清理軍政監察御史每歲八月終照巡撫官事例具清冊過軍數回京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本部尚書王驥等於 奉天門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是著府州縣今年有災傷人民缺食處宜加優恤待來年秋成後整頓不許急迫重有擾害此又查得該兵科左給事中鄭鑑等奏內一款清理軍伍開稱先該兵部尚書項忠等奏差御史一十一員前往江西等處清理軍伍三年一次換清理方今水旱災荒無辜之若又照舊清理不過逼民逃竄耳如蒙 勅兵部計議免累災傷去處照依往年事例暫且停清等因奉 憲宗皇帝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着將所奏要將所屬州縣照依往年

事例暫且停清若有先前清出軍丁亦要存留待候豐年
解發另行查勘奏請定奪等因成化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具題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擬欽此又查得爲照例
停免清軍官員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得各處地方見今
盜賊充斥災傷重大各該清軍御史合將停免本部欲咨
都察院將山東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并北直隸
順天保定等處南直隸蘇松等處各清軍御史暫取回京
其見今該清軍士并各府州縣清軍官候盜賊寧息地方
收成起解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正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欽此又查得爲地方災異事
該本部題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洪達奏稱雲南地方
夷寇搶劫村屯拒殺官兵本省逐年該勾軍士多係夷羅
清查起解比之別有十無二三乞將本省清軍御史暫且
取回又該巡撫貴州地方右副都御史蕭紳奏稱貴州地
方苗賊作亂連年調征屢歲旱荒缺乏食難充貴州二十
衛所俱是充發軍人比之雲南軍數尤少軍政清理相應
暫停將雲南清軍御史暫且取回等因該本部議得所奏
俱應俯從雲南清軍御史暫取回京該清軍伍着落布按
二司并各府州縣清軍官員清查起解正德十年三月十
七日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今

查得宣德十年原擬參御史十七員每年八月終照巡撫
官事例具清過軍數回京後止差一十四員內兩廣雲貴
共二員南直隸二員北直隸一員見今湖廣雲貴陝西四
川監察御史四員俱取回停止又查得福建實有軍士九
千四川七千湖廣五千陝西廣西各二千江西一千廣西
八百雲南七百貴州五十餘名南直隸府分各不及萬北
直隸保定等七府并順天府共實有軍士七千餘名前項
各司府實有軍人數內在逃該勾軍人其數又少臣等議
得前項本部節年奏行清軍事例固是充實軍伍之意但
自宣德十年以來 朝廷慮清勾太急逼迫逃移初奏差
官之時即今待秋成去後因災傷用兵屢爲停止又因
兩廣雲貴軍少俱二省併差一官無非欲休息小民保固
邦本之意及初議差官每年八月照巡撫官事例具清過
軍數回京其後方議三年更巡亦非舊例今查福建四川
陝西廣東江西湖廣六處并南北直隸各府實有軍士各
不過數千廣西雲南貴州三處實有軍士不過百十內有
逃亡所當清勾者貴之司府官員自可理辦似不必專差
御史一員管理雖兩雲南兩廣各共差一員但地方廣闊
豈能遍歷况今蘇松淮揚等處災傷極重并其餘無災地
方催徵起運京邊糧糧及派辦營造等項工匠物料比常

繁重民不聊生當此之時若不從寬撫恤過迫速開緊
匪輕合無將湖廣四川陝西福建江西兩廣雲貴湖北直
隸軍少去處今後俱不必差除湖廣四川陝西雲貴見已
停止外其餘俱取回京其該清軍伍聽本部查照軍政條
例嚴督司府等官照舊清勾及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
官遵照憲綱糾察查理惟浙江山東山西河南四處軍數
頗多照舊各差御史一員清理務將應聽之人勾解補伍
不許將見在應役者妄解戶丁查理及將過年丁盡戶絕
者一票勾擾取足分數逼民送竄及照正統元年本部原
抄清軍御史每年八月終回京今合照巡按巡撫巡關等

欽此

十一

項監察御史出差事例扣滿一年差官更代正德十四年
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計處清軍事宜

王學益

照得清理軍伍係 國家重事 國初各該衛所軍伍有
缺俱得覓自差人勾補官德十年該本部題 准事例各
衛所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撰造底
稿一稿二本一本留部存照一本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
年將各衛所軍額撰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
姓名冊一本送部以備清漏清等項查照各司府亦每
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在前件撰造實有

事故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
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
六七兩又有各衛門歲該造送文冊不一二十項每項
費用不相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
煩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
千少或千餘而計所解到軍丁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
至有一軍勾及幾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
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指遣軍政指揮不免責成
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通行查理但照前冊歲以爲常
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

欽此

十一

人等任意磨爲難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
甚且奸弊橫出或有以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
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
者或有移居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
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賄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
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等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
年奉到清勾文冊騰法各屬被里長舊手人等增減字畫
捏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送送回答文冊雖多止是紙上虛
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
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即解補者其已

解軍丁則又有隨到隨赴者有偽爲批印回籍者雖近有行衛垣勘之例而道里長轉歲月侵尋勘給遺案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三分之二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從責令重甲頂認及忘指無千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立等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同若聽順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至計行平民或至枉及稽考照跡動德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准住勾外其

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

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

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刻補備將宣德十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軍一名用空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應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州縣照舊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撰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已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州縣逃故軍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但每所各作一冊照舊發

去冊式分付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做八格填寫一戶上列橫格開寫軍祖姓名籍貫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授補頂將來歷先官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額軍役填滿外各空格絕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造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籍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註原軍名下新充軍由填註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各各司府州縣亦行照式填註以備查照雖至百年

可免更造各該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

冊回合及不許將未盡軍由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

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籍者伍遇例優免及免勾者即與開豁者在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題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原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縣酌當人員送部銷照若有勾軍丁自舉到日爲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保舉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民族無者皆照軍政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覈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冊每冊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違

時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審候原單留設州縣
候出勿解衛及老疾故絕日繳遞移跟提者候三年不獲
缺州縣另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
年勾取不獲仍照此例施行雖久不廢該年清審過官
員職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後各取親押若
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做故絕丁丁捏作幼小非
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丁照例發
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煙極邊仍令食戶下一丁補
伍里甲隣佑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治
罪以後清軍御史定例五年一送務將五年內發去軍單
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吊各司府原收住勾冊查審
內有捏獎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為
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單明白無獎及不枉平民為
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報冊期限并
違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
若猶未損於舊而自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
不減減十之一所費官軍扣糧之費不知凡幾十萬矣回
之有司者若嘉靖十年若猶以爲煩而自本年軍單
之後所開登者歲各無等計官司里甲之便不知
如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兩耳此單一出不可妄銷

而不解之例嚴擬捏故之際尤重住勾之冊尚存御史之
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
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
伍可漸充無事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以
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詭寫之端
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
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彈千百戶之
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
知而法行無不可救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
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終累可精在有司者奉行不忠於煩
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治不恤無憑故激揚有道庶
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踈變以宜時不謂之紛更而於軍
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所先年逃到清勾軍冊獲例具新
違官弁覆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
欽定印題 准止許送 表官及撫使等處公差順帶亦
照例水路應付船隻陸路應付腳力俱各衛所道里遠近
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照制誥而違 表官員到京相
同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私自營夫計焉不肯帶冊
討驗又南北直隸各不係衛所而分但無人肯枉道費送
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各

吏部於新陞降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於各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庫書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直隸送各巡按御史處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原給水路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疋及重軍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查驗則驛遞既可不受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前項清軍事宜於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查填寫各項文冊則實係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內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檢多有不諳書寫恐致候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爲便益嘉靖十一年本部尚書王憲等題奉 聖上是

修武備以防不虞事

馬文昇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授文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審適胡虜其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

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譬恥未嘗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營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太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千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額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難費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軍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弁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各全支草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

俱被斃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任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赴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不發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不可令軍伍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疾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况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中衛軍人盛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盛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膝蓋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盛衣太重即今京衛軍士當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寸皆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方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伸縮皆亦未精凡遇大敵率然一入不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等處一四四川雲南兩廣外

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已固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搭塞有名無實見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勇於當敵亦可取奪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志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適有舉到之數亦不過當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太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詭譎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鋒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亦無以成克敵之功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時前鋒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知熟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銃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示又天寒即高佳操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鞭撻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

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
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
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
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境之外即係虜地至若雲南州尤
爲塞通本邊軍馬雖強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
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
愈加廢弛不無有誤 國家大事伏望 皇上處常思變
居安慮危念京軍乃 朝廷自將之兵皆軍家輕防素集
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典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妄討圖
管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單之干法更乞
天語叮嚀著爲定例其生管把總等官務要加撫恤不
許擅役科歛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
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以前遲延因而私侵資放以致軍
士受害往後其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
監曹泰同臣文昇等選軍之後奏 准事例每營再行揀
選十分精壯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召以爲上軍之兵遇警
動調挨營前去見致又行挑選遲延數日不許起行有誤
應後其過故之數本部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
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軍有所警於赴敵而

少矣仍望 皇上念戰馬爲 國家所重草場乃
官弁五軍三千神機營官選歷年知識草場所在官
一員隨同給事中帶前去將大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
場拘集地隣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
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 親王管業另撥無礙
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
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
立封堆仍於各該牧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
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
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草預賣與人及將官
馬顧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該牧場外枷號半月滿日仍
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
侵欺料草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
三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草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
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管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馬料草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
邊衛充軍更乞 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放草
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冬月支銀銀
一錢五望 皇上以兵馬爲士卒衛身克勤克儉之勅

工部通查 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有無勾

各器堅固如有不足乞 勅內府兵仗局送作精緻盤

刀勒馬刀長牌等袋各二十頂付把回工部差官送

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兩蘇巡撫官無巡撫者

巡撫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分有司該辦軍器物

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交查追完備於

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未定委三司

掌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分太

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未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分各衛

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區通取到於布政司分前

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

造長牌照依舊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

年間所製樣式外外用漆漆角俱用厚土漆青白蠟布

銅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三司分府衛委

官照依舊造器是事例參閱 總發各本部仍通行內外

各衛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

分各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令事理值有習熟編習

器械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

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酌量未及

用將才并原係將官後因緣革不係是總兵官者會

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

議其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

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奏 開換次對酌推用舉到

奇才另行會審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

若有外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

真才不許一舉兩舉有辜 朝廷求將威意庶將官得人

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 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

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擇

吉日務在十五日以前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

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一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

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軍金鼓之人務選年力

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稍換教演之日務令軍

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

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

若斬馬長刀排鋒破敵實藉此輩京軍原無教習合無行

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諸號馬步刀法者

二十四名應付口糧馬力充當管束京於十二營每營

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

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營軍士以教十以十教百

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候冬令回營仍不當

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凡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本府各庫收則各處布政司運至歲造軍弓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刀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目逐用力開張時加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賊膚知懼不敢輕衝其馬臣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拘斃之類俱要堅固齊整廣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將得其人加以倉卒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弘治九年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切中時弊都准行欽

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

臣等謹將計議

二十五

馬文昇

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高宗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與國之廣亘古所無 太宗文皇帝神謀睿算有見於斯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 關廷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臺進寇收併部衆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

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 竊思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又犯其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如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水東則西入河套以圖混河關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昔仰承 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

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嚙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亦深必 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鑑伐之日久未克文彦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 朝遼東三衛遼賊爲寇 欽命都御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機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靖兩廣繼繼又叛 欽命都御史馬島爲總督兼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住河套侵犯陝西 欽命都御史王鉉爲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 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延綏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

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圖勦殺以絕患
百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下用令使役未遑大挫以此勢愈
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竭依王額馬昂王鐵事例
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德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
西延綏各路特官九軍馬然驍邊防官俱以便宜處置
苦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若遇河即回大同隨其所
在調度勦殺俟賊遠遁地方寧靖具奏回京

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當勞之有加而致其
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親賊辛苦萬狀止雜月糧一石度
日別無營運饗餼若非豈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況去春

陝西周維翰奏錄卷五

五十七

房賊入寇將官情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戰心
仰惟 祖宗內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資之
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
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
日積蓄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銀不過百萬兩 內
藏之銀聞亦虛空較之 祖宗時十不及一萬一虜賊未
起而兵不已或難置糧草或需賞軍士或遇災需賑濟百
二俱於府藏闕失此皆未始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念慮寇之猖獗須軍士之得禦無舞人心必資賞資
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不致不虞之虞情軍調示急

之用

一照得順天府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
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
一應軍需俱籍四省八府之民價運供給必須預生養休息
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
脩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營造官稅等項歲
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文納二項主費實鉅戰
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輪船運糧起價過重
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糧草糧
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價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
將通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菓品等項通
行查出斟酌上 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凡有
增添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查省前有事司府
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宣統元年七月奏

五十八

京師天下根本居軍駁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
十二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爲兩班每班四萬常有十二
萬以壯 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
則除 欽命聽征總兵官朱鍾等所領弁奉 欽命後
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拔隊多係外衛又該
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亦無可用之兵况京軍又

多隻臂毀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曾思慮
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僅有空閒
緣今廣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如
蒙乞 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各糧官軍文
冊照冊查覈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轄一萬名就在本
營分爲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救賊康
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

一將官奉 命征討不庭以同事官員最貴乎協和行軍
則謀議僉同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
事官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違所長互致齟齬不相協和徒
勞主帥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
患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務

一法令省風勵天下之重與法令行則人心懼人心懼則
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樂於効死
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効者也近年以來
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冬夏大小將官平昔惟知營靜已移
則月留營過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
懲戒往往誤事利爲害伏望 皇上自今凡百失機誤
事果涉畏怯怠慢廢弛者嚴懲不赦者必明正典刑以

警將來不寬寬尤乞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要仰體
寸記之重名思自己受任之責撫恤軍士振揚威武
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
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
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等官亦不准生事害軍者訪聞
得實明白奏參以憑聽斷如此庶使宗令大行人心知懼
內治邊防不致廢弛

一軍人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恣玩而
多致敗績昔唐憲宗時師必曰威克勝愛允濟愛允勝威允
門功行軍貴嚴自云高之人君命將必曰臨以內寡人治
之闢以外特軍制之益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
徑自誅之以肅人心口萬人之命係於一將者非重以此
權誰肯捨死效敵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制勅所開止曰
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
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徒從寬縱雖罪坐主將無益於
事伏乞 聖明於聽征總兵官太師等分凡一欽命總制
總兵官 制勅內明開若干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
以殉安生詭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
之其總兵官受 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
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賊不敢畏備先

一廣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
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銳砲視其規模似
右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
車之造軍被廣圖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
兇邊方之地非山澗則少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
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
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廣
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先該
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桿橫竹長牌計二

金明經書文庫卷二

三十一

千箇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
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
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橫竹長牌照數成造
完日營送九門各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
可收縱雖虜賊遠遁地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其縱勝敵謀甚素定而戰勝可必致孫子曰多矣勝少
不勝則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
不戰而散者能不滿乎今各邊失小將官平時不儲
兵不習兵事遇小寇之人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

出境搏襲而殺其數級盡張賊勢本弱而報作四
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報虛實未察虛實
爲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
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啓禍
源況今廣賊誦詐等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
其機會使彼大遭挫卽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獲我遺擾
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
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入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
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過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
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於每日練習遇

金明經書文庫卷二

三十二

賊入境每以造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老家兵亦
可分三陣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若擁衆而
來必分兵拒我仗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
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列陣還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
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誦詐等軍西或露其形似犯我
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使却賊形擁衆向東東路無
以禦使必得利此尤不可不預爲之慮頃年昔每路揀
選十分有膽氣爭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
的月支料壹一石二斗常令處出探賊知其所至隨時
聚兵截形以待庶不墮其套計此則勝廣大事其賊情相

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計將官調度施設如何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合無勒兵部通行聽從總督總兵等官分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威感遠播地方永寧然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此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比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為驗况近來官軍遇敵殺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偷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大害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分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為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當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頭時若能取賊首刀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調敵就於前鋒當官內皆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如此賊人必當發且絕口不敢言矣

議減造軍器

倪山

竊惟軍器所以禦我國不可不預為慮也

於

用尤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歷年成三盃甲鎗刀弓箭撒袋圖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戌年庫廳候應用誠國家恩惠預防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木白硝黃生鹿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筋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其餘銅錫銀珠靛青油漆魚線木膠線等布絲綿紙等項料動以千百計軍民工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外額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剋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奏官按季驗驗亦不過大畧看過不能一一週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鏽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較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半成造誠為得宜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仍將戊戌年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揀定年分逐漸裁減有當添補物料止

於各庫存留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
如此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為有用矣

為預定安邊事

干譚

照得宣府大同地方即日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
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驛臺或以人少誘我官軍
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切
料此賊必欲播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困乏不能固守此
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 朝廷所委任者
石亨楊洪柳溥孫鏞劉忠厚等數人其才則著都會
軍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萬務方殷京師軍馬雖
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有心戰之心則
士有效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
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効死之力緩急之間必誤大
計乞 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鏞劉忠厚等張義雷雷通
等各陳已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防如此之不
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安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進襲州縣
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守或除賊守之外別
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其餘虛詞請在各
出已長直官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片進 呈上 斷擇
其可行者請 勅各官遵守施行是幸臣等謹 奏

官陳奏必共上為 朝廷分憂下為邊境除患不許面為
承順退有後言俟敵既至互為異同以悞 國家大計况
耕當問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
人而欲以書生臣等書生之淺見以議論則是徒為紛紛
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
為危急思患預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
雖萬死不足以贖景太元年奉 聖旨說的是宣府大同
乃京師之藩籬廣積糧餉各處剽掠使我士馬被困若不
預為處置倉卒生變思便者他每各思長計如何安妥聞為
來看欽此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黠習之士收拾
壯健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六之計
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 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
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選
而其網羅之周密目閤闕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
二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雖別軍功之大小
為陞擢之階階內或陞督府或宗班外或膺邊方之重
或戡以方面之長或戍列於行伍之師帥世守其職
恩榮獎勵武臣與士氣其善矣但求求止於武舉

一途九授銳推誠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按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擇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肯實提強引重者且為勇敢談說縱橫者且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章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獎給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遂而蓄不以賤而限如獲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踈賤廉布雜於輿臺衛青導於人奴去病辱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不朽於後邪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誤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李晟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得定武舉遂得高宗宗令孫挺卒能料元昊之行破賊智勇之計極蓋其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則代求才之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選求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士人之中實無一二其材足以格言為足徵也蓋者適當武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七

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衆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雖嚴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渾今欲依倣唐宋故事酌量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舉一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編略精遠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有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審數月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同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廢法式昭宣足以備彙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降策而用之何懷之不可設何侮之不可禦雖驍將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辭體而嘆思惜才於異代也哉

推舉將材事

余子俊

臣等議得將官凡在內者皆荷聖明簡用在在外者多出巡撫巡按會保今五軍官營官缺尚要會官推舉以為

將官預選。用今書成化九年部注會官所舉將材選用將盡若不先事再行會保不無為分選取者奔。成風耻於自顯者愈致埋沒合無行移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分在外巡按巡撫二司官員各舉所知不拘侯伯都督見任等官指彈但存存心愛人謀勇可取者每人訪保一二員各司公文開關職銜畧節脚色見管某事堪任主將將終由通政司本部方會在京各官詳議如果所保相應別無異同就行列心上

御覽仍付本部行令照舊管理原委之事候在外各邊將官有缺臨期奏請委用除侯伯都督總兵名位已重不須

聖朝能定錄卷十一

三十九

別議若都指揮堪任主將擬陞伍府堂上官署職指揮堪任偏將擬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示寵異以便行移向後果有戰功仍從舊職陞授倘遇一時恩例不在陞授之例前項職皆係流官其餘名器權以應變不至太吝經以司常不至太監若為總將官之缺中間有堪補京營坐營把總即為補用使彼地其已能勉其未至若有守候果久為政節者不再擬奏委用及或所舉不公事發連坐舉士如此總是未盡得將才終是公道有在

緊急錄官軍

余子俊

欲得京營一平等精銳官軍合當定為三路馳征中路

一萬員名項備為大同宣府之援東路五千員名為遼東永平密雲等處之援西路五千員名為偏頭關延綏等處之援每二千五百員名定委團營坐營不拘侯伯都督一員用心操候其正馬馱馬三萬匹先儘團營見數不敷者三大營奏撥一應軍器火器旗號軍裝之類俱要充期整點齊備但調即行几行軍監督總兵等官臨期奏請簡命各邊原委將官并所領軍馬並如前擬一體加意操候前項所擬在邊在京將官并所領軍馬此就平時而處臨時果有變態如東路緊急至長西路河向米東又往往東東應之期難以拘泥及行戶部於臨期命將之日將各

聖朝能定錄卷十一

四十一

處見在糧草開報將官以便分兵駐劄聖旨是欽此續該遼東鎮守太監等官常即等傳報北虜尋殺三衛要往天朝地方上過等因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看下來說欽此本部看得原定東路聽征軍馬五千議得合於內摘撥馬隊三千選坐營官一員管領作急起程於延途糧草多積去處且操且牧至山海關即止候遼東守臣具奏請兵前項軍馬一面過關應援合剿本部一面請命主將添調軍馬前去調度以成大功題奉聖旨是官軍且不必差着劉恒每整棚人馬待報起程起程部裏便行文與常郎等奸在應備欽此近該太監等官常郎等奏稱

北虜追殺三衛侵犯開原地方砍傷守城官軍等因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便令總兵參將等不說欽此本部會同京營太子太師成國公朱永榮等得北虜犯我開原名雖尋殺朵顏等三衛進子其賞撤我軍等因該本部罪之師義所當舉但彼處守臣止言整頓固守自機嚴殺應否調請 天兵界無一言及之聞是意軍地方窄狹此賊難於久住萬一被其踰越豈不有損國體事急至此難拘前議伏乞 聖明 諭旨將國營軍官等官同知馬昇等部督參事馬俊 命充道察威感將領等官 勅分領馬隊官軍伍千員名正駱馬七千五百匹一面促其作急起程如賊尚在此正罪人斯得之時令去將官與彼處將官務要平心易氣圖尔忘家協謀合兵共圖殲滅若據有可乘毋假持重以圖自全若有未宜毋事輕率以墮奸計所差官員即便量驛回奏另行上請 命將出師無程往彼總制行事其山海關西抵黃花鎮一帶山勢雖險隘口數多此賊請詐乘寇西不可不慮前項地方賊守之間步隊可用或 命都督參事等後著都督參事湯王分領國營步隊官軍六千員名領 勅前去分布隘口有警一體會合彼處守臣和同戰守若以兵分各該隘口前項都督名位尊重未可支解備管會無止還都指揮三員

領 勅前去本部與戶工二部各差官前去沿途并所在整理糧草車輛樂新等項具題成化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近北遼賊既在邊界殺朵顏三衛難保不入境侵犯着都督馬昇馬俊充道察威感將軍領軍去與彼處將官協同戰守山海關東西只着都指揮三員領兵去協守都督勸與他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都督得巡撫遼東督理軍務右令都御史王宗彞所奏三衛夷人躲避北虜俱在開原廣寧一帶衛伏中國以圖存生見在軍馬數少分布不周又無遼東連歲兩災今年霜旱等項糧草蓄積甚為缺少奏要文武大臣科道言官從長計議或加添人馬剿殺或止是本處官軍相機賊守此等邊患朝廷未嘗一日忘備或降 勅或令所司行文已至再三今當警急至此方有前項議奏事理京師聽征軍馬難程往接尚慮不及伏乞 聖明合無再於開營添調馬隊五千員名正駱馬七千五百匹又 簡內臣一員監督軍務分給餉餉大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武職大臣一員掛印總兵官又二員充參將統領前項軍馬作急起程到彼會同先先去將擊將軍軍馬總制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相機重重大機務悉聽監督是督總兵等官便宜而行本部都察院各該知官一員隨軍紀功此外本部與戶工二

部各差官沿途整理糧草車輛勝力人夫特到編覽柴薪等項聽候軍馬經過應付至於將在軍門全賴糧草繼足再令戶部多爲區畫軍前糧草共濟大事仍照先行事理將見有糧草開報監督提督等官以便分布軍馬支給其宣府大同兩路若前賊殺退必往彼處偷生乞 聖明留意候 命下之日本部照例請給監督提督總兵參將并紀功官 制勅付書前去題奉 聖旨是知此北虜在邊東邊上尋殺朵顏三衛恐來入寇便着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掛印充總兵官威寧伯撫左節調火土越提督軍務太監傅惠管領神鎗白瑜李俊充左右參將莊鑑馬俊充遊擊將軍統領官軍一萬員名去後仍令汪直勦但恐此賊復回大同迤西等處侵犯邊民着太監劉恒監督軍務定西侯將疏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徐汝璈督軍務太監張善管領神鎗白金泰將楊王充遊擊將軍統領官軍一萬員名到彼會同相機截擊官軍各營員銀二兩還着都察院爲昇劉能各領兵隊官軍三千員名山海關迤西直抵居庸關協同按察司守每人賞銀一兩着戶部差酌當官各一員先去發理其軍部不許遲慢各宜勒勒與欽此

添提督以振軍旅

王璠

嘗得正統十四年爲因北虜犯順 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北虜也先昔途天道聚衆還逼若不爲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兵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是說令不一誤事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二營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等因奉 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方寧靖十二營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爲邊防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請本部議擬復立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日具題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曰王鑑兵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圭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 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着提督十二營操練入馬欽此以後本部尚書馬文昇劉大夏許進周仲宇劉宇曹元王敬何鑑陸完分今正瓊俱不妨部事奉勅提督十二營營今給事中翟璜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爲總提督常用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登以他官無非欲委任一監前軍旅之意不爲無見但查前項約年事向于謙于俱以本部尚書不

幼訓事提督內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要示
設一員專管提督係千事體重大臣等抱難定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提督官
不必添設

襲替功次疏

王憲

謹按 大明會典申明陞賞功次各照地方則例最為明
白惟遠東女直斬首二顆陞一級查得近日陞賞係北方
者俱斬首一顆陞一級不會分別遠東女直與會典所載
不同末後又開陣前當先殺後將賊獲斬賊首等項
奇功臨時奏議陞賞蓋大敵在前自然相遇勝負在於瞬

皇明提督王憲奏

四十五

息之間死生係於呼吸之頃當時不暇斬首其斬獲首級
多在賊勢稍緩追奔搜斬之際軍功必以斬首為重蓋斬
首有實可據不容冒濫當先等項奇功既無實跡易於詐
冒其獎至正德末年應州功次巧立當先銜銜牌督陣
等項名色斬首至十二三級陞賞不下數百員名冒濫之
弊至此極矣以故先任給事中王及言等建議議不由軍功陞
級者子孫襲替一體查革本朝因見正統十四年景泰元
三年京師戒嚴邊報旁午而巨工効命 國家無虞
比之尋常斬獲微勞不同若一禁滅革人心不平故當時
請題此等年分當先等項越陞不準已革者使襲替之

日改正其餘年分一體減革但不會分別南方賊勢少緩
比北方不同致使應革者與北方一弊混襲所以本部
近日題 准事例各人名下無斬首字樣與不及數雖不
入於例而得署職者俱不准襲及未曾分別地方年分致一
時奉行之過不分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德勝門東
藏廟石佛寺等項功次一禁減革未免人心嗟怨及今若
不議處恐數年之後減革漸盡軍士解體異日邊方有警
人將以當先殺賊為請誰肯出死力以犯賊之先鋒萬一
誤革關係非輕合無將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內有
當先被傷弁級有功越陞職級者照舊准襲不革外其當
先被傷又越陞及召募陞級襲替過數者已足酬勞仍
不准襲其餘各該年分一體減革及照歷年功次既多事
例該載未盡中間疑似未明或革或襲者亦應一體申明
遵守今將歷年功次應存應革事宜著郎中謝士專鄭琬
等開坐具呈到部為照武官非軍功不許世襲係是祖
宗舊制而軍功亦有生擒斬首等項尤奇功等項不同要在
分別地方難易時勢緩急事體輕重不可一禁而論故陞
賞則例各年不同而選法存革亦當因之有禁近日正
年間傳乞陞職及請獎通例奏帶及寄名軍伍等項得
冒濫官職故建議者痛欲裁革一以慎重名器一以節

傳聞但以嫉惡太甚立法過嚴奉行者又多避嫌疑敢於
任然中間亦有虧枉者俱不恤之致使當先殿後斬將攀
援立奇功者亦與延年巧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者一
無遺章委的人心不平今該司查議呈來有聞 國體相
應酌量議擬合候 命下之日着爲定例通行遵守其有
樹前草過者俱候子孫襲替之日照例改正襲替施行不
許因之奏擾其傳乞陞職一切冒濫被革之人敢有妄自
援引比例混奏者許本部該科參送究治仍送史館增入
大明會典本部仍刊印成書一體遵守嘉靖九年八月具
題

議御史馮祀國治奏狀

王恕

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
明白具奏就彼冠帶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有人爭襲發
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
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願
京襲保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 記書內
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將
要近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奏
報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延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
以此有得監察御史馮祀國奏奉 今土官子孫納納赴京襲

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
地方襲替往回動經萬里中間會當不一盤費艱難及至
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
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
府使用詎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
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委
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
柔遠懷舉樂有等之良法若係監察御史馮祀國所奏令其
赴京承襲俾知 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於
彼不便之事有所不挽不如仍舊 詔書事理令其保勘
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爲便等因弘治五年六月日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

錄遺所以昭勸典第

臣惟罪疑惟輕無罪而坐者雪之是也功疑惟重有功而
遺者錄之是也查得先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章職冠帶
間住近已故彭澤平生多讀書孝友廉直得於所性耐有
儒者之風焉歷任知府副使按察使都御史等官水旱
之聲山斗之望振于縉紳間正德六年剿賊劉三趙風子
糾聚十餘萬噴泉河南劉六等衆亦數萬流劫山東廖麻
子等文各科衆互擾川漢俱該澤先後提兵剿平之奇數

按續昭著以存地方之故累陞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兵部尚書中因有疾到任家居被人訐奏夷情稽遲擅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疋致惹邊釁蒙將澤革去冠帶開任綠前項夷情先經給事中黃臣勘明係是裁回舊亦虎仙在上學番因他是得罪所許非干澤之辜案可考焉臣又再詢邊人亦俱云段是原是舊亦虎仙所許與澤無干給事中黃臣之勘是也然則澤固無罪有功而遺之者哉澤今已故五年墳墓荒落宿草莽然僅遺二妾衣食不給公論無不惜之記云成卒之勳宜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澤今若斯亦恐非所以勸為善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將彰澤復其生前官秩優以沒後卹典則錄功勳善皆于是乎有在焉

宣德朝澤本錄卷十一

四十九

正功罪明賞罰以伸違將究抑事 曹珪

玆為事九軍部督曹雄家人曹和狀訴有故父曹雄始祖曹安原籍直隸鳳陽人洪武初年隨征過江累歷戰功陞世襲指揮同知祖父曹勝由武舉陞陝西都司都指揮兼事止生故父襲職於各邊累有斬虜軍功陞都指揮兼事任守備參將副總兵弘治十八年因大同達賊擁衆入境殺害官軍有保國公朱繼調去策應天鼓頭功當年力陞都督鎮守陝西地方不保劉澤復用彼時劉澤復在地方

宣德朝澤本錄卷十一

五十

覽奏為便文移以與虜患具奏議給鎮西將軍印信不保故父奏討該部有案可查正德五年四月初八日有靈州守備史輔傳報寧夏安化王寘錦交通都指揮何錦等反逆殺死鎮巡等官擾害地方故父一聞即日統調官軍前去征剿先遣都指揮黃正統領遊兵靈州駐劄一面處置糧草一面督調各路兵馬拒守要害奪回船隻又令協同孫隆統殿大垣軍束使使是懼搆案檣城一面刊布告示以諭 朝廷恩威一面調度兵馬沿河擺列振揚軍威暗寄書信與仇鉞合謀內應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召集義士殺死周昂天和故父率領大軍過河擒捕全黨安靖地方存問 宗室賑恤鎮巡家屬得以寧靖即日具本差千戶徐治報捷訖又具聞變擅調官軍動支錢糧等情認罪先是故父慮恐兵少賊勢乞請 天兵蒙差太監張永總兵官神英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在京起程行至直隸地方聞賊平定報捷奉 旨止兵神英舉兵回京張永復帶頭目晝夜兼程徑到寧夏彼時故父已將反賊何錦等曹奎部指溫黃正卿卿等押解至慶陽地方張永差太監陸閏將何錦等拘回靈州怒恨故父先使人奏捷功不由已通將功次文冊重復改造回至保定張永差人先見劉瑾因兵不公將差來人一場大罵張永愈加懷恨因奏劉瑾將

故父陷害全解赴京問擬充軍。在京身故長兄曹謙亦在按察司監死家產抄沒全家但發海南充軍有故父長女奉行該部看得曹雄不與係刑人數發題奉欽依准令歸葬訖和亦歸宗原籍當差和伏思忠孝大變人心恫懼若非故父領兵前去協謀仇賊一人正外豈敢輕視周昂今仇賊封侯將故父弁祖上功勞云子孫充軍遠方其冤一也又思被劉瑾勢逼結親求受百為害故父陞職掛印並不在劉瑾結親之後以此坐罪其冤二也又思於興武營校虜射死總制故父領兵充當一戰即日斬獲功一百四十五顆相離總制敵所四十餘里偶遇變總有飛報神策何以救援以此坐罪其冤三也又思湖廣總兵官毛倫所犯事情與故父相同今不得與毛倫生得還卿死得襲職其冤四也又思義兄曹謙自初在邊獲功陞授百戶職事並無革職字樣一粟膝跪登道充軍其冤五也其他遺禍慘毒不能盡言如蒙詳察故父一家冤情乞為具奏分辯等情到臣看得已故曹雄家人曹和訴告究詞以臣愚論之功與過當不相掩賞與罰宜容偏廢自古帝王懸爵賞以奔走天下之豪傑此要道也若曹雄所犯止與劉瑾為親原議別無同惡相濟之情罪不至死所為過也則宜輕賞與七倫同罰彼以忠義論仇賊為內應不實

一失而元兇就擒者朝廷百萬之費存生靈百萬之命所謂功也則宜與仇賊同賞必合此兩端乃為公義彼時於張永威勢舉朝莫敢言者惟論曹雄之罪而不論曹雄之功所謂賞與罰有未盡當焉且張永不過奉旨逆取鑄宮眷之人有合元功弟姪皆封伯爵今雖革去伯爵世襲錦衣衛指揮等官亦不厭衆心昔也傾陷曹雄而奪寧夏之功今也又欲傾陷都御史守仁而奪江西之功是誠何心哉皇上聖明天不絕忠義之後幸存家人得以赴訴臣從而問諸父老問諸士夫問諸軍中皆曰曹雄之功也士夫又有稱述昔總制楊一清得報賀曹雄詩曰河上始傳元帥令城中爭斬叛臣頭由此詩觀之則曹雄之功不在仇賊之下也如蒙乞勅廷臣會議或行巡撫寧夏都御史查勘曹雄罪大於功則從罪論功大於罪則從功論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如是則曹雄之子孫得宥其罪而復其官而張永之弟姪盡削其官而奪其職仍將張永肆諸市朝明正典刑以為將來欺罔貪功之戒如是則三邊將士就不樂於効死而天下萬世咸服矣

江津

預修武備疏

切惟安內攘外固莫先乎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乎食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為為先務也我

朝創制立法內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該衛所將練兵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蓄器以資費用又慮夫知律不嚴軍威不振特簡命文武大臣以總督之恭贊副將各有其人管屯管操各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蓄不乏良法美意度越千古奈何承平日久兵政漸弛將以統兵從權虛名而無易戍聞兵以統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糧儲有官專理而倉廩未皆充盈近該湖廣荊州府知府沃類奏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千餘石欽蒙差官查盤是其驗矣荊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徒破物料兵革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是其徵矣有司供應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覩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戶總小旗俱有降減之條今各衛所發開清勾逃軍不計其數而親管頭目恬不戒意降級減俸未聞也欲官皆守法軍無逃亡得手侵盜官糧監臨主守厥罪惟均成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處倉糧虧折如荊州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三惟憑結上虛文查盤數實未有也欲糧皆充實器皆利用得乎恭惟皇上講學修德妙契平皇明祖訓理財用人不灰乎大學格言唐虞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何以授戈止而垂拱無為矣以臣愚觀尤為未然近日火同宣

府累報聲息烽燧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賊劫掠郡縣門柝之聲未盡無也况廣詐詭莫測今雖每將使追貢安知其非假投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其非因避好之使以熟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其邊方機務不可少忽而天下武備亦所當修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聖人有智慧不如乘勢臣願陛下當國家閑暇之時為思患預防之計乞勅兵部通行內外總兵鎮守巡撫等官申號令以肅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作興武備督令各衛所修築兇男比照京衛舍餘一體隨軍操備暇日講讀孝經論語孫吳兵書俾知忠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之道嚴加考閱務臻實效仍令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軍職官員才行操履勇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備開揭帖二本每遇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院以備參考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奏聞遇推選將材或遇倉卒用人朝廷因以傾名其實而得其人矣及行各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并親管頭目參問如律應官知警懼不敢害兵雖未逃而逃亡之獎可少減矣倉糧常需除京衛外其餘腹衛通商悉照邊方事例

是官吞蠶但有虧折不堪照例追問發落庶法今嚴明
管盡心糧雖未即充器雖未盡利而優盜之弊一少草
然四者之中食所當先苟食焉不足則雖有良將銳卒堅
利兵必饑餒困苦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哉各處
之衛邊方尤重荷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屏翰堅高雖
或勇冠跳梁安能自生翼羽以窺我堂與或近日之議安
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招中鹽糧
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趨辦於一時卒非經久之常策為今
日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糧之積于倉厥者有
限糧之產於地土者無窮如趙充國之屯田以困先零諸
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入行之皆有明驗近來各邊總
兵鎮守等官不思朝廷付託之重務務身家謀利之計
就彼置立庄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入官庄
軍人耕獲反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破壞之至尤莫若裁減
江南之糧財賦國用所賴求禦宣德年間南直隸一省并
各布政司衛所兵皆足伍故派存留米以給月糧近牛
各衛所逃亡軍人不知其有幾萬名每年可省糧數十萬
石石可值價銀四五錢今各處存留糧種雖見在年久紅
腐徒存虛數優欺虧折者上下彌縫之數虛糜一二石粉
戶部踏勘遠方地土但看前項各官一遇見有糧田給與

卷五十五

五十五

各軍屯糧既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人免
于私役而得以盡力於農屯糧豈不漸足乎查勅江南
各衛所見食糧軍人比與宣德初年少若干名將官出糧
米以後年分暫為裁減各於原納府州縣每石止收存銀
四錢類解本部收貯但遇豐年撥去山西陝西布政司委
官就近糴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民兩稱
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久臣知將不
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挑而率多精銳饋餉隨處皆足
何有千里挽輸之勞器械隨處皆精何有一器不適於用
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修靜以致動逸以待勞大率
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擒之可以
永保太平之治可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卷五十五

五十五

散處夷人罪

李賢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
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
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况
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初見京師蓬人下
萬餘輩之數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
分之一而實數過之俾日朝無幸位則食者某此又非幸
位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歟百姓富庶而

厚之資朱之有也近因連年旱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運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雨苦不暇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

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途衣食不足有司不恤督責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中途拋棄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資貪獸仁人君子所宜痛心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廷官皆鬻俸米一石計其一身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有父母妻子乎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是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則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且急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蓋此備而奸利輒服無當今來降則坐蓋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下自

安前世五胡之亂可鑒矣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末也然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諱其度求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疊警而達官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竊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

「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
實而又消未萌之患矣

達官達舍

達之先本狄也以畜牧爲業以甲兵爲任亦其雄健驍勇之氣習使然也故其倍雖絕衣冠禮樂之教而用之可以壯兵威然人雖異域而亦同吾性前節之以仁懷之以義宣不人其人哉吾聞王曰以四海爲一家夫之所履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母亦養之有素教之有漸也不然何異越本斷髮文身之域今聲名文物甲天下而亦可謂之夷人也五嶺之南負山阻險相距千里爲盜者擁兵

阻扼大肆虐剽且以要招撫吾見郡邑之兵罷耗益甚統縉之子但席前休以利其身圖不參以達舍爲先鋒何以奪其氣而寒其心哉是以我朝九家古邑自散處分州邑其後也凡降夷蠻之內地而調用武臣與之居室厚之廉祿授之官職封宇底靖僻之時校其藝一或有警各殫其竭力而期復賞焉而程勞進級者相望於先後此真大不棄物望人不棄人之道與說者以爲大羊不可押驥似不可混五胡亂華覆轍可監也不知吾之八王攻綱紀大壞雖無五胡其能延祚乎哉嚴鑒不遠惟在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也且今日之患漢滿城之遺府似非狄類

也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在上之人勞來匡直之而已矣宋
時嶺南凡有征戍亦調番軍如狄青破儂賊於崑崙關以
番落取勝番落者皆西北熟羌及吐蕃圖結爲兵者也我
朝成化初巡撫韓襄毅公征勦廣西諸蠻洞斷藤峽八寨
及廣東高雷等處流賊奏調遣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
僉事一員領之兩廣徭僮出入山林利用鑼鎗牌刀諸短
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
給廩餼下程崇新子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然異類殊
服其性驚悍雜處內郡其後醜類延毒懼或生變善爲御
者當自有道焉已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

兵部

備邊議題

于謙

近該陳興唐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莽焚燒人蹟肅
跡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足寒心即今五月將
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 朝廷難盡
賑濟又且各軍士微窮不堪持重衣甲器械尚有未全簡
使達賊乘隙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為
今之計實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 國本今無於宣
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 勅總兵官各率大
軍於極邊去處中駐邊勦切詳防邊寇之策固在於壇
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
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儲糧儲不繼
聲息難難以支持 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
儲金邊擊楊能總兵等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糧
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往彼巡哨及遊擊石彪
又將所帶官軍內戚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
百今盛夏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
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
儲愈為耗盡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

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為重軍馬未可輕動合茲
移文朱謙郭容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
幸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
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
全事無一失仍行禁剽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
官員及鎮守揚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劉安都御史皆奏奉
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援內為京
師之扈衛今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
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
畧奏 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之教閱
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乎計始息
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意
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也

備邊疏

黃仕儒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惟
生此以供 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
之耗是夷狄未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
培本為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請託莫測必以
上皇為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聚而得府庫
空而民力不用而弊固鉅不文而難說 上皇端若

導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還歸各邊見其敗軍而戒嚴之意不無十幾三四非墮其鋒兵之計歟見其和戎兵大起無厭之求今日求其物明日求其物今年遣使增款百明年遣使增款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窮往來絡繹不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其短在我以召禍歟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脂膏枯竭又恐棄我不覆以移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殫絀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官石珍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與兵遠來蓋求物不遂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謂侍郎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元旨爾侵之意至於也先七擒於後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拆牆強入皆恃其強也今利源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與兵兩來臣亦多慮未遑我軍敵殺之苦痛性俱戾之氣順之則和持一則寇況西北諸夷今已鑾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爲苟安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祖宗創肇艱難今日守成不易勢心焦思兢兢業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通域而危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虐之方乃能正

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帝肅穆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皇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太宗之時也況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脩德勤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豈不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於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周宗討之有周之時無稅作虜而宣王逐之使鬼方懷仇可和而利於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諂詐無定和不可恃故重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二君至今稱爲中興今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馬幾何士卒操演積數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兩側者姓名各半調用庶不失人其有將才淹在卒伍之下者救之其爭格勉勵我軍士之心者罪之及貪多欲得者公而數少何以增見之軍士日練本朝克敵而多怯何以之之資廣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夷國之何何以聞之知父老從從將名乞妨妨者即別擇能者代之久矣臣等一聞廣者即特之以伸之其處雖巨下智必致相類非臣之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俾小省者知所畏其處兵家而前勇爲可托其處兵

衆而將仕爲可憂其處衛堡不甞策應其處甚宜益兵添
將相兼守把其處將帥頭目制劑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
虛匪不以聞其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其處宜
廣置軍餉節被官糧官員有名無實其處武職鎮邊年久
稍思可褒其處文職會館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備員
一家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部
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弊四方有無休
戚每年亦分遣大臣巡察以憑黜陟邊事內政既修修舉
若校勝敗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繁新也先喻以禍福
今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因
而責之庶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
兵備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
正如太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廢我
疆場以化我士馬哉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測
我之虛實以開弊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邦本中
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矣倘不此圖
以應無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遂其欲必致攻其
惟恐海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
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救援
京師坐困雖有勤王義兵莫由內應文恐他盜亦則然而

起如此思欲走敵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意
欲調用則又有將無兵况民兵素不識戎伍募之雖多亦
奚以爲苦曰惟軍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
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 陛下留意焉

爲邊計事

于謙

禮部尚書楊寧題正統十四年八月達賊犯邊獨石龍門
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
數十萬之蓄積一切棄棄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
欽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爲政當
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
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往軍馬以之專守
尚慮未足爲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替
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如前日未
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
可不慮又况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
邊糧價又安能遠供饋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
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中並糧或曰銀貨雜實言者
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橋而後有獲春耕而後秋收奈
之何不懷其本而惟求之圖古之屯金城屯渭濱也塞下
且於其去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
之良也不當邊功以沮外敵生事一人之意之善也今之為
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緊要
報功次又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
稱報敗賊變斬獲首級而全不聞數者其為欺固不言可
知此果何功於朝廷何益於邊備至於臨陣亡死者固
皆可慙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志可奇軍敗而
死此退走而被迫殺正當論至將之罪令一尋陞一級是
死者以退走為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為懼又非所以示勸
懲也臣愚以為求寬懷來宜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
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
有餘力然後議及邊下糧米設法以近就近搬運給軍充
剗新來和好必不即為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也
種今久兵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運都御史沈固任掌
倉巡按御史分投去各提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
儘寬種邊下餘田聽令近邊官家勢要一應人等有方之
家盡力開種無種者官為借給秋收抵斗還官四行榜
示景泰二年子粒全地敵報糧保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
羅賓仍行納要等語開中鹽稅銀貨雜稅等法人人見利
而趨則耕者不勸而耕得穀必倍可資邊備北直隸山東

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專委一員提督
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官屯
倉事比較其有用心勤得穀多者預賞其養家加優賞以
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饒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
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要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
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
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
率眾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
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眾斬獲首級希求
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
者亦須覓有節減以止貪冒以戒退怯庶得賢實不濫臣
愚昧竊家聖恩莫能補報比因議及邊疆不得長策其
慮思慮殺食不安雖有所見不能緘默倘有一得可采乞
將該部施行緣係邊計具題奉聖旨戶部兵部有計議
文就其除屯種土項戶部另行外臣等切察各處土地
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險
邊境要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內為京師之屏蔽去年
清賊入寇守臣屢經督率招募因而不損棄失守至今
清賊不來今也先等已來請知邊報不其緊急所宜興辦
補救故敢以爲久遠之計以圖復讐之舉乞前項

堡已合重城提督等官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目正在
營置之際彼處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由
豈可自後自盡事也查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我失
一寸則賊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千
戈擾攘之日向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廢
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
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 勅旨所總
兵參將鎮守參將巡撫官員總管伯朱諒右都督在廣內
官伯王侍郎劉理金都御史仁章都督金章章等將獨
石馬營亦城等州李家莊鵬鵬龍門長安等處一帶邊

務查照本部前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邊境人情之
勢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察其大而畧其
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
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根
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己見怠忽因循自倭其志廢弛兵
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
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
知楊信高全右衛已有都指揮食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
總兵官撫寧伯朱謙舉將右都督張廣大同已有總兵官
定襄伯郭登舉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

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廣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
池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
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當邊而所在衛所官軍止殺固守
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
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
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
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政失陷者陞賞亦須
節減一節臣切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
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賊寇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
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

禁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覆體勘明白方
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將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
奏遂致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禁衛等關及大同宣府官
軍但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是聞
奏要陞賞即行駁回明白若不如此則圖用何以激勵人心
其有退縮覆演如陽和口及土牛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
鏑未嘗豎用一人況兵家之事勝敗敗爲全功不以
斬首多寡爲動搖若止以報功多寡定爲陞賞果則人
皆顧首級未忘爲敵所制今請自安撫殺敗賊衆斬獲
首級希求陞賞無指爲冒濫者方合通行各處總兵

鎮守叅將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
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
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
不許徇私之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
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預將人
畜收入城堡固守俟賊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
侵則內外合兵今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保用兵常法亦係
見行事例別無定奪緣前該款依着計議來說事理具題
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
宣府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京師以何禦寇爲勅
與朱謙道斌每上緊修城不許因循誤事欽此

一日與衛哈察福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
自大禹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卽漢匈奴右賢王之地
也武帝通西域內之則渴士馬之命始充取之設酒泉張掖
敦煌三郡乃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
開關以通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吐蕃所據及
有宋元昊爲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患元世
祖起自沙漠收降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追我祖宗
功德溯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恤其於西

城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今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蕃之消息凡有入貢使方物卷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孛羅帖木兒有鎖指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羣夷離散於是皆歸肅州亦有陰隨土酋番者上命高拱偕李玄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軍東赤斤番兵數十駐三峪不敢有自比者兵新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孛羅帖木兒三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弘治元年尋爲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瓜陝巴襲封忠順王至哈魯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歸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等起其苦畧又善虜其部詔頭番遂殺阿木郎侵虜陝巴及金印以去特弘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其部督僉事侯謙遂向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畧馬駝甘州議今寫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謂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從緣此皆欲同回張等不可惟遣哈魯夷人齎勅以睦遠久未回表

等遂以 上命修葺密蘭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開份捕哈密久通阿黑麻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吏頗知畏懼張儀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國本又無成功張除外任侯任係閑住自此阿黑麻愈驕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阿黑麻復令牙爾罕衆侵據哈密於時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新所以襲殺牙爾罕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肅守臣陳遠漢五三千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紋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爾罕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攜引土魯番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應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里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內無存內侵嘉峪將領圍戶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姑悉外夷日益深矣臣謂張儀非王者無外之義我欲窮兵又非 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鱗如昔時彭者乎要之與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嘉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還駱水而行使戎裝其其以候謹烽火明水候使至肅州我

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閑關絕貢亦一策也况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字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喇灰類頑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七克力數種強虜特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殺戮至難爲守以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廢可憫服諸夷與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英海計欲爲生多不樂居哈密耳即奏令各夷留室家之老住若肅州金驄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雖散久住甘肅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具俟其足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諺謂總兵子肅州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言便費今若扣計京師往還之臣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使言不得言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而處守臣之還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日赤斤罕東諸衛本其衛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絕羣乎哉

二曰征伐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斯爾糧因與本酋小王子有讐帶領部族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放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京諸路利衝遇警直與甘

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業良惡素不通曉招降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刺等竊據西海張布吳八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為套虜住劄固原文徵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難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肅中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緩急又須議總制衙門將來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駕輅則告之於兵馬加以河西騎兵作亂殺督撫臣數年以來大事苟息怯懦者多戰陣者少我兵強弱實懸虜寇之熟矣遂使我朝為從龍終日之澤為竊引刃於事復一過抄掠輒為鄉導非惟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為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庭請謁之情若使為間知山川形勢井泉畜牧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備能復騰鶴擊越豎蹄淵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此情狀於是伏則旁之觀則餓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

得盡其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無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乘車馬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前往遴選廉而有才之大臣就令兼理河西也田提兵會勦或自莊京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眾軍中雖貴竟以破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苟得其人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為權有重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勦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皇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特用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事歸厚賞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坐糜甘肅守臣又非兼為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謂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合議論紛紛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當有已難救藥日月侵蝕

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聖
非予未學愚臣所與爲也

三日申嚴午縣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
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
自下馬房橋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寧州相接自海刺都
地方青峰臺墩以至火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
戎西安二路城軍要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
邊等墩共墩一十五座與靖虜衛乾益池相接先年砲火分
明緩急有備數一先不致爲止奎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
經千里固皆一警滿清以各處廣通賊各路砲火聲震
放安會靖隆雖得少寧幾固及銀戎先以動搖石蓋寧明
雖云有備而定邊圖試一帶先已殲滅宜今延寧鎮巡各
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廢堡有警舉放火砲晝夜遠
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後今固原左右見守
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
應用旗杆鎗砲盔甲弓箭網洞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
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
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疊帶官軍往來提
提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
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便此去彼來均勻分巡

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
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膝望不
真以多爲寡虛張聲勢以寡爲多耽誤事機除本等罪名
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原緊急通
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一
宜今兵備副使訪探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拆牆入境
三五人至三十五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
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
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
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
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
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
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
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爲進止收歛人畜預
得隱備復將環蘭左右峽窩洞堡附近扼塞飲馬水頭所
就今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
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牙給與五兩不領者三
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發昔人有言
東南文詭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急環蘭近之之地固其
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况天晴遠成狼一分明將

駭聞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有功之機

而曰督理馬政嗚呼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權

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探牧馬司之監死

監馬課之靈澤茶馬易之畜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

日發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學校自監視之法不嚴而

極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

無存豪強日需侵襲如舊則擊放無地而牧軍因得以籍

口奏討紛紜負商收價報中糴草假以實錄則辦不時

而提議於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監馬在商

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露馬在城堡衛所而不

在監死自去此廢任食勢富太惠延軍固守內外搖動甘

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皆廢交馳事機勢急處處用

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

增價則對官欲減價則馬小管糧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

年起係備用馬匹投部發等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為京

營官軍購征近年遠則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

行該部免借領用事雖不常即此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

寧城堡土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

部主事一員若中監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

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判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捲銀若果

刻扣草料槽下倒去並賣酒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

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祭寺貯靈寶馬支用臣又聞之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

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蓋歸

為羣可以西陲全陝無虞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華

牧之功有以也即今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

後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詳在之外加以督理馬政

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楚馬上等者一匹攝

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

討納價補給撥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

今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做賠承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

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千

萬相兼此間該寺牧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察牧科

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

豪強侵占盜賣務在大勘明白歇役故業果如封疆漸次

事幾遷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羣失牧地之

細不放失眾庶之心西寧洮河三本馬司必須攸傳集市

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斤斤重過厚利於番夷無

中道奸於茶戶彼以茶為命我以茶為馬一切私販通番

之弊嚴為禁之可也因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開銀備

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領具
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罪
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憂若日積月稽聚阻稽不
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創到骨衣糧
賞鑒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鑒之病人爲常命在旦夕
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

五日急議邊儲竊謂法之行古昔垂範富國之術也唐
之劉晏只用准並之法國用額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
薄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允價價雖增於生引頻年
失信於商人且准並之設七分當成三分存積大日常股

不准准並之說

三

猶當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且生易銀支常年蓋也
曰在邊互價邊在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
之監也但承辦年間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
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全權委實官復取利銀二錢矣復
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費費殆不貲
矣總計准並一引用銀三兩有奇商人轉運後必市利是
放鹽價漲貴乃其所也夫鹽漢實則私私盛行私私盛行
則正莊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舟人情所生
豈微強爲之哉臣固知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
燕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准並六

三邊五分宜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宜大四分三邊
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
舉可招商開中如承辦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

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肆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
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減自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
人中正額額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額邊糧二

斗五升餘鹽納銀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
斤並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
管寧客商之弊今三邊總制使過境商賈糧賤定立斗頭貯
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滯凡積年所以爲商

不准准並之說

三

未大

人害有阻壞法者務與革絕清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
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文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
阻壞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
濟利病均爲欣感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
游民開墾邊地勘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
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
今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計
利急如星火虞之如此必然感仰官所爭先不暇邊儲有
不濟乎
六曰邊事軍機等開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調而

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僉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至於奇正微已相取遠近相生奪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勝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爲延寧門也固靖寧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與真其主有實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撫之說局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况倫選本千異材調度出于倚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聲言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皇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險自崇德營通東是也迤西安矣諸營溝塹平曠處處通賊其鋒則彼衆我寡擊之資寇兵而資盜糧入其巢穴我勢彼逸擊之陷虜羅而投烏罪是故扼邊求策也揚兵常事也當厚非思也成重非今也必在經之以五事統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法爲奇正以爲本奇以爲用虜則合而爲正則出則散而爲奇四面入四顧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爲首能

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鎮從違爲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爲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葦州一帶爲一路或以石溝蓋池蒙城山城一帶爲一路或以黑水鎮茂西安游刺一帶爲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爲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修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堠彼不我侵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實虛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爲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迤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今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壘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躪各鎮兵馬回營陞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日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文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久有商鄯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寨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備奇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缺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鄯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

欲召募臣以爲日當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
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實馬局料等錄又有坐守
城鋪提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併等役
況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
募之法名雖近古外徒昔盛時賞以時養功爲已有置之
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而面取捷
名曰萬勝視今之募爲模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
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
以填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
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殺收

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

三五

朱金

敵險但不其令領馬兩類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何查奏
使之終年交替以均勞逸總謀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
當候之兵主平操守王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
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等言令
汲水煎草或令釣釣捕鹿或官默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
餉令而行糧城壓迫邊者或過婚贈人執役或與家
右爲說或託爲壯心其日納月根回靖備冬是又寵
馬發食糧費糧根且難保其不爲奸細所誘而備冬之令同
爲也商部防守是矣而官小吏更爲難保其不爲奸細所誘

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宣大賊不過河則徵調
延寧俱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備虜時出時沒
稍壯者往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爲固圉靖環蘭入寇之
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爲山永卷前東侵
之舉三面受敵四鄰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
拿出個聞張皇不已誰不累憊臣以爲此等聲息出自虜
中走回男婦之口大舉草地沙漠爲歌同聲大勢向往虜
衆多寡何似的不信則施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
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緊急千

四

三五

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
幾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爲
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只在一守爲今之計宜加
采酌舊爲定今先至畏備大信保報大主兵火客兵分市
極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宣河
開清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要務以察其虛實只任督以
整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致我守而敵
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爲十如廣甯川銀銀難攻溝營宣
堡東北道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其按
圖設備以過東河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環附

直與賀蘭莊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論國按伊許力過重以防西潰且深河東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大軍大將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軍大將則河洛關陝爲之發然疑云則延寧宜大爲之擇必巨制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意顧不在延寧宜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鳳渾郊遼東軍民利害之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苟知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和調則士豫附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日縣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餉額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弘治替下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賞功衝鉅破改三不當先搜山破傷等聲有出明詔筆之盡矣蓋事同一議獎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政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功悉以爲議旋有例可循嚴賞有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首領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且特征諸西海至冬土凍官軍除出可制要擒獲首殺收賊寧平定一方者勸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示其其有潛入番寨間陳大義轉輸爲餉糾叛招降則方爲一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四截經行清野等則

一等又有延寧固靖廢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取用同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牆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岷霽洞堡土遠土人遊截虜聚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至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邊議八事疏

王鏊

一曰定廟算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徂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選要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竊大驚雖號禁嚴然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

衛新池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
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歸小王
子不足畏而孽孽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
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
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下一轉移
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
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聲譽可當閫外之寄者誰
歟非惟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
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天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
天子之事也古之有主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
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遽喻即如我 太祖
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
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鄭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趙國公胡
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
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
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
將斷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
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
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
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恣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

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此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
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
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 詔溫張俊起為主將則人
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
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
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整肅戎旅此虜特召大臣
咨詢邊事邊將之中其為勇其為怯其為可用其為不可
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追倖而免有功必賞
不以疎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
患不克矣

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
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
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
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
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
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
多威坐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會以立總制為
急而難其人聞尚書秦紘諸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
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可用也乞依 祖宗將
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

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今嚴肅聲勢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夫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便立總制似爲重復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邊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廣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晉師自造狄青新陳昭則儼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郭廷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隔口退還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救一人而生萬民萬人矣

同日臣又言蓋取軍之法以孫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邊思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推牛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陉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

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而猶望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股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地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爲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行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虞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效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賞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養撫之不患無兵矣蓋上兵生長邊方曉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然內有室家累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來自保其家較之京軍之

惟無益固亦有所獲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卹其
亦不肯應募巨惠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餼餉厚其賞以
其官舍應募有功卽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其已兵使
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
以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前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開大歸本小玉子
開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料忌此其有間
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務於邊日有
能得大歸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玉子傳常入貢宜選

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離隙聞
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
之貴重於開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
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構其害矣

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天以天下之
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軍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
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
多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還
其數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其舊衆入屯則以一
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

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
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區區區一人
之私言也

八日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計勝自古用兵未有不
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此等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
謂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奇兵破敵勝者王越之於
紅淩池亦用此術而漢書以爲兵出非正往往挫其功夫
左者說道也況今邊人極賊之常風雲變態無有固志但
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
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

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傑劉寧者分
將之使虜來寇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衝其尾往掩
襲其後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驚走有內顧之憂
不敢前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剿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
謂用兵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
奏少遲將陛下特選願謀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
矣公聽人之言如在水火調宜需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
隨而不顧而上下方幸於文辭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
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甚
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預虞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蹂躪預爲處置使其痛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殆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兵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爲左右哨按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撲邊剿營作爲家計聲勢連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散亂擒拿老少勦殺強壯邀趕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驚散膽落號哭奔逃再不輕犯慶平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小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無獲役又河東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水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撈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援敵將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

之常道聖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從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巖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俟今冬深河東賊巢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金聰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力侵則敵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警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一兩遣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兩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佈逼近虜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間可乘則原擬沿途中路邀截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趕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陳官軍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爲家分佈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誘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拾其遺老而殘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半羊大同之兵堅壁叢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鋒銳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

以爲羽翼賊若糾衆餘孽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
爲後援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從既遠而
自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遠而回則殺
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佈謀遠孤兵無
訖訖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
衆穴必自遜歸我腹裏之兵蹶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
兵又夾而邀之賊惡果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
敗比至塞內見其妻孥傷殘殘竟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
民之憤安邊制勝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
邯鄲之圍攻其所以救古人遺法且在顧用之者何如
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
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條陳戰守便益以圖禦虜實効疏 劉天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不僥倖以邀功惟權外以安內
不怠防而貽患故中夏真安而治平長久凡以是耳昔范
仲淹經略西事上仁宗以和字文備四策時論建之今和
與攻已不可行矣若守備二策固禦虜保邊之要務所當
取法者也臣本書生誤蒙 簡任校以以聞外之寄假臣
以便宜之權奉 命以來感奮圖報惟不克勝任是懼兄
今虜酋言議與其弟俺答者兵力最雄衆逾十萬處各所

統卽先年大節部落弓用鋪筋矢用鐵鍊且多精明盜甲
皆弘治成化以前所無也頻年款塞河套近復圖併海賊
是其志不在小卽今延綏夏甘肅俱有重大聲言官報
日至三邊自爲戰守不暇併力防禦況臣之材不逮前總
制諸臣遠甚邪以故夙夜不遑寧虛積慮審慮求所以制
取胡虜長策以無負我 皇上御邊安邊保民圖治之至
意久之而後又有一得之愚謹冒昧陳之切惟自古爲中
國患者無如胡虜而騎射便利迺其長技也我邊將士亦
能以騎射與之角是正以所短犯其所長況其人之勁悍
馬之捷疾皆非我邊所及耶是以倉卒遇虜率多敗北虜

入稍衆卽不敢與之戰矣况諸邊東西數千里城堡數百
計應當列兵防守多者千餘少者數百而已兵分力散虜
每邊數十萬方陣以入其勢不止十倍又安敢與之戰耶
臣竊以武營一帶邊牆尚未完固續勦舊安邊一帶又乾
溝乾涸二處邊牆全未興修又安敢阻其不深入耶堡寨
爲之殘破入者爲之剽掠勢必至矣是以臣自道途遙遠
以來每一思及此廢寢食爲今之計必須以我長技制彼
所短使彼騎射衝突無所施而後可以全取勝必繫於
敵情使彼遊戩不能倖入而後可以保守無虞二者固相
須而不可偏廢也所謂中國長技整軍禦務採邊防之

邊境據水頭是已若火器尤爲制勝長技諸邊固已
之但不聞操演精熟以是未有實効爾臣請終言之蓋
古兵家者派率諸步不能騎騎不能步歷攷前代名
將如漢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值單于急以
武剛車環自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
嘗敢易車騎相乘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
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數萬之衆卒平涼州其餘以車戰勝
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况今用車非添
入廣計步數數千里之地亦非用之腹裏平坦散漫廣闊
處可入之地也不過用之延寧定邊花馬池一帶套虜頻
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蘭寧慶臨河渡口廣常踏水入
寇之地及他處廣常出沒無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
年總兵官仇缺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寧化寨之圍近年總
兵官王效曾用拽竿空車過與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
效矣然非臣創爲也查得各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
造鐵大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
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輛其餘邊堡
亦多故有兵車但皆變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駛之其行
速少過溝澗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過於用惟弘治年
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紱後次改造變輪小車嘗以議車上

請我孝宗皇帝加獎命紱取名全勝車今幸存殘損
八輛零備規制臣因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夾輪
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
之左右指各廣九寸五分於上安熟鐵小佛郎機一及流
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爲架用安銅鐵神銃一及各邊近
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銃筒一箱之四角插倒馬
長鎗關山巨斧各二斬馬刀銃鈎各一分火藥鉛子軟鏢
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楮以
虎視之衆兩面各掛虎頭旗牌戰則張之以蔽矢兩車相
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執之二人翼之
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馬車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
則施彈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刀短兵出戰敵敗則軍
馬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向齊發
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退進所向無前虜不敢逼且火器安
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密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
爲準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大不
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弁施戰守宜且誠謂可萬全取勝
止則環列爲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巨復繫爲隨車小帳
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是驅震擊
然擺列邊境以遏虜入據距險要以邀虜趨占據水頭以

困窮焉誠可以弱爲強以寡敵衆修邊耕獲俱可用以防衛而軍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過久之精熟雖直衝奔陣徑攻虜營亦無往非宜較之諸邊法儒將領倉皇下營挑撥以格匝地以繩繫藉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謹爲輕軍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且每輒止費銀貳兩餘每車千輛當軍千人一月之費爾但須各是將領簡選步兵操演精熟而後可得實用及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鏡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爾臣復考周禮有夾庚唐大肄弩之制蔭韜有陷堅陳敗遺敵以大黃三連弩之法及前代名將如漢耿恭震詔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玠宗澤輩用彊弩以破強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彊弩將軍之官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爾臣亦未敢遽造也近於陝西省城見有破樓舊貯神臂弓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矣乃知先朝亦嘗製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從宜遵倣造成其制用闊厚堅勁大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爲三等應人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下施弩以機發之制箭爲長短大小輕重等及倣周禮施人之制以箭簞三分之一居前二分是前後鐵鏃以衡平之俾輕重適均歷試之取其射最遠而端可及三百步

內外者爲式其長均三尺五寸其重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重弩復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將等發射虎箭樂仰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尤虜所畏其箭鏃後小鐵管心僅長分許入箭簞處內用膠漆外用竹絲以夾縛之俾虜不能取以返射此則不分諸邊度裏馬步輕重遠壘墩臺城堡皆可通用久之積熟足以克敵制勝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勝之臣謹謂彊弩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但亦須將領教習精熟方得實用及諸邊庫藏空虛物料缺乏不能多造備極爾臣謂守備之要固莫急於修邊前總制尚書唐龍所爲無堅好邊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豈收不蓄居人蕭條行者輒被撲捉之患有堅好邊牆去處入也既懼我兵過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其地耕稼布馬牛馬寧焉居者頗可度日行者亦鮮遺虜此修邊不修邊之明驗也斯數言也盡之矣查得延寧二鎮常大舉深入聖臺邊境草夏自橫城堡報至花馬池軍共二百八十餘里延綏自定邊營西起至本營東馬砲止四十餘里節該前總制尚書楊一清王瓖等疏稱延寧二鎮先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因工隙未修又二處趨東以故修築低薄不堅節經鎮巡官奏請築三處

餘兩增修戶部止發陝西布政司銀一萬兩乃僅得見存
八千九百三兩七錢二分爾復該尚書唐龍羅奏銀三
四萬兩迄今未見該部議處其定邊迤東營安邊營至塞
營低薄頗廢邊牆原未議及修築因是年七月
勝大舉由舊安邊至前牆盡廢地名乾潤深入安會大肆
虜掠該尚書唐龍羅題為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事議
制奏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一十七里新牆以杜塞再深入
之路制築寧朔墩至原口昌乎墩九十餘里舊牆以衛舊
安邊孤懸之勢併障環慶等處及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周缺題為設營從修邊防以防虜患事亦議創築計築前
項邊牆估計用銀一十六萬一百二十四錢及稱目擊
邊民窮迫之狀開保地方永遠之圖等因俱該兵部議擬
題奉 欽依通行撫按查照前議修築及稱合用錢糧徑
自奏 請給用迄今未見該鎮巡撫官奏 請及該部給
發又該鎮守陝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梁震奏為懇乞 天
恩除急要領修設邊險量給神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
內開現在門庭事宜權虞莫如先將乾溝嚴加剷削乾潤
之中挑挖壕塹經費除馬匹料草不計外共用需費
銀四千兩糧九千六百石等因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行
臣轉行該鎮鎮巡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其合用銀

料及續該總兵官梁震會同延綏總兵官張鳳等勘議該
料一萬四千四百石草四十八萬束分前議牆實銀四
千兩口糧九千六百石即今延綏倉庫空虛無可支給臣
等惟諸臣所議定南八墩至原口之邊牆保固衛全之
要圖乾溝乾潤之邊迤舒患目前款時之急務若與武營
相修之邊牆又已築未完必不可棄必不容已之工也又
照弘治末正德初年間初議通修積城至定邊三百里之
邊牆計費百萬 朝議亦不為惜蓋所益者大故也今查
嘉靖十年十二年二次修邊戶部所發銀僅二十萬兩該
任事邊臣以大二多費為難而司計者節縮量給以故邊
牆累修而猶有未盡者而今三役金與亦不過二十餘萬
而臣尤以經費為難莫若先其費少而最緊要者如延綏
乾溝乾潤之工六十餘里報每石以五錢計料每石以四
錢計草每石以二分五厘計并犒賞銀共該二萬六千五
百六十兩定南八墩至寧朔一十七里之工原議銀一萬
六千一百六十兩四錢寧夏與武營一帶邊牆增修之工
七十八里行據官糧倉事認開公同總兵官王佑佐議該
銀三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除戶部先欠發銀已有
八千九百三兩七錢外尚少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
八分原議請發多款正足相當二鎮三處修邊之工通共

該銀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兩二錢是皆禦虜要需之邊
目前急圖保障內地除不容已而一百五十餘里之上經
費止此視原議僅三分之一可謂爲至省矣其視前此百萬
之議所有復何如耶三役既畢邊備亦可謂稍固以後每
歲大虜住套祇須多調步軍少調馬軍及多用臣前議製
造輕車強弩亦足以禦之供億大省目前之費無多而將
來之益實大亦何憚而不爲耶邊地早寒臣已從直隸行
延寧巡撫借文王兵糧銀目前興工修築其原議寧朔至
原口昌平墩之工及臣近勘量修原口至紅柳河之工以
以後每年酌量應調防禦套虜兵馬即用以前項邊境
估計可完若干里合用銀兩先期奏請給發期以暮年
適可完固爲永久無懼之利是禦虜之費即因以修邊經
費節縮計無善於此者矣臣諺謂修邊境爲設備之一者
此也再照與武營之南八十里有鐵柱泉週廣百餘步套
虜每入必至此飲馬駐牧數日而后深入其驢掠以歸也
亦至此牧牧數日而后出誠要害至切之地也前總制尚
書曾奏請臨泉阻堡但見狹小近以稍廢無軍防守合
將前堡寬廣廣高厚將全保入堡內修蓋營房分守將小
堡池紅寺等堡增官軍量爲摘撥及於寧夏五衛軍餘內
添撥共足五百特設保官一員統領駐劄多拾軍火器

防字其堡四週空闊肥大地土及廣合委官撥給聽其
力開墾三年之後方從輕起科或即在月糧臣復訪查附
近遼東地名石溝池出塩小池所產不多未經收課常年
附近軍餘自取合聽前項新設鹽軍收塩食用如是則官
軍饒裕城堡充實虜數百里無飲馬之水勢自難於深入
矣工費甚微而爲益甚大臣諺謂探木頭爲備之一此也
抑臣再四度之有車弩而無邊牆固無所憑據以禦虜
有邊牆而無車弩虜有人馬十萬之衆數百里間隨處
犯誰其禦之其既入也邊牆內之軍皆莫能自保矣虜
入也又孰敢遏之故必用此輕車強弩加以以探木頭而
后可以遏其入縱使入焉則延綏全鎮之兵星馳奔赴
倚邊牆前布車弩火器虜豈能飛越邪縱使猶不能過
亦必盡奪其所掠之孽當虜無所利且人馬皆盡數
無水必不能堪內侵之志亦將自戢矣所謂以全取勝似
莫如此若操練教習之方分合進止之節應機應變出奇
制勝之智則存乎將領所謂在人不在器是已即今三邊
虜情緊急臣以從宜通行四鎮或將堪動官銀或借支馬
價等銀酌量製造雖一鎮不過用銀數千兩且各邊空乏
殊甚借支者又合補還無可爲據除將樣車二輛樣弩二
設咨送兵工二部伏望皇上俯念邊情至重德廣

乞 勅兵工二部再加計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前項全勝
戰火輕車及神臂鎗等上 請定奪各錫以嘉名或仍其
舊名通行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各鎮巡官令其各照所管
邊界延綏百里寧夏二百八十里內每年大廟駐套陝西
總兵協守寧夏邊界一百里每里大約用車十輛此外陝
西靖虜衛臨河邊界亦行斟酌分發軍輛余隨車番戍等
前等項作急造完仍須協心竭力簡選精壯步兵操練精
熟務臻實効每遇虜賊駐套聽臣調發分布併力防剿萬
一虜勢重大深入延寧二鎮王將不必俟調即便統率令
鎮馬步官軍星馳奔赴倚牆布車極力堵截痛加勦殺儘
創如仍忘玩愒輕忽違切簡閱不精操習不熟不能遏
不能邀者聽臣分別等第恭該罷黜降級提問罰治以懲
不恤甘肅一鎮則聽使處鎮巡官酌量製造分發防與寧
夏鎮巡速將鐵柱泉堡修築添設操手官員撥軍防守多
發火器彈藥撥給地土池鹽仍須工部先將陝西延寧甘
肅四鎮每鎮各分發熟鐵小佛郎機二千杆流星砲一窩
鋒砲各一千個鐵佛鎗一千五百杆作速運送前來步營
應用并將品字鐵鏡神臂弩等再加計議如果堪用如式
等造分發內品字鐵鏡每鎮各二千杆神臂弩每鎮各
二千杆並官續送前來應用及須兵部將前總制尚書唐

龍二次分巡接御史周鈇總兵官梁震各節奏修邊事宜
備咨云部伏乞 勅戶部查照各官節奏及臣今所議將
前項合用修邊銀延綏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四兩四錢寧夏
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各知數差官分發延綏者
徑從山西寧夏有則從陝運送各巡按官處以濟目前興
工之費及補還信文主兵糧銀仍前大小鹽池見收監課
銀兩并十六年以後監課各連開二三年即與見文分發
各邊巡撫以為製造軍器之費則戰守有資而境賴以寧
防禦周悉而內地可保無虞矣

計處民壯事

王瓊

查得先為調元贊化事該禮科右給事中孫濡奏一件選
民壯以振天威該本部議得合無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官
本同分巡分守等官嚴督各該府縣掌印弁撫民等官除
年會經會定造冊繳部外各量地方險易合用民快機
在各若干若舊有之數不足其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食
鹽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以上者每里四名一
百里以下者每里五名當額類多者不許裁去俱於丁糧
冊內開列於食鹽年方精壯之人籍其年甲相親在官
徵發一歲滿後一方保陞不許差食有傷農力亦不許放
散等因欽此等因弘治七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文爲乞明編貧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奏該本部議得將遼間已定民壯俱以弘治十二年爲始每十年通行查審有驗一次中間但有老疾病故消乏等項悉與倉換若本戶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者仍於本戶倉補壯丁更替兩當一軍事故之日不許再於本戶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守巡府州縣正官親詣查審照冊將丁糧相應之家從頭查督毋令作弊獨損貧民仕宦之家量加優免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如告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臣

等伏觀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今州縣百姓供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太半供軍專爲防奸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不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事緊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宜罷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儒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擬通行天下照里編貧民兵之害遂派至今官有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改終不能救今御史楊瑀目擊其弊反覆

計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於陝西點兵可救

萬以禦元吳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爲於民有世世之害於事無分毫之益其說尤爲明鑒楊瑀所言切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廢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儒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擾其正統十四年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御客邊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半城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於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瑀所擬不必編倉催令查訪駁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名目除免

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戶二丁幫貼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以役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等項事且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按三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本部原擬惟在人得實用事無紛擾盡除煩苛與民休息應具奏者奏 請定奪亦不許視爲文具廢格不行通將查處過錄由回奏查考正德十年七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這民壯還照舊行欽此

整應兵以制黠虜仰食功以撫疲民事 王瓊看得兵科左給事中徐之賢等所奏大意謂北方之邊賊

當勸南方之蠻貊當撫陝西因無提督以致達賊侵犯臨
寧地方宜大總兵官朱振杭雖領畧不足要設謀畧具
諸大將一員往來提督又要將見聞犯人陳九時救其罪
發其任及稱有方巡撫惟利加官廢子之榮不謂人專生
之禍南方巡按惟存陞級超用之望絕無裁抑法倖之
心要將原與馬是官等追奪及行南方巡撫都御史人
地方弗靖務官曲爲撫處果係勢犯大順方許用其行
南方巡按御史今後非奉 占紀驗功次不許奏捷希圖
陞賞所言無非欲慎重爵賞懲戒貪功妄殺之意不爲無
見但臣等竊議北虜自來爲中國患非兵力所能馴服漢
高帝滅強秦驅除暴盜平定天下不能免匈奴白登之圍
後與匈奴和親方得息兵自漢以後中國分裂五胡亂華
以至遼金迄於胡元遂移宋祚奄有萬方賴我 聖祖神
宗始能驅逐腥羶光復華夏近年北虜漸強擄掠衆畜連
年入寇調兵防禦月無虛日加以內地饑饉民困轉輸不
從日甚廢牧無策今年陝西防禦虞患甚重臣已該本部於
去年十月節次申明律例請 勅各該鎮巡官遇有警報
雖非統屬許其依律互相徵調相機策應查河延綏時兵
不過一萬有奇寧夏騎兵不滿二萬陝西又所統固原
騎兵不及五千臨邊之地東西相望三千餘里前所

軍馬分散枝伏勢孤援募不得聚集一處及定邊管花馬
池等處虜賊出入之地素無糧草積蓄所調客兵不能久
留寧夏鎮巡官王時中安國等陝西鎮巡官鄭陽趙文等
懼有失事自春以來整頓軍馬極力防禦戰無虛月屢奏
兵報缺乏事下戶部無計盡本部議奏掣回甘涼備禦
官軍三千以爲趙文之助亦難別處逢賊因見固原一帶
有備偵知臨寧地方空虚擄掠衆數萬直入搶掠得利而還
趙文路瑛等方能邀截奪獲被虜人畜且賊既深入搶掠
陝西各鎮守臣難謂無罪但虜衆我衆勢不相敵非因提
督無人自分彼此以致然也近年都御史嚴蘭總制宣府
太同寧武等關三邊鄧璋總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調度
由於一人各鎮不分彼此山西則虜寇越過固原深入隴州
近太原 晉王奏警陝西則虜寇越過固原深入隴州
韓王告急由此觀之虜之深入固不在於總制無人也爲
今之計若非輕徭薄賦愛養民力固邦本以剏四夷修內
治以攘外患乃不較賊勢強弱數易將官增兵添戍加賦
還給邊游出師不惜勞費誠恐外患未除而內憂將作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且 本朝故事沿邊各鎮俱設主
將掛印克總兵官專主閫外征伐之事若賊勢衆大本
兵馬不能支持方議 命將亦克總兵官別統官軍前去

會合所在總兵官協力殺賊如用大臣加以崇贊及提督
臺務名目用內臣加以監督軍務名目事寧即回未聞平
指用武職大臣克總兵官又提督各鎮總兵官者也今欲
再用總兵官一員提督宣大二鎮總兵官朱振杭雄又用
邵永克總兵官提督甘肅總兵官柳清俱領客兵前去各
鎮見之粮草何以供應若只令二將衝性緣軍無二帥以
一鎮之軍稟之二將之令以至將受主將之節制體統一
或乖宜軍機必致掣肘非細故也及查見監犯人陳九疇
原任肅州兵備副使專一分理肅州地方以撫御番夷爲
職先該肅州寄住哈密衛夷人米兒馬黑麻齋奏赴京直
入長安門伸訴九疇打死伊父都督失拜烟各抄沒家財
等項事情見該法司會官審問外其土魯番因被送回金
印不與賞賜拘執夷使火者數者見等不見放回節次投
遞番文要求犯邊及有附近肅州屬番節次走報土魯番
夷已過哈密搶殺瓜州赤斤柴城兒等處漸近肅州九疇
非不預知却乃故不依律呈請巡撫官添調人馬早爲設
備十一月十一日總兵官史鑑鑒入肅州八探九疇回稱
肅州素無粮草甘州軍馬且不必動至十五日賊已進嘉
峪關方報史鑑十七日始到甘州以致土魯番賊攻陷成
堡殺擄軍民數以萬計按之法律九疇敗失機豈得無

罪復何冤枉至其以夷攻夷之說止據番人綽骨之言事
在夷方將何憑信今欲將九疇免罪并欲復其官職因典
其在實難輕貸及查南方湖廣雲南福建江西四川兩廣
等處各種匪徒苗蠻等賊先年遇有倭寇朝廷即命公
侯伯都督等官佩征夷將軍印統領京營官軍征討正統
年間鄧茂七葉宗留等賊在於福建浙江地方作亂朝
廷亦命侯伯都督等官統軍出勦未聞以南方之賊威不
必加專事招撫亦不聞待其勢化大順然後用兵者也正
德五六年間中原盜起初事招撫尋復俘擒致主招撫者
朝廷罪之山東等處則都御史馬中錫被收死於獄中四
川則高崇熙建義於道路江西則吳廷舉銳意招降祭
賊首胡浩三之墓至遣義男吳吉爲賊之壻後賊復叛劫
殺方回等官廷舉遭劾侯倖得免其後四川竟調延綏官
軍江西調遼東官軍山東等處調宣大等處邊軍遠出征
剿逾年始平供軍之費以億萬計皆因撲滅不早始事招
撫以致滋蔓難圖耳近於正德十一年間巡撫四川都御
史馬昆等奏稱楚人進邊夷種類其間如阿田阿羅阿尚
等處均與等縣版籍編民始與永民有隙爭擾不聽撫處
方聞邊堡戕殺戍軍劫掠燒殺無所忌憚今欲急於進剿
此蓋及無辜必傷和氣又恐諸夷煽動兵連禍結不可輕

舉自取損威奏要再加撫處若果聽從直宜簡俗處分如
執迷不返方可謂兵進勦該本部議奏務要先行設法撫
處如果何化不必進勦復該馬吳等安撫不從將縣監革
添縣等情斬降敵絕絕功御史能相紀驗造冊奏稱四
川流賊甫平變竄突起若非絕之於萌芽未必不致失賊
奔今不及一年遂平劇賊實由馬吳身自撫御無遺策
近該巡按四川御史廬雅亦奏馬吳征勦賊黨一事有功
之魁及查松潘番賊近年不時侵犯殺擄人民守邊官員
俱被參提監問重罪地方見今不安馬吳會同鎮巡三司
官議奏調兵防勦本部已經議擬覆奏請 勅督據前去
欽遵行事今要追奪馬吳前與官應以為貪功生事之戒
但查四川原奏據首內稱賊黨首惡初起現這妖言純
領黨衆殺死民人羅三祭旗及殺死探木湯烈磨房湯文
宗等攻圍南溪且貪順青神等縣燒燬居民房屋殺傷
男婦三百餘名各該官司報知馬吳等差旗軍呂明等
執火牌招降三次不服方議進勦緣南溪宜賓富順青神
等縣俱係中國縣治善法惡等肆行燒燬向使馬吳等
不理元寇殃民罪又難逃 朝廷比照近年斬獲四川
賊廖源子等例加官蔭子似不為過况 成命已下難以
追奪及查近年貴州香爐山湖廣郴州兩廣府江江西兩

新福建汀漳等處僉僉由孽等賊攻圍城堡阻截道路殺
害官吏劫掠人民招撫既不聽從遠近深被其害 朝廷
切責鎮巡等官欲治其罪特 勅各官速為征勦授以方
畧重其委任又蒙 勅有戒諭惟務殲其渠魁不許妄發
良善各該巡撫都御史鄒文盛奉金王守仁等恪遵 成
命調度有方兵不踰時遂報寧謐 朝廷論功行賞以報
勲勦竊恐鄒文盛等原無希冀之心又如往年都督陳友
因征銅鼓五開由賊封武平伯平江伯陳豫因征鄧茂七
等賊封平江侯文官如尚書王驥征麓川封靖遠伯他如
侍郎等官侯璉白圭程信項忠等非止一人皆因征南功
蹟膺子加秩未必因征北虜及征南方犯順之賊然後陞
也近年都御史彭澤等因征內地源賊亦各加官蔭子
不謂彭劉今鄒文盛等不煩 朝廷遣將出師就彼勦平
大盜加官蔭子出自 朝廷恐不為過及查先年紀功官
員隨軍殺賊臨危蹈險親冒矢石所以論功必加錄用近
年之內地源賊紀功官皆不隨軍所殺者多皆從之人
非 朝廷各官坐視籍聞又多名冒濫給事中王萱吳王
宗魯等因通政司參議御史吳崇陞大理寺丞亦未
聞 朝廷遇者今御史周 光之在貴州王度之在湖廣
謝天錫之在廣西屠僑之在江西七處之在廣東皆奉

勅記功中間多深入賊巢親臨戰陣乘公既多勦勞特甚
朝廷雖有恩旨尚未陞用若以爲各官惟存陞敘遇用之
理絕無裁抑僥倖之心亦恐非周文光等之本心也至如
御史毛鳳初至廣東見誠倡優其時總兵巡撫等官俱新
任未到毛鳳奉 勅記功即會鎮守太監及三司官調度
兵糧勦平大盜奏報捷音乃其職在當然亦非希圖陞賞
臣等竊慮即今四夷不靖中原水旱相仍民窮財盡人心
思亂盜賊四起所在官司因循玩愒不肯任怨早爲計處
遂至煩兵費財公私俱困而後已又觀前代奸人以夤緣
倚偷爲不足慮以山東盜起謂無能爲卒之釀成大患至
亂天下可勝嘆哉臣等深鑒其弊申明律禁痛懲欺隱啓
聖獎事者執法恭先玩寇殃民者必加罪罰仰賴 聖明
俯賜采納任之不疑是以南方劇寇以次削平其餘盜賊
時起時滅今臣等若懷顧忌而務雷同一如議者之言使
各該巡撫巡按官皆避貪功之嫌爲姑息之計弛已振之
紀綱察已修之武備盜賊無忌嚙聚十萬如近年劉六劉
七等之亂大豈 國家之利哉合無本部行文宣府大同
山西各鎮巡官撫恤軍士及時操練如遇今冬河東虜衆
過河東行預爲設備相機戰守候明年夏秋草長勢將添
入之時加謹嚴備若果虜衆戕害則固守城堡勿或被其

擄獲或用火器出奇攻擊或以步兵力戰拒敵盡皆計出
萬全保無一失仍須嚴謹哨探料敵先知果將深入則大
速奏聞區處不許遲誤本部仍行提督團營內外官軍
至春後即早議奏挑選人馬定委將官關領賞賜等因
有等報照例請 勅將官掛印充總兵官統領官軍
會合各鎮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戶部差官供給軍糧
等因京若所在將官遇賊聚衆相敵任意逗留退縮或
調遣期不至失誤軍機俱依律治以重罪再行各該巡撫
巡按三司等官今後所在草寇竊聚及各邊寨由夷侵犯
州縣殺害人民務要依律火速申奏量調官軍乘機勦
不許隱蔽坐視以致滋蔓難圖及因而失誤軍機如或故
違定問明白依律坐斬決不輕貸若一應邊夷本不犯邊
貪功生事妄發聲靈聽巡按御史糾奏亦治重罪正德十
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

論將兵

樊深

人皆可兵也兵皆可將也是不難於得兵而難於得將也
將得其人則可以聯屬乎兵而兵即我也我即兵也將非
其人則不能以聯屬乎兵而兵自爲兵將自爲將所謂
聯屬者恩與威是也有恩以結其心有威以收其心則三
軍之衆可使相處於左右手恩不足以結其心威不足以

率其志臨事之時安保其不散亂而無統哉奈何今之爲將官者以資放科索爲常態而先以傷乎軍是恩不足以結其心也資放科索之弊行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足感不足以警其志也是宜其退敗而無續也然則欲求賢將而可以行其恩威者亦在養其氣節而存其羞惡之心可也人有是心而可以當大事處大患人無是心亦何惡而不可以爲也竊怪夫今之處武職者甚嚴其待之也甚過爲武職者亦必以詭譎存心以足恭爲禮以求自免於罪責故雄憲臣公委之士亦思抗禮於武職而武職亦俛首而奉承之其所以奉承者兢兢然惟恐失吾常事之權然後爲是卑屈耳一嘗事之權且不能捨而欲其捨已之命以禦敵天下寧有是理哉故欲求將者要在於包容慷慨之士而過之以禮養其氣節而使一失乎羞惡廉耻之心然後豪傑之士出而不及汲於富貴不及汲於富貴而可以行彼之恩威恩威者而衆心服此自然之理也

論義勇

樊深

天下有事而兵不足其籌國者莫不曰廣招義勇之人以應敵所謂義勇者皆田畝之驍悍者也以驍悍之人而使之日習乎兵革之事必天下常亂而後可以無患一旦事已而欲驅之田畝之中豈能盡安於田畝哉不能盡安於

田畝而曰趨於危疑則是欲治而反亂也故用義勇者其老嫗作乎原額之兵原額者軍兵民之謂也其在府者殆以萬計而其在州邑者亦不下千百之衆焉是其爲數也多其爲用也足今括是人而不用而徒募乎義勇之名豈在義勇者皆可用而在原額者固不可用也哉亦在鼓舞之何如耳然其不可用者非真不可用也以兵事廢弛而不可用耳苟選精銳之人以易其老弱而補其逃移又安知原額之不爲義勇也有事之時威趨於職分而無懈志無事之時亦不失吾之常業而可無他虞亦何憚而不爲耶又況財既費於義勇則食必乏於原兵未幾一舉而兩失矣苟以召募之資而爲額糧之用亦可足而足食矣所謂召募者衰世之權宜不得已而爲額外圖也若天下不至於大亂而原兵猶足以禦敵則君子不忽於此矣

論將權

樊

君所用者將也將所用者兵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不可使之將而將有不可制之兵也君之賞罰行於將則君之權重君之權重而後將可使矣將之賞罰行於兵則將之權重將之權重而後兵可用矣但君之賞罰可行於將而不可行於兵行於兵者將之事也夫豈爲將之事則凡

君之所以行於將者皆將之可以行於兵也近者邊臣失事不踰時而械繫於京臺之於莫大之法而強恃小卒固不問焉夫不問者非政不問之也此乃爲將之事而爲君者可以畧矣但今之爲將者其望望其權輕而綱綱約束日制於上者甚急且浮議易操說言易聽至使邊塞之閑卒無常主之將以此見輕於士卒而不能行其賞罰君可以殺乎將矣而爲將者卒無賞罰之資是猶授人以羊而奪其牧羊之具安望其能成功哉昔者唐李之世兵日驕悍而上不知及其後也廢置主帥而上亦不得不從之矣是其藩鎮之禍非起於將也起於兵也起於將之權輕而不能以制乎兵也自古善用兵者莫過於漢之高祖高祖之御將也豁達大度委任得人雖曰天下之事未及成功而信越之徒已極當官至在授兵數萬而不禁其生殺稍金與之而不問其出入雖韓信亦嘗謂其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以此知高帝之所用心者在於將而爲將之事帝不與也夫君所御者將將不過數人而已將所御者兵兵則至於千萬人焉是將之所御者殆難於君矣知其難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欲免唐是之禍難矣哉

論賞功

樊保

嘗聞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畏近時選士性職惟以

首級爲言殊不知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不可不知也彼兩軍對壘而能衝鋒破敵以爲衆人之先或虜方入寇而乃揀險禦敵以絕猖獗之勢若是二者固無首級之可言而其功則有非首級之所能及也但首級之功有述可憑人莫欺焉二者之功無迹可稽人得以僞而爲也在上者知詐僞之當防而有述者之可畏也故一切之於首級是使功之小者不踰時而賞至功之大者賞固有所遺焉賞其小者而遺其大者則人當知所擇矣夫無所利而爲善無所懼而不爲惡必君子而後可若夫常人則必賞之而後可以爲善罰之而後可以不爲惡也人賞其小者而欲求其大者之功是以常人之心而責之以君子之事不可得矣然而必以首級爲言者亦以遷方久定而出沒無多斯首級可得而奇功之不必者也故以是爲功耳若夫大舉之寇突然而來非衝鋒破敵之功不可支也是必有驍傑之士折衝於前而後僕從之流得以漸從矣若使折衝之士而沒及於首級之求其不見殺於人者矣矣公既不以折衝爲急而惟以首級爲尚不知首級何益而得也蓋不過竊榮職以爲功衆人以是上是其功也將流於罪矣子故曰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此也

條陳弊政疏

李鴻章

一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為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遑論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領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聞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南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鏊足為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模料草之費於私有費送科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首行根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根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亦會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降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貪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舉分派調操有虛弱多虞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並育也

一足衣糧以恤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候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剿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杌見內地軍民安逸脫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又各邊撫臣處失宜將領剋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吸收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略若久任之或由會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憂之足憂如此則邊徽安天下安矣

會題兵糧疏

臣等以比年來北虜種類繁衍加以各邊被虜及叛亡之衆甘意助逆為其鄉導屢犯山西如蹈無人之境勢日倡熾而我中國承平已久邊備廢弛緩急無備究其積弊之漸大抵皆由本兵及撫鎮等官乏先事之備失處置之宜也如軍馬錢糧兵家命脈撫撫撫撫撫撫不給乃假公侵費多立名色巧肆剝削恣行貨賂及邊儲耗竭司國

計者又以積貯有限專務節省惜小誤大有養軍之名無養軍之實卽如去年宣大斗米時價二錢五分軍士月糧每石給銀七錢僅可買米二斗八升且缺支數月以致軍士舉家嗷嗷待哺身無完衣腹無飽食馬無草料多致倒死器械等物俱各損壞此自救自敵之不暇而欲擊之勝服徒步以起敵冒張空奉以禦關誠知其不可也養驍成簡相成不競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兵科左給事中任瀛自警時弊爲此得人責任及足食足兵實謂明信之議矣竊有見其與兵部原擬事宜委任撫臣議處錢糧之條意略相同臣等復看得爲今之計足食爲要足兵次之使召募雖多而餽餉不繼卽以孔明奇才亦微圍而去矣備禦之設宣大爲上三關次之倘遇虜犯併兵固守相機挫動不使南入此上策也若端關而南則縱虎入室卽以李牧長技亦倉卒難禦矣然此必破常格盡天下之財力而一意圖之庶克有濟仰惟 皇上軫念邊民慮傷心血 持命輔臣傳示戶兵二部亟爲後備之圖 神謀斷志滅全虜卽 高宗捷然用武之烈而見方不足殄也竊恐各該任事之臣不能仰體 聖衷猶徂常襲故失時值事重貽 聖慮頃者兵部尚書張齊病故戶部尚書王崇祈任正更張明作之會伏望 皇上勅下吏戶兵三部查照三

給事中任瀛所言并戶部原議事宜除各該巡撫臣近欽依考選更置俟責成効外速將兵部尚書會官推舉不拘見任丁憂閑住爲民等項不限資格果有忠誠廉幹望沉諸實心報 國者三四員疏名奏 請取自 上及將各該總兵參遊等官通行查議要見某人堪以禦塞某人堪以調用遺下員缺各選驍勇敢戰膽畧過人者充任使其餘軍馬錢糧先行那借無礙官銀一百萬兩官齊赴宣府大同三關等處趁時急買仍備查 祖宗以來額徵錢糧若干各項歲用若干不足之數應該作何處至於鹽法屯糧等項應該作何設法清查具實奏 請定奪務移無用之費以供邊需其營旗軍月糧馬料務給本色俾沾實惠至於客兵錢糧隨在設備勿令空虛以致貽誤事及嚴禁各該衙門務要協心公處共濟時艱敢有自分彼此妄議阻擾坐以誤 國之罪

論邊事

自古英狄之侵擾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遼金元可鑒也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棄衣冠之俗願爲大馬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年北虜入據山西太原等府地方蹂掠殘害生民塗炭上厓 九重之憂中外所上利害章疏日

有獻納然所獻之計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爲戰善爲陣之人而於軍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弗論夫用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攻截捍禦之計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每督諸鎮之兵日事虜賊於一擊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屢投以逐邪醫求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藥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以先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墾法之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軍心日益離矣軍心日離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卒虜人皆厚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草息使有恒產土俗漸宜心無變異而後用爲向导使爲奸細故地理之迂近廣狹兵之強弱衆寡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將之勇懦昏知事勢之難易常察得而知之而諸邊饑饉告瘡之卒聞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雖以犬羊不類然猶得以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慮也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所慮惟目前捍禦爲計竭本窮力苟利捍禦無不爲之何暇圖能固本也哉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三

兵部

陝西馬政

劉大夏

看得徐蕃夏遂等所言皆詳備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文不足大意俱欲加重本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緣都御史楊一清受命於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為況其所行俱於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所擬備行本官今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乞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

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 勅內以便行事其論恭易馬疋

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况恭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 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於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 勅內行到彼之日或行茶地方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恭法利獎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 請定奪

遼東馬政

凌相

臣照得本年軍士一以承崇年間 欽派領養軍牧馬守給有草場下等事一依給本邊官軍騎額定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所管升平堡一十二死自遠近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後於正統以來裁革一先止留清溪二死諫於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乏之用自後餽給既多軍士作孽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徵納監死大小官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頑悞之性慣習刁計之風而本寺官員亦因事勢難為罔肯負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部奏調永平府

所屬州縣種馬一千匹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李溫奏為疏通馬政以輕軍困事該蒙兵部題奉 欽依又給太僕寺馬價銀七千兩亦收買種馬一千匹與給與二苑軍給領養比時孳生復廣馬匹成羣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昌平等驛官軍家給撫臣門批在後給過騎操走避者以計萬餘如以軍士自備養養兒馬以此虧耗復增今計見在馬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與前年相若且當其年從

矣事故外實故精壯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是倍其數
此項積弊既深若不通過議處翻改商議擬定規永
為遵守則人丁雖多亦何益於事耶切恐遼東地方邊臨
夷虜不時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其虧耗如此當其
事者又可得而道其責哉臣因不揣愚陋條具四事雖非
籌遠經國之遠謀是亦一時救弊補偏之一策也

一均種馬以杜規避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
徵駒一匹查得各該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
二三匹者又有養驟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有全
不養者何蓋因貧難倒失不肯惜辦實稱惟苗延捱以觀
外有一也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盡數俵出以得輕
便二也止養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計告不敢不
養而又畏避徵駒借此以影射故也其養驟馬者則多若
何大率柔弱之人不善騎緣而監苑官吏於前二者受賄
徇私乃以此輩假公賣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
驟收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此坐受
其累不盜他馬以抵數則撈已馬以逃避耳弊狀如此良
出知有官軍俵給之利而不知有北軍俵給之利所以任
其舞弄一至於是以今策之莫若通計二苑馬匹家數
內堪以孳牧者驟馬盡數留下兒馬每歲下二匹計其

匹其餘老病殘小者令其養賣兒馬多餘者兌與騎探
軍亦或從其變賣通計銀兩酌量收買驟馬併其見在之
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驟駒子俟其一歲可
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將軍至於老馬若俟十七歲以上
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終必歸於無用今後兒
馬十歲驛馬十二歲即聽變賣或俵給官軍或將轉牧馬
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該變賣者變賣
應該撥補者撥補如此則種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
一寬額例以便追徵本寺監苑軍餘照例軍士養馬二匹
餘丁一匹蓋以軍有月糧賞賜又與餘丁俱給有官田分

在軍收別無差占以此旨派前數理固宜然但各該軍餘
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太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來何曾
實有其數臣愚以為少寬課賣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
則輕重緩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每軍止令領養
驟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驟馬一
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
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匹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
出於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寬多益寡彼此通融
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封記在官
送冊呈繳合于衙門遇有騎探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

則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事歸一而免違微之弊
一隨便分丁就養前項軍餘養馬匹派有名數追馬
有已育年分馬駒價值各從其便雖半強者無所容其奸
而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該軍餘中間力有貧富不同
所欠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男男子姪之異
若不從其所便而繫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撓拂抑其能久
而不變耶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
相兼各派以馬數驛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撈均
勻俱以四丁為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於其妻身軍士或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五十一

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納沙勞馬給帖一
紙各項姓名在上造冊比對相同給帖與照同校在官遇
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於本戶中幼餘丁或
在逃復業及擺站聽哨役滿之人撥補如此則彼此適均
奸偽無所推避其於馬政不為無益
一據馬分田就收前項軍餘先於洪武年間 欽給草場
今為罕牧馬匹後校各軍開種資費或別衛官家堡佔軍
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該家兵部奏
差主事黃清前來踏勘給還田畝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
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十分一畝故諺謂之

徒偽報餘丁二三十名者輒得領田三四十頃考其養馬
不過二三四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者亦得以冒田數頃而
欺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
友有三五四匹不等者其於 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所
以軍士相沿迄今子孫相繼往往開種自收子粒糧既不
納馬復不養天下寧有是理合無本寺俟其馬匹分撥停
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
官每馬定以畝數仍給帖與照聽其種牧如此則名當其
實豪強不至兼併其於馬政似亦有裨

牧馬之政

丘濬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
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
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
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
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養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
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
二閑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轎者皆於是而
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沐之卒則有騰
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于
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

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此其後又用言者每
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
西陝西遼東凡三處死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
二十四死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
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
互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
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
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焉是蓋唐人
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
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焉其蓄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

驛驛則驛驛之類也

七一

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
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
命 本兵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
以濟今日之所不逮通知馬政者勸實牧地其有舊有而
今為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
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墾墾
者墾之或遠近之土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勾補廐庠有未備
者為之修葺所蓄之馬若壯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若
牝之畜其種之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字特必順其時
牧調養各有其法俟散開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

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
于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收放不如法之律必
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極實效而不為虛文如此則違
留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
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又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
聽其後大為民害神宗有提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
之誤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舉為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
日之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為之慮置亦以具于制
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慮者特謹以行於畿甸五都耳
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
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縣州
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為草場馬廐
者假如其縣管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樂縣馬廐額若干
匹群長若干人既且其數違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
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為收斂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
人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
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群長千人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
之 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為一大廐村落相
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廐每廐就其利居
以有物力者一人為一廐長老一人為廐老無子者

養馬者數人爲廐卒每廐各設馬房舍園及長槽大鍊每歲春耕之候廐長輪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無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廐老計畝收之倉園之中程稗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即以爲煮豆用按旦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則以在官之數免之若其種非長計其舊而換之心求其長則此例元來價之馬五分屬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爲始生則翌月五爲其主色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錢板之下凡一歲游牝勝駒主特皆有其時越月時者爲罪凡一歲草飼料飲水皆有兵節違其節者責罰其房必多腰而夏察其牧養必早收而腰收之可以爲馬之知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衣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游頭管領驛馬一百匹爲一驛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驛馬十四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牝來易每廐盡蓄驛驛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壯驛一牝驛四所生或驛或驛具數報

官官爲造車過有般運官物許于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備收以爲餼飼之用每季本廐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屏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醫官有不交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就其養之中而徵其官牧之意上不失官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官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倭散閑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臨場遇有倒死責以還價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破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料或不以背或爲君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傷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三而一馬之直多驗數千兩家之所有不足以償其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駒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異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繫槽槽井喂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押就近槽喂半夜以後本官

項且親行點得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闕
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鬻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
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
疾病及其人專縱不理雇借與人割減草料者預先告官
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
之而預得以調治之期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
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
馬猶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舊馬而乘之以禦
虜又不若不乘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
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用虜人之
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
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倍之飼餌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
爲馬廄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積狹不爲定數不分衙所
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
者專一喂養置大圈以貯草文大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
視隨時則檢其所儲便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
鞍就彼鞍駟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
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新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
不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也重兵所
駐之馬安能皆得其良飼乎五代時李克用之立國創勝

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派洮其間歷宣府大
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
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槽櫪之間而
貴吾士卒之賠償又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確燥
物不生殛而人無蓄積天下之苦甚焉馬既資其出力以
爲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餉焉以每歲所賜十之
衣糧尤不足以償其過年倒死之馬匹况望飽暖其妻子
哉則是無辜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
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
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
智以德不以力以牢不以戰巨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
以高城深池爲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
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
二步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
以爲騎抗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誅其出拒之使不敢來
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無騎兵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
或者以爲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安不能以制勝乎此論
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
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
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

願服於我矣

馬政議

李堂

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作一爲輕而常制之外取之者蓋其
物如茶鹽之課關市之征并爲餉餉經計也至有馬政
之征尤爲軍國重計蓋與議爲帝放利弊尤爲害天設
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焉蓋法武條槍東種馬
驟馬羣生求不可廢也今應天鎮江太平等處謂其養馬
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矣乃惟兩江北省
府亦定價通行馬則太僕無從稽覈印使何爲哉大抵建
議更法之臣不顧條規成憲如江南兩州屬色牧馬草場
烽堆明白見在也乃計畝起稅以徵銀用下人所以不復
羣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已且富民家戶乘肥策多者
阡陌成疇况古之羣馬駉牝所儲雲鑄所蓄而謂盡留
良平捨羣牧以爲勞縱而販以爲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
官之非其職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耶鹽法關征尤以
助國用也關征近制多世於部署蓋取竭疲農不若征諸
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長蘆在浙等處之轉運提舉非
鹽課之司乎今所在漏卮於家石轉利於猾猾而奏討頻
仍則阻壞鬼者將蕩然無餘矣乃刮疲窮困商稅田課
畝巧爲水鄉爭名以彰額額止竟奸容焉也括吳在登立

朝廷官抑末助農之本意辭及未議侯君子所爲各處無
校字后

十四原額并新增馬共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匹 見全

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九匹 倒死三萬二千二百五匹

已買馬七百五十一匹 未買馬一萬

八千四百五十三匹

寧夏原額馬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匹 見在馬九千一

百二十四匹 倒死馬一萬四百七十五匹

寧夏原額馬五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 見在馬四萬九千

九百九十二匹 倒死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

甘肅原額馬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七匹 見在馬一萬八

千二百三十四匹 倒死馬六千六百九十四匹 又洪水

災等處倒死馬一百四十四匹 備辦馬四千四百九十

九匹

陝西原額馬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匹 見在馬一萬五

千五百七十三匹 倒死馬一百二十四匹 事故馬四

百八十六匹

延慶原額馬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一匹 見在馬一萬四

千五百三十三匹 倒死馬九千六百一十三匹 事故

馬八千二百一十五匹

計原額馬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匹 見在馬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匹 事故馬八千一百三十三匹
山西原額馬并添設馬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一匹 見在馬七千四百八十八匹 倒死馬二千七百四十一匹

陝西馬政

楊清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 命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著巡茶御史該管務要審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 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 命臣兼理顧歷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 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 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此者復蒙 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僕驥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茶馬又有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驛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洞撫虛名無

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交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便設若今巡撫兼管不無仍蹈舊轍章若復添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移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 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單聽提調約束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區畫奏有成命一切事宜非有大礙不必立異更張庶幾事有定規可久可大為益實多

會議茶馬四

馬文升

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為脩省事議得一在京原無管養馬匹自正統十四年北虜侵犯京師一時欲馬騎操設太僕寺奏 准將順天府所屬人戶孳牧馬匹分散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却於南京太僕寺孳牧馬匹內每歲取馬二萬匹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以十年論之該馬二十萬匹民戶有限馬匹太多連年倒死者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捕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於用若照前數行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後合無將備用馬每歲暫取一萬匹本色折色隨時具 奏定奪如果緊急用馬而舊取用或發銀收買本部官題奉 聖旨依行欽此

題馬政利病

儲曜

近奉 勅諭痛加修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與筆者開具
上陳數日以來竊思遠方馬政關係尤重務須妥慎辦理
其沿革利病之弊再行開具伏候 聖裁得本寺議收
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一二縣地不產
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家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
邊不曾有積以後聞有奏討重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
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
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
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
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百兩自弘治十
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
銀三萬五千兩自弘治九年止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
百九十二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即次止討銀二萬
一千一百三十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六萬七千七
萬兩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
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即次共討過一十五萬
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奏討過一
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討過出無耗
靡耗不貲矣及照得本寺奏養順天等府馬匹已自正德

不盡明經文等卷三

十七

十四年為國庫冠犯順馬匹不敷成取南北直隸等處馬
二萬匹俟養近折以備征調然本意備官營之用不專為
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死馬寺所畜馬匹足備
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頽一遇邊警輒言馬少
妖皇聲勢奏 請紛然橫議一與平不可破查得宣府自
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
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
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
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
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
計已數倍於前矣遠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
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賠償鎮巡大邑多
濫畧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實利豈能一
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繼侵欺買馬價銀
是職羅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慮 國
家之財物有限遠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七公持臣
等以司馬政村識淺短素無經書然且事數牽制又權舉
行難以見條陳稍道不職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
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方之緩急
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又不復稽

不盡明經文等卷三

十八

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官軍加
發費量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 朝廷不致徒費彼
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
這方止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以利於
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統籌有司尅減又爲軍士
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既不多爲何從好隨官隨死
終費官價隨死隨計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
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奉之
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
場榛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費先年不曾給與本寺銀
兩邊無不足今歲給發多邊不足何歟必須查尋方得
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
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
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價銀
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
奸弊聽其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司年終
爲多寡之數臨期請給以圖軍若一時動衆與空費中
銀兩不在此數又查得各邊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疾病或
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定之多其開並無覆換作踐
偷竄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況生病亦由於水草之不一

昨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
誅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巡撫等官各以恭矜天物爲戒
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營馬官督養營馬軍士務要飲秣
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
本寺奉 勅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閱一次合無今
後點閱二次倒死者皮張解地俱有方准用賠買補者齒
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
馬一從本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 勅令兼管
庶幾人皆營馬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
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
按月住條或奏聞區處 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
體內外一法合無 勅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
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俱知
朝廷修建馬政法今歲明朕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
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途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
治十七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三千五百匹其遞
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
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條比較
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勅兵部另行
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遠大臣間外之事宜從寬

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請
營為京輔之屯比之邊備尤重提督撫人臣之責比之鎮
巡尤專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況邊
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
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臣等愚昧不能盡識時
宜伏乞 勅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缺畧龍為長策為邊
方久遠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論馬政

孫原貞

兵以備戎狄畜馬為先如漢太僕牧師墮死三十六所
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
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
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
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
牧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牧馬之地每芳較
其養馬十四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
登餽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
當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
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
陵歸馬准甸太僕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
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其養之人也

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使順三手
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使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
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謂其科賦重正征
役及種馬倒死者平駒有虧損者未免督責追賠其結增
焉數又合添使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 禮部亦當
參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牧之初養馬之人
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整牧特設該
使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馴者給與馬官軍
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為牧者先再增養甚
題為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宇

竊念 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
用今雖百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
孳生之用且愚所以甚為之痛心也夫時議者有欲併去
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章特獎但 祖宗
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為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
定額但嬰種兒馬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
五斤留種小老弱者賣償區區買補遠矣原此照額養在
民間則州縣官一年四次上候寺官一年二次上候點視
以察壯弱瘦者依律問罪家畜者就本坊請求為種
以有繁急亦可調用逐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大體上

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十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於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於二十五丁五十丁最輕易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後變賣悉聽官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興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鮮蓋而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適年起依大馬俱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爲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藉豐於民而普於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懸遠喂養科罰之害在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日捷而求其好孳生夫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捷而求無好孳生亦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之所必致也臣廣詞博訪野民損官其弊如此如蒙 皇上俯察臣言 勅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既屬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尋印記之煩紀管馬官吏書算人等料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勘定種驃馬定數

一南北兩京太僕寺所屬府州縣衙額種兒驃馬一十二

五千匹兒馬一萬五千匹驃馬一十萬匹太僕寺所屬知縣種兒驃馬八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一萬七千五百匹太僕寺所屬府州縣衙額種兒驃馬三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七千五百匹驃馬三萬匹 北直隸河間府二州十三縣種兒驃馬五千三百六十四匹馬一千七十二匹驃兒四千二百八十八匹 大名府一州九縣種兒驃馬一萬八百八十四匹兒馬二千一百七十六匹驃馬八千七百四匹 保定府二州十一縣種兒驃馬七千九百四十五匹兒馬一千五百八十九匹驃馬六千三百五十六匹 順德府九縣種兒驃馬三千七百一十五匹兒馬七百四十三匹驃馬二千九百七十二匹 廣平府九縣種兒驃馬三千七百七十七匹兒馬七百五十四匹驃馬三千一百六十六匹 真定府五州二十六縣種兒驃馬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五匹兒馬三千五百三十七匹驃馬一萬四千一百八匹 永平府一州五縣種兒驃馬一千六百七十四匹兒馬九百三十四匹驃馬三千七百三十三匹 山東濟南府四州二十三縣種兒驃馬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四匹兒馬二千六百六十八匹驃馬一萬六百七十二匹 兗州府四州二十縣種兒驃馬一萬四千六十六匹兒馬二千八百一十二匹驃馬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匹

匹 順天府三州十五縣種兒驛馬三千三百八十四匹
 馬六百七十六匹驛馬二千七百四匹 河南開封府一
 州六縣種兒驛馬一千三百一十五匹兒馬二百六十三
 匹驛馬一千一百五十二匹 彰德府一州三縣種兒驛
 馬一千一百五十五匹兒馬二百三十三匹驛馬八百一十二匹
 衛輝府六縣種兒驛馬四百一十五匹兒馬八十三匹驛
 馬三百三十二匹 南直隸鳳陽府四州十四縣種兒驛
 馬九千五百一十一匹兒馬一千九百三十三匹驛馬七千六
 百九十四匹 揚州府三州六縣種兒驛馬五千五百九十三
 匹兒馬一千一百三十九匹驛馬四千四百七十四匹
 淮安府三州九縣種兒驛馬六千三百一十一匹兒馬一千
 二百六十二匹驛馬五千四百八十八匹 廬州府三州五縣
 種兒驛馬四千三百七十四匹兒馬八百七十五匹驛馬
 三千四百九十九匹 應天府七縣種兒驛馬四千六百
 四十四匹兒馬九百二十八匹驛馬三千七百一十二匹
 鎮江府三縣種兒驛馬二千三百四十四匹兒馬四百六十
 八匹驛馬一千八百七十二匹 寧國府南陵縣種兒驛
 馬七百五十四匹兒馬一百五十四匹驛馬六百四 太平府
 三縣種兒驛馬一千四百六十三匹兒馬二百九十三匹
 驛馬一千一百七十二匹 廣德州一縣種兒驛馬八

百匹兒馬一百六十四匹驛馬六百四十四匹 滁州二縣種
 兒驛馬七百八十五匹兒馬一百五十七匹驛馬六百二
 十八匹 和州一縣種兒驛馬六百三十七匹兒馬一百
 二十七匹驛馬五百一十一匹 滁州衛種兒驛馬二百九
 十五匹兒馬五十四匹驛馬二百四十五匹

馬政四事疏

儲璣

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情馬壯二者相資
 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
 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
 無窮之死誠可嘆息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草料私賣
 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徇
 私派領不恤貧軍奸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親 恩宥
 故也臣聞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
 十萬之軍豈無二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
 初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
 詢驗家產財力分為三等等上等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
 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盡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謂其
 年二十歲以上者免賠章去舊額用銀之例絕其養輕易
 軍之私編成格限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
 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

領轉換事故各該官員統註開賬為照官軍養馬院
月開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老處置有法騎養得人
之樂亦可以漸保其無失或曰騎軍步卒亦可以為
選閱未免更張夫古兵法騎以為急步卒亦可以為
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勝乎況
是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五區且銀二十餘
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於可憐
至責其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良駑易
驢矣又學生馬開每年開報學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
其數報開交與御史比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
官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
也又有與馬簿開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
憑查對者是也以寄養馬開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
分管寺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
王食解送官吏科援所費不貲況其所造不過抄膳糧為
人且分民費財於事無益臣以為學生馬開各該衙門每
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於
三年三月以凍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備用馬
二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使正
批送其新馬歸開本寺以寄養馬四行各衙門一

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
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惟季報文開乃欽定條例一年
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計二本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
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
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卿多令煩民擾至於文移簿冊迎
送原給皆為民累查得少卿係奉勅督理官員難以更
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裁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
束順天府馬通判可以筆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該
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并
年解銀到部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等府自弘
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解送既廢牧馬之
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錄養馬而設比
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
寺少卿一員過歷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
之資也

修路武備以防不虞疏
仁壽宮皇庄一處坐落朔州文安縣花家口等里
共退出地八百二十三頃五十四畝歸并五萬三千柳穢
營牧馬外其坐落白楊淀等處者仍為內帑品監公等管業

臣等竊見霸州草場地勢寬廣水草豐茂之善惟此為最。陛下留神農圃興修馬政一旦議難毋后庄田亦宛轉。臣等以仰窺 皇度計遠處大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不以此而改易矣。臣前在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適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草場鐘粟等地觀其所稱四至頃畝與原草場相同亦必草場廢地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為淤漲蘆葦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見地之美餘悉取蘆葦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又蒙查理是亦陛下綜核名實之端也。然草場等用較之草場放牧孰重孰輕。況草場設自永樂初年而蘆葦等謀起自近年草場等地固草場之地也。又况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便牧地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庄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場相連照前歸併三營牧馬星庄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四十頃御馬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霸州安和鄉地方歸併三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群蹄踐蹂或傷木稼必啓爭端臣復委本州查對冊籍於各家庄裏周圍兌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地土并令退出

庄地計其頃畝不啻數萬。臣等伏草誠足牧放惟念居民過多日侵月削便墮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榜開富民地四至頃畝於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重治庶杜焚源內有義井寺輒在草場之中四面道理通均今欲藏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予以處領 勅之官既充造作之營且省浮冗之費其餘營房馬圈宜成造若太監陸愷奏討庄田一處坐落定興寧肅一縣間臺地方共退出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牧馬太監豐昌泰討庄田一處坐落香河縣口頭杜孟家庄地方共退出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歸併神機營牧馬凡此草場皆 祖宗開創之時心思殫智畜牧戰馬以備不虞霸州一處固為足矣且防其雨水蛟蟲又設霸州香河間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為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僭墮死牧幾廢仰賴天啓聖智遠體 祖宗之心大為邊方之慮察納廷論斷自宸衷特命臣等清查退出各項庄田以復舊額固足以擴前休而垂永遠矣然事易於作始難於保終臣等願自今以往大昭王度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蟻可絕而牧地永存矣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昇

查得弘治六年內兵部題准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三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州縣各論人丁每五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驛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驛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二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領養驛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驛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養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

種馬獎政事

錢糧

夫國養兵以安內也畜馬以振兵而利之民也今見我朝馬政至此極弊而重遺民害之甚民倭族矣古者牧馬之政職之而有選人牧之而有專地治之而有統法自周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石新法一行而戶馬之說起矣戶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興矣戶馬保馬皆以官馬散之編民使代養也然神宗行之而文彥博諍之不得神宗卒曰朕於是有意於文彥博矣後宗嗣位收還保馬而

置監官牧養我朝馬政廣散官中種馬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廣西之民令民家飼養而歲輸孳駒戶保馬之遺意也戶馬保馬歲給見馬與民或與其直今民自市又賦牧地與民又蠲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者聽今法皆不然戶保馬行不再傳而輒就易轍尚為古今遺恨今我國朝原領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四百數十年之久矣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職亦弗有牧法而弗免歲幣之償而責歲孳之駒得乎以百數十年種馬之舊專設御史歲臨印之旋斃旋償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病得乎丘濬議馬政曰兩京河南山東之獎政莫此為甚朝廷建國於北藉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極恤可乎夫丘濬至今又數十年當是時已云弊甚而翼極以卸至在今日獎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於民歲解備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牧法也強良馬亦斃而別斃之餘也出歲償之皆為耶是故民間歲以脂膏之聚費資於馬販之手而向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孳之駒堪解以入式者言無是也果見種馬徒存益有害之其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財百十餘萬民愿以種馬變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一例可錄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領歲

該起解備用馬本折一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解不錢糧但公家無而上下底生靈利萬萬矣

救偏弊以裕馬政事

謝方儀

一曰差御史以事巡歷因伏覲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道通安府有通判一員以總理又量地方各設大僕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難以就理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汙者多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投月收其常例謂之令補民苟且前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

全明倫本集卷五十一

五十一

欲馬政之修於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諸庶恥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儒無用者恐黜馬之起謗備日玩時通不查理知事而情深者以無官專諉之曰我盡心所事無復知者專務諛悅上官營求列委或問理刑名或追併錢糧用以千名觀望差獎已之職業若素人之規越人置肥瘠於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於通判難矣乃若大僕寺丞之官貴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由巡比較而運備用馬匹恒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不及也况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豈覺於彼而

優游於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百姓憂鬱然一空嚮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賤者任伊作賤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南山東添差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勅吏替接管協同各大僕寺丞管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員仍前貪污管馬遇判荒廢本業與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錢穀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焉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實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全明倫本集卷五十一

五十一

一曰量解駒以示勸懲臣伏惟種馬之養正欲其群蓋羣思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縣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馬官員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遵法易遵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爲追罪之計而紙上栽來一弊與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

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冊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餼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執若納銀費少而事輕哉故當群蓋之時特兒驥馬分布別州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衝落求為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輸當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 欽依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好駒起使養實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為言者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 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於此而必有以處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百九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錢況一倍再倍而不止者惡可沒有限之脂膏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為州縣買解之馬

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為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為今之計合無申明 舊制參照新例 請自嘉靖三年為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使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使之時仍照例一元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給駒於變賣銀內隨宜以多坐之其起使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為准使以視使要為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退給一群全不生駒者買使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使仍將群頭馬戶各枷號一月間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為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調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前項紙上栽桑之病許被奪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之易而 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一曰定群長以明法意至惟 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群蓋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恐稽察之不及於

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群長所以都其事而察其弊又懼乎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於是乎群長之下又立醫獸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群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以爲便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稅捐之徒因而管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醫獸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群長又及群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

命皆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觀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者治馬匹未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四匹立群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番欽此以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四匹立一群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群立一群長之處居多惟直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即鄆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群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

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聚以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文况起解大馬中途恒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群長遵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四匹群長一人一年方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督各該馬戶群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軍貨糧與人等項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律定禁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賴輿輪流充當華項一切革去仍 勅各該州縣立許朔望點卯一次於群長責其半月

之中提調群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於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卯簿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及馬戶若未曾舉呈驗其害破筋傷者罪及群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而感恩免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放掌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一日擬餘地以補逃絕臣惟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騾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

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驟馬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養九十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百畝者有之驟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金之時該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管求撥爲餘地倉廩下戶奉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況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實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即此由耳

故一時追馬緊急或將養馬畝地捏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遷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四今雖戶口消耗不得減少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四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面有額設彼保烏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採少剛之徒生氏之困莫之省耳此皆歷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焉可復加養餘地以增之歲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恒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

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即將見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杜不足彼杜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備累靠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奉或軍需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至於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蘇矣

一曰謹里甲以防借撥臣惟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飲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閒復有貪劣官吏暗受偏手故行書放單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獻載變人或貪重行李救死不贖矣暇生駒况又賠辦草料出差雇死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療破中風飭傷腰腿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四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

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
歲月既深難於查考禁約雖存竟無虛文小民忍隱而含
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
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走
遙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
坐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情弊務要體訪
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責奏仍舊定法州縣官但借
用種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議革管馬官以屬職受
罰致損五十四一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俗官
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
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一曰立循環以省奉報臣惟洪武榜例凡管馬官更時常
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覓見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
以候大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
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奉報原領馬爲備
管買補孳生馬爲新收事故交俟等項爲開除奉終爲賣
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
吏通不查驗奉報之冊書吏詳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
之媒冊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飲錢百文或倍於此
所費亦不貲也況其所開報舊冊新收開除之數俱

上額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開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
冊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御史
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奉報之煩盡皆裁省有惟年終各府
將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多寡造冊具奏而今之季
報猶在是此例未嘗也臣又訪得州縣官點馬造冊寺
丞出巡造冊凡寺府管馬官屢給柴炭薪價俱出馬
養馬之費什一爲馬而費者恒什九凡此亦變之在今日
者也臣愚以爲欲其壯費當去其名而大僕寺專管馬匹
漫無稽考亦於事體不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
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錢通宜循環大簿一扇州縣簿用
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記循字號寫開春秋月

分環字號寫開來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
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
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應損若干管馬通判輪驗季點之
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報不實責及官
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補臚壯生駒有別行附諭
一曰明賞罰以示勸懲修舉馬政誠爲緊切而寺丞之出
亦止吊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填註附簿俱不必
另造點冊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極其各
府之簿不必開造毛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點

倒失定駒等項暮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
珠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
各府將買補過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生過兒驃駒數目
照數造冊具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冊一切禁革原給柴
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歛之路
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賜之施行巨
賞乃為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永不許收補
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捕
馬匹非受屬察情即通同買販故所補價者常老弱無用
旋補旋死大為民病臣欲以責多幸蓋量其不可至於
此耳

一曰填坐派以憐交病臣查得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
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
千匹似於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
馬多本折中半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
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
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
一特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是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
矣此俵中者然也萬一揀退馬之草料并能便如前歲致
令瘦損轉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與官庫等十五萬行補

使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
如此解馬既多寄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
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置于外寒暑之欺麥
霜雪之侵薄馬以病死其產不足以償之此尤可言其
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未幾何死者又繼因而迭移或
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此積時累歲倒
死數多有司難于追捕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
緣為奸作踐致死捏作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
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者止一百七十
有零中間瘦病恒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舉可見矣
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
寄養曾不及鵠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為民者
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
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
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種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
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
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四匹其剩土地土今安在哉根本
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賜之施行行政之偏弊不無有
所補矣

議處牧放馬匹疏

臣等待罪該科凡事開利病有所聞見不得不爲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人牧馬之政班班簡閒凡幾變矣我朝未禁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督馬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挂舉坐營官一員請勅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素差科道官點閱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勅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閒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閱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優年占奪十亡八九朝廷屢有禁例然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者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數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吏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饑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禦寒溫之時在牧則有序在廄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軍錦成辟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處則又積爲湖淀

漫生健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厩房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聚糧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過點則一時聚集難罷則隨後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契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詞隱實以欺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禮奉勅管領下場馬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於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況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饑寒中人群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蟲蛇之害炎風赤日灼體熏心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路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有徒徇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責得不償失利不補傷况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聞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畿甸有猝敵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於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成命臣等即問之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場把總指揮等官又訪之在營

號頭華官皆稱非使出而聞之道路則人言籍籍士心洶洶憂愁厭苦有莫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遑寧處輒敢昧死上陳如蒙 聖慈軫念乞 勅兵部會同營總兵官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騎馬匹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 天恩而長懷敵愾之心矣伏惟 聖明采納臣等不勝幸甚 國家幸甚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序冬寒則廐之以廐夏炎故涼之以序其順時適變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多處民居稍遠徂目荒墟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倉卒之中以致暑雨致無之生室齒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以避 陛下鑒其宿弊近 命科道官點閱此誠防閑之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況迄今所募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爲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別屋而居馬亦得以

就其隱庇復於居中建立厩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使於點閱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未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神機營草場係太監曹昌姪單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單綱管庄之人倚恃勢擅作威福收歛之時征求百端伺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單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八九連室與嗟無由控訴夫單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爲害又况非單綱比者哉且 陛下捐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爲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飲怨有如此也即一處而觀之則九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梟民營私歛怨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爲庄田者陛下既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貪緣左右復圖私計者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俱在牧馬之地 陛下爲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率土莫非 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牧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爲宮闈之用設有不勝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備 聖躬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

牧地凡各處之名爲庄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則聚計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王王鎮守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生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過於飢寒流爲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畧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也哉况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方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脫有寇賊竊發將何以禦之臣願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閑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才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豈不益哉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竊修營務以振武備事臣等切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孝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裡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爲居重馭輕之圖精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及籍雖存而逃亡罔稽諸營雖具而兵馬久精是以卒兩太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及藉刀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嚴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懼以廣虛專茲營務夙夜惕勵恐負重託謹以在營切要三事謹題請旨

一選軍伏覲 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又有三千營以司寶彝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銳火器是爲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猶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五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并該官軍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

軍給馬預脩武備以防外患。該兵部題查得：「舊管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無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今關管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處工役及搜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倘有緊急邊情，調遣又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敵？及今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靡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能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奸，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在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國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搜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焉。鍾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焉。雖有國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大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難，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使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

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奸？國營軍士皆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嘗有富豪奸猾之徒，畏懼管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管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而躲閃差操。由此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 勅下兵部通行議取，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國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國營中間。老病羸弱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男男子姪亦要查出照開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國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轄一十六萬備這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國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搜木等項，止許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題 准事例，國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照得國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

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夫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餵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是料發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自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難得過軍士猶不肯賒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服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飢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注難執一事有時宜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根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目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者已而不肯賒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病豈不完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俸到京所費無幾

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算乎蓋以營馬者糧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作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些少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 勅下戶部再將存操馬匹再添三箇月之草按月給養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庶可安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等今則收貯大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且以嘉靖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六年共該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兩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官馬草料不敷之用臣等又查得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餘頃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爲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

家道煩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
心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
自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開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
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實房則馬必無使
止而露地以居露地則雨雪之來無以避蔽而馬苦矣待
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馬
餓矣馬苦而餓欲其不瘦損而死也得乎哉今無將三大
營並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查出即將
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
傷矣何謂條養無法軍士關出草糧散在各處從其自養
莫能稽考中間長法之人愛惜馬匹餒以草料實料其馬
始終臃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諸
與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嘆以酒糟切以酒
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糞而
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廢病不堪騎操甚者不
能咬槽因之而死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
之實若不制以餉養之法終莫能致其害馬之弊臣等查
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
間有上廐者有中廐者有無廐者除上廐中廐聽其自養
不計外其無廐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飼養軍仍於營

操練每一把總下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
起總官親至其處一一視皆以熟草細料餵之餘畢各
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箇月之後點
軍科道官驗有臃腫者免其會餉其臃腫者科道官仍行嚴
禁不得餵以酒糟若彼地三四陣告發或在營驗出者皆
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
馬匹所在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
守亦是敎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
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盡給仍將
團營聽征馬匹擬爲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
以上行太僕寺免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
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條陳制禦之策

正嘉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
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
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師人
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年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又
駐之計此往事之一也知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
變倉卒用言者計芻豆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悵
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郭村壩

二十四馬房其倉塲所儲積者如京如抵請於無事之時
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塲咸聚其
中就將龍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
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該內直下
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聖明下其
議於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四

刑部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
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
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有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
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
三家律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抵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
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
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群臣民寧羣弗忘其訓迪郡臣諄
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
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議
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
之吏承踵元鑒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
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修者凡欲生斯民
也今又特 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
近代比例之繁密豈更可資為出入者哉竊羣之每一篇成
繇繕書上奏獨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
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
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

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察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
有多責之責首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
露所暨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
之治矣何其感哉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
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
婚曰庫庫曰擅輿曰賊盜曰關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
斷獄採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律百二十八條舊
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據唐律以補遺一
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其間或舊或益
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洪武七年月日謹上表

諭歸國公家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竟匡子事嬖于不軌國天下之所
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
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 明主能察
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
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崇人
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
謂其首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
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

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大帥國公封公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有在取天下千百戰而難成也故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官片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其人之年邁衰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鼓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成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耶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豈謂群臣皆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

而事之冤枉延綿未斷詳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慎刑覆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 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已裕人召用老成戾斥邪佞臺諫有言常舍已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天和氣召祥雨賜時若星霜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雨雹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 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爲陽夷狄爲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政事言之則德爲陽刑爲陰其範厥微皆由人事所感今水雨爲災意者夷狄之謀侵邊歟小人之干政歟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惡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抑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關殺誤殺而檢勘者特以爲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誤以爲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無辜縱欲辨之衆口難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之者諉者豈失之而不察輕

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謫謫之易於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皇祖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 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疑法有可疑及人命無辜可檢諸盜追無贓伏者備開於疑錄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 勅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者 勅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錄中間有可疑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 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

四官員昭舉 欽依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冤其詞及情可疑疑者即與辦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下冤矣案可 餌英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火為災英宗皇帝初戶部侍郎吳望順天府尹姜潛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今 陛下率由 祖宗今典已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松楸賑卹矣其通州一帶水患尤甚乞 勅該部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糧果被漂流量為分給俾 聖澤沾被無聞遠邇其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遵 聖祖勅諭斟酌而行之肅然之職

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以弭天命正心以端治源勸 聖學以講求治道法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又敬天勤民之大本也乞 聖心加之意焉

練達朝章

款英

天順初年于肅憲下 詔微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鞠之肅憲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 內府外庭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 社稷銀鍊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照妓女之面以息誹謗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觀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刑劓割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交逐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惡嘗聞此二事以為學者貴慎古通今况 本朝今典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為賢蓋為此也

制刑獄具

丘壽

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之原蓋權輿廣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髡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為笞令所筆之具無常物所筆之處無定在文帝定笞令笞之制始用竹受笞之處專在臂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

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天挾棒束杖車輻輳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大明律卷首作爲橫圖以紀獄具若曰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荆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柳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罪以下有差手粗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鉄索長一丈錄重三斤凡爲管杖皆削去節目用管隆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擊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宋則尤爲輕焉 祖宗好生之心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決于民心百年于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這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 聖明申明舊制凡內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 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綿 國祚於萬年者端在下斯

慎責災之救

丘濬

臣按赦之爲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蠲通耳舉

隱恤之稱封租考其至立法制行禁令皆於赦令行焉失古人肯與肆赦過有罪之意矣臣愚以爲赦今之頒有罪之外調通減稅省刑已責施工罷役免征招亡凡寬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屬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議必於律例無碍必於事體無違必於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調通也其物必可除後決不至於復追如寬征也其征必可已後決不至於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著於赦文行於天下則上之所頒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矣

題律例事宜

王恕

一因徒會赦事伏觀嘉泰二年五月初二日 詔書內一款官吏軍民人等爲事間違運米做工等項悉行放免欽此該衙門因見 詔書不曾開有煎鹽炒鐵軍伴儀從膳夫之類止將運米做工等項放免却將煎鹽炒鐵之類仍前拘役切詳運米做工與煎鹽炒鐵等項因徒俱係犯該徒流并雜犯死罪人數止是二等發落有此頭項不一知詔書明開運米做工等項猶恐煎鹽炒鐵之類亦在其中

若止將運米做工因徒放免其餘鹽炒鐵等項不行放免非惟有違詔書意且使囚徒不得均霑蠲蕩之恩况鹽炒鐵等項多是窮苦軍民在工日久未免逃竄及至換拿又不出官工役處所既不得其出力原籍原衛又不得伊當差兩相就問俱不得明使有虛名實無便宜如家乞款三法司計議合無將曾經赦免鹽炒鐵免儀從軍伴膳夫等項因徒悉與運米做工等項一體放免如此則赦無彼此之分囚徒當均一之恩矣

題私開倉庫擅收料草侵欺錢糧事 林俊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曹全奏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義輔關川內使仕信等侵盜糧米單隻料草三十九石令有徐鈞失於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買全等俱獲犯斬徐鈞等杖罪具奏送審奉聖旨是實全等司糧監丞請發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慎重刑獄約於刑部而獄於大理寺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然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將買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候深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

存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講明律意疏

馬文昇

臣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訓失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接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遇三犯於本衙門連降叙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懷之古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養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于五六篇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為講明奏獄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焉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

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遇移情就律將就整治且管杖徒流縱有所任焉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寬闊係匪輕且如強盜當主重在這意若爾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憾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憾若因事到官但有偏袒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謂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聞毆殺人一人未實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特強盜當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無私憾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奪取情其罪愈繁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交還處死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因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奉蒙 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禁過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 明詔強盜無贖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足奪

其節年原訟決重囚近日辦理實有者不多若使當時就今處決則令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衙所囚犯在押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不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或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乞 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公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諳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 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 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具奏發各仍乞 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刑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計取士之意也

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難濫施之弊欲無冤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定律今之制

丘濬

刑犯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八頑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又則繁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於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感請下明詔會官訂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碍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碍而所司偶因事有所規避遂為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勅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成憲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盡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論律

敖英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未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

免罪者情也猶退賊証者法也罪有加首法也有赦者情也有使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往後靈長終必賴之或問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予曰先讀治已之律若不能律已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將訊受厚軍職之類皆治已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譏其後矣不然吾恐富貴或欺其謀矣予歸水曹即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己以前因多科腹不可刑之也日夕觀臍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中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於脊腠脾之間其毒稍緩值可文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躍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下而不刑其上也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持訊問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悍驕訟之徒其悍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煨燠其膏輪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察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

平刑也子其慎之

訟劉舉罪狀

王恕

竊見刑部問得犯人劉舉合比依造妖言者律斬秋後處決湯陽侯風憲官受所加其餘官受財不在法有祿人一百二十貫二等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吉人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文祥鄒智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俱職官各舉例運碑各完日湯陽係有貳官革職為民吉人李文祥鄒智俱浮跡淺露人數逃吏部收查定奪東惠誠曹舉俱供明各還職大理寺審擬合律奏奉 聖旨這厮每既情犯

明各還職大理寺審擬合律奏奉

聖旨

深重劉舉捏造非言依律處決湯陽縣憲犯賊押發陝西肅州衛充軍吉人肆奸欺罔發回原籍為民李文祥鄒智私交妄議降三級調邊任都免運碑其餘准擬欽此除湯陽李文祥等罪不至死臣不敢妄議外但劉舉比依前律坐以誣罪臣則不能無疑焉伏覩 大明律云凡造謠誹妖言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欽此先儒謂謠誹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叢書謠誹之書即妖書謠誹之言即妖言以其說未來之興亡能惑眾亂民壞國家之事故禁之嚴使之不敢犯也今劉舉招稱不合要得阿諛湯陽又捏寫一臺書內稱別後時夢中曾見一

夢一老人騎牛背上行隨於混淪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于右手提牛角引就正路其入謝而去因思人騎牛背儼然朱字正我 朝之姓氏豈非天生豪傑欲賴之引君當道也耶但五色石子意不可曉或者公自臺中首先抗疏為彈之第一等耶請試思之如何等情臣切詳劉舉書詞因為狂妄不能無罪其家有無亦未可知推原其情不過因兄湯陽卸次迎旨指陳得失不計利害以為天生豪傑以道事 陛下也是乃與人為善之意別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依造妖言者律論以死罪臣竊以為過矣設有造如士察者胡也之類之言惑眾亂民者不知更以何罪加之昔之時有以忠諫者為誹謗添計者為妖言至今人為之痛惜 陛下受天明命正位 宸極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下愛戴之如堯舜矣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劉舉以妖言死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欲使天下後世不為之痛惜恐不可得也且一婦令竟三年不雨今公處災異人情洵洵此正 朝廷欲卸刑獄求言脩省以回天意以解災變以安人心之時若使劉舉緣此死於獄中豈不愈傷天地之和愈召水旱之災而臣忝在六卿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君有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迫鈇鉞為 陛下言之倘蒙 聖明裁察寬宥劉舉死

罪將見天下後世幸也 皇上矜恤之仁豈不召和
致律行慶延祚於無窮也弘治二年四月初三日奏奉
聖旨劉樂造妖引喻非類法司比律問擬未為不當你如
何這等來說且監者侍後登卷刑部知道欽此

申明刑罰疏

馬文昇

切惟為治莫先於德教爾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
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姦宄故 帝舜之世契敷
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之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
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
有萬方寬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轉治
之具不可不明前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

刑部議定律例

十七

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聖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
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
其重於強盜何則強盜之行蓋其執兵特刃生殺在其掌
握劫財奪產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
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
所以其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轉治者也又天順三年傳奉
英宗皇帝旨曰人命至重亮者不可後生自天順三年為
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 請會同官從
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蓋專律律秋後處決重

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三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
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該
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強盜不分贓之多寡
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
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驕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
雖重而不決素頑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
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服更深人多不見其非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當若此
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閹賊殺人者
為無異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強劇有犯
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
每相須臾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
之而無益矣

正法平疏

林俊

嘉靖三年該太監崔文題為分給左理庭詞陪審良善事
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
罪犯無不由之歸案銜謂之親軍何察機密奸細鎮撫司
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交
還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
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未崇以後任遇刑加而職掌仍舊

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格遵無易正舊年
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受惡輒奪付鎮撫文致
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寇繼作
皆 陛下所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
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細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
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徒文有所腐難或
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鉅所告羅
文等涉虛自有及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
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
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况今風靈廟土赤
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有身倚德之日今此
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
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
戒收卽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
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論盜內府財物當輕寬疏

林俊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
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珣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盜書使
盜夫一時侵盜如是當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彼官

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建
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約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
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盜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
乃得送司禮監奏 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
司猶非大盜尚爲失刑今王珣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
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京官太
監亦發海寧王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
况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器外而大囊皆於是乎出不示
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祥盜效尤 國計一空其
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
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爲
國守法豈容恣然以漏大奸乞將王珣盧能等下之有司
明正罪大監張得王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
查究如律庶群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明復讐之義

丘濬

臣按復讐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
變而不失正斯爲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爲
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木爲土所克土必報之木火土
五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
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致相殘殺

非但畏公法亦是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派之不在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違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冤於皦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冤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若弟有父毋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爲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詣公堂豈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

不友兵不同國豈謂爲人子爲人兄若弟爲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天殺吾兄若弟者吾過之必不友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固甚言必殺之以報所讐不但已也辭讐者乃專以爲私報所讐報夫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之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得無不報之讐而亦無讐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重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已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讐者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冤聲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讐之義世不復講至王有唐陳子昂論韋元始因道有報復父讐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宋趙鼎諫按問官朝士凡報仇讐者皆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讐者非謂爲人子若弟者親手刺刃於所讐之人凡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讐也既書其情犯

而告於官而其所傳者或隱蔽或遠近或貧困而報讐之人能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讐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親吾所親之交讐也不分其理之可否爭之故僕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國法為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為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朝廷當明為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為人所殺者除候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讐保即為之讐保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讐如無親屬其隣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關廷徑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為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讐者所在即以上開特協理官鞠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其具其微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賍罪除名而報讐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鞠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讐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讐果保可戮則讐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

死若官吏設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報若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鞠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為伸理則免報讐若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候理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處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悞人知讐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致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讐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題律例事宜

王恕

伏觀大明律內一款抑勒妻妾及乞養女與人通姦者本夫義父不坐並離異歸宗其抑勒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者罪亦如之欽此切昭有等無廉耻之徒抑勒妻妾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計錢使用其妻妾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堅執不從被其逼打不過絕方將情具告法司因見不曾成姦律不該載止坐不應決罪仍令婦人隨住切詳此等婦人思係良家不肯從伊為娼志節貞潔誠為可嘉今既告到官意脫免辱若未曾成姦仍令隨住彼不得志仍前抑勒稍有不從輒加捶楚以此婦人剛強不屈有必至死地柔善軟弱有終被污辱實是敗壞人倫

有傷風化如蒙乞 勅三法司計議合無將今後但係抑勒妻女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雖未成姦取供明白就令婦女離異歸宗若婦女誣告亦依律罪之如此則凶徒不得肆姦而良善庶免汚辱矣

題律例事宜

何喬新

大明律內一款凡屬祖父父母及妻妾屬天之祖父父母父母者並統註云須親告乃坐又一款其祖父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子孫之婦者各勿論欽此竊詳律意蓋謂祖父父母之於孫父母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孫悖戾至於毀罵故坐以絞然恐人誣告致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之親告乃坐者以見他人雖告不坐也近見問刑衙門遇有祖父父母告子孫及子孫之婦罵者不問實贓坐以絞是乃親告即坐非親告乃坐矣使凡親告即坐何以有誣告子孫之律乎凡人之誣告子孫及子孫之婦者多出於愛憎之偏有因後妻之讎而憎前妻之子者有溺愛少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遺產以歸其子者有憎其孫逃及其婦者使親告即坐則雖恭順如薛包幸友如王祥者父母一有誣告將不免於死况其他乎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若祖父父母告子孫及子孫之婦不幸者必須追究得實然後坐罪如律若祖父父母偏私誣告仍

依誣告子孫律擬斷庶無爭 聖朝制律之意而足矣天性之恩矣

申明律意疏

劉玉

刑部湖廣司啓著犯人王保招稱在官昌糾同保等打劫伊父將母姦住用棍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糾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古依卑幼糾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入高響招稱在官強姦糾同響等打劫伊兄強姦預將兄姦住用刀放伊項下劫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響等問擬同居卑幼糾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強姦比依弟姦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第糾他人劫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官四十外人依凡盜為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姦財所結姦屬非他人比其行強姦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為重所以竊盜之罪可破而強姦之罪不可減况劫父劫兄窮兇極

之國父殿兄者輕重何如此者人倫之大要律之時
夫盜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刑請若犯前項盜
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壁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
行復重者計故本家一男一翁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
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為哉恐於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

進平南賊件露布

張翰

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殺潘更姓名胡奎
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此應之道盡成賊國
主潘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祀 朝廷之邊境攻圍

一七

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至義
之憂橫歛剝民家被括賦之害御免歸地將違額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任堅情終而不改擄遺 天朝之使賊

殺故主之孫克其三苗舞法豈容於原有罪淫及側漢兵

必事於前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司旅騰驅馳驅雲

氣而度斗南狼虎匪龍拔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圍之險

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來破竹之勢分逐

竄竄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蚩之屢迅掃於

盤灘困牧賊黨猶熾之然撲殺於嚮江仙似市廛安堵

都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

同追勦者何意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

困虎兇於柙中斬賢倫生湏更延命因駐我師而盡備欲

致波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不突傳賊衆

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挺鎗而往捕臣臣冠

戒行既遠都督柳升督報倭來賊復入於黃江紅悉來於

閩海遣僑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賊午關

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摩兵率舟師而力戰奮勦落

木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壘而血

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展率都指揮柳宗等領

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真我敢遺銳砲雷鉤而

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孽潰散臣臣臣聞報繼至獲到

戰守紅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允徒盡散

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餘賊以寧邊當奮身而

勵衆議借臣旭備御黃江等處臣輔臣臣領馬步官軍倍

道兼進直趨海峽追擒賊酋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潘花府

高江賊衆猶堪慮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蹄分調前

隊官軍勦殺之紅孽業而夷岸奔定子戰爭馳而望風披

靡殲夷賊餓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與吏門軍謁淺

脂火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喜而俄然雲作沛

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一放靈紅過千艘三人力之能

致不待浚河而水合彘奔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 聖德之格天五月十一日其所領六定等衛軍士王崇朝等七人生擒該首黎李慶貴中所領指揮陳欽率文州右衛軍人李係等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其部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登海畔高山生擒賊首黎澄及其子黎柄臣展臣彬等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大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李親并姪黎源君等其胡杜范六才阮芳先阮繼榮等賊之瓜趾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蓮林蒲等賊之心脅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竟有追脅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賊更生揭題懸於荒荒息妖氛於瘴海巨懸等將諸戰獲安南本土交州漢唐僊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僞滿跳梁狙於故智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並於生靈獲赦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縲縛於鐵陌宗族僞官咸生機於麾下數百種離題跋舌之民咸騰毒域幾千里黃道先行之地盡入輿圖後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勞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瓶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實備列別奏

餘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李慶貴等獻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別具奏 聞

分別情罪輕重疏

竊得犯人一名劉吉年五十三歲係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民狀招吉自幼私自尋身投入字府充充者歷陞任永奉有慶慶襲封寧王忠建妄為意生不軌嘗請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分又招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就蓋陽春書院僞號離宮將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甘嵐 先朝禁章龍口舊民葬母俱要謀當其氣又暗置毒謀誣陷 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數每年指收糯米造劍每石折銀二兩過限暗徵訪知先任江西按察使鄭岳要行劾奏就暗令與伊有警副使李嘉陽將跟隨鄭岳門子劉奉送府拷打逼供無名誣私奏陷鄭岳為民慮虞得遂奸計為惡日甚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宣舉奏蒙 閣知捏情具本令參欽等赴京將胡世宣聖旨就前當銀兩鎖送錢重三千兩張雅一千兩嚴懲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按察扶同將胡世宣蒙蔽以奏經陷逮東文軍以後察察愈加恣肆故行羅織擬按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臣長氣隱忍不敢非議又容令吉等招引慣熟武藝竊賊王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

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世
合夥不時出外劫財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謀
舉舉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舉人劉養正等
有才名多讀兵書懷憤差爾宗濠前去招請到府有宸濠
因與議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誓死無降有撥亂之才實
受賞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張高校尉火信林華等合
思宸濠舉事用費浩大多方設計謀爲聚財招納募人投
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計難放官
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充軍多收銀兩置料夫買軍民遭
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二月內有瑞昌王拱樞將置買田地
授獻宸濠加租被佃戶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墓墳宇正
不阿宸濠嗔詎就令陳寶帶火信楊子喬等統衆前去將
墓墳魏志英家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宸
濠見朝廷未立東宮旨賜謀大位差差萬錢等餽錢銀銀
三萬兩賊賢一萬兩詔將長男大哥假以上廟燒香名
題取來足錢寧誠賢賂計允今林華回報許捕 欽賜
王帶金廟寶石關裝蓋各一條抹段十對傳令本府官員
穿紅四十餘日百端不法不得 上聞正德十二年有內
官陳宣劉良脫赴京直奏宸濠不法事件被刑聞知當
將周儀并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仗等武等盡行打死今吉

當本赴京稟奏要將聞順等陷死當送賊賢銀一千兩錢
寧二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檢同聞順等傷發南京
各陵衛充軍宸濠復與張士貴并古等相議當謀天下必
須預戰賊徒當令王登余欽等招著已故賊首交十一閔
念四萬賢一等并平下賊徒各三五百人及四外亡命逆
兵強竊盜賊脫死充軍徒犯與楊清并未獲原犯把勢樂
感等不計其數藏縱丁家山等處今夥內外劫掠新建等
縣民人羅慶三等家并各處庫藏及各客商紅變財貨送
府平分齎解厚結廣西王宮軍糧兵并南贛汀漳峒等欲
圍爲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造作皮甲招藏四方匠
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余欽令伊家人
姚元佐將帶銀兩前往楊州府招召慣熟武藝好漢藥風
張寶每人各受顧銀三兩同到信真地方各訪知係是召
募助逆隨即俱罪逃散時常邀誘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
說即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服必須厚結 朝廷頻煩
言茶并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信不疑及差人打
劫好起兵本年二月內遇家 大皇太后崩逝有少監
唐 因素與宸濠交往情厚營求齎報計可去 聞說
得受宸濠銀三千兩又令古與余欽等招誘逆時王

地名吳城置酒相待回還被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劫去行文撫按拿吳十三等俱怕投托閑念四將原班酒器送還處慶就令吳十三等與閑念四等同行打劫先加厚賞安慰圖致其力彼有豪豪餘許要名求賢識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廣武陵縣舉人甚元亨往見意欲用善開導比因議論甚元亨雖亦回還說有都御史孫錢亦因慶慶為惡日甚遂辭漸覺行具本劾奏俱被設計邀截有畢直改調鎮守浙江處慶要伊預備人馬前來助逆當將銀三千兩金壹一把雙蓋四副并器皿恭莽等物逆行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參隨張送等徐紀等回府傳報 聖駕將巡山東泰安州等處慶慶陰遣秦榮等於大院内張設勾欄搬演雜劇預令李士寶等撰為脫詞差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逆倭尤提誘引四方人心意在煽惑傳聞京師邀請 駕臨因而伏兵圖謀蔡逆畢直前到浙江假以操演軍重為名就各重賞銀兩順邀人心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鎮衙門待時起兵助逆慶慶逆逆彭閣致被科道官將伊謀為不軌事情効奏蒙 欽差顧太監傳附馬類御御史前去有諭查革護衛被錢軍家火林華星夜前去報說前情慶慶自知反謀敗露即召古與在官參奏等官各呈府前慶慶遂脫

稱如今差官勘我府中事情章找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壽日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謝酒就留令各官順起兵彼若不從即行斬首等最大事就定將李士寶擒送國師古等俱僞授大監又說事定李士寶為左丞相加封國公王奉崇書其餘俱陞極品文職王伯等俱極品武職李世英等俱賜馬至十三日鎮守撫按公差并三司等官進府賀壽宴客歡十四早慶慶密令交十一楊清閑念四火信張浩等俱暗藏兇器傍立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處慶即出殿前臺上詐說 太后娘娘有客自着我起兵你各官知大義否有都御史孫錢回說既有客官請看又問副使許遂如何本官回說只有一點赤心宸慶慈說殺這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當將孫彭閣史許副使押出在於惠民門內殺害仍將各首懸掛城上以挾衆心本布政司參議黃宏鄉官即中塗文祥俱被綁送儀衛司等處監禁處慶當差余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喻才去布政司庫鑄去南昌縣儀賓強文盛去按察司典膳胡王去南昌府典儀李章去新建縣各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按察司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六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

府內募立資人召崇室及內外官員進府
你各人務要盡心贊助事定之後崇室加
陸員各隨同衙門並處安文令俞欽等特都布按三司
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盡行放出又將知府鄭繼宋以
方取入儀衛司監禁隨令處置修黃缸六隻及廢官民紅
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押往南京應城縣江紅最令吉
與陳賢王春等預程各處應城父子手一千餘人果得臨
時緊穿操紅有蒙十一閣念四吳十三楊清在傍說處
但放心南京城池只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展慶大官官賞
銀一百兩就令交十一統領凌十九等各賊兵二千餘人
號五千楊清統領原招各處善射二千餘人號四千五百
就將處得官民紅三百餘隻裝載號稱光鋒與同余欽萬
脫孫隆龍傳帶領千余前去攻打九江南康又差龍脫陳
賢葛江率領何堂前去竟城地方截獲機紅差金大用前
去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
幹將過省城宸濠聞知即差喻才領兵六百餘人裝作機
兵屯伏地名生米觀遠截王都御史行至豐城縣地方聞
案即行回還奔赴吉安府住劄時宸濠發遣事情具奏
督同該府知府伍文定等及通行所備并陳省分府縣兵
起義兵前來征剿十六日劉安正引帶師生王儲到省宸

濠逃出南門迎接入府拜授軍師許事定陸左丞相加
封討逆國公王儲重加陸實劉養正又寫書招致門生新
途生員劉子達蔡雲余欽等數率眾兵將南康九江二
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龍龍係孫隆及于金曹兵占據余欽
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安慶又差陳
賢等在湖口等處攔得河船三百餘隻實瑞攔得船六百
餘隻回省編甲完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監蔡議黃
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
劉養正王儲王卷計議布撒天下誑惑人心劉養正李士
實就行操造偽檄及安民偽榜專一指斥乘輿放免稅役
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
明已卯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咨行天下諸司諭降
又曾差蔡政率眾會往王都御史并廣東等處行至吉安
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該地方巡檢拿獲送至王都御史
處將原押校尉殺訖繳榜公文燒燬李欽等各收候監禁
二十三等日宸濠遣兵備祭 旌幟開王廟教場三處又
偽制吉提督軍務及將蔡政王綸加參贊軍務往教場閱
兵次處傳祭 天地祖宗及遣郡王拱樞等祭告山川城
隍等神并西山青嶺等六處墳墓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
軍校編爲一百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派令都指

千百戶等官分投提調執旗領兵分投看守城門王雲
承芳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王
府門殿倉庫蕭牆等項每軍各賞米一石將銀分送吳辰
胡謙劉斐許效麻楊璋賀銳唐錦師襄蕭鵬鳳各一百
五十兩程果王嘯各一百兩經歷尹鵬知事張謝照廖雷
雲各十兩馬驥許馬吉王紀各一百三十兩又分送宗
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匹隨行同謀各將軍及各官
不同將萬銳取回偽初鎮守江西宜春縣國三將軍劉錦
八位俱守城牆宸瀾俱守王門林福吳清等看守青嵐等
城墻七月初一日宸瀾帶領官眷人等又與前撥管明
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船宸瀾祭江又令吉與王綸拔
船盈甲隨待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日到於地名黃石磯
家因見余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克畢員聞知宸瀾起
幸四散差人捏稱宸瀾差太子來取浙江傳報各處動搖
人心本月十三日假以進表為名俱赴各城門鑰匙約令
三府衛等官於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鎮行禮更役乘
機起兵助迎致被巡按張御史并各官知覺隨即點
兵官軍嚴加防備畢員俱怕不曾起幸十四日羅朝從宋
鉞領通鎮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銳差人報說三都御史官
兵來攻省城宸瀾慮恐破其巢穴又且安慶久攻不克心

要緊與李士賓等謀要退江西省城令衆開船回行間
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鄭繼宋以方亦
各乘機脫走王都御史督令哨官兵於二十日四更時
分前攻省城攻圍彼拱萬統陸程等督賊拒守被官兵奮
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惡黨入衆宸瀾等官眷亦畏俱自
投誠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撫定良善及拿獲拱
擒鯢鎮陸程萬銳等并官人劉氏等及宸瀾子三哥四哥
各祭布政司等處拘監其先彼居晉布政司等官胡濬等
亦各於王都御史處投見省候二十二日吳欽周俊徐銳
各即逃散吳欽當於王都御史處投首宸瀾與吉等回至
王東渡因閉省城已破就使駐劄節使王都御史分佈官
兵攻敗至二十六日將宸瀾并官與李士賓等各先後擒
獲其賊船被火焚燒并官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潰
者不計其數蒙江西等處撫按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
欽差太監總兵張求等各先後將方伯等緝獲楊成馮春
各將彼等各項情由於王都御史處報告 欽依着三法
司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文積萬桂等通行查取前來
會問前情明白審得吉與徐欽統共四十八名俱係與
宸瀾共謀及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法允當
應該依律緣坐家口將沒財產分爲第一等丁綱何鍾工

副毛璘等俱係臨時順從及逆處以極刑於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相應罪止其身免其緣坐末口藉交叶產分爲第二等徐芳傳明等一十五名俱係該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適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爲第三等除畢真王倫等及兵行間擬外將王等取問罪犯余欽等一百四十五名各招同夥出招內見間愛連處死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等第議擬於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辦理議得劉吉等所犯劉吉余欽等二十七名俱依謀反但具謀者不分首從律皆交連處死吳江徐芳朱煜等三十名俱合比依

三十九

三十九

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泰賢等三十二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十五以下律以上律皆斬俱失不待時丁亥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下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緣文四等二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米廣等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審俱無力昭倒送順天府遞解各回原籍官司查驗衝突驛遞各照徒年限擺站滿日交看役家贖任

獻俘疏

臣等會同得犯人一名趙鳳子即前錄花係順天府霸州

文安縣人正德五年以來有文賊首令余死劉六楊虎射傷海死劉七已故死齊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即劉患病故刑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立旗號借稱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虜人民姦淫婦女搶掠財畜敵殺官軍阻截報運其謀及逆日漸發衆有公士賈能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年七月十五日有獲逆仲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約有一萬餘人合夥爲盜攻劫文安縣治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大各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步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干然後過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

四十一

四十一

賢爲名須要下箇毒手入變縣順若不從的遂州破州遂縣滅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着你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官貴那不是好等語賊衆聽允就任在本縣起干攻破大成青縣等處城池殺傷官民燒劫房屋及分差哨馬四散擄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等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內劉七復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爲強盜賊今已處決張玄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擄擄名各領賊多寡不等賈能郭漢來稜孫王各借稱大王朱傳信結大王領賊一千餘人賊衆就將傳頭朱千戶名日與隨

文宣等隨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其謀反逆攻破襄陽縣有
知縣段象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切州縣
縣城等處回到長安屯聚數日復往東行攻切青縣
海州等處燒劫糧船鏖與劉東劉資利老虎董仲義等
共推楊虎為主僭稱大王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燒
毀糧船殺擄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將東光縣
領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等德州
往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鏖等亦回署伴許若 朝廷放
赦我等亦願解散前到南宮縣等縣屠殺官民劉三虜
得在官小趙氏為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嘉州地名朱
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
人鏖等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都司率領指
揮趙文等官軍截殺被鏖等殺死官軍七十餘人拿住趙
文次日釋放鏖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兵李奎墮
前來討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二百餘副鏖衣
一件楊虎將鏖衣沿途穿看及將在官崔氏即楊妻鏖指
估為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充縣等府并所屬東平高唐
濟寧海曹等州青城樂陵在平等縣攻劫燒擄鏖過泰縣
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中豪氣吐虹蜺蒲懷血淚
洒離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迎坐班子釣

嘉善平欺敵將虎擒羊鏖等六合誰敢捕惟愿 君恩似
海深程我寧家萬事足又到汾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李
陽王隆各隨當沿途討殺人民財物婦孺女不計其數彥
名等南行到於地名裴子岩夜合太監等處當遇副總
兵等官軍殺死夥賊有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被
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鏖等又攻破靈山
等衛日照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
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名鏖等又擄得婦
孺陳回兒劉三擄得路氏各在營姦姦初二日過河拿得
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當聲縣當有知縣陳伯安領兵對
敵不過鏖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
朋帶至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
伯安不跪劉惠頃座是鏖勒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攻城夏
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處城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
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擄馬騾人財當被李備萬全都司
官軍追至毫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丞指揮領軍一千僧
兵三百前來截殺鏖等迎敵殺死傷兵七十餘人去到地
名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口有泰縣致仕知府張什同不知
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自備馬匹假金寶蓋四副銀寶蓋
十副段二疋前到沈邱縣當遇劉惠頃等元攻本縣

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允錢與劉惠自稱元帥并發放賊夥俱稱大王楊傑韓信等分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偽受都指揮等官置立五色旌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虎賁三千百抵對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友偽授中城兵馬都指揮提督金月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軍錢合用器物修理橋樑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遇侯者軍法從事俱并進錯等字樣各衙門迎接又攻襄城縣未破本縣縣銀二千兩馬二十疋送與劉惠接收不與殺人當就分出其賈見兒一校人馬復回舞陽確山真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靜營去訖錢同劉資攻圍鉅州五日退攻郊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匹不曾殺人又攻破寶豐縣劉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陰陽生并生員執招撫黃榜前來錢等當寫乞恩辭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群奸在朝舞弄神詭亂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皇上聖鑒精神獨斷千中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群奸等語與生員會同當日縣賊見榜逃散者百十餘人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都來辛指揮任御史督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都司任御史并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民房屋燒

劫一空正德七年正月初六日錢等聞知南陽防守嚴由小路徑去唐縣西關下營縣所官軍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錢等每日攻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銅寨鎮地方割管官軍不勝回還錢等香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點關錢與劉資差察人馬前去襄陽縣城安陽府新野等州縣四散劫城池殺虜鄉民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芳名屬文宣等在於陳縣地方被劉曜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錢又差探得湖廣撫治都堂太監秦調漢土官軍將到於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任割燒劫森據及劫得焦南老家牌衣王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俟散各賊穿用又往固始潁州永寧鎮地方割管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及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掠馬逃散者不計其數錢等因被殺敗追急將前進軍馬文冊棄失無存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晝夜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搶擄人馬復回南城等縣該道郭金等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泊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

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山水泛漲追趕渡河不及
溺斃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影賊
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香四月十三日案錄曰金
李源等督發漢土官軍擒獲二百餘人殺收奔散賊徒三
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劫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
柏縣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
斬獲首級馬器餘賊於十八日又往泌陽縣亦被知縣劉
機將趙喜等擒獲斬首首級馬器餘賊仍往固始縣復到
光州過商城光山等縣被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分投竄
入湖廣河南界龍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會事王玟領
兵將趙璠趙錫張仲威劉昇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
同起獲劉惠劉資招賊衆萬餘於四月二十六日前到應
山縣創營免事郭詔督同領左哨官軍於二即破廣水店
獲賊徒首級一百餘名糧運逐緣落木死一千餘人
本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七齊名龐大巨
從到香河寶坻王田等處地方教劫入財入在武清縣
八里庄與參將王果對敵將王果殺死又到東馬園地名
將劉都堂手下千第兵殺死不計名數五月初三日有賊
於四月九號敗隊馬赴仍據兵處校降本月初五日有賊行
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軍大恩恩恩恩

計逼令未獲僧人真安將錢指髮割藏伊度際在身將
那本道等分付各散逃命有武昌衛軍人趙成同第趙宗
於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府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
方九十三里坡撞經遇見疑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
參院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
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比趙成趙宗又
約郭食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從路趕趕趕見疑同
劉朝見到於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護衛軍人
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叫報地方一面將錢橋綁本月二
十九日劉六并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扶水淹死
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徑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
一千餘日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
下水淹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數多
本年七月內劉七與龐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
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孫王
與劉七一同搶船要行逃走官軍砍射緊急劉七落水身
死齊名被官軍殺死劉取首級將龐三組趙氏丁氏郭
氏後捉獲曾龍孫王浮水上岸又與丁成擒得魚船逃至
山東膠州海口岸停到於安丘縣王亦亦得魚船逃至
地名丁溪場孫廣逃至直隸通州各先後被獲案本州

榜劉七首級于可界送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擒得小船
往蘇州等處到於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傑送至穆
府關被牛金事捉獲米倉走至比直隸州從河南逃回
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清州官軍捉獲米倉將劉七及龐
父宣等并劉七齊名首級各檻解到京奏奉 欽依會
問多官打問前情明白及查得監督提督等官奏稱楊寡
婦的係楊虎標侄為妻劉惠自代領其喪收養本婦在管
原無別枝人馬止是別夥賊徒倡名為亂是實除將劉七
等首級遵奉 欽依梟掛曉示外將劉等取問罪犯

一議得趙鏐等所犯趙鏐趙璠趙鏞等二十三名俱合依
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斬凌遲處死决不待時祖
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之子
不限籍之同異年六十以上不論貧疾廢疾皆斬其十五
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功臣之家為奴財
產入官楊寡婦比依家謀反妻律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
俱依謀反妻律張幼女依謀反女律給功臣之家為奴路
氏小趙氏何氏丁氏郭氏大趙氏龐三姐俱是被誘婦女
各查該家參照反賊趙鏐等三十五名怙恃真頑悖逆
天道深犯無將之戒共為不軌之謀趙鏐與已死劉六等
倡亂階趙鏐龐父宣等助成虐焰大者僭稱王號小者

分授偽官糾合十餘萬之賊徒攻取阜廳之城兵經
房財庫獄所過無遺殺擄官吏軍民不計其數極處
腥穢窮瘁劉之更處震動京師阻絕糧運沅毒通於六省
延蔓已踰二年罪惡貫盈神人憤怒今既擒獲宜加族誅
內陳諭云滾馬而出官軍降實因等敗而希圖苟免死
傷極多出其手論情罪亦在在無原及照楊某婦雖不領
賊衆而充惡未行但處處張等而名稱已著止坐為奴之
律尚有未盡之辜所逃趙鏐等押赴市曹會官處決仍將
各犯并劉七齊名首級竿之藁衙及將問過招罪處決
圖形榜示天下庶有以彰國法於今日垂大戒於將來

誅大逆以彰 天討

一名劉璠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司禮
監今降奉御自幼淨身是奉年間選入 皇城乾清宮各
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蒙政司禮監辦事
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理要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虐
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廢職 朝廷將各衙門大小
官員事務皆告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
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違委奉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
從提督官事告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
不遠天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

張正德三年六月內 欽差令瑄本監軍印管事瑄因私勢重大益無忌憚內外百僚一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閣相干往往袖回私宅專與孫應張文昇擅爲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瑄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點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各處鎮守太監總兵巡撫副總兵等官但由門下出身者不拘貪汙老疾一應存留此外雖有知算庫鈐亦就罷黜添設巡監巡捕查察等官暨樓天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 朝覲公差鎮巡等官俱要餉送少不滿意即令校尉搜訪小過羅織重罪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先朝革去護衛瑄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後該又將王帶二條送與寧府及差來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激變地方科歛剝削銀兩饋送銀萬入已以至地方民窮盜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瑄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稱堯姪劉二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張大及聞市井軍民號稱瑄爲站的皇帝輒起異心要得謀爲不軌遂令心腹買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副私假寶印一顆今兩廣大監蔡昭濟牛寶造弓弩五百餘張匿藏私

宅瑄待時起手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關要得乘便使用擅差大理寺少卿周東等前往遼東草草奪虎大覺起科以致人心不堪地方激變遼東編義二城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在交賄何錦謀同革職等語將瑄激變罪惡刊印告示榜文各處張掛動搖人心謀立宜鑄爲主殺死鎮守等官察隱不行奏 聞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朝廷得知寧夏父叛頑 詔天下慰安人心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捕獲瑄聞知寧夏平復就視焉 旨意諱緘已功本身既加添祿米又將九劉昇祥趙陞都督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僞將瑄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家金送錦衣衛鎮撫司監候臨於瑄家搜出前項假寶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金銀數百餘兩寶貨不計其數料道等官僞將瑄各項事情條陳奏奉 欽依將瑄等拿在 午門前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多會逐一追問前情奉旨是實恭昭犯人劉瑄本以陰邪謬膺重托盜竊政柄擅弄威權擅斥忠良援引奸黨冒爵視道且爲進退刑罰任旨惡爲重輕歸咎積如山人命等知某亦專權亂政於今五年盡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惡貫盈今 祖宗百餘年之元氣斷喪無遺 國家億萬載之紀綱幾亂殆盡自應已

往之罪已負滔天而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僞造寶印而
又狀已形私蓄甲兵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置諸法極
刑伏望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 天討即將劉瑾押送市
曹明加顯戮豈容自示赦仍將本犯招情并處失屍形圖
榜示天下以爲臣子萬世不忠之戒

題會問劉東山等朝疏

題爲申國讎毒魔 聖旨長舒奏應覆奏臣謀忠性命
口親乞 天恩詳究謀陷杜邪除 國恩保安 聖躬
辨明冤枉急救全宗生命等事會問得犯人一名劉東山
年三十三歲係山東臨清衛中左所千戶劉東洋下食餘

臣等謹將劉東山等朝疏

王三

狀招已故張鶴齡并見監張廷齡俱蒙 先朝恩寵各受
封爵張鶴齡累封昌國公張廷齡累封建昌侯俱二次頒
給鈐券及券在等項節次食祿奏計數多收橫花利銀而
又廣置田產以至家業大感虧空過度縱恣妄爲盜收無
藉棍徒見監張鶴齡等在家使用張廷齡尤肆于犯進手多
端致死人命正德十四年間江西處置謀文詐說太后姪
姪有密旨着我起兵等語該已處決犯人馬真具招招在刑
部江西司卷內原據係詐說今刊行後恐誤謬作詐云
本別載已處決犯人劉吉招用亦稱詐說與馬真等招用
同先年有已故內官施雲楊銀谷王等各出銀兩於崇文

門外起蓋小寺一所名稱吉祥內置有龍椅佛爐等物
硃紅描金卓椅等項俱具嘉靖二年間有伏牛山未
聲譽係陝西單夏人不合前來投主本寺名爲煥慶
人心前罪過蒙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赦宥訖本寺
在官原給度牒僧人圓福則越其在寺住持伊不合仍
硃紅描金需用聚集僧衆多數前罪過蒙嘉靖十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 赦宥伊不合不行首正本年九月內張

該多官會議題奉 欽依將伊行坦頭依故殺斬罪監候
聽失張鶴齡降旨南京錦衣衛提押王廷張廷齡在臣又
採擬經傳中當罰不明言語語成一紙標稱君道不明當
罰續事奉候都察院比擬寫父絞罪仍從罪昭依原議斬
罪監候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有不在官原係秀逸不在
官中見人劉瑾等將住宅一所計地六十畝作價銀六百

臣等謹將劉東山等朝疏

王三

西寶與未到劉瑾衣衛指撞同知掌鎮撫司車 羅裕下不在
官中見人劉瑾等將住宅一所計地六十畝作價銀六百
振于雲海王文正劉琦馮錦并先已問結今行提未到班
明董至等俱係無籍姦徒實爲本詞互相結黨專一在京
挾詐人財爲生因張鶴齡兄弟各積有財物見張廷齡平
素惡忌又未處矣易爲生詞詐取陳大紳不合惶稱尤在

錦衣衛今奉 欽依調發南京內官趙權并該衛行提未
到內官楊天祐各向張鶴齡傳說 聖躬疾重也是不久
身放心若是 賞與世祿將 恭養獻皇帝廟號
開 四外都拆了定將張學欽交還等語張鶴齡與手加
額仰天祝願稱說見今 天子病重 天子早崩正應慈
星三見五星聚室群星墜落天數昭然歡喜不盡置酒官
待將金鑲寶石條環二副銀二百兩酬謝楊天祐將金鑲
寶石條環二副銀五百兩酬謝趙權俱交指先在錦衣衛
奉 欽依釋放張鶴齡男張宗說張宗稱張宗說男張
珪并沐氏王氏鄭氏及該衛行提未到周吳爲証又捏稱
張鶴齡懼怕抄沒將 仁壽宮交出傳 國王印一顆珠
紅鍍金并降蒼龍匣一箇銀金龍鑲嵌事件俱全又將
金鑲寶石珍珠賄賂黃綾軟鞋寶帶二箇明珠穿就龍鳳
帳幔走水一副今故家人趙權逃近發南京今故內
官王政并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調發南京內官李勤
校校及將盜出金鑲寶石珍珠賄賂條環并首飾各
一副銀子二把今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家人張
劍李義權送王政并楊天祐接收又捏稱張鶴齡商串趙
權等轉盜 內帑寶物無蹤 九重消息等項盡詞其本
赴通政使司投進有本違式退出陳大綱得奏俱不實

慮恐有罪不會再奏不合將原本仍暫存在家嘉靖十三
年十月內班明捏稱在官親署官原給度牒道士金正德
傳說張鶴齡交通 益府又捏稱本官未到道士薛淵下
在官第薛正道著符咒水壓鎮帝星等項虛詞與同子雲
鶴各行具本奏行錦衣衛差人前往南京行提張鶴齡并
拏金正德等俱送鎮撫司問理張鶴齡被累在監身死該
司審得班明等所奏俱係誣捏題奉 欽依開送本部四
川司問擬班明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
人絞罪仍照可矜事例奏 請錄充軍于雲陽減等徒罪
通回原籍浙江餘姚縣去訖被將金正德詳請在鎮撫司
監內各不合商同潛攜小帖一紙內稱上覆說先王向三
日討內裏話說出來你每放心官裏尙改說與賣房屋使
用等語放在飯碗內要行打出當被校尉陳林搜出朕同
東山并劉珩看畢隨該看監百戶賈綱將帖呈送翟裕并
本司理刑今陞指揮倪冕翟裕等止將帖收藏各不合
失於嚴治趙其陳大綱金正德并翟裕等前罪俱歸家本
年十一月初六日并閏十二月十二日 赦宥乾嘉靖十
六年正月內東山不合將銀三兩向已問結今奉 欽依
釋放樂婦龐氏因妾因而妾占不容龐氏別與賈奴至三
月內東山要買龐氏爲妾不合出同已問結妻兄徐鑑及

在官軍宗亦不合將從麗氏已開結令奉 欽依釋放母
費氏嚇說伊今故父麗氏係是充軍人犯若不將麗氏與
我爲妾明日日本內帶駕一筆累你一家致死等語軍宗用
言和勸許與銀一百五十兩後東山止將低銀二十兩並
與費氏接收東山就不合將麗氏釋放來家奉 欽依東
山又不合遣禁賣買各色雜花段林各色院比甲大紅紗
裙各一件大紅段被錦被各一床金滿冠金花各一件金
蝴蝶金蟬金花各一對金耳環一双金東頂六箇珍珠襖
一箇并藍段裙一件俱與麗氏穿用又遺金寶氏買辦各
色紗段綢絹衣服共三十六件金銀首飾一十一件墨漆

欽依宗說偷盜軍宗等項在情又將王政宗詳具

五十五

廟三隻使女一口俱與麗氏陪嫁東山不合傷勢窮窮
改用本月內張鶴齡見監收張福生蘇許張宗說銀兩又
將張鶴齡張宗說惡罵事發本部廣取司問擬發福生奴
罵家長絞罪監候本年五月內有南京司容將在官民人
王元胡元并胡只在官舅胡淮及未到男胡學各因暗曉
里令全不合越關來京與人算命查錢度日本月內張觀
依德宗問發今在官倪仲寅教唆捏稱張延齡不在官家
人張鶴齡阻 聖上及捏稱張延齡胡半費什雙鎖又捏
稱張宗說偷盜軍宗等項在情又將王政宗詳具 奏行
錦衣衛差委官校前往南京行捉王政問有無他情東山

不在官太監家稱向在官選刑千戶孫綱問說在外享人
不無差族校訪看孫綱回說上年望張鶴齡之時曾差族
校訪看孫綱多福差在官小旗張重前去訪看該衛差去官校
將王政行提來京并一應人犯俱金送鎮撫司審處題奉
欽依將王政并胡洋等釋放張觀問擬比依奴婢罵家長
與子孫罪同但議絞罪倪仲寅照例充軍張觀隨經會審
亦蒙奏發充軍俱送兵部定衛尚未發遣比王政出監患
病留住隆禧寺調理有伊在官家人王智不合將伊白王
珍瓏條環一副偷匿入已送與劉奇寄收伊今未到兄劉
珍轉逃與于良臣不在官妾周氏收下王政因經鞫懼怕

欽依宗說偷盜軍宗等項在情又將王政宗詳具

五十六

別有事端要得在官同家內官張儒昭當將某王三塊重
四十五斤金扁寶名珍珠鈎子一把送與張儒伊不合接
受王政於本年七月十三日病故有伊名下在官內官陳
仲將王政遺銀一十五兩付與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
依僧人謹郭藏十念經追薦陳仲慮小人撲亂不合假
託多福代爲念經張儒不合潛到寺中上香隨即回訖孫
劉等銀五兩作爲香結錢送與陳仲接授陳仲又將銀轉
付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僧人覺來貞常一併念
經以致各僧將麥福孫綱姓名填寫卷意疏上麥福不知
王政病故情實是在官小旗林阜即林蘭子張重前赴南

京訪看有無私自潛回南京情弊本月內董至爲罰去已
結案婦韓王兒等及搶奪并嚇詐已間結報政王果等
財物事發本部山西司問擬減等徒罪遞回原籍浙江鄞
縣去訖本年八月內于雲鶴不合越關仍來京居住本月
內有先問結不在官浙江山陰縣胡警議與今故陳得爲
前利事情許告巡視中城御史李先處批准轉送本部河
南司問擬胡警議等杖罪發落說有在官御史陳謙原
籍係是福建該都察院差巡視東城本月內署先在錦衣
衛已省發該裁爲用財禮銀二十四兩要到先在錦衣
衛已省發該進隆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女桂氏
爲妾本年九月內先問結今在官楊九齡爲詐取不見官
王忠銀兩事發本部浙江司問擬比例充軍未曾發遣本
月內東山因不在官第劉東魯同居要得將伊逐出不合
用言毀罵及因爭前追射不着前劉牆上壁回致將先在
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母舅沈寬即沈雲左擊射傷血
出東山跑走次日歸同在官教師李見回家東山不合係
關李見又不合朋援以致在官父劉牧憤怒將沈雲扶出
在街喊叫當被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火大王劉
錦內東山惧怕逃走外出劉牧仍又具狀在東山將伊
絞罵及用箭射等項虐情言赴陳謙處陳公該在官

馬錢瑞添挑徐鎮等一千人證到官究出東山逞買龐氏
情比錢瑞就不合失將劉牧原省東山事情詳審處實
照依告詞一併取供呈送本司將徐鎮等俱擬杖罪龐氏
因該院照舊當差劉牧遞回山東原籍差役原籍違禁
物件并財禮銀俱追收入官賀氏原陪嫁衣飾等物并使
女俱給付領回取領附卷說東山與妻見各不合俱罪脫
逃不行出官劉牧因東山事有干對未曾違發陳謙差兵
差人役將東山等緝獲本年十一月內東山并李見俱被
架獲呈送陳謙處責審問伊不合憑信不知名番子訪事
揭帖并不在官殷堂訴詞將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
放周貴原還東山銀一百四十五兩混作嚇詐銀批城
取供并追前銀一併備送本司監問問劉牧方纔具狀訴
稱東山原無毀罵等項情由情恩息詞告赴本司一併查
審問理因提人証不齊未曾歸結東山慮恐重罪不見又
恐各人累次造捏官禁事情將罪歸張宗說等具奏每各
詐財得利又欲將陳謙錢瑞等一併報害得陳大紳原
有前項未進未調明却本內所奏越獲傳說 聖府沉重
也是不又等項干係 官禁事情俱係妄捏不合故違
靖十三年刑部題 准凡姦徒結黨擾害本狀奉旨安插
官杜親案事情爲辭誣害平人道不分首從俱枷號三箇

月發傳過衛克軍事例東山令不在官妻徐氏向陳大紳
計前本奏進及轉要大紳同于良臣劉琦于雲鶴馮錦
麗永洪郭文振王文正說知要伊等俱隨後同詞陸續各
奏陳大紳與于良臣等亦不合故違前例俱各許允東山
要行捏爲本詞因見後盤錄內開載屢次詐說太后密
旨着我起兵言語輕捏稱張延齡昔年結連張謙謀反又
捏稱張軌班明陳大紳等所奏張延齡夫妻父子親戚廣
鎮聖母皇上寧事俱有實跡又捏稱錢珊元與龐氏
有姦後東山姦娶龐氏爲妾錢珊爭奪成讎密買貨氏來
家唆誘龐氏計欲脫身仍與錢珊往來又捏稱先在錦衣
衛今奉 欽依釋放崔氏并張延齡男張宗儉大用賄賂
賈通陳讓將父劉政告詞即批錢珊問理取供衆送法司
又將陳讓取妾杜氏一節捏稱係張宗儉重賄聚買作爲
誦禮又捏稱要得保安 聖躬今及中姦謀害後無異昔
年曹祖又不思胡賢讓與陳讓原不同省及胡賢讓止在
中城告理並不曾經由東城報捏稱陳讓伊是胡賢讓親
戚滋受伊利債詞狀刑逼陳得自刎又因與先在錦衣衛
今奉 欽依釋放房順一節劉三即劉泰劉靈話福并不
在官潘銳俱平昔有確捏稱但係潘于與先在錦衣衛今
奉 欽依釋放潘于楊欽劉欽并不在官王親俱聽憑

議將東山家屬放行提拿又捏稱陳讓招令無干讎黨楊
九齡誣告等項產情俱係賄賂本封進等因通行具本陳大
紳亦將原本與東山本詞同封就與徐氏同到通政司投
進二本各俱奉 欽依將奏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巡
鎮撫司打問問緣家 聖諭敕下掌衛事王都指揮等與
翟裕等會同問理于良臣劉琦劉璋王智馮錦等在官張
爵張欽劉濟在外因東山姦娶得行就各不合乘機串同
嚇詐張儀先在錦衣衛已着家人張六表忠即李忠朱
全申三劉廷貴銀共四千九百三兩于良臣分得九百三
兩劉琦二千兩劉璋六百五十兩張欽四百兩張爵二百
兩劉濟五十兩王智七百兩各入已在官朱鎮俱知因龐
未洪亦不合捏稱張宗說張宗良張宗儉張理各造意今
董祿豐造草人壓魁又捏稱董祿推泰并先在錦衣衛今
奉 欽依釋放宣靈廟道士朱宗于蒲廟設醮書符呪水
圖爲厭鎮張宗說今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男張
吳并家人馮良張恕各同朱宗王禮拜又安稱要將張宗
說親不在官遂安伯陳德西監侯朱良臣并先在錦衣衛
今奉 欽依釋放京山侯崔元各罷其兵權及安稱東山
陳大紳等所奏官林事情俱各得官等項產詞具本奏
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提挈打問逮于伯等三員

待問明矣 請劉琦與于良臣各不入商說我母奉本必
須奏着張家方纔准行 劉琦太監麥福駙馬相元等方肯
出錢我和你大家尋箇富貴也不打緊等語 劉琦主使于
良臣自己畫出白然小圖一張約方六七寸上畫女人形
像并畫與二箇在下不合捏作咒魔圖像亦又不合就行
商同具本捏稱嘉靖十二年王政在官內官劉擊案今
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蕭王王政照大將黃邪術
咒魔圖像緣係將燒天文無名殿內官同達王智見付原
像上有篆文約五十餘張又捏稱王政因張觀奏提來京
時邀受福於五更時分到陰羅等不知客言何事妄指陳
仲覺來并不在官蕭黃及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
麥福為証又將王政原送張倫來主劉子捏稱係張登
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男張宗良賄謀王政在
於 仁壽宮查出送與麥福來討 皇上飲食多寡及安
否消息妄指王智董釋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
麥王氏并家人王倫為証又因前項齊竟跪上有麥福孫
嗣訂名又捏稱王政因托麥福久住京師不知所謀何事
孫綱因王政交通大賄今竟未具當代為念經但妄指張
劉擊主保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來為証為
又捏稱京山侯崔元華大肆交結實錄實新并任官求

城兵馬孫姜給為羽翼又捏稱麥福心懷二意又捏稱王
政淫發南京各森園說彼時街童頗多及奏稱劉擊同在
官內官襲平劉相李朝及該衛行提未到段保啓奏
仁壽宮寄出銀一千兩各要打出行轉與王政前去南京以
為祈禱之資途遇本官該衛行提未到內官王恭挾奪劉
相腰帶圓寶八錠重四百兩劉相硬抵不從王恭挾奪劉
腿足打傷懼怕劉擊等謀害逃指 欽錄簿可查及奏
稱王政存日同劉擊股係魏平李朝并在官暢保陸續盜
出 仁壽宮被災燒燬金珠環鑲指臂紅寶石計四
萬有余俱係伊與劉擊魏平王祿并在官幸堂煉銷成錠
節次數目伊有帳存照指王祿未到母馬氏及在官秋香
張祚為証又因麥福曾差張登訪提王政事情奏稱
孫綱私差旗校竊護王政到京又因麥福曾差林福張登
訪看王政病故事情奏稱王祿因王政歷年盜出 仁壽
宮違禁金寶及歷年違威盜跡保在南京賄通孫綱私差
旗校撥取等因馬其本詞劉琦將前圖袖單在于 長安
左門撞遇宋鎮復同回至千步廊劉琦同宋鎮說稱我有
職人畫了箇圖兒妙不可言此處人眼衆多我和你同去
西邊朝 無人空處商量二人同到朝房劉琦將圖呈奏
本展開向宋鎮 宋鎮是好宋鎮問說這人志

下面兩魚兒，要他怎的劉琦回說：「你不知道此謂推草圖也。」說罷，又將圖袖與馬錦觀看，言說：「此是推草圖。」馬錦不合說：「這圖雖妙，我再在本內添上二字，一候好了，劉琦就向馬錦討要。」馬錦不合用筆寫上「履星」二字。名曰「推草履星圖」，各說：「是好。」于良臣出名將本赴通政司投進。本內開稱：「推草履星圖伏候封進。」及兵部東山與陳大紳所奏，官燕惠情各得實等項，虛詞奏奉。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崔元等者，錦衣衛提挈打問，差福暫且不提，亦待問明奏。請郭文振不合捏稱張鶴齡、張宗說等假傳聖旨并張娘娘官屬喜出銀兩不下數萬起蓋祥吉寺歇字週圍廟房樹立大碑名開張鶴齡、張延齡姓名在上，招集僧侶等七八百人，又捏稱趙其代伊麗鎮誣詆謀單內官時常往來寺中，日費銀七八十兩，俱係張宗說并老娘娘等宮供送。又捏稱張宗說前同崔元聚令馮良并張鶴齡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家人李彥賢、李倫、常山、趙文達、王相、李祐及不在官李鳳、常林將伊哄到李鳳家送銀一百四十兩買宋代爲出首。又捏稱李鳳等將伊哄至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婦馬五兒、袁英、趙王兒、彭記、周張寶具、張老姑等家，各欲又妄稱東山與陳大紳等所奏，官燕惠情俱各得

實等項，虛詞具奏奉。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提挈打問于雲鶴亦不合捏稱已開結不在官張欽臣、伊厲本要奏張宗說供給邪術道士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一智井金正德謀罵帝星張宗說、張宗說、張欽用財買免差指不在官張士元爲証又捏稱張宗說今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回家張蘭送銀一千五百兩與倪撫君安指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陳翼并不在官張朝爲証又捏稱崔秀績送銀兩不知其數又因崔秀先年曾將庄地賣與崔喜說捏稱崔秀實與崔裕庄地一所值銀千數余兩又因先在四川司爲事，怪本司員外錢糧係是同鄉不與回說捏稱張宗說今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崔坤邀請錢員外到崔元宅內飲酒，餽送銀五百兩安指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金法併不在官張興爲証又捏稱張宗說令張劍張德實保送伊銀二千兩安指劉井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楊氏朱氏并不在官宋氏新怒爲証又捏稱張宗說、張家人崔秀張蘭并先在錦衣衛全奉。欽依。釋放。張和錦吳直及不在官張華劉進馬漢等在外布財打點又陳大紳原藏碎段旂角二塊捏作張宗說燒毀旂角他角又妄稱陳山與陳大紳等所奏，官燕惠情俱各得

等項產詞及將金正德在鎮撫司監駕出小帖事情具
本奏奉 欽依着錦衣衛上緊會問王文政亦不准控稱
張延齡恃逞金銀數多在往冒脫重罪又捏稱張宗說因
陳璘與雲鶴并先在錦衣衛奉 欽依釋放余迴及見
奉 欽依揆奉劉宗先會奏行都察院用家人董祿用
銀買免招虐又妄稱東山與大紳等所奏 官禁事情俱
各得實等項產詞及將余迴并行提未到班明妻王氏牽
連具本奏奉 欽依又將蔡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提拿
打問陳讓亦將伊被誣事情具本辨明奏行該衛併審該
衛節經題奉 欽依將東山及陳大紳原奏有名楊天祐
周氏班明董至王文政內奏有各李氏于良臣奏內有名
王祿俱行提又王文政奏內有名劉琮張氏俱提拿外該
衛通將各奏見在人犯當拿到官及因胡半事有子案俱
全不獲將王完胡凡胡淮亦拿到官用刑嚴究得東山等
所奏張延齡交結宸慶謀反并採聽 皇上飲食多氣及
彈劾安否消息等項情詞俱係東山等圖逞刁詐故作造
孽等語委係誣妄是前及奏奉本部江西司問過犯人
劉吉馬驥招內官得開慶等語 太后娘娘有卷旨着
將起兵言語原稱係虛漫詐語人等欺蒙等因 欽此
文抄抄得該院原係屬事等因 旨又行文各處兵馬關

得古祥寺并寺內一應燈燭等項俱係已故太
監監雲等建造僧果食費亦由各主施舍並不係 仁壽
宮及張鶴齡等所出銀兩石碑二座見存並無張鶴齡等
名字又行忝東城兵馬計劉仍與同陶銘勘得崔秀前項
在地原賣與翟喜馬業並無饋送翟格情由取具地隣中
証人等供詞各委官遍行具結回觀該謝又平查崔秀原
寫文契相同又經宋鎮將于良臣等嚇詐張備各家人銀
兩情由首出當于良臣等各名下追出原詐張六等銀千
良臣九百三兩一錢劉琦二千兩內原數欠少三十三兩
一錢張鐵四百兩張爵二百兩劉濟五十兩王智七百兩
共四千七兩一錢又張備名下追出原受王政某王三塊
重四十五斤金銀鈎一把又於王智名下追出原偷王政白
土條環一副又追出于良臣捏奪崔董慶星圖一紙陳仲
憲疏一通陳大紳假稱燒殘箱黃袍角碎段應角二塊
俱見在于良臣等各欠追銀于良臣四十九兩八錢張鐵
一百九十五兩四錢并未到劉璋未追銀六百五十兩共
銀八百九十五兩二錢其于良臣原奉劉整等寄出
銀一千兩與王政內被王泰奪去四百兩又奏
王政等盜出本宮被焚燒毀金珠銀鈎指臂黃寶石四
兩有餘一節因所干誣証王泰殿保王泰馬氏俱各行提

未到情詞不一審究未的又班明董三楊天祐周氏主氏
并劉琮張氏俱依不到通行取具東山等贖一供詞該衛
又看得張延齡張宗說等一門過感傳寵驕恣擅收各色
進賴之徒分爲心腹爪牙用假張威以害良人張延齡情
罪罪當人淹未決張宗說等安享京師致死東山等利其
所有接踵虛奏欲將張延齡早賜處死明示天下張宗
說俱調登南京將欽賞田園地宅等項官收租稅九分
入官一分量給伊等費用如原用僱買贖伊自行變賣
又看得王完等同黨遊手之徒逃聚京師尚多欲行部察
院出榜禁約又看得吉祥寺擅用硃紅描金供具及僧數
聚集爲非欲行禮部勘處又看得麥福彼時總督東廠差
遣張璽等會否奏扣欲乞聖明慈恩未到劉璋薛潤欲
行緝事衙門并五城揆拿遂安伯西望侯著錄係無干証
免究又稱翟裕悅吳亦合有罪又審過各犯內欲將崔元
等釋放東山并陳大紳龐永洪王文政于良臣郭文振于
雲鶴劉琦馮錦王智張鉞張爵劉濟王完胡凡胡洪張備
分正德陳談錢珊國福俱送法司擬罪劉整劉相賈平李
朝暢保李堂張祚秋香俱送法司監候及僧行司禮監查
明劉璽等被奏事情待王祿到日併問朱鏞送法司曉審
畢日先行釋放孫姜送吏部還職賀恩趙棣李顯送司禮

奏請轉發楊九齡劉致革宗李見因光問未結送法
司與歸問孫綱林福張璽俱奏請定奪張觀倪仲寅
俱送該府照原擬發遣文軍張延齡張福生各送刑部都
察院照原擬監候聽候等因通行具本題奉欽依將崔
元等釋放趙璽等調發南京開往東山已經打問明白
法司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問擬并其餘事情一件議處
衛將東山等并劉璽等各項人犯及王祿在官家屬王
薛潤在官家屬薛清并連進出銀兩王石鈞環搜盡紙回
後鑒錄齊意疏碎段應將并鎖欄司原收金正德等在監
潛駕小帖一紙及原吊人卷二宗倫將原提緣由連人通
行開送本部山東司案呈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各堂
上官覆審無異除題該議處事情另行查議題請外將
東山等取問罪犯外
一議得劉東山等所犯干良臣除奏事詐不以實王智除
在工人盜家長財物劉東山除和姦姦罪逃走又與同張
備俱除不應陳大紳趙正俱除革前干雲鶴各越關各輕
罪不坐外干良臣劉琦馮錦張鉞王智張爵劉濟俱各依
恐嚇人取財物者計贓准贓盜已行得財以一主爲重併
賊論加一等并刑律張備依官受財不在法律俱一百二
十貫罪止干良臣杖一百流三千里劉琦等俱爲干良臣

從張宗良各減一等該錦衣衛掌衛事部指揮使等
官王佐等題前事奏稱犯人劉東山始因家事致訟端
法司執法過嚴不與量情分理致使挾拾他人已結屋詞
欲求脫免已身實罪引類呼朋妄訟趁起形跡固為可惡
情詞似有可推陳大綱奏內明開太監趙祥是太監楊天
祐作宅到傳說若奏是實則太監趙祥楊天祐與張鶴齡
同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招產
法當及坐大紳龐永洪奏內明開張門招集僧道術士妖
人在宅妖術魔鎮呪咀著家人董祿製造軍人魔魅宣靈
廟道士朱宗王線是張宅香火本年十月初十日蒲廟設
醮張宗說今男張登家人馮良張想前去禮拜書符咒水
要將姦邪黨惡張宗說張宗良張宗倫張瑤等這意有罪
之人發起市曹斬首不殺若奏是實則張宗說張登馮良
張想張宗良張宗倫朱宗王同為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
將之戒其罪各當誅今招產法當及坐永洪干良臣奏內
明開嘉靖十二年內官王政同右少監劉擊密令王政騰
畫邪術咒魔圖像名曰推戴應星圖五十張余本六月二
十六日呈親張宗良張瑤暗謀王政將 仁壽宮盜出白
王三塊重四十五斤條暗線金箱鈎一把送與太監麥福
求討 皇上飲食多寡 聖躬安否消息示下內或別謀

亦未可知也若奏是實則王政劉擊王整張宗良張瑤麥
福同為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
招產法當及坐良臣但中間違意主謀公縱指示劉琦為
首然筆裡詞會微字樣馮錦為從打劫作証往來計財王
行張爵張銀為次劉琦知情寄賊送贓自詐銀五十兩又
次郭文振奏內明開有逆惡張鶴齡張延齡同男張宗說
宗倫宗良宗翰張瑤等父子交結外黨奏惡魔詛 皇上
又吉祥寺名為煉魔窟惑人心豈期張鶴齡等父子見得
舉茶和尚呪詛與同交結又與徒輩周徧號自焚書則假
以誦經祝延 皇上 聖母并樂官不安若奏是實張鶴
齡張延齡宗說宗良宗倫宗翰張瑤等父同為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招產法當及坐
文振于雲鶴奏內明開張宗說張宗良張宗倫張瑤等
一千五百兩與倪撫君帖收張朝奉與陳翼收存為証崔
秀鎖送翟裕銀兩并臣百數馬立假契翟裕見受崔秀莊
宅一所為業值銀千數余兩臣等極不審臣等一言不
取臣等俱詞東樓等死人命結成腰牌圖奏隋臣死地入
權張宗說今崔坤送請銀員外到崔宅吃酒饋送銀五
百兩暗探不行分辦若奏是實則便是翟裕銀兩俱該坐
以受財枉法并害死人命重罪今招產法當及坐雲鶴宗

照犯人劉東山陳大紳龐永洪王文正于良臣郭文振于雲鶴劉琦馮錦王智張鉞張爵劉濟羣奏稱結攬捏扛幫偽造咒詛虛言任意縱放以遂私指查屬鎮假圖隨情指摘以網利瀆毀 皇上本詞全無忌憚指斥 乘輿人臣不忍聞言欲期顛覆真刑輒為變亂圖是詐同亮之共姦如魯邦之正犯投諸豺虎尤有餘辜及照王完胡元胡淮遊手懶民逃聚京師假以寶斗求食或為橫暴言斗其有扶輿駕聖陰蓄邪術以害人妄言災祥因而惑眾以起禍俱於律例有違合送法司從重擬罪發落張保倫數中官閻知畏法伺官應祭之物事屬有違禮佛於隆禧之寺罪

復何辭陳仲追念本官伏僭并機預專於人防姦太過挫

十一

萬侍臣之名難逃應治之罪論以法當懲原其情可有金正德敢於獄禁之中潛寫私帖出外蓋由姑息於既往今當懲戒於將來自蹈之愆宜從寬治該司指揮同知翟裕楷揮倪曼彼時失於嚴治亦合有罪未鎮辦証虛詞存剛直義及於叢詐獨能首計尋姦速送該司再訊非欲繩之以法審畢先行釋放劉擊劉相襲平李朝陽保所犯情由系于王祿行提未到情詞不一有碍歸問合將內犯李堂張行秋香先送刑部監候經自偷行司禮監查明前項金寶銀兩候王祿等至日併問陳駿乘任剛方用刑失通中

之宜疾惡過甚官箴致求全之貶錢璫職居兵馬存阿順之心處事乖方失正公之體圖趨聚集資煥魔為事供用營具事屬有違宜從重治合將各犯并家屬王玄薛清通送刑部從重擬罪發落未到 薛清通令着緝拿衙門五城兵馬司挨拿及各處行提王祿楊天祐到日徑送併問及照送安伯西軍保與張宗等現有籍但審各奏事前並無干相應免究其吉祥等一摺用硃紅橫金供具僧衆多人聚集為非相應查革令 刑部再行查勘應否存留徑自奏報照得東廠係朝廷心腹機密衙門凡差辦事旋校出外緝訪事情回還之日即具帖奏知 聖心

雖左右近臣不得開知任外衙門官員尤不得知也今照

十一

暫總督東廠太監麥福差旗校張寶林福南京回還若會具帖奏知 聖心是為公差則太監麥福十戶孫綱小旗張寶林福俱為無罪若未曾具帖奏知 聖心即為私差則麥福為有罪孫綱張寶林福俱不合聽從之罪其公差私差莫逃干 聖明洞察之下有罪無罪伏乞 聖明裁處再照犯人張延齡張宗等一門處處威風驕恣濫收各色無賴之徒分為心腹爪牙之用假威張勢侵害良人欺騙商賈發資本上下通分圖謀小民產財主僕各占因而致死人命無可勝紀年深積惡罪惡盈惟 皇上登極

紀綱振肅法度修明貴戚近臣無少假貸延齡等無昧不
悛違法事發 皇上付之法司會官問明議擬斬罪伊兄
張鶴齡降調南京錦衣衛指揮開生奈何驕恣成性猶不
善處致使劉東山陳大紳龐永洪王文正于良臣郭文振
于雲鶴等接踵鹿奏而不知止者蓋以張鶴齡雖死而張
延齡情真罪重當重囚淹久未決張宗說等安享京師尚可
挾而利其所有也周公誅管蔡其大書漢文誅薄昭書
之於史以明大義斷親重紀綱 皇上 聖訓劉私恩以
正義 皇上遵 祖法以正刑崇公家草 賜處決明
示天下張宗說等俱係已故張鶴齡家屬合無俱各調發
南京跟同伊父原降衛所隨在所遺田地等宅莊田店房
粉下戶工二部查勘係 欽賞著官收其租以九分幫助
大功之用一分量給伊等家口之需其餘用價置買者聽
其自行變賣 國法昭明人心惕息而乃計之風庶可少
息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你每既打問明白冬犯通
送法司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問擬并其餘事情一併
議處未說崔元等差輕放趙復寬恩李勳發南京開住欽
此欽遵將犯人劉東山等連劉肇等併送鎮撫司開送本
部山東司通人卷具呈前來臣等會同問擬劉東山等前
罪參照犯人劉東山陳大紳劉琦于良臣馬福郭文振于

雲鶴齡永洪王文正王若愚張鶴齡劉濟俱係遊手無藉
慣經本詞彼此扛幫互相傳和放觸刑憲專違挾詐之風
濫視事機屢與不根之奏甚至言及 聖躬動以不祥駕
說又多語連 官禁不過假托輿詞其間詎咒指斥等情
既為張宗說等所無則一字一句皆出于此輩之口人
不忍聽彼獨敢言實不過欲張大其勢以遂其網利之效
見今退出賊銀盈至數千而天道者尚且無計該錦衣衛
會同嚴究各犯所奏事情全無一實據以 清朝重傷
國體原各情罪處死亦宜內劉東山先犯馬又絞罪已經
伊之曲意招回今與陳大紳劉琦于良臣劉錦郭文振于
雲鶴齡永洪王文正各犯該前例雖合枷號發遣誠有餘
辜主智張銀張爵劉濟俱罪不過徒在未盡法王完胡凡
胡准俱外方并情實上求合是雖殺此為生乃政教徒懼
口張備私受王政之王雖有同官之情但王政夜提來
京輒以禁物重送似出無多難免追賄陳讓誤以抵還一
物斷為挾詐之賊事雖有因情於久充錢珊既查有失推
詳與金正德陳仲圖福即隨趙其軍宗李見各問嫌前罪
俱審相應其掌鎮撫司事指御侯格倪晏推按公事致在
監犯人潛寫私帖固不能無罪但其帖不曾出監即係後
擬已經過革遂安伯陳繼西軍侯朱良臣雖該處決